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主编 张政烺 副主编 杨升南 审校 王贵民

四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主编　张政烺　副主编　杨升南　审校　王贵民

丛书题签　启　功
责任编辑　方家常等
封面设计　张　彪　唐　怡
技术设计　邛　生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4
通信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市北路68号附1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质检科
电　　话：(0851)6828993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清〕曾国藩　纂　　张政烺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三维电脑排版彩印公司照排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9.5印张　5469千字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221—03898—8/K·314　(全十册)定价：280.00元(平)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卷八

序跋之属一

易·乾文言

【题解】

《易·乾文言》是《周易·乾》卦的《文言》。《文言》是后人解释《周易》经卦、爻辞的一种。后人解释《易》经的文字有十种，它们是《彖》(tuàn团去)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七种十篇，汉代人称作《十翼》，意思是《易》经的羽翼，又称为《易传》。《十翼》的形成大致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其中有“子曰”语，所以司马迁认为是孔子所作，其实非一时一人所为。《文言》只有解释《乾》《坤》两卦的两章。解释《乾》卦卦辞、爻辞的称为《乾文言》，解释《坤》卦卦辞、爻辞的称为《坤文言》。《易》本是卜筮用的书，以卦为单位，全书六十四卦，每卦有卦画、卦名、卦辞、爻辞四个部分。卦辞、爻辞共四百五十条，是古人作事占卜的记录，其中有古时的一些人物、故事，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本无多少奥义。至《十翼》形成后，乃出现以哲学的观点去探寻卦、爻的义理。《乾文言》就是从义理的角度去阐释《乾》卦卦辞和爻辞所含的义理。

【原文】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1]。利者，义之和

也②。贞者③，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④，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⑤。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⑥，元亨利贞⑦。”

【注释】

①嘉会：《说文》：“嘉，美也。会，合也”。

②和：《说文》“和，相应也”，利与义相统一。

③贞：正。

④体：体验，意思是实践、实行。　长（zhǎng 掌）：动词，为人之长，即作官。

⑤贞固：正直而坚持不变。　干：动词。办事。

⑥乾：卦名。乾卦是《易》经六十四卦的第一卦，六画都是阳爻，用以象征天，比喻为龙，有才德的君子，代表纯阳刚健的事物。

⑦元亨利贞：本是两个贞兆辞。元，大。亨，即“享”字，祭祀。利，利益，吉利。贞，占问。卦辞意为筮遇此卦，可举行大享祭，是有吉利的占问。《文言》则将乾解为君子，元亨利贞解释为善、美、利物、贞正四种美德。

【译文】

元是众善之首，亨是众美的集合，利是义的统一，贞是百事的主干。君子实行仁就能够为人君长，众美的集合就符合礼，利人就同义理相合，坚持正道就可以作好事情。君子能身体力行这四种美德，所以说：“《乾》卦具有元、亨、利、贞”这四种品格。

【原文】

初九曰①：“潜龙勿用②。”何谓也？子曰③：“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④，不成乎名；遁世无闷⑤，不见是而无闷⑥；乐则行之，忧则违之⑦，确乎其不可拔⑧，潜龙也。”

【注释】

①初九：爻题。《易》经的爻题，以“九”字标示阳爻，以“六”字标示阴爻。阳爻的卦画符号是“—”，阴爻的卦画符号是“一”。又以初一、二、三、四、五、上各字从下而上标示六爻的顺序。

②潜龙：潜藏于水中的龙。《易传》以阳爻比喻龙，初九为阳爻，因是第一爻，用初。它位在六爻之下，像龙深潜于水中，故称为“潜龙”。这是比喻有才德而隐居社会下层的人。 用：施行，施展。

③子曰：子指孔子。春秋时鲁国人，名丘，字仲尼。高亨说：“此乃伪托孔丘所说。全书皆同。”历来都认为是孔子所说，此问题还在探讨。

④易：移、转移，变化。

⑤遁：逃遁。 闷：烦闷。

⑥不见是：不为世人所赞同。是，肯定、赞同。

⑦忧：忧患。 违：避开，回避。

⑧确：坚定。 拔：动摇。

【译文】

初九爻辞说：“潜藏于水中的龙，无法施展。”是什么意思？孔子说：“龙是比喻有才德而隐居的君子。他思想坚定不为世风所转移，不求成名；甘心隐居避世而没有烦闷，言行不为世人所赏识而没有苦恼；对他乐意的事就去作，不高兴的事就避开，意志坚定而不可动摇，这就是潜龙的品格。”

【原文】

九二曰：“见龙在田①，利见大人②。”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③。庸言之信，庸行之谨④，闲邪存其诚⑤，善世而不伐⑥，德博而化⑦，《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⑧。”

【注释】

①见(xiàn 现)：出现。　见龙：即“龙见”的倒语。　在田：在大地上。本爻为阳爻，由初爻而上升一位，表示龙自水中出于地面，比喻君子由隐居而步入社会生活，即将显达。

②大人：有官位的人。

③中正：中和正直。

④庸：李鼎祚云：“庸，常也”。庸言、庸行，即平常的言行。

⑤闲：防止。

⑥善世：对世人有好处。　伐：夸耀。

⑦博：广大。　化：感化。

⑧君德：君子的品德。

【译文】

九二爻辞说：“龙出现在大地上，有利于会见王公贵族。”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这龙是比喻有德行秉性中和正直的君子。平常的言论诚实可信，平常的行为谨慎小心，防止邪恶的污染，保存其诚实的秉性，对世人有利而不自夸，德行广博而能感化人。《易》经上说：‘龙出现在大地上，有利于会见王公贵族。’就是从下层出现有君子品德的人。”

【原文】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①，夕惕若②，厉③，无咎④。”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⑤，可与几也⑥；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⑦。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注释】

①乾乾：勤奋进取。《吕氏春秋·士容》高注：“乾乾，进不倦也。”

②惕:警惕。敬惧。 若:那个样子,那样的。

③厉:危险。

④咎:灾患。

⑤知至:预知事物发展到某种地步。 至之:作到某种地步。下文"知终终之"句法同。

⑥可与几:依文意"与"下应有"言"字,阮元说。几,《广雅·释诂》:"几,微也。"微妙。

⑦义:道义。

【译文】

九三爻辞说:"君子那样整天勤奋不懈,晚上戒惧反思,处在危境而没有灾难。"是什么意思?孔子说:"君子致力于增进品德修练功业。以忠信来增进品德;以修饰文辞来树立忠信,来坚守他的学业。知道事业能发展到何种程度就努力去发展它,则可以谈论微妙的道理,知道事业应该终止了就坚决终止它,就可以保持行为的道义。所以身处尊贵而不骄傲,身处卑微而不忧患。所以君子终日勤奋不懈,随时戒惧自省,虽身处危险境地而没有灾患。"

【原文】

九四曰:"或跃在渊①,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②,非为邪也③;进退无恒④,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注释】

①跃在渊:跳进深渊中。

②上下无常:在上在下的位置变化不固定。《易》经六十四卦的卦画是由两个经卦(三爻画)相重而成。在上位称上卦,下位称下卦。各爻画的位置上下变动,就组成不同的卦。孔子用这种变化来指有才德的人所处不同位

置。

③邪:邪恶。

④恒:固定,永久。

【译文】

九四爻辞说:“或者跳进深渊,却没有灾患。”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上去下来变化不定,不是在作坏事;前进后退没有定准,不是在离群独居。君子增进品德,修练功业,是想要遇着时机,所以没有灾患。”

【原文】

九五曰:“飞龙在天①,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②,火就燥,云从龙③,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④。本乎天者亲上⑤,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注释】

①飞龙:即龙飞的倒语。

②湿:低地。

③云从龙:龙飞时云跟着。这是古人的一种想象。

④万物睹:朱熹曰:“物,犹人也”。睹,当读为“著”。《国语·晋语》:“底著滞淫”,韦注:“著,附也”。

⑤本:根据,依据。

【译文】

九五爻辞说:“龙飞腾在天空,有利于会见王公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声息相同的就相互呼应,意气相投的就相互求助。水向低湿的地方流,火向干燥的地方漫延。云绕着龙,风追着虎,圣人兴起则万民亲附。根基在天上的上升到天空,根

基在地面的亲近于大地，万物是各归属于自己的类别的。”

【原文】

上九曰：“亢龙有悔[1]。”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2]，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3]，是以动而有悔也[4]。”

【注释】

①亢：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穷高曰亢。极也，过也”。 悔：《说文》：“悔，恨也”，《易》经中悔为有较轻的灾患，困厄。

②贵而无位：高贵而无德行。无德则失去地位，故无位则无德。

③贤人：有才德的人。 下位：下层，底层。

④动：动作，行动。

【译文】

上九爻辞说：“飞升到极高处的龙会遭到灾患困扰。”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虽然尊贵却没有德行，地位高人民却不亲附，有才德的人被压制在社会低层而得不到他们的辅助，因而有所行动就招致灾患。”

【原文】

“潜龙勿用[1]”，下也[2]。“见龙在田”，时舍也[3]。“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4]”，天下治也。

【注释】

①勿用：无所作为。

②下也：高亨说：“二字意不完整。‘下’字上疑脱‘处’字。”处下也，当是。

③时：暂时适时。 舍：居处。

④乾：天。　元：善德。　用九：朱骏声："总六爻纯阳之气，故曰用九，六爻皆体乾。"乾卦六爻皆九。属阳性。

【译文】

"潜藏于水中的龙，无法施展"，是说有才德的人被压制在底层。"龙出现在大地上"，是说有才德的人适时活动于民间。"终日勤奋不懈"，是说有才德的人勤勉行事。"龙或者跃入深渊"，是说有才德的人活动于社会下层，实践他的才能。"龙飞腾在天空"，是说有才德的人在上位治国治民。"升腾到极高的龙将有灾患"，是说事业到了顶点就要转向衰落。乾的善德，用"纯阳刚健"，是说天下安定大治。

【原文】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①。"见龙在田"，天下文明②。"终日乾乾"，与时偕行③。"或跃在渊"，乾道乃革④。"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⑤。"亢龙有悔"，与时偕极⑥。乾元"用九"，乃见天则⑦。

【注释】

①阳气潜藏：初九是阳爻在下，故象阳气藏于地下。这是用天道四时变化解释各爻爻辞，《文言》作者认为《乾》卦六个阳爻依位次而上升，像天时的阳气按时间顺序而上升，龙的活动则以阳气的上升为转移。

②文明：有文章而光明。九二是阳爻上升一位，象阳气出于地面，草木发生，大地锦绣而春光明媚。

③偕：俱。　行：进。

④乾道：天道。　革：变化。

⑤位乎天德：高亨说："位当读为立，《广雅·释诂》：'立，成也'。立乎天德谓成乎天德。"九五阳爻在上卦中上升至第二位，像阳气上升大盛，万物秋成，是谓天德。

⑥极：顶点，最高点。上九阳爻升至一卦的最高位，像阳气达到极盛。

⑦天则：天道的法则、规律。

【译文】

“龙潜藏于水中，无法施展’，象征阳气潜藏于地下。“龙出现在大地上”，象征阳气上升到地面，万物发生，大地锦绣，春光明媚。“终日勤奋不懈”，象征万物生长，与时光俱进。“龙或许跃进深渊”，象征阳气更盛，天道变化，由暖而热。“龙飞腾在天空”，象征万物秋成，天的功德圆满。“升腾到极高处的龙将有灾患”，象征阳气达于极盛，万物将与阳气极盛而同时趋向衰落。天的善德、“纯阳刚健”，六个阳爻循顺着位次上升，像天时阳气循时序而变化，由此体现天道运行的法则。

【原文】

《乾》元者①，始而亨者也②。利贞者，性情也③。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④；时乘六龙⑤，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注释】

①《乾》元者：王念孙说：“《乾》元下亦当有亨字”。

②始：开始。这里指天道始生万物。 亨：通，和美。

③性情：性之情，由性发挥出情。这里指天的德性。

④“六爻”二句：这两句是说：《乾》卦的六个爻位一齐发动，周流错综，广泛沟通出天道、地道、人事的情状。 挥：动。 旁：广。

⑤时乘六龙：疑“时”当作“明”，《易传》称日为“大明”。日乘六龙为古代神话。高亨说。

【译文】

《乾》的卦辞元、亨，是讲乾创造万物，使其和谐美好。利、贞，是讲乾有施恩惠的性情。乾能创造万物并能以美好的利益普施于天下，却从来不讲自己的恩德，多么伟大呀！伟大呀乾啊！刚强、劲健、适中、平正，纯粹精妙呀；六个阳爻周流错综，发挥舒展，广泛沟通天道、地道、人事之情；太阳驾着六龙拉的车，遨游在高天；云彩跟随，播撒雨露，普天之下同享太平。

【原文】

君子是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①]，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②]，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刚而不中[③]，上不在天，下不在田[④]，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⑤]，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⑥]，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⑦]！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注释】

①"潜"之为言也：潜这条爻辞讲的是。从这以下是用人事解释《乾》卦各爻爻辞。"潜"以下数句释初九"潜龙勿用"爻辞。

②聚：积累。

③九三重刚而不中：《乾》卦九三上下都是阳爻，为刚，故说"重刚"。九

三不在上下卦的中位，故说“不中”。下文讲九四爻亦同。

④“上不在天”二句：说《易》卦者认为上卦中位即第五爻为天位，下卦中位即第二爻为地位。九三爻既不在上卦中位，又不处下卦中位，所以说它是“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田：指地。

⑤中不在人：《易》卦第三爻为人位。九四爻在第四爻，故说它“不在人位”。“在天位”指在朝作显官，“在地位”指在民间活动，“在人位”指在朝作官吏。九四爻不在天、地、人位，喻君子隐居于深僻之乡。

⑥四时合其序：四时指春夏秋冬。序即顺序。合其序指政令循四时的顺序，如赏以春夏、刑以秋冬之类。

⑦其唯圣人乎：《释文》云：“王肃本作愚人”。高亨说：“王肃本是也。愚人，圣人相对为文。愚人承亢者而言，圣人承不亢者而言。”此说是。 唯：只有。

【译文】

君子以修成品德作为行为的目的，且要见诸于每天的行动中。“潜”这条爻辞所讲的是，君子品德隐藏没有显露，作事没有完成，所以，看不到成就。君子通过学习来积累知识，通过问难来辨明是非，宽厚居处，行事仁义。《易》说：“龙出现在大地上，有利于会见王公贵族”，是象征出现了有才德的君子。九三爻位处在两个阳爻上，不是在上卦或下卦的中位，是既不在天位，也不在地位，所以还需要勤奋不懈，随时戒惧反省，虽处于危险境地，却不会有灾患。九四爻位处在两个阳爻之上，它既不在天位，又不在地位，也不在人位，所以说是“或许”。“或许”这个词是表示疑惑，但是没有灾难。九五爻辞所讲的“大人”，他的德行合天地，生养万物，他的光辉像日月，照临一切，他的政令像四时，井然有序，他的赏罚像鬼神，奖善惩恶；他的行动先天意而发，天不怪罪他，后天意而发，则是承奉天时行事。天都不怪罪他，何况人呢？更何况鬼神呢？上九爻辞所讲的“亢奋”这个词，是只知道自己的事业有发展而不知道会有衰落，只知道有存在而不知道会消

亡，只知道获得而不知道会有丧失，这只有愚蠢的人才能如此！知道进退存亡的关系，而不失去中正之道的，那只有圣人了！

杨升南　译注

易·坤文言

【解题】

见本卷《易·乾文言》。

【原文】

坤，至柔而动也刚①，至静而德方②，后得主而有常③，含万物而化光④。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⑤，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⑥。

《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⑦。"直"，其正也⑧，"方"，其义也⑨。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⑩，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阴虽有美⑪，"含"之以从王事⑫，弗敢成也⑬。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⑭。天地变

化，草木蕃[15]。天地闭[16]，贤人隐。

《易》曰："括囊[17]，无咎无誉。"盖言谨也。君子黄中通理[18]，正位居体[19]，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20]，发于事业，美之至也。阴疑于阳必"战"[21]。为其嫌于无阳也[22]，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23]。夫"玄黄"者[24]，天地之杂也[25]，天玄而地黄。

【注释】

①坤，至柔而动也刚：坤，卦名。本卦是两坤卦相叠，六画都是阴爻，用以象征地、臣民、妻、小人，阴气，柔顺等人和事类。 动：运动，运行。 刚：刚健。

②至静而德方：先秦时人认为日月星辰等往复旋转是天动而地不动。 方：方正。

③后得主：地道冷暖寒暑后于天道四时的变化而变化。主指天道四时。 常：规律。

④化光：化生万物，行为广大。光，借为"广"。

⑤弑（shi式）：臣杀君或子女杀父母。

⑥辩：通"辨"，审察。

⑦顺：顺序，事物发展的必然顺序。

⑧其：犹。 直：正直。

⑨义：道义。此释六二爻辞。

⑩大不习：高享说："此文大字当亦衍文"，当是。此释六二爻辞，该爻辞中无"大"字。

⑪阴：指臣下。 美：指才与德。此以下释六三爻辞。

⑫含：隐藏。 王事：国家的公务职事。

⑬成：成功，此指居功。

⑭"地道"二句：地道"不能生成万物"，而是在时序更替中，"取得生成万物的结果"。 代：更替。

⑮蕃：茂盛。此以下释六四爻辞。

⑯闭：阻隔。

⑰括囊：扎紧袋口。括即束结，捆扎。

⑱黄中通理：黄为美丽的颜色。黄中比喻君子内心美好。通理，通情理。以下释六五爻辞。

⑲正位居体：正位，正道守职，忠于职守。居体，即居礼，犹言守礼。

⑳支：借为肢。

㉑疑：相等，相当朱熹说"疑，谓钧(均)敌而无大小之差也"。

㉒嫌：即疑，拟，比拟。　无阳：《集解》无"无"字。　嫌于阳：即势力等于阳。此下释上六爻辞。

㉓血，朱熹说："血，阴属。"

㉔玄黄：玄，青色。玄黄指青黄混合的颜色。

㉕杂：杂色，混合的颜色。

【译文】

地道十分柔顺但它运行起来却是刚强的，它极为安静但品德却是方正的，地道后于天道而行动，但其运动是有规律的，地道包含万物而生化万物却很广大。地道是何等的柔顺啊！承顺天道而四时运行，积累善行的人家一定会有不尽的福禄；积累恶行的人家一定会有不尽的灾殃。臣下杀死他的国君，儿子杀死他的父亲，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是逐步发展的结果，所以会如此，乃是由于没能早些察觉的原故。

《易》经说："脚踏着霜的时候，坚硬的冰就将要冻结成了。"这大概是讲事物发展的一种必然顺序吧。"直"是心存正直，"方"是行事的道义。君子恭敬谨慎以保持内心的正直，以道义来规范日常的行为，恭谨道义的品德树立起来了，就得到大众的信任。"有正直方正的品德，虽然到了不熟习的环境，也不会有任何不利的。"是因为人们不会怀疑他的行为。臣下有美好的才德，要隐藏不露而服务于国君，有功而不敢自居。这就是地道原则，妻道的原则，臣道的原则。地道虽然"没有单独完成生育万物的能

力”，但是在时序的更替中，“却取得生育万物的结果”。天地间交互变化，草木就茂盛。天地间阻隔不通，贤人就隐退。

《易》经说：“扎紧口袋，缄默不语，没有灾患也没有称誉。”大概是讲谨慎小心。君子内心美好，通达事理，以正道居处，严守礼节，心存善良，而贯彻在行动上，发扬于事业中，是最美好的了。阴与阳势均力敌必发生争斗，是由于阴盛极而与阳相等，所以将阴也称为“龙”。但是阴还是没能脱离它的属类，所以又称为“血”，血属阴类。所谓“玄黄”，乃是天色与地色相混合的色彩，天是玄色而地是黄色。

杨升南　译注

易·上系七爻

【题解】

此篇摘自《易》的传文《系辞》上篇中，是解释七条爻辞的文字部分。“上系”即《系辞》上篇的倒文(后“下系”义同)，标题是本书编选者所加。《系辞》是《易》的通论，以论述《易》的义理与功用为主，也谈及《易》的筮法及八卦的起源，并选择了《易》爻辞十九条。因篇幅较长，故分为上下两篇。因其单独成篇，列在全书经文的后面，不与经文相杂，故称为《系辞》，即作者系其论述的辞语于《易》后的意思。《系辞》对爻辞的解释皆冠以“子曰”二字，标明孔子所作。据高亨考证，《系辞》上下篇成书于公孙尼子(战国初时人，孔子的再传弟子)之前。公孙尼子所作《乐记》中，已抄用《系辞》文句，证明《系辞》与是孔子有相当关系的。

【原文】

“鸣鹤在阴①，其子和之。我有好爵②，吾与尔靡之③。”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④？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⑤。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注释】

①阴：借为荫，树荫。

②爵：饮酒器。青铜制，有流、柱、鋬（pàn 盼，把手）和三足。流行于商周时期。此指酒。

③靡（mǐ 米）：分散。　此段是解释《中孚》九二爻辞。

④迩（ěr 尔）：近，接近。

⑤枢机：弩（nǔ 努）的板机，称为“悬刀”。弩为青铜制。四周有“郭”，“郭”中有“牙”，可钩住弓弦，“郭”上有“望山”，作为瞄准器，“牙”下连着“悬刀”。发射时，扳动“悬刀”，“牙”缩下，“牙”所钩住的弦弹出，有力地把箭射出。

【译文】

“大鹤在树荫中鸣叫，小鹤就应声相和。我有好酒，愿同你分着喝。”孔子说：“君子在他自己的家中，如果发表了好的言论，远在千里以外的人都会响应，何况近在身边的人呢？君子在他自己的家中，如果发表了不好的言论，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也会反对，何况近在身边的人呢？言论出于自身，传播于人群之中；行为发生在周围，影响却扩散至远方。言论和行动，对于君子而言，就像弩弓的扳机一样至关重要。言论行为的得与失，是荣辱的关健。言论和行为，是君子作为影响天地万物的手段，难道可以不

慎重对待吗?”

【原文】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1]。”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2]。同心之言,其臭如兰[3]。”

【注释】

①同人:志趣相投的人。此段是释《中孚》九五爻辞。此《系辞》所释与经义有别,《中孚》九五本义为聚众。

②利:锋利。 断金:斩断金属类物品,喻无坚不摧。

③臭:气味。古人无论香、臭气味皆言臭。 兰:兰草。其臭如兰,言其气味芬芳。

【译文】

“志趣相投人的相聚会,先大哭而后大笑。”孔子说:“君子处世的原则,或者进入仕途或者隐退,或者沉默或者议论。只要两人同心,他们的锐气就可以斩断金属。同心的言论,它的气味像兰草一样的芳香。”

【原文】

初六“藉用白茅[1],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2]。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可重用也。慎斯术也以往[3],其无所失矣。”

【注释】

①藉:铺垫。 白茅:草名,柔软洁白,故名。 此段是解《大过》初六爻辞。

②错:《释文》:“错本亦作措”。《说文》:“措,置也。”

③慎:《释文》云:“一本作顺”。顺,遵循。　术:《释文》引郑玄说:“术,道也。”方向,道路。

【译文】

《大过》初六爻辞说,“用白茅草铺垫祭品,没有过失。”孔子说:“就是将祭品放在地上也可以,借用白茅草垫着祭品,有什么过失呢?这是对祭祀十分慎重的了。白茅这种物品很普通,却可以有大的用场。遵循着这个方向行事,将不会有什么过失。”

【原文】

“劳谦①,君子有终②,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③,厚之至也④。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⑤。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注释】

①劳谦:有功劳而谦逊。

②有终:有好结果。

③德:功德。此言自以为有功德。

④厚:忠厚。

⑤言:高亨说:“言读为焉,犹则也。”

【译文】

“有功劳而谦逊的君子,会有好的结果,吉利。”孔子说:“劳苦而不自夸,有功而不自居,这是极其忠厚的。说的是不居功自傲而甘居人下,他的功德则盛大,他的礼节则谦恭。谦逊是对他人恭敬以保全地位的品德。”

【原文】

“亢龙有悔①。”子曰:“贵而无位②,高而无民,贤人在

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注释】

①此释《乾》卦上九爻辞，释文与《乾文言》同。

②位：此指品行，德行。 无位：没有德行。

【译文】

“升腾到极高处的龙将有灾患。”孔子说：“尊贵而没有德行，地位高而民众不亲附，有才德的贤人被压抑在底层而得不到他们的辅助，所以无论作任何事都必召致灾祸。”

【原文】

“不出户庭，无咎①。”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②。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注释】

①此段释《节》卦初九爻辞。

②几（jī机）事：机密大事。

【译文】

“不出家门，就不会有过失。”孔子说：“乱子之所以会产生，言语是引祸的阶梯。国君不注意保密就会失去大臣，大臣不注意保密就会失掉性命，机密大事不注意保密就会遭致失败。所以君子应该谨慎地保守秘密而不轻易泄露出去。”

【原文】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①！《易》曰：‘负且乘②，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③，君子之器也。小

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4]，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5]，冶容诲淫[6]。《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7]。”

【注释】

①此段释《解》卦六三爻辞。

②负：背负。　且：连词，犹而。　乘：动词，乘车。

③乘：此乘指车。

④慢：《说文》：“慢，惰也。”

⑤慢藏：懒于收藏财物。　诲：诱导，引诱。

⑥冶容：妖冶其容貌。

⑦盗之招：招盗的倒装句。

【译文】

孔子说：“撰写《易》的人，是熟悉盗贼的吧。《易》中说：‘背着货物的人而乘坐着车子，会招来盗贼抢劫。’背货物是小民百姓干的活，车子是君子的用器。背着货物的小民百姓乘坐君子的车辆，盗贼就思谋着去抢夺它。在上位的国君轻慢骄惰，在下位的臣僚强横暴虐，敌人就思谋着去攻打它。懒于收藏好财物是引诱盗贼来偷，容貌打扮妖冶是引诱淫者来淫。《易》中说：‘背着货物的人而乘坐着车子，会招来盗贼抢劫。’这就叫招惹盗贼。”

杨升南　译注

易·下系十一爻

【题解】

见本卷《易·上系七爻》。

【原文】

《易》曰："憧憧往来①，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②，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③，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④，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⑤，以求信也；龙蛇之蛰⑥，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注释】

①憧憧（chōng 冲）：犹匆匆，心意不定。

②致：至、到。 一致：同到一处。

③推：交替。下文"推"字义同。

④信：借为伸。

⑤尺蠖（huò 获）：能屈伸的虫。《尔雅翼》："尺蠖，状如蚕而细小，行则

促其腰，使首尾相就，乃能进步，屈中有申，故曰屈申虫。”

⑥蛰：伏。

【译文】

《易》说：“急匆匆地去来，朋友们赞同你的思想。”孔子说：“天下的人有什么思想，有什么考虑？天下的人同归于一地，所走的道路很多，同一个目的，所抱的想法有百种。天下的人有什么思想，有什么考虑！太阳落山月亮就升起，月亮西沉太阳就出来，太阳月亮交替升降就产生光明。寒冷过去热天就到来，热天过去则寒冷就到来，寒暑交替就成了一年。往就是收缩，来就是伸展，屈伸相互配合，利益就产生了。尺蠖虫的收缩，是为求得伸展；龙蛇的潜藏，是为保存自身。精通事物的义理而达到神妙的境地，是为了运用；利用所学的知识，保存好身体，是为了提高才能和品德。超过这些范围，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穷究事物的奥义，了解事物的变化，是最伟大的品德。”

【原文】

《易》曰：“困于石①，据于蒺藜②，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

【注释】

①困于石：被石头绊倒。

②据：手抓。　蒺藜：有刺的树。　此解释《困》卦九三爻辞。

【译文】

《易》说：“行路被石头绊倒，手抓住带刺的树条，回到家中，看不到自己的妻子，是凶险的兆头。”孔子说：“不是困难而成了困难，名声必受到羞辱；不能依靠而当作依靠，性命必定危险。既

受到羞辱又有性命危险，死期将要到了，妻子还能够见得到么？”

【原文】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1]，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2]，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注释】

①隼（sǔn 损）：鹰，猛禽。 墉（yōng 庸）：城墙。 此释《解》卦上六爻辞。

②括：闭塞，阻碍。

【译文】

《易》说：“王公站在高墙上射鹰，鹰被射中而被捉住，没有不利的。”孔子说：“鹰是飞禽；弓箭是利器；射鹰的是人。君子身藏利器，等待有利时机才行动，有什么不利的！行动而没有阻碍，所以出动就会获得成功。这是讲的具有优质的工具才采取行动。”

【原文】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1]，不威不惩[2]。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屦校灭趾[3]，无咎。’此之谓也。”

【注释】

①劝：勉力，努力。

②惩：戒惧。

③屦（jù 句）：马王堆汉帛书《周易》作“句”。此为动词，意为穿、戴。校：木制囚人的刑具，加于颈者称枷，加于手者称梏，加于足者称桎，通称作

校。　此屦校应指加于足的桎。　灭：割。此是解释《噬嗑》初九爻辞。

【译文】

孔子说："小人不以不仁义为可耻，不以不道义为可怕，不见到利益不努力，不受到威胁不恐惧。受到小的惩罚而警惕大的过错，这是小的福气。《易》说：'带着脚枷，割掉脚趾头，但是没有灾祸。'就是讲的这个意思。"

【原文】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①，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②，凶。"

【注释】

①掩：掩盖。

②何：借为荷，负荷。　校：颈枷。　此解释《噬嗑》上九爻辞。

【译文】

善行不积累不足以使名声传扬，恶行不积累不会遭杀身之祸。小人以为小善行没有什么益处而不作，以为小罪过没有大的危害而不改，所以恶行积累多了就无法掩盖，罪过大了就无法解脱。《周易》说："带着盖住耳朵的颈枷，是凶险的兆象。"

【原文】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①。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②！其亡！系于苞桑③。'"

【注释】

①治：治理，此指国家得到治理而安定。

②其：时间副词，将。

③系：高亨说："系，题借为磬(kè 刻)，坚固也"。 苞：茂。

【译文】

孔子说："地位发生动摇，是过去只安于其地位的人；国家被灭亡，是过去只保持现状的人；社会产生动乱，是过去自恃其安定的人。所以君子在地位稳固时不要忘记危险，国家巩固时不要忘记会被灭亡，社会安定时不要忘记会产生动乱，这样自己才能安全，国家也可保长治久安。《易》说：'经常警惕着快要灭亡了！快要灭亡了！实则稳固如茂盛的桑林'。"

【原文】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足折，覆公餗①，其形渥②，凶。'言不胜其任也。"

【注释】

①覆：倾倒。 餗(sù 速)：米粥或菜汤。

②渥(wò 握)：汁液沾湿地之形。此释《鼎》卦九四爻辞。

【译文】

孔子说："德行鄙薄而居高位，知识浅陋而谋划大事，力气小而背负重物，没有不遭受灾难的。《易》说：'鼎足被折断，王公鼎中的饭食必然会倾倒出来，搞得满地沾糊糊的，是凶恶的兆象。'讲的是力不胜任。"

【原文】

子曰："知几[1]，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2]，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3]，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注释】

①几：微妙事机。此段释《豫》卦六二爻辞。

②渎（dú 毒）：轻慢，不敬。

③介：《释文》："介，古文作砎。"坚硬。　于：王引之曰："于，犹如也。"

【译文】

孔子说："知道事机的微妙，算是神妙吧？君子对待上司不谄媚，对待下级不轻慢，这就是知道事机的微妙吧！机微，是变化的最初征兆，吉凶就从中预先显露出来。君子看准时机而行动，不要等待而错过。《易》说："坚硬如石头，不必整天坚硬，得此贞问吉利。'坚硬如石头，哪能整天如此？是断然可知的。君子了解事端的微妙，也了解明显的形势，知道何时应当柔和，何时应当刚强，这才是万民所仰望的人物。"

【原文】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1]。元吉。'"

【注释】

①祇（qí 其）：大。此段释《复》卦初九爻辞。

【译文】

孔子说："颜回这个人，他大概差不多吧！有过失未尝不知道，知道后从未再犯过。《易》说：'走出不远就返回，不会有大的悔恨，是大吉利的兆象。'"

【原文】

"天地氤氲[1]，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2]。"

【注释】

①氤氲（yīn yūn 因晕）：阴阳二气半交融。 此段释《损》卦六三爻辞。

②致一：归于一，合作。

【译文】

"天地间阴阳之气交融，万物变化均衡；雌雄交构，万物变化生成。《易》说：'三人同行，则因意见不合而一人离去；一人行走，则会得到同伴。'就是讲要合作。"

【原文】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1]，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2]；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3]。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注释】

①易：平静。此段释《益》卦上九爻辞。

②与:参与。

③与:给予。

【译文】

孔子说:“君子必须先巩固自己的地位然后才有所行动,心气平静后才发表议论,交情巩固然后才向人求助。君子有这三方面的修养,所以能获得安全。自己危险却轻率行动,人民不会参与;自身怀着恐惧却大发议论,人民不会响应;没有交情而向人求助,人民不会给予帮助。没有人帮助你,那么伤害你的人就来了。《易》说:‘没有人帮助,还遭到攻击,建立的信念不坚定,是凶险的兆象。’”

杨升南　译注

礼·冠义

【题解】

《礼》即《礼记》。《礼记》又称作《小戴礼记》。《小戴礼记》全书共四十九篇,是古代儒家经典之一。相传是西汉儒生戴圣所编纂,东汉末郑玄为此书作注,到唐时列为“九经”之一,唐文宗刻经于石时,又为“十二经”之一。近人考证,此书非成于一人之手,应是从戴圣至郑玄二百多年间礼学家们附会《仪礼》而传习的有关资料汇编,只是挂着戴圣的牌子。书中选集了秦汉

以前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是研究我国古代礼俗、文化和学术思想史的重要资料。

《冠义》是《礼记》中的第四十三篇，解释加冠礼对人一生的重要性并说明冠礼中各种仪节的含义。与《仪礼·士冠礼》相辅而成，应是对《士冠礼》的注释。

【原文】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①，齐颜色②，顺辞令③；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⑤。故冠而后服备⑥，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

【注释】

①正容体：容貌形体端庄。

②齐颜色：态度恭敬严肃。

③顺辞令：言辞和顺。

④正君臣：端正君臣关系。

⑤立：成。

⑥服备：服装完备。

【译文】

凡是人之所以作为人，是由于有礼义作为规范。礼义的基本要求，在于有端庄的容貌形体，恭敬严肃的态度，和顺得体的言辞；容貌端庄，态度恭敬严肃，言辞和顺得体，礼就算齐备了。要以礼来端正君臣关系，亲近父子感情，和睦长幼友谊；君臣关系端正，父子感情亲近，长幼友好和睦，这样，礼的基础就立起来

了。所以要先把成人的帽子戴上，然后穿着整齐的服装。服装整齐了，容貌形体就端正，态度就恭敬严肃，言辞就和顺得体。所以说：加冠，是礼的基础。这就是古时候圣王重视加冠礼的原因。

【原文】

古者冠礼，筮日筮宾①，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礼。重礼，所以为国本也。故冠于阼②，以著代也③。醮于客位④，三加弥尊⑤，加有成也⑥。已冠而字之⑦，成人之道也⑧。见于母，母拜之；见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与为礼也。玄冠玄端⑨，奠摯于君⑩；遂以摯见于乡大夫、乡先生⑪，以成人见也。成人之者⑫，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将责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与？

【注释】

①筮日：用蓍草占卜选择加冠的日期。　筮宾：占卜选择主持加冠礼仪式的客人。

②阼：阼阶，堂前东阶，主人迎宾客处。

③著代：显示代替父位为家长。著，明白，显示。

④醮（jiào 叫）：冠礼中的一种简单仪式。只斟酒而无劝酒。郑玄说："酌而无酬酢曰醮"。　客位：门和窗间的位置。

⑤三加：加三种不同的冠。始加缁布冠，次加皮弁冠，三加爵弁冠，冠的品位一次比一次尊贵。　弥：更。

⑥加有成：增加成人的事。

⑦字：命以字号。古时男子未加冠以前呼其名，加冠以后则呼字不呼名，以示尊敬。

⑧成人：成年。

⑨玄冠玄端：黑色的布冠，黑色窄袖的衣。

⑩奠：放置物于地。 挚：又作贽，会见尊者时手拿的礼物。

⑪乡大夫：胡培翚《仪礼正义》说："乡"为"卿"字之误，可从。 乡先生：退休家居的卿大夫。

⑫之：指示代词，作"焉"字用。

【译文】

古时行冠礼，要用占卜来选择日期和主持仪式的人，看是否吉祥，这是表示敬重加冠这一事。敬重加冠，就是重视礼。重视礼，是因为它是立国的根本。在东阶上举行冠礼，是明确表示儿子将要替代父亲的地位。在门窗间举行简化的醮酒加冠礼，三次所加的冠，一次比一次尊贵，是勉励他成人后要力求上进。加冠后给取个字号，是成人的道理。见了母亲，母亲向他下拜行礼；见于兄弟，兄弟向他下拜行礼，他已是成年人，所以向他行礼。头戴黑色冠，身穿窄袖黑色服去见国君，把礼物放在地上，表示不敢直接交给国君；又带着礼物去见卿大夫、乡先生，都表示以成年人的身份相见。所谓成年人，就是要求他以后能行成年人的礼；要求行成年人的礼，就是要求他好好地尽到作人子、作人弟、作人臣、作人晚辈的责任。将要求这四项于一个人，这样的礼还不应当重视吗？

【原文】

故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①。故圣王重礼。故曰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②。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庙③；行之于庙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④，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注释】

①治人：治理人，统治人。

②嘉事：嘉礼。嘉礼指婚、冠等礼仪。

③庙：宗庙，此指父庙。

④擅：专断。　重事：大事。

【译文】

所以孝悌忠顺的品行树立后，才可以做人；可以做人，才可以治理人。因此圣王都重视这个礼。所以说，加冠，是礼的基础，是嘉礼中最重要的。这就是古人很重视加冠礼的原故。重视加冠，故在宗庙中举行；在宗庙中举行，是对这一重大事情的尊崇。尊崇重大事情而不敢独自专行重大事情；不敢独自专行重大事情，所以在宗庙中举行，以使自己的辈份降低而尊崇先祖。

杨升南　译注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或前135～约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太史令司马谈之子，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早年到处游历，考察风俗和史迹传说。活动在汉武帝时期，初任郎中，后继父职，任太史令，得读史官所藏图书。曾参与订太初历，改革历法。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辨解，得罪下狱，遭受宫

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继续完成他不朽之作《史记》。《史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通史，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司马迁的道德品格也极高，为后人所敬仰。

【题解】

《十二诸侯年表》是《史记》的十表中第二表，这个“序”是写在表前的前言，原著没有“序”字，这是编本书时加的。

《史记》，当时称《太史公书》，司马迁所创纪传体通史，130篇，52万多字，上至黄帝，下讫西汉前期，时跨三千年左右，略古详今。广采先秦史籍和早已失传的谱谍以及作者实地查访的资料，取材丰富。内分五种体例，以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为传记，以八书记载制度沿革，以十表贯通史事脉络，均为后世各史所沿用。其中体现了不少进步的史学思想，如为陈胜写世家，反映社会经济生活，写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下层人物，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为中国史学奠立了优良传统。叙述史事，描写人物，文笔生动，形象鲜明，在文学史上亦有很高的地位。

《史记》中的“表”，是创新的体例之一，十个表依时间顺序把各个历史阶段的朝代和国别列为一览，还填上重要史事，成为历史编年，也是全书所记史事的时间座标。《十二诸侯年表》列了西周分封的各侯国，从共和元年（厉王流彘后，王朝实行共和行政，亦是我国能确切用公元纪年的开始）到周敬王43年的时间历程，即公元前841年至前477年，亦即涵盖西周后期和整个春秋时代。国别除周朝外，实际列了十三诸侯，为什么只称“十二”，解释不一，其中一说以为“十二”在古代是一重要的常数，可备参考。这篇前言，提纲絜领的概括了王纲解纽，诸侯并起的政治形势，叙述了东周时期多家撰写《春秋》的趋势，最后归结到作者作这个表的用意。读此，可以总览这段历史的大势，便于检索年代。

【原文】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①，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②。曰：呜呼，师挚见之矣③！纣为象箸，而箕子唏④；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⑤，《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⑥。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⑦，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⑧，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⑨。（以上因表首共和而叹厉王时事）

【注释】

①太史公：太史令，西汉官名。司马谈、司马迁先后任太史令，都可称太史公（据说是楚国的称谓习惯）。据考，《史记》中除几处是指司马谈外，大多数是司马迁自称。　春秋、历、谱、谍：都是先秦时期记载历史的形式。春秋，记载史事。历，编年。谱、谍为一类，即家世谱系。

②废书：抛开书本。

③师挚：人名，其时代说法不一，一般认为与孔子同时的鲁国乐师。

④“纣为象箸”二句：这两句说商纣王制造象牙筷子，箕子看出苗头不好而叹息。　唏（xi 西）：叹息声。

⑤衽（rèn 认）席：宴会上的席位，这里引申为职责。

⑥“《关雎》”三句：这三句说《关雎》、《鹿鸣》（《诗经》篇章）之作是讽刺世道变坏。这是作者根据战国至汉代部分儒家的观点而言。其实这两首诗分别为“四始”之首，是“正风”、“正雅”，不是刺诗。

⑦这句指周厉王专制，派人监视国人言论。

⑧彘：古地名，在今山西霍县东北。

⑨共和行政：一种权宜的政治体制。周厉王暴虐，被国人逐出后，王朝一时无王，就实行此制。关于“共和”的解释不一，有说是大臣（周公、召公）共同辅政，有说是卫武公辅政，还有说西周金文中的“司马共”辅政。而基本的情况则是这十四年中没有周王主政，由大臣或重要诸侯临时共同协商行政。

【译文】

太史令读春秋、历、谱、谍，读到周厉王时，没有不抛开书本叹息的。我说：啊呀，是师挚早已预见到的！纣王制作象牙筷子，箕子就看出苗头不妙而叹息；周的王道废缺，诗人本着自己职责，《关雎》篇就作了出来；仁义衰微了，《鹿鸣》就作出给予讽刺。到了厉王，由于不喜欢听人说他有过失，公卿们害怕诛戮而祸患就起来了，厉王就逃奔到彘地，祸乱从京都发生，就只好实行共和行政了。

【原文】

是后或力政①，强乘弱②，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③，诸侯恣行④，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⑤，齐负东海，楚介江、淮⑥，秦因雍州之固，四国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⑦，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⑧。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⑨，上记隐⑩，下至哀之获麟⑪，约其辞文⑫，去其烦重，以制义法⑬，王道备，人事浹⑭。（以上言五伯迭兴，孔子作《春秋》。）

【注释】

①力政：见卷一《过秦论》（中）。

②乘：凌驾。

③五伯：五霸，见卷一《过秦论》（中）。

④恣行：横行。

⑤晋阻三河：晋国以三河为险阻。三河，指黄河绕着晋国边境的三段，称为西河、南河、东河。

⑥介：恃，仗着。

⑦褒：奖，表扬。

⑧干：涉及。　七十余君：这是夸大之数，见卷四《解嘲》注。

⑨兴于鲁：作于鲁国。　次：编次。

⑩隐：鲁隐公。

⑪哀：鲁哀公。　获麟：猎取麒麟。鲁哀公十四年《春秋》记载狩猎中获得麒麟，三《传》则记录了孔子看到以为非时而出，是不祥的事，后来推衍为因此而"绝笔"，停止写《春秋》。

⑫约：简约。

⑬制：用为制度，动词。　义法：礼义法式、法度。

⑭浹（jiā 加）：透，遍及，如匝。

【译文】

自此以后，有的国家实行强力政治，强者凌驾弱者，兴兵不请示天子；然又挟持王室的名义，用讨伐而争得会盟之主，政令全由五霸发出，诸侯横行，淫乱奢侈、不由正道，贼臣、篡子滋生起来了。齐、晋、秦、楚，他们在成周时代很小，封地或百里，或五十里，晋国以三河为险阻，齐国靠着东海，楚国仗有江、淮之地，秦国就着雍州的稳固，这四国更替兴起，成为霸主，文王武王所褒奖分封的国家，都服从他们的威力了。因此，孔子要显明王道，交往七十余个国君都不能被任用。于是往西观看周室文籍，讨论史书记载的旧事，以鲁国史事为主而编写《春秋》，上起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的获麟，简约文辞，去掉烦琐重复的，以礼义法式为制度，从而王道完备，人事周详。

【原文】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①，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邱明，惧弟子人人异端②，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③，成

《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传④，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⑤，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⑥，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⑦，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⑧。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⑨，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⑩，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⑪。（以上历数各家）

【注释】

①讳：忌讳、隐讳。 挹：同溢，增益。这句是讲《春秋》经文的笔法。

②异端：不同的出发点。

③具论其语：详尽论述《春秋》经文。实际《左传》详细记载很多史事。

④铎椒：人名，楚威王的太傅。 楚威王（？～公元前329年）：战国时期楚国国君。

⑤卒四十章：终成四十章。

⑥赵孝成王（？～公元前245年）：战国晚期赵国国君。 虞卿：赵孝成王时的上卿，主张以赵国为主，合纵抗秦，史载他撰有《虞氏春秋》，已佚，后人曾给予辑录。

⑦尚古：即上古。

⑧吕不韦撰《吕氏春秋》，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览、论、纪是以类分，概括了先秦时代的社会理论和自然科学。

⑨公孙固：人名，但所指不详。春秋时宋国有公孙固，可没有著述；有谓齐人韩固，传《诗经》者；《汉书·艺文志》有公孙固一篇，齐闵王时人，曾陈述古今成败事。这里也许是后者。

⑩张苍（？～公元前152年）：阳武（今河南原阳）人，西汉历算家，曾为丞相，从事过改定音律、历法，著《终始五德传》，《汉书·艺文志》载为《张

苍》十六篇，今佚。

⑪"上大夫"三句：这三句讲西汉董仲舒著有《春秋繁露》一书。

【译文】

孔门的七十弟子，口受其师所传的主旨，都是有所讽刺、褒奖或隐讳、增益或减损的文辞，没有见到书本。鲁国君子左丘明，恐怕那些弟子各持不同的出发点，加进自己的意见，失去真实性，就根据孔子的历史记载加以详尽论述，写成《左氏春秋》。战国时期，铎椒帮助楚威王传《春秋》，怕楚王难以看完全书，就选取其中成败的故事，终成四十章，书名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取《春秋》经文，下观察近世形势，也著了八篇，名叫《虞氏春秋》。吕不韦，是秦庄襄王的相，也往上溯观上古之事，经过删削而拾取《春秋》内容，收集六国的时事，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写成《吕氏春秋》。至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这些人，也各自往往综合《春秋》的文辞来著书，不可胜纪。到汉朝，丞相张苍，从历学上谱写了《终始五德传》。上大夫董仲舒，推论《春秋》的要义，也颇有论著。

【原文】

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①，驰说者骋其辞②，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③，谱牒独记世谥④。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⑤，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⑥。

【注释】

①断：定。

②这句说的实即游说骋辞。　骋辞：任意发挥。

③数家：阴阳术数家。 隆：这里是推崇，强调。 神运：神的运行，指五德终始学说，即把时代发展按照金、木、水、火土的五行逐个相生或相尅的原理来说明。

④世谥：世代的谥号。

⑤表见：用表来显示。 讥：这里是评论。一说考察。

⑥成学：成就学问，指好学深思者。 古文：古字（先秦文字）写的书，指《左传》、《国语》。 要删：取要，删烦。

【译文】

太史公说：儒家定其文义，而游说者任意发挥言辞，不注意综合终始的因果关系。历法家选取《春秋》书中的年、月，术数家推崇它的神运之说，谱谍只记载世代的谥号。它们的文辞简略，想要整个地观察重要的史实就难了。于是我谱出十二诸侯，自共和开始到孔子时代，以表来显示《春秋》、《国语》学者所议论时世盛衰的大势，著在篇中，帮助想成就学问、钻研古文本子的人取要删烦吧！

王贵民 译注

史记·六国年表序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见本卷《十二诸侯年表序》。

【题解】

这是《史记》十表中第三表的前言，这个“序”把六国纷争的复杂历史，用简洁的文字陈述得十分清晰。首先分析了秦的兴起由于周室的东迁；接着说君权旁落，卿大夫执政，造成了六国争强的局面；中间着重探讨了秦国强大，终并六国的原因。这个原因既不是德义，也不是兵力，或者说是天助、运气，作者都不以为然。最后，点到“世异变、成功大”和“法后王”，切实易行，才是根本原因。并批评了一些浅见的学者、不敢说到这一层，比之为“耳食”。这一点可以和贾谊《过秦论》合观，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观在当时是卓越的。

《六国年表》承接前《十二诸侯年表》，起于周元王元年、终于秦二世三年秦的灭亡，即公元前475至前207年。表中除周室外，实列了七国，由于“是因秦记”“表六国时事”，所以只计算魏、韩、赵、楚、燕、齐六国。又，当时存在的其他中小国家，都分别列入各所吞并的国家中，还是记载了十二诸侯之事。这是查阅此表时所应了解的。

【原文】

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①，用事上帝，僭端见矣②。《礼》曰③：“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④，君子惧焉。及文公逾陇攘夷狄⑤，尊陈宝⑥，营岐、雍之间；而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以上言秦之盛）

【注释】

①西畤（zhi 至）：祭上帝的庙坛。秦居西，自称主少昊之神，故称西畤。作于周平王二年（公元前769年）。

②僭端：僭越犯礼的开端。

③礼曰：这里所引是《礼记·曲礼》文句。

④胪(lú 卢)于郊祀：列于郊天祭祀，是指把自己排在能够祭天的天子地位。胪，陈列。一说为膂，旅祭之名，不确，犯复。

⑤这句是说秦文公时往东迁徙，越过陇山，扩展到汧、渭交会的地方。事在公元前761年。

⑥尊陈宝：尊奉陈宝神，见卷三《封禅文》。

【译文】

太史公读《秦记》，到犬戎打败周幽王，周朝往东迁徙洛邑时，秦襄公始封为诸侯，造了西畤作为祭祀上帝的庙坛，僭越礼制的开端就已经显露出来了。《礼记》说："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它境内的名山大川。"现在秦国杂用戎狄的习俗，以横暴为先，把仁义放在后面，地位是藩卫王室之臣，却摆在祭天的位置上，君子耽心了。到了秦文公时就越过陇山，赶走了夷狄族，尊奉陈宝神，经营到岐、雍之间；穆公修好政治，东境达到黄河，就和齐桓公、晋文公的中国侯伯平列了。

【原文】

是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①，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②，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③，田和亦灭齐而有之④，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⑤，矫称蜂出⑥，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⑦，犹不能约束也。(以上言六国之盛，好用谋诈。)

【注释】

①六卿：春秋后期晋国的六卿为范氏、中行氏、知氏、韩氏、赵氏、魏氏。

②田常：即陈恒。　杀齐简公：事在公元前481年，周敬王39年。

③三国：指晋的韩、赵、魏三卿分别独立为侯。在周威王23年、公元前403年正式任命韩虔、赵籍、魏斯为诸侯。战国自此开始。

④这句指公元前386年，周安王六年，命田和为侯，取代了姜姓齐国而为田氏齐国。

⑤短长之说：指合纵、连横的策略，倒向这边为长，那边就短了，反之亦然。

⑥矫称：假托名义。

⑦置质：互以礼品或人质为契约。　剖符：对剖符节，表示信约。

【译文】

此后，陪臣执掌国政，大夫世袭禄位，六卿专擅晋国权柄，他们自主征伐和会盟，威力比诸侯还重。到了田常杀简公、做了齐国之相，诸侯安然地不加以讨伐，整个中国也就竞争于战功了。韩、赵、魏终于瓜分晋国而成了三国，田和也灭了姜姓齐而占有了齐国，六国的强盛从此开始了。各国都致力于增强兵力、兼并敌方，只用阴谋诡诈而纵横短长的游说风行，假托名义之事像群蜂飞出，盟誓不见信用，虽然置质、剖符结约，也不能约束了。

【原文】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①，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②，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知鲁、卫之暴戾者③；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④。"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⑤，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以上秦并天下，亦有天意而兼地利。）

【注释】

①诸夏：中原各国。 宾：这里同摈，排斥。

②献公：秦献公（？～公元前362年），战国时期使秦开始强大的国君，继位者即孝公。

③“论秦”二句：这二句说秦国没有德义。秦国的德义，连鲁、卫的横暴也比不上。以鲁、卫代表奉行周礼之国。

④“东方”四句：这里引文的句意，是按五行方位来说，东方为春，西方为秋。草木、作物是春生、秋实。成孰即成熟。

⑤“故禹兴”二句：这两句禹从西羌兴起，商汤从西亳兴起，都是战国时代的说法。 亳：这里指西亳，在关中杜县（今陕西长安县西南）的亳亭。

【译文】

秦国初起是小国而且僻远，华夏诸国都排斥它，把它比作戎狄；到献公之后，常常称雄于诸侯。若论秦之德义，还不如鲁、卫的横暴行为；计算秦国的兵力，也不如三晋的强大。然而，它终于兼并天下，倒不必定由于地形险固和形势有利的原因，好像是天意帮助了它呢！有人说：“东方，作物始生；西方，作物成熟。”是说凡起事的一定在东南方，收到成功的果实的往往在西北方。是故，夏禹从西羌兴起，商汤从西亳兴起，周的称王也是从丰镐出征殷朝，秦称帝是由雍州发展，汉的兴盛是从西蜀、汉中而来。

【原文】

秦既得意①，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②；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③？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④。《传》曰⑤：“法后王⑥。”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

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⑦，悲夫！（以上《秦记》亦有可采）

【注释】

①得意：同得志，指秦得天下。

②人家：指民间，私人。

③上古：崇尚古代。上，尊崇，崇尚，作动词用。

④“然世”二句：随时代不同而变更政治，则成功就大。

⑤《传》：这里当指《荀子》。

⑥法后王：效法近代的王者。这是战国时期政治、学术理论中提出的一个命题。相当“厚今薄古”的意思。《荀子》里多次明确提到。

⑦耳食：用耳吃饭，讽刺没有真正思考。

【译文】

秦既然得志，就烧了天下的《诗》《书》，诸侯国的历史记载尤其严重，那是因为其中有讽刺秦政的内容。《诗》《书》后来重新出现，多半是民间收藏的；而历史记载惟独藏在周室，因此被消灭了，可惜呀！可惜呀！只有《秦记》存在，但又不记载日月，文字也简略而不完全，然而战国的权变活动内容还是有颇可采用的价值，何必一定崇尚古代呢？秦取得天下多用暴力，但它依照世事不同而变革，成功就大。《传》曰：“法后王”。为什么呢？因为接近自己，世俗的变化相类似，议论不高而容易实行。学者受传闻的牵制，看见秦在帝位的日子短，就不考察它的终始因果，而都起来笑它，不敢说到这一层。这和用耳吃饭没有什么不同，可悲啊！

【原文】

余于是因《秦记》①，踵《春秋》之后②，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③，讫二世④，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

端⑤，后有君子，以览观焉。

【注释】

①因：就，依据。

②踵：足跟，这里用作动词，意为跟着，接在……之后。

③表：用表来表明，双关词。

④二世：年号，始皇之子胡亥继位的年号。

⑤这句是说：著录诸种所能闻知的兴起与衰败的端绪。

【译文】

我就依据《秦记》，接在《春秋》所叙述的时间之后，起于周元王即位，用表列出六国时期的史事，讫止于秦二世（三年）。著录诸种我所闻知的兴盛与衰败的端绪，后世有好学深思的君子，用来观览吧。

王贵民　译注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见本卷《十二诸侯年表序》。

【题解】

这是《史记》十表中第四表的前言。秦、楚之际是中国历史变化最激烈

的一个短暂时期，所以称为“月表”，就是以月为时间单位排列史事。“序”首先指出了这个时代特点；其次用以往各个朝代的创建，无论用德还是用国力，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加以对比。最后指出秦朝灭亡迅速和汉之王业兴起的主要原因。只是，末尾说汉高祖是“大圣”，一再惊叹“天”意，显然是一种勉强的颂词，并不符合作者一贯的犀利的历史眼光。全篇用三百多字写出这么多的内容，行文的简洁也可为后世典范。

【原文】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①，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②，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阼，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③，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④。

【注释】

①读：指读秦楚之际的史籍。因这句宾词不实，一说读为观，固可通，然读无观看之义。

②这句指项羽屠烧秦咸阳、杀子婴事。

③嬗（shàn 善）：更替帝位。

④亟：同急，快。

【译文】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的史书，说道：起初发难的，是陈胜；以暴虐手段灭亡秦朝的，是项羽；而拨除祸乱、诛伐横暴者，平定天下，终于登上帝位，成功于汉家。五年之间，发号令者更替了三次，自有生民以来，从没有受天命这么快的啊。

【原文】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

事，考之于天[1]，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馀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2]。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3]，稍以蚕食六国百有馀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4]。以德若彼[5]，用力如此[6]，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注释】

①考之于天：受上天的考验。从《史记会注考证》(以下简称《会注》)引凌稚隆说。

②放弑：指成汤放桀，武王伐纣。这里着重讲后者。

③章：同“彰”，显耀。

④冠带之伦：指华夏人民。

⑤以德若彼：指契、后稷和秦的先君等，他们用德义创业。

⑥用力如此：指汤、武及始皇。一说秦襄公、始皇。

【译文】

昔日虞、夏的兴起，积善建功达几十年，恩德广施于百姓，摄行政事，又接受上天的考验，然后才即帝位。商汤、周武王创立王朝，乃是从契、后稷开始修仁行义十余世，不约而来会师于孟津有八百诸侯，武王还认为不可伐纣。到了后来，条件成熟，方才放桀、杀纣。秦从襄公受封，经过文公、穆公方才显耀起来，到献公、孝公之后，逐渐蚕食六国，也有百余年的过程；到始皇，乃能统一中国人民。那些帝王用德，这些帝王用力，完成一统之业是这样的难呀！

【原文】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1]，堕坏名城，销锋镝[2]，锄豪桀，维万世之安[3]。然王迹

之兴，起于闾巷④；合从讨伐，轶于三代⑤。乡秦之禁⑥，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⑦。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⑧，安在无土不王⑨？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注释】

①这句指秦朝废除封建王侯的制度。

②销锋镝：销溶兵刃和箭镞。见卷一《过秦论》注。

③维：纲维，维系。旧释为度，计度。

④这句指刘邦从泗水亭长发迹。

⑤轶：超过。

⑥乡：同"向"，以前。　禁：指秦收兵器、不封王等政策。

⑦这句是说：这正好为贤者起来驱除患难的资助（创造条件）。

⑧这句指汉高祖奋发自强成了天下英雄。

⑨无土不王：指古代封王制度。

【译文】

秦称帝之后，耽心战事不息，是因为有诸侯的存在。于是没有尺土的封建，拆毁名城，销溶兵器，杀戮豪杰，来维系万世的安宁。然而王者的发迹，恰恰起于民间闾巷中；联合天下豪杰、讨伐暴秦，超过三代的放弑之功。向来秦朝那些禁令，正好成了资助贤者驱除患难的条件了。所以高祖奋发自强成为天下英雄，哪里在于"无土不王"的封王制度？这就是传说的所谓"大圣"吗！岂不是天意么！岂不是天意么！若不是大圣、谁能受此天命而为皇帝呢？

王贵民　译注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见本卷《十二诸侯年表序》。

【题解】

这是《史记》十表中第五表的序言。汉兴以来的诸侯王，有同姓和异姓，而以同姓王为主，异姓功臣封侯者很多。后来同姓王逐渐扩张权力，骄奢逾制，酿成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汉朝中央加强“强干弱支”的政策，采取“众建”“推恩”等措施，削弱诸侯王权力。这表列了二十六七个王国，从高祖元年到武帝太初四年，即公元前206～前101年，一百零几年之中各王国初封及废置的情况，这篇序就是论述这个变化。作者追溯西周分封的历史，借与汉代对比，提出“形势虽强，要以仁义为本”的论断。西周分封制度的结果，是王室渐衰、诸侯强盛的教训。汉代有鉴于此，很快的采取强干弱支的政策。所谓“形势虽强”就是指的中央集权。司马迁提出“仁义为本”则含有对一些措施的不同看法。西汉后期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多少与这种政策有关，司马迁虽不及见，而他这时的论断则颇有见地。

【原文】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①。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②，亲亲之义，

褒有德也。太公于齐，兼五侯地③，尊勤劳也。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④，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管、蔡、康叔、曹、郑，康叔盖唐叔，字误。或过或损。厉、幽之后，王室缺⑤，侯伯强国兴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纯，形势弱也⑥。（以上言周封国之多）

【注释】

①尚：同上，指古、远的时代。

②四百里：这里是封地的概数。分封制度古有两说，这里似从《周礼·大司徒》文：公，封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此取侯一级。

③兼五侯地：这是误用《左传》鲁僖公四年说的，齐国可以"五侯九伯，汝实征之"文，但"征之"并非占有其地。

④这句根据《左传·鲁昭公二十八年》文："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

⑤缺：指王政有缺失。

⑥形势：指权力强弱的形势。

【译文】

太史公说：殷朝以前很古了。周朝封爵是五等：公、侯、伯、子、男。然而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方各四百里，那是"亲亲"之义，并褒奖有德的呀。姜太公封在齐国，兼有五侯之地，那是尊重他的勤劳之功的。武王和成王、康王所分封的有数百国，而同姓的是五十五国，土地：上等的不过百里，下等的只三十里，是为了辅助保卫王室的。管、蔡、唐叔和曹、郑，或者超过、或者减少封土面积。厉王、幽王之后，王室有缺失，侯、伯强大起来，天子微弱，不能矫正他们。这不是德不纯厚，而是形势衰弱了。

【原文】

汉兴，序二等[1]。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2]，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馀人。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太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3]，为齐、赵国；自陈以西[4]，南至九疑[5]，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为梁、楚、吴、淮南、长沙国。皆外接于胡、越。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6]，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7]。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8]，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以上言汉封宗族之强）

【注释】

①序二等：用王、侯两等为序。

②九国：指齐、楚、荆、淮南、燕、赵、梁、代、淮阳。

③阿：东阿县。今山东阳谷县。 鄄（juàn 倦）：今山东鄄城县。 薄：迫近。下同。

④陈：今河南淮阳县。

⑤九疑：九疑山，在今湖南宁远县。

⑥山以东：当指太行山以东。

⑦内史：亦郡名，即京兆。

⑧庶孽（niè 聂）：庶子旁系。

【译文】

汉朝兴起，封建以王、侯二等为序。高祖末年说过：不是刘姓

而为王的、无功又不是皇上所建置而为侯的，天下一起来诛灭他。高祖的子弟和同姓为王的共有九国，唯独长沙王是异姓，而功臣为侯的有百余人。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是燕国、代国；常山以南，太行山左转，横过黄河、济水、阿、鄄以东迫近海滨，是齐国、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沿着长江、淮河、谷水、泗水，一直迫近会稽，是梁国、楚国、吴国、淮南国和长沙国。这些地方都向外接近胡人和越族。而内地，北方距太行山以东，尽是诸侯的封地，它们大的有五六郡，连着数十城，设置百官和宫观，僭越礼制比于天子。朝廷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到蜀郡，北边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又有一些食邑在其中。为什么这样作？因为天下初定，骨肉亲属和同姓者少，所以就广泛加强支庶旁系的力量，以便镇抚各地，并奉承、保卫天子。

【原文】

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怵邪臣计谋为淫乱①，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②。天子观于上古，然后加惠，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邑③。故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百有馀焉。吴、楚时④，前后诸侯或以适削地⑤。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⑥，齐、赵、梁、楚支郡⑦，名山陂海，咸纳于汉。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馀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阨塞地利⑧，强本干、弱枝叶之势也。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以上言诸侯日

削，强本弱枝。）

【注释】

①忕(shì 誓)：习惯，惯于。一作忕。

②殒(yǔn 允)：丧、死。

③推恩：把天子的恩推广，亦即分恩。

④吴楚时：指吴楚七国之乱时。景帝用晁错计，谋削七国，引起它们的叛乱，后派周亚夫击平。

⑤适：或作过，过失。

⑥“是以”二句：这两句的“无南(北)边郡”，当从《索隐》，指这些王国不能管辖边郡。

⑦支郡：当指分出来的小郡。

⑧秉：掌握，控制。

【译文】

汉朝安定后的百年之间，亲属日益疏远。诸侯们有的骄奢，惯听邪臣计谋而淫乱起来，大到叛乱，小至不循法度，致使危害他们自己性命，丧身亡国。天子参照上古制度，然后施加恩惠，使诸侯可以推广天子之恩分给他们子弟的国邑。故而，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及至天子的支庶子为王，各王的支庶子则为侯，这样出现了百余国。吴楚之乱时，先后封立的诸侯有的因过失而被削地。所以，燕国、代国不辖北边郡，吴国、淮南国、长沙国不辖南边郡，齐、赵、梁、楚等王国分出的支郡，名山陂海，都归于汉朝廷。诸侯稍而微弱了，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够奉给朝廷的贡纳，下足够他们供给祭祀，从而藩卫京都。而朝廷直辖的八九十个郡，地形和诸侯领地犬牙交错，而掌握着关阨、要塞的地利，这就是强本干、弱枝叶的形势了。尊卑分明而万事也就各得其所了。

【原文】

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①，谱其下益损之时②，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③，要之以仁义为本。

【注释】

①太初：汉武帝年号，公元前104年～前101年。

②益损：增减，指王侯国数和封地面积的增减。

③这句指汉朝中央对王侯国的集权。

【译文】

臣司马迁恭谨记下高祖以来至太初年间的诸侯，表列他们往下增减的时间，便于后世能阅览。王朝权力形势虽然增强了，但重要的是以仁义为本啊。

王贵民　译注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见本卷《十二诸侯年表序》。

【题解】

这是《史记》十表中第六表的序言，表列高祖以下至武帝后元年间先后封功臣为侯的143人。百多年间，逐次削国，到太初时只剩下5个。作者在

惊异之余，根据侯被削除的各种原因，总结出“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的主要根源。序言追溯唐虞夏商周的侯伯存在过数千年，而今灭绝这么迅速，指出古今情况不同，归纳当世的得失，不能尽依旧闻。这是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序言如实地交代这个表也有本末不完全的，采取“疑者阙之”的科学态度，都值得今天治学的人借鉴。

【原文】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①。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②；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异哉所闻③！《书》曰“协和万邦④”。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以上言古者封国之长由于忠谨）

【注释】

①积日：积累时日，指资历，阅历。

②“使河”二句：这两句誓词说黄河变成衣带，泰山变成磨刀石，是讲时间长远的意思。

③异哉所闻：指前句失国之事与下面说的古代封国长久，太不同了。

④这句见《尚书·尧典》。 邦：当作国，避刘邦讳。

【译文】

太史公说：古代人臣的功劳有五个品级，用德行建立宗庙、安定社稷的称“勋”，用言论的称“劳”，用力的称“功”，明确其等级制度的称“伐”，资历长的称“阅”。封爵时的誓言说：“使黄河变

成衣带，泰山变成砺石的那样长久，国家因此永远安宁，直到子孙后代。”开始未尝不是想巩固它的根本，而枝叶就稍为逐次衰微罢了。我读高祖的功臣封侯者史迹，考察它们始封而后来失国的，说道：和所听见的真是大不同啊！《尚书》里说：“协和万邦”。从这时到夏、商，有的也存在了几千年。大概西周分封八百诸侯，幽王、厉王之后，还见于《春秋》的记载。《尚书》载有唐、虞时期的侯伯，经历了三代的千余年，都能自全、从而保卫天子。这岂不是由于他们能笃信仁义、奉行上面的法令吗！

【原文】

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馀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①。萧、曹、绛、灌之属②，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馀皆坐法殒命亡国，秏矣。网亦少密焉③，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④。（以上功臣多坐法亡国）

【注释】

①息：蕃盛，生长。

②这句指萧何、曹参、绛侯、灌婴。

③网：指法网。

④兢兢：恭敬谨慎的样子。　禁：禁令。

【译文】

汉兴，功臣受封的百余人。天下初定，大城名都民户逃亡散失，可以计算的只有十分之二三。所以大侯封得的民户不过万家，小侯只有五六百户。以后几世，人民都回到乡里，户口蕃衍增

加，萧、曹、绛、灌这类功臣，有的得到四万户，小侯也比原来的户数增加一倍，富厚也同样增长。于是，他们的子孙骄傲奢侈，忘记了祖先，淫乐宠嬖。至太初时，百年之间，能见到只有五个侯，其余的都坐法丧命亡国，全损耗了。当然，法网也逐渐严密起来，不过毕竟是他们都对当世的禁令毫不谨慎遵守的原因吧。

【原文】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①，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②？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③，何必旧闻！于是谨其终始，表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后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

【注释】

①自镜：自己以镜照着看，即鉴戒自己。

②绲（gǔn 滚）：捆绑的绳带，这里引申为缝合，弥缝。

③林：指资料汇集如林木。

【译文】

生存在今天，志向于古代之道，是为了自我鉴戒，古今未必完全相同。帝王们各自的礼制不同、事务相异，主要以能否成功为准绳，哪能勉强缝合吗？看看封侯们之所以得到尊重宠爱，和他们之所以被废除、遭受罪辱，也是当世得失的经验汇集之处，何必一定要依据往古旧闻呢？于是谨慎地记载它们的终始，用文字表出他们的事迹，有些不能详尽他的事迹本末的，只著录明白显要的，有疑问之处暂且缺着。后来有君子想推广而编列，也可供阅览嘛。

王贵民　译注

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序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见本卷《十二诸侯年表序》。

【题解】

这是《史记》十表中第八表的序言。“建元以来侯者”是汉武帝一朝，主要以战功封侯的人。这篇序就是讲这些战争的必要和战功来之不易。内容叙述了武帝时期征伐周边民族方国和追述东周时期一些诸侯征伐少数民族的史迹。文字简短，而概括精练。当然，这里一味强调华夏王侯征伐周边民族政权的正当性，有一定的片面性，是司马迁的时代、阶级所局限。

【原文】

太史公曰：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①，闽越擅伐，东瓯请降②。二夷交侵③，当盛汉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于祖考矣。何者？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征④。”齐桓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⑤，秦缪用百里霸西戎⑥，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⑦，

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自是后，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将卒以次封矣⑧。

【注释】

①攻当路塞：当为互相攻伐，道路阻塞。

②“闽越”二句：这两句指闽越当时攻伐东瓯，东瓯向汉室请降，汉亦曾给予救助。 东瓯：亦称瓯越，为越族的一支，因居瓯江流域，故名。都于东瓯，今浙江温州市。与闽越因居闽江流域的越族，起名相类。

③二夷：指匈奴和闽越，一北一南，故称对汉朝是“交侵”。

④“自《诗》”二句：引文中的两句出于《诗经·鲁颂·闷宫》。 膺：当。 荼：当作“舒”，古族名，春秋时期居于淮水一带，今安徽省境，与荆楚友好。 征（chéng 惩）：惩罚。所谓“诗、书称三代”一句，是泛说。实即引《诗》是春秋时期的话，《书》中并没有此语。

⑤单（chán 缠）于：指匈奴。这是汉代人的称呼，赵武灵王时还没有出现这一称呼。

⑥百里：指百里之地。

⑦辑：安定。

⑧将卒：当为将率，即将帅。

【译文】

太史公说：匈奴拒绝和亲，于是互相攻伐、道路阻塞；闽越擅自征伐东瓯，东瓯向汉室请降。匈奴和闽越等交相侵扰内地，而正当汉室隆盛的时候，由此可知这些参与征战的功臣受封，可同他们祖、父相比了。为什么呢？早从《诗》、《书》起，就称述三代“对戎狄要挡住，对荆舒要惩罚。”齐桓公越过燕国、远伐山戎，武灵王以小小的赵国征服单于，秦穆公以百里之地称霸于西戎，吴、楚的国君以诸侯的力量役使百越。何况现在凭着中国一统，又是圣明天子在上，兼有文武的韬略，席卷四海，对内安定亿万之众，岂能够安然坐视、不为边境的安全而出师征伐吗？自此以

后，就出师北方征讨强暴的胡人，南方诛杀劲悍的越人，将帅就依次得到封赏了。

王贵民　译注

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见本卷《十二诸侯年表序》。

【题解】

这是《史记》的最后一篇，它把写《史记》的缘起，一百三十篇的要旨，一一揭示出来，是全书的概括。虽然它置于全书的末尾，却是全书的纲要，等于《史记》的“导读”。

全篇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总叙写书的缘起，陈述了司马氏家世，父司马谈的学术和遗令，作者的决心，作史的传统、指导思想以及写作中的挫折和坚持。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完整地陈述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简明分析了先秦六家思想的得失，不仅表明了司马谈的道家立场和司马迁所受的深刻影响；而且这段高言宏论的“要旨”藉这篇自序保存下来，成为古代学术史上的珍贵资料，时至今日研究古代学术者经常征引这段文字。后一部分把130篇的撰写目的及其主题，用极为简洁的文字概括出来，把作者的意图和盘托出，使读者一目了然，洽然于心。

由于是“自序”的形式，作者表达思想感情，叙事状物，就能挥洒自如的

运用语言文字、铺缀词藻，借此更能集中地窥见司马迁才思横溢，文采斐然，从中能学得不少古汉语的精华。而每篇要旨的写法，采取赞语的格式，基本上是对偶、骈丽，往往用韵，是精心锤炼而成。

自序，作为一种文章体裁，这篇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屈原的《离骚》虽然开篇写了他的族系、祖先和本人的生辰、命名，是简要的自序，但没有单独立序。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司马迁就据此进一步发展，正式撰成自序一卷。从此以后，班固、沈约、李延寿等史家在其史著中，就都写了详细的序传。汉代一些文学家也在著作里写出类似的篇章。自序、叙传，就形成了文章体裁而固定下来。

【原文】

昔在颛顼①，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②。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③，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④。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⑤。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⑥。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⑦。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⑧；在赵者，以传剑论显⑨，蒯聩其后也⑩；在秦者名错⑪，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⑫，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⑬，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⑭，葬于华池⑮。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⑯。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⑰。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⑱。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⑲。卒，皆葬高

门[20]。喜生谈，谈为太史公[21]。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22]，受《易》于杨何[23]，习道论于黄子[24]。（以上叙述家世）

【注释】

①颛顼（zhuān xū 专须）：古帝王名，相传为黄帝之孙，昌意之子。

②“命南”二句：两句中的南正重、北正黎即南方之长官名重者、北方之长官名黎者。一司掌天事，一司掌地事。

③典：主管。

④重黎氏：即注②中的重和黎，后来逐渐合为一个名号。

⑤程伯休甫：西周宣王时人，被任命为司马。

⑥适：去到。下同。

⑦少梁：地名，属晋、魏，后改名为夏阳，在今西陕韩城县南。

⑧相中山：指司马喜（熹）为中山国的相。

⑨传剑论：赵国司马凯传剑论兵书。

⑩蒯聩（kuǎi kuì 快上溃）：指司马蒯聩，有人疑即《刺客传》里的盖聂。又见《淮南子·主术训》。

⑪错：司马错，秦惠王时臣，主张并带兵伐蜀，稳固秦国的后方基地。

⑫靳（jìn 近）：司马靳，一作蘄。

⑬这句所说史事：公元前260年秦国白起大败赵军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县），坑杀赵兵四十万，时司马靳跟从白起。

⑭这句指当时秦相范雎与白起不和，逼死白起于杜邮（今陕西咸阳县东），司马靳亦死。

⑮华池：地名，今陕西韩城县西南，为司马氏的家族墓地。

⑯“蒯聩”二句：这二句是说司马卬任武信君武臣的将，向朝歌（今河南淇县东北）巡查经略地方。

⑰这句说后来司马卬立为殷王。

⑱汉市长：指长安市长官。长安有四市，市各一长。

⑲五大夫：爵位名，秦汉二十等爵的第九级。汉文帝以后，改以五大夫以上为高爵。

⑳高门：高门原，在陕西韩城县西南。

㉑太史公：官名，汉朝的太史令，此处指称司马谈。

㉒唐都：人名，汉代有名的星历家，曾和司马迁等参与改历工作。

㉓杨何：人名，菑川（今山东寿光县）人，汉初传《易》的学者，后为中大夫。

㉔黄子：人名，亦称黄生，好黄老之学，在文、景时发生过影响。

【译文】

在古代，颛顼命南方长官叫重的，主管天事；命北方长官名叫黎的，主管地事。唐、虞两代之间，继承重和黎的后代，再主管其职，故而直到夏、商，重黎氏世世司掌天、地的职事。在周朝，程伯休父是他们的后裔。当周宣王时，失去这种职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就世袭主管史职。在惠王、襄王之间，司马氏离开周室到了晋国。晋国的中军将随会出奔秦国，这时，司马氏也来到少梁的地方居住。自这以后，司马氏宗族分散，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有个司马喜到中山国为相；在赵国的，有个司马凯以传剑论兵书而显名，司马蒯聩是他的后裔；在秦国的，为司马错，同张仪争论，于是惠王派他率兵伐蜀，攻下就镇守在那里。错的孙名靳，奉仕武安君白起。这时，少梁改名叫夏阳。靳和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战役的兵士，回秦后，和白起一同被赐死在杜邮，葬在华池。靳的孙名昌，为秦朝主管铁官，那是始皇的时代。蒯聩的玄孙司马卬，做武信君武臣的将，经略朝歌。这时诸侯都争相称王，卬就在殷地为王。汉伐楚时，卬归顺汉，就把他的地方划为河内郡。昌生儿子叫无泽，无泽当了汉京都的市区长官。无泽生子名喜，喜做到五大夫。他们死后都葬在高门—与少梁、华池相连的一族墓地。喜生子名谈，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谈向唐都学天文，向杨何学《易》经，向黄子习道家学术。

【原文】

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1]，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2]，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3]，有省不省耳[4]。尝窃观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5]，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6]；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7]；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8]。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注释】

①太史公：这里亦指父谈。建元（公元前140～前135年）、元封（公元前110～前105年），均汉武帝年号。

②愍：同"悯"，悲悯，可解作担心。　悖：旧注为惑。　师悖：因习师传而惑于所见。悖本为违反之意即悖乱，在此亦通。

③直：但。　异路：不同的途径。

④省：省察，了解。

⑤大详：当作大祥，重要吉祥之事。　众忌讳：多忌讳之禁。

⑥遍循：完全遵循。旧注为尽用，亦通。

⑦俭：当为检，拘检。　善失真：容易失掉真实性。

⑧赡：丰富，充足。这句是说以万物丰富自己。

【译文】

太史公在建元、元封年间为官，他担心学者们不能通晓学术的真意而习于师说的悖乱，于是论述“六家”的主要宗旨，他说：“《周易·大传》说：‘天下之事只有一个道理却有成百种想法，目的一致而路径各殊。’”凡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都是务求治理天下的。仅仅在于他们所走的途径不同，有省察和不省察之分罢了。我曾看到：阴阳家的学术，太重于吉凶、忌讳之事，使人们受拘束而多所畏惧；然而他序列四时的大顺，那是不可去掉的。儒家很广博而缺乏要点，劳苦却功效很少，所以他说的事情难以全都照着办；然而他序列君臣父子的礼节，安排夫妇长幼的分别，那是不可变动的。墨家提倡节俭而难以照办，所以他说的事情不可全都遵循；然而他的增强本业、节制用度，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严厉而不讲感情；然而他端正君臣上下的身分，那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拘检于名义、容易失掉事物的真实性；然而他要求名和实正确相符，那也是不可不考察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静分合看不见形迹，用万物来丰富自己。他的方法是：就着阴阳家的大顺序，采取儒、墨的长处，总括名、法的要点，同时间一起运动，顺应事物的变化，立足于世俗而行事，无所而不适当，主旨简约而容易执行，费事少而收效多。

【原文】

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①，绌聪明②；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③，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

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④；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⑤，当年不能究其礼⑥，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注释】

①去健羡：去掉刚强和多欲。去健，如老子的“知 雄守雌”之类。羡，多余，这里指多余的欲望、物欲。

②绌：同黜，除掉。这句如老子的“绝圣弃智”，不要小聪明。

③四时：四季。　八位：八个方位，即四方加四隅（东北、西南等），八卦按八位比附。　十二度：即星宿的十二次，按十二支的顺序居于十二宫。二十四节：全年的节气。

④大经：大的常法。指天体、气候变化的规律。

⑤累世：积累世代，即数世，几代。

⑥当年：当生，当身。即是人的一生。

【译文】

儒家就不如此，他以为君主是天下的表率，君主提倡而臣下附和，君主走在先而臣下跟随，这样就使得人主劳累而臣下闲逸。至于大道的精要处，就是要去掉刚强、多欲，除去聪明，舍弃这些而运用巧术。凡是精神用过度了就枯竭，形体过度劳苦了就败坏。形与神都骚动，想和天地一同长久，那是没听说过的。阳阴家的四季、八个方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化主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这是不一定如此，所以我说：“使人们受拘束而多所畏惧”。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确是天道的一大常法，不顺着它就没有什么可作为天下纲纪的，所以我说“四时的大顺，是不可以去掉的”。儒家用六艺的法度，而六艺的《经》、

《传》以千万计，历代不能学通，毕生不能穷究他的礼数，所以说他是“广博而缺乏要点，劳苦而收效少”；像那序列君臣父子的礼节，安排夫妇长幼的分别，就是百家也不能变动他的。

【原文】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1]：“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2]，采椽不刮；食土簋[3]，啜土刑[4]，粝粱之食[5]，藜藿之羹[6]；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7]，举音不尽其哀[8]。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注释】

①德行：伦理道德。 这句“曰”以下所引文字为《韩非子·五蠹》篇文。

②茅茨：茅搭的屋顶。茨，屋盖。

③土簋：瓦制盛饭的簋。

④啜（chuò 绰）：喝。原作“歠”。 土刑：瓦制的盛汤餐具。刑，同“铏”，古代铏鼎，盛汤用。

⑤粝粱：粗糙粟米。

⑥藜：蓬蒿一类。 藿：豆叶。

⑦桐棺三寸：用桐木作棺，厚三寸。

⑧举音：指丧礼的哭声。

【译文】

墨家也是尊奉尧、舜之道，说他的伦理道德是：“屋堂之基三尺高，土垒的台阶三级，屋顶用茅覆盖不剪齐，采木为椽不刮削；吃的饭用瓦簋、喝的汤用瓦铏盛着，粗糙粟米煮成饭，蓬蒿豆叶

打的汤；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送死只用桐木作的棺、三寸厚，哭声不能尽哀。教人的丧礼，一定要以此作为万民的表率。假使天下的法式都这样，那就尊卑没有分别了。而且，世代不同、时间在发展，所以事业不可能相同，所以说他“提倡节俭而难以遵守”；他说的增强本业、节制用度，那还是使百姓富足之道。这就是墨子的长处，即使百家也不能废弃的。

【原文】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①。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缴绕②，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③，参伍不失④，此不可不察也。

【注释】

①亲亲：亲属之间的感情。　尊尊：政治等级的尊重。

②苛察：苛刻的考察。　缴绕：即纠缠、缠绕，指繁琐论证。

③控：引。　责：求，责备求全。

④参伍：参错交互，即反复论证。

【译文】

法家不别亲疏，不分贵贱，一律以法令为断，就使亲亲、尊尊的恩义都灭绝了。这可以行之于一时，而不可长用。所以说他是“严厉而不讲感情”；但他主张尊崇君主、贬抑臣下，明确分职而不得互相超越，这却是百家也不能改变的。名家论证事物过分苛刻考察、纠缠烦琐，使人不能违反他的意见，专门以名分为决断、而不顾实际的情理，所以我说他“使人拘检于名义，容易失去事

物的真实性”；但像他按名义来求事实，参错交互地论证、不会发生过失，这是不能不考察的。

【原文】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1]。其实易行，其辞难知[2]。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3]。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4]；有度无度，因物与合[5]。故曰圣人不朽[6]，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7]。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8]。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9]。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10]，混混冥冥[11]，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以上谈论六家要指）

【注释】

①无为：指坚守清静、专一。 无不为：指生育万物，功利大。

②这句指道家说理幽深微妙。

③这句指任其自然。

④这句是说依照事物的存在时间作成法度、事业。

⑤这句《汉书·司马迁传》作“因物兴舍”，依照事物而或兴起或舍弃，亦通。

⑥朽：《汉书》作“巧”，解全句为圣人无机巧之心，但要顺时。

⑦这句是说依着百姓之心以为教法，君主执其纲领而已。

⑧“其实”二句：这两句的“实”指事实，“声”指名。“窾”，空。要求名实相符，不符就是空言。

⑨形：显现。

⑩大道：即道家讲的道。

⑪这两个重叠形容词，指元气的状态。

【译文】

道家清静专一、是无为，又能生育万物、功利大、是无所不为。它实行起来容易，它的理论深妙难懂。他的方法是以虚无作根本，以任其自然为实用。没有既成的趋势，没有一定的形态，故而便于探究万物的真情。不为事物之先，不为事物之后，故而能做万物的主宰。有没有法式，只依时间去作；有没有度数，只与事实相合。所以说圣人不弄机巧，只以顺从时间变化为操守。所谓“虚”，是道的常理；“因”，是一任自然，是君主的纲。群臣同时来到，能使他们自明职分。事实合乎所说的叫作“端”，事实不合乎所说的叫作“窾”、就是空话。空话不听，奸诈就不发生，贤和不肖自会区别，黑和白就显现分明。问题就在于想用它而已，能用它，任何事也办得成！从而与大道合一，其元气是混混冥冥，光照天下，却回环往复无所限定之名。凡人赖以生存的是精神，借以托寄生命的是形体。精神过度耗用就枯竭，形体过度劳苦就会败坏，精神和形体相分离、人就死。死了不能复生，分离的不可再合，所以圣人重视这一点。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根源，形体是生命的用具。不先安定精神，而说“我能够治理天下”，有什么理由呢？

【原文】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①，耕牧河山之阳②。年十岁则诵古文③。二十而南游江、淮，上

会稽，探禹穴④，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⑤，戹困鄱、薛、彭城⑥，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⑦，南略邛、笮、昆明⑧，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⑨，而太史公留滞周南⑩，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⑪。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⑫，达太王、王季之思虑⑬，爰及公刘⑭，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⑮，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以上读遗令迁论次史文）

【注释】

①龙门：地名，在今陕西韩城县。

②河山之阳：黄河边的龙门山南麓。

③古文：指西汉前期所发见的古文经书及古文经学家的学说。

④禹穴：禹墓在今浙江绍兴东南的会稽山上，其上有洞穴，因名禹穴。

⑤乡射：古代在乡一级举行的射礼。　邹、峄：二邑名，属鲁国。

⑥厄困：遭受困苦。　鄱：当时鲁国蕃县，在今山东滕县。　薛：孟尝君封地，故城在今山东滕县东南。　彭城：今江苏铜山县。

⑦这句所述事情在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武帝命出使。

⑧略：经略。　邛、笮：地名。　昆明：当时在今云南保山一带。

⑨封：指封禅，封禅见卷三《封禅文》。

⑩周南：指洛阳地区。这句所述事在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

⑪"且夫"六句：这以上论孝道的数句，系概括《孝经·开宗明义》篇的文句。

⑫周、邵：周公旦、邵公奭。

⑬太王：古公亶父，文王的祖父。　王季：太王的幼子，文王的父亲。

⑭公刘：后稷以后的一位周族先公，迁居豳地，周族从此兴起。

⑮这句说的年数是个概数，实止371年。即公元前481～前110年。

【译文】

我父太史公既已职掌天官，不作治民的行政。有儿子名迁。迁出生在龙门，耕、牧在黄河边上龙门山的南面。十岁就读古文经书。二十岁南游江、淮，登会稽山，探看禹穴，窥见九疑山，渡过沅江湘江；北边渡过汶水泗水，讲习学业于齐、鲁的都邑，观赏孔子的遗风，在邹、峄参加乡射，曾在鄱、薛、彭城遭受过困苦，经过梁、楚之地而归来。接着做了郎中官，奉皇帝派遣西征巴、蜀郡以南，经略邛、笮和昆明，回来向天子报告。还朝的这年，天子首次举行汉室的封禅大典，我父太史公却留滞在洛阳，不能够跟随，因而非常愤闷、将要死去。我正当出使回来，拜见父亲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握着我的手、边哭边说："我的先人是周朝的太史，自古代起曾经显扬功名在虞、夏之时，主管天官职事。后来中间衰微，今天难道就在我手里灭绝吗？你要再任太史，就能继承我们祖先了。如今天子继承千岁的传统，去泰山封禅，我却不能够随

行，这是命运啊！是命运啊！我死，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书呀！况且，孝道是从事亲开始，然后是事君，最后是建立自身的事业，扬名声于后世，给父母显光荣。这才是大孝。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讲说和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公召公的政风，通晓太王、王季的思想，直到公刘，从而尊崇始祖后稷呀！幽王厉王之后，王道缺失，礼乐衰败，孔子就修整旧籍、兴起废坏的王道，论述《诗》《书》，写作《春秋》，学者们至今以他为榜样。自获麟事迹以来到现在四百余年，其间诸侯兼并，史书散失殆尽。今天汉朝兴起，天下一统，有明主贤君、忠臣死义的士人，我作为太史而不论述记载他们，荒废了天下的史书文章，那我就很恐惧的。你好生记着啊！”我低头流涕，说：“小子不敏，请让我全部论述先人所编次的旧闻，不敢有一点缺漏。”

【原文】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绀史记石室金匮之书①。五年而当太初元年②，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③，于明堂诸神受纪④。太史公曰⑤：“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名世⑥，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以上迁有志作史）

【注释】

①绀（chōu 抽）：引出，缀辑。也作抽，古之籀字。多为绀绎（yì 义）连词，指读书并寻求它的意义。 石室金匮：国家的藏书处。

②五年：指司马迁任太史令的第五年。

③这句指改用太初历，改历是在司马迁的建议并主持下而完成的。

④明堂：古代帝王坐朝听政的大厅。 诸神受纪：意为在诸神面前接

受这个历法的纪年。

⑤太史公：这里司马迁自称。

⑥名：《汉书》作"明"，是。　绍明世：继承明盛之世。

【译文】

死后三年，迁做了太史令，绀绎史书和石室金匮的藏书。再过五年正当太初元年，这年十一月甲子初一日旦冬至，历法开始改建，在明堂群神面前接受这个新纪年。太史公说："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岁出了孔子。孔子死后，到今天也是五百岁，有人能继承明盛之世，论正《易传》之义，继续《春秋》的写作，本着《诗》、《书》、《礼》、《乐》的内容。'意思就在这里呵！意思就在这里呵！小子我怎敢推辞呢！"

【原文】

上大夫壶遂曰①："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②：'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④，以为天下仪表⑤，贬天子，退诸侯⑥，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⑦，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⑧；《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⑨；《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⑩；《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

道化，《春秋》以道义。”

【注释】

①上大夫：汉爵名，秩二千石。 壶遂：人名，梁人，学行都好，为韩安国举荐，官至詹事（掌皇后太子家事），与司马迁同定历律。武帝将欲任为丞相，会病卒。

②董生：指董仲舒，详见后《贤良对策》文。当时称“生”即先生，司马迁自居后学。

③壅：堵塞。这里可解为排斥，遏制。

④是非：评论得失，作动词用。 二百四十二年：为《春秋》所记的年数，起鲁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722～前481年。

⑤仪表：这里是法则之意。

⑥“贬天子”二句：这两句有误，“贬天子”是误衍，《汉书》作“贬诸侯”下接“讨大夫”，当从之。

⑦善善：前一善字是动词，后一善字是名词，动宾词组，意即善其善者。 恶恶（wù 务）：句式同上。下句“贤贤”都同此句法。它的前一字音稍有变化。

⑧长于变：长处在变化、权变。

⑨长于行：长处在于论人的品行。

⑩风：讽诵，吟咏也可解为风物。

【译文】

上大夫壶遂说：“昔日孔子为了什么而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先生说：‘周之王道衰微，孔子做鲁国的司寇，诸侯迫害他，大夫排斥他。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论不被采用，自己的道不能实行，就评论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的得失是非，作为天下的法则，贬抑诸侯，谴责大夫，借以通达王道之事而已。’孔子说：‘我想：与其托之空言，倒不如表现在实际的史事上更深切、显明吧！’那《春秋》，上表明了三王之道，下分辨人们行事的纲纪，分别嫌疑，明白是非，断定犹豫，善其善者、痛恶恶人，尊重贤能，卑

视不肖者，保存亡国，延续将绝的世族，修补破败、兴起荒废的事业，是王道的重大内容呀！《易》经著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等自然规律，所以长处在变化；《礼》经是记述人伦的，所以长处在论人的品行；《书》记载先王的行事，所以长处在政治；《诗》经记录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之类，所以长处在于讽诵风物；《乐》记表现人的立身之乐，所以长处在于调和；《春秋》分辨是非，所以长处在于裁断、治理。是故《礼》是用来节制人的行为，《乐》是用来发扬人的和气，《书》是用作论述政事，《诗》是用以表达意志感情，《易》是用以谈论变化，《春秋》是用来讲解义理的。”

【原文】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①，其指数千②，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③：‘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④：‘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⑤，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⑥，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⑦，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⑧。

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以上与壶遂言《春秋》治人辅礼教之不及）

【注释】

①数万：这是概数，《春秋》一万八千字。

②指：论题，也就是义例。

③《易》：此下引文，今见《大戴礼记》和《礼记》所引，出于《易纬通卦验》，文字小有出入。

④故曰：以下引文见《周易·坤·文言》。

⑤经：常。

⑥这句是说本心以为是善的。

⑦犯：被干犯。

⑧“夫礼”二句：这两句已形成习语，见卷十一贾谊《陈政事疏》和《大戴礼记·礼察》篇。

【译文】

“拨正乱世使之回到正轨，没有比《春秋》切近。《春秋》文字数万，论题有数千，万般事物的分散、集聚都在《春秋》里面。《春秋》纪录了杀君三十六名，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逃亡不能保住社稷的不可胜数。考察这些事件的根源，都是由于他们丧失王道之本罢了。所以《易》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又说：‘臣弑君，子杀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是长期逐渐演变成的。’所以治理国家的人，不可以不懂《春秋》，不然，面前有谗人而看不见，背后有奸贼还不知；作臣子的，不可以不懂《春秋》，否则，守着常事也不知道是否适宜，遇到变化的事而不知道权衡应付。为人君、父的不通晓《春秋》的义理，必将蒙受首恶的罪名；为人臣、子的不通晓《春秋》的义理，必将身陷篡弑的罪刑、而被诛杀。他心里还以为是善，不理解这所作的事的义理，被加以虚的罪名而不敢推脱。凡不通达礼义的主旨，就导致为君的不像君，为臣的不

是臣，作父亲的不是个父亲，作儿子的不像个儿子。那末，君不像君就会被人干犯，臣不尽臣道就被诛灭，父不像父者则是无道，子不像子者则是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的大罪过呀！给你这个天下大罪过的名声，是必须接受而不能推脱的。所以说，《春秋》是礼义所归属的大宗呀。至于礼，是预防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法，是施行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刑法的施行容易看得见，而礼制的预防作用难以知晓。

【原文】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①，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②！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③，受命于穆清④，泽流罔极⑤，海外殊俗，重译款塞⑥，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⑦，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⑧，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以上言作《史》，但记述事实，不敢希《春秋》之褒贬。）

【注释】

①空文：同前空言，指褒贬是非之文。 断：决，决断于…。此是被动式。

②唯唯：谦虚的应声词。

③易服色：变换服饰颜色。古代以五行所属的颜色，推算某一朝代属于五行的哪一行而用它所属的颜色，如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汉亦尚赤。

④穆清：穆肃清和之气，这里指天。

⑤罔极：没有止境。

⑥重译：经过重重翻译，指远方国族。 款塞：叩开边塞关门。指来朝见。

⑦尝：疑衍文。

⑧堕(hui 灰)：毁坏，即“隳”。

【译文】

壶遂说：“孔子的时代，上面没有明君，下面不能用他，所以作《春秋》，留下褒贬是非的文字，用礼义来决断，统一王者的法则；如今您先生上面遇到圣明天子，下面也各得职守，万事已经具备，都各得其宜。那末，先生要论述的，想说明什么？”太史公说：“啊，啊！不、不，不是这样。我听我先人说：‘伏羲极为纯厚，作《易》八卦；尧、舜的盛世，《尚书》记载了，礼乐也创立起来；汤、武的兴隆，诗人给予歌颂。《春秋》则是择善、贬恶，推究三代之德，褒扬周室，并非只是讥刺而已。’汉兴以来，至于今的圣明天子，得到符瑞，举行封禅，改正历法，更新服色，承受天命，恩泽流布没有止境，海外异俗之地、重译之国，都叩塞而来朝贡的，称道不完了。臣下百官，竭力歌颂圣德，还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况且，士人贤能而不见用，那是治理国家者的羞耻；主上明圣而恩德不被宣传，那是司掌此职者的过失。我是掌这官职的，若是废弃圣明天子的盛德而不记载，埋灭功臣的世家、贤能大夫的业绩而不叙述，这就是毁坏了先人的教育，罪过最大的了！我所说的是记述

以往的史事，整齐这些世家、传记，不能称做创作；而您把这比之于《春秋》，那是错了啊！”

【原文】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①，幽于缧绁②。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③！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④：“夫《诗》、《书》隐约者⑤，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⑥，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⑦，厥有《国语》；孙子膑脚⑧，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⑨；《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注释】

①七年：指上句“论次其文”以来至此的七年，即太初元年到天汉三年（公元前104～前98年）。　李陵之祸：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击匈奴，李陵在战争中兵败投降，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好话，武帝大怒，定罪下狱，次年又加宫刑。

②缧绁：绑罪人的绳子。

③夫：语气词，与“乎”相当。这两句用法，既是惊叹，也带有质问语气。

④深惟：深深思维。惟，通“维”。

⑤隐约者：指忧郁受屈的人。一说隐微简约之文，与下文不连贯。今从《汉书》注。

⑥羑（yǒu 友）里：殷纣时的牢狱，在今河南汤阴县。

⑦左丘失明：左丘氏眼目失明，即左丘明，作《左传》者，这里以《国语》亦是他作。左丘失明而称左丘明，与孙宾砍膑骨而称孙膑，例子相同。

⑧膑(bìn 殡):膝盖骨,砍去膑骨的刑罚也称膑。

⑨"不韦"四句:这四句所列举的史例不完全正确,吕不韦相秦时编就《吕氏春秋》,韩非入秦以前就写了《说难》、《孤愤》的文章。这里只能理会大意。

【译文】

于是我着手论次这些史文。第七年,太史公遭遇李陵事件的祸,囚于监狱。就喟然叹息着说:"这是我的罪啊!? 这是我的罪啊!? 身体残毁无用了!"心情定下来深深思维,说道:"大凡,《诗》、《书》所记忧郁受屈者,是想申述他们的志向思虑的。昔日,文王被拘囚在羑里,演出《周易》;孔子困厄于陈、蔡,而作《春秋》;屈原被流放,著了《离骚》;左丘氏眼目失明,编有《国语》;孔子被砍掉膑骨,论述《兵法》;吕不韦流徙到蜀郡,编成传世的《吕览》;韩非在秦被囚,写了《说难》、《孤愤》;《诗》三百篇,也多半是圣贤发泄愤闷之所作的。这些人都因为意志有所郁结,不能够通达他们的道,故而叙述往事,思考未来。"于是最终决定记述陶唐以来,到当今获白麟祥瑞这一事件为止,最早从黄帝写起。

【原文】

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①,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②,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③。作《夏本纪》第二。

维契作商④,爰及成汤;太甲居桐,德盛阿衡⑤;武丁得说,乃称高宗;帝辛湛湎⑥,诸侯不享。作《殷本纪》第三。

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幽、厉昏乱，既丧酆、镐；陵迟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纪》第四。

维秦之先，伯翳佐禹[7]；穆公思义，悼豪之旅[8]，以人为殉，诗歌《黄鸟》；昭襄业帝[9]。作《秦本纪》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镳，维偃干革，尊号称帝，矜武任力；二世受运，子婴降虏。作《始皇本纪》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10]，诸侯立之，诛婴背怀[11]，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

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12]，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帝本纪》第八。

惠之早霣[13]，诸吕不台[14]，崇强禄、产，诸侯谋之，杀隐幽友[15]，大臣洞疑[16]，遂及宗祸。作《吕太后本纪》第九。

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阼[17]，天下归心，蠲除肉刑[18]，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19]。作《孝文本纪》第十。

诸侯骄恣，吴首为乱[20]，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第十一。

汉兴五世[21]，隆在建元[22]，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23]。

【注释】

①四圣：指颛顼、帝喾、尧、舜。　遵序：遵循绪（序）统。

②台：同“怡”，悦。

③鸣条：地名，相传汤放桀于此。一说放桀于南巢，见卷六《十二州箴》。

④契：商的始祖。 作商：兴起商族。

⑤阿衡：伊尹的另一称谓。他放逐大甲于桐宫；改正后，又迎归。

⑥湛湎：同沉湎，陷溺于酒色。

⑦伯翳：即伯益，秦的祖先，曾辅佐禹。

⑧豪：即崤，崤山，秦被晋败于此，秦穆公哀悼阵亡的秦军。

⑨昭襄：秦昭襄王，说他"业帝"创立帝业，指他在位时灭了周室。这句下面当有文字，疑脱漏。

⑩杀庆：指项羽杀卿子冠军—宋义之号。庆，同"卿"。

⑪这句是说杀秦降王子婴、背叛楚怀王孙心。

⑫蜀、汉：蜀郡、汉中。刘邦后来以此为基地而发展。

⑬賈：同"殒"，死。

⑭不台：不悦。这里是说人们不悦诸吕。 台，读为怡。

⑮杀隐幽友：杀赵隐王如意、囚赵幽王友。

⑯洞疑：恐慌。洞，同"恫"，惧。一说洞是洞达，洞疑为共同所疑。

⑰这句指大臣迎代王刘恒即位为文帝。

⑱蠲：同"捐"，免除。文帝除肉刑，见卷十《除肉刑诏》。

⑲太宗：文帝的庙号。

⑳这句讲"吴楚七国之乱"事。

㉑五世：指高帝、惠帝、吕后、文帝、景帝。

㉒建元：武帝年号，公元前140～前135年。

㉓今上：当今天子。《今上本纪》：即《武帝本纪》。

【译文】

古代黄帝，取法于天地，四帝遵循他的绪统，各自建成法度；唐尧让位，虞舜受位并不因此而感到高兴，他以帝的功德为美，万世都把他的言行记载。作《五帝本纪》第一。

禹治水之功，从此九州一统，光大唐、虞盛世，德行流传苗裔；至夏桀荒淫骄傲，成汤就放逐他到鸣条。作《夏本纪》第二。

契兴起商族，直到成汤；大甲居桐悔过，德盛因有阿衡；武丁得到傅说，乃能号称高宗；帝辛湛湎酒色，诸侯不再来享。作《殷本纪》第三。

弃作后稷官职，功德直到文王时发达；武王伐纣于牧野，实是安抚天下；幽王厉王昏乱，就丧失了国都丰、镐；衰微至于赧王，洛邑也绝了祭祀。作《周本纪》第四。

秦的先祖，伯益佐禹；穆公思慕大义，哀悼在崤山失败的师旅；但他死后以人殉葬，《诗》歌《黄鸟》以讥刺；昭襄王建帝业，……作《秦本纪》第五。

始皇即位，兼并六国，销兵器，铸钟镈，欲息兵革；尊号称帝，只恃武力；二世承接这气运，子婴终成降虏。作《始皇本纪》第六。

秦失其道，豪杰并起，天下纷扰；项梁创业，项羽承接，他杀宋义、是因为不该救赵；诸侯立他为王，他诛杀子婴、背叛怀王孙心，被天下人否定。作《项羽本纪》第七。

项羽暴虐，汉帝施行功德；愤发经略蜀郡、汉中，回头略定三秦；诛项籍、创帝业，天下安宁，改革制度、易俗移风。作《高帝本纪》第八。

惠帝早死，诸吕不受民喜，恃强的禄、产，诸侯共同谋之；吕氏杀隐王、囚幽王，大臣疑惧，由是祸及宗室。作《吕太后本纪》第九。

汉朝初兴，皇位继嗣不明；迎接代王践阼，天下归心；文帝捐除肉刑，开通关口桥梁，恩德广施，号称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

诸侯骄奢放肆，吴王带头作乱；京师进行征诛，七国伏其罪辜；天下翕然合一，大为安定而殷富。作《孝景本纪》第十一。

汉兴以来五世，建元年间最兴隆，对外击退夷狄，对内修建法度，举行封禅，改行新历，更换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原文】

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1]，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2]。

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纪，而谱牒经略[3]，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4]，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5]。作《六国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6]，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汉兴已来，至于太初百年，诸侯废立分削，谱纪不明，有司靡踵[7]，强弱之原云以世[8]。作《汉兴已来诸侯年表》第五。

维高祖元功，辅臣股肱，剖符而爵，泽流苗裔，忘其昭穆[9]，或杀身陨国。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间，维申功臣、宗属爵邑。作《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征伐夷蛮，武功爰列。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诸侯既强，七国为从[10]，子弟众多，无爵封邑，推恩行义[11]，其势销弱，德归京师。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作《汉兴以来将相

名臣年表》第十。

【注释】

①本于兹：以这为根据。

②《三代世表》实列五帝至三王事，前人认为当题为《帝王世表》。

③这句是说谱谍所载的经略（治理）活动。

④相王：相约或相互为王。

⑤“灭封”二句：指兼并战争中吞并诸侯的封地，又用其地名。

⑥扶义：掌握道义，仗义。

⑦靡踵：没有跟着，无后继者。

⑧云以世：强弱之原以世代来说。一说当作“云已也”，则后二字为语助词。

⑨昭穆：古代宗庙排列辈分，父为昭，则子为穆。反之亦然。这里指祖先、宗亲。

⑩为从：当是“以……是从”的意思。

⑪推恩：王侯再分封其子弟。

【译文】

三代古远，年代不可考，大致取用谱牒旧闻，以此为依据，略加推求。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纪录的。而谱牒载有经略之事，五霸更替盛衰，想看出他们在周代的时间先后，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后，陪臣掌握国政，强国相互称王。到了秦，终于吞并诸夏，灭了王侯的封地，而沿用其名号。作《六国年表》第三。

秦朝暴虐，楚人陈涉发难，项氏继起叛乱，汉王于是仗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更替了三次政权，事繁多变。故而详细著录《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汉兴以来，至于太初、已有百年，诸侯的废、立、分、削，谱记

不明；司此职者后继无人，要以世代说明它们强、弱的原因，作《汉兴以来诸侯年表》第五。

高祖是首功，辅佐之臣是股肱。分剖符命封爵，恩泽流传苗裔；而后人忘了祖先，有的杀身亡国。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帝、景帝之间，重申功臣和宗族亲属的爵级和封邑。作《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北边讨伐强胡匈奴，南边剿平劲越，征伐其他夷蛮异族，武功于是排列。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诸侯王既已强盛，其中七国为它们所从；子弟众多，没有爵位封邑，于是行推恩之义，减削了侯王的势力，归服京师的功德。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国有贤相良将，是人民效法的表率，只有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上来表现，贤者记载他的治理成绩，不贤者揭露他的行事。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原文】

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①，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

乐者，所以移风易俗也。自《雅》、《颂》声兴，则已好郑、卫之音。郑、卫之音，所从来久矣。人情之所感，远俗则怀②。比《乐书》以述来古③，作《乐书》第二。

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与？《司马法》所从来尚矣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⑤，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

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6]，律历更相治，间不容飘忽[7]。五家之文佛异[8]，维太初之元论。作《历书》第四。

星气之书，多杂机祥[9]，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10]。作《天官书》第五。

受命而王，封禅之符罕用，用则万灵罔不禋祀[11]。追本诸神名山大川礼，作《封禅书》第六。

维禹浚川，九州攸宁，爰及宣防[12]，决渎通沟。作《河渠书》第七。

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13]，并兼兹殖[14]，争于机利[15]，去本趋末。作《平淮书》以观事变，第八。

【注释】

①这句是说：礼是依着人的性情本质而作出仪节的形式。

②远俗：远方殊俗。　怀：怀柔。

③比：比次，编次。　来古：自古以来。

④《司马法》：兵书的一种，齐国司马穰苴编著，《史记》有司马氏传。

⑤太公：姜太公。　王子：王子成甫。

⑥律阴、历阳：是当时对律、历各自属性的一种说法。

⑦飘忽：轻微，丝毫。

⑧五家之文：指五种历法，即黄帝、颛顼、夏、殷、周。　佛(bèi背)：通“悖”，逆反。

⑨机祥：犹言吉凶。这里指含有迷信。

⑩轨度：指日月星辰视运动路线。　次：日月星辰行经的所在。古代以次为宿止。

⑪罔不禋祀：没有不受祭祀的。句为被动式。

⑫宣防：宣泄和止住洪水。

⑬玩巧：玩弄技巧，指商人的做作巧诈。

⑭并兼：指商业上的夺取，巧取豪夺。 兹殖：滋殖财富。兹，通“滋”。

⑮机利：投机之利。

【译文】

三代的礼，各以不同要求而加以损益，然而目的都在于切近人的性情，通达王道。所以礼是依照人的性情而作出仪节形式来的。略为理顺古今的衍变，作《礼书》第一。

乐是为了移风易俗的。自《雅》《颂》的乐声兴起，便已经有爱好郑、卫的音乐。郑、卫之音，流行也很久了。人情所感动，远方殊俗也会被怀柔而来。编次《乐书》记述自古以来的兴衰，作《乐书》第二。

无兵国不强，无德国不昌。黄帝、汤、武因此而兴，桀、纣、秦二世因此而亡，可以不谨慎么?《司马法》来历也很古远，太公，孙子、吴起、王子成甫等，能够继承、讲明它，为了切近世事，极尽人事变化，作《律书》第三。

音律居阴而治阳，历法居阳而治阴，律和历互相结合修治，它们的规则不容许丝毫误差。五种历法的内容都有背悖差异，只太初元年所论定的为正。作《历书》第四。

占星气的书，多半掺杂机祥迷信，不合经典；不过推究它的说法，考查应验，又能相合。比次、收集论述其所行事，以日月星辰运行的轨度和止次来验证。作《天官书》第五。

受天命为王，封禅的符瑞很少采用，若用它、万种神灵没有不享受祭祀的。追溯诸神和名山大川的祭礼，作《封禅书》第六。

禹疏浚河川，九州得以安宁，乃用宣泄或用堤防，决开水道、打通沟渠。作《河渠书》第七。

货币的流行，以便农、商交易。走到极端就玩弄技巧，吞并夺取、增殖财富，为投机之利而竞争，丢了耕织本事、追逐经商的末业。作《平准书》以便观察事物的变化，第八。

【原文】

太伯避历[1]，江蛮是适，文、武攸兴，古公王迹[2]。阖庐弑僚[3]，宾服荆楚；夫差克齐，子胥鸱夷[4]，信嚭亲越，吴国既灭。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

申、吕肖矣[5]，尚父侧微，卒归西伯，文、武是师。功冠群公，缪权于幽[6]，番番黄发[7]，爰飨营丘。不背柯盟[8]，桓公以昌，九合诸侯，霸功显彰。田阚争宠[9]，姜姓解亡。嘉父之谋，作《齐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违之，周公绥之[10]，愤发文德，天下和之。辅翼成王，诸侯宗周，隐、桓之际，是独何哉[11]？三桓争强[12]，鲁乃不昌。嘉旦《金縢》[13]，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纣，天下未协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于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宁东土。燕易之禅[14]，乃成祸乱。嘉《甘棠》之诗[15]，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将宁旧商；乃旦摄政，二叔不飨[16]；杀鲜放度，周公为盟；太任十子[17]，周以宗强。嘉仲悔过[18]。作《管蔡世家》第五。

【注释】

①这句说太伯对季历让位。

②古公王迹：走着古公的王道足迹。古公亶父（即太王）有三子：太伯、仲雍、季历。季历是幼子，按宗法不当继承。但古公看出季历贤能，太伯就主动避位，和仲雍逃走到江南吴地建国。结果季历继位，有所开拓，其子文王，下及武王，发展周族势力，终于灭纣建立周朝，所以追本溯源，是实现了古公的意图。

③这句所述：吴国是太伯创建的。阖庐原名公子友，阴谋杀了吴王僚

自立，开始与楚、越争霸。

④“夫差”二句：这两句所述：夫差继阖庐为王，继续争霸，他要伐齐，伍子胥苦谏，以为吴之后患在越不在齐。夫差怒而赐子胥自杀，以鸱夷（革囊）卷尸抛于江中。

⑤申、吕：姜姓古国，姜尚所从出，故又称吕尚。 肖：古当作痟，衰微。亦通消。一说是“削”的讹误。

⑥缪：缠结，这里为结集。 权：权变。 幽：幽昧不显，后来所称“阴谋”。

⑦番番：即皤皤（pó婆），白色之状。 黄发：老人发白而变黄。

⑧柯盟：齐、鲁在柯地（今河南内黄）会盟，齐桓公答应归还鲁国的汶阳之田。

⑨田阚（kàn看）争宠：齐国田恒和阚止争宠，结果田恒杀齐简公，专齐政，姜氏齐国的衰亡从此开始，事在公元前481年。

⑩“依之”二句：这两句是说周公对是否依从的人都给予安抚。 依：依从。 违：背离。 绥：安抚。

⑪“隐桓”二句：这两句是说春秋初年鲁隐公被其弟桓公派人谋害，和周公仁德比较，这是为了什么呢？

⑫三桓：鲁桓公之后裔的三个宗族，其宗长各为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合称三桓。

⑬《金縢》：《尚书》的一篇，记载了周公在武王重病时，祷告祖先：愿代替武王之死，把告策藏于金縢匮中，故名。

⑭燕易之禅：易，当作“哙”，战国时期燕国王哙把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结果引起内乱。

⑮《甘棠》：指《诗经·召南》中的一篇，歌颂周初召公美德，常在甘棠树下公平断狱。

⑯二叔：指管叔、蔡叔。 不飨：即不享，这里意思是不奉上，指二叔造谣作乱。

⑰太任：误，应是“太姒”，文王妃。而大任是王季妃、文王母。 十子：文王的十个儿子：伯邑考，武王，周公及管、蔡、霍、康、毛、聃、曹叔（各有名，略）。

⑱这句指蔡叔之子蔡仲，对其父的行为反悔罪过，继续得到封国。

【译文】

太伯让位于季历，跑到江南蛮地，从此文王武王兴起，继承古公的王迹。阖庐刺杀王僚，征服荆楚地区；夫差战胜齐国，可是杀了伍子胥，偏信太宰嚭、与越国讲和，吴国就被越消灭。赞赏太伯的让位，作《吴世家》第一。

申、吕渐衰，尚父身分卑微，终于投奔西伯，文王武王拜他为师。功劳冠于群公，胸中蕴藏着权谋，白发转黄的老人，于是被封在营丘。不违背柯地盟约，桓公得以昌强，九合诸侯，霸功显扬。而后来田恒与阚止争宠，结果姜齐消亡。赞赏尚父的权谋，作《齐太公世家》第二。

无论依从与否，周公都给予安抚，发扬文德，天下安定和睦。辅佐成王，诸侯以周为宗主；而隐、桓之间发生篡弑，这是为了何事？三桓争强，鲁国于是不昌。赞赏《金縢》篇记周公的美德，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灭纣，天下尚未和协而崩。成王年幼，管、蔡怀疑周公，淮夷也乘机反叛。于是召公遵循德义，安定王室，宁静了东土。末代燕王哙禅位子之，造成了祸乱。赞赏《甘棠》的诗篇，作《燕召公世家》第四。

管、蔡相佐武庚，为了安定旧的商族；待到周公旦摄政，二叔不肯尊奉；杀了叔鲜、流放叔度，周公坦怀相盟；太姒生有十子，周的宗族强盛。赞赏蔡仲能够悔过，作《管蔡世家》第五。

【原文】

王后不绝，舜、禹是说[1]，维德休明，苗裔蒙烈[2]。百世享祀，爰周、陈、杞，楚实灭之。齐田既起，舜何人哉[3]？作《陈杞世家》第六。

收殷馀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乱，《酒》、《材》是告[4]。

及朔之生，卫倾不宁[5]；南子恶蒯聩，子父易名[6]。周德卑微，战国既强，卫以小弱，角独后亡[7]。嘉彼《康诰》，作《卫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为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伤于泓，君子孰称[8]？景公谦德，荧惑退行[9]。剔成暴虐[10]，宋乃灭亡。嘉微子问太师[11]，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讥名，卒灭武公[12]。骊姬之爱，乱者五世[13]。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专权，晋国以耗。嘉文公锡珪鬯，作《晋世家》第九。

重黎业之，吴回接之[14]，殷之季世，粥子牒之[15]。周用熊绎，熊渠是续[16]。庄王之贤，乃复国陈[17]。既赦郑伯[18]，班师华元[19]。怀王客死，兰咎屈原。好谀信谗，楚并于秦。嘉庄王之义，作《楚世家》第十。

【注释】

①这句指周初封陈、杞二国，陈是舜之后，杞是禹之后，所以舜、禹之灵也欢悦。说即悦字。

②蒙烈：蒙受光烈。

③“齐田”二句：这两句是说田氏代齐，田本陈氏，陈是舜后，还是舜有后人发迹。

④《酒》、《材》：是《尚书》中的《酒诰》和《梓材》，两篇都是周公对卫康叔的教诫文字。

⑤“及朔”二句：这两句说的春秋卫国事，公子朔进谗，杀了太子，自立为惠公，卫国便倾危不安。

⑥“南子”二句：这两句指卫灵公的太子蒯聩，因受君夫人南子的嫉恨出奔，卫立蒯聩之子辄为出公。经过十二年，蒯聩再入卫被立为庄公。就是

子先立、父后立，颠倒了名分。

⑦角独后亡：卫元君角最后被灭。

⑧这句是倒装句式，即谁称他是君子？指宋襄公提倡仁义，在泓水之战失败受伤而死。

⑨荧惑：星名。　退行：退出位次。这指宋景公有谦让美德，在即位的第三十七年上，荧惑星占了宋分野星心星位置，他不用占星家主张把灾祸移到大臣、人民、年岁身上，而自己承当，结果荧惑星就退过三度。

⑩剔成：当作王偃，宋的灭亡在于王偃的暴虐。

⑪这句说微子料纣必亡，乃问于太师、少师，决定去留，见《尚书·微子》。

⑫"君子"二句：这两句说晋穆侯为太子起名曰仇，少子起名曰成师。仇是仇敌，取名不当，大臣曾进行讥谏，不听。后来成师封于曲沃，渐盛，传至武公，终灭嫡系，取代晋国。

⑬"骊姬"二句：这两句说晋献公宠骊姬，造成内乱，先后五公子相继死亡，最后重耳入国立为文公。

⑭吴回：继承重黎之后司掌其职者，相传为重黎之弟。

⑮粥子：即楚国始封之君熊鬻（yù 玉）。　牒：谱牒，这里引申为继承家世。

⑯熊绎、熊渠：均是楚国早期先君。

⑰"庄王"二句：这两句是说楚庄王乘陈内乱灭陈，接受申叔时的劝谏，又恢复陈国。

⑱这句说楚庄王伐郑，郑君肉袒牵羊请罪，庄王赦罪退兵。

⑲这句是说庄王围宋，长达五月，宋华元出城告以国内艰苦状况，庄王班师解围而归。

【译文】

王的后嗣不绝，舜、禹的神灵喜悦；只有德行美好，苗裔就承蒙先烈。百世享受祭祀，周朝封了陈、杞，后来被楚国所灭。齐国田氏兴起，终究是舜之后，舜是何等的人啊！作《陈杞世家》第六。

收集殷亡的遗民，康叔封始建都邑；申明商朝的昏乱，周公

作了《酒诰》《梓材》加以告戒。到了公子朔谗害兄长，卫国危乱不宁；南子憎恶蒯聩，致使子与父颠倒名分。周朝德衰，战国争强，卫因弱小，到元君角之时最后灭亡。赞赏周公教诫康叔的《康诰》名篇，作《卫康叔世家》第七。

可叹箕子，正言不为纣用，反而为奴逃出。武庚作乱而死，周室改封微子。襄公败伤于泓水，谁称他为君子？景公有谦让之德。荧惑星也为他退去三度。宋王偃暴虐，宋国因而灭亡。赞赏微子询问太师的明智，作《宋微子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受封在唐邑。君子讥讽取名字不当，嫡系终被灭于武公。由于宠爱骊姬，乱了五世。重耳少不得志，乃能成为霸业。六卿专权，晋国国力消耗。赞赏晋文公受天子赐予命珪鬯酒，作《晋唐叔世家》第九。

重黎创业，吴回承接。到商代末年，鬻熊受周始封、续起楚世的谱牒。周成王封熊绎到荆蛮，后来有熊渠继续。庄王贤能，纳谏而恢复陈国；既赦了知罪的郑伯，又听宋华元的诉苦而撤兵。怀王死在作客的秦国，子兰陷害屈原。爱好阿谀、相信谗言，楚国终于被秦吞并。赞赏庄王的道义，作《楚世家》第十。

【原文】

少康之子①，实宾南海②，文身断发，鼋鳝与处。既守封禹③，奉禹之祀。句践困彼④，乃用种、蠡。嘉句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东，太史是庸⑤。及侵周禾⑥，王人是议。祭仲要盟⑦，郑久不昌。子产之仁，绍世称贤⑧。三晋侵伐，郑纳于韩。嘉厉公纳惠王⑨，作《郑世家》第十二。

维骥骒耳，乃章造父⑩。赵夙事献，衰续厥绪⑪。佐文尊王，卒为晋辅。襄子困辱，乃禽智伯⑫。主父生缚，饿

死探爵[13]。王迁辟淫，良将是斥[14]。嘉鞅讨周乱[15]，作《赵世家》第十三。

毕万爵魏，卜人知之[16]。及绛戮干[17]，戎翟和之[18]。文侯慕义，子夏师之。惠王自矜，齐、秦攻之。既疑信陵[19]，诸侯罢之。卒亡大梁，王假厮之[20]。嘉武佐晋文申霸道[21]，作《魏世家》第十四。

韩厥阴德，赵武攸兴[22]。绍绝立废，晋人宗之。昭侯显列，申子庸之[23]。疑非不信，秦人袭之[24]。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25]，作《韩世家》第十五。

【注释】

①少康子名无余，封于越。

②宾：同“摈”，远徙之意。

③封、禺：二山名，在今浙江武康县东。

④困彼：被彼所围困。彼，指吴国。

⑤“桓公”二句：这两句说郑始封君桓公（名友），在西周末年采用太史伯的建议，向东建国于郑地。

⑥侵周禾：春秋初年，郑庄公派兵士到周室之地抢割禾麦。

⑦祭仲要盟：郑国祭仲被宋君要胁盟誓。指宋国诱执祭仲，逼他改立公子突为厉公，废了原来即位为昭公的太子忽。

⑧绍世：继世，好几代、多少代。

⑨厉公纳惠王：王子颓之乱，惠王出奔，郑厉公会同虢叔袭杀子颓，迎惠王入周。

⑩章：显明，显示。　造父：为穆王管理车马，被封于赵城（山西今县），由此为赵氏。

⑪衰：赵衰。　厥绪：这个统绪。

⑫禽智伯：春秋晚期，智伯想逐个吞灭韩、赵、魏三家，水灌晋阳。赵襄子无恤被围困三年，终于暗结韩魏，共同反攻并灭了智氏。

⑬“主父”二句：这两句说赵武灵王晚年告老，称为主父。子何立，为惠文王，主父宠爱太子章，拥护惠文王的人追杀太子章，主父被困沙丘宫饿死。 探爵：取雀鸟充饥。 爵：同雀。

⑭“王迁”二句：这两句说赵幽缪王迁，信谗淫乱，杀李牧，免司马尚，终为秦所俘虏。

⑮鞅：赵鞅，即赵简子。 讨周乱：指讨平周室内乱，迎周敬王入于周。

⑯“毕万”二句：这两句说晋献公以魏邑封毕万，卜偃占卜说从此魏一定强大起来。

⑰绛：魏绛。 戮干：戮辱扬干。魏绛为晋悼公中军司马，执法者。一次练兵，晋君之弟扬干捣乱，破坏军行。魏绛坚持执法，终于得到悼公重用。

⑱这句指魏绛的和戎政策。和戎，与周围少数民族和睦相处。

⑲这句指魏安僖王怀疑信陵君无忌，罢免将职，诸侯离心，秦从此加紧蚕食魏国土地。

⑳王厮：魏王假被秦俘虏，成为厮养徒。

㉑武：魏犨，字武子，跟随晋文公流亡，出力甚多，辅佐文公称霸。

㉒“韩厥”二句：这两句说韩厥保护赵氏孤儿，从此赵武兴起。

㉓“昭侯”二句：这两句说韩昭僖侯任用申不害为相，改革政治，名声显列于诸侯。

㉔“疑非”二句：这两句说秦伐韩，韩派韩非使秦，秦留住韩非并任以官职。后又怀疑并杀害韩非，并袭击韩国。

㉕厥：韩厥。 匡周天子之赋：修起对周朝的贡赋，指端正诸侯对周王的尊卑关系。

【译文】

夏少康之子无余，被摈斥到南海，文身断发，和鼋鳝相处。守着封山、禹山，尊奉大禹的祭祀。句践被吴围困，于是重用文种、范蠡。赞赏句践作为夷蛮、而能修德，灭了强吴，尊崇周室的业绩，作《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郑桓公往东迁，是用了太史伯的良言。到庄公侵掠周室之禾，王室之人就纷纷议论。祭仲被要盟立君，郑国久久不能昌盛。

子产之仁，世代称贤。三晋侵伐，郑国被并于韩。赞赏厉公迎入惠王，作《郑世家》第十二。

是骥和骒耳的良马，显示了造父驾御之才。赵夙奉事献公，赵衰继续统绪。辅佐文公、尊崇周室。襄子遭受围困屈辱，终于擒住智伯。主父活受束缚，取雀鸟充饥，结果饿死。赵王迁信谗淫乱，排斥良将。赞赏赵鞅讨平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

毕万封爵于魏，卜偃就预知他将兴起。及魏绛戮辱扬干，实行和戎政治。魏文侯慕义，拜子夏为师。梁惠王自我骄矜，受到齐、秦攻击。怀疑信陵君，诸侯离去。结果丧失大梁，魏王假被俘、成了厮卒。称许魏犨佐晋文施展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韩厥积德救孤，使赵武中兴赵氏。他继绝立废，晋人都归服。韩昭侯名声在列国显扬，任用申子为相。怀疑韩非有诈，秦人袭韩。嘉赏韩厥辅晋、修起对周天子的贡赋，作《韩世家》第十五。

【原文】

完子避难①，适齐为援，阴施五世②，齐人歌之。成子得政③，田和为侯④。王建动心⑤，乃迁于共。嘉威、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⑥，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⑦，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⑧，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⑨。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⑩，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⑪。

成皋之台，薄氏始基⑫。诎意适代⑬，厥崇诸窦⑭。栗姬俭贵⑮，王氏乃遂⑯。陈后太骄，卒奠子夫⑰。嘉夫

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汉既谲谋[18]，禽信于陈[19]。越荆剽轻，乃封弟交为楚王[20]，爰都彭城，以强淮、泗，为汉宗藩。戊溺于邪[21]，礼复绍之[22]。嘉游辅祖[23]，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注释】

①完子：陈完。 避难：陈完与太子御寇相善。御寇被杀，完惧祸奔齐。

②五世：指陈完到齐，桓公任为工正。下传五世至陈乞，开始强大。

③成子：田常，陈乞之子，齐悼公时为卿，后来消灭阚止，杀齐简公，专齐政。

④田和：田常四世孙，立为太公，迁齐康公于海上，公元前386年周室任命他为侯。

⑤王建：战国晚期的齐君，被秦俘虏。

⑥这句是说嘉许齐威王、宣王能够拨正乱世而尊奉周室。

⑦悼：悲悯。

⑧见：表现。

⑨六艺：指六经。

⑩天下之端：天下从新开始。

⑪司马迁为农民起义领袖立世家，最具卓识。

⑫"成皋"二句：这两句说汉高祖坐成皋台（在今河南汜水县），两美人笑薄姬，而高祖却怜爱、召幸，从此薄姬发迹。

⑬这句指薄姬从子代王往居代国。 诎意：相当屈意，不得意。

⑭崇诸窦：代王宠窦姬，立窦姬为皇后，诸窦由此尊贵起来。

⑮栗姬俯（fù 付）贵：栗姬自恃贵宠。俯，恃。

⑯王氏乃遂：王夫人乃得立为皇后。

⑰"陈后"二句：这两句是说武帝的陈夫人太骄被废，卫子夫代为皇后，见卷三《长门赋》。

⑱谲（jué 决）谋：诡计。

⑲这句是说擒拿韩信于陈。

⑳为楚王：即楚元王。这三字为句，当脱一字，疑"为楚元王"。

㉑这句指楚王戊与吴王共同谋反。

㉒这句说楚王戊兵败自杀，汉封元王之子礼继楚后。

㉓游：楚王交。　辅祖：辅佐汉高祖。

【译文】

陈完避难，到齐以为救援，阴施德行达五代，齐人歌颂陈完。陈成子专政，田和立为诸侯。王建偏于心计，被秦俘虏迁到共邑。嘉赏威王、宣王能拨正乱世、而独尊周室，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已衰，诸侯横行。仲尼悲悯礼废乐崩，追溯和修整经术，以便通达王道，匡救乱世而回到正轨。表现他的文辞，为天下制作法则，把六经的纲纪流传到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纣失道，而汤、武起来；周朝失道，而《春秋》编排。秦政败坏，而陈涉发迹，诸侯发难，风起云涌，终于灭亡秦族。天下重新开始，要从陈涉算起，作《陈涉世家》第十八。

成皋台上得幸，薄氏开始立足。后来失意到代国居住，窦氏得宠，诸窦得到尊崇。栗姬自恃高贵，王氏乃得立为皇后。陈后太骄，终使卫子夫奠定后位。嘉勉她们这般德行，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汉用诡计，在陈擒住韩信。越、荆剽悍轻峭，乃封弟交为楚元王，建都彭城，加强淮、泗地区，使成为汉室的藩屏。楚王戊陷于邪道，谋反自灭，刘礼再继楚王之位。嘉赏楚元王游辅佐过高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原文】

维祖师旅①，刘贾是与，为布所袭②，丧其荆、吴。营陵激吕，乃王琅邪③。怵午信齐，往而不归④，遂西入关，遭立孝文，获复王燕⑤。天下未集，贾、泽以族，为汉藩辅。

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亲属既寡，悼惠先壮[6]，实镇东土。哀王擅兴[7]，发怒诸吕，驷钧暴戾，京师弗许[8]。厉之内淫，祸成主父[9]。嘉肥股肱，作《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围我荥阳，相守三年，萧何填抚山西[10]，推计踵兵，给粮食不绝[11]，使百姓爱汉，不乐为楚。作《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与信定魏[12]，破赵拔齐，遂弱楚人。续何相国，不变不革，黎庶攸宁。嘉参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13]，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14]，图难于易，为大于细[15]。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注释】

①这句指高祖兴兵。祖，即汉高祖。

②“刘贾”二句：这两句说荆王刘贾为淮南王黥布袭杀。

③“营陵”二句：这两句说营陵侯刘泽通过人说动吕后，得封为琅邪王。

④“怵午”二句：这两句说胁迫刘泽至齐，留住不得返琅邪。 午：祝午，为齐王胁迫刘泽。 怵：诱胁。

⑤“遂西入关”三句：这三句说刘泽逃到长安，遇上文帝即位，就徙为燕王；复以琅邪归齐。

⑥悼惠：悼惠王刘肥，高祖的长庶子。

⑦哀王：刘肥之子刘襄，继父为王。

⑧“驷钧”二句：这两句说周勃等诛诸吕，大臣认为齐王母家驷钧为人横暴，而不许立齐王。

⑨“厉之”二句：这两句说厉王次昌淫乱，主父偃揭发，使其自杀。

⑩山西：指太行山以西，这里是指关中。

⑪“推计”二句：这两句说萧何守关中，计户口，供给军粮。不绝，多次。

⑫曹参与韩信平定魏地。

⑬这句用《孙子·虚实》篇语，是说用兵取胜达到不让人看到形迹的高妙程度。

⑭“无知”二句：这两句用《孙子·形》篇语，说善战者得胜也不求智谋之名、勇猛之功。　知：同“智”。

⑮“图难”二句：这两句用《老子》经下第六十三章语：图谋难事先从容易做起，作大事先从小事做起。

【译文】

高祖兴起师旅，刘贾早就跟随，后被黥布袭杀，丧失了荆、吴。营陵侯说动吕后，于是为王于琅邪；又被祝午胁迫至齐，往而不归；逃到关中，遇上孝文即位，得为燕王。天下没有统一，刘贾刘泽作为汉室宗族，为皇朝的藩卫。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亲属寡少，悼惠王先成壮年，得以镇守东土。哀王继位，兴师共诛诸吕，但他舅氏驷驹横暴，京师不许他得立。厉王淫乱，主父偃揭发、惧祸自杀。嘉许刘肥是汉室的股肱，作《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围汉军于荥阳，相持三年，萧何镇抚关中，计算人户、继派援兵，供给军粮，使百姓爱汉，不愿为楚臣民。作《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曹参同韩信平定魏地，破赵拔齐，于是削弱了楚人。继萧何为相国，不变制、不更革，黎民百姓安宁。赞赏曹参不夸耀功绩材能，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运筹于帷幄之中，制胜于用兵无形，张良计谋军事，不求智谋之名、勇猛之功，图谋难事先从易事做起，作大事先从小事做起。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原文】

六奇既用①，诸侯宾从于汉；吕氏之事，平为本谋，终安宗庙，定社稷。作《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诸吕为从②，谋弱京师，而勃反经合于权③；吴、楚之兵，亚夫驻于昌邑④，以厄齐、赵，而出委以梁⑤。作《绛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国叛逆，蕃屏京师，唯梁为扞⑥。侦爰矜功，几获于祸。嘉其能距吴、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⑦，亲属洽和，诸侯大小为藩，爰得其宜，僭拟之事稍衰贬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⑧，文辞可观⑨。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注释】

①六奇：六种奇计。参见钱大昭《汉书辨疑》列了六计。

②为从：相为连结之意。

③这句是拨乱反正的意思。

④“吴楚”二句：这两句是说吴楚七国之乱，周勃驻兵昌邑（今山东金乡县）抗击。

⑤出委以梁：把任务委托给梁孝王。

⑥这句是说梁国为捍卫。扞，同“捍”。梁孝王在平七国之乱中，与周勃阻挡吴楚之兵，坚守三个月。

⑦五宗：景帝之子十三人，而母五人，以同母为宗亲，故称。 既王：都封了王。

⑧三子之王：指汉武帝的三个儿子，齐怀王闳、燕刺王旦、广陵厉王胥。

⑨文辞可观：大臣请求封三王的奏议和武帝的三道封策（见本书诏令类），文辞很好。 按：《三王世家》只记上述辞令，当是司马迁只在抄录史料，未及加工的东西。后面褚少孙增补了一些史迹。

【译文】

六出奇计已用，诸侯归服汉朝；吕氏的事件，陈平的谋划是根本，终于宗庙得安、社稷平定。作《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诸吕连结，图谋削弱京师，而周勃拨乱反正；吴楚起兵时，亚夫驻军昌邑，扼住齐、赵，梁国全力对付吴楚之兵。作《绛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国叛乱，藩卫京师者，以梁王为扞卫。后来恃宠矜功，几乎得祸。嘉许他能拒抗吴、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都已封王，宗属和洽相亲，诸侯大大小小、都为藩屏，各得其宜，僭越之事逐渐衰替。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武帝三子封王，奏章封策，文辞可观，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原文】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传》第二。

李耳无为自化①，清静自正；韩非揣事情②，循势理③。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④，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维建遇谗，爰及子奢⑤，尚既匡父，伍员奔吴⑥。作《伍子胥列传》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兴业，咸为师傅，崇仁厉义⑦。作《仲

尼弟子列传》第七。

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

天下患衡、秦无餍[8]，而苏子能存诸侯，约从以抑贪强。作《苏秦列传》第九。

六国既从亲[9]，而张仪能明其说，复散解诸侯。作《张仪列传》第十。

【注释】

①李耳：相传是老子的姓名。

②揣：估计、忖度。

③循势理：顺事势之理。循，顺，推求。

④《司马法》：古兵书。

⑤"维建"二句：两句所说：楚平王的太子建，遭费无极的谗害，祸及太子之师伍奢。

⑥"尚既匡父"二句：两句是说：伍奢二子，长子伍尚因救父而死，幼子伍员出奔吴国，图谋报仇。

⑦厉义：勉厉为义。

⑧衡：和秦连横。

⑨从亲：合从亲善。

【译文】

殷朝末世、大家争利，惟有他（夷、齐）奔赴于义，互相让国而饿死，天下称许。作《伯夷列传》第一。

晏子节俭，管仲奢侈，齐桓公因管仲而称霸，景公因有晏婴而国治。作《管晏列传》第二。

李耳无为、任其自然变化，清静自得正道，韩非加以揣度事情，推求事势之理。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自古王者有《司马法》，穰苴能够讲明它。作《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没有信、廉、仁、勇的人，不能传兵法、论剑术。与道相符，内可以治己身，外可以应付变化，可与君子比较德行。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太子建遇谗，牵连伍奢。伍尚救父，伍员奔吴。作《伍子胥列传》第六。

孔子述说史文，弟子兴起学业，都成为人师，尊崇仁而勉厉为义。作《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公孙鞅离卫到秦，能说明他的道术，使孝公强盛霸业，后世遵用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

天下忧愁连衡、秦国贪心无厌；苏秦能保存诸侯，相约合纵、以抑制贪婪强横。作《苏秦列传》第九。

六国已经合纵，而张仪能发明他的连横之说，又散解合纵的诸侯。作《张仪列传》第十。

【原文】

秦所以东攘雄诸侯①，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

苞河山，围大梁，使诸侯敛手而事秦者②，魏冉之功③。作《穰侯列传》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长平，遂围邯郸，武安为率④；破荆灭赵，王翦之计，作《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猎儒、墨之遗文⑤，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⑥，列往世兴衰⑦。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归于薛，为齐扞楚、魏⑧。作《孟尝君列

传》第十五。

争冯亭以权[9]，如楚以救邯郸之围，使其君复称于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绌于不肖[10]，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脱强秦，使驰说之士南乡走楚者[11]，黄歇之义。作《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能忍诟于魏、齐[12]，而信威于强秦[13]，推贤让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率行其谋，连五国兵[14]，为弱燕报强齐之仇，雪其先君之耻[15]，作《乐毅列传》第二十。

【注释】

①攘：打退。

②敛手：两手收拢，如拱手，作揖。

③魏冉：即穰侯，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

④武安：武安君白起。 率：同“帅”。

⑤猎：取。

⑥这句即指孟子见梁惠王，讲“王何必曰利”的话。

⑦这句指荀卿的言论。

⑧扞：这里作抵御讲。

⑨这句是说平原君采纳韩上党守冯亭以城邑献赵的要求，并向赵王建议执行，结果招来秦攻赵、围邯郸。

⑩绌：同“屈”，屈居于下，即下士。

⑪南乡：即南向，向着南边楚国。

⑫诟：同“诟”，辱骂。这句指侮辱。

⑬信（shēn 申）：通“伸”，伸展。

⑭五国：赵、楚、韩、魏、燕。

⑮先君：指燕昭王以前的燕王。

【译文】

秦国所以能东方打退雄强的诸侯，是有樗里、甘茂的计策。作《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

吞并河山，围困大梁，使诸侯敛手而奉秦国，是魏冉的功劳。作《穰侯列传》第十二。

南边拔取楚的鄢、郢，北边摧毁赵的长平，接着围困邯郸，都是武安君为帅所行；破楚灭赵，是王翦的计能。作《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猎取儒、墨的遗文，晓明礼义的纲纪，断绝梁惠王的贪利之端，论列以往世代兴废。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人都归往到薛邑，帮齐国抵御楚、魏。作《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以权变得到冯亭的献地，结果失策；而能去楚国游说、以救邯郸之围，致使赵君再次得到诸侯称许。作《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能够以富贵的身分下于贫贱，以贤能而屈于不肖，只有信陵君能够作到。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以身徇君，摆脱强秦的拘束，使奔走游说之士走向南方楚国的，是由于黄歇的行义。作《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能够忍受侮辱于魏、齐，而伸展威信于强秦，举贤让位，两人都具有这种才能。作《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实行他的智谋，连结五国的军队，帮助弱小的燕国，报强大的齐国之仇，洗掉燕国先君之耻，作《乐毅列传》第二十。

【原文】

能信意强秦[1]，而屈体廉子，用徇其君，俱重于诸侯。作《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湣王既失临淄而奔莒，唯田单用即墨破走骑劫[2]，遂存齐社稷。作《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能设诡说解患于围城[3]，轻爵禄，乐肆志。作《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4]。

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5]，《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结子楚亲[6]，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7]。作《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8]，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义不为二心[9]。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能明其画，因时推秦，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作《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为秦开地益众，北靡匈奴[10]，据河为塞，因山为固，建榆中[11]。作《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填赵塞常山以广河内[12]，弱楚权，明汉王之信于天下。作《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党之兵，从至彭城[13]；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项羽[14]。作《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注释】

①信：同“伸”，与下句屈字相对。

②骑劫：燕将，取代乐毅攻齐者。

③这句指鲁仲连劝说赵胜不要尊秦为帝，并折服魏将辛垣衍，为之解邯郸围。

④此传写有邹阳，但内容没有涉及他，只附于传后，则为后人妄加。《汉书》无邹阳一名。

⑤这句是说连属事类以争得道义。

⑥子楚：即秦庄襄王，曾为人质于赵，吕不韦与他交结，设法使之回秦得为太子。

⑦斐然：文雅的样子，见卷一《过秦论》。

⑧这句说的是春秋时鲁国曹沫，当齐鲁在柯地会盟，以匕首威胁齐桓公答应归还鲁地。

⑨这句说的是智伯的家臣豫让，至死为智伯报仇、谋杀赵襄子。

⑩靡：披靡，打败。

⑪榆中：地区名，在今内蒙鄂尔多斯的黄河北岸一带。

⑫填：通“镇”，镇守。　广：扩大。

⑬“收西”二句：这两句是说魏豹收西河（今陕西黄河西岸地区）上党（今山西东南部）的兵攻楚，直至彭城（今江苏铜山县）。

⑭“越之”二句：这两句说彭越夺到梁地（今河南开封地区）以困扰项羽。

【译文】

能够在强秦面前伸张意志，而对老将廉颇屈体谦让，为国君而牺牲自己，两人都见重于诸侯。作《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齐湣王丢了临淄、奔到莒邑，唯有田单用即墨一邑之力、破燕军、赶走骑劫，于是保存齐国社稷。作《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能够立下巧说、为邯郸解围，轻视爵禄，乐于舒发己志。作《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作文辞来讽谏，连属事类以争道义，《离骚》就是这样。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帮助子楚结成太后的亲属，致使诸侯国的士人都纷纷来事

奉秦国。作《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曹沫用匕首劫盟，鲁国就获得汶阳之田，齐国也明其信用；豫让为主尽义、没有二心。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能够明白规画，因时势而推行于秦，从而得意于海内，李斯是谋画的首要人物。作《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为秦国开辟疆土、增加人口，北方打败匈奴，据黄河为要塞，依山固守，建立榆中郡。作《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镇守赵的要塞常山、以扩大河内；削弱楚人的力量，宣扬汉王的诚信于天下。作《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

魏豹收集西河、上党的兵力，击楚直到彭城；彭越掠取梁地，以困扰项羽。作《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原文】

以淮南畔楚归汉，汉用得大司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①。作《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②，而信拨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楚汉相距巩、洛③，而韩信为填颍川④，卢绾绝籍粮饷。作《韩信卢绾列传》三十三。

诸侯畔项王，唯齐连子羽城阳⑤，汉得以间，遂入彭城。作《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攻城野战，获功归报，哙、商有力焉⑥。非独鞭策⑦，又与之脱难⑧。作《樊郦列传》第三十五。

汉既初定，文理未明⑨，苍为主计⑩，整齐度量，序律历。作《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结言通使，约怀诸侯，诸侯咸亲，归汉为藩辅。作《郦

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欲详知秦楚之事，唯周緤常从高祖[11]，平定诸侯。作《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徙强族，都关中，和约匈奴[12]；明朝廷礼次，宗庙仪法[13]。作《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能摧刚作柔[14]，卒为列臣；栾公不劫于势而倍死[15]。作《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注释】

①“以淮南”三句：这三句说黥布归汉与刘贾诱大司马周殷叛楚归汉，遂举九江兵击楚，破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灵壁县东南一高岗险岩）。

②这句说项羽逼攻汉的京（河南荥阳西南）、索（即荥阳县，古称大索城）。

③巩：今河南巩县。　洛：今河南洛阳。

④韩信：韩王信。　填：读为镇。

⑤这句是说：只有齐国的田荣、田横拖住项羽在城阳（今山东莒县）。连：牵住。　子羽：即项羽。

⑥哙、商：即樊哙与郦商。本传还记载了滕公（夏侯婴）和灌婴，一共四人同传。

⑦鞭策：意思是供鞭策一样地使用。

⑧脱难：指樊哙在鸿门宴上为刘邦脱难的一类事。

⑨文理：这里当指文化制度。

⑩主计：主持计画。

⑪周緤：即蒯成（侯）。

⑫“徙强族”三句：这几句说刘敬事。

⑬“明朝廷”二句：这两句说叔孙通事。

⑭摧刚作柔：软硬都不怕。这指季布为奴、遭难而不死。

⑮这句说栾布冒危难而临哭被诛的梁王彭越。

【译文】

以淮南之地叛楚归汉，汉因此计诱大司马周殷反楚，终于破项羽于垓下。作《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楚人逼攻京、索，而韩信拔取魏、赵，平定燕、齐，使汉得天下的三分之二，从而灭了项羽。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楚汉在巩、洛对峙，而韩王信镇守颍川，卢绾断绝项羽的粮道。作《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诸侯反叛项王，只因有齐国田氏拖住项羽在城阳，汉能够有间隙，进入彭城。作《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攻城和野战，都能以战功归报汉王，这是樊哙和郦商。不只是为汉供鞭策使用，而且能解脱危难。作《樊郦列传》第三十五。

汉朝初定，文化制度不明，张苍主持规画，整齐度量，理顺律历。作《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订约通使，招来诸侯，同汉亲善，为汉的藩卫辅助。作《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想要详细了解楚汉之事，只有周緤经常跟随高祖，平定诸侯。作《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迁徙豪强，建都关中，与匈奴约和；明确朝廷礼制、宗庙仪式规则。作《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能摧折刚强、用柔道周旋，终于位列群臣；栾公不为威势所劫、而敢于几死不辞。作《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原文】

敢犯颜色以达主义[1]，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2]。作《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3]；言古贤人，增主之明[4]。作《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讷于言，敏于行[5]，务在鞠躬，君子长者[6]。作《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7]。

守节切直[8]，义足以言廉，行足以厉贤，任重权不可以非理挠[9]。作《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修序弗能易也[10]；而仓公可谓近之矣。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维仲之省，厥濞王吴[11]，遭汉初定，以填抚江、淮之间。作《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吴、楚为乱，宗属唯婴贤而喜士，士乡之[12]，率师抗山东荥阳[13]。作《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

智足以应近世之变，宽足用得人。作《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

【注释】

①达主义：通达、表达主上的意旨。

②“不顾”二句：这二句指袁盎、晁错建议文、景削弱诸侯王势力等事而不顾杀身。

③这句说的是张释之为政特点。

④“言古”二句：这两句是说冯唐援引廉颇、李牧的事迹，谏文帝赦魏尚。

⑤“讷于”二句：这两句说，说话迟钝而行动敏捷。引自《论语·里仁》。

⑥“务在”二句：这两句说，务求谦虚躬行其事，作君子长者。本传所列的都是这一类人。

⑦万石：即石奋，他和四个儿子都官至二千石，所以合起来是万石，时人以此称之。

⑧切直：最为梗直。

⑨挠：折。

⑩修序：当为“循序”，王念孙说。 循序：顺着其统绪。序，作绪字义解，非秩序、次序。

⑪“维仲”二句：这两句是说：刘邦曾封兄刘仲为代王，后因罪夺爵，仍封其子刘濞为吴王。 省：反省。 濞：音bi(必)。

⑫“宗属”二句：这两句是说诸窦氏宗室中唯有窦婴贤而爱士人，士人都归向他。 乡：同“向”。

⑬抗山东荥阳：抗击山东敌军，守住荥阳，监视齐、赵的军事活动。

【译文】

敢于触犯人的颜色、表达主上的意旨，不顾自身，为国家建立长远政策。作《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遵守法度，不失大理；讲说古代贤人，补充皇帝的聪明。作《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言辞少而办事敏捷，务求谦虚躬行其事，成为君子长者。作《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守节操、最忠直，他的义能够说达到了廉洁，品行足以勉厉为贤的人，任用重权但不可用无理事来折服。作《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扁鹊论医道，为方家的宗师，掌握理数精明，后世遵循其统绪而不能改变；仓公可说是接近他了。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由于刘仲得罪而能省过，以其子濞为吴王；正当汉室初定，他镇抚江、淮之间。作《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吴、楚作乱，宗属里只窦婴贤能而喜爱士人，士人归向他，他帅军抗击山东、坚守荥阳。作《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

智谋足以应付当世的事变，宽厚足以任用相得的人。作《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士兵都归服。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来，匈奴常常成为中国祸害。想知道它强、弱的时期，作好征讨的战备，作《匈奴列传》第五十。

【原文】

直曲塞①，广河南②，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节衣食为百吏先。作《平津侯列传》第五十二。

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扬越以保南藩③，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④，厥聚海东，以集真藩⑤，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⑥。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长国之⑦，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⑧。作《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说，长孺矜焉[9]；好荐人，称长者，壮有溉[10]。作《汲郑列传》第六十。

【注释】

①直曲塞：打直那曲折的关塞。

②广河南：扩大河南境界。河南，在汉代指今内蒙河套地区。

③佗：南越王赵佗。 扬越：古扬州地区的越族。

④满：朝鲜王满，本是燕人，姓卫。

⑤真藩：在朝鲜设置的郡名。

⑥夜郎、邛、笮：在今贵州、四川一带。 受吏：接受吏治。

⑦子长：高祖之子刘长，封淮南王。

⑧安：刘安，刘长之子，继父为淮南王。 剽：掠夺。

⑨长孺：汲黯之字。 矜：这里为庄重。

⑩壮有溉：当作"庄有溉焉"。 庄：郑当时之字。 溉：同"概"，有气度。

【译文】

打直曲折的关塞，扩大河南境界，破祁连山，通西域，打败北方胡人。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用奢侈比高低，唯有公孙弘以节省衣食，作百官的先例。作《平津侯列传》第五十二。

汉已平定中国，而赵佗能收集扬越，以保卫南边藩属，向朝廷纳贡。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吴王反叛，东瓯人斩了刘濞，守住封山、禺山，为汉臣属。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燕太子丹流亡在辽河地区，朝鲜王满收其逃亡人民，聚在海东，集中在真藩，保卫边塞为汉的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唐蒙出使、经略夜郎的交通，而邛、笮的君长请为汉的内臣、接受治理。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子虚》记的事，《大人》赋的言论，文辞华丽而多虚夸，然而它的主旨，用讽谏而达到无为之治。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封子长为淮南王，以镇江、淮之南，而刘安剽掠楚地人民。作《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的官吏，不夸功显能，既没有百姓的称颂，也没有过失之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端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群臣不敢浮言瞎说，汲黯就是这样庄重的；喜推荐人材，称为长者，郑当时就是这样有气度的。作《汲郑列传》第六十。

【原文】

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①，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②，奸轨弄法③，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④。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汉既通使大夏⑤，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⑥，欲亲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⑦，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⑧。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9]，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注释】

①庠序：古代的学校名称，庠是教养，序是学射的地方。这里概指教育。

②倍本：即背本，违背本业（耕织）。

③奸轨：即奸宄，奸邪。

④严削：严厉的刑戮。

⑤大夏：国名，在波斯东境。

⑥引领：伸脖子望，见卷一《过秦论》注。

⑦既：失。王念孙说。

⑧"齐楚"二句：这两句是说：各地的日者，因地方习俗而需要用他们。日者，占卜时日者。

⑨取与：取得和给与，指交易。 息财富：生殖财富。

【译文】

自孔子死后，京都不重视学校教育，只到武帝建元、元狩年间，文化灿烂起来。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人们背弃本业、多取机巧，奸诈犯法，善人不能感化，只有用一切严厉刑戮才能齐一。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汉朝已经通使大夏，西边到达蛮荒之地，他们都盼望到内地来，想亲近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救人于困境，周济人的不足，这不是仁者应作的吗？不失信，不食言，是义者应该采取的行为。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事奉人君能悦主的耳目，调和君主的颜色，而得以亲近，不只是用颜色取得宠爱，也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不与世俗合流，不争势利，与上下都不凝滞连结，人们莫能陷害，只运用他的道术。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齐、楚、秦、赵等地的日者，各因地方不同习俗而被使用。想探索它的主要旨趣，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三王占卜有不同的龟，四夷的卜法有异，然而各自都是用作决定吉凶的，可略为窥见它的概要。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一般布衣的匹夫，对政事没害处，不妨碍百姓，按时机而交易、财富得以生殖，明智者可以从中有所采取。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原文】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业①。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②。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③，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④。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⑤，曰："於戏⑥！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⑦！钦念哉！"网罗天下放失旧闻⑧，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⑨；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⑩；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⑪，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⑫，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

傥[13]，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14]，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15]。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16]。

【注释】

①统业：传统业迹。一作绝业。

②玉版：玉版刻的文字。

③盖公：人名，言黄老。见《史记·曹相国世家》。

④太史公：一本无"公"字，即太史府。

⑤纂：通"缵"，也是继续的意思。

⑥於戏：即呜呼，叹词。

⑦钦：敬。

⑧放失：散失。

⑨科条：科分条列。

⑩"礼乐"六句：前五句各句都分别说的八《书》内涵，如"礼乐损益"即指《礼书》、《乐书》而言。

⑪这句说三十根辐条都集中在车轮中间的毂上，比喻群臣围绕着君主。

⑫辅拂：即辅弼。

⑬挟义：秉义，仗义。 俶傥：卓异。

⑭协：合。 异传：解经的各家不同的传授。

⑮俟：等待。 后世圣人君子：一本作后圣君子。

⑯"太史"三句：最后这三句，重复前述内容。因是本篇乃全书的末尾，作为结束语，表示郑重。

【译文】

维我汉皇朝，继承五帝的末流，承接三代的传统业迹。周道荒废，秦排斥古代文化，焚灭《诗》、《书》，是故藏在明堂、石室和金匮中的玉版、图籍散乱。汉兴之时，萧何编次律令，韩信申明军法，张苍作章术程数，叔孙通制定礼仪，从而文学彬彬然稍见进步了，《诗》、《书》往往间或出现了。自从曹参推荐盖公讲黄、老之学，而贾谊、晁错讲明申子、商鞅之学，公孙弘以儒学显名，百年之间，天下的遗文古事，莫不全部集中到太史府。太史公父子相继专其职守，说道："啊呀！我由于先人曾掌其事，显扬于唐、虞时代，到周朝，再次主管这职司，所以司马氏世代主持天官之职。现在到了我们身上，敬念着呀！敬念着呀！"就搜罗天下的散失旧闻传说，王者发迹之事，原其始、察其终，观看其盛衰，论考它的行事，大略推求三代，纪录秦、汉，上至轩辕，下到今天。著为十二《本纪》，科分条列了；同时的、异世的，年月差异难明，就作十《表》；礼乐有损有益，律吕、历法改变，兵法权谋、山川鬼神，天与人的关系，承袭敝败或加以通变，等事，作八《书》；二十八宿环绕北辰，三十辐集在一毂，运行没有穷尽，辅弼股肱大臣就须设置起来，他们忠信行道，以事奉君主，作三十《世家》；仗义卓异之人，不失去时机，而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共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称作《太史公书》。序其概略，以拾摭遗失、补充六艺，成为一家之言，以求合乎六经及其各种不同的传授，整齐百家的杂语。把它藏在名山，副本留在京都，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作《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太史公说："我叙述经历黄帝以来直到太初而止，一百三十篇。"

王贵民　译注

汉书·艺文志

班 固

【作者】

班固，见卷四《两都赋》。

【题解】

《艺文志》是《汉书》中的一篇。“艺”指《易》、《诗》、《书》、《礼》、《乐》、《春秋》这六经所载的知识，西汉人称“六经’为“六艺”。“文”是指文学和百家的学说。志者，记也，故此志从名字上可知是包括“六艺”及诸子百家著作的。本志分西汉皇家藏书为六略(即六类)：六经、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每“略”下根据书的内容性质为若干类，每类中收书若干“家”，实为若干部书，每部书由若干卷(篇)构成。全志收书分38类共596种，13269卷(篇)。每类后有一“小序”，每“略”有一总序。对先秦学术思想原流、演变作简要概述。此志是对西汉时公家藏书的分类目录，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献目录。它既是我国目录学的开始，也是我国目录学史的源头。班固作《艺文志》是以刘歆(xin心)的《七略》为底本，而《七略》又是依据刘向的《别录》。刘歆父子二人都是先后负责对公家图书的整理，但刘氏父子的两书早已亡佚不存，靠了《汉书》的这篇《艺文志》，使我们大致能了解两千年前我国的图书概况。

【原文】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①，七十子丧而大义乖②。故《春

秋》分为五③，《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传。战国从衡④，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⑤。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⑥，以愚黔首⑦。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⑧，广开献书之路⑨。迄孝武世⑩，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⑫！"于是建藏书之策⑬，置写书之官⑭，下及诸子传说⑮，皆充秘府⑯。至成帝时⑰，以书颇散亡，使褐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⑱；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⑲，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⑳，太史令尹咸校数术㉑，侍医李柱国校方技㉒。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㉓，撮其指意㉔，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㉕。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㉖，故有《辑略》㉗，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㉘。

【注释】

①仲尼：孔子。　微言：精微要妙的语言。

②七十子：指孔子弟子。《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有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七十子即指这七十二人，举成数故言七十。　大义：要义，即正确的含义。　乖：违背。

③《春秋》：指鲁国的史书，经孔子整理过。　分为五：解说春秋的有五家。以下"分为四"，"数家之传"，义同。传，即是解释文义，发挥义理，今天称为注。

④从衡：即"纵横"，指各种学说纵横驰骋游说。

⑤殽（xiáo 淆）乱：混乱，杂乱。

⑥燔灭文章：烧毁书籍。《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34年（公元前213年）下令焚书。

⑦黔首：百姓。愚黔首，使百姓愚昧。

⑧篇籍：图书，户籍簿。汉高祖时，肖何到咸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

⑨开献书之路：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三月，除挟书律，准许民间藏书。

⑩孝武：即汉武帝（公元前140～前187年在位）。古代帝王谥号前多加一“孝”字，以示有孝顺的美德，能继承父业。

⑪圣上：指汉武帝。 喟然：叹息之态。

⑫朕：秦以后帝王的自称用语。闵：忧虑。

⑬建藏书之策：建立藏书的法令。指汉武帝时，下令让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的命令。

⑭写书：抄书。

⑮诸子：指先秦诸子的书。

⑯秘府：皇宫中藏书的地方。

⑰成帝：汉成帝。汉武帝玄孙，名骜（ào 奥），公元前32年～公元7年在位。

⑱谒者：官名，主管迎接宾客。 陈农：人名。为汉成帝谒者。

⑲诏：皇帝的命令。 光禄大夫：官名。秩比二千石，为议郎，备顾问，没有具体执掌，视需要交办各种事务。 刘向（公元前77～前6年），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本名更生，字子政，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曾任谏议大夫、宗正等职。著作很多，今存有《洪范五行传》、《新序》、《说苑》、《列女传》等。 经传：经书和传注。经，指六艺的经文。

⑳步兵校尉：官名。秩比二千石，掌对京城的守卫部队。 任宏：人名，字伟公。

㉑太史令：官名。年俸六百石，掌管天文历法。 尹咸：人名。通晓《左传》，后官至大司农。 数术：占卜方面的书。

㉒侍医：掌管宫内医生的官。 李柱国：人名，太医监。 方技：医药类书籍。

㉓条：写，书写。

㉔撮：总括。 指要：大意。

㉕哀帝：汉哀帝。汉成帝侄，名欣，字喜，在位七年（公元前6年～公元

前1年)。　侍中:在宫中侍奉天子,故称侍中。　奉车都尉:官名,掌管皇帝乘车。年俸二千石。　刘歆(xin心)(?～公元23年):西汉末古文经学的开创者,目录学家、天文学家。刘向子,字子骏,后改名秀。继父业总校群书,王莽执政,被受以"国师"。著有《三统历》,已佚,明人有辑本。　卒:终。

㉖《七略》:书名。七略,指下《辑略》等七种。略,提要。

㉗《辑略》:辑与集同,即群书的总提要。有的研究者指出,本志每略的序文,即是取自刘歆的《辑略》,所以虽是六略,实是七略。

㉘删其要:删去浮杂,取其精粹大要。　备篇籍:存目录。

【译文】

从前孔子死后,精妙的语言就没有了,孔子精通六艺的七十位弟子死后,对诸经要义的解释就发生了分歧。因此,解释《春秋》的有五家,解释《诗经》的有四家,解释《易》的有数家。战国时期游说纵横,真假互相争论,各位学者的言论闹嚷得杂乱。到秦朝时对这种状况感到忧虑,于是就焚烧书籍,以使百姓愚昧。汉朝建立,改变秦人失败的作法,大量收集图书典籍,大开向朝廷献书的门路。到汉武帝的时候,书籍残缺,编简脱落,礼制毁坏,礼乐崩塌,皇帝长声叹息说:"我很忧伤啊!"于是下达收藏图书的法命,设置抄书的官,不仅是经典,下至诸子百家传说的书,都收藏在宫中的府库内。到汉成帝时,鉴于书籍多有流散毁坏,便让谒者陈农向全国征求尚存留的书;命令光禄大夫刘向校对整理经传诸子诗赋类书籍,步兵校尉任宏校对整理军事类书籍,太史令尹咸校对整理占卜类书籍,侍医李柱国校对整理医药类书籍。每一种书校对整理结束后,刘向都写下每篇的目录,作总的内容提要,抄清后上奏皇帝。到刘向去世,汉哀帝又让刘向的儿子侍中奉车都尉刘歆完成他父亲的事业。刘歆将全部藏书校对整理完后,向皇帝奏上《七略》一书。《七略》书中,包括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现在删掉浮杂,择取简要,收于本书中,以保存目录。

【原文】

《易经》十二篇[1]，施、孟、梁丘三家[2]。

《易传周氏》二篇。字王孙也[3]。

《服氏》二篇[4]。

《杨氏》二篇[5]。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蔡公》二篇[6]。卫人，事周王孙。

《韩氏》二篇[7]。名婴。

《王氏》二篇[8]。名同。

《丁氏》八篇[9]。名宽，字子襄，梁人也。

《古五子》十八篇[10]。自甲子至壬子[11]，说《易》阴阳。

《淮南道训》二篇[12]。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

《古杂》八十篇[13]，《杂灾异》三十五篇[14]，《神输》五篇，图一[15]。

《孟氏京房》十一篇[16]，《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17]，五鹿充宗《略说》三篇[18]，《京氏段嘉》十二篇[19]。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20]。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21]，俯观法于地[22]，观鸟兽之文[23]，与地之宜[24]，近取诸身[25]，远取诸物[26]，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27]，以类万物之情[28]。"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29]，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下之占可得而效[30]，于是重《易》六爻[31]，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

篇[32]。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33]，世历三古[34]。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35]。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36]；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37]。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38]，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39]。

【注释】

①《易经》：书名。指有关《易》这一书被尊为经典性的文字。《易》被尊为经典的文字共有十二篇。即《经上》、《经下》，及十翼。《经》文有《卦辞》、《爻辞》两种。《卦辞》是说明一卦的文字，《爻辞》是说明一爻的文字。《卦辞》《爻辞》的作者古今都有不同的说法，有周文王所作；孔子所作以及《卦辞》是周文王作，《系辞》是周公作等主张。十翼是解释经文的，翼即辅翼的意思，又称为《传》文。古时《传》和今时的注相同。十翼是《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系辞上》、《系辞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相传是孔子所作。这十篇实是七种，有几种分为上下，是因古时书写用木、竹简，文字太长，简过重不便展读，故分为两篇，或多篇，这种分篇没有其他含意。

②施、孟、梁丘：此三人是为《易经》作传的。　施：指施雠（chòu仇），西汉时今文易学"施氏学"的开创者，今江苏省沛县人，与孟喜、梁丘贺同学《易》于田何的再传弟子田王孙。宣帝时立为博士，曾参与石渠阁议，讨论五经异同。著作已亡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周易施氏章句》一卷。

孟：孟喜，西汉今文学家，"孟氏学"的开创者，字长卿，今山东省苍县兰陵镇人。汉宣帝立为博士，著作已佚，后有辑本。　梁丘：即梁丘贺，西汉今文易学"梁丘学"的开创者，字长翁，今山东诸城人，从京房受《易》学，又从田王孙学《易》，官大中大夫、给事中、少府等。汉宣帝时立为博士。著作已佚，清马国翰有辑本。

③字王孙也：此四字是班固的自注。凡班固自注的文字，用另外字体排出，以相区别，以下类此，不再出注。　周王孙：西汉易学家。

④服氏：名先，西汉经学家，今山东省人。

⑤杨氏：名何，字叔元。西汉淄川（今山东省寿光县）人，曾学《易》于田

何，汉武帝时，官为中大夫，所著《易传杨氏》二篇，今亡佚。

⑥蔡公：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蔡氏易》一卷，题署为汉蔡景君撰，景君当是蔡公名字。班固注说是卫地（今河南省濮阳市）人，从周王孙学易。

⑦韩氏：即韩婴，西汉时燕（今北京市）人。今文学"韩诗学"的开创人，也兼治《易》学。汉文帝时任博士，汉景帝时为常山王刘舜的太传，著有《韩诗内传》和《韩诗外传》，皆亡佚，今有辑本。《易》学的著作已不存。

⑧王氏：名同，字子中，西汉东武（今山东省诸城）人，学《易》于田何。著《易传王氏》二篇，今已亡佚。

⑨丁氏：名宽，字子襄，又称丁将军。西汉梁（今河南商丘）人，曾作《易》传三万言，其书今已不存。

⑩《古五子》：书名。称"古"者，是用先秦篆文书写的。先秦时书都用篆体字书写。秦始皇焚书以后，民间存书已很少。西汉初学者凭记忆口耳相传，用汉时隶书字体写下的书，就称今文，称用篆体字写的书为"古文"。本志中书名前凡加"古"字的，即指古文，不加"古"字即今文。

⑪自甲子至壬子：六十干支中，自甲子至于壬子的四十九个干支中，有五子，即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故号"五子"。

⑫淮南：指淮南王安，即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年），西汉思想家、文学家。沛郡丰（今江苏丰县）人。汉高祖孙。袭父封为淮南王。好读书，有才气，集体编写《鸿列》（即今《淮南子》）一书，崇尚道家，后以谋反罪被杀。所著《易》传已亡佚，马国翰《玉函山房辑古佚书》有《周易淮南九师道训辑佚》一卷。

⑬《古杂》：指年代久远，内容庞杂的书，不知谁人所著。其书今已亡佚。

⑭《杂灾异》：关于说灾异的书。

⑮《神输》：神降的预言一类书。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说："神输者，王道失则灾异生，得则四海输之祥瑞。"

⑯孟氏：指孟喜。京房：（公元前77～前37年），孟喜再传弟子。西汉今文易学"京氏学"的开创人。本姓李，字君明，东郡顿丘（今河南省清丰县西南）人。汉元帝时任为博士，好说灾异，以灾异推论时政得罪，死于狱中。

⑰《灾异孟氏京房》：讲灾异的书。

⑱五鹿充宗：人名。姓五鹿，名充宗。西汉时人，先后任少府、玄菟太守等职。精通《梁丘易》，受汉元帝重用。

⑲京氏：即京房。　段嘉：西汉东海（今山东省南部及江苏北部）人。为京房弟子，被任为博士。

⑳章句：指分章节、断句读，讲解大意的一种注书体例。

㉑宓戏：即伏羲。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之一，相传八卦的八种卦画是他所创造的。　象：天象，指日月星辰。所引为《系辞下》中文。

㉒法：仿效。

㉓鸟兽之文：鸟兽足印在地上的痕迹。文即足迹。

㉔地之宜：植物在地上的分布与土地相适应的情况。

㉕诸身：身体的各部分。

㉖诸物：万物的形象。

㉗通神明之德：沟通认识天地造化神妙的本领。

㉘类：衡量，区别。　情：情状。

㉙逆天暴物：违反天意，摧残万物。

㉚效：征验。

㉛重《易》六爻：将《易》卦重为六爻。伏羲八卦每卦只三爻，文王将伏羲两卦相重为一卦，成为每卦六爻，排列为六十四卦。

㉜十篇：《彖》以下七种分为十篇，相传是孔子所作。

㉝三圣：指伏羲、文王、孔子。

㉞三古：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

㉟田何：西汉今文易学的开创者。字子庄（庄又作装），淄川（今山东淄博市）人，后徙居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号杜田生。专攻《周易》，西汉立为博士的易学，也都是他的门生所传授。

㊱学官：又称“教官”。主管学术的官员和官学教师。西汉时期的博士，即讲经于官学中的教师。

㊲费：即费直。字长翁，西汉东莱（今山东省掖县）人。专攻《易》学，长于卜筮，书以古字写成，号古文《易》。　高：即高相，西汉沛（今江苏省沛县）人，治《易》学，与费直同时，皆古文《易》。今本《易》为费氏本。

㊳中古文：皇宫中所藏用古文字书写的书。“中”指禁中，皇宫中。

㊴“无咎”、“悔亡”：本经文，而今文《易》经脱去。

【译文】

《易经》十二篇，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作的传注。

《易传周氏》二篇。周氏字王孙。

《易传服氏》二篇。

《易传杨氏》二篇。杨氏，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易传蔡公》二篇。蔡公是卫地人，从周王孙学习《易》学。

《易传韩氏》二篇。韩氏名嬰。

《易传王氏》二篇。王氏名同。

《易传丁氏》八篇。丁氏名寬，字子襄，是梁地的人。

《古五子》十八篇。从甲子日至壬子日，逐日用《易》解说神鬼阴阳事。

《淮南道训》二篇。淮南王刘安，聘请有《易》学造诣的九人，号为九师说《易》。

《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卷。

《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

《章句》施雠、孟喜、梁丘贺所著各二篇。

有关《周易》方面的著作十三家，共二百九十四篇。

《易》经中说："伏羲氏抬头观察天象，低头审视和效法大地，以及观察鸟兽踏在地上足迹的印痕和植物的分布生长情况，近则取法于人体的各部分，远则取法于万物的形象，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沟通领会天地造化神妙的用意，用来衡量区别万种物类的情状。"到殷、周相交替时，殷纣王处在上位，他违反天意，摧残万物，周文王作为纣的诸侯顺从上天的意志而实行道义，认识到天意和人间的关系是可以通过占卜得到验证，于是重《易》卦为六个爻画，作卦辞和爻辞并分为上下篇。孔子又作《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类十篇。所以说《易》的道理很深奥，《易》的创作是经过三位圣人才完成，时代经历三个古代。到

秦朝焚书时，因《易》是筮卜的书没有被烧，所以《易》学的流传没有中断。汉代建国，有田何传授。至汉宣帝、元帝时，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学派的传人，进入官学充教师讲授；而民间有费氏、高氏两家的《易》说流传。刘向用皇家收藏的古文字写本《易经》校勘施氏、孟氏、梁丘氏的《易经》文字，有的地方掉了“无咎”、“悔亡”等字，只有费氏本《易》经的文字与古文本相同。

【原文】

《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①。为五十七篇②。

《经》二十九卷③。大、小夏侯二家④。欧阳《经》三十二卷⑤。

《传》四十一篇⑥。

《欧阳章句》三十一卷⑦。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⑧。

《欧阳说义》二篇⑨。

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⑩。

许商《五行传记》一篇⑪。

《周书》七十一篇⑫。周史记。

《议奏》四十二篇⑬。宣帝时石渠论。

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刘向《稽疑》一篇⑭。

《易》曰⑮：“河出图⑯，雒出书⑰，圣人则之⑱。”故《书》之所起远矣⑲，至孔子纂焉⑳。上断于尧，下讫于秦㉑，凡百篇，而为之序㉒，言其作意。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㉓，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24]，鲁共王坏孔子宅[25]，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26]，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27]，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28]，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29]。率简二十五字者[30]，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31]，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32]，则听受施行者弗晓[33]。古文读应尔雅[34]，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

【注释】

①《尚书》：指上古的书，尚即"上"，故名。是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求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相传经孔子整理，成为儒家的经典。 古文经：即用古体篆字写成的经文。 四十六卷：孔子壁中古文经共四十五篇，加孔子给各篇作的序合为一篇，为四十六篇，故称四十六卷。

②五十七篇：四十六卷中，有的一卷分为几篇，如《九共》分为九篇，《盘庚》分为上、中、下三篇，合计为五十八篇，后《武成》一篇亡失，到班固时，只有五十七篇。

③《经》：指伏生口授的今文《尚书》二十九篇。西汉初年，未得到《尚书》原本，且无人能解说。汉文帝听说济南（今山东省章丘）伏生（名胜）是秦时博士，能讲说《尚书》，打算让他到京城，但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出。于是派晁错去伏生家学习。伏生家也无书，只凭记忆，口诵二十九篇由晁错用汉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故称为今文《尚书》。但班固在下面序文中说二十九篇是伏生藏书的残存部分。

④大夏侯：即夏侯胜，西汉今文尚书学"大夏侯学"的开创者。字长公，东平（今山东省汶上附近）人，跟夏侯始昌学今文《尚书》，又向欧阳生问学

而自成一家言。　小夏侯：即夏侯建，是夏侯胜的侄子，从夏侯胜学今文《尚书》，又向欧阳高问学，后自成一家言，成为西汉今文尚书学“小夏侯学”的创始人。

⑤欧阳：西汉欧阳生，千乘（今山东省高青县）人，伏生弟子，西汉尚书“欧阳学”的创始人。

⑥《传》：即《尚书大传》，是伏生解说《尚书》文义，由弟子张生、欧阳生等记录而成。有辑本。

⑦《欧阳章句》：为欧阳生曾孙欧阳高所作。　欧阳高：字子阳，为博士。《欧阳经》为三十二卷，此《章句》只三十一卷，因其中一卷是序文。《欧阳章句》书久佚，清马国翰有辑佚一卷。

⑧解故：即解诂。书已不存。

⑨《欧阳说义》：书已亡，清陈乔纵有辑本。

⑩《五行传记》：推衍《尚书·洪范》中的五行说。

⑪许商：人名。西汉今文尚书家，字长伯，长安（今西安）人，长于历算学，官至九卿。

⑫《周书》：此即今存的《逸周书》，相传是孔子选剩余的部分。

⑬《议奏》：此议奏是汉宣帝时，召集全国儒生在石渠阁讨论经义异同，上奏皇帝决断的解经文字（章学诚说）。

⑭入：指班固在《七略》外，新增入刘向《稽疑》一篇。

⑮《易》曰：以下引文为《系辞上》中语。

⑯河：指黄河。　图：相传伏羲时有龙马出于黄河，身有图文如八卦。

⑰雒：即洛，洛水。　书：相传禹时有神龟出洛水，背上有文字，禹于是取法而制作文字。

⑱则：取法。

⑲远：久远。相传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时书，是很早就有《书》这类文字，故称“所起远”。

⑳纂：纂辑。相传孔子征集《书》，得三千二百四十篇。

㉑“上断”二句：上止于尧，下止于秦。孔子取一百零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淘汰三千一百二十篇。　断：截止。

㉒序：指《尚书序》，即每篇前的题解性说明文字。

㉓孝宣：即汉宣帝。汉武帝孙，名询，字次卿，在位二十五年（公元前74

～前50年)。

㉔武帝末:周寿昌、王先谦皆说应为景帝末。鲁共王在汉景帝时徙封鲁,徙鲁二十七年死,时武帝即位仅十三年(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当以周、王说为是。

㉕鲁共王:即刘馀,汉景帝子,初封淮阳王,后徙封鲁,死后谥为恭(共)王。

㉖鼓:演奏。

㉗孔安国:西汉经学家。孔子后裔。汉武帝时任谏大夫。相传他所得壁中古文《尚书》,开古文《尚书》学派,但为后来学者所怀疑。

㉘巫蛊:巫师用诅咒术以蛊惑人。汉武帝晚年好方术,巫师方术士聚集京城,女巫出入皇宫自由,教宫中美人埋木人祭祀以免灾祸,也可用以诅咒使人致祸。征和二年(公元前131年)武帝病,江充诡称疾在巫蛊,乃以江充为使者,在宫中掘蛊。江充与太子有矛盾,于是谎称在太子宫得木人最多。太子恐惧,捕杀江充,而举兵反抗,兵败自杀。当时因牵连此案而死的,前后达数万人,是有名的"巫蛊事件"。

㉙《酒诰》、《召诰》:皆《尚书·周书》篇名。

㉚率简:平均每只简。

㉛文字异者: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文字不同之处。

㉜立具:立刻使人明白。

㉝听受:听令接受。 施行:执行。

㉞读:今译。 应:合,符合。 尔雅:大众化。

【译文】

《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分为五十七篇。

今文尚书《经》二十九卷。讲解今文《尚书》的大、小夏侯二家。欧阳学派尚书《经》三十二卷。

伏生《传》四十一篇。

《欧阳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有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欧阳说义》二篇。

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

许商《五行传记》一篇。

《周书》七十一篇。是周朝的史记。

《议奏》四十二篇。是汉宣帝时石渠阁讨论诸经异同的奏本。

有关《尚书》的著作共九家，总计四百一十二篇。其中加进刘向所著《稽疑》一篇。

《易》中说："黄河出现背上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背上有文字的神龟，圣人能够取法它以制作八卦、创造文字。"因此《书》的兴起时间很古，到孔子时才将它们纂集起来。上面将尧以前的去掉，下止于春秋时的秦，大致有一百篇，为每篇作一序，说明写作的大意。秦时焚书，禁止讲学，济南的伏生独自把书藏在墙壁中。汉朝建国后丢失，经寻找得到二十九篇，用来教育齐、鲁地区的学生。直到汉宣帝时，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的解经，才作为官学的教本。《古文尚书》是出于孔子住宅的墙壁中。汉景帝末年，鲁共王拆毁孔子原来的住宅，打算扩大他的宫室，却得到《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共有数十篇，都是用古字写成的。鲁共王进入孔子住宅内，听到有演奏琴瑟钟磬的声音，于是害怕，就停止毁坏孔子住宅。孔安国，是孔子的后代，所出书全部被他得到，用来考校 流传的二十九篇，却多出十六篇，孔安国将这些书献给朝廷。但却恰遇到巫蛊事件，故《古文尚书》没有被列为官学教本。刘向用皇室收藏的古文校对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本的经文，其中《酒诰》少了一只简，《召诰》少了两只简。如果每只简上都写二十五个字，也就脱掉二十五个字，每简上写二十二个字，脱掉也是二十二个字。文字不相同的有七百多，脱掉的字有数十个。《尚书》是古时候的号令，它的语言在当时是大众化的。号令于大众，如果它的语言不能立刻使人明白，那么接受号令和执行号令的人，就不会知道要做什么。对古文的

今译要合于规范，因为能理解古语和现今语，就能知道《尚书》的意思了。

【原文】

《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1]。

《鲁故》二十五卷[2]。

《鲁说》二十八卷[3]。

《齐后氏故》二十卷[4]。

《齐孙氏故》二十七卷[5]。

《齐后氏传》三十九卷[6]。

《齐孙氏传》二十八卷。

《齐杂记》十八卷[7]。

《韩故》三十六卷[8]。

《韩内传》四卷[9]。

《韩外传》六卷[10]。

《韩说》四十一卷[11]。

《毛诗》二十九卷[12]。

《毛诗故训传》三十卷[13]。

凡《诗》六家[14]，四百一十六卷。

《书》曰[15]："诗言志，歌咏言[16]。"故哀乐之心感[17]，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18]，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19]。孔子纯取周诗[20]，上采殷[21]，下取鲁[22]，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23]。汉兴，鲁申公为《诗》

训故[24]，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25]，而河间献王好之[26]，未得立。

【注释】

①鲁、齐、韩三家：鲁国、齐国和韩婴三家解说《诗经》的著作。鲁，指鲁国通行的诗义，为申公培创立。齐，指齐国通行的诗义，为辕固所创立。辕固是齐地（今山东省临淄）人，汉景帝时，任博士。著作已佚，清人有辑本。

②故：解释诗的大义的。《鲁故》传为申公培作。清人马国翰有《鲁诗故》辑佚三卷。

③《鲁说》：申公培弟子说诗的著作。

④后氏：后苍。西汉经学家。字近君，东海郯（今山东省郯县城县）人，治《诗》和《礼》，汉武帝时立为博士。后氏诗说是辕固的再传弟子。西汉讲礼的戴德、戴胜和庆普都是他的门生。

⑤孙氏：孙氏其人不祥。

⑥《齐后氏传》：后苍的弟子解诗的著作。下《孙氏传》亦孔氏弟子解《诗经》的著作。

⑦《齐杂记》：王先谦说是"采杂说"而成的著作。

⑧《韩故》：王先谦说是"韩婴自为本经训故，以别于内外传"。清马国翰有《韩诗故》辑佚二卷。

⑨《韩内传》：此是韩婴自著，内容是解释诗的大意。书已佚，清马国翰有辑本一卷。

⑩《韩外传》：韩婴著。此书今存，称《韩诗外传》，分为十卷。内容杂以古事古语，证以诗词，与诗本义不相应。所述往往与先秦诸子不相同。

⑪《韩说》：韩婴的后学门生所作。

⑫《毛诗》：汉人毛公解诗经的本子。《诗经》本二十八卷，此多一卷，是毛公为各诗所作的序集为一卷。古文经与传是分开的。毛公，即毛亨，是古文毛诗学的开创者。一说是西汉鲁（今山东省曲阜一带）人；一说为赵河间（今河北省献县东南）人。据称其诗学自子夏，称为"大毛公"。赵人毛苌（一

作长)从他学诗,毛苌曾任河间献王博士,称为“小毛公”。毛诗由河间献王献给汉中央朝廷收藏。今存《十三经注疏》本毛诗,即是此二十九卷本。

⑬故训传:马瑞辰说:“毛公传诗多古文,其释诗实兼诂、训、传三体,故名其书为《故训传》。”故,即古言古义。训,是解释。诂训即解释古书的文义。传,是引伸诗的大意,或发挥诗的义蕴。

⑭六家:指齐、鲁、韩、后氏、孙氏、毛氏六家。但后氏、孙氏仍是采用齐诗的解说,故实则只有四家。

⑮《书》曰:引自《尚书·虞书·舜典》中文。

⑯“诗言志”二句:志,思想感情。 咏:唱。 言:语言。 此两句意为:诗表达思想感情,歌唱出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

⑰感:感动。

⑱诵:朗读、朗颂。

⑲自考正:正即“政”,意即王者由此考校施政得失。

⑳纯取:只取。

㉑殷:指《商颂》部分。

㉒鲁:指《鲁颂》部分。

㉓讽诵:背诵。 竹帛:竹简、绢帛。先秦时书写用品为竹简、木牍或绢帛。

㉔鲁申公:即鲁人申公培。

㉕子夏(公元前507～?):春秋末晋国温地(今河南省温县西南)人。一说卫国人。卜氏,名商,孔子学生。孔子死后到魏国讲学,魏文侯尊为师。李克、吴起都是他的门生。相传《诗》和《春秋》是他传授下来的。

㉖河间献王(? ～公元前130年):即刘德。汉景帝子,封于河间(今河北省献县东南),死后谥为献王。好儒学,多罗致山东儒生。相传曾得到《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先秦古书,并在国内立《毛诗》、《左氏春秋》为博士。但这些记载只见于《汉书》而不见于《史记》,故引起后人怀疑。

【译文】

《诗经》二十八卷,有鲁、齐、韩三家的解说。

《鲁故》有二十五卷。

《鲁说》有二十八卷。
《齐后氏故》有二十卷。
《齐孙氏故》有二十七卷。
《齐后氏传》有三十九卷。
《齐孙氏传》有二十八卷。
《齐杂记》有十八卷。
《韩故》有三十六卷。
《韩内传》有四卷。
《韩外传》有六卷。
《韩说》有四十一卷。
《毛诗》有二十九卷。
《毛诗故训传》有三十卷。

解说《诗》的著作有六家，共四百一十六卷。

《尚书》中说："诗是用来表达思想意志，歌是唱出表达思想意志的语言。"所以有哀乐的心情感动，就有歌唱的声音发出。朗诵他的语言就称为诗，唱出他的声音就称作歌。所以古时候设有采诗的官，帝王就根据所采集的诗来观察民间的风俗，了解施政的得失，由此考察政情。孔子只取周朝时的诗，往上采集一些殷代的诗，往下收取一些鲁国的诗，共计三百零五篇。《诗》遭到秦朝禁书的劫难却能保全无损，是因为《诗》可以背诵而不仅仅是写在竹简、绢帛上。汉朝建国后，鲁地申公为《诗》作文字训诂，而齐地的辕固、燕地的韩生都为《诗》作注解。解释诗意的文字或者根据《春秋》书中的材料，或者采用不同的传说，都不是《诗》的本义。没有办法得到更好的解释者，若只能在这三家中选择的话，则以鲁人说《诗》最接近原义。三家诗说都作为官学中的教本。又有毛公的一个学派，自称是从子夏传授下来的，而受到河间献王的喜好，但没有得到成为官学教本的地位。

【原文】

《礼古经》五十六卷[1],《经》七十篇[2]。后氏、戴氏[3]。

《记》百三十一篇[4]。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

《明堂阴阳》三十三篇[5]。古明堂之遗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6]。七十子后学者。

《曲台后仓》九篇[7]。

《中庸说》二篇。

《明堂阴阳说》五篇。

《周官经》六篇[8]。王莽时刘歆置博士。

《周官传》四篇[9]。

《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10]。

《古封禅群记》二十二篇[11]。

《封禅议对》十九篇[12]。武帝时也。

《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

《议奏》三十八篇。石渠[13]。

凡《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马法》一家[14],百五十五篇。

《易》曰[15]:"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16]。"而帝王质文[17],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18],事为之制[19]。故曰:礼经三百[20],威仪三千[21]。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22],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胜、庆普皆其弟子[23],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24],学七十篇文相

似[25]，多三十九篇[26]。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27]。

【注释】

①礼：此指今犹存的《仪礼》。《礼古经》是得于孔子壁中的古文经本。

②《经》：此经指今存的《仪礼》，初称《士礼》，最早为鲁（今山东省曲阜）人高堂生（字全）所传授。七十：当为"十七"。卷：当为"篇"。

③后氏：即后仓（仓又作苍）。戴氏：指戴德、戴圣。戴德：西汉今文礼学家，"大戴礼"的开创者，字延君，梁（今河南商丘）人，任信都王（刘嚣）太傅，与兄子戴圣同学礼于后苍。汉宣帝时，立为博士，称"大戴"，著有《大戴礼记》八十五篇，今残。戴圣：西汉今文礼学"小戴礼"的开创者，字次君。任九江太守。与叔父戴德同学礼于后苍，宣帝时立为博士，参加石渠阁讨论五经异同会议，世称"小戴"，著有《小戴礼记》，即今本《礼记》。

④《记》：指《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大戴礼记》有八十五篇，《小戴礼记》有四十六篇，共合一百三十一篇。

⑤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是朝会、祭祀、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里面举行。

⑥王史氏：王史为复姓。郑樵《通志·氏族略》引《风俗通》说：周先王太史号王史氏。

⑦曲台：汉代皇帝的射宫。《曲台后仓》是记载汉代皇帝在射宫曲台举行射礼的事。

⑧《周官经》：即今天犹存的《周礼》。亡佚《冬官》部分，以《考工记》充当。

⑨《周官传》：解释《周礼》的书。清人马国翰有辑佚一卷。

⑩司马法：刘歆《七略》入兵家。班固移入礼家，旧题司马穰苴著，后人有怀疑。

⑪封禅：指封礼和禅礼。封是在泰山上筑坛以祭天，感谢上天的恩惠称为"封"。禅是在泰山下小山上清除一块平地，以祭祀地神的恩德称为"禅"，以下有关封禅的著作，都是记述封禅的礼仪。

⑫《封禅议对》:汉武帝的讨论封禅之事,儒生上对的五十余人,此书即是集此而成。

⑬石渠:即石渠阁。汉宣帝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诏诸儒讲五经异同"于石渠阁。肖望之等"平奏其议"。此议奏即指此。

⑭入:此是班固加入的一种,非《七略》的分类。

⑮《易》曰:以下所引为《序卦》中语。

⑯错:置。此指施行。

⑰质文:质朴而有文彩。

⑱曲为之防:委曲设防,事事防备。

⑲制:此为动词,即定下制度。

⑳礼经:举行典礼的制度。

㉑威仪:指行礼时进退的仪节。或说,礼经指《周礼》,威仪指《仪礼》。

㉒逾:超越。

㉓庆普:西汉今文礼学"庆氏学"的开创者。字孝公,西汉沛(今江苏省沛县东)人。任东平王(刘宇)太傅,曾立为博士。

㉔鲁淹:里名。在今山东曲阜。

㉕七十篇:顾实说当作十七篇。 文相似:十七篇为高堂生所传授,其文与孔壁所出《古礼经》中文字相近。

㉖多三十九篇:古文礼经比十七篇今文多出三十九篇,故古文礼经共五十六篇。

㉗愈:超过,胜于。 推:推论。

【译文】

《礼古经》有五十六卷,今文《经》有十七篇。有后苍、戴氏的经文版本。

戴德、戴胜编的《记》有一百三十一篇。是孔子七十弟子的门生解说礼的著作。

《明堂阴阳》有三十三篇。是解说皇帝在明堂宣政教、祭事的遗事。

《王史氏》有二十一篇。是孔子七十弟子的门生解释礼的著作。

《曲台后仓》有九篇。

《中庸说》有二篇。

《明堂阴阳说》有五篇。

《周官经》有六篇。王莽时刘歆建议设置了博士，立为学官。

《周官传 》有四篇。

《军礼司马法》有一百五十五篇。

《古封禅群记》有二十二篇。

《封禅议对》有十九篇。是汉武帝时所作。

《汉封禅群记》有三十六篇。

《议奏》有三十八篇。是汉宣帝时在石渠阁讨论时的奏议。

有关《礼》的著作十三家，作品五百五十篇。增入《司马法》一家，作品一百五十五篇。

《周易》中说："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的关系，礼才有实施的基础。"古时帝王质朴而有文彩，制定礼制，以后历代都有增减。到了周代就事事防范，每事都订立了制度。所以说：周代典礼的制度有三百种，行礼时的仪节有三千条。到周王朝衰落时，诸侯们想要打破这些规定，讨厌它妨害自己行动，于是都把所藏书籍毁掉。自孔子时已不大完整，到秦朝就遭到更大的毁坏。汉朝建立，鲁地人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直到汉宣帝时，还是后仓派的礼学最著名，戴德、戴胜、庆普都是他的弟子，这三家都作了官府学校的教师。《礼古经》是出于鲁淹和孔子壁中的书，与立于学官的十七篇有相同的，但多出三十九篇。这三十九篇同《明堂阴阳》、《王史氏记》书中所见到的一样，多是天子诸侯卿大夫的礼制。虽然不能算作完整，但还是要比后仓等用《士礼》来推论到天子礼制的解说强。

【原文】

《乐记》二十三篇①。

《王禹记》二十四篇。

《雅歌诗》四篇[2]。

《雅琴赵氏》七篇[3]。名定，勃海人，宣帝时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师氏》八篇[4]。名中，东海人，传言师旷后[5]。

《雅琴龙氏》九十九篇[6]。名德，梁人。

凡《乐》六家，百五十六篇。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7]。

《易》曰[8]："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9]，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10]。孔子曰[11]："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12]，以音律为节[13]，又为郑、卫所乱[14]，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15]，世在乐官[16]，颇能纪其铿锵鼓舞[17]，而不能言其义[18]。六国之君[19]，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20]，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21]，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22]，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23]，以授常山王禹[24]。禹，成帝时谒者[25]，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26]。

【注释】

①乐记：记乐的义理。今存《礼记》中有《乐记》一篇，是戴圣将《乐记》的十一篇合为一篇收入书中，今仍保存。其余十二篇亡佚。郭沫若考证，《乐记》是公孙尼子作的。公孙尼子，战国初时人，孔子的再传弟子。

②《雅歌诗》：用正调歌唱诗。雅，正。雅言，大众化的语言。以下“雅”字都是此义。

③赵氏：名定。西汉勃海（今河北省仓县东南）人。善弹琴。宣帝时丞相魏相奏请召入宫，使弹琴，“多为之涕泣者”。

④师氏：名中，西汉时东海（今山东省郯城县）人。善弹琴，相传是春秋晋国乐师师旷的后代。

⑤师旷：人名，春秋时晋国乐师，字子野，目盲，善弹琴，辨音律能力很强。

⑥龙氏：名德，西汉梁（今河南省商丘）人。善弹琴，与赵定齐名，同被召入宫弹琴。

⑦《琴颂》：书名，只是称颂乐器琴而不及乐律，故班固排出在乐书类之外。

⑧《易》曰：所引为《易·豫卦》象辞。

⑨殷：盛大。

⑩各有乐名：据《通典》卷一四一《乐》一所记，黄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渊》，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汤作《大濩》，纣作淫声，周武王作《大武》，周公作《勺》，又有《房中之乐》。都有专门的名称，故是“各有乐名”。

⑪孔子曰：以下文引自《孝经》所载孔子语。

⑫微眇：衰落、微弱。此指雅乐的状况。

⑬音律：音乐的旋律。　节：相节度，法度。颜师古注：“节在音律，不可具于书。”

⑭郑、卫所乱：被郑国、卫国的音乐搅乱。雅乐朴素，郑、卫国流行轻柔舒缓的民歌，而被孔子斥为“乱世之音”。

⑮制氏：西汉鲁（今山东省曲阜县）人，掌握雅乐的声律。

⑯世在乐官：世代为掌乐的官。

⑰纪：辨识。　铿锵（kēng qiāng 坑枪）：形容声音响亮和谐，指金石乐器发出的声音。　鼓舞：鼓点舞步。

⑱义：义理。

⑲六国：指战国东方楚、齐、燕、赵、韩、魏六国。

⑳得其乐人：得到魏文侯的乐师。　窦公：相传是魏文侯乐师名。康有

为《新学伪经考》说魏文侯死至汉文帝元年，历二百一十四年。窦公为魏文侯乐人，当在年壮，而为乐人未必在文侯死年，汉文帝招引亦未必在元年，故窦公被招见时当在二百五六十岁，天下无此长寿人，故认为此记不可信。

㉑毛生：当即毛苌。此人被河间献王立为毛诗博士。

㉒八佾（yi 意）：八人为一列的方阵。佾，列。每列八人，八列为六十四人，是天子的乐舞队人数。

㉓内史丞：官名。内史之长。 王定：人名。 传之：传授献王所献雅乐。

㉔常山：郡名，治所在今河北省元氏县。 王禹：人名。学乐于王丞，汉成帝（公元前32年～前8年在位）时，献乐书于朝廷。著有《王禹记》二十四卷。

㉕谒者：迎接宾客的官。

㉖道：雅乐的义理。 浸：逐渐。 益微：更加隐晦，衰微。

【译文】

《乐记》有二十三篇。

《王禹记》有二十四篇。

《雅歌诗》有四篇。

《雅琴赵氏》有七篇。赵氏名定，勃海（今河北仓县）人，汉宣帝时丞相魏相推荐到朝廷为乐师。

《雅琴师氏》有八篇。师氏名中，东海（今山东省郯城县）人，相传是春秋晋国乐师师旷的后代。

《雅琴龙氏》有九十九篇。龙氏名德，西汉梁（今河南省商丘）人。

有关《乐》的著作六家，作品一百六十五篇。淮南王安及刘向等所著《琴颂》七篇从《七略》中的乐类剔出未计。

《易》中说："先王制作乐用以崇尚德行，隆重地奉献给上帝，用来享祭祖先。"因此，自黄帝开始，下至夏、商、周三代，历代制作的乐都各自有名称。孔子说："安定君位治理民众，没有比礼更好的手段；转移风气，变易习俗，没有比乐更好的手段。"二者要

互相并行使用。周王室衰落，礼崩乐坏，乐更加衰落微弱，以音律相节制而不可全部书写下来流传，又被郑国、卫国的乐所搅乱，因此没有雅乐的成法可遵循。汉朝建国，制氏凭着通晓雅乐声律，世代为乐官，颇能辨识金石鼓乐舞步，但不能讲出其中的义理。六国时的国君中，魏文侯最喜欢古代文物制度。汉文帝时，得到魏文侯的乐师窦公，他向文帝献上所藏乐书，却是《周官·大宗伯》中的《大司乐》一章。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喜好儒学，与毛生共同采集《周官》及先秦诸子著作中讲到音乐的内容，用来写作《乐记》一书，向文帝献上天子八佾舞的舞谱，与制氏所讲的大致相同。河间献王的内史丞王定传授献王采集制作的《乐记》，用来传给常山的王禹。王禹是汉成帝时主管宾客的官，多次谈论乐的义理，献给朝廷所著的《乐记》二十四卷。刘向校书时，得到《乐记》二十三篇，却与王禹所记不相同，这样雅乐的义理就渐次更加隐晦衰微。

【原文】

《春秋古经》十二篇①。《经》十一卷②。公羊、谷梁二家。

《左氏传》三十卷③。左邱明，鲁太史④。

《公羊传》十一卷⑤。公羊子，齐人⑥。

《谷梁传》十一卷⑦。谷梁子，鲁人⑧。

《邹氏传》十一卷⑨。

《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

《左氏微》二篇⑩。

《铎氏微》三篇。楚太傅铎椒也⑪。

《张氏微》十篇⑫。

《虞氏微传》二篇。赵相虞卿⑬。

《公羊外传》五十篇[14]。

《谷梁外传》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谷梁章句》三十三篇[15]。

《公羊杂记》八十三篇。

《公羊颜氏记》十一篇[16]。

《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17]。

《议奏》三十九篇。石渠论[18]。

《国语》二十一篇[19]。左邱明著。

《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20]。

《世本》十五篇[21]。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

《战国策》三十三篇[22]。记春秋后。

《奏事》二十篇[23]。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24]。

《太史公》百三十篇[25]。十篇有录无书。

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26]。

《太古以来年纪》二篇[27]。

《汉著记》百九十卷[28]。

《汉大年纪》五篇[29]。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30]。省太史公四篇[31]。

【注释】

①《春秋古经》:钱大昕《汉书考异》说此即"左氏经也。"又说"《左传》

多古字古言。”《春秋》本是鲁国史，因编年而载四时，不能全举四字作为书名，乃错举“春”、“秋”以概“夏”、“冬”。鲁史《春秋》经过孔子整理，而入于儒家经典。同时有左丘明为它作传，名为《春秋左氏传》。春秋经文，是分年纪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中经242年，历十二位国君。经与传本是各自别行，且有今古文本的不同。今天通行的经传合一的本子，是从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开始。

②《经》十一卷：此指今文《春秋》经。称“古经”为左氏本，称“经”则为今文公羊、谷梁本。

③《左氏传》：又称《左传》、《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为春秋时左丘明所著，清代今文学家认为是刘歆改编。近人或说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汇编而成。多用史事解释《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经文多出十七年，叙事更至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书中保存了大量古代史料，文字亦优美，记事鲜明，是中国古代史学和文学名著。有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近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等注解。

④邱：同“丘”。　左丘明：春秋时史学家，鲁国人，姓左丘，名明。一说姓左名丘明。双目盲，曾任鲁国太史，与孔子同时，或说在前。除著《春秋左氏传》外，相传《国语》也出自他手。

⑤《公羊传》：也称《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是今文经学的重要著作。相传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所著，初为口头流传，至西汉景帝时他的玄孙公羊寿才与齐人胡母生（子都）写定成书。此书着重阐释《春秋》义理，于史事记载较简略。是研究战国秦汉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有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唐徐彦《公羊传疏》、清陈立《公羊义疏》等注解。

⑥公羊子：即公羊高，战国时齐人，相传是子夏的弟子，专治《春秋》，解说微言大义。

⑦《谷梁传》：又称《春秋谷梁传》、《谷梁春秋》。西汉今文学经重要著作。相传是战国时鲁人谷梁赤所作。此书与《公羊传》体例相同，着重阐释《春秋》义理。汉宣帝好《谷梁传》，提拔谷梁学者蔡千秋为郎，由是谷梁学大盛。晋范宁有《集解》，唐杨士勋有《疏》。今存有《春秋谷梁传注疏》二十卷，清《四库全书》著录。

⑧谷梁子：或说名赤，又有喜、嘉、寅、俶诸名的说法。战国时鲁人，孔

子弟子子夏的学生。

⑨邹氏：或作驺。齐人，事不详。

⑩微：沈钦韩说，微者，《春秋》之支别，与《铎氏微》同。

⑪铎椒：战国楚威王（公元前339～前329年在位）太傅，因楚王不能细读《春秋》，乃采书中有关成败的事，辑为四十章，称《铎氏微》。铎椒是吴起的再传弟子。

⑫张氏：沈钦韩疑是张苍。

⑬虞卿：一作虞庆、吴庆。战国时人，名失传，因进说赵孝成王，被任为上卿，称为虞卿。主张合纵抗秦。刘向《别录》载虞卿作《抄撮》九卷以授荀卿，是虞氏传授左氏学。

⑭外传：钱大昭《汉书辨疑》说引《三史拾遗》称“汉时公、谷二家皆有外传，其书不传，大约似《韩诗外传》。”

⑮《谷梁章句》：或说为尹更始所作。

⑯颜氏：即颜安乐，字公孙，西汉鲁国薛（今山东省薛县）人。家贫力学，师从舅眭孟治《公羊春秋》。后专门从事教授，成颜氏公羊学，曾为齐郡太守丞，被仇家所杀。

⑰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西汉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人。专治《公羊春秋》，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他向汉武帝建议“罢绌百家，独尊儒术”被采纳。提出“天人感应”说，“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和“黑、白、赤三统”循环的历史观。著作有《春秋繁露》及《董子文集》。《治狱》一书，是他因老病退隐后，朝廷每有政议，即遣廷尉张汤亲往其家问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即此书。此书今已亡佚，清人有辑本。

⑱石渠论：即汉宣帝时石渠阁论经的奏议。

⑲《国语》：相传是左丘明作。司马迁认为是春秋的外传。书中所包括的内容，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分别类集周、齐、鲁、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旧有郑众、贾逵、虞翻、唐固诸家注，但散佚，今存有韦昭注。

⑳刘向分《国语》：指刘向将旧本《国语》重新编定，故称为《新国语》。

㉑《世本》：作者不可考。其中确有先秦史料，内容以记述帝王卿大夫世系为主，兼及居处、制作、谥法等。清人有辑本，近出有《世本八种》。

㉒《战国策》：记述战国游士的谋策。原书名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刘向根据内容定为《国策》，分十二个国家编纂。今有高

诱、姚宏注释本。

㉓奏事：班固自注此书的内容是秦时大臣奏事及名山刻石的文字辑本。秦始皇统一天下，为夸耀功绩，七次刻石记功。秦二世东行，又在秦始皇石刻旁增刻从游大臣名。此书应是我国金石学著录的开始。

㉔陆贾：汉初政论家、辞赋家，楚人，从汉高祖定天下，常被派作游说诸候。官太中大夫，提倡儒学，辅以黄老无为思想，作为巩固政权的工具，对汉初政治发生一定影响。著有《新语》一书，又有赋三篇，已亡佚。所记《楚汉春秋》一书亦已亡佚，清人有辑本。

㉕《太史公》：即《史记》。司马迁父子为太史令，此书为父子所著，故称《太史公》。至东汉时班彪始称为《史记》，以尊崇此书。本书上起轩辕黄帝，下迄汉武帝天汉（公元前100～前97年）年间。作十二《本纪》、八《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卷。到班固时已亡佚十篇，东汉褚少孙补其缺。现著录《史记》的不同版本据统计有六十多种。

㉖冯商：西汉阳陵（今陕西省高陵县）人。字子高，治《易》，从五鹿充宗学，后跟随刘向。以能文辞，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完成七篇，未毕事而病死。所续七篇今已亡佚。

㉗《太古以来年纪》：当是三代以前的纪年。

㉘《汉著记》：颜师古注说“若今之《起居注》。”后人以为颜说不一定可靠（见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

㉙《汉大纪年》：汉代的年表类书。

㉚此家数与篇数都与前所列不相合。《春秋古经》十二篇与《经》十一卷为一行，应为一家，合计二十九家，多出六家。其篇数公、谷二家经各十一卷，总计为九百零一篇，少四十七篇。

㉛省太史公四篇：太史公百三十篇在内，所省不知何篇名。

【译文】

《春秋古经》有十二篇，《经》有十一卷。有今文《经》公羊、谷梁二家。

《左氏传》有三十卷。鲁国太史左丘明著。

《公羊传 》有十一卷。齐国人公羊子著。

《谷梁传》有十一卷。鲁国人谷梁子著。

《邹氏传》有十一卷。

《夹氏传》有十一卷。有目录书已不存。

《左氏微》有二篇。

《铎氏微》有三篇。楚国太傅铎椒著。

《张氏微》有三篇。

《虞氏微传》有二篇。赵国相虞卿著。

《公羊外传》有五十篇。

《谷梁外传》有二十篇。

《公羊章句》有三十八篇。

《谷梁章句》有三十三篇。

《公羊杂记》有八十三篇。

《公羊颜氏记》有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狱》有十六篇。

《议奏》有三十九篇。是石渠阁讨论的奏议。

《国语》有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新国语》有五十四篇。刘向重新编排《国语》。

《世本》有十五篇。古代史官记载黄帝以来至春秋时诸侯大夫世系等。

《战国策》有三十三篇。记载春秋以后的事。

《奏事》有二十二篇。内容是秦时大臣的奏事和秦始皇游名山的刻石文。

《楚汉春秋》有九篇。汉初年陆贾著。

《太史公》有百三十篇。其中十篇有目录书已不存。

冯商所续《太史公》有七篇。

《太古以来年纪》有二篇。

《汉著记》有一百九十卷。

《汉大年纪》有五篇。

有关《春秋》一类的著作二十三家，作品共九百四十八篇。（减去《太史公》四篇未计入。）

【原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1]，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2]。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3]。周室既微，载籍残缺[4]。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5]；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6]。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7]，因兴以立功[8]，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9]，籍朝聘以正礼乐[10]。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11]，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12]，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13]，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14]。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注释】

①举：行动。

②法式：王念孙《读书杂志》五说式本作戒字之误。谓言行之是者可以为法，非者可以为戒，王说是。

③靡：无。

④载籍：书籍，文献。

⑤杞：国名。夏禹后裔东楼公在周初受封，初封雍丘（今河南省杞县），纪成公迁于缘陵（今山东省昌乐县东南），杞文公迁淳于（今山东省安丘县

东北)。公元前445年为楚国灭。 征:证明。

⑥宋:国名。商朝后代微子所封,地在今河南省商丘。 文献:文字记录和贤人。献,贤。

⑦仍:因。

⑧兴:兴起。此指有成就。

⑨假:假借,凭借。 历数:历法。

⑩籍:即借。

⑪不可书见:没有写成文字相示。

⑫安:按。 安其意:按照自己的想法。

⑬形:形具、详具。

⑭免时难:避免遭到当权者的迫害。

【译文】

古时的帝王,世代都有史官,国君行动一定要记下来,因此国君要谨慎自己的言行,以作为天下的榜样和鉴戒。国君身边的左史记录言论,右史记录所行的事,记录的事就是《春秋》,记下的言论就是《尚书》,凡是帝王无不是与此相同的。周室既已衰落,书籍已残缺不全。孔子思虑保存前代圣王的功业,于是说道:"夏代的礼制我能说出来,但是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证实;殷代的礼制,我能说出来,但是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以证实。这是由于他们的历史记载和贤人不够的缘故,如果记载和贤人充足,我就能证实它们。"由于鲁是周公受封的国家,礼制文物齐全,史官记事有章法,因此同左丘明观看鲁国的历史记载,按照记载中各人所行的事,遵循人伦道义,事业有成就即是建功,失败就是受罚,借助日月来确定历法,借助朝聘来端正礼乐。有关褒奖、避讳、贬责、省略的用意,孔子没有写成文字书于竹帛相示,只是口授弟子,弟子们退下后所讲与孔子所传授相异。左丘明担心弟子们各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而失掉真实性,因而根据事实的本来情况作传注,以表明孔夫子不是用空话在说解《春秋》的经文。

《春秋》书中所贬损的大夫、当世的君臣，都是有权有势的人，他们的事实都全部写在传中，所以左丘明作好传后隐藏起来不向外宣示，这是为了避免遭到当政者迫害所带来的灾难。到了末世口说流行起来，故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的传注。四家之中，《公羊》、《谷梁》成为官府学校的教本，邹氏没有讲授的老师，夹氏的书也亡佚而没有了。

【原文】

《论语》古二十一篇[1]。出孔子壁中，两《子张》[2]。

《齐》二十二篇[3]。多《问王》、《知道》[4]。

《鲁》二十篇[5]，《传》十九篇[6]。

《齐说》二十九篇[7]。

《鲁夏侯说》二十一篇[8]。

《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9]。

《鲁王骏说》二十篇[10]。

《燕传说》三卷。

《议奏》十八篇。石渠论。

《孔子家语》二十七卷[11]。

《孔子三朝》七篇[12]。

《孔子徒人图法》二卷[13]。

凡《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14]。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15]。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16]，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

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17]，唯王阳名家[18]。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肖望之、安昌侯张禹[19]，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

【注释】

①古《论语》：出于孔子壁中，用古文字写成的《论语》。古《论语》只有孔安国作过训解，世不传，今已亡佚。清马国翰有《古论语》辑佚六卷。

②两《子张》：如淳说："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名曰《从政》。"

③《齐》：指《齐论》。《论语》有《齐论》、《鲁论》之分，见下班固序文。

④《问王》：顾实《汉志讲疏》说《问王》为问玉。古玉、王字形近而混，《问王》、《知道》是《齐论》中的篇名。

⑤《鲁》：即《鲁论》，为鲁国人所传《论语》，今流传的《论语》本即《鲁论》。

⑥《传》：解释《鲁论语》的书，即今的"注"。

⑦《齐说》：为王吉所作。王吉，西汉皋虞（今山东省即墨县）人，字子阳，又称王阳。为昌邑王（刘贺）的中尉（掌国都治安）。汉宣帝时招为博士，官至谏大夫。

⑧《鲁夏侯说》：夏侯胜所著。 夏侯胜：字长公，西汉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人，为太子太傅。

⑨安昌侯：即张禹。 张禹（？～公元前5年），西汉河内轵（今河南济原县东南）人，字子文。专治《论语》，兼治《易》，为博士。汉元帝时授太子《论语》，成帝时为丞相，封安昌侯。曾改今文本《论文》，将《齐论》、《鲁论》合为一书，称《张侯论》。

⑩王骏：王吉子，《论语》为家学。

⑪《孔子家语》：汉时《家语》到汉末已亡佚，魏王肃依托伪造，用以攻击郑学。姚际恒认为王肃本后也亡佚，今行世《家语》为元朝人王广谋所注本，明人何孟春怀疑是王广谋"有所删除而致"的。

⑫《孔子三朝》：孔子三次朝见鲁哀公应对语。沈钦韩认为今《大戴记》

中有《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周兵》、《少间》七篇，即是此书的文字。

⑬《孔子徒人图法》：即孔子弟子的画象。出于孔壁之中。

⑭二百二十九篇，实二百三十篇。

⑮接闻：直接听到。

⑯论纂：讨论纂集。

⑰少府：官名。掌山海池泽收入和皇家手工业制造，为皇帝的私府。宗畸：人名。未详。　御史大夫：官名。秦汉时仅次于丞相的中央最高长官，主掌监察、执法和重要文书图籍。　贡禹（公元前124～前44年）：字少翁，西汉琅玡（今山东诸城）人，历任谏大夫、御史大夫。　尚书令：官名。始于秦，西汉沿置，本为少府的属官，掌奏章文书。汉武帝以后权渐重。　胶东：郡、国名。西汉初置，治所在今山东省平度县东南。辖境在今平度、莱阳、莱西等县。庸生：人名。名谭。

⑱王阳：即王吉。

⑲常山：国名。治所在今河北省元氏县。　都尉：官名。地方武官，。辅佐郡守主军事。　龚奋：人名。事未详。　丞相：官名。中央最高官吏。　韦贤：人名，字长孺。今山东邹县人。兼通《礼》、《尚书》、《诗》，号称邹鲁大儒。先后任博士、给事中、光禄大夫詹事、大鸿胪，汉宣帝时赐爵关内侯，后为丞相，封扶阳侯。　扶卿：人名。鲁（今山东曲阜）人，官至荆州刺史。　肖望之：人名。字长倩。东海兰陵（今山东省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人。

【译文】

《论语》古文有二十一篇。出于孔子壁中，其中《子张》有两篇。

《齐》有二十二篇。其中比《鲁论》多《问王》、《知道》两篇。

《鲁》有二十篇，《传》有十九篇。

《齐说》有二十九篇。

《鲁夏侯说》有二十一篇。

《鲁安昌侯说》有二十一篇。

《鲁王骏说》有二十篇。

《燕传说》有三卷。

《议奏》有十八篇。为石渠阁讨论奏议。

《孔子家语》有二十七卷。

《孔子三朝》有七篇。

《孔子徒人图法》有二卷。

有关《论语》的著作共计有十二家，作品二百二十九篇。

《论语》是孔子回答弟子和当时人相问，以及同弟子们相互谈话而弟子直接听到孔子言论的汇集。当时弟子们各自都有记录，孔子去世后，门人相互收集和讨论编辑成书，故称为《论语》。汉朝建立，有齐、鲁两种学派解说。传授《齐论》的，有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其中只有王吉自成一家。传授《鲁论》的，有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人扶卿、前将军肖望之、安昌侯张禹，这些人都自成一家。张氏所处时代最晚，故张禹传本的《论语》流行于世。

【原文】

《孝经古孔氏》一篇①。二十二章。

《孝经》一篇②。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长孙氏说》二篇③。

《江氏说》一篇④。

《翼氏说》一篇⑤。

《后氏说》一篇⑥。

《杂传》四篇⑦。

《安昌侯说》一篇⑧。

《五经杂议》十八篇。石渠论。

《尔雅》三卷二十篇⑨。

《小雅》一篇[10]，《古今字》一卷[11]。

《弟子职》一篇[12]。

《说》三篇[13]。

凡《孝经》十一家，五十九篇[14]。

《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15]。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16]。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17]，古文字读皆异。

【注释】

①古孔氏：即孔子壁中所出古文《孝经》。书已亡佚。

②《孝经》一篇：此即今文《孝经》。《隋书·经籍志》载是河间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献出。《孝经》一书的作者说法有多种。班固在本志中主张是孔子所作。还有曾参、曾子弟子、子思、七十子之徒、后人附会伪托、汉儒等说法。

③长孙氏：其人无考，清人有辑本。

④江氏：又称江翁。曾任博士，事无考。

⑤翼氏：名奉，字少君。东海下邳（今江苏睢宁县）人。

⑥后氏：即后仓。

⑦《杂传》：王应麟说：蔡邕《明堂论》引魏孝文帝《孝经论》，盖《杂传》之一。

⑧安昌侯：即张禹。

⑨《尔雅》：章学诚《校雠通义》说："《尔雅》，训诂类也，主于义理。"此书收入《十三经》中。

⑩《小雅》：中华书局《汉书·艺文志》作《小尔雅》。沈钦韩说当出自孔壁中，钱大昕《汉书考异》说，"此书依附《尔雅》而作，本名《小雅》，后人伪造

《孔丛子》，以此篇窜入，因有《小尔雅》之名，失其旧矣。”今存明刊吴琯校《小尔雅》一卷，清人莫拭、葛其仁撰有《广注》。

⑪《古今字》：篆书隶书相对照的字书。

⑫《弟子职》：本《管子》书中的一篇，汉时单行为一书。是记古家塾教弟子之法，弟子事师的仪节、受业的次第。

⑬《说》：王先谦《汉书补注》说，此篇是对《弟子职》一书的解说，不应提行另成一种。

⑭十一家：《小尔雅》、《古今字》与《尔雅》为一家，《弟子职》与《说》为一家，正十一家。 五十九篇：实五十六篇，少三篇。

⑮曾子（公元前505～前436年）：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今山东省费县）人。名参，字子舆。孔子学生，以孝道著称，孔子为曾子陈孝道，是班固认为此书为孔子所作。王应麟《汉志考证》认为是曾子弟子所作。

⑯“夫孝“四句：经，常道、规范。 义：道义。 行：行为。

⑰诸家说不安处：各家的解说都有不妥切的地方。指对“父母之生，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这类句子的解说。古《孝经》一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颜师古引桓谭《新论》）。故班固有这样的说法。

【译文】

《孝经古孔氏》有一篇。分为二十二章。

《孝经》有一篇。分为十八章。有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的解说。

《长孙氏说》有二篇。

《江氏说》有二篇。

《翼氏说》有一篇。

《后氏说》有一篇。

《杂传》有四篇。

《安昌侯说》有一篇。

《五经杂议》有十八篇。为石渠阁讨论的汇集。

《尔雅》有三卷分为二十篇。

《小尔雅》有一篇，《古今字》有一卷。

《弟子职》有一篇。

《说》有三篇。

有关《孝经》的著作十一家，作品五十九篇。

《孝经》一书，是孔子为陈述曾子的孝道而写的。孝是天的常规，地的道义，人的行为。举大的讲，故称为《孝经》。汉朝建立，有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讲习传授，其说各自成一家言，但经文都相同，只是与孔子壁中所出的古文不一致。像“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这样的文句，各家的解说都有不妥切的地方，对古文字的读法也都不相同。

【原文】

《史籀》十五篇①。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②。

《八体六技》③。

《苍颉》一篇④。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⑤；《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⑥。

《凡将》一篇⑦。司马相如作⑧。

《急就》一篇⑨。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⑩。

《元尚》一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⑪

《训纂》一篇⑫。扬雄作⑬。

《别字》十三篇⑭。

《苍颉传》一篇。

扬雄《苍颉训纂》一篇⑮。

杜林《苍颉训纂》一篇⑯。

杜林《苍颉故》一篇⑰。

凡小学十家[18]，四十五篇[19]。入扬雄、杜林二家，三篇。

【注释】

①籀（zhòu 宙）：王国维说古籀与读同音同义。史籀即史读。古者读书皆史官的事，籀书为史官的专职，昔人作字书，开首句即为“太史籀书”，以冒下文，后人因取“史籀”二字名其篇，或以“史籀”为著书人，官为太史，不确。《史籀》篇是大篆书体。

②周宣王：西周第十一位国王。周厉王太子，名静。在位46年（公元前827～前782年）。 太史：官名。掌书记文籍。 建武：东汉光武帝刘秀年号。刘秀即位年号建武使用31年（公元25～55年），中元使用2年（公元56、57年），刘秀即死去。

③八体：即八种书体。韦昭说八体是：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虫书，五摹印、六署书、七殳书、八隶书。 六技：王应麟《汉书考证》疑为王莽时所倡的六种书体：一古文，二奇字，三篆书，四隶书（左书），五缪书，六虫书。钱大昭则认为“六技”是“八篇”的伪作。

④苍颉（xié 协，又读jié 结）：相传为黄帝史官，是他发明文字。

⑤车府令：官名。掌皇帝乘车。汉魏属太仆。 赵高（？～公元前209年）：秦国宦官。本赵国人，入秦后受秦始皇信任，任中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秦始皇死，与李斯伪造诏书，逼死秦始皇长子扶苏，立秦始皇少子胡亥为秦二世而专权。杀李斯，后又杀二世立子婴为秦王，不久被子婴所杀。

⑥胡母敬：秦时人。姓胡母，任秦太史令。所作《博学篇》文字多采自《史籀》篇，结构略有变化，称为“小篆”书体行于世。

⑦《凡将》：唐时尚存，今亡佚。

⑧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7年）：西汉辞赋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汉武帝时为武骑常侍，因病免。后又招为郎。曾奉使西南，后为孝文园令。

⑨《急就》：晁公武说，急就者，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焉。共三十二章，多是姓名、物名、官名等字，用来教儿童发蒙。

⑩元帝：汉元帝。名刘奭，字初元，在位14年（公元前48年～前33年）。

黄门令：官名。掌供天子私用物品。　史游：人名。

⑪将作大匠：官名。掌宫室建筑事。　李长：人名。

⑫《训纂》：书亡佚。清人马国翰有辑佚一卷。是扬雄续《苍颉篇》的著作。

⑬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一作杨雄。见卷四《羽猎赋》。

⑭《别字》：钱大昕认为即扬雄的《方言》一书。《四库全书简目》认为"疑依托"，非扬雄《方言》。近有周祖谟《方言校笺》出版。

⑮《苍颉训纂》：王先谦《汉书补注》说此书是合《苍颉》、《训纂》为一。

⑯杜林（？～公元49年）：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字伯山，扶风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北）人。曾任侍御史，大司空职。《苍颉训纂》：续扬雄书。王先谦说："盖于扬雄所作外，别有增益，故自己为书。"

⑰故：即训故。

⑱小学：文字学。识字是初入学的课程，故将文字学称为"小学"。　十家：不计扬、杜。

⑲四十五篇：除去扬、杜二家三篇，实四十四篇。

【译文】

《史籀》有十五篇。是周宣王的太史所作的《大篆》十五篇。到东汉初建武年间，又亡佚六篇。

《八体六技》。

《苍颉》有一篇。前七章是秦朝丞相李斯所作；《爰历》六章，是车府令赵高所作；《博学》七章，是太史令胡母敬所作。

《凡将》有一篇。是司马相如所作。

《急就》有一篇。是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作。

《元尚》有一篇。是汉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所作。

《训纂》有一篇。是扬雄所作。

《别字》有十三篇。

《苍颉传》有一篇。

扬雄《苍颉训纂》有一篇。

杜林《苍颉训纂》有一篇。

杜林《苍颉故》有一篇。

凡是有关文字小学的著作十家，作品四十五篇。新增入扬雄、杜林二家，著作三篇。

【原文】

《易》曰[1]："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2]，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3]。""夬，扬于王庭。"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4]，教之"六书"[5]，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6]，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7]，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8]，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9]，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10]。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11]。"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12]，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13]。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14]，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15]。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浸不正。《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建隶书矣[16]，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17]，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

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18]，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19]，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

【注释】

①《易》曰：以下所引出自《周易》的《系辞下》及《夬卦》中辞。

②书契：指文字。

③夬：即诀，口诀。用口诀写成，便于上口诵读记忆。

④保氏：官名。任王太子保育之责，与师同列称为"师保"，为三公之一的高官。　国子：国王及卿大夫的子弟。

⑤六书：即下面所指的造字的六种方法，

⑥象形：即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　象事：即指事。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　象意：即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挠，武信是也。　象声：即形声。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转注：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见许慎《说文解字叙》。

⑦萧何（？～公元前193年）：汉初大臣。沛县（今江苏）人。曾为沛县小吏，刘邦起义军入咸阳，他收取秦政府律令图书，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和社会情况。刘邦胜利后，主持制定律令，作有《九章律》，今亡佚。

⑧讽：读。

⑨六体：即下所指的六种书体。

⑩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尚书府和御史府的书记之官。

⑪举刻：检举揭发，此处意为申斥、斥责。

⑫古文：指孔壁中古文，即战国时文字。　奇字：与古文相异的怪字。

篆书:即小篆。 隶书:汉代通行文字。 缪篆:指字形屈曲缠绕,一般用作印章。 虫书:即鸟虫书。

⑬幡信:古代以幡传信,称为"幡信",即符节之类。

⑭阙:即缺。

⑮人用其私:各人任意使用私自造的字。

⑯是时:秦时。

⑰闾里书师:民间教书先生。

⑱元始:汉平帝年号,使用五年(公元1～5年)。

⑲张敞:西汉河东平阳(今山东省临汾县西南)人,字子高。初为太仆丞,后任太中大夫、函谷关都尉、京兆尹、冀州刺使等职。直言敢谏,所治有政绩,且长于古文字学。

【译文】

《易》书中说:"上古时期结绳记事,后世圣人用文字取代了这种记事方法,百官用文字处理政事,万民利用文字了解世界上的事物,这大概是取材于口诀。""诀,是宣扬于王庭中的语言。"称此事宣扬于王朝的朝廷上,可见它的价值是很重大的。古时候,八岁进入小学,所以周官中的保氏官,在教育国王和卿大夫子弟时,教给他们"六书",这"六书"是"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这是造字的基本方法。汉朝建国,萧何制定律令,也规定了有关文字的法令,说:"太史考试学生,能认识九千字以上的,才准充任史官的职务。又用六种字体考试他们,成绩最好的任命为尚书府及御史府中的书史令史一类的官职。官吏和百姓上书朝廷,字有写得不规整的,都要受到申斥。"所谓的六体,是指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传、虫书等六种字体,都是用来认识古今字,摹刻印章,书写幡信符节的。古代制度,书写时文字必须统一,不知道就暂时缺着,向长者询问。到了衰世,是非没有标准,各人任意使用私自造的字。因此孔子说:"我还看到史书缺文的地方,今天已没有了啊!"这大概是忧虑史

官记事逐渐不公正。《史籀篇》这本书，是周时史官教授学生所用的书，它的字与孔子壁中所出的古文字形不同。《苍颉》七章，是秦朝的丞相李斯撰写的，《爰历》六章，是秦朝车府令赵高撰写的。《博学》七章，是秦朝太史令胡母敬撰写的，书中的文字多取自《史籀篇》中，而篆体的形态却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所称的秦篆。在这个时期，隶书已开始出现，它是兴起于官府牢狱案件增多，为图苟且快捷省事易写，用在刑徒奴隶的事务中。汉朝建立，乡间教书先生合并《苍颉》、《爰历》、《博学》三种书，以六十字分为一章，一共分作五十五章，总合称为《苍颉篇》。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一书，书中没有重复字。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撰写《急就篇》一书。汉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撰写《元尚篇》一书。都是《苍颉》书中的通行字，而《凡将》书中则有不少字体相异。至汉平帝元始时期，征集天下通文字学的百多人到京城，让他们在皇宫庭院中写下所识的古文字。扬雄取其中有用的部分，用来撰写《训纂篇》一书，接续民间所编的《苍颉》一书，又改正《苍颉篇》中重复的字，一共有八十九章。我又续扬雄的书增写了十三章，一共有一百零二章，没有重复的字，六艺各种书中所有的文字大致齐备了。《苍颉》书中多古字，一般的教书先生不会读。汉宣帝时，征求到齐地有人能够正确地读《苍颉》书中古字，就派张敞去跟他学。张敞传授给他外孙的儿子杜林，杜林于是撰著训故类书，并列于小学类著作中。

【原文】

凡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①。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②；《诗》以正言③，义之用也④；《礼》以明体⑤，明者著见⑥，故无训也⑦；《书》

以广听[8]，知之术也[9]；《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10]。五者盖五常之道[11]，相须而备[12]，而《易》为之原[13]。故曰[14]："《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15]。"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16]，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17]。古之学者，耕且养[18]，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19]，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20]，三十而五经立也[21]。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22]，便辞巧说，破坏形体[23]，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24]，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25]，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序六艺为九种[26]。

【注释】

①入：重新收入。班固《艺文志》是根据刘歆《七略》，《志》中所谓"入"，"出"是对《七略》而言。"入"是《七略》原无，为班固新增或重新划分并入。"出"是《七略》原分在此类，班固以为不妥，归入另一类中。

②仁之表：仁心的表现。

③正言：端正言语。

④义之用：道义的运用。

⑤明体：显明本体。

⑥著：显。

⑦无训：没有其他的用义解释。

⑧广听：扩大见闻。

⑨知之术：获得知识的方法。

⑩符：凭证。

⑪五者：指《乐》、《诗》、《礼》、《书》、《春秋》。 五常：仁、义、礼、知、信。

⑫相须：互相配合。

⑬原：根本。

⑭故曰：以下引文自《系辞上》。

⑮息：止息，停止运动。

⑯五学：上面说的“五者”：《乐》、《诗》、《礼》、《书》、《春秋》。

⑰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　更：交替。

⑱耕且养：自耕而食。

⑲大体：要义，重点。

⑳畜：即“蓄”，聚集。

㉑立：通晓。

㉒碎义逃难：偏僻细碎的文义，以逃避他人的问难。　难：问难，追问。

㉓破坏形体：肢解脱离文字的形体。

㉔弥：更。　驰逐：追随。

㉕毁所不见：攻击没有见到过的。颜师古说：“未尝所见者则妄毁诽”。

㉖从“文艺之文”至此，是班固对一大类后的总论，以讨论学术的得失。

【译文】

总计六艺的著作一百零三家，作品计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在《七略》六艺类中，增加进三种著作，作品一百五十九篇，减去重复的十一篇。

六艺的文章，《乐》是用来调和精神，以此表达仁爱的心；《诗》是用来端正语言，以此施行道义；《礼》是使基本的东西显现出来，显现出来的就看得清楚，因此没有训解；《书》用来扩大见闻，是获得知识的方法；《春秋》用来判断事理，是作为诚信的凭证。这五种技艺，大致是获得仁、义、礼、智、信这五种纲常的途径，它们相互配合达到完美，而《易》是它们的根本。因此说：“如果《易》的原则消失了，那么天地差不多就要停止转动了。”这是说五常是与天地共存亡的。至于《乐》、《诗》、《礼》、《书》、《春秋》这五种学问，是随着时代变化的，就像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交替运用于事物中一样。古时候的学者，耕田种地养活自己，

专心学三年就能通晓一经，只掌握它的要义，玩味经文的辞藻就可以了。因此用的时间少而集累的知识丰富，三十岁时五经就都通晓了。后世经文和传注已经相互违背，博学的人又不考虑多闻缺疑的宗旨，却专力去讨论冷僻细碎的文义，以逃避他人的责难，强辩巧说，肢解文字的形体，解释五个字的文义，竟至达二三万言。后来的学者更是推波助澜，因此，从幼童时起就只守着一艺，直到头发白才学通敢于发言。他们安于自己学的那一点，没有见到过的就进行攻击，结果把自己蔽塞起来。这是学者的大患。因此我把六艺划分为九种加以编排。

【原文】

《晏子》八篇①。名婴，谥平仲，相齐景公，孔子称“善与人交”，有列传②。

《子思》二十三篇③。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④。

《曾子》十八篇⑤。名参，孔子弟子。

《漆雕子》十三篇⑥。孔子弟子漆雕启后⑦。

《宓子》十六篇。名不齐，字子贱，孔子弟子⑧。

《景子》三篇⑨。说《宓子》语，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⑩。名硕，陈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魏文侯》六篇⑪。

《李克》七篇⑫。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

《公孙尼子》二十八篇⑬。七十子之弟子。

《孟子》十一篇⑭。名轲，邹人，子思弟子，有列传。

《孙卿子》三十三篇⑮。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有列传。

《芈子》十八篇。名婴，齐人，七十子之后⑯。

《内业》十五篇[17]。不知作书者。

《周史六弢》六篇[18]。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19]。

《周政》六篇。周时法度政教。

《周法》九篇[20]。法天地，立百官。

《河间周制》十八篇[21]。似河间献王所述也。

《谰言》十篇[22]。不知作者，陈人君法度。

《功议》四篇。不知作者，论功德事。

《宁越》一篇[23]。中牟人，为周威王师[24]。

《王孙子》一篇[25]。一曰《巧心》。

《公孙固》一篇[26]。十八章。齐闵王失国，问之，固因为陈古今成败也[27]。

《李氏春秋》二篇[28]。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董子》一篇。名无心，难墨子[29]

《俟子》一篇[30]。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黄人[31]。

《鲁仲连子》十四篇[32]。有列传。

《平原老》七篇[33]。朱建也[34]。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35]。

《高祖传》十三篇。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

《陆贾》二十三篇[36]。

《刘敬》三篇[37]。

《孝文传》十一篇。文帝所称及诏策。

《贾山》八篇[38]。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39]。父聚，高祖时以功臣封，臧嗣爵。

《贾谊》五十八篇[40]。

河间献王《对上下三雍宫》三篇[41]。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42]。

《兒宽》九篇[43]。

《公孙弘》十篇[44]。

《终军》八篇[45]。

《吾丘寿王》六篇[46]。

《虞丘说》一篇[47]。难孙卿也。

《庄助》四篇[48]。

《臣彭》四篇。

《钩盾冗从李步昌》八篇[49]宣帝时数言事。

《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

桓宽《盐铁论》六十篇[50]。

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51]

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52]。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扬雄一家三十八篇。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53]，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

宪章文、武，宗师仲尼[56]，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57]："如有所誉，其有所试[58]。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60]，而辟者又随时抑扬[61]，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

【注释】

①《晏子》：今名《晏子春秋》，共八篇二百十五章。是晏子门客集成，1972年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1号西汉墓中，所出竹简内有《晏子》一书，共十六章，与今传《晏子春秋》文字大致相同，其中十、十一章，今本都分作两章。

②晏婴（？～公元前500年）：春秋时齐国大夫，字平仲，夷维（今山东省高密县）人，公元前556年（齐灵公二十六年）继父晏弱为卿，历仕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世。

③《子思》：书已亡佚，清人黄以周有《子思子》辑本。

④子思（公元前483～前402年）：战国初年哲学家。姓孔，名伋，孔子孙，相传受业于曾子。孟子曾受业于他的门人。他把儒家的道德观"诚"说成是世界的本原，以"中庸"为学说的核心。著述大多亡佚，现存《礼记》中的《中庸》、《丧记》、《坊记》等篇，相传是他的作品。

⑤《曾子》：今保存在《大戴礼》中，自《修身》至《天圆》十篇。阮元有《曾子注解》。是曾参与弟子公明仪等讨论立身、孝行的要旨及天地万物理义的著作。

⑥《漆雕子》：书今亡佚。清马国翰有《漆雕子》辑佚一卷。

⑦漆雕启后："后"字为衍文。启本"开"字，因避汉景帝讳而改。漆雕开（公元前540年～？），春秋时鲁国人，字子开，孔子弟子。以德行著称，《韩非子·显学》篇中称他为八儒中的"漆雕氏之儒"。

⑧宓（mi 密）子（公元前521年～？）：春秋末鲁国人，名不齐，字子贱，孔子学生。曾为单父（今山东单县南）宰。认为人性有善恶。著作已佚，清马国翰有《宓子》辑佚一卷。

⑨《景子》：书已久佚。清马国翰有《景子》辑佚一卷。

⑩《世子》：春秋时陈国人世硕所著。认为人性有善恶。书久已亡佚。清马国翰有《世子》辑佚一卷。

⑪《魏文侯》：书亡佚。清马国翰有《魏文侯》辑佚一卷。

⑫《李克》：书已佚。清马国翰有《李克书》辑佚一卷。

⑬《公孙尼子》：书在宋代亡佚。马国翰有《公孙尼子》辑佚一卷。

⑭《孟子》：本志云"十一篇"，今存《孟子》七篇，每篇又分为上下两篇。

⑮《孙卿子》：即《荀子》，今本《荀子》三十二篇，王应麟说"三十三"当是"三十二篇"。"荀"字因避汉宣帝讳改为"孙"。

⑯芈(mǐ 米)子：名婴，齐国阿(今山东省东阿县)人。

⑰《内业》：《管子》书中有《内业》一篇，梁启超《诸子考略》认为是当此十五篇中的一篇。书已久佚。清马国翰有《内业》辑佚一卷。

⑱《周史六韬(tāo 弢)》：梁启超《诸子考略》说应即周史大弢，六为大之误。书已久佚。

⑲惠、襄之间：周惠王、周襄王之时。周惠王，名阆，公元前676～前652年在位。周襄王，名郑，公元前651～前619年在位。 周显王：名扁，公元前368～前321年在位。

⑳《周政》、《周法》：二书皆久亡佚，章学诚《校雠通义》说，此二书盖官礼之遗，应入礼经之下为宜。

㉑《河间周制》十八篇：杨树达说，《金楼子说蕃书篇》有"献王又为周制二十篇"，比此志多二篇。

㉒《谰言》：《孔子家语后序》说：子高名穿，著儒家语十二篇，名《谰言》。颜师古疑说不确。书久亡佚。清马国翰有《谰言》辑佚一卷。

㉓《宁越》：书已久亡佚。马国翰有《宁子》辑佚一卷。

㉔宁越：本赵国中牟(今河南鹤壁西)农民，因努力求学，十五年而为周威王师。 周威王：名午，公元前425～前402年在位。

㉕《王孙子》：书已久佚。马国翰、严可均皆有《王孙子》辑本。

㉖《公孙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有云："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即此公孙固，其人事不详。

㉗齐闵王：闵又作湣，战国齐国国君，公元前300～前284年在位。齐闵王十七年(公元前284年)燕、秦、赵、魏、韩五国攻齐，乐毅为将攻下齐都临淄。齐闵王逃到卫、郑、鲁等国，后被楚将淖齿杀死。

㉘李氏：沈钦韩疑即李克。有马国翰辑本。

㉙董子：名无心。战国时人。与墨家缠子论道。缠子称墨家佑鬼神，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赐寿九十年，董子驳以尧舜不赐年，桀纣不夭死以难墨子即指此（见《论衡·福虚篇》）。

㉚俟子：或作侔子。

㉛外黄：战国宋国地名，在今河南省民权县西北。《战国策·魏策》"魏太子自将过宋外黄，外黄徐子曰：臣有百战百胜之术。"即指此徐子。书已亡佚。马国翰有《徐子》辑佚一卷。

㉜《鲁仲连子》：书已亡佚。马国翰有《鲁仲连子》辑佚一卷。《史记》有鲁仲连列传。

㉝老：他本作"君"，以为平原君赵胜作。杨树达认为不应改"老"为"君"。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标点本作"君"。

㉞朱建：班固自注是《平原老》的作者。梁后超认为"老"应为"君"，班固注朱建恐有误。杨树达以为书既为朱建所作，后人误以为平原君而移其次第。书已亡佚。马国翰有《平原老》辑佚一卷。

㉟虞卿：赵国上卿。后去赵，困于梁。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以刺讥国家得失。书已亡佚。马国翰有《虞氏春秋》辑佚一卷。

㊱《陆贾》：此书今名《新语》，共十二篇，为二卷。内容是崇王黜霸，而归于修身用人。

㊲刘敬：本名娄敬。汉高祖以娄刘音同，赐姓刘。刘敬曾劝说汉高祖都秦，与匈奴和亲及徙民实关中三事，此书上篇或即此三事。马国翰有辑佚一卷。

㊳贾山：西汉政论家，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初为颍川侯灌婴给事。汉文帝时，以秦的兴亡为鉴，上书言治乱之道，强调纳谏的重要，并以兴义为劝，称为《至言》，文存《汉书》本传。所著书八篇已亡佚。清马国翰有辑佚一卷。

㊴太常：官名，九卿之一，主管宗教礼仪，兼掌选试博士。　蓼侯：即蓼夷侯，孔藂的封爵。孔臧为孔聚之子。《太常蓼侯孔臧》一书，今名《孔丛子》。章炳麟说，聚丛同字，是孔臧著书而题父名。

㊵《贾谊》：贾谊所著书今名《新书》，有五十六篇名，比本《志》所载少二篇。

㊶《对上下三雍宫》:汉武帝时河间献王朝拜皇帝,献雅乐,对三雍宫。三雍宫指辟雍、明堂、灵台。

㊷《董仲舒》:梁启超说今存《春秋繁露》八十三篇,即本志所载"百二十三篇"中之数,是亡佚五十篇。

㊸儿(ní 尼)宽(? ～公元前103年):西汉千乘(今山东省高清县北)人,为孔安国弟子,治《尚书》。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任左内史,劝农业,竣刑罚,修水利,有治绩。后任御史大夫,与司马迁共同制定"太初历"。所著九篇,今已亡佚。马国翰有辑佚一卷。

㊹公孙弘(公元前200～前121年):西汉菑川(今山东寿光县南)人,字季。少时为狱吏,年40岁治《公羊传》。曾建议设五经博士,置弟子员。以熟悉文法吏治,武帝任为丞相,封平津侯。所著书已亡佚。马国翰有辑佚一卷。

㊺终军(? ～公元112年):西汉济南(今山东省)人,字子云。十八岁选为博士弟子,上书论国事,汉武帝任为褐者给事中,后升为谏大夫。奉使赴南越(今两广地区),被杀。死时年仅二十余,时称"终童"。所著书八篇,今亡佚。马国翰有辑佚本一卷。

㊻吾丘寿王:西汉赵(今河北省邯郸)人。姓吾丘,名寿王,字子赣。从董仲舒学《春秋》,曾任侍中中郎,东郡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等职。后因罪被杀。所著书六篇已亡佚。有马国翰辑佚本一卷。

㊼《虞丘说》:或以为是吾丘所著六篇的解说。杨树达说虞丘说为一人名,非吾丘,其人事无考。

㊽庄助:又称为严助,是避东汉明帝讳改。西汉会稽吴(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武帝时郡举贤良,任为中大夫,随侍武帝左右。后任会稽太守。因淮南王事发受诛连被杀。所著书已亡佚。马国翰有辑佚本一卷。

㊾钩盾:官名。主近处苑囿。 冗(rǒng 冗)从:散职侍从官。 李步昌:汉宣帝时人,所著书今已亡佚不存。

㊿桓宽:西汉汝南(今河南省上蔡西南)人。字次公。宣帝任为郎,后任庐江太守丞。他将昭帝时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与贤良、文学就盐铁官营等问题的讨论集成一书,名为《盐铁论》,六十篇。此书今存。

51《新序》:今存十卷。《说苑》:今存二十卷。《世说》:今已亡佚。《列女传颂图》:今存《列女传》八卷。

52《太玄》、《法言》:今存。《乐》:已亡佚。《箴》:有《州箴》十二篇,

《官箴》十六篇。

㊸司徒：官名。职掌教化和民政事务。

㊹祖述：遵循、遵照。

㊺宪章：效法，仿效。

㊻宗：尊。

㊼孔子曰：此下引自《论语·卫灵公》。

㊽试：考虑。

㊾唐、虞：尧、舜。　隆：辉煌。

㊿惑者：迷惑。指俗儒。　精微：要义。

(61)辟：邪辟。　随时抑扬：随波逐流。

【译文】

《晏子》有八篇。作者晏子名婴，死后谥号为平仲，齐景公的宰相，孔子称他是"善于与人交往"。《史记》中有他的列传。

《子思》有二十三篇。作者姓孔名伋，是孔子的孙子，为鲁缪公的老师。

《曾子》有十八篇。作者姓曾名参，孔子的学生。

《漆雕子》有十三篇。是孔子弟子漆雕启作著。

《宓子》有十六篇。作者姓宓名不齐，字子贱，是孔子的学生。

《景子》有三篇。解说《宓子》书的内容，似是宓子贱的弟子所作。

《世子》有二十一篇。作者姓世名硕，春秋时陈国的人，是孔子学生的弟子。

《魏文侯》有六篇。

《李克》有七篇。作者李克是子夏的弟子，魏文侯的宰相。

《公孙尼子》有二十八篇。作者公孙尼子是孔子七十位有名弟子的学生。

《孟子》有十一篇。作者名轲，鲁国邹地人，是子思的弟子。《史记》中有列传。

《孙卿子》有三十三篇。作者姓孙（本姓荀）名况，战国时赵国人，担

任过齐国稷下学官的祭酒。《史记》中有列传。

《芈子》有十八篇。作者姓芈名婴，齐国人，孔子七十弟子的学生。

《内业》有十五篇。不知作者是谁。

《周史六弢》有六篇。作者是周惠王、周襄王之间的人。或说是周显王时代的人，或说孔子曾向他问学。

《周政》有六篇。内容是有关周时的法规制度，国家政教。

《周法》有九篇。内容是取法天地，建立百官的职官制度。

《河间周制》有十八篇。似为河间献王所作。

《谰言》有十篇。不知作者是谁，内容是讲述作国君的法规制度。

《功议》有四篇。不知作者是谁，内容是论建立功业，实施德行的事。

《宁越》有一篇。作者宁越是中牟人，为周威王的老师。

《王孙子》有一篇。此书又名《巧心》。

《公孙固》有一篇。分为十八章。齐闵王亡国后向公孙固问亡国的原因，公孙固由此向齐闵王讲述古今成败的道理。

《李氏春秋》有二篇。

《羊子》有四篇。全书分一百章。作者是以前秦朝的博士。

《董子》有一篇。作者姓董名无心，书的内容是诘难墨家。

《俟子》有一篇。

《徐子》有四十二篇。作者是战国时宋国外黄人。

《鲁仲连子》有十四篇。《史记》中有他的列传。

《平原老》有七篇。作者是朱建。

《虞氏春秋》有十五篇。作者是赵国相虞卿。

《高祖传》有十三篇。是汉高祖与大臣们讨论古人的言论和汉高祖的诏令政策。

《陆贾》有二十三篇。

《刘敬》有三篇。

《孝文传》有十一篇。是汉文帝的讲话和他发布的诏书策令。

《贾山》有八篇。

《太常蓼侯孔臧》有十篇。作者的父亲名叫孔聚，汉高祖时因功臣受封为侯爵，孔臧继承父亲的爵位。

《贾谊》有五十八篇。

河间献王《对上下三雍宫》有三篇。

《董仲舒》有一百二十三篇。

《儿宽》有九篇。

《公孙弘》有十篇。

《终军》有八篇。

《吾丘寿王》有六篇。

《虞丘说》有一篇。是诘难孙卿的。

《庄助》有四篇。

《臣彭》有四篇。

《钩盾宂从李步昌》有八篇。作者李步昌在汉宣帝时多次上书陈述有关事情。

《儒家言》有十八篇。不知道作者是谁。

桓宽所著《盐铁论》有六十篇。

刘向所作有六十七篇。即《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

扬雄所作有三十八篇。其中《太玄》一书十九篇、《法言》一书十三篇、《乐》一书四篇、《箴》一书二篇。

右列儒家著作五十三家，共计八百三十六篇。比刘歆《七略》新增入扬雄一家，书三十八篇。

儒家这一流派，大致是出于司徒这种职官，他们是协助国君理顺阴阳，宣明教化的。这些人优游著文于六经的范围之中，关心仁义道德，遵循尧、舜，效法周文王、武王，推崇先师孔子，用以加重自己谈话的分量，作为道义是最为高尚的。孔子说："如果我对谁有所称誉，必定是经过考察的。"唐、虞的辉煌，殷、周的强盛，孔子的业绩，都是经过考察的。然而迷惑的俗儒已经失掉要义，而荒谬的鄙儒又随波逐流，违反、背离儒学的基本宗旨，只图

哗众取宠，后学的跟着干，五经于是支离破碎，儒学逐渐衰落，这是鄙儒带给儒学的忧患。

【原文】

《伊尹》五十一篇[1]。汤相。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2]。

《辛甲》二十九篇[3]。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

《鬻子》二十二篇[4]。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管子》八十六篇[5]。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

《老子邻氏经传》四篇[6]。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

《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7]。述老子学。

《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字少季，临淮人[8]，传《老子》。

刘向《说老子》四篇[9]。

《文子》九篇[10]。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

《蜎子》十三篇。名渊。楚人，老子弟子[11]。

《关尹子》九篇。名喜。为关吏[12]，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

《庄子》五十二篇[13]。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14]。名圄寇[15]。先庄子，庄子称之。

《老成子》十八篇[16]。

《长卢子》九篇[17]。楚人。

《王狄子》一篇[18]。

《公子牟》四篇[19]。魏之公子也，先庄子，庄子称之。

《田子》二十五篇[20]。名骈，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21]。

《老莱子》十六篇[22]。楚人，与孔子同时。

《黔娄子》四篇[23]。齐隐士，守道不诎，威王下之[24]。

《宫孙子》二篇[25]。

《鹖冠子》一篇[26]。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

《周训》十四篇[27]。

《黄帝四经》四篇[28]。

《黄帝铭》六篇[29]。

《黄帝君臣》十篇[30]。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

《杂黄帝》五十八篇[31]。六国时贤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32]。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孙子》十六篇[33]。六国时。

《捷子》二篇[34]。齐人，武帝时说[35]。

《曹羽》二篇[36]。楚人。武帝时说于齐王[37]。

《郎中婴齐》十二篇[38]。武帝时。

《臣君子》二篇[39]。蜀人。

《郑长者》一篇[40]。六国时[41]。先韩子，韩子称之。

《楚子》三篇[42]。

《道家言》二篇[43]。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44]。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

道，然后知秉要执本[45]，清虚以自守[46]，卑弱以自持[47]。此君人南面之术也[48]。合于尧之克攘[49]，《易》之嗛嗛[50]，一谦而四益[51]，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52]，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注释】

①《伊尹》：书已亡佚。马国翰有《伊尹书》辑佚一卷。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甲本卷后，有古佚书四种，第二篇是伊尹论九主，当是此书的一部分。

②《谋》：即太公作著《阴谋》一书。《言》：即《金匮》。《兵》：即《太公兵法》。

③《辛甲》：书已亡佚。马国翰有《辛甲》辑佚一卷。

④《鬻子》：今存一卷，仅十四篇。姚际恒考证为后人所伪作。《四库全书》入杂家类。

⑤《管子》：今存七十六篇。非管子所作，而是战国至西汉时杂家的汇集。

⑥《老子》：今存二卷，八十一章。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大批帛书，其中有《老子》甲、乙两种抄写本。《邻氏经传》四篇书今已不存。

⑦《老子傅氏经说》：此书久已亡佚。

⑧《老子徐氏经说》：此书久已亡佚。今不存。

⑨刘向《说老子》：书久已亡佚。

⑩《文子》：此书今存二卷十二篇。

⑪蜎渊：郭沫若说即环渊。战国时思想家。其书《蜎子》久已亡佚。

⑫关吏：即关令。其书《关尹子》今存。

⑬《庄子》：今存三十三篇。

⑭《列子》：今有《列子》一书行世。1979年中华书局出有杨伯峻《列子集释》。杨称刘向父子整理过的《列子》已亡佚，今《列子》是魏晋时好事之徒聚敛诸子之言，附益而成。

⑮圉寇：即御寇。圉、御二字古音同。

⑯《老成子》：此书今亡佚。

⑰《长卢子》:此书今已亡佚。

⑱《王狄子》:此书今已亡佚。

⑲《公子牟》:此书今已亡佚,马国翰有辑本。公子牟,魏国公子,魏灭中山而封子牟,固称为中山公子牟。

⑳《田子》:此书今已亡佚。马国翰有辑本。

㉑骈:田骈,又称陈骈。好谈论,故齐人称他为"天口骈"。

㉒《老莱子》:此书已亡佚。马国翰有辑本。老莱子,春秋末楚国人。相传居于蒙山之阳,自耕而食,有孝行,年七十,父母犹在,常穿五彩衣,作婴儿状,以娱父母。楚王召他出仕,不就而偕妻迁江南。《史记》有传,说他著书十五篇。

㉓《黔娄子》:此书亡于隋唐以前。马国翰有辑佚一卷。

㉔诎:变更,停止。　威王:齐威王,战国时齐国国君,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　下之:屈己尊崇他。

㉕《宫孙子》:此书已亡佚。宫孙,复姓,不知名。

㉖《鹖(hé 曷)冠子》:今有《鹖冠子》三卷共十九篇,原本一篇,后世逐渐增加。其书初本黄老而后流于刑名。

㉗《周训》:此书今已亡佚。刘向《别录》说:人间小书,其言俗薄。

㉘《黄帝四经》:此书已亡佚。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西汉墓出土帛书中,在《老子》帛书乙种本卷前,有四种古佚书4篇,共1.1万余字。根据这四篇内容和抄写时代背景,推测为即《黄帝四经》。

㉙《黄帝铭》:此书已亡佚。顾实《汉志讲疏》说,黄帝《金人铭》见于《荀子》、《太公金匮》、刘向《说苑》;《巾几铭》见于《路史》,是六铭仍存其二。

㉚《黄帝君臣》:此书已亡佚。

㉛《黄帝杂》:此书已亡佚。

㉜《力牧》:此书已亡佚。

㉝《孙子》:此书已亡佚。书归道家且说是六国时人作而不知作者,故此书不是兵家孙子兵法书。

㉞《捷子》:此书已亡佚。捷子,又作接子。

㉟武帝时:王念孙《读书杂志》说捷子为六国时人,非汉武帝时人。"武帝时说"四字,乃涉下条注"武帝时说于齐王"而衍。说当是,据以改正。

㊱《曹羽》:此书已亡佚。

㊲齐王：汉高祖子刘肥。封地在今山东省泰山以北，黄河流域及胶东地区。

㊳《郎中婴齐》：此书已亡佚。刘向说：作者为“故待诏，不知其姓，数从游观，名能为文。”

㊴《臣君子》：此书已亡佚。

㊵《郑长者》：此书已亡佚。战国时郑国人，不知姓名。马国翰有辑佚一卷。

㊶六国时：释慧苑《华严经音义》引《风俗通》云“春秋末人”。

㊷《楚子》：此书今已亡佚。

㊸《道家言》此书今已亡佚。

㊹道家存书篇数，实为八百零一篇，比班固统计少一百九十二篇。

㊺秉：持。

㊻清虚：清静虚无。

㊼卑弱：低下柔弱。

㊽君人：王念孙说当为人君。

㊾克攘：能忍让。克，能够。攘，通“让”。

㊿嗛嗛。此《易·谦卦》爻辞，即谦谦。

(51)四益：指天益、地益、神益、人益。《谦卦·彖辞》云：“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亏，亏损。盈，盈满。变，改变。流，施予。

(52)放者：放荡的人。

【译文】

《伊尹》有五十一篇。作者伊尹是商汤的丞相。

《太公》有二百三十七篇。作者吕望是周朝师尚父，本是有道行的人。书中或者有近世通习太公道行的人增加部分。其中，《谋》有八十一篇，《言》有七十一篇，《兵》有八十五篇。

《辛甲》有二十九篇。作者辛甲是殷纣王臣子，劝谏纣王七十五次不被采纳于是离去，周朝建立后封赐他爵禄。

《鬻子》有二十二篇。作者姓鬻名熊，为周文王的老师，自周文王以

下的君臣都向他请教。周王封他为楚国的开国君主。

《管子》有八十六篇。作者管氏名夷吾，辅佐齐恒公，九次会合诸侯，都不带军队。《史记》中有他的列传。

《老子邻氏经传》有四篇。老子姓李名耳，邻氏传授他的学说。

《老子傅氏经说》有三十七篇。讲述老子的学说。

《老子徐氏经说》有六篇。徐氏字少季，临淮人，传授《老子》一书。

刘向《说老子》有四篇。

《文子》有九篇。文子是老子的弟子，与孔子同时，而书中有讲到周平王向他发问，似是假托的。

《蜎子》有十三篇。作者蜎子名渊，楚国人，老子的弟子。

《关尹子》有九篇。作者关尹子名喜，老子过关时，是守关的令，他丢弃官职跟着老子离去。

《庄子》有五十二篇。作者庄子名周，是战国时宋国人。

《列子》有八篇。作者列子名圄寇，比庄子时代早，庄子书中曾讲到他。

《老成子》有十八篇。

《长卢子》有十九篇。作者是楚国人。

《王狄子》有一篇。

《公子牟》有四篇。作者是魏国的公子，比庄子早，庄子在书中曾讲到他。

《田子》有二十五篇。作者田子名骈，齐国人，游学于齐国国都稷下学宫，被称为“天口骈”。

《老莱子》有十六篇。作者老莱子是楚国人，与孔子同时代。

《黔娄子》有四篇。作者黔娄子是齐国的隐士，坚守道学不变更，齐威王对他屈己尊崇。

《宫孙子》有二篇。

《鹖冠子》有一篇。作者鹖冠子是楚国人，隐居于深山之中，以鹖鸟羽毛为冠，故称鹖冠子。

《周训》有十四篇。

《黄帝四经》有四篇。

《黄帝铭》有六篇。

《黄帝君臣》有十篇。从六国时开始，书的内容与《老子》一书相似。

《杂黄帝》有五十八篇。为战国时期有贤才的人所作。

《力牧》有二十二篇。是战国时人所作，假托为力牧著。力牧，是黄帝的丞相。

《孙子》有十六篇。作者是战国时期的人。

《捷子》有两篇。作者是汉武帝时齐地人。

《曹羽》有两篇。作者曹羽是楚地人，书的内容是汉武帝时他游说于齐王的言论。

《郎中婴齐》有十二篇。作者是汉武帝时人。

《臣君子》有二篇。作者是蜀地人。

《郑长者》有一篇。作者是战国时人。他比韩非早，韩非子书中曾讲到他。

《楚子》有三篇。

《道家言》有三篇。是近世著作，作者不详。

右列道家著作三十七家，作品共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这一流派，大致出身于史官。他们记载历史上的成功与失败、生存和灭亡、祸难和福祥在古代和现今发生的缘故，然后知道秉持简约掌握根本，以清静虚无作为自己的操守，卑身柔弱作为自己的护身。这是人君南面称王的法术。这种品德符合尧的谦让精神，与《易》的谦卦一致，能作到谦逊就能受到天、地、鬼、人四方面给予的益处，这就是道家的优势。至于放荡的人实行道家学说，他们不仅抛弃礼制，同时也抛弃仁爱，他们说道："只须用清静虚无，就可以治理国家。"

【原文】

《宋司星子韦》三篇[1]。景公之史。

《公梼生终始》十四篇[2]。传邹奭《始终》书[3]。

《公孙发》二十二篇[4]。六国时。

《邹子》四十九篇[5]。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6]。

《邹子终始》五十六篇[7]。

《乘丘子》五篇[8]。六国时。

《杜文公》五篇[9]。六国时。

《黄帝泰素》二十篇[10]。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

《南公》三十一篇[11]。六国时。

《容成子》十四篇[12]。

《张苍》十六篇[13]。丞相北平侯[14]。

《邹奭子》十二篇[15]。齐人，号曰雕龙奭[16]。

《闾丘子》十三篇[17]。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冯促》十三篇[18]。郑人。

《将钜子》五篇[19]。六国时。先南公，南公称之。

《五曹官制》五篇[20]。汉制，似贾谊所条。

《周伯》十一篇[21]。齐人，六国时。

《卫侯官》十二篇[22]。近世，不知作者。

于长《天下忠臣》九篇[23]。平阴人[24]，近世。

《公孙浑邪》十五篇[25]。平曲侯[26]。

《杂阴阳》三十八篇[27]。不知作者。

右阴阳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28]。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29]。敬顺昊天[30]，历象日月星辰[31]，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32]，则牵于禁忌[33]，泥于小数[34]，舍人事而任鬼神。

【注释】

①《宋司星子韦》：此书已亡佚。马国翰有辑本。 司星：是掌管星象的官。 子韦：宋景公（公元前516～前471年在位）时星历官。

②《公梼生终始》：此书已亡佚。

③传邹奭《始终》：钱大昭说邹奭当作邹衍之误。《始终》当作《终始》。章学诚认为作者与书皆不是邹衍的《终始》，当是另一个人的著作。见《校雠通义》内篇三说。

④《公孙发》：此书已亡佚。作者及书的内容皆不知。

⑤《邹子》：此书已亡佚。马国翰有辑本。

⑥邹衍（约公元前305～前240年）："邹"亦作"驺"。战国末哲学家、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齐国人，游历魏、燕、赵等国，提出"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的说法。他的讲话宏大不经，当时人称他为"谈天衍"。

⑦《邹子终始》：此书已亡佚。内容是宣扬五德终始循环往复，社会的发展也是同样的运转。

⑧《乘丘子》：乘丘、沈钦韩说是"桑丘"之误，当是。此书已亡佚。

⑨《杜文公》：此书已亡佚。刘向《别录》说作者是韩国人。

⑩《黄帝泰素》：此书已亡佚。或说是战国韩国诸公子或公孙作。内容讲阴阳五行本是黄帝的学说。

⑪《南公》：此书已亡佚。南公为南方人，不知姓名，《史记·项羽本纪》中有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或即此南公。

⑫《容成子》：此书已亡佚。

⑬《张苍》：此书已亡佚。内容是讲阴阳律历事。

⑭丞相北平侯：即张苍。汉初任代、赵国丞相，封北平侯。后为丞相十余年，曾改定音律历法。年百余岁乃死。

⑮《邹奭子》：此书已亡佚。

⑯号曰雕龙奭：刘向《七略》说，"驺奭修衍之文，若雕龙镂文，故号曰

雕龙奭”。

⑰《闾丘子》:此书已亡佚。

⑱《冯促》:此书已亡佚。

⑲《将钜子》:此书已亡佚。

⑳《五曹官制》:此书已亡佚。

㉑《周伯》:此书已亡佚。

㉒《卫侯官》:此书已亡佚。钱大昭《汉书辨疑》说侯当作候,卫尉属官有诸屯候卫司马二十二官。

㉓《天下忠臣》:此书已亡佚。

㉔于长:人名,西汉平阴(今河南省孟津县北)人。所著书记述天下忠臣事迹。

㉕《公孙浑邪》:此书已亡佚。

㉖平曲侯:即公孙昆邪。汉景时封为平曲侯。

㉗《杂阴阳》:此书已亡佚。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中说,此书是刘向采录无名氏的同类文字编缀而成的。

㉘三百六十九篇:实为三百六十八篇,少一篇。阴阳家二十一种书,皆无存者,所以《隋书·经籍志》就不立阴阳类。

㉙羲和:掌天文历法的官。

㉚昊(hào 号)天:即天。

㉛历象:推算历法观测天象。

㉜拘:拘谨,固守。

㉝牵:牵连,牵附。

㉞泥:拘泥,泥滞。

【译文】

《宋司星子韦》有三篇。作者子韦是春秋时宋景公的史官。

《公梼生终始》有十四篇。传述邹奭《始终》书的内容。

《公孙发》有二十二篇。作者是战国时人。

《邹子》有四十九篇。作者姓邹名衍,战国时齐国人,是燕昭王的老师,居住在齐国稷下学宫中,当时人称他为“谈天衍”。

《邹子终始》有五十六篇。

《乘丘子》五篇。作者是战国时人。

《杜文公》有五篇。作者是战国时人。

《黄帝泰素》有二十篇。作者是战国时韩国的公子。

《南公》有三十一篇。作者是战国时人。

《容成子》有十四篇。

《张苍》有十六篇。作者张苍是丞相北平侯。

《邹奭子》有十二篇。作者是齐国人，时人号为“雕龙奭”。

《闾丘子》有十三篇。作者姓闾丘名快，战国时魏人。时代在南公以前。

《冯促》有十三篇。作者是郑国人。

《将钜子》有五篇。作者是战国时人，在南公以前，南公书中讲到他。

《五曹官制》有五篇。内容是记汉代的制度，似是贾谊整理的。

《周伯》有十一篇。作者是战国时齐国人。

《卫侯官》有十二篇。内容是讲近世的制度，作者不知是谁。

于长《天下忠臣》有九篇。作者是平阴人，书中所记是近世的事。

《公孙浑邪》有十五篇。作者是平曲侯。

《杂阴阳》有三十八篇。作者不知是谁。

右列阴阳类著作二十一家，共三百六十九篇。

阴阳家这一流派，是出身于掌管历法天象这一类的职官。他们仔细地按照天体运行，推算历法、观测天象，慎重地把时节告诉百姓，这是他们的长处。若是拘谨的人来做这类事，就会牵合于各种禁忌，滞泥于小的数据，抛弃人的主动性而迷信鬼神。

【原文】

《李子》三十二篇①。名悝②，相魏文侯，富国强兵。

《商君》二十九篇③。名鞅，姓姬，卫后也，相秦孝公，有列传④。

《申子》六篇[5]。名不害，京人，相韩昭侯，终其身诸侯不敢侵韩[6]。

《处子》九篇[7]。

《慎子》四十二篇[8]。名到[9]，先申、韩，申、韩称之。

《韩子》五十五篇[10]。名非，韩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杀之。

《游棣子》一篇[11]。

《晁错》三十一篇[12]。

《燕十事》十篇[13]。不知作者。

《法家言》二篇[14]。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15]，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16]。"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17]，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注释】

①《李子》：此书已亡佚。顾实《汉志讲疏》说，儒家类有《李克》七篇，兵权谋家类有《李子》十篇，皆不是与此《李子》三十二篇同一种书。

②悝（kui 亏）：指李悝（公元前455～前395年），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制定《法经》，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或说李悝即李克。

③《商君》：今名《商君书》，存二十四篇，亡佚五篇。

④鞅，即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战国政治家。卫国人，名鞅，又称卫鞅、公孙鞅。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后入秦受秦孝公重用，主持变法。因功封於商（今陕西省商县南）十五邑。秦孝公死后他被贵族诬陷谋反，被车裂而死。　秦孝公：战国时秦国国君。支持商鞅变法，秦由是强盛。在位二十四年（公元前361～前338年）。

⑤《申子》:此书已亡佚。马国翰有《申子》辑佚一卷。

⑥申不害(约公元前385～前337年):战国法家。郑国京邑(今河南荥阳县东南)人。曾任韩昭侯相十五年,注重法治,特别讲究"术"的运用,而成为刑名学。 韩昭侯:战国时韩国国君,在位三十年(公元前362～前333年)。

⑦《处子》:此书已亡佚。处子或作剧子,战国时赵国人。

⑧《慎子》:此书已亡佚。现有辑佚七篇。

⑨慎到(约公元前395～前315年):战国法家。赵国人。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颇负盛名。注重法治更强调"势"的作用。

⑩《韩子》:此五十五篇今存,名《韩非子》。

⑪《游棣子》:此书今已不存。

⑫《晁错》:此书今已亡佚。马国翰有辑佚一卷。

⑬《燕十事》:此书已亡佚。

⑭《法家言》:此书已亡佚。

⑮理官:狱官。

⑯饬法:整饬法律。此语出自《易》的《噬嗑》卦象辞。

⑰刻者:刻薄的人。

【译文】

《李子》有三十二篇。作者姓李名悝,魏文侯的宰相,主张富国强兵。

《商君》有二十九篇。作者名鞅,姓姬,卫国公室的后代,是秦孝公的宰相,《史记》有列传。

《申子》有六篇。作者姓申名不害,京人,是韩昭侯的宰相,在他为相时,诸侯不敢进犯韩国。

《韩子》有五十五篇。作者韩非,是韩国公子,出使秦国,遭李斯陷害而被杀。

《游棣子》有一篇。

《晁错》有三十一篇。

《燕十事》有十篇。不知作者是谁。

《法家言》有二篇。不知作者是谁。

右列法家著作十家，共计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这一流派，大致出身于掌刑罚的狱官，他们赏罚必信，用来辅助礼制。《易》中说："先王明察其刑罚，修正其法律。"这就是他们的长处。若用刻薄的人来作，他们就不讲教化，抛弃仁爱，只打算用刑罚手段来达到治理，滥用刑罚以至残害至亲骨肉，将深厚的恩义损伤而变得很淡薄。

【原文】

《邓析》二篇①。郑人，与子产并时。

《尹文子》一篇②。说齐宣王，先公孙龙。

《公孙龙子》十四篇③。赵人。

《成公生》五篇④。与黄公等同时。

《惠子》一篇⑤。名施⑥，与庄子并时。

《黄公》四篇⑦。名疵，为秦博士，作歌诗，在秦时歌诗中。

《毛公》九篇。赵人，与公孙龙等并游平原君赵胜家。

右名七家⑧，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⑨，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⑩。"此其所长也。及警者为之⑪，则苟钩鈲析乱而已⑫。

【注释】

①《邓析》：此书已亡佚。今本《邓析子》系后人托名所作。邓析（公元前545～前501年）：春秋法家先驱，名家。郑国人，做过郑国大夫。创办私学，以所作《竹书》（法律书）教人，宣传法治，后被杀。

②《尹文子》：此书已亡佚。今本《尹文子》是后人托名所作。尹文：战国时人。和宋钘齐名，同游稷下。善名辩，推崇法治。

③《公孙龙子》:此书今存六篇。有宋时谢希深注。 公孙龙:战国时哲学家、名家的代表人物。字子秉,赵国人。曾做过平原君的门客。他的名辨论题有“离坚白”、“白马非马”等多条。强调事物区别,与惠施学说相对立。

④《成公生》:此书今已亡佚。 成公复姓,与李斯子李由同时。

⑤《惠子》:此书今已亡佚。清人马国翰有辑佚一卷。

⑥惠施(约公元前330～约前310年):战国哲学家,名家的代表人物。宋国人。曾做过魏惠王宰相。他与公孙龙子分别代表名家的两个基本派别,主张“合同异”,强调事物的同一性,但忽视其相异。

⑦《黄公》:此书已亡佚。

⑧名家:一称“辨者”,又称“形名家”。战国时一学派,强调“控名责实,参伍不失”。他们着重讨论“名”与“实”的关系问题,对古代逻辑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⑨礼亦异数:礼的等级也不相同。

⑩孔子语引自《论语·子路》。

⑪警(jiào 叫)者:吹毛求疵的人,挑剔的人。

⑫钩觚(pì 譬):即钩觚,钩破,钩裂。 析乱:离析散乱。

【译文】

《邓析》有二篇。作者是春秋时郑国人,与子产同时代。

《尹文子》一篇。作者尹文曾游说于齐宣王,时代在公孙龙之前。

《公孙龙子》有十四篇。作者公孙龙是战国时赵国人。

《成公生》有五篇。作者与黄公是同时人。

《惠子》有一篇。作者是惠施,与庄子是同时期的人。

《黄公》有四篇。作者姓黄名疵,是秦朝博士。善作诗歌,著作存留在秦时的歌诗中。

《毛公》有九篇。作者毛公是战国时赵国人,与公孙龙等同游于平原君赵胜家。

右列名家著作七家,共计三十六篇。

名家这一流派,大致是出身于掌管礼制的职官。在古时侯,名号和爵位不同,所享受的礼数也有差别。孔子说:“一定要正名

分吧！”“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适；说话不顺适，事情就办不成。”这就是他们的长处。若喜欢挑剔的人来作这事，就只会把名实割裂而搞乱了事情。

【原文】

《尹佚》二篇[1]。周臣，在成、康时也。

《田俅子》三篇[2]。先韩子。

《我子》一篇[3]。

《随巢子》六篇[4]。墨翟弟子。

《胡非子》三篇[5]。墨翟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6]。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7]。茅屋采椽[8]，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9]，是以兼爱；选士大射[10]，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注释】

①《尹佚》：此书已亡佚。马国翰有辑佚本。尹佚又作史佚、史逸，又称“作册逸”。

②《田俅子》：此书已亡佚。马国翰有辑佚本一卷。　田俅：即田鸠。

③《我子》：此书已亡佚。

④《随巢子》：此书已佚。马国翰有辑佚一卷。

⑤《胡非子》：此书已佚。马国翰有辑佚本一卷。

⑥《墨子》：此书今存两种版本：一《道藏》本，存五十三篇；一《四库》本，存六十三篇。孙治让有《墨子间诂》可参考。

⑦清庙：即宗庙。

⑧采椽：采集树条作屋椽，不加修整。

⑨三老五更：古时设三老五更，用以尊养老人。蔡邕说三老为三人，五更为五人。郑康成说三老五更各一人，是知三德五事的人。三德是指正直、刚、柔，五事是指貌、言、视、听、思。

⑩大射：是朝廷中比赛射箭技术的礼仪。

【译文】

《尹佚》有二篇。作者是周朝的臣，是周成王、康王时代的人。

《田俅子》有三篇。作者比韩非的时代早。

《我子》有一篇。

《随巢子》有六篇。作者是墨子的弟子。

《胡非子》有三篇。作者是墨翟的弟子。

《墨子》有七十一篇。作者名墨翟，是宋国的大夫，时代在孔子以后。

右列墨家著作六家，共八十六篇。

墨家这一流派，大致出身于看守宗庙的职务。他们用茅草盖屋，采集树条作房椽，以此作为俭朴；俸养三老五更老人，以此作为普遍的爱；用大射的礼仪来选取人材，以此作为崇尚贤才；虔诚地祭祀先父，以此作为尊敬鬼神；遵循四季运行做事，此以来否定先天命定；用孝顺的眼光看天下，以此来崇尚同一。这就是他们的长处。若是蔽塞的人来作，就会只见到俭朴的好处，由此而责难礼制的耗费；因推广普遍的爱，而不知道分别亲疏间的关系。

【原文】

《苏子》三十一篇①。名秦，有列传。

《张子》十篇②。名仪，有列传。

《庞煖》二篇③。为燕将④。

《阙子》一篇⑤。

《国筮子》十七篇⑥。

秦《零陵令信》一篇⑦。难秦相李斯。

《蒯子》五篇⑧。名通⑨。

《邹阳》七篇⑩。

《主父偃》二十八篇⑪。

《徐乐》一篇⑫。

《庄安》一篇⑬。

《待诏金马聊苍》三篇⑭。赵人，武帝时。

右从横十二家，百七篇。

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⑮。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颛对⑯，虽多亦奚以为⑰？"又曰："使乎，使乎⑱？"言其当权事制宜⑲，受命而不受辞⑳，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㉑。

【注释】

①《苏子》：此书今亡佚。马国翰有辑佚一卷。1973年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战国从横家书》，保存有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十六章。或说今存《鬼谷子》一书即此《志》中的《苏子》。

②《张子》：此书已亡佚。

③《庞煖》：此书已亡佚。

④庞煖：在赵悼襄王三年（公元前242年）为赵将兵攻燕，杀燕将剧辛，次年合楚、魏、燕军攻秦、齐，是赵将，班固自注为"燕将"，误。

⑤《阙子》：此书今已亡佚。马国翰有辑佚一卷。

⑥《国筮子》：此书今已亡佚。

⑦秦《零陵令信》:此书已亡佚。 信:是零陵令名,此人姓不知。 零陵:县名,秦县治在今广西省全州县西南。

⑧《蒯子》:此书已亡佚。马国翰有辑佚本。

⑨蒯通:即蒯彻。汉初范阳(今河北省定兴县北固城镇)人。善于游说,《汉书》有传。汉惠帝时,为丞相曹参宾客。

⑩《邹阳》:此书已亡佚。马国翰有辑本。 邹阳:西汉齐(今山东省东部)人。初从吴王刘濞,劝吴王刘濞不要起兵反叛。后至梁为梁孝王宾客,被谗下狱,有《狱中上梁王书》,申诉冤情。释放后被梁尊为上客。善为文。《史记》、《汉书》皆有传。

⑪《主父偃》:此书已亡佚。马国翰有辑本。 主父偃(? ~公元前126年):西汉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人。复姓主父,任中大夫,主张多封诸侯王国子弟的"推恩"政策,以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后为齐国相,胁迫齐王自杀而被诛。

⑫《徐乐》:此书已亡佚。马国翰有辑本。 徐乐:西汉燕郡无终(今天津市蓟县)人。

⑬《庄安》:此书已亡佚。马国翰有辑本。

⑭《待诏金马聊苍》:此书已亡佚。 待诏:官名。被征集的学士凡特别优异的而未被皇帝召见,皆留京城,等待诏命者称为待诏。 金马:即金马门。金马门是汉代宫门名,在未央宫。汉武帝得大苑马,以铜铸像,立于署门,故称金马门。 聊苍:《汉书·严助传》作"膠苍"。

⑮行人:掌外交的官。

⑯颛(zhuān 专):通"专"。 专对:独自对答。指在外交场合根据具体情况独立对答。

⑰奚以为:有何用。

⑱使乎,使乎:孔子称赞使者的话。孔子语见《论语·子路》、《宪问》。

⑲权事制宜:衡量事态合理处置。

⑳受命而不受辞:接受使命而不接受应对的具体言辞。

㉑谖(xuān宣):欺诈。

【译文】

《苏子》有三十一篇。作者苏秦,《史记》有列传。

《张子》有十篇。作者张仪，《史记》有列传。

《庞煖》有二篇。作者庞煖是赵国将军。

《阙子》有一篇。

《国筮子》有十七篇。

秦时《零陵令信》有一篇。内容是诘难李斯的。

《蒯子》有五篇。作者是蒯通。

《邹阳》有七篇。

《主父偃》有二十八篇。

《徐乐》有一篇。

《庄安》有一篇。

《待诏金马聊苍》有三篇。作者聊苍是汉武帝时期赵地的人。

右列从横家著作十二家，共一百零七篇。

从横家这一流派，大致出身于主管外交的职官。孔子说："熟读《诗》三百篇，派他出使国外，却不能独立应对，虽读得多，有什么用呢？"又说："好的使者，好的使者呀！"是说使者应当权衡事态合理处置，出使时只接受使命而不接受临事应对的具体言辞，这就是们的长处。若用邪辟的人来担任，就会崇尚欺诈而背弃信义。

【原文】

孔甲《盘盂》二十六篇①。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大命》三十七篇②。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

《伍子胥》八篇③。名员，春秋时为吴将，忠直遇谗死④。

《子晚子》三十五篇⑤。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

《由余》三篇⑥。戎人，秦穆公聘以为大夫⑦。

《尉缭》二十九篇⑧。六国时。

《尸子》二十篇[9]。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

《吕氏春秋》二十六篇[10] 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

《淮南内》二十一篇[11] 王安。

《淮南外》三十三篇[12]。

《东方朔》二十篇[13]。

《伯象先生》一篇[14]。

《荆轲论》五篇[15]。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

《吴子》一篇[16]。

《公孙尼》一篇[17]。

《博士臣贤对》一篇[18]。汉世，难韩子，商君。

《臣说》三篇[19]。武帝时作赋。

《解子簿书》三十五篇[20]。

《推杂书》八十七篇[21]。

《杂家言》一篇[22]。王伯[23]，不知作者。

右杂二十家，四百三篇[24]。入兵法[25]。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26]，见王治之无不贯[27]。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28]。

【注释】

①《盘盂》：此书已亡佚。孔甲是黄帝史官，书于盘盂中的文字为告诫语。

②《大令》：即《大禹》。此书已亡佚。

③《伍子胥》:其书已亡佚。或说今存《越绝书》即是此《伍子胥》。

④伍子胥(? ～公元前484年):名员,吴国大夫。父伍参本楚大夫,遭谗被楚王杀。伍子胥逃到吴国,帮助阖庐夺得王位,辅佐阖庐,攻破楚国。后谏阻夫差伐齐和同越讲和,渐疏远,终被吴王夫差赐剑自杀。后兵家的兵技巧类中有兵书《伍子胥》十篇。

⑤《子晚子》:此书今已亡佚。

⑥《由余》:此书今已亡佚。马国翰有辑本。

⑦由余:本晋国人,后逃到戎人中,戎人派他到秦国,被秦穆公聘用为大夫。

⑧《尉缭》此书已亡佚。　尉缭:战国末秦国大臣,名缭,魏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人。入秦游说,被秦王政(即秦始皇)任为国尉,故称尉缭。主张用金钱收买六国权臣,以打乱他们的布署。

⑨《尸子》:此书已亡佚。清汪继培、章宗源、孙星衍、任兆麟均有辑本。以汪继培辑本较佳。

⑩《吕氏春秋》:此书今存。陈奇猷有《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较佳。

⑪《淮南内》:此书今存,名为《淮南子》。

⑫《淮南外》:此书今已亡佚。

⑬《东方朔》:今已残不全。　东方朔(公元前154～前93年):西汉文学家。平原厌次(今山东省惠民县)人。字曼倩。汉武帝时为中大夫。性恢谐滑稽。善于辞赋。

⑭《伯象先生》:此书今已亡佚。

⑮《荆轲论》:此书已亡佚。

⑯《吴子》:此书已亡佚。此书与兵权谋的《吴起》四十八篇,不是同一种书。

⑰《公孙尼》:此书已亡佚。或与儒家公孙尼为一人。

⑱《博士臣贤对》:此书已亡佚。

⑲《臣说》:此书已亡佚。说,读作"悦",是人名。颜师古说。

⑳《解子簿书》:此书今已亡佚。

㉑《推杂书》:此书已亡佚。

㉒《杂家言》:此书已亡佚。

㉓王伯：即王霸，论述为王为霸主的方术。

㉔四百三篇：今计三百九十三篇，少十篇。

㉕入兵法：王先谦《汉书补注》说："入兵法"上当脱掉"出子晚"三字，即将《子晚子》从此类中抽出，归入兵法类去。当据以校正。

㉖知国体：知道治国的体制。

㉗见王治：观察王者的治理。 之：指百家，杂家。 无不贯：无不条贯，无不有条理。

㉘漫羡：漫衍。 无所归心：没有中心。

【译文】

孔甲《盘盂》有二十六篇。作者孔甲是黄帝的史官，或者说是夏代的国王孔甲，似均不是。

《大禹》有三十七篇。传说是禹作的，书中的文句似是后世的语言。

《伍子胥》有八篇。作者伍子胥，名员，春秋期吴国的将军，因忠直遭到谗言陷害致死。

《子晚子》有三十五篇。作者是齐国人，喜好谈论兵法，本书的内容与《司马法》相似。

《由余》有三篇。作者由余是戎人，被秦穆公聘为大夫。

《尉缭》有二十九篇。作者尉缭是战国时期的人。

《尸子》有二十篇。作者尸佼，是鲁国人，秦相商鞅的老师。商鞅被车裂后，尸佼逃进蜀地避难。

《吕氏春秋》有二十六篇。是秦国的相吕不韦，辑有智慧谋略的才士作品而成的书。

《淮南内》有二十一篇。是淮南王刘安所编辑成的书。

《淮南外》有三十三篇。

《东方朔》有二十篇。

《伯象先生》有一篇。

《荆轲论》有五篇。荆轲为燕国去刺杀秦王政，事不成而被杀死。司马相如等人论此事所写的文章，集成此书。

《吴子》有一篇。

《公孙尼》有一篇。

《博士臣贤对》有一篇。是汉朝人诘难韩非子、商鞅的著作。

《臣说》有三篇。是汉武帝时所作。

《解子簿书》有三十五篇。

《推杂书》有八十七篇。

《杂家言》有一篇。本书是讲实行王道霸道的方术，不知作者是谁。

右列杂家著作二十家，共四百零三篇。将《子晚子》分出，归入兵法家类中去。

杂家这一流派，大致出身于主管议论的职官。他们兼有儒家、墨家，结合名家、法家的特点，知道治国的体制要集各家所长，他们观察王者治国之道能有条理，这是他们的长处。若放荡的人成为杂家，就会漫无边际而没有中心。

【原文】

《神农》二十篇①. 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

《野老》十七篇②。六国时，在齐、楚间。

《宰氏》十七篇③。不知何世。

《董安国》十六篇④。汉代内史，不知何帝时。

《尹都尉》十四篇⑤。不知何世。

《赵氏》五篇⑥。不知何世。

《氾胜之》十八篇⑦。成帝时为议郎。

《王氏》六篇⑧。不知何世。

《蔡癸》一篇⑨。宣帝时，以言便宜，至弘农太守。

右农九家，百一十四篇。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勤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10]，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11]，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12]。

【注释】

①《神农》：此书已亡佚。马国翰有《神农书》辑佚一卷。但非原书的遗文，而是采自《开元占经》及《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新论》等书，内容只是空泛议论，全无农耕技术的文字。

②《野老》：此书已亡佚。马国翰有《野老书》辑佚一卷。是辑录《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中的文字，也非原书的遗文。王应麟说，六国时人，游秦楚间，年老隐居，著书言农家事，故以为号。

③《宰氏》：此书已亡佚。唐马聪《意林》称越国大臣计然姓辛，字文子。马国翰以为"辛"乃"宰"之误，认为此《宰氏》十七篇即是计然的著作，并辑成《范子计然》三卷。但书的内容全是阴阳五行的话，没有农耕技术方面的内容，似不是《宰氏》一书的遗文。

④《董安国》：此书已亡佚。

⑤《尹都尉》：此书已亡佚。马国翰有《尹都尉》辑佚一卷。王毓瑚说是辑录自《齐民要术》中种瓜、芥、葵、蓼、薤、葱诸条而成，亦非原书遗文。

⑥《赵氏》：此书已亡佚。姚振宗以为是"赵过的书"。

⑦《氾胜之》：此书已亡佚。马国翰有《氾胜之书》辑佚三卷，洪颐煊辑本为二卷。 氾胜之，汉成帝时人，刘向《别录》说："使教田三辅，有好田者师之，徙为御史。"

⑧《王氏》：此书已亡佚。

⑨《蔡癸》：此书已亡佚。刘向《别录》说蔡癸是邯郸人。《汉书·食货志》云："五凤中"，"蔡癸以好农，使劝郡国，至大官。"

⑩《八政》：古代的八种政事，指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见《尚书·洪范》。

⑪无所事圣王：不须要事捧圣王，天下自会治理。

⑫悖（bō 波）：逆，乱。

【译文】

《神农》有二十篇。作者是战国时人，学者们忧虑当时不注重农事，于是著文宣讲耕种农业，假托名黄帝。

《野老》有十七篇。作者是战国时人，游历于齐、楚之间。

《宰氏》有十七篇。作者不知是何时代的人。

《董安国》有十六篇。作者是汉代的内史官，但不知是哪一位皇帝时人。

《尹都尉》有十四篇。作者不知是什么时代的人。

《赵氏》有五篇。作者不知是何时代人。

《氾胜之》有十八篇。作者氾胜之，是汉成帝时的议郎。

《王氏》有六篇。作者不知是何时代人。

《蔡癸》有一篇。作者蔡癸是汉宣帝时人，他随时向皇帝进言，官至弘农郡太守。

右列农家著作九家，共一百一十四篇。

农家这一流派，大致出身于掌管农事稷粟这类职官。他们主张播种百谷，勤恳耕田种桑，以使百姓足衣足食，故《尚书·洪范》所讲八政，第一是食，第二是财货。孔子说："所重视的是百姓的衣食。"这是他们这一学派的长处。若是鄙陋的人从事这一学派，他们就会认为不须要贤圣的君王，天下自己就会治理得很好，打算要国君、官吏同百姓一道耕种，这就颠倒了上下间的秩序。

【原文】

《伊尹说》二十七篇①。其说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②。后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③。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④。古史官记事也。

《师旷》六篇[5]。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6]。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7]。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8]。天乙谓汤[9]，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10]。迂诞依托。

《封禅方说》十八篇[11]。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12]。武帝时。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13]。

《臣寿周纪》七篇[14] 项国圉人[15]，宣帝时。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16]。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17]，号黄车使者。

《百家》百三十九卷[18]。

右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19]。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20]。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21]，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22]。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所议也[23]。

【注释】

①《伊尹说》：此书已亡佚。

②《鬻子说》：此书已亡佚。今存《鬻子》一卷，是后人托名伪作。

③《周考》：此书已亡佚。

④《青史子》：此书已亡佚。贾执《姓氏英贤录》云"晋大史董狐之子受封青史之田因氏焉。"此书唐以前已佚。唐又复出，今存遗文三事，均讲礼制，不类小说。

⑤《师旷》:此书已亡佚。

⑥《务成子》:此书已亡佚。

⑦《宋子》:此书已亡佚。马国翰有辑本。宋子即宋钘。荀子说:“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是荀子说宋钘的事。

⑧《天乙》:此书已亡佚。

⑨天乙即汤:甲骨文中称“大乙”。

⑩《黄帝说》:此书已亡佚。

⑪《封禅方说》:此书已亡佚。方,方士。

⑫《待诏臣饶心术》:此书已亡佚。刘向《别录》云:“饶,齐人。”

⑬《待诏臣安成未央术》:此书已亡佚。应劭说是道家。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

⑭《臣寿周纪》:此书已亡佚。

⑮项国:钱大昭疑为淮阳国之误。

⑯《虞初周说》:此书已亡佚。应劭说,其说以《周书》为本。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

⑰方士:好神仙方术的人。　侍郎:官名。郎官的一种,为宫廷近侍。

⑱《百家》:此书已亡佚。鲁迅认为书的内容与刘向《说苑》相类(《中国小说史略》)。

⑲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多十篇。

⑳稗(bài拜)官:小官。如淳云:细米为稗,街谈巷说,细碎之言。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

㉑泥:泥滞。孔子语引自《论语·子张》。

㉒缀:编缀,连缀。

㉓刍荛(ráo饶):割草打柴的人。刍,草。荛,柴薪。

【译文】

《伊尹说》有二十七篇。书中的语言浅薄,似后人依托伊尹的名所作。

《鬻子说》有十九篇。是后世所增加的。

《周考》有七十六篇。是稽考周代的事。

《青史子》有五十七篇。是古代史官所记载的历史事件。

《师旷》有六篇。书中所载事见于《春秋》，语言浅薄，事与《春秋》中相同，似假托师旷名所作。

《务成子》有十一篇。书中有讲到尧问之事，但不是古时用语。

《宋子》有十八篇。书的内容是荀子讲宋钘事迹，主要是讲黄老的学说。

《天乙》有三篇。天乙是指汤，书中的语言不是殷时用语，都是假托而作。

《黄帝说》有四十篇。是荒诞的故事，为后人假托黄帝名所作。

《封禅方说》有十八篇。讲汉武帝时事。

《待诏臣饶心术》有二十五篇。是汉武帝时人所作。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有一篇。

《臣寿周纪》有七篇。作者是项国的养马者，汉宣帝时人。

《虞初周说》有九百四十三篇。作者虞初是河南人，汉武帝时因好方术任官为侍郎，号为黄车使车。

《百家》有一百三十九卷。

右列小说家著作十五家，共一千三百八十篇。

小说家这一个流派，大致出身于小的官吏。是利用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事写成的。孔子说："虽然是小技艺，也一定会有可取的地方；但对于从事远大的事业恐怕有所妨碍，所以君子不从事这些小技。"然而它也不会消失，街巷间有一些小智慧的人能做得到，也可以让他们编连起来，不会因时间久远而被忘记。或者其中有些可以采用的言论，也不过只是割草打柴这类人的议论。

【原文】

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①。出《蹙鞠》一家，二十五篇。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②。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③，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④。其言虽殊，辟犹水火⑤，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⑥："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⑦，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⑧。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曰："礼失而求诸野⑨。"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⑩，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⑪？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注释】

①今计一百八十九家，包括扬雄一家在内共四千三百五十九篇，多三十五篇。

②可观者九家：指去小说一家，其余九家皆有可取的地方。古人对小说家持贬抑态度。

③好恶殊方：好恶不同。

④取合：迎合。

⑤辟：即譬，比方，比如。

⑥《易》曰：以下语引自《系辞下》。

⑦穷知：知即智，穷智，竭尽智慧。　究虑：极尽思虑。

⑧支与流裔：分支和后裔。

⑨孔子语是后世解释《左传·昭公十七年》仲尼"官学在四夷"，非孔子原文。

⑩更索：他处求得。

⑪愈：胜过。

【译文】

大凡诸子的著作有一百八十九家，合计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抽出《楚鞠》一种的二十五篇。

诸子十家中，其中有可取的只九家而已。它们都是兴起于王道已经衰微、诸侯靠武力推行政治的时候。这时的国君们各自的好恶不同，于是九家的学说，蜂涌而出同时并起，它们各执一端，推崇自己所喜欢的，以此驰骋游说，迎合诸侯的好恶。它们的言论虽然不同，但这就像水与火一样，相互消灭对方也相互促进对方生长。仁和义，尊敬与和善，是相反的两种行为却也是互相促成的。《易经》中说："天下的人同归于一个地方，所走的道路却不同，同样的一个道理，人们的想法却很多。"现今不同的流派自己发挥它的长处，竭尽智慧极尽思虑，来阐明各自的宗旨，虽然有护短的不足之处，但综观各家所要达到的目的，它们也是《六经》的分支和支流。如果这些人遇到明君圣王，能够折中采纳各家所长，他们就都是国家的股肱人才。孔子有话说："礼在都邑中失掉可以到郊野中求得。"现在离开圣王的时代已很久远，圣王治国的道理方法残缺荒废，没有地方再能找到，这九个流派，不是还胜过郊野吗？如果能研习六经的学术，而观察这九家的言论，舍弃它们的短处而取它们的长处，那就可以通晓各种各样的谋略了。

【原文】

屈原赋二十五篇①。楚怀王大夫，有列传。

唐勒赋四篇②。楚人。

宋玉赋十六篇③。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

赵幽王赋一篇④。

庄夫子赋二十四篇⑤。名忌，吴人。

贾谊赋七篇⑥。

枚乘赋九篇⑦。

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⑧。

淮南王赋八十二篇⑨。

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⑩。

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⑪。

阳丘侯刘隁赋十九篇⑫。

吾丘寿王赋十五篇⑬。

蔡甲赋一篇⑭。

上所自造赋二篇⑮。

兒宽赋二篇⑯。

光禄大夫张子侨赋三篇⑰。与王褒同时也。

阳城侯刘德赋九篇⑱。

刘向赋三十三篇⑲。

王褒赋十六篇⑳。

右赋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㉑。

【注释】

①屈原赋二十五篇：今存。

②唐勒赋四篇：今已亡佚。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一号汉墓中，出有竹简《唐勒》一书，内容是唐勒与宋玉论作赋的文字。

③宋玉赋十六：今存。

④赵幽王赋：《汉书·高五王传》载幽王作歌一首，即指此赋。幽王，汉高祖子，被吕后囚杀。

⑤庄夫子：即严夫子，今存《哀时命》一篇。

⑥贾谊赋：今存五篇，《楚辞》中载《惜誓》一篇，《史记》列传载《吊屈原

赋》、《鹏鸟赋》两篇。《古文苑》载《旱之赋》及残篇《筮赋》。

⑦枚乘赋：今存三篇。《文选》载《七发》一篇，《西京杂记》载《柳赋》一篇，《古文苑》载《梁王兔园赋》一篇。

⑧司马相如赋：存六篇。《史记》列传载三篇：《子虚赋》、《大人赋》、《哀二世赋》。《文选》载二篇：《上林赋》、《长门赋》。《古文苑》载《美人赋》一篇。

⑨淮南王赋：今存一篇，《艺文类聚》载《屏风赋》。

⑩淮南王群臣赋：今存一篇，《楚辞》载《招隐士》。淮南王安，招募宾客，其中有八公等人，写作词赋，按照内容，或称"大山"，或称"小山"。

⑪孔臧赋：存四篇，或即《孔丛子·连丛子》中载《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蓼虫赋》。

⑫阳丘侯刘隩（yǎn 演）赋：今已亡。阳丘应作杨丘。刘隩是齐悼惠王的孙，共安侯的儿子。

⑬吾丘寿王赋：今已亡佚。

⑭蔡甲赋：今已亡佚。

⑮上所自造赋二篇：今存。上指汉武帝。《汉书·外戚传》载《伤李夫人赋》一篇，《文选》载有《秋风赋》一篇。

⑯儿宽赋：今已亡佚。

⑰张子侨赋：今已亡佚。

⑱刘德赋：今已亡佚。刘德即刘向之父，封为阳城侯。

⑲刘向赋：今存十一篇。《楚辞》载《九叹》九篇，《古文苑》载《请雨华山赋》一篇，《汉书》载《高祖颂》（见《高帝纪》）一篇。

⑳王褒赋：今存十三篇。《楚辞》载《九怀》九篇。《汉书》本传载《圣主德贤臣颂》一篇。《文选》载《洞箫赋》一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载《甘泉宫赋》、《碧鸡颂》二篇。

㉑此类赋顾实说："此屈原赋之属，盖主抒情者也。"

【译文】

屈原作的赋有二十五篇。屈原是楚怀王的大夫，《史记》中有他的列传。

唐勒作的赋有四篇。唐勒是楚国人。

宋玉作的赋有十六篇。宋玉是楚国人，与唐勒同时，在屈原之后。
赵幽王作的赋有一篇。
庄夫子作的赋有二十四篇。庄夫子名忌，是吴地人。
贾谊作的赋有七篇。
枚乘作的赋有九篇。
司马相如作的赋有二十九篇。
淮南王作的赋有八十二篇。
淮南王的群臣作的赋有四十四篇。
太常蓼侯孔臧作的赋有二十篇。
阳丘侯刘隩作的赋有十九篇。
吾丘寿王作的赋有十五篇。
蔡甲作的赋有一篇。
皇帝自己作的赋有二篇。
儿宽作的赋有二篇。
光禄大夫张子侨作的赋有三篇。张子侨与王褒同时。
阳城侯刘德作的赋有九篇。
刘向作的赋有三十三篇。
王褒作的赋有十六篇。
右列赋的著作二十家，作品三百六十一篇。

【原文】

陆贾赋三篇①。
枚皋赋百二十篇②。
朱建赋二篇③。
常侍郎庄匆奇赋十一篇④。枚皋同时。
严助赋三十五篇⑤。
朱贾臣赋三篇⑥。

宗正刘辟疆赋八篇[7]。

司马迁赋八篇[8]。

郎中臣婴齐赋十篇[9]。

臣说赋九篇[10]。

臣吾赋十八篇[11]。

辽东太守苏季赋一篇[12]。

萧望之赋四篇[13]。

河内太守徐明赋三篇[14]。字长君，东海人[15]，元，成世历五郡太守，有能名。

给事黄门侍郎李息赋九篇[16]。

淮阳宪王赋二篇[17]。

扬雄赋十二篇[18]。

待诏冯商赋九篇[19]。

博士弟子杜参赋二篇[20]。

车郎张丰赋三篇[21]。张子侨子。

骠骑将军朱宇赋三篇[22]。

右赋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扬雄八篇[23]。

【注释】

①陆贾赋：今已亡佚。《文心雕龙·才略篇》："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是陆贾有《孟春赋》，为三篇之一。

②枚皋赋：已亡佚。 枚皋：字少孺，西汉淮阴（今江苏省）人，枚乘之子，汉武帝时为郎。性格诙谐，下笔敏捷。

③朱建赋：今已亡佚。 朱建：西汉楚（今湖北省）人。因劝阻淮南王黥布谋反，被汉高祖封为平原君。后与辟阳侯相交深，汉文帝时诛诸吕，杀辟阳侯，朱建自杀。《汉书》有传。

④常侍郎：官名。经常在皇帝左右，故称常侍。　庄匆奇：庄助的弟弟。吴地（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所作赋已亡佚。

⑤严助赋：已亡佚。本作庄助，因避汉明帝讳改庄为严。

⑥朱贾臣赋：贾，应为“买”。书今已亡佚。　朱买臣（？～公元前115年）西汉吴县（今属江苏）人。汉武帝时为会稽太守，曾任主爵都尉，后被杀。

⑦疆：当作“强”。　刘辟强赋：今已亡佚。　宗正：官名，九卿之一，多为皇族人担任，是皇族事务机关的长官。　刘辟强：人名，字少卿，楚元王刘交孙。

⑧司马迁赋：存一篇。《艺文类聚》卷三十载《悲士不遇赋》。

⑨婴齐赋：今已亡佚。道家有《郎中婴齐》十二篇，当是一人。　郎中：官名，属郎中令（后改光禄勋），管理天子的车、骑、门户，内充侍卫，外从作战。

⑩臣说赋：今已亡佚。杂家类有《臣说》三篇。

⑪臣吾赋：今已亡佚。　吾：人名。

⑫苏季赋：今已亡佚。　辽东郡，郡治在襄平（今辽阳市），辖境当今大凌河以东地区。

⑬萧望之赋：今亡佚。

⑭徐明赋：今已亡佚。　河内郡：郡治在怀（今武陟西南），辖地在今河南省黄河以北，京汉铁路以西地区。

⑮东海：地在今山东省郯城县北。

⑯李息赋：今已亡佚。

⑰宪王赋：今已亡佚。　淮阳宪王：名钦，汉宣帝子。

⑱扬雄赋：今存。

⑲冯商赋：今已亡佚。

⑳杜参赋：今已亡佚。　博士弟子：汉代博士所教的学生。　杜参：人名。西汉杜陵（今陕西省西安东南）人。汉成帝元朔元年（公元前24年）病死。死时年仅二十余岁。

㉑车郎：主管车的郎官。　张丰赋：今已亡佚。

㉒朱宇赋：今已亡佚。刘向《别录》载朱宇为骠骑将军史。

㉓入扬雄八篇：刘歆《七略》只收入扬雄赋四篇，即《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班固更增加八篇，故扬雄总计有十二篇。顾实说，

此陆贾赋之属，是主说辞类，与上屈原赋风格不同，故另列一类。下同。

【译文】

陆贾作的赋有三篇。

枚皋作的赋有一百二十篇。

朱建作的赋有二篇。

常侍郎庄匆奇作的赋有十一篇。庄匆奇与枚皋是同时期人。

严助作的赋有三十五篇。

朱买臣作的赋有三篇。

宗正刘辟强作的赋有八篇。

司马迁作的赋有八篇。

郎中臣婴齐作的赋有十篇。

臣说作的赋有九篇。

臣吾作的赋有十八篇。

辽东太守苏季作的赋有一篇。

萧望之作的赋有四篇。

河内太守徐明作的赋有三篇。徐明字长君，东海人，汉元帝时历任五郡太守，以有才能闻名。

给事黄门侍郎李息作的赋有九篇。

淮阳宪王作的赋有二篇。

扬雄作的赋有十二篇。

侍诏冯商作的赋有九篇。

博士弟子杜参作的赋有二篇。

车郎张丰作的赋有三篇。张丰是张子侨的儿子。

骠骑将军朱宇作的赋有三篇。

右列赋的著作二十一家，作品二百七十四篇。增入扬雄的八篇在内。

【原文】

孙卿赋十篇①。

秦时杂赋九篇②。

李思《孝景皇帝颂》十五篇③。

广川惠王越赋五篇④。

长沙王群臣赋三篇⑤。

魏内史赋二篇⑥。

东暆令延年赋七篇⑦。

卫士令李忠赋二篇⑧。

张偃赋二篇⑨。

贾充赋四篇⑩。

张仁赋六篇⑪。

秦充赋二篇⑫。

李步昌赋二篇⑬。

侍郎谢多赋十篇⑭。

平阳公主舍人周长孺赋二篇⑮。

雒阳锜华赋九篇⑯。

眭弘赋一篇⑰。

别栩阳赋五篇⑱。

臣昌市赋六篇⑲。

臣义赋二篇⑳。

黄门书者假史王商赋十三篇㉑。

侍中徐博赋四篇㉒。

黄门书者王广、吕嘉赋五篇㉓。

汉中都尉丞华龙赋二篇㉔。

左冯翊史路恭赋八篇㉕。

右赋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㉖。

【注释】

①孙卿赋：今存。十篇应为十一篇。《荀子·赋篇》为五篇加《佹诗》一篇，共六篇。《成相篇》由五篇组成，共十一篇。

②秦时杂赋：今已亡佚。

③李思《孝景皇帝颂》：今已亡佚。

④广川惠王越赋：今已亡佚。 广川：在今河北省冀县。 广川惠王：名越，汉景帝之子。

⑤长沙王群臣赋：今已亡佚。长沙王封地在今湖南长沙，初封君为汉景帝子刘发。

⑥魏内史赋：今已亡佚。

⑦东暆（yi 夷）令延年赋：今已亡佚。 东暆：西汉县名。 令：县令。

⑧卫士令李忠赋：今已亡佚。 卫士令：掌警卫的长官。

⑨张偃赋：今已亡佚。

⑩贾充赋：今已亡佚。

⑪张仁赋：今已亡佚。

⑫秦充赋：今已亡佚。

⑬李步昌赋：今已亡佚。儒家有钩盾冗从李步昌著作八篇。疑为同一人。

⑭谢多赋：今已亡佚。

⑮周长孺赋：今已亡佚。 平阳公主：汉景帝皇后的长女。 舍人：门客。

⑯雒阳：即洛阳。 锜华赋：今已亡佚。 锜华：姓锜，名华，洛阳人。

⑰眭（gui 桂）弘赋：今已亡佚。 眭弘：即眭孟。

⑱别栩阳赋：今已亡佚。 别栩阳：姓别名栩阳。《何氏姓苑》说是扬州人。

⑲昌市赋：今已亡佚。

⑳臣义赋：今已亡佚。名义，不知其姓。

㉑王商赋：今已亡佚。　书者：书录人员。　假史：代理史职。

㉒徐博赋：今已亡佚。

㉓王广、李嘉赋：今已亡佚。

㉔华龙赋：今已亡佚。　华龙：与刘向、王褒同时代人。

㉕路恭赋：今已亡佚。　左冯翊（píng yì 平易）史：官名。左冯翊府中的史官。

㉖顾实云："此荀卿赋之属，盖主效物者也。"是赋类的另一种风格。

【译文】

孙卿作的赋有十篇。

秦朝时的杂赋有九篇。

李思作的《孝景皇帝颂》有十五篇。

广川惠王越作的赋有五篇。

长沙王的群臣作的赋有三篇。

魏内史作的赋有二篇

东暆县令延华作的赋有七篇。

卫士令李忠作的赋有二篇。

张偃作的赋有二篇。

贾充作的赋有四篇。

张仁作的赋有六篇。

秦充作的赋有二篇。

李步昌作的赋有二篇。

侍郎谢多作的赋有十篇。

平阳公主的舍人周长孺作的赋有二篇。

洛阳人锜华作的赋有九篇。

眭弘作的赋有一篇。

别栩阳作的赋有五篇。

臣昌市作的赋有六篇。

臣义作的的赋有二篇。

黄门书者假史王商作的赋有十三篇。

侍郎徐博作的赋有四篇。

黄门书者王广、吕嘉作的赋有五篇。

汉中都尉丞华龙作的赋有二篇。

左冯翊史路恭作的赋有八篇。

右列赋的著作二十五家，作品一百三十六篇。

【原文】

《客主赋》十八篇①。

《杂行出及颂德赋》二十四篇②。

《杂四夷及兵赋》二十篇③。

《杂中贤失意赋》十二篇④。

《杂思慕悲哀死赋》十六篇⑤。

《杂鼓琴剑戏赋》十三篇⑥。

《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十六篇⑦。

《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十八篇⑧。

《杂器械草木赋》三十三篇⑨。

《大杂赋》三十四篇⑩。

《战相杂辞》十一篇⑪。

《隐书》十八篇⑫。

右杂赋十二家⑬，二百三十三篇。

【注释】

①《客主赋》：今已亡佚。设客人、主人对答的一种文体形式。

②《杂行出及颂德赋》：今已亡佚。

③《杂四夷及兵赋》：今已亡佚。

④《杂中贤失意赋》：今已亡佚。

⑤《杂思恭悲哀死赋》：今已亡佚。

⑥《杂鼓琴钊戏赋》：今已亡佚。

⑦《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今已亡佚。

⑧《杂禽兽六畜昆虫赋》：今已亡佚。

⑨《杂器械草木赋》：今已亡佚。

⑩《大杂赋》：今已亡佚。

⑪《成相杂赋》：今已亡从。　成相：即今劳动号子。相，互助。

⑫《隐书》：今已亡佚。隐书，即今谜语，次于赋体类末。

⑬杂赋：赋尽亡佚，内容不可知。顾实说"盖多杂诙谐，如庄子寓者与?"故另引一类。

【译文】

《客主赋》有十八篇。

《杂行出及颂德赋》有二十四篇。

《杂四夷及兵赋》有二十篇。

《杂中贤失意赋》有十二篇。

《杂思慕悲哀死赋》有十六篇。

《杂鼓琴钊戏赋》有十三篇。

《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有十六篇。

《杂禽兽六畜昆虫赋》有十八篇。

《杂器械草木赋》有三十三篇。

《大杂赋》有三十四篇。

《成相杂辞》有十一篇。

《隐书》有十八篇。

右列杂赋的著作十二家，作品共二百三十三篇。

【原文】

《高祖歌诗》二篇[1]。

《泰一杂甘泉寿宫歌诗》十四篇[2]。

《宗庙歌诗》五篇[3]。

《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十四篇[4]。

《出行巡狩及游歌诗》十篇[5]。

《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四篇[6]。

《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三篇[7]。

《诏赐中山靖王子哙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诗》四篇[8]。

《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9]。

《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10]。

《邯郸河间歌诗》四篇[11]。

《齐郑歌诗》四篇[12]。

《淮南歌诗》四篇[13]。

《左冯翊秦歌诗》三篇[14]。

《京兆尹秦歌诗》五篇[15]。

《河东蒲反歌诗》一篇[16]。

《黄门倡车忠等歌诗》十五篇[17]。

《杂各有主名歌诗》十篇[18]。

《杂歌诗》九篇[19]。

《雒阳歌诗》四篇[20]。

《河南周歌诗》七篇[21]。

《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22]。

《周谣歌诗》七十五篇[23]。

《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24]。

《诸神歌诗》三篇[25]。

《送迎灵颂歌诗》三篇[26]。

《周歌诗》二篇[27]。

《南郡歌诗》五篇[28]。

右歌诗二十八家，三百十四篇[29]。

【注释】

①《高祖歌诗》：今存。见《汉书·高祖本纪》载《大风歌》，《汉书·张良传》载《鸿鹄歌》（又见《新序·善谋篇》。）

②《泰一杂甘泉寿宫歌诗》：今已亡佚。　泰一：天皇大帝，天帝的别名。　甘泉寿宫：即甘泉宫。在陕西省淳化县甘泉山上。本秦旧离宫，汉武帝增筑。

③《宗庙歌诗》：今存。见《汉书·礼乐志》中的《郊祀歌》。本书已选录，见前卷六。

④《汉兴以来兵所诛灭诗歌》：王先谦《汉书补注》云：疑即汉鼓吹饶歌诸曲。

⑤《出行巡狩及游歌诗》：王先谦说当即汉武帝《瓠子》、《盛唐》、《枞阳》等歌。汉《饶歌上之回曲》亦是。以上歌诗见《史记》的《河渠志》、《武帝纪》和《乐府诗集》卷十六。

⑥《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今已亡佚。沈钦韩《汉书疏证》认为，当为临江闵王刘荣所作。西汉置临江县，地在今四川省忠县。

⑦《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沈钦韩说《汉书·外戚传》有《是邪非邪》诗。《拾遗记》有《落叶哀蝉曲》。未知是否即此歌诗。

⑧《诏赐中山靖王子哙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诗》：今已亡佚。　孺子：颜师古注："王妾之有品考者也。"　冰：人名，孺子妾的名。　未央材人：未央宫中的材人。材人，天子宫内女官。

⑨《吴楚汝南歌》：王先谦说郭茂倩《乐府》有《鸡鸣歌》，即汝南歌诗。

此是地方性民歌。

⑩《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今已亡佚。是燕代雁门云中陇西地区的民间歌诗。

⑪《邯郸河间歌诗》：此诗今已亡佚。沈钦韩《汉书疏证》说《古今注》中的《陌上桑》、邯郸女罗敷作，疑即此诗之类。《琴操》有《河间杂歌》二十一章。

⑫《齐郑歌诗》：今已亡佚。

⑬《淮南歌诗》：今已亡佚。 西汉淮南国在今安徽省寿县。

⑭《左冯翊秦歌》：今已亡佚。西汉左冯翊在今陕西高陵县一带。

⑮《京兆尹秦歌诗》：今已亡佚。西汉京兆地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

⑯《河东蒲反歌诗》：今已亡佚。蒲反即蒲坂，在今山西省永济县。

⑰《黄门倡东忠》等歌诗：此诗已亡佚。 倡即倡优，古代对乐舞戏谑为业人的称呼，即艺人。 东忠：人名。

⑱《杂各有主名歌诗》：今已亡佚。

⑲《杂歌诗》：今已亡佚。沈钦韩说《乐府》有《杂曲歌辞》，如《蛱蝶行》、《枯鱼过河泣》之类。

⑳《雒阳歌诗》：今已亡佚。

㉑《河南周歌诗》：今已亡佚。河南县周人的歌诗。西汉河南县治在今洛阳市西郊。

㉒《河南周歌声曲折》：今已亡佚。 声曲折：如今日唱歌的乐谱，下同。

㉓《周谣歌诗》：今已亡佚。

㉔《周谣歌诗声曲折》：今已亡佚。

㉕《诸神歌诗》：今已亡佚。

㉖《送迎灵颂歌诗》：今已亡佚。

㉗《周歌诗》：今已亡佚。

㉘《南郡歌诗》：今已亡佚。西汉南郡在今湖北省江陵县。

㉙今计作品为三百一十六篇，多二篇。

【译文】

《高祖歌诗》有二篇。

《泰一杂甘泉寿宫歌诗》有十四篇。

《宗庙歌诗》有五篇。

《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有十四篇。

《出行巡狩及游歌诗》有十篇。

《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有四篇。

《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有三篇。

《诏赐中山靖王子哙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诗》有四篇。

《吴楚汝南歌诗》有十五篇。

《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有九篇。

《邯郸河间歌诗》有四篇。

《齐郑歌诗》有四篇。

《淮南歌诗》有四篇。

《左冯翊秦歌诗》有三篇。

《京兆尹秦歌诗》有五篇。

《河东蒲反歌诗》有一篇。

《黄门倡车忠等歌诗》有十五篇。

《杂各有主名歌诗》有十篇。

《杂歌诗》有九篇。

《洛阳歌诗》有四篇。

《河南周歌诗》有七篇。

《河南周歌声曲折》有七篇。

《周谣歌诗》有七十五篇。

《周谣歌诗声曲折》有七十五篇。

《诸神歌诗》有三篇。

《送迎灵颂歌诗》有三篇。

《周歌诗》有二篇。

《南郡歌诗》有五篇。

右列歌诗著作二十八家，作品共三百一十四篇。

【原文】

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1]。入扬雄八篇。

《传》曰[2]："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3]。"言感物造耑[4]，材知深美[5]，可与图事[6]，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7]，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8]，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9]，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10]皆作赋以风[11]咸有恻隐古诗之义[12]。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13]，竞为侈丽闳衍之词[14]，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15]："诗人之赋丽以则[16]，辞人之赋丽以淫[17]。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18]，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19]？"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20]，秦楚之风[21]。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22]。序诗赋为五种。

【注释】

①今计诗赋一千三百二十一篇，多三篇。

②《传》曰：引自《毛诗定之方中传》中语。

③大夫：官吏。古时有大夫爵才算国家官员。

④感物：感于事物。 造耑：犹造端。 造端，造辞义的端绪。

⑤材知：即才智。　深美：甚美。

⑥图事：谋事。

⑦微言：妙言。含义深远精微的言辞，亦谓不明言，用暗喻示意。

⑧称《诗》：赋诵《诗经》中的相关诗句。谕其志：比喻自己的志趣。

⑨逸：即"遗"。　布衣：百姓、庶民。

⑩离：遭受。

⑪风：即"讽"，讽谏。

⑫恻隐：哀痛、怜悯。恻，伤。隐，痛。

⑬扬子云：即扬雄。

⑭侈丽闳衍：华丽繁富。

⑮扬子：指扬子云，即扬雄。下引扬雄语出自《法言·吾子篇》。

⑯则：法则，标准。

⑰淫：淫辞，虚夸。

⑱孔氏之门人：王念孙《读书杂志》五云：门下人字，涉上文两人字而衍。今《法言》无"人"字，后世类书引录也无"人"字。是"人"字为衍文。

⑲如其不用何：如果不被采用怎么办？

⑳讴：歌谣。

㉑风：民歌。

㉒厚薄：民情的淳朴与淡薄。

【译文】

总计诗赋的著作有一百零六家，作品有一千三百一十八篇。增入扬雄的赋八篇。

毛公诗《传》中说："不歌唱而朗诵就称为赋。登上高山能够即兴赋诗的人，就可以担任大夫官职。"这是说有感于事物，就引发造词的绪端，是具有很高的才智，因此可以同他图谋国家大事，而成为一位国家的官吏。古时候，诸侯卿大夫同邻国交往，要用美妙的言辞去打动对方，在互相行礼时，一定要用《诗》来表明自己的志趣，借以辨别贤才与不肖之徒，从而观察该国是强盛还是衰弱。所以孔子说："不学《诗》，就不会讲话。"春秋以后，周代

的制度逐渐破坏，访问时赋诗歌唱的仪节已不在各国流行了，学《诗》的读书人流散在民间，于是抒发贤才不得志的赋就出现了。大儒荀子及楚国贤臣屈原，遭受谗言忧虑国事，都作赋来讽刺时政，都有痛惜古诗不行的含义。他们之后有宋玉、唐勒，汉朝建立后有枚乘、司马相如，以下到扬雄，只是比赛着堆砌华丽繁富的词藻，却失掉讽刺教导的意义。所以扬雄后悔地说："诗人的词藻华丽合乎法则，而辞人作赋，词藻华丽就流于浮夸。如果孔子门中使用赋，就是贾谊登上厅堂，司马相如进入室内了，怎奈孔门不用这类只堆砌词藻的赋，他们将怎么办呢？"自从汉武帝设立乐府官署，并采集民间歌谣以后，就有了代地、赵地的歌曲，秦地、楚地的民谣。它们都是感受到悲哀与欢乐，根据事情从内心发出，因此也可以借歌谣观察各地风俗，知道民情醇厚还是淡薄。所以将诗赋编次分为五类。

【原文】

《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①。图九卷。

《齐孙子》八十九篇②。图四卷

《公孙鞅》二十七篇③。

《吴起》四十八篇④。有列传。

《范蠡》二篇⑤。越王句践臣也。

《大夫种》二篇⑥。与范蠡俱事句践。

《李子》十篇⑦。

《娵》一篇⑧。

《兵春秋》三篇⑨。

《庞煖》三篇⑩

《儿良》一篇⑪ 。

《广武君》一篇[12]。李左车。

《韩信》三篇[13]。

右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14]。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

权谋者[15]，以正守国[16]，以奇用兵[17]，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

【注释】

①《吴孙子兵法》：今存十三篇。吴孙子即孙武。1974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墓内，出土竹简中有《孙子兵法》，与今存十三篇同，另有佚篇同出。

②《齐孙子》：此书已亡佚。齐孙子即孙膑。1974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墓内，出土竹简中有《孙膑兵法》，共有简440多支，文字达1.1万以上。文物出版社1975年以《孙膑兵法》出版。此书与《孙子兵法》同出，证实孙膑实有其人及其书。

③《公孙鞅》：此书已亡佚。公孙鞅即商鞅。

④《吴起》：今有《吴子》六篇，郭沫若认为此书"辞意浅屑"，大致为西汉中叶时借吴起名而作。

⑤《范蠡》：此书已亡佚。

⑥《大夫种》：此书今已亡佚。　大夫种：即勾践臣文种。

⑦《李子》：此书今已亡佚。李子，沈钦韩疑是李悝，姚明辉疑是李牧。

⑧《捶(cui 垂)》：此书已亡佚。　捶：人名。颜师古注："盖说兵法者。"

⑨《兵春秋》：此书已亡佚。　三篇：《汉书》作"一篇"。

⑩《庞煖》：此书今已亡佚。　庞煖：战国末年赵国将军。

⑪《儿良》：此书亡佚。作者儿良是战国时人。

⑫《广武君》：此书已亡佚。

⑬《韩信》：此书已亡佚。

⑭今计二百七十篇，多十一篇。

⑮权谋：权变谋略。

⑯以正守国：用正道治理国家。

⑰以奇用兵：以变幻莫测手法使用军队。

【译文】

《孙吴子兵法》有八十二篇。书附有图九卷。

《齐孙子》有八十九篇。书附有图四卷。

《公孙鞅》有二十七篇。《史记》中有他的列传。

《范蠡》有二篇。范蠡是越王勾践的臣。

《大夫种》有二篇。大夫种与范蠡都事奉越王勾践。

《李子》有十篇。

《娵》有一篇。

《兵春秋》有一篇。

《庞煖》有三篇。

《兒良》有一篇。

《广武君》有一篇。作者名李左车。

《韩信》有三篇。

右列军事权变谋略的著作十三家，作品二百九十五篇。其中从刘歆《七略》中删除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所著二百五十九篇，将《司马法》分出归于礼家类。

权变谋略，是用正道治理国家，用异常的方式用兵作战，先谋划然后进行战争，兼有用兵形势，包括阴阳五行，乃是善于灵活多变用兵的人。

【原文】

《楚兵法》七篇①。图四卷。

《蚩尤》二篇②。见《吕刑》。

《孙轸》五篇③，图三卷。

《繇叙》二篇④。

《王孙》十六篇⑤。图五卷。

《尉缭》三十一篇⑥。

《魏公子》二十一篇⑦。图十卷，名无忌，有列传。

《景子》十三篇⑧。

《李良》三篇⑨。

《丁子》一篇⑩。

《项王》一篇⑪。名籍。

右兵形势十一家，九十二篇。图十八卷⑫。

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⑬，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⑭

【注释】

①《楚兵法》：此书与图均亡佚。

②《蚩尤》：此书已亡佚。《尚书·吕刑》中说："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　蚩尤：少昊末年，九黎君长名。

③《孙轸》：此书及图已亡佚。

④《繇叙》：此书已亡佚。繇叙，即由余。叙，为余之讹误。

⑤《王孙》：此书及图均已亡佚。　王孙：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疑为春秋时吴国的王孙雄，今本《国语》作王孙雒。

⑥《尉缭》：此书今存二十四篇，名为《尉缭子》。　尉缭：战国时魏国人，师事鬼谷子，受梁惠王召见，陈上所著兵书。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中，有部分简文是《尉缭子》一书的竹简，与今本相合的有六篇。

⑦《魏公子》：此书和图均已亡佚。《史记·信陵君列传》载，诸侯之客向他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

⑧《景子》：此书已亡佚。　沈钦韩说景子即楚人景阳。《战国策·楚策》有楚王命率军救燕事。

⑨《李良》:此书已亡佚。 李良:秦末将领。陈胜起义时,归附赵王武臣,后又反叛杀赵王投降秦将章邯。事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⑩《丁子》:此书已亡佚。 沈钦韩疑此人即丁固。本项羽将丁公,后被汉高祖诛杀。

⑪《项王》:此书已亡佚。 项王:即项羽。

⑫今计兵形家十一,著作一百零二篇,图二十四卷,多十篇,图六卷。

⑬乡:即"向"

⑭制敌:制胜敌人。

【译文】

《楚兵法》有七篇。附有图四卷。

《蚩尤》有二篇。蚩尤事见《尚书·吕刑》。

《孙轸》有五篇。附有图二卷。

《繇叙》有二篇。

《王孙》有十六篇。附有图五卷。

《尉缭》有三十一篇。

《魏公子》有二十一篇。附有图十卷。魏公子名无忌,《史记》中有他的列传。

《景子》有十三篇。

《李良》有三篇。

《丁子》有一篇。

《项王》有一篇。项王名籍。

右列军事形势的著作十一家,作品九十二篇。附图十八卷。

用兵的形势家,乃是象雷动风起,后出发却先到达,主张分合进退,变化无常,使用轻捷疾速的手段战胜敌人的军事家。

【原文】

《太一兵法》一篇①。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2]。

《神农兵法》一篇[3]。

《黄帝》十六篇[4]。图三卷。

《封胡》五篇[5]。黄帝臣，依托也。

《风后》十三篇[6]。图二卷。黄帝臣，依托也。

《力牧》十五篇[7]。黄帝臣，依托也。

《鹖冶子》一篇[8]。　图一卷。

《鬼容区》三篇[9]。图一卷。黄帝臣，依托。

《地典》六篇[10]。

《孟子》一篇[11]。

《东父》三十一篇[12]。

《师旷》八篇。晋平公臣[13]。

《苌弘》十五篇[14]。周史。

《别成子望军气》六篇[15]。图三卷。

《辟兵威胜方》七十篇[16]。

右阴阳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图十卷[17]。

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18]，随斗击[19]，因五胜[20]，假鬼神而为助者也。

【注释】

①《太一兵法》：今已亡佚。　太一：指天帝神。为星名，在天一星南。

②《天一兵法》：今已亡佚。　天一：星名，属紫微垣，即天龙座乙星。

③《神农兵法》：今已亡佚。

④《黄帝》：书及图今已亡佚。

⑤《封胡》：今已亡佚。

⑥《风后》：书及图今已亡佚。清《四库全书》子部兵家类有《握奇经》一卷，旧题风后撰，汉公孙弘解，晋马隆述赞，此书《宋史》才有著录，当为后人伪作。

⑦《力牧》：此书今已亡佚。敦煌出土木简中有“力墨”，王国维认为简出塞上，当是兵家的力牧。牧，墨古同音。可参改。

⑧《鹄(jiá 夹)冶子》：此书及图均已亡佚。

⑨《鬼容区》：此书及图均已亡佚。 鬼容区：颜师古认为即鬼臾区。《史记·封禅书》，鬼臾区号大鸿。

⑩《地典》：此书已亡佚。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一号墓出土有《地典》一书，内容或即与此同。

⑪《孟子》：此书已亡佚。沈钦韩《汉书疏证》云：五行家有猛子闾昭，疑即此孟子。是孟子即猛子，非儒家大师孟子。

⑫《东父》：此书已亡佚。

⑬《师旷》：此书已亡佚。清人洪颐煊有《师旷书》辑本。

⑭《苌弘》：此书今已亡佚。 苌弘(？～公元前492年)：周景王、敬王时的大臣刘文公的属大夫。刘氏与晋范氏世为婚姻，在晋内讧中帮助范氏，晋卿赵鞅为此声讨，苌弘被周人杀以平息晋人的愤怒。

⑮《别成子望军气》：此书及图均已亡佚。

⑯《辟兵威胜方》：此书已亡佚。

⑰今计十六家，二百二十七篇，图十卷。比班固统计少二十二篇。

⑱刑德：十二辰与十日，指时辰和日数。《淮南子·兵略训》：“顺招淫挟刑德”，注“刑，十二辰也，德，十日也。”

⑲随斗击：随着斗星而攻击。斗，斗星。有南斗、北斗、小斗三星座，此应指北斗而言。

⑳五胜：五行相胜。

【译文】

《太一兵法》有一篇。

《天一兵法》有三十五篇。

《神农兵法》有一篇。

《黄帝》有十六篇。书有附图三卷。

《封胡》有五篇。封胡是黄帝的臣，此书是后人假托封胡名所作。

《风后》有十三篇。书中有附图二卷。风后是黄帝的臣，此书是假托风后名所作。

《力牧》有十五篇。力牧是黄帝的臣，书是后人假托他的名所作。

《鹄冶子》有一篇。书中有附图一卷。

《鬼容区》有三篇。书中有附图一卷。鬼容区是黄帝的臣，书是后人托名所作。

《地典》有六篇。

《孟子》有一篇。

《东父》有三十一篇。

《师旷》有八篇。师旷是春秋时晋平公的臣。

《苌弘》有十五篇。苌弘是周王室的史官。

《别成子望军气》有六篇。书中有附图三卷。

《辟兵威胜方》有七十篇。

右列兵家阴阳类的著作十六家，作品有二百四十九篇。附有图十卷。

用兵的阴阳家，是顺着时辰行动，推算时刻吉凶时期，随着天上斗星的指向攻击敌人，依仗五行相胜的变化，借鬼神力量相助而取胜的一类军事家。

【原文】

《鲍子兵法》十篇[1]。图一卷。

《伍子胥》十篇[2]。图一卷。

《公胜子》五篇[3]。

《苗子》五篇[4]。图一卷。

《逢门射法》二篇[5]。

《阴通成射法》十一篇[6]。

《李将军射法》三篇[7]。

《魏氏射法》六篇[8]。

《强弩将军王围射法》五卷[9]。

《望远连弩射法具》十五篇[10]。

《护军射师王贺射书》五篇[11]。

《蒲苴子弋法》四篇[12]。

《剑道》三十八篇[13]。

《手博》六篇[14]。

《杂家兵法》五十七篇[15]。

《蹙鞠》二十五篇[16]。

右兵技十三家，百九十九篇[17]。省《墨子》重，入《蹙鞠》也。

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18]，以立攻守之胜者也。

【注释】

①《鲍子兵法》：此书及图已亡佚。

②《伍子胥》：此书已亡佚。前杂家有《伍子胥》八篇。

③《公胜子》：此书已亡佚。杨树达《汉书窥管》中说公胜疑为公乘。《说苑·善说篇》有魏文侯饮酒，公乘不仁为觞政。

④《苗子》：此书、图均已亡佚。

⑤《逢门射法》：此书已亡佚。 逢门：即逢蒙，古时善射的人。

⑥《阴通成射法》：此书已亡佚。

⑦《李将军射法》：此书已亡佚。 李将军：颜师古注云：李广。李广（？～公元前119年），西汉名将。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善骑射，称为“飞将

军”，前后与匈奴相战大小七十余次。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随大将军卫青攻匈奴，以失道被责自杀。

⑧《魏氏射法》：此书已亡佚。

⑨《强弩将军王围射法》：此书已亡佚。　王围：西汉郁致（今甘肃省庞阳）人。事见《汉书·赵充国传》。　弩：用机栝发射箭的弓。　强弩：即强劲的弩机。

⑩《望远连弩射法具》：此书已亡佚。

⑪《护军射师王贺射书》：此书已亡佚。　王贺：西汉平陵（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北）人。字翁孺。汉武帝时官为绣衣御史。

⑫《蒲苴子弋法》：此书已亡佚。事见《列子·汤问》篇。　弋：用带绳子的箭射，此指射箭技术。

⑬《剑道》：此书已亡佚。

⑭《手博》：此书已亡佚。手博，徒手搏斗。

⑮《杂家兵法》：此书已亡佚。

⑯《蹵鞠（cù jū 醋居）》：此书已亡佚。我国古代的一种类似足球的运动。

⑰今计十六家，二百零七篇，图三卷。比班固统计多三家，作品多八篇。

⑱机关：如连弩之类。

【译文】

《鲍子兵法》有十篇。有附图一卷。

《伍子胥》有十篇。有图一卷。

《公胜子》有五篇。

《苗子》有五篇。有附图一卷。

《逢门射法》有二篇。

《阴通成射法》有十一篇。

《李将军射法》有三篇。

《魏氏射法》有六篇。

《强弩将军王围射法》有五卷。

《望远连弩射法具》有十五篇。

《护军射师王贺射书》有五篇。

《蒲苴子弋法》有四篇。

《剑道》有三十八篇。

《手博》有六篇。

《杂家兵法》有五十七篇。

《蹙鞠》有二十五篇。

右列兵家技巧著作十三家，作品共计一百九十九篇。删去《墨子》重复，增入《蹙鞠》于此类。

技巧，是提倡练习手足的力量，熟练使用各种兵器，积蓄射远的机械，以确保进攻防守都能取得胜利的军事家。

【原文】

凡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①。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蹙鞠》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入礼也。

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②，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易》曰③："古者弦木为弧④，剡木为矢⑤。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⑥！，后世耀金为刃⑦，割草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⑧，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⑩，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⑪，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⑫，

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13]。

【注释】

①兵书作家及作品数，今统计为五十六家，八百零六篇，图五十卷。比班固统计，文多十六篇，图多七卷。

②司马：古时主管军队的职官。

③《易》曰：以下所引出自《系辞下》。

④弦木：将弦绷在木上。弦，动词，指绷弦于弓上。　弧：弓。

⑤剡（yán 炎）：削尖，动词。

⑥上：大，很大。

⑦耀金：销金，熔化金属。

⑧序次：编次，编排。

⑨要用：简要有用。

⑩诸吕用事：汉初，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吕后的兄弟子侄把持要害，控制朝政。

⑪军政：即军正。官名。汉南北军各有正，主管军营事。　杨仆：西汉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人。以千夫吏升为御史，击南越有功，被汉武帝封为将梁侯。后因罪免为庶人。　捃摭：拾取。

⑫孝成：即西汉成帝。

⑬任宏：人名。官为步兵校尉。　兵书四种：即上列权谋、兵形、阴阳、技巧四种。

【译文】

兵书的著作共五十三种，作品七百九十篇，图有四十三卷。删去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复，增入《楚鞠》一家二十五篇。抽出《司马法》一百五十五篇归入礼家类。

兵家，大致是出身于古时司马这类官职，它是王室官职中主管军事的。《尚书·洪范》"八政"，第八称"师"。孔子说：作为一个国家，"要有丰富的食物，充足的兵器"，"用没有经过训练的民众去作战，就叫作抛弃人民。"说明军事的重要性。《易经》中说："将

弦绷在木上制成弓，将木棍削尖制成箭，弓箭的利害，可以威震天下。”它的用途很大呀！后世销熔金属制成锋刃兵器，裁割皮革制成甲胄，作战器械很完备。下至商汤、周武王承受天命，用军队平定淫乱而救济百姓，用仁义去感化，用礼让去教育，《司马法》书中所载的就是他们遗留下的事迹。自春秋至于战国时期，出奇兵、设埋伏，变幻欺诈的用兵方式一齐出现。汉朝建立后，张良、韩信编次兵法，共得一百八十二家，删去繁琐选取简要实用的，定为三十五家。在诸吕专权时，被人偷去。汉武帝时候，军正杨仆搜集散失遗留下来的，整理抄录兵书方面的上奏，还是没有能够完备。至汉成帝时，任命任宏论定编次兵书，分为四种。

【原文】

《泰一杂子星》二十八卷①。

《五残杂变星》二十一卷②。

《黄帝杂子气》三十三篇。

《常从日月星气》二十一卷③。

《皇公杂子星》二十二卷。

《淮南杂子星》十九卷。

《泰一杂子云雨》三十四卷。

《国章观霓云雨》三十四卷④。

《泰阶六符》一卷⑤。

《金度玉衡汉五星客流出入》八篇⑥。

《汉五星彗客行事占验》八卷⑦。

《汉日旁气行事占验》三卷⑧。

《汉流星行事占验》八卷。

《汉日旁气行占验》十三卷⑨。

《汉日食月晕杂变行事占验》十三卷。

《海中星占验》十二卷[10]。

《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

《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国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

《海中日月彗虹杂占》十八卷。

《图书秘记》十七篇[11]。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12]。

文天者，序二十八宿[13]，步五星日月[14]，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易》曰[15]："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然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16]；夫观景以遣形[17]，非明王亦不能服听也。以不能由之臣，谏不能听之主，此所以两有患也。

【注释】

①《泰一杂子星》：此书已亡佚。泰一：即太一星。杂子星：王先谦说："盖此书杂记诸星，以太乙冠之也。"此以下天文类二十一家（实际是二十二家），作品四百四十五卷（实际只有四百一十九卷）。皆已亡佚而无一书存，各书的存亡不再分别注释。

②五残：星名。

③常从：人名。老子的老师。《说苑》作"常枞"。

④国章：王先谦《汉书补注》说为人名。

⑤泰阶六符：本书原名《黄帝泰阶六符经》，见《汉书·东方朔传》注引应劭说。是托名黄帝而作。泰阶：指三台，即上阶、中阶、下阶。每阶有上下两星，上阶的上星为天子，下星为女主；中阶的上星为公侯，下星为大夫；下阶的上星为元士，下星为庶人，故称为"六"。观星的明暗断知吉凶，故称为

"符"。有颜师古注引李奇说及宫梦仁《读书纪数略》说。

⑥金度:铜尺。 玉衡:北斗柄第三星名。 五星:指木星(岁星)、火星(荧惑)、金星(太白)、水星(辰星)、土星(填星)。

⑦彗客:顾实《汉志讲疏》云:"彗,彗星。客,客星。"

⑧《汉日旁气行事占验》:钱大昭《汉书辨疑》:"《功成表》云:成帝时光禄大夫滑堪《日旁占验》曰,邓弱以长沙将兵侯,疑即此书。"

⑨王先谦《汉书补注》:此书与上《日旁行事占验》同,而夺一字。云十三卷,盖别一书。

⑩《海中占星验》:沈钦韩《汉书疏证》说:"海中混茫,比平地难验,著海中者,言其术精,算法亦有《海岛算经》。"

⑪《图书秘记》:姚振宗《汉志条理》说,"《续汉历志》云:'中兴以来,图讖漏泄"。则西京时犹秘而不宣,故曰《秘记》与?"中兴指东汉,西京指西汉,国都在今西安,故云。

⑫天文二十一家:今统计二十二家,比班固统计多一家。 四百四十五卷:今统计为四百一十九卷,少二十九卷。

⑬序:次第先后,编次顺序。 二十八宿:亦称"二十八舍"或"二十八星"。我国古代天文家为了观测天象及日、月、五星在天空中的运行,在黄道带与赤道带的两侧绕天一周,选取了二十八个星座作为观测时的标志,称为二十八宿。二十八宿与三垣(即太微垣、紫微垣、天市垣)结合在一起,成为我国古代划分天区的标准。

⑭步:推算。步五星日月,推算五星及日月的运行。

⑮《易》曰:引自《易·贲朴》的彖辞。

⑯湛密:即"沈密",沈著谨慎。 由:用,运用。

⑰譴形:上天譴责的变异现象,如日食、月食、地震、水旱灾害等。古人认为这些天变、灾害是上天譴责人类的表现形式。

【译文】

《泰一杂子星》有二十八卷。

《五残杂变星》有二十一卷。

《黄帝杂子气》有三十三篇。

《常从日月星气》有二十一卷。
《皇公杂子星》有二十二卷。
《淮南杂子星》有十九卷。
《泰一杂子云雨》有三十四卷。
《国章观霓云雨》有三十四卷。
《泰阶六符》有一卷。
《金度玉衡汉五星客流出入》有八篇。
《汉五星彗客行事占验》有八卷。
《汉日旁气行占验》有三卷。
《汉流星行事占验》有八卷。
《汉日旁气行事占验》有十三卷。
《日食月晕杂变行事占验》有十三卷。
《海中星占验》有十二卷。
《海中五星经杂事》有二十二卷。
《海中五星顺逆》有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国分》有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臣分》有二十八卷。
《海中日月彗虹杂占》有十八卷。
《图书秘记》有十七篇。

右列天文学著作二十一家，作品共四百四十五卷。

从事天文的人，是编次二十八宿的位置，推算五星及日、月的运转，用来记识吉凶的现象，圣王以此作为施政得失的参验。《易经》中说："观测天文，用来考察时事的变化。"然而星象事是很凶险的，不是十分谨慎细心的人是不能运用它的；而观察星宿变化的情状用来认识上天显示谴责的现象，不是贤明的君王也不能信服倾听。以不能运用星象的臣下，去劝谏不能听从的国君，这样，君主和臣下都有灾祸。

【原文】

《黄帝五家历》三十三卷[1]。

《颛顼历》二十一卷。

《颛顼五星历》十四卷。

《日月宿历》十三卷。

《夏殷周鲁历》十四卷[2]。

《天历大历》十八卷[3]。

《汉元殷周谍历》十七卷[4]。

《耿昌月行帛图》二百三十二卷[5]。

《耿昌月行度》二卷。

《传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6]。

《律历数法》三卷。

《自古五星宿纪》三十卷。

《太岁谋日晷》二十九卷[7]。

《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

《古来帝王年谱》五卷[8]。

《日晷书》三十四卷。

《许商算术》二十六卷[9]。

《杜忠算术》十六卷[10]。

右历谱十八家，六百六卷[11]。

历谱者，序四时之位[12]，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13]，以考寒暑杀生之实[14]。故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15]；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凶厄之患[16]，吉隆之喜[17]，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非天下之至

材，其孰与焉[18]。道之乱也，患出于小人而强欲知天道者[19]，坏大以为小[20]，削远以为近[21]，是以道术破碎而难知也。

【注释】

①《黄帝五家历》：此书已亡佚。本类书今已全亡佚，以下对亡佚情况不再出注。　五家：即黄帝、颛顼、夏、殷、周五家。

②《夏殷周鲁历》：上黄帝五家历加上鲁历，共六家历。

③大历：《晋书·束皙传》载：《汲冢书》有《大历》二篇。乃邹衍谈天类。

④汉元殷周谍历：沈钦韩说：此以汉元上推殷、周，犹四分历起于孝文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61年）岁在庚寅。上四十五岁，岁在乙酉，则为汉兴元年。

⑤耿昌：即耿寿昌。西汉理财家、历算家。汉宣帝时，任大司农中丞，后封关内侯，建议在西北实行"常平仓"，以调节谷价。精于数学，对天文历法也很有研究，所著书今已亡佚。　月行帛图：以图仪度日月运行，考验天体运转状况。帛图，将图绘于帛上。

⑥传周：王念孙说传周当为傅周之误，姓傅名周（见《读书杂志》）。

⑦谋：王引之说当为"谍"字之误。谍，谱谍。唐人避唐太宗讳，写谍字为谋。　日晷（guǐ 鬼）：用仪器测日影以定时刻。

⑧年谱：即年表。世谱即世表。此世谱、年谱列于日晷算数之间似不类。

⑨许商：为博士治《尚书》，也治历法、算数。

⑩杜忠：人名。西汉时善算学者。

⑪六百六卷：今计为五百六十六卷，少四十卷。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二号西汉墓中出土《元光元年历谱》（元光为汉武帝年号之一，元年为公元前134年），班固《汉书》此志未载，故当时书，不止此数。

⑫四时之位：春夏秋冬四季在一年中的位置。

⑬会：交会。　辰：时刻。

⑭杀生：秋收春生。秋季万物成熟收割，称为杀；春季播种生长，称为生。

⑮三统：即“三统历”，为刘歆所造。三统是天统，以建子为岁首；地统，以建丑为岁首；人统，以建寅为岁首。三代各据一统：夏代人统，建寅，以正月为岁首。殷代为地统，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周代为天统，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 服色：车马、服饰、旗帜、祭牲等的颜色。

⑯凶厄：凶险。

⑰吉隆：吉祥。

⑱与：豫，参预。

⑲小人：指方术、星命家。

⑳坏：损坏。 大：指天道的全体。 小：部分。

㉑削远：去掉、不看天道的遥远性。

【译文】

《黄帝五家历 》有三十三卷。

《颛顼历》有二十一卷。

《颛顼五星历》有十四卷。

《日月宿历》有十三卷。

《夏殷周鲁历》有十四卷。

《天历大历》有十八卷。

《汉元殷周谍历》有十七卷。

《耿昌月行帛图》有二百三十二卷。

《耿昌月行度》有二卷。

《傅周五星行度》有三十九卷。

《律历数法》有三卷。

《自古五星宿纪》有三十卷。

《太岁谋日晷》有二十九卷。

《帝王诸侯世谱》有二十卷。

《古来帝王年谱》有五卷。

《日晷书》有三十四卷。

《许商算术》有二十六卷。

《杜忠算术》有十六卷。

右列历谱学著作十八家，作品共计六百零六卷。

历谱学家，是调整春夏秋冬四时在一年中的位置，校正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节气，推算日、月、五星交合的时刻而确定朔日，用来考验冬寒夏暑与秋收、春长的实际是否相符。所以圣王一定要端正岁时节令的次第，用来确定岁首所建，车马祭牲所用颜色的制度；又按照岁首所建探求了解五星日月相交会的时刻，预知凶恶的忧患，吉祥的喜悦，它的方法都从这里推出来。这是圣人了解天命的手段。不是天下绝顶聪明的人才，还有谁能参预这种推算呢。推算历数的混乱，问题出在方术师、星命家这些小人，他们强求着想要知道天道，损坏天道博大的整体以取它的一部分，丢弃天道的绵远而以眼前事作为征验，所以预知天道的方法遭到破坏而使天意难以知晓。

【原文】

《泰一阴阳》二十三卷①。

《黄帝阴阳》二十五卷。

《黄帝诸子论阴阳》二十五卷②。

《诸王子论阴阳》二十五卷。

《太元阴阳》二十六卷。

《三典阴阳谈论》二十七卷

《神农大幽五行》二十七卷。

《四时五行经》二十六卷。

《猛子闾昭》二十五卷③。

《阴阳五行时令》十九卷。

《堪舆金匮》十四卷④。

《务成子灾异应》十四卷[5]。

《十二典灾异应》十二卷。

《钟律灾应》二十六卷[6]。

《钟律丛辰日苑》二十二卷[7]。

《钟律消息》二十九卷[8]。

《黄钟》七卷。

《天一》六卷。

《泰一》二十九卷[9]。

《刑德》七卷。

《风鼓六甲》二十四卷[10]。

《风后孤虚》二十卷[11]。

《六合随典》二十五卷[12]。

《转位十二神》二十五卷。

《羡门式法》二十卷[13]。

《羡门式》二十卷[14]。

《文解六甲》十八卷。

《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15]。

《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16]。

《五声奇胲刑德》二十一卷。

《五音定名》十五卷[17]。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18]。

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19]。《书》云[20]："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21]。"言进用五事以顺五行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22]，皆出于律

历之数而分为一者也[23]。其法亦起五德终始[24]，推其极则无不至[25]。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26]，而行于世，浸以相乱。

【注释】

①泰一：即太一。北辰星名。古书有关太乙占很多，今仅存以《太一龙首式经》一卷。说见沈钦韩《汉书疏证》。　阴阳：本是我国哲学中的一个范畴，最初的含义是指日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引申为气候的寒暖。古代思想家看到一切现象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就用阴阳这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肯定阴阳的矛盾势力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并把阴阳交替看做宇宙的根本规律。到战国末年，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将这一哲学概念引入岐途，把宇宙间的变化视作"阴阳消息"与"天人感应"说相结合的神秘概念，而走上迷信。本类著作都是这种性质的。故虽有著者三十一家，作品六百五十二卷（实为六百五十四卷），都已亡佚，而仅存一卷。以下著作存亡不再另注。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有篆书体和隶书体的《阴阳五行》佚书。有式盘图，还有表。附记此供参考。

②黄帝诸子：相传黄帝有子二十五人。

③猛子：兵家阴阳有《孟子》一篇，沈钦韩疑即与此"猛子"是一个人。

④堪舆：许慎说，堪指天道，舆指地道（颜师古注引），泷川资言《史记考证》说此是"说风水方位之书。"

⑤务成子：传为尧的老师。诸子略小说家类有《务成子》十一篇，方技略房中类有《务成子阴道》三十六卷，钱大昭认为"疑皆后依托"之作。

⑥灾应：中华书局本《汉书·艺文志》作"灾异"。

⑦钟律：即钟的音律。　丛辰：占星家名。沈钦韩《汉书疏证》引《日者传》云："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娶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一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可见占星家的派系和所占事结论的分歧。　日苑：行事吉凶日的荟萃。占星家多占卜某日行事的吉凶可否，古时称为"日者"，"日苑"即是此类书。　二十二卷：当作二十三卷。

⑧消息：指生死。皇侃云："乾者阳，生为息；坤者阴，死为消也。"姚振宗《汉志条理》引。

⑨泰一：即太乙，又作太一，北辰神名。

⑩风鼓：王先谦《汉书补注》："遁甲演于风后，风鼓疑风后之讹。"

⑪孤虚：姚明辉《汉书注解》引《史记·龟策列传》，褚先生补曰"日辰不全，故有孤虚"。《后汉书·方术传》"孤谓六甲之孤辰，对孤为虚。"辰，指地支十二辰，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六甲孤虚法，《史记·龟策列传·集解》云：甲子旬中无戌亥，戌亥为孤，辰巳为虚。甲戌旬中无申酉，申酉为孤，寅卯为虚。甲申旬中无午未，午未为孤，子丑为虚。甲午旬中无辰巳，辰巳为孤，戌亥为虚。甲辰旬中无寅卯，寅卯为孤，申酉为虚。甲寅旬中无子丑，子丑为孤，午未为虚。三十日为一月。六十干支，为两月日数，孤虚即上中下旬所无的辰相对应。

⑫六合：顾实《汉志讲疏》说：六合指子与丑合，寅与亥合，卯与戌合，辰与酉合，巳与申合，午与未合。

⑬式：旋式，旋转。式即栻。栻形上圆像天，下方法地。用时则天纲加地辰，故称旋式。用来作为占卜的工具，今日称为星盘。

⑭此书与上《羡门式法》少一"法"字，陈国庆以为应是同一书而传写误失，被分为两书。说见《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

⑮文解：章学诚说数术诸书，多用图著录，有图必有解说，解说须用文字。，故各有文字解说单行。此"文解"可能即是这类书。

⑯奇胲（gāi该）：即"奇侅"。胲字又作咳、赅，奇秘，非常，不寻常。

⑰五音定名：顾实《汉志讲疏》引《论衡·诘术篇》云："定五音之家，用口调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张歙（xi西）声有内外，以定五音，宫商之实。"即五音定名法。

⑱六百五十二卷：今计六百五十四卷，多二卷。

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 五行与五常的关系，王应麟《汉志考证》引《中庸》注云：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土神则智、水神则信。形气：形体气息。

⑳《书》：指《尚书·洪范》。 羞：进。《尚书》作"敬"。

㉑五事：指貌、言、视、听、思。

㉒变作：变故兴起。

㉓律历之数：音律和历法的术数。 分为一：分作各种表象。

㉔五德终始：亦称“五德转移”。是邹衍创立的学说，指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德性相生相克和终而复始的循环变化。用来说明王朝兴替的原因，如夏、商、周三个朝代的递嬗，就是火（周）克金（商）、金克木（夏）的结果。并虚构一个“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体系，论证政治上为了适应“五行配列”而定出相应的制度，如改正朔、易服色等的必要。

㉕推其极：推演到纯熟程度。极，极端，这里指纯熟。

㉖小数家：指星命、方技师。

【译文】

《泰一阴阳》有二十三卷。

《黄帝阴阳》有二十五卷。

《黄帝诸子论阴阳》有二十五卷。

《诸王子论阴阳》有二十五卷。

《太元阴阳》有二十六卷。

《三典阴阳谈论》有二十七卷。

《神农大幽五行》有二十七卷。

《四时五行经》有二十六卷。

《猛子闾昭》有二十五卷。

《阴阳五行时令》有十九卷。

《堪舆金匮》有十四卷。

《务成子灾异应》有十四卷。

《十二典灾异应》有十二卷。

《钟律灾应》有二十六卷。

《钟律丛辰日苑》有二十三卷。

《钟律消息》有二十九卷。

《黄钟》有七卷。

《天一》有六卷。

《泰一》有二十九卷。

《刑德》有七卷。

《风鼓六甲》有二十四卷。

《风后孤虚》有二十卷。

《六合随典》有二十五卷。

《转位十二神》有二十五卷。

《羡门式法》有二十卷。

《羡门式》有二十卷。

《文解六甲》有十八卷。

《文解二十八宿》有二十八卷。

《五音奇胲用兵》有二十三卷。

《五音奇胲刑德》有二十一卷。

《五音定名》有十五卷。

右列有关五行著作三十一家，作品共计六百五十二卷。

五行，是五常的形体气息。《尚书》中说："第一是五行，第二是进用五件事。"是说进用五件事用来顺应五行。貌、言、视、听、思五件事的意识丧失，就会使五行秩序混乱，五星运行发生变故。这些异常，都是由于音律历法的数术被分割支离的反映。音律历法数术的法则也是来自五德终始的原理，将它推演到纯熟的程度，就能达到无所不晓的境地。然而星命、方技这些小技家却借此作为论断吉凶的手段，而在社会上流行，这样就逐渐把五行学说搞乱了。

【原文】

《龟书》五十二卷①。

《夏龟》二十六卷。

《南龟书》二十八卷。

《臣龟》三十六卷。

《杂龟》十六卷。

《蓍书》二十八卷。

《周易》三十八卷[2]。

《周易明堂》二十六卷。

《周易随曲射匿》五十卷。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大次杂易》三十卷。

《鼠序卜黄》二十五卷[3]。

于陵钦《易吉凶》二十三卷。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4]。

《易卦》八具[5]。

右蓍龟十五家，四百一卷[6]。

蓍龟者，圣人之所用也。《书》曰[7]："汝则有大疑[8]，谋及卜筮[9]。"《易》曰[10]："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11]，莫善于蓍龟。"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12]，无有远近幽深[13]，遂知来物[14]。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及至衰世，解于齐戒[15]，而娄烦卜筮[16]，神明不应。故筮渎不告[17]，《易》以为忌[18]；龟厌不告，《诗》以为刺[19]。

【注释】

①《龟书》：用龟占卜用的书，其书已亡佚。《史记·龟策列传》褚先生补之，可见此类书的大略。此类书皆已亡佚，各书存亡不一一注出。

②《周易》：钱大昭说《周易》下当有脱字，此书当不是儒家经典的《周易》一书。

③鼠序：用鼠卜。沈钦韩《汉书疏证》引《抱朴子·对俗篇》载：鼠寿三

百岁，满百岁则色白，善凭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卜黄：即用鸡卜法。占卜者将咒符画在鸡蛋上，念咒语煮蛋，熟后剖为二，以观其黄然后断吉凶、福祸的占卜法。见唐段公路《北户录》。

④任良：周寿昌《汉书注校补》说任良当即京房的弟子。所著《易旗》是纯粹的数术之学，与《易经》不相关涉。

⑤易卦具：占卜时的用具。占卜时，每得一爻，画于地以记识，待六爻画全后，即书于木板。卦具，即书卦的木板。《易卦》八具即上书有卦画的木板八块。

⑥四百一卷：今计四百七十七卷，多七十六卷。若《易卦》八具以八计，则为四百八十五卷，多八十五卷。

⑦《书》：即《尚书·洪范》中文。

⑧汝：你。 则：假若，如果。假设连词，杨树达《词诠》：则"若也，苟也。"

⑨谋：卜问。

⑩《易》曰：以下所引为《系辞上》中文。

⑪亹亹（wěi 伟）：勤奋、奋勉。

⑫受命也如响：问吉凶立即示告，如响与回声相应。

⑬幽深：深远，隐秘。

⑭遂：究。 来物：未来的事物。

⑮解：即"懈"，懈怠。 齐戒：齐即"斋"字，斋戒，在行某种事前表示诚敬，不饮酒，不吃荤，称为"斋戒"。

⑯类：即屡。 屡烦卜筮：即反复占卜。

⑰筮渎不告：卜筮受到亵渎不显示吉凶兆象。

⑱《易》以为忌：《易经》认为是犯禁忌。《易·蒙卦》辞云："初筮吉，再三渎，渎则不告"。

⑲《诗》以为刺：《诗》经认为是讥刺。《诗·小雅·小旻》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猷"。猷，繇词。"不我告猷"，即占卜不中，不准。

【译文】

《龟书》有五十二卷。

《夏龟》有二十六卷。

《南龟书》有二十八卷。

《巨龟》有三十六卷。

《杂龟》有十六卷。

《蓍书》有二十八卷。

《周易》有三十八卷。

《周易明堂》有二十六卷。

《周易随曲射匿》有五十卷。

《大筮衍易》有二十八卷。

《大次杂易》有三十卷。

《鼠序卜黄》有二十五卷。

于陵钦《易吉凶》有二十三卷。

任良《易旗》有七十一卷。

《易卦》有八块。

右列蓍龟类著作十五家，作品共四百零一卷。

蓍龟的事，是圣人所使用的。《尚书》中说："假若你有大的疑难，就向卜筮求问。"《周易》中说："决定天下事物的吉凶，促进人们的奋勉，最有力的莫过于龟蓍。"所以君子将有所作为，将有所行动，则进行卜问，龟蓍就会接受所问立即给以解答，如音响与回声相应，无论远近与深奥的事，都能知道未来的变化。不是天下绝顶精妙的道理，还有别的东西能达到这种程度吗！等到进入衰落的时代，进行卜问的人懈怠于诚敬斋戒，却频繁地进行卜筮，因此神灵不回答。所以蓍筮被亵渎不告诉吉凶，《易经》认为是触犯禁忌；龟灵厌烦不告以吉凶，《诗经》认为这就是讥刺。

【原文】

《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①。

《甘德长柳占梦》二十卷。

《武禁相衣器》十四卷[2]。

《嚏耳鸣杂占》十六卷[3]。

《祯祥变怪》二十一卷。

《人鬼精物六畜变怪》二十一卷[4]。

《变怪诰咎》十三卷。

《执不祥劾鬼物》八卷[5]。

《请官除妖祥》十九卷。

《禳祀天文》十八卷[6]。

《请祷致福》十九卷[7]。

《请雨止雨》二十六卷[8]。

《泰一杂子候岁》二十二卷。

《子赣杂子候岁》二十六岁[9]。

《五法积贮宝藏》二十三卷。

《神农教田相土耕种》十四卷[10]。

《昭明子钓种生鱼鳖》八卷[11]。

《种树臧果相蚕》十三卷[12]。

右杂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13]。

杂占者，纪百事之象[14]，候善恶之征[15]。《易》曰[16]："占事知来。"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17]。而《诗》载熊罴虺蛇众鱼旐旐之梦[18]，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盖参卜筮[19]。《春秋》之说妖也[20]，曰："人之所忌[21]，其气炎以取之[22]，妖由人兴也。人失常则妖兴[23]，人无衅焉[24]，妖不自作。"故曰："德胜不祥，义厌不惠[25]。"桑穀共生[26]，太戊以兴；雊雉登鼎，武丁为宗[27]。

然惑者不稽诸躬[28]，而忌妖之见，是以《诗》刺“召彼故老[29]，讯之占梦[30]”，伤其舍本而忧末[31]，不能胜凶咎也。

【注释】

①此“杂占”类作者十八家，作品三百一十三卷（实三百一十二卷），今已全部亡佚。

②武禁：人姓名。　相衣：即占卜制衣日期的书。《论衡·讥日篇》：“裁衣有书，凶日制衣有祸，吉日有福。”

③嚏：咳嚏。今日仍有人打喷嚏，则说有人在说我。　耳鸣：古人耳鸣被认为是神鬼作祟。甲骨文中记武丁一次耳鸣，杀羊一百五十八只以攘除灾害（《合集》22099）。

④精物：即精魅，《说文》“魅，老物精也。”或作魅。精物，即老物精。旧时认为物老则成精鬼。

⑤劾鬼物：压杀鬼物。劾，压杀，迫击。后世用神符压杀鬼物与此同。

⑥禳：去除灾祸。

⑦祷致福：祷告求福。

⑧《请雨止雨》：清马国翰有《请雨止雨书》辑佚一卷。

⑨子赣：即孔子弟子子贡。为后人假托而作。

⑩《神农教田相土耕种》：杨树达《汉书窥管》认为与《吕氏春秋》中的《任地》、《辨土》相类，是相土耕种之事。或以为本书内容纯属占侯性质，与后世农谚不同（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

⑪《昭明子钓种生鱼鳖》：马国翰有辑本。昭明子，不知何人，或认为此书即《齐民要术》所引陶朱公著的《养鱼经》。

⑫《种树臧果相蚕》：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以为《齐民要术》中种树诸篇以及所引食经的臧果法数十条，都是出于本书。臧即藏，藏果即储藏瓜果的技术。

⑬三百一十三卷：今计为三百一十二卷，少一卷。

⑭纪：综理，整理。

⑮候：占验。　征：证。

⑯《易》曰：下面语引自《系辞下》。

⑰周有其官：指太卜官掌三梦之法。又有占梦官，为中士二人，是周时设有占梦的官。

⑱熊罴虺（pí huǐ 皮毁）蛇：见《诗经·小雅·斯干》："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是说熊罴虺蛇皆为吉祥的梦，而生男女。众鱼旐旟（zhào yū 兆于）：旐、旟都是古代的旗帜，旐上画龟蛇图，旟上画猛禽图。它们入梦的诗，见《小雅·无羊》，"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旐维旟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旐维旟矣，室家溱溱（zhēn 真）"。溱溱，盛多貌。是说梦见众鱼，则为丰年之应。旐旟入梦，则是丰盛的象征。

⑲参卜筮：用卜筮作为梦的参证，是否可靠。

⑳妖：即妖怪。《春秋》说妖，事见《左传》庄公十四年申繻语，但语序有所颠倒。

㉑忌：畏忌。

㉒其：指认为有妖的。　气炎：气焰。　取之：获得，决定。

㉓失常：抛弃常道。

㉔衅：空隙、瑕疵。

㉕厌：即压。压制、镇慑。

㉖桑穀共生，大戊之兴：事见《史记·殷本纪》，商王大戊即位，"亳地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大戊时，殷复兴盛，诸侯归附，尊为中宗。

㉗"雊（gòu 够）雉登鼎"二句：事见《史记·殷本纪》，武丁祭祀成汤，有雉飞来站在祭鼎的耳上雊雊鸣叫，武丁惧怕，以为不祥。祖已劝他修政事，顺祀典。武丁于是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被尊为"高宗"。

㉘稽：考察，稽察。　躬：自身。

㉙《诗》刺：指《诗经·小雅·正月》篇。　故老：元老。

㉚讯：问。

㉛舍本：指丢弃修政行德的根本措施。　忧末：担忧梦的吉凶。

【译文】

《黄帝长柳占梦》有十一卷。

《甘德长柳占梦》有二十卷。

《武禁相衣器》有十四卷。
《嚏耳鸣杂占》有十六卷。
《祯祥变怪》有二十一卷。
《人鬼精物六畜变怪》有二十一卷。
《变怪诰咎》有十三卷。
《执不祥劾鬼物》有八卷。
《请官除妖祥》有十九卷。
《禳祀天文》有十八卷。
《请祷致福》有十九卷。
《请雨止雨》有二十六卷。
《泰一杂子候岁》有二十二卷。
《子赣杂子候岁》有二十六卷。
《五法积贮宝藏》有二十三卷。
《神农教田相土耕种》有十四卷。
《昭明子钓种生鱼鳖》有八卷。
《种树臧果相蚕》有十三卷。

右列杂占类著作十三家，作品共三百一十三卷。

杂占，是综合百事的现象，伺察善恶的征兆。《易经》中说："有事占卜，就会知道未来的变化。"占卜的事很多不仅只一种，而占梦最为重要，所以周朝有专设占梦的官。而且在《诗经》中载有熊罴虺蛇众鱼旐旐的梦，特别说明是用圣人占梦的方法占验，用来考察是吉利还是凶险，并用卜筮加以参证。《春秋》书中有讲妖的事，说："一个人遇到畏忌的事，是由自己的气焰取得的，所以妖孽是由人自己兴起来的。人抛弃了常道，妖孽就兴起，如果人没有过失，妖孽就不能自己起来。"因此说："德行能战胜不祥的妖，道义能镇慑不惠的孽。"桑谷共生于朝堂的不祥，商王大戊修政由此兴盛；野鸡站在祭鼎耳上叫，殷王武丁行德被尊为高宗。然而惑乱之徒不反身自问，却畏忌妖孽的出现，所以《诗经》

讽刺他们说“只是召集那些元老，询问梦中的征兆，”这是诗人忧虑他们抛弃为政的根本却只是担心梦是吉是凶这一末节，因而不能战胜凶险的灾祸。

【原文】

《山海经》十三篇①。

《国朝》七卷②。

《宫宅地形》二十卷③。

《相人》二十四卷④。

《相宝剑刀》二十卷⑤。

《相六畜》三十八卷⑥。

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⑦，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⑧，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⑨。犹律有长短⑩，而各征其声⑪，非有鬼神，数自然也⑫。然形与气相首尾⑬，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有其气而无其形，此精微之独异也。

【注释】

①《山海经》：此书今存。它是我国一部最古的地理著作，作者不能确定是谁。

②《国朝》：此书已亡佚。有研究者怀疑是西汉的地理志，为班固《汉书》中《地理志》所本。说见沈钦韩《汉书疏证》。

③《宫宅地形》：此书已亡佚。是说风水方位的书。

④《相人》：此书已亡佚。相人，今称为“看相”，看人的骨状相貌以测知人的吉凶贵贱。

⑤《相宝剑刀》：此书已亡佚。

⑥《相六畜》:此书已亡佚。　六畜:指马、牛、羊、鸡、犬、猪。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帛书中有佚书《相马经》,是关于马头部和四肢的相法,与今存《相马经》有很大出入。对牲畜的"相",今称为"外形学",是通过对外形的观察,判断优劣的一种方法。

⑦九州:指天下,全国。　势:地形地势。

⑧骨法:骨骼的长象。　度数:长短。　形容:形状,指相宝剑刀类。

⑨声气:声响气质。

⑩律:音律。定音的管。

⑪各征其声:各自象征本身声音的清浊。

⑫数:自然之法理。

⑬相首尾:相互协调,相互一致。

【译文】

《山海经》有十三篇。

《国朝》有七卷。

《宫宅地形》有二十卷。

《相人》有二十四卷。

《相宝剑刀》有二十卷。

《相六畜》有三十八卷。

右列形法类著作六家,作品共一百二十二卷。

形法这一学派,是总览天下九州的地势,以确定建设城郭宫室居舍的位置,观察人和六畜骨骼的长短、器物的形状,用以断定声音气质与将来的贵贱吉凶。事物的外形与这种内在的关系,就像音律管有长短,而各自发出相应的清浊不同声音一样,不是有什么鬼神而是自然的道理。一般讲,外形与气质是相互一致的,但也有外形雄伟却没有相应的气质,有宏大的气质却没有相应的外形,这是精深绝妙的特殊变异。

【原文】

凡数术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1]。

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2]。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3]，《易》曰[4]："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春秋时，鲁有梓慎[5]，郑有裨灶[6]，晋有卜偃[7]，宋有子韦。六国时楚有甘公[8]，魏有石申夫[9]。汉有唐都[10]，庶得粗觕[11]。盖有因而成易，无因而成难[12]。故因旧书以序数术为六种。

【注释】

①百九十家：朱一新说"九"字为衍，应为百十家。今计数术作家正一百十家，据以改正。 二千五百二十八卷：今计二千五十八卷，多三十卷。

②明堂：古时国君朝会臣下，接见来使，举行祭祀的地方，以指羲和是朝中官。 羲和：主历法天文的职官。 史卜：指主占卜的职官。占卜虽记录，故有史。

③无其人：指没有恰当堪任的人。

④《易》曰：以下语引自《系辞下》。

⑤梓慎：春秋时鲁国大夫，数术家，活动于鲁襄公和鲁昭公时代（公元前572～前495年）。

⑥裨（pí皮）灶：春秋时郑国大夫，数术家。见《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⑦卜偃：春秋时晋国掌卜官，偃为名，姓不知。见《左传·闵公元年》。

⑧甘公：或说即甘德。有齐人，鲁人的说法。战国中期星象家。他与石申精密地记录黄道附近恒星的位置与北极的距离，是世界上最古的恒星表。相传他测定恒星座110个，恒星510颗。著有《天文星占》八卷，今已亡佚，本《志》也未著录。今传有《甘石星经》，已非他的原作。马王堆帛书中有《五星占》一种，共约8000多字，占文部分保存甘氏和石氏的天文部分，其中甘氏的尤多。

⑨石申夫：即石申。星象家。战国中期魏国人。相传他测定的恒星座138个，恒星810颗。著有《天文》八卷，今已亡佚，且本《志》也未著录。

⑩唐都：西汉天文学家。太史公司马谈曾向他学天文。

⑪觕（cū 粗）：粗略，粗疏。

⑫因：依据。此指书籍。

【译文】

数术类著作总计一百十家，作品共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数术学家，都是出身于国家掌管天文历法和占卜的职官。占卜记录的史官已早被废弃，他们所著的书已不能齐备，即使有书也没有恰当的人去掌握它。《易经》中说："如果没有精通它的人，这种学说就不会流传下去。"春秋时期鲁国的梓慎，郑国的裨灶，晋国的卜偃，宋国的子韦。战国时楚国的甘公，魏国的石申夫。到汉代有唐都，他们差不多粗略地通晓这种道术。这是由于有书籍作为依据所以成功容易，如果没有书籍作为依据，成功就很困难。因此根据旧时的书籍用来编次数术著作，将它们分为六种。

【原文】

《黄帝内经》十八卷①。

《外经》三十七卷②。

《扁鹊内经》九卷③。

《外经》十二卷④。

《白氏内经》三十八卷。⑤

《外经》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⑥。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⑦，以起百病之本⑧，死生之分⑨，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⑩，调百药齐和所宜⑪。至齐之德⑫，犹慈石取铁⑬，以物相使⑭。拙者

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

【注释】

①《黄帝内经》：今传有《素问》及《灵枢》二书，总名《内经》，是托名黄帝与岐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说是周秦间人传述旧闻著之竹帛者。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出土医书五种，其中有四种讲脉法的定名为《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经》、《阴阳脉死侯》。前两种与《黄帝内经·灵枢·经脉篇》中论经脉部分相似，成书年代比《黄帝内经》为早。

②《外经》：今已亡佚。

③扁鹊：战国时医学家，姓秦名越人，勃海郡鄚(mò 墨)(地在今河北省任丘县)人。医疗实践经验丰富，擅长各科，医名甚著。后在诊治秦武王病时，被太医令李醯(xi 希)妒忌杀害。所著《内经》已亡佚，现存《难经》一书是后人托名秦越人的著作。有人认为扁鹊乃古良医之号，非指某一人。

④《外经》：扁鹊著《外篇》今已亡佚。

⑤《白氏内经》：及以下《外经》、《旁经》三书，今已亡佚。

⑥二百一十六卷：今计为一百七十七卷，少三十九卷。

⑦原：推求。

⑧起：与“启”字通，启发。 本：根本，此指病因。

⑨死生之分：死和生的区别。分，区分，辨别。

⑩度(duó 夺)：估计，计算。 箴(zhēn 针)石：石做的针，古代医病用的一种工具。 汤火：水火。

⑪齐和：调和药的分量。齐，通“剂”，分量。

⑫至齐：最恰当的剂量。齐与上文义同，即剂量，分量。 德：《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王先谦《汉书补注》本作“得”，即得到，获得。

⑬慈石：即磁石。

⑭以物相使：利用物与物间的相互作用。

【译文】

《黄帝内经》有十八卷。

《外经》有三十七卷。

《扁鹊内经》有九卷。

《外经》有十二卷。

《白氏内经》有三十八卷。

《外经》有三十六卷。

《旁篇》有二十五卷。

右列医经的著作七家，共计二百一十六卷。

医经学家，是推求人体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状况，用来认识百病的起因，生死的区别，从而借以估量施用箴石水火治病的手段，调和百样药品适宜的分量。获得最恰当的药物剂量，去除疾病，就像磁石吸铁一样理顺，这是凭借物与物间的相互作用。庸医不懂得病理，把病情好转认作加重，把可以救治当作绝症。

【原文】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①。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②。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四十卷③。

《风寒热十六病方》二十六卷④。

《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⑤。

《五藏伤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⑥。

《客疾五藏狂颠病方》十七卷⑦。

《金创疡瘛方》三十卷⑧。

《妇人婴儿方》十九卷⑨。

《汤液经法》三十二卷⑩。

《神农黄帝食禁》七卷⑪。

右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12]。

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13]，量疾病之浅深[14]，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15]，致水火之齐[16]，以通闭解结[17]，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18]。"

【注释】

①病方：是上古流传下来的医方。本类所列病方书十一种，二百七十四卷（实二百九十五卷），今已全部亡佚，不知其祥。所幸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里，有被定名为《五十二病方》的古佚书，记载各类疾病的病方283方，病名有103种。治疗方法以药物为主，兼用针灸、砭石和割治手术，可观"病方"这类书的大概。

①五藏：即"五脏"，指人体内的心、肝、脾、肺、肾等五个器官。 六府：府又作腑。六府指胆、胃、大肠、小肠、三焦、膀光。 痺（bi 闭）：风湿病。

②疝（shàn 汕）：即疝气。

③瘅（dān 单）：即劳病或热症。

④风寒热：病名。

⑤黄帝扁鹊：应劭说"黄帝时医也"，不是战国时的扁鹊。 俞拊（fǔ 府）：相传为黄帝时人。

⑥伤中：损伤五脏。中，指五脏。针灸时切忌刺伤。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引《素问·诊要经略论》说：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藏。中心者环（旋，立即）死。中脾者五日死。中肾者七日死。中鬲（脾）者，其病虽愈，不过一岁必死。皆为伤中。

⑦狂颠：今称为精神病。

⑧疭瘛（zòng chì 纵翅）：应为瘛疭，疾病名，今俗称作"抽风"。筋急收缩为瘛，筋缓驰伸为疭；手足时缩时伸，抽动不止为"瘛疭"。是一种小儿病。

⑨《妇人婴儿方》：此书已亡佚。

⑩《汤液经法》：书已亡佚。

⑪食禁：周寿易《汉书注校补》说“禁”字是“药”字的讹误。《周礼》医师、唐贾公彦疏引此作“食药”。说当是。

⑫二百七十四卷：今计为二百九十五卷，多二十一卷。

⑬本：依据，遵循。

⑭量：度量。

⑮五苦：指黄连、苦参、黄芩、黄柏、大黄。　六辛：指干薑、附子、肉桂、吴萸（yù 玉），蜀椒、细辛。

⑯致水火之齐：用水或火炮制。或用火，或用水，或水火并用，以制成药剂。

⑰通闭解结：输通经络的闭塞解开精气的凝结。

⑱中医：中等的医治。

【译文】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有三十卷。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有四十卷。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有四十卷。

《风寒热十六病方》有二十六卷。

《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有二十三卷。

《五藏伤中十一病方》有三十一卷。

《客疾五脏狂颠病方》有十七卷。

《金创疡瘛方》有三十卷。

《妇人婴儿方》有十九卷。

《汤液经法》有三十二卷。

《神农黄帝食药》有七卷。

右列经方著作十一家，共计二百七十四卷。

经方，是依据草木、山石属性的寒和热，估量病情的轻重，借助药物的作用，按照病人气血体质的状况，辨别五种苦味、六种辛味的剂量，用水与火加以炮制，使闭塞的经络输通，郁结的精气解开，让人体归于平和。若遇到那些用药不当的人，则用热性

药去加重已经虚热的病体，用寒性药去增加寒疾的湿寒，致使人的精气在体内受到损伤却在外表上看不出，这是一种特别的失误。所以谚语说："有病不吃药，常能得到中等的医治。"

【原文】

《容成阴道》二十六卷①。

《务成子阴道》三十六卷。

《尧舜阴道》二十三卷。

《汤盘庚阴道》二十卷。

《天老杂子阴道》二十五卷。

《天一阴道》二十四卷②。

《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

《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③。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④。

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⑤，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⑥，而为之节文⑦。《传》曰⑧："先王之作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殒性命。

【注释】

①容成：人名。事不详。 阴道：房中术。《后汉书·方术传》："（冷）寿光年可百五六十岁，行容成公御妇人法。"李贤注："御妇人之术，谓握固不泄，还精补脑也。"本书及以下所列八种一百九十一篇今皆亡佚。

②天一：即天乙，汤的别称。

③内房有子方：即生子的方法。杨树达《汉书窥管》引《千金翼方》卷五的《行房法》云，妇人月信断，一日为男，二日为女，三日为男，四日为女，以外无子，即《有子方》。

④百八十六篇：今计实一百九十一篇，多五篇。

⑤至道：最高道义。　际：交界，界域。

⑥制外乐：制作悦耳目的乐舞。　禁内情：禁止房内的纵情，此指禁止纵欲女色。

⑦节文：有节制而文雅。

⑧《传》以下引文出自《左传·昭公元年》秦医和语。

【译文】

《容成阴道》有二十六卷。

《务成子阴道》有三十六卷。

《尧舜阴道》有二十三卷。

《汤盘庚阴道》有二十卷。

《天老杂子阴道》有二十五卷。

《天一阴道》有二十四卷。

《黄帝三王养阳方》有二十卷。

《三家内房有子方》有十七卷。

右列房中著作八家，共计一百八十六篇。

夫妇房中之事，是人类情感的顶峰，最高道义能到达的界域，所以圣王制作赏心悦耳的乐舞，用以阻止房内的纵情，使有节制而文明。《左传》中说道："先王所以制作乐舞，是用来节制各种性情的。"欢乐而有节制，就会心气平和长寿。至于那些迷乱的人，不顾一切纵情，就会生疾病而丢掉性命。

【原文】

《宓戏杂子道》二十篇①。

《上圣杂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杂子》十八卷。

《黄帝杂子步引》十二卷②。

《黄帝岐伯按摩》十卷③。

《黄帝杂子芝菌》十八卷④。

《黄帝杂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泰一杂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

《泰一杂子黄冶》三十一卷⑤。

右神仙十家，二百五卷⑥。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⑦。聊以荡意平心⑧，同死生之域⑨，而无怵惕于胸中⑩。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⑪，非圣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隐行怪⑫，后世有述焉⑬，吾不为之矣。"

【注释】

①宓戏：即伏羲，称为伏羲氏。传说中的古代帝王。此类神仙著作十种，二百五卷（实二百零一卷）今皆已亡佚。

②步引：当是一种气功健身类性质的徒手操，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发现的一种《导引图》相类。

③按摩：即今日医学上的按摩。古人认为按摩能使筋骨调和，血脉相通，延年益寿。

④芝菌：即灵芝。王应麟《汉书考证》引《神农经》中说，灵芝久食身轻，延年不老。

⑤黄冶：道家说烁丹沙，可使丹沙变成黄金，即此类书。

⑥二百五卷：今计实二百零一卷，少四卷。

⑦游求：游历寻求。 外：形体之外。

⑧荡：涤荡，放荡。

⑨同生死之域：进入与天地同生死的境界。

⑩怵(chù 触)惕:戒惧,恐惧。

⑪诞欺:荒诞欺骗。　怪迂:古怪不经。

⑫索隐:求索隐秘的事。　行怪:行为古怪。此引孔子语见《礼记·中庸》。

⑬述:叙述,记述。

【译文】

《伏羲杂子道》有二十篇。

《上圣杂子道》有二十六卷。

《道要杂子》有十八卷。

《黄帝杂子步引》有十二卷。

《黄帝岐伯按摩》有十卷。

《黄帝杂子芝菌》有十八卷。

《黄帝杂子十九家方》有二十一卷。

《泰一杂子十五家方》有二十二卷。

《神农杂子技道》有二十三卷。

《泰一杂子黄冶》有三十一卷。

右列神仙家著作十家,共计二百零五卷。

从事神仙术的人,是为了保持性命的纯真而游历探求于形体以外的人。他们姑且以此涤荡意志,平静心绪,进入与天地同生死的境界,从而使心中没有死亡的恐惧。但是有些人专门从事追求长生不老的法术,于是荒诞不经欺世古怪的文章愈益增多,这不是圣王所教导于人们的。孔子说:"探索隐秘的事,行为古怪,后世的人有跟着学的,我却绝不去作这样的事。"

【原文】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①。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②,王官之一守也③。太古有岐

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④，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⑤。汉兴有仓公⑥。今其技术晻昧⑦，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

【注释】

①八百六十八卷：今计为八百六十四卷，少四卷。

②生生之具：相生不绝的手段。生生，不绝。具，手段，方法。

③守：职守，指官职。

④秦和：春秋时秦国名医。《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平公病，向秦国请医生，秦景公派官医和到晋给晋平公看病。

⑤原诊以知政：推究诊断病情来知晓政事。秦医和诊断晋平公病症后说，是近于女室，良臣将死。晋执政大臣赵文子私下询问“良臣”事，医和说，赵文子为执政大臣，不能阻止国君淫于女色，国家将有大祸。“知政”即指此。

⑥仓公：西汉名医。姓淳于，名意，官为大仓长，故称仓公。

⑦晻昧：即“暗昧”。

【译文】

方技的著作有三十六家，共计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是人类相生不绝的手段，王朝官吏中的一种职务。太古时有伯岐、俞拊，中世时有扁鹊、秦国的医和，他们能从分析病因看到国家的局势，推求所诊断的脉理面色知道政事。汉朝建立后有名医仓公通晓医术。现在这些技术已经模糊不明了，所以分析这类书籍，据以编排成方技类的著作为四种。

【原文】

大凡书①，六略，三十八种②，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③。入三家五十篇④，省兵十家。

【注释】

①大凡：此为全志总计收录书数。

②略、种、家、卷：这是班固的分类体例。他将全部书籍分作六个大类称为“略”，每个大类（即“略”）下，又分为若干小类称为“种”，每小类下包括若干部书，称为“家”，每部书中包括若干篇或卷。这样分类就纲目清楚，便利检索。

③班固《艺文志》中所收书目的部数和卷数，今统计为六百一十四家（部），一万二千九百九十卷。比班固统计多出十九部，卷数少二百七十九卷。

④入三家：即新增入刘向《稽疑》一篇；扬雄、杜林《小学》类三篇，扬雄儒家三十八篇，赋八篇，共三家五十篇。

【译文】

总计所见书籍，分为六略，三十八类，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比刘歆《七略》新收入三家，文五十篇，删除兵书十家。

杨升南　译注

汉书·诸侯王表序

班　固

【作者】

班固，见卷四前《两都赋》。

【题解】

本篇一开始，作者比较了周、秦两代在封建诸侯上的不同做法，认为周代所以能够享国八百余年，是因为它大封诸侯，而秦代两世而亡，其原因是没有诸侯国的屏藩护卫。其次，作者分析了汉兴以来分封诸侯的形势，指出汉初以来大量分封同姓诸侯，是有利于政权稳定的，但矫枉过正，诸侯国力量过于强大，危害到朝廷，所以才有文帝、景帝、武帝时期削弱诸侯力量的一系列措施。但这又导致诸侯国的衰微，起不到护卫中央的作用，才使王莽得以篡权。作者指画当时形势，勾勒出西汉时期诸侯国力量强弱变化的清晰曲线，目的在为统治者提供借鉴。

【原文】

昔周监于二代①，三圣制法②，立爵五等③，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馀。周公、康叔建于鲁、卫④，各数百里；太公于齐⑤，亦五侯九伯之地⑥，《诗》载其制曰⑦："介人惟蕃⑧，大师惟垣⑨，大邦惟屏⑩，大宗惟翰⑪。怀德惟宁⑫，宗子惟城⑬。毋俾城坏⑭，毋独斯畏！"所以亲亲贤贤⑮，褒表功德⑯，关诸盛衰⑰，深根固本⑱，为不可拔者也。故盛则周、邵相其治⑲，致刑错⑳；衰则五伯扶其弱㉑，与共守。自幽、平之后㉒，日以陵夷㉓，至乎阨阸河、洛之间㉔，分为二周㉕，有逃责之台㉖，被窃铁之言㉗。然天下谓之共主㉘，强大弗之敢倾㉙，历载八百馀年。数极德尽㉚，既于王赧㉛，降于庶人㉜，用天年终㉝。号位已绝于天下，尚犹枝叶相持，莫得居其虚位，海内无主，三十馀年㉞。秦据势胜之地，骋狙诈之兵㉟，蚕食山东㊱，一切取胜。因矜其所习㊲，自任私知，姗笑三代㊳，

荡灭古法[39]。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40]，内亡骨肉本根之辅[41]，外亡尺土藩翼之卫[42]，陈、吴奋其白梃[43]，刘、项随而毙之[44]。故曰：周过其历[45]，秦不及期[46]，国势然也。（以上周、秦封建）

【注释】

①监：通“鉴”。借鉴。 二代：指夏代和殷代。

②三圣：指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

③立爵五等：指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④周公：姬旦，周文王子，辅助武王灭纣建周，封于鲁。 康叔：姬姓，周武王弟，初封于康，后封于卫，为卫国的始祖。

⑤太公：即姜尚，辅助武王灭纣，封于齐。

⑥五侯：五等诸侯。 九伯：九州之伯。 伯：长。

⑦《诗》：《诗经》，以下引文出自《诗经·大雅·板》。

⑧介人：甲士，指军队。 蕃：藩篱。

⑨大师：大众，民众。 垣：墙。

⑩大邦：指大国诸侯。 屏：屏障。

⑪大宗：指王的同姓宗族。 翰：即干，栋梁之意。

⑫怀德惟宁：指国君有德则天下安宁。

⑬宗子惟城：分建宗子则列城坚固。 宗子：嫡长子。

⑭俾：使、令。

⑮亲亲贤贤：亲近同族之人，器重贤德之士。前一亲、贤字均为意动用法，即“以……为亲”、“以……为贤。”

⑯褒表：嘉奖表彰。

⑰关诸盛衰：关系着国家的兴盛和衰亡。

⑱深根固本：使根本牢固深厚。

⑲周：周公。 邵：即召公，姓姬名奭，周的支族。成王时，召公与周公旦共同辅政，分陕而治，自陕而西，召公主之，自陕而东，周公主之。

⑳致：使得。 刑错：无人犯法，刑法搁置不用。错，置。

㉑五伯：五霸，通行的说法指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

王。

㉒幽：周幽王（？～公元前771年），宣王子，西周最后一个王。 平：周平王（约公元前781～前720年），幽王子。幽王被杀，西周亡，平王即位，东迁洛邑，是为东周。

㉓陵夷：衰落。

㉔阨阸：狭迫而崎岖。

㉕二周：指战国时周王室再被分为东周、西周两部分。

㉖逃责之台：周赧王欠债，被债主所逼，逃到此台，后人称之为逃债之台。责，即“债”。

㉗被：蒙受、遭遇。 窃钺：指窃取王权。钺，钺钺，象征王权。

㉘共主：指共同以之为主。

㉙倾：倾灭，消灭。

㉚数极：指命数已尽。

㉛既：极、尽。 王赧：周赧王，名延，周朝的最后一个王。

㉜庶人：平民百姓。

㉝用天年终：活到自然的寿数而死。

㉞海内无主，三十余年：从公元前256年东周灭亡，到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称帝，共三十五年。

㉟狙诈：诡诈。

㊱蚕食：像蚕食桑叶，一点点地吞食。

㊲矜：自负。

㊳姗笑：嘲笑，讥笑。姗，古“讪”字。

㊴荡灭：全部除灭。

㊵匹夫：普通百姓。

㊶亡：没有。

㊷藩翼：保护和辅助。

㊸陈、吴：陈胜、吴广，秦末农民起义领袖。 白梃：白色的棒杖。

㊹刘、项：刘邦、项羽。 毙：消灭。

㊺周过其历：武王克商，卜周世三十、年数七百，而周实际沿袭三十六世，八百多年，故称“周过其历”。

㊻秦不及期：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子为二世，欲以一至万，而至二世即

亡，所以说“秦不及期”。

【译文】

过去周朝借鉴夏代和商代的制度，由文王、武王和周公制定法度，设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了八百个诸侯国，其中同姓的诸侯国有五十多个。周公、康叔被封于鲁地和卫地，各自有几百里的封地；姜太公封于齐，也是属于五等诸侯、九州伯长的封地。《诗经》中记载这一制度说：“军队是国家的藩篱，民众是国家的墙垣，大的诸侯国是国家的屏障，同姓宗族是国家的支柱。君主有德就会国家安宁，宗子分封就像城墙一样坚固。不要使城墙毁坏，不要独独对此心存畏惧。”因此，亲近宗族，器重贤士，嘉表其功德，这关系着国家的盛衰，可以使自己的根本牢固深厚，不可动摇。所以在兴盛的时候，有周公、召公辅佐治理国家，使国家太平，刑法不施；衰弱的时候，则有五个强大的诸侯国扶助其微弱，与它共同保有国家。自从周幽王、周平王之后，周朝渐渐衰落，以至于被挤在河、洛一带，动荡不安，后又再分为东周和西周，周赧王甚至被逼债而逃，有了逃债之台，也有了王权被窃之论。但是天下人仍然把周王当作共同的君主，再强大的诸侯国也不敢消灭它，这样周朝的统治延续了八百多年。到了命数、德行已尽，至于周赧王，他被贬为平民百姓，还是能够享受天年而死。周天子的地位已绝，却还有枝叶相扶持，没人能够占有这个位置，天下没有统一的君主，这种形势持续了三十多年。秦国靠着有利的地势，指挥着狡诈的兵力，侵吞了山东各国，在各处都取得胜利。它自负于自己习惯的作法，运用自己狭隘的智慧，讥笑三代的制度，把古代法度完全抛弃。自己号称为皇帝，而子弟宗族却仍是平民百姓，对内失去了骨肉之间根本的辅助，对外没有封国的护卫和扶助，以致于陈胜、吴广高举起白木棍棒，刘邦、项羽紧跟着起事将秦灭亡。所以说：周朝世代延续超过预先

的估计，秦朝却只存在了两代，远没有达到期望，这是国家形势必然的结果。

【原文】

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①，立二等之爵②，功臣侯者百有馀邑③；尊王子弟，大启九国④。自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转⑤，度河、济，渐于海⑥，为齐、赵；谷、泗以往，奄有龟、蒙⑦，为梁、楚；东带江、湖，薄会稽⑧，为荆、吴⑨；北界淮频⑩，略庐、衡，为淮南；波汉之阳⑪，亘九嶷⑫，为长沙。诸侯比境⑬，周匝三垂⑭，外接胡越⑮，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⑯，公主列侯颇邑其中⑰。而藩国大者⑱，夸州兼郡⑲，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⑳，可谓挢枉过其正矣㉑。虽然，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㉒，高后女主摄位㉓，而海内晏如㉔，亡狂狡之忧㉕。卒折诸吕之难㉖，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以上汉初分封之大）

【注释】

①剖裂疆土：指分封。

②二等之爵：汉封功臣，分为王、侯两等爵位。

③邑：封地。

④九国：指汉初分封的九个诸侯王国。

⑤太行左转：指太行山往东。

⑥渐：渐进，进入。

⑦奄有：覆盖，包括。

⑧薄：近。

⑨荆、吴：荆国后更名吴，故为一国。

⑩淮濒：淮河岸边。濒，水边。

⑪波汉之阳：循汉水以北的地区。

⑫亘：至于，到。

⑬比境：国土相连接。

⑭周匝三垂：指北、东、南三个方向。

⑮胡越：胡地在北，越在南，比喻边远之地。

⑯内史：官名，掌治理京师。

⑰颇邑其中：指在天子掌握的十五郡中，又有许多列侯、公主的封地。

⑱藩国：诸侯国。

⑲夸州兼郡：指拥有许多州郡土地。夸，同“跨”。

⑳同制京师：与汉朝廷的宫室百官制度相同。

㉑挢枉过其正：即矫枉过正，改变秦朝不分封之制，大封子弟，而导致诸侯国势力又过于强大。

㉒孝惠享国又浅：汉惠帝在位仅七年，由其母吕后掌握实际政权。

㉓高后：汉高祖皇后吕雉，惠帝死后，她临朝称制。

㉔晏如：平安，安定。

㉕狂狡之忧：指凶暴狂戾之人的造反作乱。

㉖折：挫败。　诸吕之难：吕后死后，诸吕准备发动叛乱，被太尉周勃等所平定。

【译文】

汉朝建立之初，天下刚刚平定，同姓宗族很少。高祖吸取了秦朝不封宗族、孤立而亡的教训，将国土分封，设立王与侯两等爵位，将功臣一百多位封为侯，各有封地；尊重同姓子弟，分封了九个诸侯国。从雁门往东，到辽阳，为燕国、代国；常山往南，太行山以东，经过黄河、济水，直到海边，为齐国、赵国；沿谷水、泗水，包括了龟山、蒙山一带，为梁国、楚国；东从长江、洞庭湖，到会稽一带，为荆国、吴国；北至淮河岸边，包括庐山、衡山一带，为淮南

国；沿汉水以北，到九嶷山，为长沙国。这些诸侯国国土相接，在北、东、南三面围护着朝廷，外面连接着边远蛮荒之地。天子拥有着三河、东郡、颍川、南阳，从江陵往西到巴蜀，北方自云中至陇西，连京师共十五个郡，这其中又有许多公主、列侯的封地。而有些大的诸侯国，拥有着诸多的州郡，几十座城市，宫室百官的制度与朝廷相同，这可以说是矫枉过正了。即使这样，高祖创业的时候，每日繁忙没有空暇，孝惠帝在位时间又短，吕后一个女人临朝称制，而天下太平，没有什么狂戾之人的叛乱。最终挫败诸吕的阴谋，完成太宗大业，也是依赖于各诸侯国的力量的。

【原文】

然诸侯原本以大末①，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②，大者睽孤横逆③，以害身丧国。故文帝采贾生之议④，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⑤，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⑥，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⑦。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馀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⑧。景遭七国之难⑨，抑损诸侯⑩，减黜其官⑪。武有衡山、淮南之谋⑫，作左官之律⑬，设附益之法⑭，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⑮。（以上诸侯渐以削弱）

【注释】

①原本：追溯事物的根本。

②淫荒：荒淫，荒废事务，迷于佚乐。

③睽孤：乖离而独处。 横逆：强暴不顺服。

④贾生：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西汉政论家、文学家。主张“众

建诸侯而少其力”，削弱诸侯王势力。

⑤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西汉政论家，景帝时任御史大夫，主张逐步削夺诸侯王国的封地，得到景帝采纳。后被杀。

⑥主父：主父偃（？～公元前126年），西汉临淄人，任中大夫，主张推恩，使诸侯王多分封子弟为侯，以削弱诸弱国势力。武帝采纳其建议，下推恩令。后为齐相，被诛。

⑦黜陟：进退人才。降官曰黜，升官曰陟。

⑧皆亡南北边矣：长沙之南，燕、代以北又置郡。

⑨景遭七国之乱：景帝时候，吴王刘濞和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名，发动叛乱。

⑩抑损：抑制，减少。

⑪减黜：削减官位，降低官位。

⑫武有衡山、淮南之谋：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因谋反案发，自杀而死。

⑬左官：汉代以右为尊，故称仕于诸侯者为左官，以示地位低于朝廷官员。

⑭附益：增益。指为诸侯王聚敛财富。

⑮与：参予。

【译文】

但是各诸侯王追溯本源，夸大末节，就像水流泛溢以致于满溢。势力小的荒淫无法，势力大的乖戾强暴，损害自身，败坏国家。所以汉文帝采用了贾谊的建议，将齐国、赵国分为几个小的诸侯国；景帝采用晁错的计策，削夺吴国、楚国的封地；武帝实施主父偃的主张，颁布“推恩令”，使诸侯王可以将封地户口再分封给子弟，这样，没有任何官位的升降，而各诸侯国都各自离析。从这以后，齐国分裂为七个小的诸侯国，赵国分为六个，梁国分为五个，淮南分为三个。皇子最初分封的，大的诸侯国，也不过只有十几座城池。长沙、燕国、代国，虽然名称依旧，它的南部、北部边境都已建置郡县。景帝时候，发生了吴楚等七国发动的叛乱，景

帝限制减少诸侯的势力，削减其官员的设置。武帝时侯有衡山王和淮南王的谋反，武帝制定了左官的制度，设置重法以防止诸侯聚敛私财，各诸侯王只能得到税 租收入以供衣食，不得参予政事。

【原文】

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①，亲属疏远②，生于帷墙之中③，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④。而本朝短世⑤，国统三绝⑥。是故王莽知汉中外殚微⑦，本末俱弱，亡所忌惮，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权⑧，假伊、周之称⑨，颛作威福庙堂之上⑩，不降阶序而运天下⑪。诈谋既成，遂据南面之尊⑫，分遣五威之吏⑬，驰传天下，班行符命⑭。汉诸侯王厥角稽首⑮，奉上玺韨⑯，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⑰，岂不哀哉！是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以上汉末宗藩之衰）

【注释】

①继体：犹继位。 苗裔：后裔，后代。

②亲属疏远：指诸侯的后代继位，与天子的亲属关系越来越远。

③帷墙：宫室帷幕。

④亡异：无异。

⑤短世：短命。

⑥国统三绝：指西汉成帝、哀帝、平帝皆早死，而无子嗣。

⑦王莽（公元前45年～公年23年）：新王朝的建立者，字巨君，西汉末以外戚掌握政权，元始五年毒死平帝，初始元年（公元8年）称帝，改国号为新，后被杀。 中外：指汉朝中央朝廷与地方各刘姓诸侯。 殚微：衰竭微弱。

⑧因母后之权：王莽为汉成帝母后王太后之侄，因外戚关系执掌朝

政。

⑨假伊、周之称：王莽以外戚而掌握政权，假借古代伊尹、周公辅佐天子执政之例，掩人耳目。

⑩颛：专。　庙堂：指朝廷。

⑪不降阶序：指不用下堂来。序，隔开正堂东西夹室的墙。

⑫据南面之尊：指坐上皇帝之位。古代坐北朝南为尊位，故泛指帝王或诸侯的统治为南面。

⑬五威之吏：王莽即位后，置五威将军，周行境内，收缴汉王朝所发印绶，改发新朝印绶。每位将军又各置五帅，称五帝之使。

⑭符命：古代谓天赐祥瑞与人君，以为受命的凭证。

⑮厥角：以头叩地。　稽首：叩头至地。

⑯玺韨：玺印。韨，拴玺印的绳。

⑰容媚：奉承谄媚，以取得人的欢心。

【译文】

到了哀帝、平帝时候，各诸侯国均已是后代继位，与朝廷的关系日益疏远。他们生长在宫室之内，不为士人百姓所尊崇，其势力与一般富户没有什么区别。而本朝短命，成帝、哀帝、平帝均无子嗣。所以王莽知道刘姓朝廷与地方诸侯均已势力衰微，本末都已微弱无力，没有了忌惮，产生了奸恶之心，借着太后的权势，假借伊尹、周公之名，在朝廷专作威福，不用下堂就能号令天下。等他的诈谋成功，占据了皇帝的尊位，便分别派遣五威将军及其属下，巡行天下，颁布新朝之令。汉朝的诸侯王叩头至地，恭敬地交上玺印，惟恐自己落在后面；有的甚至称颂王莽的功德，以求谄媚讨好。这难道不令人悲哀吗！因此，在这里考察诸侯国的终始强弱的变化，以作为借鉴，吸取教训。

张丽娟　译注

汉书·货殖传序

班 固

【作者】

班固，见卷四《两都赋》。

【题解】

《汉书·货殖传》是对范蠡以来由商贾致富者所作的传记。本篇序文穷源究委，对上古以来商业的不同发展时期以及社会的变化做了概括叙述。作者认为，先王之制，各有定制，士农工商各行其业，财用足而教化兴，所以三代能够直道而行，不严而治。到了后代，礼制毁坏，人们为了获取利益，竞相弃农经商，从事农业者少，商旅之民多，导致贫富差距过大，仁义不行，财用不足。作者从传统的重农抑商观点出发，对以商致富的情况持批评态度，认为应有一定的法度，来加以限制。

【原文】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①，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②，小不得僭大③，贱不得逾贵④。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⑤。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⑥，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藿蒲材干器械之资⑦，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⑧。育之以时⑨，而用

之有节[10]："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11]，罝网不布于野泽[12]；鹰隼未击[13]，矰弋不施于徯隧[14]。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槎蘖[15]，泽不伐夭[16]，蝝鱼麛卵[17]，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18]，蓄足功用，如此之备也。然后四民因其土宜[19]，各任智力[20]，夙兴夜寐[21]，以治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22]，非有征发期会[23]，而远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24]，以左右民[25]。""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26]，莫大乎圣人。"此之谓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杂处。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27]，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28]，农相与谋稼穑于田野，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29]。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30]；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31]，虽见奇丽纷华[32]，非其所习，辟犹戎翟之与于越[33]，不相入矣[34]。是以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35]，齐之以礼[36]。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37]，不严而治之大略也。（以上前世寡欲足财，民无争心。）

【注释】

①皂隶：指衙门中的差役。　抱关：守门。　击柝：打更。柝是打更用的梆子。

②差品：差别和等级。

③僭：超越身分，冒用在上者的地位职权。

④逾：超过。

⑤上下序：指上下尊卑次序固定。

⑥衍沃：土地平坦肥沃。 原隰：广平低湿之地。

⑦藿蒲：芦苇一类植物。 材干：木材。

⑧靡不：无不，都。

⑨以时：按照时令。

⑩有节：有所节制。

⑪豺獭未祭：《礼记·王制》云："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獭捕得鱼陈列水边，犹如祭祀，称为獭祭。豺于深秋时多杀诸兽以备冬，陈列四周，如人之陈物而祭。此句意为未到渔猎的季节。

⑫罝（jū阶，又读jū居）网：捕猎的网。罝，捕兔网。

⑬隼：鸟名，凶猛善飞，即鹞。

⑭矰弋：系有生丝的射鸟短箭。 徯隧：小道。

⑮槎：斜砍。 蘖：树木被砍伐而重生的幼芽新枝。

⑯夭：指未长成的草木。

⑰蝝鱼：小鱼。蝝，未生翅的蝗子。 麛卵：指未长成的鸟兽。麛，幼鹿。

⑱蕃阜：兴盛繁荣。 庶物：众物，万物。

⑲四民：士、农、工、商。 土宜：不同物质的土地，适宜不同作物的生长。

⑳任：用。

㉑夙兴夜寐：起早睡晚，指生活勤劳。

㉒交利而俱赡：各自得利而没有匮乏。

㉓期会：限定期限，也泛指政令的施行。

㉔后：君主。

㉕左右：佐佑，救助。

㉖成器：制成的器物。

㉗相与：互相。 仁谊：仁义。

㉘市井：民间作买卖的地方，也作为市街的通称。

㉙迁：改变。

㉚不肃而成：指教育不须严酷苛刻而能成功。

㉛甘其食而美其服：认为自己的食物香甜，认为自己的服饰美丽。甘、美均为意动用法。

㉜纷华：犹繁华。

㉝戎翟：古代北方少数民族。　于越：古代南方少数民族。

㉞相入：相答。

㉟道之以德：用道德来引导百姓。道，同“导”。

㊱齐之以礼：用礼来整治百姓。

㊲直道而行：沿正直之道而行。

【译文】

古代先王的制度，从天子、公侯、卿大夫、士，到差役、看门人、打更人，他们的爵位、俸禄、赡养、宫室、车辆、服装、棺椁、祭祀等等生前死后所享有的，都各有不同的等级差别，官位小的不能超越官位大的，卑贱的不能超过高贵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上下形成一定的次序，百姓心志安定。于是观察其土地、河流、湖泊、丘陵的平坦肥沃或广平低湿等情况之所适宜，教导百姓种树、养殖，五谷六畜，以至于鱼、鳖、鸟、兽，草类、木材，以及制作器械所用材料，所有用来养生送终的物品，全都养育生产。这些物品的养育生产要按照时令，利用它们也要有所节制：草木未落之时，不要进入山林中砍伐；豺和獭还没有大量捕兽、捕鱼的时候，不要在山野湖泽中下网捕捉；鹰、隼等猛禽还没有开始袭击鸟类的时候，不要在小道上放箭射鸟。既能够顺应节气而收获物品，但又不会在山林中砍伐刚生的嫩枝条，不会在水泽中砍伐未长成的草木，未长成的小鱼和鸟兽，也都是禁止捕捉的。因此能够顺应时令疏散物气，使众物兴盛繁荣，积蓄足够的物品，是如此的齐备。然后士农工商根据其适宜的条件，各自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早起晚睡，以进行生产。互相流通交换，互相有利而足用，没有征发和限期的命令，而远近用度都很充足。所以《易经》说：“君主用足够的财物来辅佐天地，救助百姓。”“准备物品发挥其作用，制成器物以为天下谋利，没有比圣人更伟大的了。”说的

就是这个道理。《管子》说：古代的士农工商，不能混杂在一起。士人在闲暇之中互相谈论仁义道德，工匠在官府中互相讨论制作的技术，商人在街市上互相谈论财富利益，农民在田野里相互计议耕作之事，他们从早到晚做自己的事，不会因见到其他人的生活而谋求改变。因此其父兄的教导虽不严厉却有成效；子弟后辈的学习虽不辛劳却能成功。各自安于自己的居所，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觉得自己的饭食香甜，觉得自己的衣着美丽，即使见到繁华美丽奇异的情景，因为不是自己所熟悉的，就像北方的戎翟与南方的于越一样，不会互相容纳。因此欲望寡少而事物节省，财富充足而互不相争。于是在上的统治者，用道德来引导他们，用礼仪来管治他们，所以百姓懂得羞耻而且端肃恭敬，看重仁义而轻视利益。这就是三代所以能够沿正直之道而行，法令不严酷却能很好治理的主要原因。

【原文】

及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①，大夫山节藻梲②，八佾舞于庭③，《雍》彻于堂④。其流至于士庶人⑤，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馀。陵夷至乎桓、文之后⑥，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耆欲不制⑦，僭差亡极⑧。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⑩。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⑪，圉夺成家者为雄桀⑫。礼谊不足以拘君子⑬，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锦⑭，犬马馀肉粟；而贫者裋褐不完⑮含菽饮水⑯。其为编户齐民⑰，同列而以财力相君⑱，虽为仆虏⑲，犹亡愠色⑳。故夫饰变诈为奸

轨者[21]，自足乎一世之间[22]，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其教自上兴，繇法度之无限也[23]。故列其行事，以传世变云。（以上后世上下尚利，法度无限。）

【注释】

①桷：方形的椽子。　丹：涂朱，动词。　楹：厅堂的前柱。

②山节：雕成山形的柱上斗拱。　藻梲：画着水草纹的短柱。

③八佾：古代天子专用的乐舞。佾，舞者的队列。

④雍：乐名，为古时天子撤膳时所专用。

⑤士庶人：士人与庶人。

⑥陵夷：衰微。　桓、文：齐桓公、晋文公。

⑦耆欲：嗜欲。　不制：没有节制。

⑧僭差：超越等级身分。　亡极：没有尽头。

⑨亡用：无用。

⑩追：追逐。　时好：流行的爱好。　世资：世间的资财。

⑪篡弑：篡权杀君。

⑫圉夺：御夺，争斗而夺得财物。

⑬拘：限制。

⑭文锦：有花纹的织锦。　被：披，铺盖。

⑮裋褐：粗陋衣服。褐，粗毛织的衣。

⑯菽：豆类的总称。

⑰编户：编入户籍的平民。　齐民：地位相同的平民。

⑱君：统治，主宰。

⑲仆虏：奴仆。

⑳愠色：怒色。

㉑饰变诈为奸轨：矫饰行诈，为非作歹。

㉒自足：生活充裕。

㉓繇（yóu 尤）：由，从。　无限：没有限制。

【译文】

到了周朝衰微，礼法毁坏，诸侯的宫室刻桷丹楹，大夫的厅堂山节藻梲，八佾之舞在庭院中表演，用《雍》乐在堂上撤席。其影响至于一般的士人和百姓，无不离弃先王之制，抛开根本，种田的人少了，经商的人多了，粮食不足而财货有余。日渐衰微到了齐桓公、晋文公之后，礼义大坏，上下相侵，各国政治不同，各家风俗不同，嗜欲没有限制，超越等级之事没有尽头。于是商人买卖难得的货物，工匠制作无用的器物，士人做出违反道义的行为，以追逐流俗的爱好，获取世间的资财。虚伪之人违背事实而邀取功名，奸恶之人侵害他人而求得自己的私利。篡权弑君夺取国家的成为王公，争斗掠夺他人财物以饱私囊的成为英雄。礼义不能够约束君子，刑罚不能够威吓小人。富人家的地上、家俱上都铺盖上有花纹的织绵，狗和马有吃不完的肉和粮食；而穷人连粗陋的衣服都穿不齐整，只能吃豆子喝水。他们都是国家户籍上的平民，处于同一阶层，而有人因为有钱财成为主宰者，有人虽然成为奴仆，却毫无怒色。因此那些矫诈虚伪、为非作歹的人，一生之中都生活充裕；而遵守道义礼法的，却不免有饥寒的忧患。这种风气由上层兴起，是由于没有法度限制。因此论述其行事，以记载世事的变化。

张丽娟　译注

汉书·西域传赞

班　固

【作者】

班固，见卷四《两都赋》。

【题解】

《汉书·西域传》列在西域诸国之后，有此赞文，评论西汉时期主要是汉武帝时期朝廷对西域的政策。汉朝经历几代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候，士马强盛，财力有余，因而为了获得四方异物，汉武帝广开边郡，通西域，耗费资财无数，导致财用枯竭，赋繁盗起。作者对武帝穷兵侈欲的作法进行了一定的批评，并指出，西域与汉远隔，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作者对建武以来朝廷对西域的政策表示赞许，表明了班氏尊重时王之意。

【原文】

赞曰：孝武之世①，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②，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③，开玉门④，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⑤，而幕南无王庭⑥。

【注释】

①孝武：指汉武帝。

②患：担忧。 兼从：联合。 西国：西域诸国。

③四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

④玉门：关名，在今敦煌西北，古为通西域要道。

⑤远遁：远逃。

⑥幕南：大漠之南。幕通“漠”。 王庭：月支王及匈奴单于所居之处称为王庭。

【译文】

赞道：汉武帝时候，图谋制服匈奴，恐怕它联合西域诸国，并勾结南羌，于是旌表河西，设立四郡，开玉门关，与西域交通，以切断匈奴的右臂，隔绝其与南羌、月氏的联系。单于失去了援助，从此远逃，大漠之南再没有匈奴单于的踪迹。

【原文】

遭值文、景玄默①，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馀，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②，则建珠崖七郡③，感枸酱、竹杖④，则开牂柯、越巂⑤；闻天马、蒲陶⑥，则通大宛、安息⑦。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⑧，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⑨，充于黄门⑩；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⑪，食于外囿⑫。殊方异物⑬，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⑭，穿昆明池⑮，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⑯，兴造甲乙之帐⑰，落以随珠、和璧⑱。天子负黼依⑲，袭翠被⑳，冯玉几而处其中㉑。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㉒，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㉓，以观视之。及赂遗赠送㉔，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㉕，管盐铁，铸白金㉖，造皮币㉗，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

财用竭，因之以凶年[28]，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29]，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30]，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31]，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注释】

①玄默：沉静无为。

②犀布、玳瑁（dài mò 代冒）：均为两粤所产宝物。

③珠崖：郡名，汉置，即今海南省海口市。

④枸酱：用枸子制成的酱，汉时产于蜀中。

⑤牂（zāng 脏）柯、越巂（xī 西）：均为郡名，汉元鼎六年置，在今贵州、四川境内。

⑥天马：骏马。　蒲陶：即葡萄。

⑦大宛：古西城三十六城国之一，盛产名马。　安息：伊朗高原古国名，汉武帝时开始派使者到安息，以后互有来往。

⑧文甲：即玳瑁。　通犀：犀牛角的一种，即通天犀。　翠羽：翠色的鸟羽。

⑨蒲梢、龙文、鱼目、汗血：四种骏马的名称。

⑩黄门：黄色宫门。

⑪师子：即狮子。　大雀：鸵鸟。

⑫外囿：养禽兽的园地。

⑬殊方：边远地方。

⑭广开：指扩建。　上林：苑名，秦旧苑。汉武帝时扩建，其中蓄养禽兽，供皇帝打猎之用。

⑮穿：开凿。　昆明池：湖泽名，汉武帝时在长安近郊开凿。

⑯神明通天之台：指神明台、通天台，汉武帝时建。

⑰甲乙之帐：各类帐幔，数量很多。

⑱落：络，结。　隋珠、和璧：古代有名的珠宝玉石。

⑲黼（fǔ 府）依：黼扆，古代帝王座后绣有斧形花纹的屏风。

⑳袭：加衣。　翠被：饰以翠羽的外氅。

㉑冯：凭，依靠。　玉几：可供扶倚的玉饰小案。

㉒酒池肉林：形容酒肉之多。 飨：大宴宾客。 四夷：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旧时统称四夷，是古代统治者对华夏族以外各族的贬称。

㉓《巴俞》：舞名。巴人、俞人善舞，汉高祖喜观其舞，令乐人习之。 都卢：国名，其人体轻善缘，所表演的杂技即称都卢。《砀极》：乐名。 漫衍鱼龙：变幻的戏术。 角抵：古代杂戏，类似摔跤。

㉔赂遗：赠送。

㉕榷酒酤：官府专利卖酒。

㉖白金：古指银。

㉗皮币：汉武帝时币名。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值四十万。行一年多即废。

㉘因：接着，加上。

㉙直指之使：朝廷直接派往地方处理问题的官员。直指，谓处事无所阿私。

㉚断斩：执掌生杀之权。

㉛轮台：地名，今新疆境内。汉武帝时曾遣戍屯田于此。

【译文】

时逢文帝、景帝时期，沉静无为，经过五世休养民生，天下富裕，财力有余，兵马强盛。所以为了能见到犀布、玳瑁，设立了珠崖等七郡；喜受枸酱、竹杖、而开辟了牂柯、越巂等郡；听说了天马、葡萄，而与大宛、安息沟通交往。从此之后，明珠、玳瑁、通犀、翠羽这些珍宝，充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汉血这些名马，充满于黄门宫内；大象、狮子、猛犬、鸵鸟等禽兽，在园囿中饲养。各地珍异之物，从四方汇聚而来。于是扩建上林苑，开凿昆明池，建造千门万户的宫殿，修立神明台和通天台，兴造众多的帐幔，以珍贵的珠玉装饰。天子背靠屏风，身披翠羽氅，依着玉几坐在帐内。设酒池肉林宴请四方边远地区的宾客，创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这样的乐舞杂戏，来观看欣赏。另外馈赠之物，万里奉送，军旅费用，不计其数。以致财用不足，于是专

利卖酒，管制盐铁的生产，铸造白银，造“皮币”，算赋至于车船，租税及于六畜。民力穷尽，财用枯竭，又加上灾荒之年，盗贼纷起，道路被阻塞。于是才派出直指使者，穿绣衣，持斧节，到郡国之中执掌生死之权，然后才把盗贼消灭。所以到了武帝末年，放弃了轮台这块地方，并下了言辞哀痛的诏书，这难道不是仁圣之君所悔悟的吗！

【原文】

且通西域，近有龙堆①，远则葱岭②，身热、头痛、县度之厄③，淮南、杜钦、扬雄之论，皆以为此天地所以界别区域，绝外内也。《书》曰：“西戎即序④。”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贡物也。

【注释】

①龙堆：沙漠名，也称白龙堆，在新疆以东天山之南。

②葱岭：古代对今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天山西段的统名。

③身热、头痛、县度：均为西域地名。　厄：险要。

④西戎即序：语出《尚书·禹贡》。　西戎：犹西域。　即：就。　序：秩序，指安定。

【译文】

而且沟通西域，近有龙堆，远有葱岭，以及身热、头痛、县度这些地方的险要，淮南王、杜钦、扬雄的议论，都认为这是天地用来划定区域、隔绝内外的界线。《尚书》上说：“西戎即序。”大禹就因而统治他们，并非靠威势去获取贡物。

【原文】

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

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1]，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2]，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3]。唯其小邑鄯善、车师，界迫匈奴[4]，尚为所拘。而其大国莎车、于阗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5]，愿请属都护[6]。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7]，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雉[8]，太宗之却走马[9]，义兼之矣，亦何以尚兹[10]。

【注释】

①旃罽(jì寄)：毛织物品。

②建武：东汉光武帝年号。

③内属：归属汉朝廷。

④界迫匈奴：与匈奴边界相邻。迫，近。

⑤质：留作保证的人质。

⑥都护：官名，汉宣帝时设西域都护，为驻在西域地区的最高长官。

⑦羁縻：比喻联络，维系。

⑧周公之让白雉：事见《尚书大传》卷四。

⑨太宗之却走马：事见《汉书·贾捐之传》。 太宗：汉文帝。

⑩尚兹：高于此。尚，上、高。兹，此。

【译文】

西域诸国，各有其国君，兵力分散薄弱，没有统一的统治，虽归属匈奴，而与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到西域的马匹牲畜和毛织物，却不能统率西域与它共同行动。西域与汉朝隔绝，道路遥远，得到了它没什么好处，失去了它也不算损失，我朝有盛德，对它无所需求。所以从建武以来，西域感于汉朝威力与德行，都愿意归属我朝。只有其中的小国鄯善、车师，与匈奴边界相接，而受

到牵制。那些大国如莎车、于阗等，都几次派使者要留人质在汉朝，希望归属于西域都护。圣上远察古今之事，考虑时代之适宜，与西域不断保持联系，而没有留下人质。即使是大禹的统领西戎，周公的辞让白雉，汉文帝的不受骏马，都兼有其义，又还能有什么超过于此呢！

张丽娟　译注

汉书·叙传

班　固

【作者】

班固，见卷四《两都赋》。

【题解】

《汉书·叙传》是《汉书》的最后一篇，分上下两卷，相当于全书的自序。它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作者历述先世，并说明自己写作《汉书》的意图；后半部分分别概括了《汉书》各篇大旨。这里只选取了《叙传》的前半部分。班固从班氏先祖楚令尹子文写起，叙述了祖先世系和自己的生平，着重记述了祖辈和父辈的事迹，尤以父亲班彪为主，并引用了班彪所作《王命论》(此处已删)。篇中说明了自己写作《汉书》的意图，他认为，唐虞三代以来，世有典籍，才能扬名于后世。他鉴于《史记》将汉置于百王之末，记载史事仅至汉武帝，所以他写作《汉书》，以记汉朝功绩，使之扬名后世。

【原文】

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1]。子文初生，弃于瞢中[2]，而虎乳之。楚人谓乳“谷”，谓虎“於㮚”[3]，故名谷於㮚，字子文。楚人谓虎“班”，其子以为号[4]。秦之灭楚，迁晋、代之间，因氏焉[5]。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6]，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7]，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8]，出入弋猎[9]，旌旗鼓吹。年百馀岁，以寿终，故北方多以“壹”为字者。壹生孺。孺为任侠[10]，州郡歌之。孺生长，官至上谷守。长生回，以茂材为长子令[11]。回生况，举孝廉为郎[12]，积功劳，至上河农都尉[13]，大司农奏课连最[14]，入为左曹越骑校尉。成帝之初，女为倢伃[15]，致仕就第[16]，资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后罢，大臣名家皆占数于长安[17]。（以上子文至况）

【注释】

①令尹：春秋时楚国的最高官职。 子文：楚国令尹，姓斗，名谷於菟，字子文。他生后被弃于云梦，传说曾由虎喂养，故有此名。

②瞢：同“梦”，指云梦之泽。

③於㮚：又作於菟，楚人对虎的称呼。

④其子：指子文之子斗班，亦为楚令尹。

⑤氏焉：指以班为姓氏。

⑥避地：因躲避灾祸而移居它处。 楼烦：县名，属雁门郡。

⑦与民无禁：指对百姓的衣服车旗之类不加限制。

⑧以财雄边：因为多财而成为边地之雄豪。

⑨弋猎：射猎。

⑩任侠：爱抱不平，负气仗义。

⑪茂材：汉代举用人才的一种科目。

⑫孝廉：汉代选举官吏的一种科目。　郎：官名。

⑬农都尉：官名，主管农事。

⑭大司农：官名，掌管全国租税钱谷盐铁等事。　奏课连最：对其政事考核每次都是最好的。

⑮倢伃：汉女官名。

⑯致仕：辞官归家。

⑰占数：估计数目而上报。

【译文】

班氏的祖先，与楚国王室同姓，是令尹子文的后代。子文刚刚出生，就被丢弃在云梦泽中，老虎给他喂奶。楚地人将奶称作“谷”，将虎称作“於㝵”，所以给他起名作谷於㝵，字子文。楚人又称虎作“班”，子文的儿子就以“班”为号。秦国灭楚之后，将他们迁到晋、代之间，他们就以“班”为姓住在那里。秦始皇末年，班壹为躲避战乱来到楼烦，饲养着数千群的马匹、牛羊。当时正值汉朝刚刚平定天下，对百姓没有过多限制。孝惠帝、高后的时候，班壹因为多有钱财而成为边地雄豪，出入射猎，高举旗帜，击鼓吹号。活到一百多岁，无疾而死，因此北方有许多人都以“壹”为自己的字。班壹生子班孺。班孺为人仗义，州郡百姓都称颂他。班孺生子班长，官至上谷太守。班长生子班回，被选为茂材，做了长子县令。班回生子班况，被举为孝廉，做了郎官，因功劳被任为上河郡农都尉，大司农考核其政绩，连年第一，因而入朝做了左曹越骑校尉。成帝初年，他的女儿入宫做了倢伃，他退居在家，家产累计达千两白银，后迁到昌陵。昌陵被撤销后，大臣世家都自报户口，把户籍落在了长安。

【原文】

况生三子：伯、斿、稚。伯少受《诗》于师丹[①]。大将军王凤荐伯宜劝学[②]，召见宴昵殿[③]，容貌甚丽，诵说有法，

拜为中常侍。时上方乡学[4]，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诏伯受焉[5]。既通大义，又讲异同于许商[6]，迁奉车都尉。数年，金华之业绝[7]，出与王、许子弟为群[8]，在于绮襦纨绔之间[9]，非其好也[10]。家本北边，志节忼慨[11]，数求使匈奴。河平中[12]，单于来朝[13]，上使伯持节迎于塞下[14]。会定襄大姓石、李群辈报怨[15]，杀追捕吏[16]，伯上状，因自请愿试守期月[17]。上遣侍中中郎将王舜，驰传代伯护单于[18]，并奉玺书印绶[19]，即拜伯为定襄太守。定襄闻伯素贵，年少，自请治剧[20]，畏其下车作威[21]，吏民竦息[22]。伯至，请问耆老父祖故人有旧恩者[23]，迎延满堂[24]，日为供具[25]，执子孙礼[26]，郡中益驰[27]。诸所宾礼[28]，皆名豪，怀恩醉酒[29]，共谏伯宜颇摄录盗贼[30]，具言本谋亡匿处[31]。伯曰："是所望于父师矣。"乃召属县长吏，选精进掾史[32]，分部收捕。及它隐伏[33]，旬日尽得。郡中震栗[34]，咸称神明。岁馀，上征伯[35]。伯上书愿过故郡上父祖冢[36]有诏，太守都尉以下会。因召宗族，各以新疏加恩，施散数百金。北州以为荣，长老纪焉[37]。道病中风，既至，以侍中光禄大夫养病，赏赐甚厚，数年未能起。

【注释】

①师丹：字仲公，从匡衡学《诗》，官至大司空。

②宜劝学：适宜做为劝学。劝学本意为劝勉上进之意，此处当为一种官职，盖如后世之侍讲、侍读之类。

③宴昵殿：招待亲戚宴饮的殿堂。

④乡学：向学，提倡学习。乡，即向。
⑤受：受业，指向郑宽中、张禹学习。
⑥异同：相同与相异。这里指古代经书今古文之异同。
⑦金华之业绝：金华殿讲经的制度废止。
⑧王、许子弟：王指汉成帝母后家，许指汉成帝皇后家。
⑨纨绔（wán kú 丸裤）：纨绔为显贵豪门所服，因以指富贵人家子弟。
⑩好：喜好。
⑪忼慨：慷慨，意气风发。
⑫河平：汉成帝年号，公元前28～前25年。
⑬单于：汉时匈奴称其君长为单于。　来朝：朝见汉皇帝。
⑭持节：古代使臣出使，手持符节以为凭证。　塞下：边境。
⑮定襄：郡名。　大姓：大家族。　报怨：报私仇。
⑯追捕吏：追捕的官差。
⑰试守：试任定襄太守。　期月：满一月。
⑱驰传：驾驿站车马急行。
⑲玺书印绶：官印与文书。玺，印。　绶：系印的丝带。
⑳治剧：处理繁重难办的事务。
㉑下车：指官员初到任。　作威：滥用职权。
㉒竦息：惶恐不安。
㉓请问：召见问候。　耆老：老人，特指受人尊重的老者。
㉔迎延：延请。
㉕供具：摆设酒食。
㉖执子孙礼：以子孙之礼对待他们。
㉗弛：松弛。
㉘诸所宾礼：以宾客之礼相待的这些人。
㉙怀恩：感念其恩德。
㉚摄录：拘捕。
㉛本谋：主要的策划者。
㉜精进：精干而有上进心。　掾史：分曹治事的属吏、胥吏。
㉝隐伏：藏匿。
㉞震栗：震慄，震惊。

㉟征：征召。

㊱上父祖冢：为父亲、祖父上坟。

㊲长老：年长者。 纪：记。

【译文】

班况生有三个儿子：班伯、班斿、班稚。班伯年少时跟从师丹学习《诗经》。大将军王凤推荐他做劝学，皇帝在宴昵殿召见他，他容貌俊美，读书论理都有法度，被拜为中常侍。当时皇上正鼓励学习，郑宽中、张禹，从早到晚在金华殿里讲论《尚书》、《论语》，皇上命班伯去听讲。通晓这些经书的大义之后，又与许商讲论经书的异同，被升做奉车都尉。几年之后，金华殿讲经停止，班伯出来与王、许诸贵族子弟在一起，在这些富家公子之间，并非他所喜好。他的家本在北方边境，志向远大，慷慨豪迈，几次请求出使匈奴。河平年间，匈奴单于要来朝见我朝皇帝，皇上派班伯带着符节到边境迎接。正赶上定襄郡的大族石家、李家诸人报私仇杀人，又杀害追捕他们的官员，班伯于是上奏，自己申请愿在这里试任太守一个月。皇上派遣侍中中郎将王舜，急行前来代替班伯护送单于，并带来玺印文书，就将班伯拜为定襄郡太守。定襄民众听说班伯是贵家子弟，年纪又轻，自己申请处理这棘手的事务，因而害怕他上任后滥施权威，官员百姓都惶恐不安。班伯上任之后，召请有名望的老人、父辈的旧友和有旧恩的人，延请了满满一屋子，每天准备酒食，以子孙之礼对待他们，郡中更加松驰下来。他以宾客礼相待的那些人，都是有名的豪士，他们感念班伯的恩德，酒醉之下，共劝班伯要拘捕盗贼，并仔细说出主谋藏匿的地方。班伯说道："这正是我期望各位长辈的事情。"于是召集各县官员，挑选精明强干的胥吏，分别拘捕。其他藏匿的盗贼，十几天内也都被捉拿。整个郡中震惊，都将他视如神明。一年多时间，朝廷征召班伯。班伯上奏，希望路过家乡为父亲、祖父

上坟。皇帝下诏，郡守都尉以下官员都到他那里聚会。班伯于是召集宗族的人，按照亲疏不同而施恩，散发了几百两银子。北方州郡以此为荣耀，老人都记下了此事。班伯在路上得了中风病，到京城后，以侍中光禄大夫之职在家养病，朝廷对他赏赐丰厚。他几年时间没能好起来。

【原文】

会许皇后废，班倢伃供养东宫①，进侍者李平为倢伃，而赵飞燕为皇后，伯遂称笃②。久之，上出过临侯伯，伯惶恐，起视事③。自大将军薨后④，富平、定陵侯张放、淳于长等始爱幸⑤。出为微行⑥，行则同舆执辔⑦。入侍禁中，设宴饮之会，及赵、李诸侍中，皆引满举白⑧，谈笑大噱⑨。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⑩，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⑪。上以伯新起，数目礼之⑫，因顾指画而问伯："纣为无道⑬，至于是乎？"伯对曰："《书》云：'乃用妇人之言。'何有踞肆于朝⑭！所谓众恶归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图何戒？"伯曰："'沉湎于酒⑮'，微子所以告去也⑯；'式号式谑⑰'，《大雅》所以流连也⑱。《诗》、《书》淫乱之戒，其原皆在于酒⑲。"上乃喟然叹曰⑳："吾久不见班生，今日复闻说言㉑！"放等不怿㉒，稍自引起更衣㉓，因罢出。时长信庭林表适使来㉔，闻见之。

【注释】

①东宫：皇太后所居之宫。

②笃：病势沉重。

③祝事：治理政事，任职。

④大将军：指王凤。

⑤爱幸：得到宠幸。

⑥微行：更换成普通百姓服装出行。

⑦同舆：同乘一辆车。 执辔：驾车。

⑧引满：注满酒杯。 举白：干杯，举杯告尽。

⑨大噱：大笑。

⑩乘舆：皇帝所乘车子。 幄：帷幕，蓬帐。 坐：座。

⑪踞：凭，依靠。

⑫目礼：以目视表示尊礼。

⑬无道：暴虐，没有德政。

⑭肆：放肆。

⑮沉湎：沉醉。

⑯微子：商朝大夫，封于微。愤于纣王昏庸，作诰告箕子、比干而去。

⑰式号式谩：大喊大叫。

⑱流连：指作诗者嗟叹涕泣。

⑲原：根本。

⑳喟然：叹气的样子。

㉑谠言：正直的话。

㉒不怿：不高兴。

㉓更衣：换衣。换衣休息之处或备有厕所，因此入厕也托言更衣。

㉔长信：太后宫名。 林表：盖为长信宫庭宦者之名。

【译文】

正赶上许皇后被废，班倢伃侍奉太后，侍者李平被升为倢伃，而赵飞燕做了皇后，班伯便称自己病情沉重。过了很长时间，皇上出行路过，看望班伯，班伯心中惶恐，才开始处理政事。自从大将军王凤死后，富平侯张放、定陵侯淳于长等开始得到成帝宠爱。出门时换上普通人服装，坐着同一辆车子，执辔驾马。在宫中陪同皇上，设酒宴聚会，同赵、李等各位侍中，倒满酒杯，相互干

杯，大谈大笑。当时皇上车子座位上有屏风，画着纣王酒醉蹲在妲己身上，通宵作乐的情景。成帝因为班伯新出任职，几次目视致意，回头指着画问班伯道："商纣无道，会到这种样子吗？"班伯回答说："《尚书》说过：'竟会采用妇人的言论。'哪有到朝廷上蹲在妇人身上放肆之理！所谓的众多罪过都归于他的身上，实际上也并不是这样的厉害。"成帝道："要不是这样的话，这幅画还告诫了什么？"班伯道："'沉湎于酒'，这是微子作诰而去的原因；'大喊大叫'，这是《大雅》诗人所嗟叹悲泣的。《诗经》、《尚书》所告诫的淫乱，其根源都在于酒。"成帝于是叹息道："我好久没有见到班生，今日又听到了正直之言了！"张放等都不高兴，各自起身去更衣，后来就散了出去。当时正好长信宫庭的林表来这儿，听到见到了这件事。

【原文】

后上朝东宫，太后泣曰："帝间颜色瘦黑①，班侍中本大将军所举，宜宠异之②；益求其比③，以辅圣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国。"上曰："诺。"车骑将军王音闻之，以风丞相御史④，奏富平侯罪过，上乃出放为边都尉⑤。后复征入⑥。太后与上书曰："前所道尚未效⑦，富平侯反复来，其能默虖⑧？"上谢曰⑨："请今奉诏。"是时许商为少府⑩，师丹为光禄勋⑪。上于是引商、丹入为光禄大夫⑫，伯迁水衡都尉⑬，与两师并侍中⑭，皆秩中二千石⑮每朝东宫，常从。及有大政⑯，俱使谕指于公卿⑰。上亦稍厌游宴，复修经书之业，太后甚悦。丞相方进复奏，定平侯竟就国。会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⑱。

【注释】

①间：近日。

②宠异：特别宠爱。

③益：更，再。 比：类，相似。

④风：讽，托辞婉言劝说。

⑤出：指离开朝廷。 都尉：官名，西汉景帝时改郡尉为都尉，辅佐郡守。 边：边郡。

⑥征入：征召入朝。

⑦效：有成效。

⑧虖：乎，语助词。

⑨谢：认错，道歉。

⑩少府：官名。九卿之一，掌山海池泽收入和皇室手工业制造。诸侯、郡守 亦设少府。

⑪光禄勋：官名。掌领宿卫侍从之官。

⑫光禄大夫：官名。掌顾问应对。

⑬水衡都尉：官名。掌上林苑，兼保管皇室财物及铸钱。

⑭两师：指许商、师丹。 侍中：自列侯以下至郎中的加官，可以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

⑮秩：官职的品级。 中二千石：汉代官职品级的一种，每年得二千多石，举其成数言之。中，满。

⑯大政：重要的政令。

⑰谕指：传谕旨意。 指：通“旨”。

⑱愍惜：怜惜。

【译文】

后来皇上拜见太后，太后流泪道：“皇帝近日脸色黑瘦，班侍中本是大将军所举荐，应该特加宠爱；还要再找像他这样的人，以辅助皇帝，应该让富平侯离开朝廷归国。”皇上说：“好吧。”车骑将军王音听说此事，婉言劝告丞相和御史，上奏章弹劾富平侯的罪过，皇上便让张放出朝做了边郡的都尉。后来又把张放征召

入朝。太后给皇上写信道："上次说的重用班伯的事还没落实，富平侯又反复出入朝廷，我能够不管吗？"皇上谢罪道："我马上就照您的话做。"这时许商为少府，师丹做光禄勋。皇上于是将许商、师丹征召入朝做了光禄大夫，班伯被升任为水衡都尉，与两位老师共为侍中，都是满两千石的品级。皇上每次朝见太后，他都常常跟从。有重要的政令，也常常让他将圣旨传谕给公卿百官。皇上也有些厌倦游乐饮宴，重新学习经书典籍，太后非常高兴。丞相翟方进又一次上奏，富平侯终于回到自己的封国。正好此时班伯病逝，年三十八岁，朝廷非常怜惜他。

【原文】

斿博学有俊材①，左将军师丹举贤良方正②，以对策为议郎③，迁谏大夫右曹中郎将④，与刘向校秘书⑤。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⑥。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⑦。时书不布⑧，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⑨，大将军白不许。语在《东平王传》。斿亦早卒，有子曰嗣，显名当世。

【注释】

①俊材：才智杰出。

②贤良方正：汉代选拔人才的科目之一。

③对策：考试取士时，以政事、经义等设问并写在简策上，让应考者对答，称为对策。　议郎：官名，西汉置，掌顾问应对，为郎官之一种。

④谏大夫：官名，掌议论，属光禄勋。后改称谏议大夫。　中郎将：官名。西汉时分五官、左、右三署，各置中郎将以统领皇帝的侍卫。

⑤刘向：原名更生，成帝时任光禄大夫，校阅典籍，编成《别录》，是我国最早的分类目录。　秘书：宫禁内藏书。

⑥进读：在天子面前诵读群书。

⑦秘书之副：指宫禁藏书的副本。

⑧布：传播，散布于下。

⑨《太史公》：即指《史记》。司马迁曾任太史令，故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

【译文】

班斿学识渊博，才能杰出。左将军师丹举荐他为贤良方正，经过对策考试任为议郎，后升为谏大夫、右曹中郎将，与刘向一起校勘宫中典籍，每次奏事的时候，班斿被选接受诏命，向皇上诵读群书。皇上器重他的才能，将宫中典籍的副本赏赐给他。当时宫中典籍不向外传布，东平思王以叔父的身份求取《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王凤认为不应给他，此事记载于《东平王传》。班斿也早死，有子班嗣，当世有名。

【原文】

稚少为黄门郎中常侍①，方直自守②。成帝季年③，立定陶王为太子，数遣中盾请问近臣④，稚独不敢答。哀帝即位，出稚为西河属国都尉，迁广平相⑤。王莽少与稚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斿而弟畜稚⑥。斿之卒也，修缌麻⑦，赙赠甚厚⑧。平帝即位，太后临朝，莽秉政⑨。方欲文致太平⑩，使使者分行风俗，采颂声⑪，而稚无所上。琅邪太守公孙闳言灾害于公府⑫，大司空甄丰遣属驰至两郡⑬，讽吏民，而劾闳空造不祥，稚绝嘉应⑭，嫉害圣政，皆不道⑮。太后曰："不宣德美⑯，宜与言灾害者异罚⑰。且后宫贤家⑱，我所哀也⑲。"闳独下狱诛。稚惧，上书陈恩谢罪，愿归相印，入补延陵园郎，太后许焉，食故禄终身。由是班氏不显莽朝，亦不罹咎⑳。（以上伯、斿、稚）

【注释】

①黄门郎：即黄门侍郎，官名，给事于宫门之内的郎官。　中常侍：为列侯至郎中的加官，出入宫廷，侍从皇帝。

②方直：正直。　自守：约束自己。

③季年：晚年。

④中盾：即中允，太子属官。

⑤相：指诸侯国的宰相。

⑥兄事：像对兄长一样。　弟畜：像对弟弟一样照顾。

⑦缌麻：丧服名，五服中最轻的一种，疏远亲属、亲戚所服。

⑧赙赗(fù fèng 付奉)：以财物助丧事。

⑨秉政：掌握朝政。

⑩文致：粉饰。

⑪颂声：歌颂之辞。

⑫灾害：自然灾害和反常的自然现象。　公府：三公的官府，封建时代中央一级的机构。

⑬遣属：派遣属下。

⑭嘉应：吉祥的征兆。

⑮不道：无道。汉以来作为刑律的名目。

⑯宣：宣扬，发扬。　德美：朝廷圣德。

⑰异罚：有不同的处罚 。

⑱后宫贤家：指班倢伃贤德。

⑲哀：哀怜，怜悯。

⑳罹咎：遭受灾祸。

【译文】

班稚年轻时为黄门郎中常侍，为人正直，严于自律。成帝晚年，立定陶王为太子，几次派遣属官向近臣询问，只有班稚不敢轻易回答。哀帝即位后，将班稚派出做西河属国的都尉，后升为广平国宰相。王莽年轻时与班稚兄弟几个关系友善，对班斿像兄长一样尊敬，对班稚像弟弟一样照顾。班斿死的时候，他服缌麻，

赠予助葬财物非常丰厚。平帝即位后，太后临朝，王莽掌握朝政。正要粉饰太平，派使者到各处采风，收集赞颂朝政的言辞，而班稚什么也没有奏上。琅邪太守公孙闳向朝廷上报灾异之事，大司空甄丰派下属急驰至两郡，讽谕官民，并弹劾公孙闳凭空捏造不祥之事，而班稚不言吉祥的兆应，是嫉恨朝廷圣政，都是不道之罪。太后道："不宣扬圣德，应该与上奏灾异有不同的处置。而且班稚是班倢伃家人，我很怜惜他。"公孙闳独自下狱被诛。班稚很害怕，上书感激朝廷恩德并谢罪，表示愿归还相印，入朝为延陵园郎，太后应允了他，终身享有原来的俸禄。因此班氏在王莽时期没有显达，也没有遭遇灾祸。

【原文】

初，成帝性宽，进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进等绳法举过①，而刘向、杜邺、王章、朱云之徒肆意犯上②。故自帝师安昌侯，诸舅大将军兄弟及公卿大夫、后宫外属史、许之家有贵宠者③，莫不被文伤诋④。唯谷永尝言⑤："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前朝，熏灼四方⑥，赏赐无量，空虚内臧⑦，女宠至极，不可尚矣⑧！今之后起，天所不飨⑨，什倍于前！"永指以驳讥赵、李⑩，亦无间云⑪。稚生彪，彪字叔皮。幼与从兄嗣共游学⑫，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⑬。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⑭。桓生欲借其书⑮，嗣报曰："若夫严子者，绝圣弃智⑯，修生保真⑰，清虚澹泊⑱，归之自然，独师友造化⑲，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⑳。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㉑；栖迟于一丘㉒，则天下不易其乐㉓。不绎圣人之网㉔，不嗅骄君之

饵[25]，荡然肆志[26]，谈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贵也。今吾子已贯仁谊之羁绊[27]，系名声之韁锁[28]，伏周、孔之轨躅[29]，驰颜、闵之极挚[30]，既系挛于世教矣[31]，何用大道为自眩曜[32]？昔有学步于邯郸者[33]，曾未得其仿佛，又复失其故步[34]，遂匍匐而归耳。恐似此类，故不进。"嗣之行己持论如此。（以上嗣）

【注释】

①绳法：以法度衡量。　举过：举论天子过失。

②肆意：指毫无顾忌。

③诸舅：指诸位外戚、后妃的兄弟。　外属：外家亲属。

④伤诋：诋毁。

⑤谷永：西汉大臣，字子云，成帝时为光禄大夫，官至大司农。

⑥熏灼：比喻气焰逼人。

⑦内臧：内藏，朝廷内库。

⑧尚：超出。

⑨飨：享，享有。

⑩驳讥：讥讽责斥。

⑪无间：指没有非难班氏之意。

⑫从兄：堂兄。　游学：外出求学。

⑬父党：父系亲族。　扬子云：扬雄，字子云，汉代著名学者。　造门：登门。

⑭严：即庄子。汉代避讳，改"庄子"为"严子。"

⑮桓生：指桓谭，著有《新论》。

⑯绝圣弃智：老庄学派的主张，摒弃圣贤才智，清静无为。

⑰保真：保全天真。

⑱清虚：清静虚无。　澹泊：恬静寡欲。

⑲造化：自然。

⑳役：驱使，奴役。

㉑奸：犯。

㉒栖迟：游息，居住。

㉓易：变。

㉔绂（guà 挂）：阻碍，绊住。

㉕骄君之饵：指爵禄。

㉖肆志：纵情，快意。

㉗羁绊：马笼头和绊索，比喻牵制束缚。

㉘韁锁：本系马之具，比喻人事相牵。

㉙轨躅：车行之迹。比喻法则、规范。

㉚颜闵：指孔子弟子颜回、闵子骞。 极挚：极至。

㉛系孪：依附留恋。孪，古"恋"字。 世教：指孔孟之道。

㉜大道：指老庄之道。 眩曜：炫耀。

㉝昔有学步于邯郸者：语出《庄子·秋水》。比喻仿效别人不成，反而丧失自己原有的本领。

㉞故步：原来走路的本领。

【译文】

当初，成帝品性宽厚，采纳直言，因此王音、翟方进等依法指摘天子的过失，刘向、杜邺、王章、朱云这些人也毫无顾忌地冒犯朝廷。所以从皇上的老师安昌侯，诸舅大将军兄弟，到公卿百官、后妃亲属像史家、许家得到恩宠的人，没有不被他们写文章诋毁的。其中只有谷永曾说过："建始、河平年间，许家、班家的贵宠，大大超出前朝，气焰威逼四方，赏赐无数，内库空虚，后妃之宠达到极点，没有能超过的了！现在后起的贵戚，所享有的财物天下难有，超出以前的十倍！"谷永所说的也只是要讥讽指责赵氏、李氏，并非对班氏非议。班稚生子班彪，班彪字叔皮，小时候与堂兄班嗣共同出外求学。他家中有朝廷赐书，又有足够的家产，许多好古之人从远方前来，像父辈的扬子云以下没有不来上门拜访的。班嗣虽学习儒学，却很重视老庄的思想。桓谭曾想借他的书，

班嗣回答他道："像庄子这样的人，摒弃了圣贤才智，修养生命，保全天真，清静虚无，恬澹寡欲，归于自然，独以自然为老师、为朋友，而不被世俗所驱使。在一个水沟中钓鱼，而万物不能改变他的志向；在一个小山中居住，而天下不能改变他的快乐。他不被圣人之网牵挂，不被君主的俸禄引诱，纵情快意地行事，爱议论的人也不能去议论他，所以是可贵的。现在你已经被仁义羁绊，被名声牵制，照周公、孔子的准则行事，照颜子、闵子骞的极至去做，你已经牵系于孔孟之道了，又何必用老庄之道来做炫耀呢？过去有个人去邯郸向人学走路，结果未曾学得其皮毛，反而失去了原来走路的本领，于是只得爬着回去了。我怕你像这样子，所以不把书给你。"班嗣的品行思想就是如此。

【原文】

叔皮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①。年二十，遭王莽败，世祖即位于冀州②。时隗嚣据垄拥众③，招辑英俊④，而公孙述称帝于蜀、汉⑤，天下云扰⑥，大者连州郡，小者据县邑。嚣问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然后乃定⑦，其抑者从横之事复起于今乎⑧？将承运迭兴⑨，在于一人也，愿先生论之。"对曰："周之废兴与汉异。昔周立爵五等，诸侯从政⑩，本根既微⑪，枝叶强大⑫。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其势然也。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⑬，臣无百年之柄⑭。至于成帝，假借外家⑮，哀、平短祚⑯，国嗣三绝⑰，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廷⑱，能窃号位⑲，而不根于民。是以即真之后⑳，天下莫不引领而叹㉑。十馀年间，外内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㉒，咸称刘氏，不谋而

同辞。方今雄桀带州城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23]。《诗》云：‘皇矣上帝[24]，临下有赫[25]，鉴观四方[26]，求民之莫[27]。’今民皆讴吟思汉[28]，乡仰刘氏[29]，已可知矣。”嚣曰：“先生言周、汉之势可也，至于但见愚民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疏矣[30]？昔秦失其鹿[31]，刘季逐而掎之[32]，时民复知汉乎？”既感嚣言，又愍狂狡之不息[33]，乃著《王命论》，以救时难。知隗嚣终不寤，乃避地于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嘉其美德[34]，访问焉。举茂材[35]，为徐令，以病去官。后数应三公之召[36]。仕不为禄，所如不合[37]；学不为人，博而不俗；言不为华，述而不作[38]。（以上彪）

【注释】

①圣人之道：即孔孟之道。

②世祖：即汉光武帝刘秀。

③隗嚣：字季孟，王莽末，据陇西起兵，初附刘玄，旋属刘秀，后又称臣于公孙述。 垄：通“陇”。

④招辑：招集。

⑤公孙述：字子阳，新莽末起兵，据益州称帝。后被汉军所破，被杀。

⑥云扰：纷乱如云。

⑦乃：方才，于是。

⑧抑者：意者，推断之辞。 从横：即合纵连横。

⑨承运：承受天命。 迭兴：依次兴起。

⑩诸侯从政：诸侯国各自为政。

⑪本根：指周王朝。

⑫枝叶：指各诸侯国。

⑬专己之威：指君主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⑭柄：权力。

⑮假借：借助。　外家：外戚。

⑯短祚：短命。

⑰国嗣：指继承皇位的子嗣。

⑱倾擅：排挤他人，专掌朝廷之权。

⑲窃号位：指窃取皇位。

⑳即真：正式即皇帝位。

㉑引领：伸颈远望，喻盼望殷切。

㉒假号：起事时自立名号。　云合：如云之聚集。

㉓世业：世代相传的事业。

㉔皇：大。　上帝：天。

㉕赫：威严之状。

㉖鉴观：明察。

㉗莫：安定。以上所引见《诗经·大雅·皇矣》。

㉘讴吟：歌唱。

㉙乡仰：向往。乡，通"向"。

㉚疏：疏失。

㉛秦失其鹿：指秦朝失去政权。

㉜掎：拖住。比喻掌握政权。

㉝狂狡：凶暴，狂戾。

㉞嘉：赞赏。

㉟茂材：汉代举用人才的一种科目。

㊱三公：西汉时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为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

㊲如：往，到。

㊳述而不作：传述成说而不立新义。

【译文】

班彪只对孔孟之道尽心崇尚。二十岁的时候，遇上王莽失败，世祖在冀州即位。当时隗嚣占据陇地，拥兵起事，招集英雄才

士，而公孙述在蜀、汉称帝，天下纷乱，势力大的占有州郡，势力小的占据县城。隗嚣向班彪问道："古代周朝灭亡，战国诸侯纷争，天下分裂，几世后才得以安定，现在是不是合纵连横之事又开始了？还是将要有一个人承受天命，接着兴起，希望先生说说此事。"班彪答道："周朝的兴衰与汉朝不同。过去周朝设立了五等的爵位，诸侯各自为政，周朝政权已经衰微，而诸侯的势力强大。所以到后来有合纵连横之事，这是形势的必然。汉朝沿袭了秦代的制度，设立了郡县，君主有专制的权威，臣下没有连续百年的权势。到了成帝，依赖于外戚，哀帝、平帝又短命，三世没有继承皇位的子嗣，危机由朝廷而起，不伤及地方。所以王莽权贵倾动朝廷，能窃取皇位，却不能根基于下民。因此他即位之后，天下人莫不叹息，盼望归正。十几年间，内外骚扰，远近豪杰俱起，假立名号，聚集兵众，都以刘氏为号召，不谋而同辞。现在占有州城的豪杰，都没有战国时七个诸侯国那样世代相传的基业。《诗经》中说：'上天多么伟大，他明照下土，观察四方，求得人民的安定。'现在百姓们都在思念歌颂汉朝，向往刘氏，由此就可以知道了。"隗嚣说道："先生所说的周朝、汉朝的形势是对的，至于只见到百姓熟习刘氏姓号，就说汉朝要复兴，就不对了。昔日秦朝失去了统治，刘邦经过征战获得了政权，当时百姓哪知道有汉朝呢？"班彪有感于隗嚣的言论，又哀悯纷乱不断，于是写作《王命论》，以救危难。他知道隗嚣终不悔悟，于是来到河西避难。河西大将军窦融赞赏他的美德，拜访了他。将他举荐为茂材，任为徐县令，后因病离官。以后几次得到朝廷三公的征召。他做官不是为了俸禄，所到之处往往有不合；学习不是为了他人，所以学识渊博而不庸俗；言辞不是为了华丽，所以述而不作。

【原文】

有子曰固，弱冠而孤①，作《幽通》之赋，以致命遂

志[2]。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博学[3]，以著述为业。或讥以无功[4]，又感东方朔、扬雄自谕，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5]，曾不折之以正道[6]，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复应焉[7]。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8]，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9]，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10]！"汉绍尧运[11]，以建帝业，至于六世[12]，史臣乃追述功德[13]，私作本纪[14]，编于百王之末，而于秦、项之列[15]。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16]，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于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17]，上下洽通[18]，为春秋考纪、表、志、传[19]，凡百篇。维申按：此叙中《王命论》一首，抄入论著门；《幽通赋》一首、《答宾戏》一首，入词赋上编："皇矣汉祖"以下叙述七十条，入词赋下编。皆遵文正公原抄编订，盖以类相从也。

【注释】

①弱冠：古时男子二十成人，初加冠，称弱冠。　孤：幼而丧父。

②致命遂志：陈述吉凶命运，明己意志。

③笃志：专心致意。

④无功：指仕途未建功业。

⑤苏、张、范、蔡：苏秦、张仪、范雎、蔡泽，均为战国时著名的说客。

⑥折：折服。

⑦聊：姑且。

⑧典谟之篇：《尚书》中有《尧典》、《大禹谟》。

⑨冠德于百王：德业在百王之上。

⑩"巍巍乎"二句：语出自《论语·泰伯》，为孔子赞美尧舜之语。　巍

巍：形容伟大。 焕：灿烂。

⑪绍：继承。

⑫至于六世：汉高祖至汉武帝共经六世。

⑬史臣：指司马迁。

⑭本纪：这里指司马迁所作《史记》中的《本纪》。

⑮厕：杂置。

⑯探纂前记：探求前代的记载。

⑰旁贯：融会贯通。

⑱洽通：协调贯通。

⑲春秋考纪：指本纪。

【译文】

班彪有子名班固，刚二十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写作了《幽通赋》，陈述吉凶性命，表明意志。永平年间成为郎官，负责整理校勘宫中典籍，专心致志于增长学识，以著述为自己的事业。有的人讥讽他仕途无功业，又感于东方朔、扬雄所说的，因为不曾遇到像苏秦、张仪、范睢、蔡泽那样的时代，不曾以正道折服他人，明确君子所应当遵循的，所以姑且做文章回答他们。我以为唐、虞以及夏商周三代，是《诗经》、《尚书》中所涉及的，每代都有其典籍，所以即使是尧、舜盛德，也必须要有《尧典》《大禹谟》这些文章，然后才能在后世享有盛名，德业在百王之首，所以说："他们的成功实在传大！他们的文章实在灿烂！"汉朝绍述唐尧，建立帝业，到了第六代，才有史臣追述其功德，私自写作《史记》一书，将汉朝编排在百王之末，杂置于秦朝、项羽之列。太初以后的事迹，就阙遗不录了。所以我探求前代的记载，编集所知的史事，写作《汉书》。始于高祖，结束于孝平王莽被诛。共十二代，二百三十年。综合史实，融会六经，上下贯通，作成本纪、表、志、传，共一百篇。

张丽娟 译注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卷九

序跋之属二

《战国策》序

刘　向

【作者】

刘向（公元前77～前6年），字子政，本名更生，汉宗室，楚元王交的玄孙，西汉后期的经学家、文学家。初为谏议大夫，曾参与宣帝选贤才的对策，献赋颂几十篇，以善为文章出名。为人简易无威仪，专心集思于经学。但信阴阳吉凶，以此论时政得失。曾因试验炼黄金术不成，几被处死。元帝时，受大臣萧望之等器重，历任给事中、郎中等职；因与宦官斗争，屡遭贬抑。成帝时，召拜中郎，迁光禄大夫；正值王氏势盛，受诏校中秘经书，后拜为中垒校尉（略次于将军，管理北军军垒）；成帝想列为九卿，但王氏和其他当政者竭力阻止。毕生同宦官外戚斗争，针砭时政。著书很多，主要有《洪范五行传论》、《列女传》、《新序》、《说苑》等，且多与现实政治联系。刘向校书天禄阁时，进行古籍的整理分类，成《七略》，是中国最早的目录学，他把每部书的考订结果，写成录序，《战国策序》就是其中一种。

【题解】

这是刘向编校《战国策》所写的序言。现今我们所见《战国策》就是刘向把当时记载战国时事的书如《国别》、《国策》、《短长》等的材料，加以编辑而成，并定今书名的。《战国策》共三十三篇，写了十二国、245年间的史事，着重记述策士们纵横捭阖的言论和计谋，既有很多重要的史料，又是精采的文学作品。这篇序，则是对全书主旨的概括，更重要的是扼要叙述了从西周到春秋直至战国迄于秦的社会政治形势和道德思想的变化。他写秦并六国和秦的迅速灭亡，可与《过秦论》比照。最后说，到战国时"君德浅薄"，这些谋策都不足以"临教化"，而那些高才秀士，出奇策异智，使之转危为安，还是可喜可观的。文章体现了刘向的儒家立场，也表现他的文风浑厚自然，"无意为文，而自尽意。"（姚鼐语）掌握了这点，就可以更好地阅读他的论著。

【原文】

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数①，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悌之义，惇笃之行②，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余年③。远方慕义，莫不宾服，雅颂歌咏，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流而未灭。五伯之起④，尊事周室。五伯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⑤，挟君辅政⑥，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咏以相感，聘觐以相交⑦，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⑧，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⑨！"周之流化⑩，

岂不大哉！（以上言周以礼让为国）

【注释】

①辟雍：天子的学校。 泮宫：诸侯的学校。两者古代都称“大学”。庠、序：见卷八《太史公自序》，这里指乡党的学校。

②惇（dūn 敦）笃：惇厚笃实。

③刑措：刑法放置不用。这句指西周前期成、康时代。措，放置。

④五伯：即五霸，详见卷一《过秦论》注释。

⑤子产：国氏、名侨，春秋时郑国执政者，历郑简公、定公、献公、声公凡四十余年，品德、政绩都很好。 叔向：羊舌氏，名肸，春秋时晋国大夫，公元前六世纪晋悼公、平公时任太子之傅，博学多闻，主张礼治。 晏婴：即晏子，字平仲，春秋齐景公时大夫，尽忠补过，名显诸侯，有《晏子春秋》记其事迹。

⑥挟：这里是扶持的意思。

⑦聘：聘问，诸侯之间进行访问。 觐（jìn 近）：诸侯朝见天子。

⑧会享：相会宴享。

⑨所引孔子语出于《论语·里仁》篇。 何有：有什么。这里是说：有什么困难？

⑩流化：道德教化的流行。

【译文】

周朝自从文王、武王开始兴盛，尊崇道德，提高礼义。设置辟雍、泮宫和庠、序等学校数额，陈列礼乐弦歌、移风易俗的教化，理顺人伦，端正夫妇地位，天下没有不清楚的；讲究孝悌的意义，敦厚笃实的品行，因此仁义之道充满天下，结果达到四十余年中不动用刑罚。远方仰慕道义，没有不来归服，作雅、颂诗歌吟咏，以思慕这种德政。往下到康王、昭王之后，虽然出现道德的衰微，而纲纪还能明确。到春秋时代，已有四五百年了。然而它的丰富功业、遗留的光烈，流传而未泯灭。五霸先后兴起，还尊奉周室。自五霸以后，当时君主虽然无德，而人臣辅佐君主的，像郑国的

子产，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扶持国君、辅助政治，从而并立于中国。还是用道义互相支持，用歌咏互相感化，用朝觐聘问互相交往，相约聚会以求一致，用盟誓来互相援救。天子的命令，还有所执行；会盟宴享的国家，还存在羞耻之心。小国能有所依靠，百姓得到一些休息。所以孔子说："能够用礼让来治国的话，哪里有什么困难！"周朝所流行的教化，不是很伟大吗！

【原文】

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①，是以王道遂用不兴②。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行。"（以上言仲尼之道不行）

【注释】

①莫尚之：没有尊崇他们。

②用：由此。

【译文】

春秋以后，许多辅国的贤人都没有了，礼义也就衰败了。孔子虽然讲论《诗》《书》，定下礼、乐，王道灿烂分明；然而他作为一个平民，没有权势，教出了七十二个弟子而已，都是天下的俊秀人物。但是，当时国君不尊重他们，所以王道就由此而不复兴。故有人说："没有威就站不住脚，没有势就寸步难行。"

【原文】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①，弃仁义而用诈

谲[2]，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放效[3]，后生师之[4]。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5]，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滑然道德绝矣[6]。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7]，千乘之国五[8]，敌侔争权[9]，尽为战国[10]，贪饕无耻[11]，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12]，力功争强[13]，胜者为右[14]，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设施，有谋之强[15]，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16]，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17]，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主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18]，所在国重，所去国轻。（以上言六国争强）

【注释】

①捐：去掉，弃，废。

②诈谲：欺诈。谲，见卷八《太史公自序》注。

③放：同“仿”。

④后生：后起者。 师：以之为师，动词。

⑤暴师：暴露师徒，指战争频繁，长期不收兵。

⑥滑然：形容灭绝的样子。滑，同“泯”。

⑦这句指七雄：秦、楚、齐、燕、赵、魏、韩。

⑧这句指中等国家，有宋、卫、中山、东周、西周（公）。

⑨敌侔：相对等，势均力敌。

⑩战国：战争之国，此似已用为时代的名称。

⑪饕（tāo 滔）：贪，古代以饕餮（tiè 铁去）为贪食之兽，引申为贪婪。贪饕，重义词。

⑫方伯：一方之长的侯伯。

⑬力功：务求功利，致力于功利。

⑭右：为上，古代以右方为上。

⑮“不得”二句：这两句一作“不得施谋，有设之强，”从上下文看，当从之。

⑯连与：连结与国、盟国。 交质：交换抵押。

⑰孙卿：即荀卿，一般称为荀子。

⑱楚王（wàng 望）：楚称王。

【译文】

仲尼去世之后，田氏取代齐国，六卿瓜分晋政。道德大为废弃，上下失了秩序。到了秦孝公，去掉礼让而重视战争，丢了仁义而用欺诈，只求得强盛就行了。篡位盗国的人列为侯王，诡诈的国家兴起为强者，这样转相仿效，后起者以他们为师。于是互相吞灭，兼取小国而并成大国，军队成年暴露在外，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不能保全性命，道德完全被泯灭了。愈到晚世愈厉害：万乘的大国有七个，千乘的国家有五个，它们势均力敌，争夺控制权力，都成为战争之国了。他们贪婪无耻，竞争无厌，国与国政教不同，各自裁断；这时，上没有天子，下没有方伯，大家都致力于功利、争为强盛，得胜的为上，兵革不休，欺诈作伪一齐兴起了。当这个时候，虽有道德，得不到施行，有设备的强者，依靠险阻、仗着坚固的形势，连结与国、交相抵押人质，加重信约而结盟作誓，来守住自己的国家。因此孟子、荀卿等儒术之士，被当世弃而不用；那些游说权谋之徒，却为世俗所贵重。所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和苏代、苏厉这一班人，主张纵横长短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主张合纵，张仪主张连横；连横则秦为帝，合纵则楚为王。他们在那个国家，那国就占重要地位；离去了，那国就变得轻微起来。

【原文】

然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合六国为一，以傧背秦[1]。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2]，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3]。然秦国势便形利，权谋之士咸先驰之。苏秦始欲横，秦弗用，故东合从。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国，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4]。仗于诈谋之积，终无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5]，任刑法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6]，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抚天下十四岁[7]，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王德，岂不远哉？孔子曰[8]："导之以政[9]，齐之以刑[10]，民免而无耻[11]；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2]。"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诈伪偷活取容[13]，自上为之，何以率下[14]？秦之败也，不亦宜乎！（以上言秦以诈力并天下，而终致败。）

【注释】

①傧：同摈，抛弃，排除。

②窥兵：出兵窥探。

③这句有夸大，当时人也只说秦不出兵函谷十五年，没有说天下不交兵有二十九年。

④"是故"八句：这八句文字与卷一《过秦论》略同，可参看。

⑤缀：连结。

⑥燔：同“焚”。

⑦这句指秦始皇统一六国到二世三年秦亡，即公元前221～前207年，共十四年。

⑧孔子曰：语出《论语·为政》。

⑨导：引导。一本作“道”。 政：政令。

⑩齐：齐一。

⑪免：幸免。

⑫格：到来。

⑬偷活：偷生。 取容：得到容身之地。

⑭率：同“帅”，带领。

【译文】

然而当这时候，秦国最强，诸侯正在衰弱下去。苏秦把他它们团结起来，合六国为一，以排斥秦国。秦人恐惧，不敢从关中出兵窥探，天下不交兵有二十九年。但是秦国形势有利，权谋之士都首先跑到秦国去。苏秦开始也想连横，可是秦不用他，就去东方进行合纵。苏秦死后，张仪进行连横，诸侯听从，都西向尊秦。因此，始皇就利用他那四边都有关塞作屏障的国土，据守崤山、函关的险阻，跨着陇、蜀富饶的地区，听众人的计策，乘着六世祖先的功烈，而来蚕食六国，兼并诸侯，统一天下。他仗着诈谋的积累，终究没有诚信笃实，没有道德和仁义的教化来连结天下的人心，只使用刑法来统治，相信小术以为大道。于是焚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看尧、舜，下邈视三王。二世更甚，恩惠不往下施，民情不能上达，君臣互相猜疑，骨肉亲属互相疏远；教化之道浅薄，纲纪败坏，人民看不到义的存在，而是悬挂在不安宁的境地。秦拥有天下十四年，天下大崩溃了。这是诈伪的弊害呀！它比之于王者之德，岂不是很远吗？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用刑罚齐一，人民只知希冀幸免而没有廉耻心；用道德引导，用礼义齐一，人民则有廉耻心而且自愿前来归服。”凡是能使得天下人有

所廉耻之心，教化就可以达到。假使只是用诈伪求得偷生容身，在上的人就这么作，怎能带领下面的人学好呢？秦朝的败亡，不是应该的吗！

【原文】

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①]，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②]；虽不可以临教化[③]，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④]，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易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以上言战国之士因时而画策）

【注释】

①资：资财，这里当为资借，作为条件。

②权：权衡，标准。

③临：向下，这里相当“用于”。

④度：忖度。

【译文】

战国之时，君主的德行浅薄。帮他出谋划策的人，不得不因形势而作为凭借，依据时机而作谋画。因此这计谋，扶持危急倾覆，是一切的权衡准则；虽然不可以用于教化，却是兵革救急的形势造成的。他们都是高才秀士，忖度时君能够实行，就出奇策异智，从而转危为安，变亡为存，是也可喜，都可观的。

王贵民　译注

《说文》序

许 慎

【作者】

许慎(约公元58～约147年),字叔重。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师事贾逵,受古文经学,为马融所推重,时人誉之“五经无双许叔重”。曾出任郡功曹,举孝廉,后任洨县(今安徽固镇县东)长、太尉、南阁祭酒等职。所著《说文解字》一书,创立按部首收字的字书体例,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为后代研究古文字及编辑字书的重要依据,是古文字学的巨著。又著有《五经异义》十卷,发扬古文经学,此书已佚。清人陈寿祺辑有《五经异议疏证》,辑注较详备。

【题解】

《说文序》是《说文解字》的第十五卷。《说文解字》正文共十四卷(篇),第十五卷是一篇序言。古人著书完成后,才叙述著此书的原委,而置于全书之后,与今日著书将叙置于书前不同。这篇序言实际上是两部分:前一部分叙述文字的源流,六种造字法(六书),各种不同书体的形成,以及西汉文字学的发展,东汉时的混乱和他作此书的用意,是为上篇,即本文的《说文序》。下篇是正文十四卷的目录及后叙,另立一篇收入本书中。这篇序对我国文字的产生,发展和造字的方法,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是研究汉字发展史极其珍贵的材料。

【原文】

叙曰[1]：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2]，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3]。及神农氏[4]，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5]，见鸟兽蹄迒之迹[6]，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7]，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8]，“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9]。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10]。其后形声相益[11]，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12]。著于竹帛谓之“书”[13]，“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14]，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15]，靡有同焉[16]。

【注释】

①叙曰：叙言说道。叙，叙言。叙言是说明著书的原委。

②庖牺氏：又作伏牺氏，古代传说的帝王。相传他创造八卦。

③以垂宪象：用以显示法象。垂，下悬，显示。宪，法。

④神农氏：传说中的古代帝王。

⑤仓颉（jiè 洁）：人名，传为黄帝史官。

⑥蹄迒（hàng 沆）：野兽经过后留下的蹄迹。

⑦分理：文理。

⑧夬（guài 怪）：《易》六十四卦之一，乾下兑上。

⑨居德：居功。

⑩文：指字形，段玉裁注说：“独体曰文，合体曰字。”

⑪形声相益：形与声相附的造字法。段玉裁注：“谓形声会意二者也。”

⑫孳乳：繁衍，滋生。 浸：渐。 浸多：逐渐增多。

⑬著于竹帛：书写在竹简绢帛上。在纸发明以前，竹简，绢帛是书写的用品。

⑭五帝：传说中的五位古代帝王，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三王：指禹，汤，周文王武王。

⑮封于泰山：在泰山上筑坛祭天。 七十有二代：指在泰山上进行筑坛祭天的帝王数。语出《管子·封禅》篇，《史记·封禅书》引管子云："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

⑯靡有同焉：没有相同的。靡，无。同，相同，指文字的字体。

【译文】

叙说：古时庖牺氏统治天下的时候，他仰首观察各种形象于天空，俯首观察各种法则于大地，审视鸟兽身上的花纹与土地所适宜生长的动植物，从近处取法于自己身体四肢形状，从远处取法于各种事物的形状，于是开始创作《易》的八卦，用以垂视各种法象。及至神农氏时代，用结绳的方法记事来进行治理国家，由于事务增加极繁，作伪的现象就出现了。黄帝的史官仓颉，见鸟兽足踏在地上的迹印，知道文理是可以互相区别不同的，于是就最初创造出了文字。百工通过文字得到治理，诸类事物通过文字得到认识，这大致是取之于《易》的夬卦。《易》的夬卦说，"扬于王庭"。是说文字，乃是用在国王的朝廷上宣明教化的，君子从而施泽惠于下，居功自傲则是他们所忌讳的。

仓颉最初创造文字的时候，大致是依照物体的种类画其形状，所以称为"文"。仓颉以后形状和声音相结合，就称为"字"。所谓"文"，就是物体形状的本来样子；所谓"字"，是说滋生而渐次增多。写在竹简绢帛上就称为"书"，所谓"书"就是如物体的形状。直到五帝三王的时代，字体更改变化各不相同，在泰山封禅的有七十二代帝王，所用的字体，没有相同的。

【原文】

周礼[1]：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2]，先以六书[3]，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4]，“上”、“下”是也[5]；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6]，“日”、“月”是也[7]；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8]，取譬相成[9]，“江”、“河”是也[10]；四曰会意[11]。会意者，比类合谊[12]，以见指挠[13]，“武”、“信”是也[14]；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15]，同意相受[16]，“考”、“老”是也[17]；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18]，“令”、“长”是也[19]。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20]，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21]。（以上文字之源及古文大篆）

【注释】

①周礼：指《大戴礼》，其《保傅篇》有云：“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卢景宣注云：“外舍小学，谓虎闱，师保之学也。”八岁入小学是国王太子的入学年龄。卿大夫元士之子弟则十三岁入小学。说见《尚书大传》。

②保氏：官名，三公之一。保氏的职责是照顾太子的生活，即所谓的“保，保其身体。” 国子：公卿大夫的子弟。

③六书：古人分析汉字造字的六种方法，即下文的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清人戴震认为转注、假借是“字之用”，即用字方法而不属于造字法，今人多从此说。

④察：体察，审视。

⑤“上”、“下”是也：上下两字就是指事字。此是每种方法列举出两字为例，下同。上下二字原作二一形，段玉裁注云：“有在一之上者，有在一之下者，视之而可识为上下，察之而见上下之意。”

⑥随体诘诎：随着物体的形状而屈曲。诘诎，屈曲，弯曲。

⑦“日”、“月”是也：日月二字就是象形字。古文日作⊙形，像太阳，月作 形，像弯月形。

⑧以事为名：以事物的形体作为字的字形。段玉裁注云：“事兼指事之事，象形之物，言物亦事也。名即古曰名，今曰字之名……谓半义也。”

⑨取譬相成：取相近的声而相互成为字。譬，比喻，比方即相近。段玉裁注云：“谓半声也。”

⑩“江”、“河”是也，段玉裁注云：“江河之字，以水为名，譬其声如工、可，因取工、可成其名。”

⑪会意：会合两个以上意符来表示一个新的意义的字，就是会意字。会，合。

⑫谊：即义字。

⑬指挥(hui 挥)：意之所指向。挥，同麾。

⑭武、信：段玉裁注：“比合人言之谊，可以见必是信字，比合戈止之谊，可见必是武字，是会意也。”这种完全依靠合会偏傍字义来表意的字，现今的古文字学者认为是非常少的。且已指出许慎所举武、信二字不很恰当。

⑮建类一首：建立义训相同的为一类字之首。类，义训相同的一类字。

⑯同意相授：意义相同的就可互训而归于一类字首之下。

⑰考、老：据《说文》二字义同，故可互训而归于一类首。《说文》老部云：“老者考也，”“考者老也。”以考注老，以老注考，就称为“转注”。对六书中的“转注”，后人岐异很大，学者间有不同的主张。

⑱依声托事：依傍同声而寄托所要表现的事物，即借用某个字来表示跟这个字同音或音近的词。

⑲令、长：汉时称县令为令或长，万户以上的县称令，万户以下的县称长。这是一种义的引伸，段玉裁注说：“令之本义发号也，长之本义久远也。县令县长本无其字，而由发号久远之义，引申展转而为之”。许慎举“令”“长”二字并不能说明借字来表音的现象，与“依声托事”的界定不符。

⑳宣王：周宣王。

㉑厥意：其意，指古文的字义。

【译文】

周代的礼制是：八岁的儿童进入小学，由保氏教育卿大夫的子弟，首先教他们六种造字的方法：一是称作指事。指事就是当你看见就认识，一想就明白意思，象“上”“下”就是这样的字；二是称作象形。象形就是画成物体的样子，笔画随着物体曲折，象“日”“月”就是这样的字；三是称作形声。形声就是以事物的义作形旁，用一个音相近的字为声旁相配成字，象“江”“河”就是这样构成的；四是称作会意。会意就是排比字类偏傍会合成字义，即可以看出必是指的某个字，象“武”“信”就是这样的字；五是称作转注。转注就是以一个字建立同类字的字首，再以义相同的字为互相训释，象“考”“老”就是这样的字；六是称作假借。假借就是本来没有这样一个字，借用跟这个事的音同或音近的字来表示这种事，象“令”“长”就是这样的字。及至到周宣王时，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其中的字与古人或有些相异。到孔子书写六经，左丘明作《春秋传》时，他们都用的是古文字，因此，古文的字义可以得到正确的解说。

【原文】

其后诸侯力政①，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②，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③。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④，以趣约易⑤，而古文由此绝矣⑥。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⑦，四曰虫书⑧，五曰摹

印⑨，六曰署书⑩，七曰殳书⑪，八曰隶书。（以上秦小篆及八体书）

【注释】

①力政：以武力为手段的政治。

②车途：行车的道路。 轨：两车轮间内宽。

③小篆：秦代通行的文字。在籀文（即大篆）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字体较籀文简化划一。称为小篆是与大篆对称。

④隶书：字体名。也称“佐书”，“史书”。是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的一种字体，兴起于秦代，流行于两汉。它是把篆字圆转的笔划变成方折，在结构上改象形为笔画化，以便书写。它打破了六书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是汉字演进史上的一大变革。

⑤趣：趋。 约易：简约容易。

⑥古文：此指大篆体文字。

⑦刻符：刻在符节上的文字。符，符节，如兵符之类。

⑧虫书：又称鸟虫书。字体笔画屈曲象虫鸟之形，故名。春秋战国时已出现于我国南方地区。

⑨摹印：刻在印上的文字。

⑩署书：官署签押用的字体。

⑪殳书：书写在兵器上的题识。殳，兵器的一种。

【译文】

这以后诸侯们推行武力政治，不受周王的统辖，厌恶礼乐制度妨害自己的行动，于是都把过去的典章书籍毁掉。周王室被分成七个国家，它们之间土地的亩制相异，行车的道路宽窄不一，实施着不同的法令，衣冠制度各别，说话的声音不同，文字的形状不一致。秦始皇帝在统一天下之初，丞相李斯就上书要求加以统一，罢去那些与秦国的文字不符合的。于是李斯撰写了《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撰写了《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撰写了《博学篇》。他们都是取材于史籀的大篆书体，或者有较大的简化改变，

就是所称的小篆了。在那个时候秦朝烧毁经书，清除旧的典章，大肆征调兵员，实行戍边和徭役，官府主管牢狱职务的事大增，就开始有隶书，以使狱官办案趋于简省容易，因而古文就由此绝了。从此时起秦朝有八种字体：一是大篆，二是小篆，三是刻符，四是虫书，五是摹印，六是署书，七是殳书，八是隶书。

【原文】

汉兴，有草书①。尉律②：学僮十七已上始试③，讽籀书九千字④，乃得为史⑤。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⑥，最者以为尚书史⑦。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⑧。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⑨，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⑩，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⑪，以礼为小学元士⑫。黄门侍郎扬雄⑬，采以作《训纂篇》⑭，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以上西汉）

及亡新居摄⑮，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⑯，自以为应制作⑰，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⑱；四曰左书⑲，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⑳。（以上新室）

【注释】

①草书：书体名。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书体。始于汉初，初为草率的隶书，称为草隶，至汉章帝（公元76～88年在位）发展成为“章草”，即各字

不相连属。晋以后各字间笔势往往牵连相通，偏傍相互假借，即成为“今草”。唐以后发展成为“狂草”，即将今草写得更加放纵，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

②尉律：汉代廷尉所掌管的律令。《汉书·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

③学僮：即学童。在校的学生。

④讽籀书：背诵和讲解。段玉裁注云：“讽谓能背诵尉律之文，籀书谓取尉律之义，推演发挥，而缮写至九千字之多。”

⑤得为史：得为郡县史。古官府有史，如今之文书、秘书，掌管书记之事。

⑥太史：中央王朝的最高史官，称太史令。 课：考试。

⑦最者：最优者，第一名。 尚书史：尚书府的史官。尚书，官名，始置于战国，或称掌书，尚即执掌之意。秦为少府属官，汉武帝提高皇权，因尚书在皇帝左右办事，掌管文书奏章，地位逐渐重要。汉成帝时设尚书五人，开始分曹办事，东汉时正式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官员，地位显耀。

⑧张敞从受之：张敞从“通《仓颉》读者”受业学读《仓颉》。之，代词，指读《仓颉》事。《汉书·艺文志》：“《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

⑨凉州：州名，汉武帝置十三州刺史部之一，东汉时治所在陇县（今甘肃张家川）。 刺史：官名。汉武帝置，每州部置刺史，本为监察官性质，地位低于郡守。后以刺史为州牧，握一州的军政大权。 杜业：《汉书》作杜邺。人名，字子夏，西汉魏郡繁阳（今河南内黄）人，后徙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母为张敞女。举孝廉为郎，曾任主薄、侍御史、凉州刺史等职。从张敞子张吉学文字学而著称于世。 沛：地名，今江苏沛县。 爰礼：人名。西汉文字学家。 讲学大夫：官名。王莽时所置。 秦近：人名，为王莽时讲学大夫，经学及文字学家。

⑩孝平帝：即汉平帝，在位五年（公元1～5年）。

⑪未央廷：未央宫廷。未央宫，西汉高祖时建筑，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郊汉长安故城内西南隅，今马家寨村。

⑫元士：大士，第一名。

⑬黄门侍郎：官名。秦及西汉郎官（皇帝的侍从官）给事于黄闼（宫门）

内之人的称呼。

⑭《训纂篇》:书名。西汉扬雄撰。

⑮亡新:指王莽政权。王莽于公元8年称帝建立新朝,年号为初始。至公元23年被农民起义推翻,他建立的新朝灭亡,故东汉时的班固称为"亡新"。 居摄:居于摄政位上。汉平帝死而无子,王莽选立年仅两岁的汉宣帝玄孙子婴继位,由他摄政,改年号为"居摄"。

⑯大司空:官名。汉成帝时更御史大夫为大司空,职主监察。 甄丰:人名。为王莽心腹,王莽时封为大阿、右拂、大司空、卫将军、更始将军、广新公,后因不满王莽被迫自杀。

⑰应制作:受命创立制度的工作。制,制度。

⑱程邈:字元岑,秦下杜(今陕西西安南)人。曾为狱吏,后因罪囚狱中,将新出现的隶书体加以搜集整理成专书,后世即有隶书为程邈所创之说。段玉裁注云:"(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作也)十三字当在下文'左书,即秦隶书'之下。"段说当是。

⑲左书:左即佐。佐书,段玉裁注云:"谓其法便捷,可以佐助篆所不逮"。

⑳幡信:旗帜符节。

【译文】

汉朝建立后,出现有草书。廷尉所掌律令规定:学童十七岁以上开始参加考试,能背诵讲解九千个字的,才能充任郡县的史官之任。又用秦时的八种书体考试,由郡送到中央王朝的太史署并重新考试,最优秀的充任尚书府的史官。所行文书有字书写不端正的,都要揭发受到惩处。现今虽然有廷尉的律令,却没有考试,不讲究文字之学,不能解说文字的原义已很久了。在孝宣帝时,征集到能通读《仓颉》书的人,张敞前去受教。凉州刺史杜业、沛地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也能讲解《仓颉》一书。在孝平皇帝时,征集爰礼等一百多人,让他们在未央宫的大廷中讲说文字,爰礼被封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根据各人的解说写成《训纂篇》一书,凡是《仓颉》以来的文字著作十四种书共计五千

三百四十个字，各种书中所载的，大致都保存下来了。

到故新朝王莽居摄年间，使大司空甄丰等校理典籍中的文字部分，甄丰等人自己认为这是受命创立制度的工作，对典籍中的古文作了一些改定。是时流行有六种书体：一是古文，是孔子壁中所出书的字体；二是奇字，即是根据古文而略加改变的字体；三是篆书，即是小篆；四是左书，即是秦朝时的隶书，是秦始皇让下杜人程邈所创造的；五是缪篆，是摹刻在印章上的字体；六是鸟虫书，是书写在旗帜或符节上的文字。

【原文】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①，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②。虽叵复见远流③，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④，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⑤，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⑥，以耀于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⑦："马头人为'长'⑧"，"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⑨"。廷尉说律⑩，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⑪，"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⑫，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恉⑬；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⑭"，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以上世俗非訾壁中古文，不达字例。）

【注释】

①鼎彝：铜器。

②皆自相似：铜器铭文与孔壁书中的字都相似。

③远流：远古的源流。

④大共非訾：大家共同非难诋毁。訾，诋毁。

⑤诡更：变更。 正文：指当时通行的隶书。

⑥常行：通常行用的书体，此亦指隶书。

⑦猥（wěi 委）：鄙贱。

⑧马头人为“长”：“马”字上加“人”字，便是“长”字。这是许慎批评时人乱解字，下同。

⑨“虫”者，屈中也：虫字是中间弯曲。篆文虫字是一象形字，当时浅陋的人不明造字本意而只以字形说字义。

⑩廷尉说律：廷尉解释律令。廷尉，官名，主掌刑法。

⑪“苛人”二句：汉律令有“苛人受钱”条，苛为诃、呵字的假借，意为诃责，治理，即利用治理他人的权利收受钱财，是一种敲诈行为。但“苛”字当时又写作“苛”，解释法律的就望字生义，说此字从“止”“句”，“句”字读为钩，是制止钩取告人的钱财。这就是许慎所说“以字断法”的例子。

⑫旧艺：指对文字传统的解释。 野言：指鄙俗之人任意的造字说字。

⑬究洞：全部洞悉、彻底探明。 微指：精妙的意旨。

⑭“幼子承诏”句：此为《仓颉篇》中之一句。《仓颉篇》为李斯所作，此句指胡亥即位事。汉时一些人将李斯所作的《仓颉篇》误认为黄帝臣仓颉所作，于是解释此句意是黄帝乘龙上天，而少子继位为帝，此即所称的“其辞有神仙之术”，实为无稽之谈。

【译文】

壁中的节，是鲁恭王拆毁孔子住宅时，所得到的《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还有北平侯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郡县和侯国也往往在山河地区得到铜鼎等古代彝器，上面的铭文即是前代的古文，字的书体与孔壁中书都相似。虽然不能再见到远古时的源流，字体的详细情况可以大略地解说。然而世

俗之人却群起而非难诋毁，以为是好奇的人所伪造，因此变更隶书体，向壁虚造一些不可识的字，搞乱通常行用的字体，以诱耀于世。儒生们争相进行解说文字以讲解经书的义理，称秦朝的隶书是仓颉时的字体，说仓颉以后，父子相传，怎会有改变！于是鄙陋地说道："'马'字的头上加一'人'字，就是'长'字"，"人字与十字相合就是'斗'字"，"'虫'字，是中间弯曲的"。廷尉解释法律时，甚至用虚造的字来审断狱案，律令有"苛人受钱"条，（本为利用职权受人钱财）竟妄说"苛"这个字，是"止句"的意思（停止钩取被告人钱财）。像这类的例子很多，都是与孔壁书中的古文不合，同史籀的字相违谬。俗儒鄙夫们却玩味他们所习见的，排斥他们少见到的。没有见到全部学问，未曾看到过造字的条例，对文字的传统解释觉得奇怪而对任意造字的胡说却推崇，以他们所知道的为神秘精妙，认为是彻底探明了圣人的精微旨意；他们又见《仓颉篇》中有"幼子承诏"这句话，于是就说："这是古代帝王所作的，这句辞义中有神仙的法术呀"，这样迷惑谬误而不知晓，难道还不混乱吗！

【原文】

《书》曰[1]："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2]。孔子曰[3]："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矣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袤辞[4]，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5]，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6]。"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7]。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

不昭[8]，爰明以谕[9]。其称《易》，孟氏[10]；《书》，孔氏[11]；《诗》，毛氏[12]；《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以上述己著书之指，以大、小篆合古籀。）

【注释】

①《书》曰：下文引自《尚书·皋陶谟》。

②穿凿：附会曲解。

③孔子曰：以下引孔子语出自《论语·卫灵公》。

④衺：即邪字，不正当，不正派。

⑤经艺：指六经的艺文。

⑥啧：争论，杂言。 此句是由《易·系辞上》"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改变来的。

⑦稽撰：考察选取。撰，选。

⑧昭：显，明白。

⑨爰明以谕：用比喻加以说明。爰，语首词，无义。

⑩孟氏：即孟喜，见卷八《汉书·艺文志》注，下同。

⑪孔氏：即孔安国。

⑫毛氏：即毛苌。

【译文】

《书》中说："我欲观古人的图象。"是说必须遵从传统的解释而不要穿凿附会。孔子说："我还看到过史官记事时的缺文现象，现在已没有了啊！"这并不是他们不知道而不问，而是各人用自己的私意，没有一个是非标准，巧说邪辞，致使天下学者发生疑惑。而文字这件事，是六经的根本，国家政治的起点，前人所以垂示后人，后人所以认识古人的工具，所以说："根本树立了而后道义就产生了，认识天下的各种纷争邪说就不会动摇。"我现在叙述篆文、合以古时的籀文，广泛采纳通学士人的意见，以至学识

小的大的学者，只要信而有证的，都考察择取他们的解说。将要用文字来条理各种事物，解释种种谬误，使学者明瞭，通晓文字的神妙旨趣，分别以部首排列，使不相互混杂。这样使万事万物一目了然，没有不收载的；若有文义不明的，就用比喻说明它。书中引用《易》经中的文字，是采用孟氏说；《书》经，是采用孔氏说；《诗》经，是用毛氏说；《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等书，都是孔壁古文本。对于那些不知道的，就都缺而不说了。

杨升南　译注

五百四十部目后叙

许　慎

【作者】

许慎：见本卷《说文序》。

【题解】

本篇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许慎《说文解字》一书五百四十部目录之后的一篇短序，总括《说文》一书的篇数、部数、收字数及解说字数，以及所创部首体例的优点说明，并记成书的日期，他的籍贯，希望后学补他书之不足的自谦词。另一部分是东汉安帝建光元年九月许慎的儿子许冲，向皇帝献上他父亲所著这部《说文解字》的奏书，以及皇帝给许冲的赏赐。这篇《后叙》和许冲的上书，可以了解《说文解字》一书的写作体例，以及当时学者著书

的苦衷。

【原文】

此十四篇①，五百四十部也。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十三②。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为口③。方以类聚④，物以群分⑤，同条牵属⑥，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⑦，知化穷冥⑧。于是大汉，圣德熙明⑨，承天稽唐⑩，敷崇殷中⑪，遐迩被泽，渥衍沛滂⑫，广业甄微⑬，学士知方。探赜索隐⑭，厥谊可传。

粤在永元⑮，困顿之年⑯，孟陬之月⑰，朔日甲申，曾曾小子⑱，祖自炎神⑲，缙云相黄⑳，共承高辛㉑。大岳佐夏㉒，吕叔作藩㉓，俾侯于许㉔，世祚遗灵㉕，自彼徂召㉖，宅此汝濒㉗，窃仰景行㉘，敢涉圣门㉙。其宏如何㉚？节彼南山㉛！欲罢不能，既竭愚才。惜道之味㉜，闻疑载疑；演赞其志㉝，次列微辞㉞。知此者稀㉟，傥昭所尤㊱，庶有达者㊲，理而董之㊳。

【注释】

①此十四篇：指《说文解字》正文十四篇。

②据《说文解字》"百"字后有"六"字，为"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

③口：传忠本此处为空白。据《说文解字》当为"耑"字。立一为耑：即建立一字为部首。耑，端，开头。

④方以类聚：都以同类相集中。方，并、皆。段玉裁注："类聚，谓同部也。"

⑤物：此指部。群分：段注："谓异部也。"

⑥牵属：连属，相连。

⑦毕终于亥：都终止于亥。亥，十二地支的最末一字，此句意为结束于字义的本源。

⑧知化穷冥：认识深化达于穷尽神妙。 穷：尽。冥，神明，神妙。

⑨熙明：和畅光明。

⑩稽唐：稽考唐虞故事。唐，指尧。

⑪敷崇殷中：施行尊崇之礼盛大而成功。 敷：布，施。 崇：尊崇，段玉裁注："谓光武封禅也。" 殷：盛大。 中：成功。

⑫渥衍沛滂：深厚充裕。 渥：厚。 衍：充溢。 沛滂：丰盛。

⑬广业甄微：推广学业鉴别细微。

⑭探赜：探求分歧。 索隐：求索隐秘。

⑮粤：发语词。 永元：东汉和帝刘肇年号，此年号使用十六年（公元89～104年）。

⑯困顿：《尔雅·释天》太岁"在子曰困顿"。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前100年）干支为庚子。岁星纪年为"困顿"。

⑰孟陬（zōu 邹）之月：正月。《尔雅·释天》"正月为陬"。又正月为孟春，故又称孟陬。

⑱曾曾：层层，重重。即曾孙，重孙。

⑲炎神：炎帝神农氏，姜姓。甫、许、申、吕皆姜姓之后，故许慎称"祖自炎帝"。以下叙述许氏先世远祖。

⑳缙云相黄：缙云氏辅佐黄帝。缙云氏姜姓，炎帝之后，传为黄帝夏官，主兵事。

㉑共承高辛：共工侍奉高辛氏。高辛氏，传说中的古帝王。 共：共工，姜姓，炎帝之后。《淮南子·原道训》"共工与高辛氏争为帝"。许慎隐讳共工与高辛争为帝之说而改为事奉高辛，美化祖先。

㉒大岳佐夏：大岳佐助夏禹。大岳，又称四岳，主刑狱之职，姜姓。佐禹有功，被封于吕（地在今河南南阳县西）。

㉓吕叔作藩：吕叔作为西周王朝的屏藩。吕叔，大岳之后。

㉔俾侯于许：封他于许地为诸侯。许，地名，在今河南许昌。

㉕世祚遗灵：世代遗留下美德。世祚，世禄，世代。灵，善，美。

㉖彼：此，指许地。 徂：往。 召：召陵。

㉗汝濒：汝水之滨。

㉘窃仰景行：私自仰慕高行。

㉙圣门：圣人之门，指三皇五帝周公孔子左氏以及仓颉、史籀等前贤文人。

㉚宏：大，深粤。此指圣人之门。

㉛节彼南山：高峻比于南山。节，高峻。

㉜惜道之味：珍惜圣道的甘美。

㉝演赞其志：推演阐明所知道的。　演：推扩，推演。　赞：赞美，此用为阐明。　志：识。

㉞次列微辞：陈列自己微小的说解。　次：陈。　微辞：指许慎自己提出的说解，此为自谦语。

㉟知此者稀：我对文字学知道的很少，此，指六书体例，即古文字体例。　稀：少。此为自谦词。

㊱傥（tǎng 倘）：倘或，假若。　尤：过，罪。

㊲达：通达。

㊳理：治理。　董：督察，督促。

【译文】

此十四篇，所分的五百四十部首。全书共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其中相重的字一千一百六十三字。解说的文字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中的建部首，就是确立“一”字为字头。同类的字聚集在一部首下，不同类的字按部分开，达到字形相近的相互连属，义理相同的相互连贯；互相杂陈排列而不错乱，根据字形加以系联，据字与形加以引申，可以探究万物的根源；终止于“亥”字为事物的尽头，认识的深化达到穷尽神妙。时在大汉王朝，皇帝圣德熙和光明，承顺天命稽考唐虞圣德，大施崇祀神灵之礼而获成功，远近皆蒙受恩泽，深厚而十分充裕，皇帝推广学业甄别细微，使学士们知道是非所在。探求分歧、索取隐义，使文字的形义可以流传。

时在永元的庚子（十二年）之年正月初一日，我这重孙小子，

远祖出自炎帝，缙云氏辅佐黄帝，共工事奉高辛帝。大岳佐助夏禹，吕叔为西周王朝的屏藩，封于许地为诸侯，世代留有美好的德行，后又从许移居召陵，定居在汝水的岸傍，我私自仰慕祖先的功德和他们的高行，大胆地涉足圣贤的门户之中。圣门的宏大程度如何？真像南山一样高耸如云！既已跨入圣门，欲罢不能，只有竭尽自己的愚才努力去做。我珍惜这圣道的甘美，不穿凿附会，不知就写上不知；推演先贤已识的，陈列上自己微小的解说语辞。我对文字学的知识浅陋，倘若我的解说显示出过失，希望有通达的人，加以整理而督促成之。

【原文】

召陵万岁里公乘草莽臣冲稽首再拜①，上书皇帝陛下：

臣伏见陛下神明圣德②，承遵圣业，上考度于天，下流化于民，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万国咸宁，神人以和。犹复深惟五经之妙，皆为汉制，博采幽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③。

先帝诏侍中骑都尉贾逵修理旧文④，殊艺异术，王教一耑⑤，苟有可以加于国者⑥，靡不悉集。《易》曰⑦："穷神知化，德之盛也"，《书》曰⑧："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国其昌⑨"。臣父故大尉南阎祭酒慎⑩，本从逵受古学。盖圣人不妄作，皆有依据。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慎博问通人，

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凡十五卷，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

慎前以诏书校书东观[11]，教小黄门孟生、李喜等[12]。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遣臣赍诣阙[13]。慎又学《孝经》孔氏古文说。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14]。皆口传，官无其说。谨撰具一篇并上。臣冲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稽首再拜，以闻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15]。

召上书者汝南许冲诣左掖门外会令[16]，并赍所上书。十月十九日，中黄门饶喜以诏书赐召陵公乘许冲布四十匹，即日受诏朱雀掖门[17]，敕勿谢[18]。

【注释】

①万岁里：许慎所居住的里名。里，行政单位，一百家的基层地方组织。　公乘：秦爵第八级。　草莽臣：草野臣，不在官的人自称。　冲：许冲，许慎之子。此以下为许冲上《说文解字》于朝廷的奏文。

②伏见：俯伏于地所见。此为自谦卑辞。

③深惟：深思。　五经：指《易》、《礼》、《书》、《诗》、《春秋》，汉光武立有五经十四博士。章帝时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　命：敕令。

④先帝：指汉和帝。　侍中：官名。侍奉皇帝于宫廷中。汉时以儒者为侍中，以备顾问。　骑都尉：官名。主皇帝骑乘马匹之事。　贾逵（公元30～101年），东汉经学家，天文学家。见卷八《汉书·艺文志》注。

⑤王教一耑：耑，即“端”。王者政教的一部分。

⑥加于国：有利于国家。

⑦《易》曰：下文引自《易·系辞下》。

⑧《书》曰：下文引自《尚书·洪范》。

⑨国其昌：《尚书》作“邦其昌”。

⑩太尉南闾祭酒：官名。为太尉府属员，出入南闾诸人之长。闾为闺闾小门。祭酒即主祭，祭祀时尊长以酒沃酹，故祭酒为一部门之长。

⑪东观：汉时宫中藏书的地方。

⑫孟生、李喜：小黄门中二人名。黄门中有常侍，小黄门多人，故设有专人教授小黄门。

⑬赍诣（ji yì 机义）阙：携带到朝庭上。赍，携带。诣，到……上。 阙：宫阙，指朝庭。

⑭建武：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号。 给事中：官名，供事于皇宫之中。议郎：官名。西汉时置，掌顾问应对，隶属光禄勋，为郎官之一种，秩六百石。 卫宏：东汉东海（治所在今山东郯城县西南）人，字敬仲，经学家。著有《毛诗序》、《古文尚书训旨》，皆亡佚，又有《汉旧仪》，今有辑本。

⑮建光：东汉安帝年号。建光只用了一年即改。建光元年为公元121年。

⑯左掖门：汉宫廷门名。即北宫东面掖门。掖门，指正门的旁门。 会令，会合于此接受命令。

⑰中黄门：官名。 饶喜：人名。 朱雀掖门：宫门名。朱雀门即东汉北宫南司马门。

⑱敕（chi赤）：皇帝的命令或诏书。此为嘱咐，吩咐之意。

【译文】

召陵万岁里公乘在野的臣许冲叩头再拜，上书皇帝陛下：

臣跪伏于下望见陛下神圣英明的品德，继承遵循先帝的大业，上考察度量天道，下感化万民，先天时而动却不违反天时，后天时而动却是遵奉天时，万国都安宁，神与人由此和睦。还深深地思虑着五经的妙用，这些都是我大汉的规制，广泛采纳处在底层和偏远

地方学士的意见，穷尽理性，以至皇帝亲下敕命。

先帝命令侍中骑都尉贾逵整理旧时文籍，不同的技艺学术流派，都是出自王者政教的一个方面，只要有可以利于国家的，没有不被全部汇集起来的。《易》经中说："穷究事物的奥义，认识事物的变化，是最伟大的德行了。"《尚书》中说："如果某人有作为，就要让他施展才能，这样，国家就会昌盛。"臣的父亲前太尉南阳祭酒慎，本是从贾逵受教古代学问。圣人大都是不随便著作的，而所著作都有依据。现在五经的义理，昭显而光明，文字的本义就是由它而产生的。从周朝的礼书、汉代的律令等典籍，都应当学习文字的六书理论，以便贯通上下的文意。担心伪说邪辞流行，使学者产生疑惑，慎于是广泛求问于通学之人，再同贾逵的解说相比较，写成《说文解字》一书。此书对六艺及各种书中的古语古义，都作了解释。而天神地祇鬼怪神仙、山河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庞杂的事物、奇怪的现象，无不全部记载于书中。全书共有十五卷，总计十三万四千四百四十一字。

慎以前曾奉命校对东观阁中藏书，并教授小黄门孟生、李喜等人。因所著《说文解字》一书的文字还没有完全定下来，所以没有奏上朝廷。现在慎已生病，于是派我携带此书奏上朝廷。慎又向贾逵学习《孝经》的孔氏解说。古文《孝经》一书，是孝昭帝时，由鲁国的三老献上的，到建武年间，由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订。这部书以往都是口头相传授，官府没有正式的解说本。我恭敬地撰写成一篇一并奏上。臣冲诚惶诚恐，叩头叩头，死罪死罪，叩头再拜，以此上奏于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十日上。

朝廷让上书人汝南许冲到左掖门外听候命令，并带上所要上奏的书。十月十九日，中黄门饶喜据皇帝的命令赏赐召陵的公乘许冲布四十匹，当天就请往朱雀掖门去接受诏书，皇帝嘱咐不要致谢。

杨升南　译注

后汉书·宦者传序

范　晔

【作者】

范晔（公元398～445年），字蔚宗。顺阳（今河南省淅川县）人。南朝著名史学家。出身于官僚世家，仕宋为冠军参军、尚书外兵郎、秘书丞、尚书吏部郎、宣城太守、左卫将军、太子詹事等。元嘉二十二年，因宫廷政变案件遭受牵连，以谋反罪入狱被处死。少年好学，博览经史，善作文章，能隶书，晓音律。素以文才自负，一生著述颇多，可惜《汉书缵》、《百官阶次》等均已散佚，只有《后汉书》流传至今。《后汉书》始撰于元嘉九年，其时范晔被贬为宣城太守，抑郁幽愤，决心修订诸家的后汉书以成一家之言。当时记载东汉历史的著作已近二十部，范晔均不满意，于是以《东观汉纪》为主要依据，参照华峤《后汉书》等众家之作，删繁补阙，纪传之后作序，作论，作赞，以正一代得失。因为范晔修史注重史论，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天下之奇作”、“吾文之杰思”，加以文气疏畅，文笔简洁，所以他的《后汉书》一问世，诸家的后汉书俱

废，遂与《史记》、《汉书》、《三国志》为后人并称为“前四史”，推为名著。

【题解】

宦官是寄生在我国封建社会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个怪瘤。《后汉书·宦者传序》就汉室王朝的兴衰存亡，对宦官得势的由来详加条分缕析，指出由于他们特定的奴才地位，加以具有“真邪并行”的手腕，容易赢得少主或女主的宠幸和信任，势力日渐扩张，终于控制了政权。一篇千字短文，剖析竟如是之鞭辟近里，无怪乎作者自称为“天下之奇作”、“吾文之杰思”。当然，范晔不可能认识宦官专权是封建专制的派生现象，可是他根据现实各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分析宦者之祸的直接原因，此等足以正一代之得失的文字，如非历史意识卓尔不群，谈何容易！

【原文】

《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①。”宦者四星②，在皇位之侧③，故《周礼》置官亦备其数。阍者守中门之禁④，寺人掌女宫之戒。又云：“王之正内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阉尹审门闾⑤，谨房室。”《诗》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谗之篇⑥。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来旧矣。将以其体非全气，情志专良，通关中人，易以役养乎？然而后世因之，才任稍广。其能者，则勃貂、管苏有功于楚、晋⑦，景监、缪贤著庸于秦、赵⑧；及其蔽也，则竖刁乱齐⑨，伊戾祸宋⑩。（以上宦官原起）

【注释】

①则之：以之为则。则，准则，法则。之，指代天所垂之象。

②宦者：这里是星名。属天市垣，共四星，在武仙、蛇夫两座内。

③皇位：指帝座星。帝座星属武仙座。

④阍(hūn 昏)者：刖足而守宫门的人。

⑤阉尹：主宫室出入的宦官。

⑥《巷伯》：《诗经·小雅》中篇名。这首诗是一个表字孟子的寺人所作，作者遭人谗毁，因为诗以抒其愤，并劝当权者警惕。

⑦勃貂：即寺人披。春秋时晋国宦官，曾使晋文公免于吕甥、郤芮之难。管苏：春秋时楚国宦官，常以道义谏楚共王。

⑧景监：战国时秦国宦官，荐商鞅于秦孝公。 缪贤：战国时赵国宦官，推荐蔺相如出使秦国，完璧归赵。

⑨竖刁：亦名竖貂。春秋时齐国宦官。齐桓公死后，他杀群臣，立公子无亏，酿成变乱。

⑩伊戾：春秋时宋国宦官，曾陷害宋国的太子。

【译文】

《易经》上说："上天垂示征象，圣人效法它。"天上有四颗名为宦者的星，在帝座星旁边，所以《周礼》设置宦官，也符合这个数目。阍者担任宫内各门的守卫，寺人掌管宫中的内侍和女宫的戒命。《周礼》还说："王的卧室有五人侍候。"《月令》记载说："隆冬时季，命令阉尹检查门闾，谨守房室的出入开关。"《诗经·小雅》中也有宦者讽谏周幽王的《巷伯》一诗。可见宦官在朝廷上任事，由来已久了。这是因为他们体内阳气不健全，性情专一心无邪念，既能和宫中的人接触，又容易役使豢养吧？不过后世沿袭使用宦者的制度，宦者所承担的职责方才渐渐扩大开来。其中胜任职守的，如勃貂、管苏有功于晋国、楚国，景监和缪贤分别在秦国和赵国举贤荐能而卓立功勋；至于那些造成弊端的，却有竖貂祸乱齐国，伊戾祸害宋国。

【原文】

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①。然亦引用士人，以参

其选。皆银珰左貂，给事殿省[2]。及高后称制，乃以张卿为大谒者[3]，出入卧内，受宣诏令。文帝时，有赵谈、北宫伯子[4]，颇见亲幸。至于孝武，亦爱李延年[5]。帝数宴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为黄门令[6]，勤心纳忠，有所补益。其后弘恭、石显以佞险自进[7]，卒有萧、周之祸[8]，损秽帝德焉。（以上前汉）

【注释】

①中常侍：官名。出入宫廷，侍从皇帝，常由列侯至郎中等官员兼任。东汉时由宦官专任。

②殿省：宫禁。殿，禁中。皇帝所居。省，省中。诸公所居。

③张卿：即张绎。他曾以大谒者身分劝吕后封诸吕为王。　大谒者：官名，掌宾赞受事。

④赵谈：汉孝文帝时宦官，以星气幸。　北宫伯子：孝文时宦官，以爱人称长者。

⑤李延年：汉武帝宠妃李夫人兄。精音律，善承武帝意。

⑥黄门：官署名。汉时设有黄门官，供职于禁省。

⑦弘恭：少坐法处腐刑，为中黄门。宣帝时为中书令。元帝立，与石显并得信任，委以政事。　石显：坐法受腐刑，为中黄门。元帝立，代弘恭为中书令。帝病，政事无大小，皆由显禀白处决。

⑧萧、周之祸：萧望之和周堪，因建议罢中常侍官，忤石显、弘恭而遭害，萧望之自杀，周堪被禁锢。

【译文】

汉朝建国，沿袭秦朝制度，设置了中常侍官职。不过也进用士人，用以参加中常侍官的选拔。他们都戴着上面装饰有银珰，左边垂着貂尾的帽子，在宫禁供职。到了吕后临朝执政的时候，竟用张卿为大谒者，出入她的住处，接受和传达诏命。文帝的时候，有赵谈、北宫伯子深受宠幸。到了汉武帝，他也宠爱李廷年。

武帝经常在后宫宴饮，或者悄悄地到离宫别馆去游乐，所以上奏机密大事，大都由宦者主持处理。元帝当政，史游为黄门令，办事勤恳忠心，对政事很有裨益。后来弘恭、石显靠着阴险奸诈得以升迁，终于导致了萧、周之祸，损害和玷污了天子的美德。

【原文】

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至永平中[1]，始置员数：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即阼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2]，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惟阉官而已。故郑众得专谋禁中[3]，终除大憝[4]，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5]，于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后，迄乎延平[6]，委用渐大，而其员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以金珰右貂，兼领卿署之职。邓后以女主临政[7]，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庭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8]。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9]，曹腾参建桓之策[10]。续以五侯合谋[11]，梁冀受钺，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或称伊、霍之勋[12]，无谢于往载；或谓良、平之画[13]，复兴于当今。虽时有忠公，而竟见排斥。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14]。汉之纲纪大乱矣！（以上后汉宦官事实）

【注释】

①永平：汉明帝年号，公元58～75年，凡18年。

②窦宪：汉和帝母窦太后的胞兄。和帝十岁继位，宪因大破匈奴而拜

大将军，总揽大权。和帝既长，愤其骄纵，与郑众合谋，迫令自杀。

③郑众：东汉宦官。和帝时窦宪专权，众与帝谋诛窦宪，因功由中常侍升任大长秋。与议政事。封鄛乡侯。

④憝（dui 对）：恶。

⑤分土之封：指封侯。分土，分封土地。　宫卿：总管皇后宫内事的高级官员，即大长秋。

⑥延平：汉殇帝年号。公元106年，凡1年。

⑦邓后：和熹邓皇后。自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一直到安帝永宁二年（公元121年）一直临朝听政。

⑧掖庭：嫔妃居住的地方。　永巷：后宫所在。

⑨孙程：安帝时中黄门，以迎立顺帝有功，封淳阳侯，拜官骑都尉。

⑩曹腾：顺帝时大长秋，在宫中三十余年，历任四帝，未尝有过，好进达贤能。桓帝即位，封为费亭侯。

⑪五侯：桓帝延熹二年，大将军梁冀谋为乱。帝赖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建策，诛杀冀，因封五人为侯。

⑫伊：伊尹，辅佐商汤伐夏桀。　霍：霍光，汉昭帝时，以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政。

⑬良、平：张良、陈平。二人均为刘邦的谋士。

⑭参夷：夷灭三族的酷刑。叁，同“三”。夷，灭。　五宗：五服以内的亲人。指上至曾祖下及孙。

【译文】

光武帝中兴汉王朝初期，宦官全部任用阉人，不再杂用其他士人。到永平年间，开始设置人员数目：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即位年幼，窦宪兄弟把持朝政，朝廷内外百官无法接近和帝，与和帝相处的只有宦官而已。所以宦官郑众得以在宫禁中独自与皇帝谋划，终于诛除了大奸臣窦宪，于是被封为列侯，由中常侍一跃而成为大长秋，从此宦官势力开始强大起来。从明帝以后，直到延平年间，委派任用宦官范围逐渐扩大，设置员额因此渐渐增加：中常侍达到十人，小黄门二十人。他们帽子上的装

饰全部改为金珰右貂，兼任九卿等外朝官的职务。邓太后以女主身分主持朝政，政事纷繁，朝臣议处国家大事，无法到宫廷里去参与谋划；太后行使皇帝权力，下达命令不出宫闱内室，不得不委派任用宦官，把国家政令托付给他们。于是，宦官手操授爵拜官大权，口含王法诏令，不再只是职掌宫禁事宜，执行守卫皇宫门户的任务了。后来宦官孙程立了拥立顺帝的大功，曹腾参与了拥立桓帝的策划。紧接着桓帝又凭借后来封侯的五个宦官合谋，使图谋不轨的外戚梁冀受诛。这些功绩靠的是公允正大，他们的情义被皇帝牢记在心。所以朝廷内外服贴顺从，上上下下不敢非议，或者称说这是伊尹、霍光一样的功勋，无愧于前代；或者赞叹这是张良、陈平那样的计谋，又出现在今天。虽然当时也有忠贞耿介的人，却竟然遭到排斥。这些宦官一举一动能移山倒海，一呼一吸能改变人间的气温。对他们的旨意阿谀顺从，对他们索求设法满足，那就光宗耀祖；如果直言不讳，忤逆他们的心意，那就远近亲族都要惨遭夷灭。东汉的朝纲法纪乱到了极点！

【原文】

若夫高冠长剑、纡朱怀金者①，布满宫闱；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②，盖以十数。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③；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④。南金、和宝、冰纨、雾縠之积⑤，盈仞珍藏；嫱媛、待儿、歌童、舞文之玩，充备绮室；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达⑥。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敢单书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虽忠良怀愤，时或奋发，而言出祸从，旋见孥戮。因复大考

钩党[8]，转相诬染，凡称善士，莫不离被灾毒[9]。窦武、何进[10]，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嚣怨[11]，协群英之势力，而以疑留不断，至于殄败，斯亦运之极乎[12]！虽袁绍龚行[13]，芟夷无余，然以暴易乱，亦何云及！自曹腾说梁冀[14]，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迁龟鼎[15]。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16]"，信乎其然矣！（以上宦官灾毒）

【注释】

①金：印。

②苴茅：以白茅包土。古代帝王分封诸侯的仪式。　分虎：分符。分一半符节给功臣作为信物。　虎：指虎符。《史记·孝文本纪》："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　臣：役使，统治。

③都鄙：都城和边鄙。

④州国：郡国。秦之郡县，至汉又分为郡与国。郡直辖于朝廷，国分封于诸王侯。

⑤和宝：和氏璧似的美玉。和，指和氏璧。

⑥衒达：显贵。衒（xuàn 眩），自我矜诩。

⑦单：通"殚"，尽。

⑧考：通"拷"，鞭打，刑讯。　钩党：相牵引为党。

⑨离：通"罹"，遭受。

⑩窦武：桓帝窦皇后之父。桓帝死，拥立灵帝，任大将军，与太傅陈蕃同心辅政，谋诛中常侍曹节等，事败被杀。　何进：见本书卷十九《王粲传》。

⑪九服：相传古代天子所住京都之外的地按远近分为九等，称九服。即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后泛指京城而外全国各地。

⑫运：运命，气数。

⑬袁绍龚行：袁绍恭行天罚。灵帝死，袁绍勒兵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死者二千余人。龚，犹"恭"。

⑭曹腾：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嗣曹操父嵩为子，故后有"因之"而"遂"

之语。

⑮龟鼎：元龟和九鼎，皆国家重器。

⑯“君以”二句：语出《左传》。

【译文】

像那戴高冠、挂长剑，佩朱绶、带金印的人，布满宫廷；封列侯拜郡守，南面统治他人的人，大抵要以十数来计算。他们的府署馆第，星罗棋布在大城小邑；子弟宗族及依附的人，分布 在超过半数的郡国。南方黄金、和氏璧似的美玉、细薄透明的绢纱的储藏，装满了宝库；姬妾侍女、歌童舞女一类的玩物，充斥着华丽的楼台亭阁；狗马用花绸装饰，建筑物用桔红色锦绣绸缎装饰。他们掠夺戕害黎民百姓，争相放纵奢侈的欲望。他们诬蔑陷害贤良，专门树立党羽。其中有些人又彼此拉扯攀引，希图趋炎附势，全都不惜自阉其身，或者刑割子弟，用以求取显赫。他们臭味相投而相互帮衬，所以徒子徒孙日益繁衍，败坏国家而祸害朝政，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因此天下嗟叹怨恨，志士仁人无处安身，寇盗剧贼乘机而起，祸乱了整个中原地区。虽然忠义贤能人士心怀幽愤，经常有人奋不顾身地痛斥宦官，但是言出祸及，立即遭到诛及子孙。宦官趁此大肆刑讯，横加株连。使受刑的人转相诬告牵引，所有被称为德高望重的人，没有人不遭受迫害。窦武、何进二人身为大将军，地位既尊崇又是至亲外戚，利用天下人对宦官切齿痛恨的时机，他们联合了各路英雄豪杰的力量，但是由于迟疑不决，反而被宦官杀害而失败，这也是汉室王朝的气数到了尽头吧！虽然袁绍恭行天罚，将宦官斩杀殆尽，然而以暴虐取代祸乱，又怎么能说得上达到了安定汉室王朝的目的！自从中常待曹腾游说梁冀，竟然拥立一个昏聩懦弱的汉桓帝，他的儿孙魏武帝曹操，因袭了这种手法，于是使象征天下的元龟九鼎为曹魏氏所有。史传所说的“你由这里开始，也必定在这点上结束”，就汉朝

开始宠信宦官，终因宦官而破灭来看，情况确实就是如此啊！

赵德政　译注

张中丞传后序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张中丞，即御史中丞张巡（公元709～757年），邓州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进士出身，由太子通事舍人出为清河（今河北省钜鹿县）县令，又调任真源（今河南省鹿邑县）县令。安禄山反，张巡起兵讨贼，先守雍丘（今河南省杞县），后和许远共同坚守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县南），前后十个月，经过四百多次战斗，杀敌十二万人，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十月，城破，被俘牺牲。张巡、许远坚守睢阳，保住了江淮财运，使唐朝军队供给得到保障，为平叛反攻创立了条件，意义十分重大。但乱平以后，却遭到朝廷中一些小人的诽谤。因此张巡的友人李翰写了《张中丞传》，伸张正义，批驳谬论。韩愈又为此传写了后序，进一步驳斥了有关诬蔑张巡、许远的种种污枉，并补充了许远、南霁云的一些事迹，更有力地表彰了张巡、许远的英雄气概和丰功伟绩。

【原文】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①，得李翰所为《张巡传》②。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③，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④。

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⑤，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当其围守时，外无蚍蜉蚁子之援⑥，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而贼语以"国亡主灭"，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

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⑦。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⑧。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⑨，其亦不达于理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以上辨许远事）

【注释】

①张籍：字文昌，和州（治所在今安徽省和县）乌江人，郡望吴郡（治所在今江苏省吴县），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擢进士第，历官秘书郎、国子博士、水部员外郎、主客郎中、国子司业。擅长乐府词，是唐代中期有名诗人

之一。

②李翰：赵州赞皇（今河北省赞皇县）人，擢进士第，累迁左补阙、翰林学士。张巡死难睢阳，朝中有人进行诽谤攻击，李翰就写了《张巡传》上奏肃宗，表彰巡功，批驳谬论。

③许远（公元709～757年）：杭州盐官（今浙江省海宁县）人，是唐高宗时宰相许敬忠的曾孙。安禄山反，许远出任睢阳太守，敌军来攻，他向张巡告急，后和张巡共守睢阳，城陷被俘，械送洛阳，后被害。

④雷万春：张巡部将。

⑤食其所爱之肉：指睢阳粮尽，张巡杀了爱妾充作军粮。

⑥蚍蜉蚁子：比喻微小。　蚍蜉（pí fú 皮伏）：大蚂蚁。　蚁子：蚂蚁的幼虫。

⑦诟：诬蔑。

⑧藏腑：即五藏（心、肝、肺、脾、肾），六腑（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

⑨尤：过错，责怪。

【译文】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四月十三日夜间，我和吴郡张籍翻阅家中所藏旧书，得到李翰写的《张巡传》。李翰以擅长写作而有名。这篇传记写得相当详尽细致。但遗憾的是还有遗阙：不替许远立传，又不记载雷万春事迹的始末。

许远虽然才能好像不如张巡，但他主动打开城门接纳张巡进城，职位本来是在张巡之上，但主动将兵权交给张巡，并且退居下位，丝毫没有猜疑顾忌，最后和张巡一起坚守睢阳而死，成就了功业和名声。睢阳城陷落后被俘，与张巡相比，只是牺牲的时间先后不同罢了。张、许两家的子弟智能低下，不能够完全知道二家父亲的志向节操，以为城陷之日张巡被杀而许远被俘，就怀疑许远怕死曾向叛贼表示屈服。如果许远的确怕死，为什么苦苦死守这小块地方，吃他爱妾的肉充饥，这样和贼军对抗而不投

降呢？当他们被包围坚守时，城外没有丝毫救兵，他所尽忠的，只有国家和君主，而且叛贼又告诉他们，“国家已经灭亡，君主已被消灭”，许远看到救援军队不到，而贼军越来越多，必定以为叛贼所说的话是真的。外面没有可以等待的救兵尚还死守，城内人肉也快吃光，即使愚蠢的人也能算出还有几天就是死期了。许远的不怕死也是明显的。那有城被攻破，部下都死，惟独自己一人蒙受耻辱来求活命的呢？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不忍心这样做。唉！怎么能说许远那样贤明人会这样做呢？

议论的人又说：“许远与张巡在城内划区防守，城被攻陷，是从许远防守地段开始的，因此责怪许远。这种说法又和小孩子的见解没有不同。一个人将要死亡，他的五藏六腑一定先有受到疾病侵害的部位，拉断一个绳子，一定会有断裂的地方。观看的人见到这种情况，就责备受侵害部位，就责备断裂的地方，这也是不懂得道理呀！小人好议论别人，不乐意成人之美竟是如此严重。

【原文】

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1]，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2]？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3]，虽欲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4]。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5]，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6]，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7]，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8]，设淫辞而助之攻也。愈尝从事于汴、徐二

州[9]，屡道于两府间[10]，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11]，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以上并叹巡、远事）

【注释】

①卓卓：特出。

②逆遁：预先逃走。逆，预先料到。

③创残：创伤残废。　饿羸（léi 垒）：饥饿瘦弱。

④讲：谋划。

⑤就尽：接近。

⑥沮（jǔ 举）遏：阻止。

⑦擅：据有。

⑧比：比附，这指跟坏人勾结。

⑨汴：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　徐：徐州（今江苏省徐州市）。

⑩两府：指宣武军节度使（治所在汴州）、武宁军节度使（治所在徐州），韩愈曾在这二府中任职。

⑪双庙：唐肃宗时赠张巡扬州大都督、许远荆州大都督，都在睢阳立庙，岁时致祭。当时人称这两座庙为双庙。

【译文】

像张巡、许远所成就的功勋业迹，这样卓越特出，尚还不能避免被人议论，至于其他人被议论，那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当张、许二公开始守睢阳时，怎么能知道别人始终会不来救援而放弃睢阳预先逃走呢？假使这里不能守住，虽然逃到别的地方，又有什么用处？等到他们得不到救援而且力量穷尽时，所统领的又都是创伤残废饥饿病弱人员，虽然想突围离去，也必定是达不到的。张许二公那样贤明，对此一定谋划得很精细了。坚守睢阳一城，捍卫大唐天下，用千百个接近死亡的兵士，抗击上百万日渐增多的叛军，捍卫了江、淮地区，阻止了叛军攻势，大唐天下不亡，这是谁的功劳？正当张巡、许远坚守睢阳的时候，放弃城池

逃亡别地保存自己力量的，不可能用一二来计数；拥有强兵坐视不救的，周围都是。不来追查议论这些，却要责难张、许二公死守睢阳，也可以见到他们与逆乱分子勾结，用不符合事实的议论来帮助敌人攻击了。我曾经在汴、徐二州任职，屡次奔走于宣武、武宁二节度使所辖地区，亲自在当地人称为双庙中祭祀过张巡、许远。那里的老年人往往对我说起张巡、许远的事迹。

【原文】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1]，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2]，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3]，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4]，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以上南霁云事）

【注释】

①南霁云：魏州顿丘（河北省内黄县南）人，船夫出身，安禄山反，霁云从军讨贼，被遣至睢阳，与张巡议事，敬佩张巡，自动留下，成为张巡手下得力猛将，与张巡一起牺牲。贺兰：即贺兰进明，当时任河南节度使，驻兵临淮（治所在今安徽省盱眙县）。

②浮图：佛塔。

③泗州：今安徽省盱眙县。

④南八：即南霁云，霁云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八。

【译文】

南霁云去向贺兰进明请求援兵，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声名功绩超出自己，不肯出兵救援，但喜爱南霁云的勇敢和强壮，不听他的解释，强要把他留下。准备了宴席与歌乐助兴，延请霁云入座。霁云慷慨地说："霁云到临淮来时，睢阳的人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东西吃了。霁云现在虽然想独自在此吃，道义上说也是不忍心的！虽然吃了，也是咽下不去的。"于是拔出腰间佩刀，斩断一指，鲜血淋漓，拿起来让贺兰进明看。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被感动得流下泪来。霁云知道贺兰进明始终没有出兵救援的打算，就骑上战马疾驰离去。将要出城时，抽出箭来向佛寺的塔上射去，一箭射中，箭身没在砖里半截，说："我回去破灭了叛贼后，必定要来消灭贺兰进明！这一支箭就是用来表明我的决心。"我在贞元年间路过泗州，船上的人还用手指着佛塔跟我谈这一事迹。睢阳城陷落，叛贼用刀胁迫张巡投降，张巡决不屈服，就牵出去要杀他。又胁迫霁云投降，霁云没有回答。张巡呼喊霁云说："南八，男子汉死就死，不可以违背忠义向叛贼屈服！"霁云笑着回答说："想要留下，将来有所作为，张公既然有这话，霁云怎么敢不死！"就不屈服而死。

【原文】

张籍曰："有于嵩者①，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围中②。籍大历中于和州乌江县见嵩③，嵩时年六十余矣。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④，好学无所不读。籍时尚小，粗问巡、远事，不能细也。"云巡长七尺余⑤。须髯若神。尝见嵩读《汉书》，谓嵩曰："何为久读此？"嵩曰："未熟

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以试[6]，无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嵩从巡久，亦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巡因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巡怒，须髯辄张。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巡起旋[7]，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8]。远宽厚长者，貌如其心。与巡同年生，月日后于巡，呼巡为兄，死时年四十九。嵩贞元初死于亳、宋间[9]；或传嵩有田有在亳、宋间，武人夺而有之，嵩将诣州讼理，为所杀。嵩无子，张籍云。（以上杂述张巡事）

【注释】

①于嵩：张巡部下。

②常：通“尝”，曾经。

③和州乌江县：和州治所在历阳（今安徽省和县），乌江县，在今和县北。

④临涣：在今安徽省宿县西。 县尉：官名，从九品。

⑤七尺余：尺指唐尺。七尺余，合市尺六尺多。

⑥帙（zhì 至）：书套，书函。

⑦起旋：站起走一圈。

⑧阳阳：毫不在乎，若无其事。自得的样子。

⑨亳（bò 薄去）：亳州，治所在今安徽省颍县。 宋：宋州，治所在今河南省商丘县。

【译文】

张籍对我说："有一位叫于嵩的，年少时依附张巡。等到张巡起兵讨贼，于嵩曾经在包围圈中。张籍在大历（公元766～779年）年中在和州乌江县见过于嵩，当时于嵩年龄已六十多岁了。因为他是张巡部下，先前曾经担任临涣县尉，爱好学习，什么书都读。张籍那时年龄还小，只是粗略地询问张巡、许远的事迹，不能仔细了解。于嵩说：张巡身长七尺余，满脸胡须，好像天神。曾经看见于嵩正在阅读《汉书》，问嵩说：'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一直读这部书？'于嵩回答说：'没有读熟。'张巡说：'我对于每部书，阅读不超过三遍，就终身不会忘记。'于是就背诵于嵩所读的一卷书，背完一卷不错一个字。于嵩很惊讶，以为张巡碰巧熟悉这一卷，因此就从另几卷中随便抽出来试张巡，没有不是这样的。于嵩又取下架上其他书，试着问张巡，张巡随口背诵毫无迟疑。于嵩长期跟从张巡，也没有见到张巡经常读书。张巡写文章，拿起纸笔就写，从来不起草稿。开始守睢阳时，兵士近一万人，城中居民，户数也有几万。张巡只要因事见过一面的人，问了姓名，以后没有不认识的。张巡大怒生气时，胡须都会竖立起来。等到睢阳城陷，叛贼将张巡等几十人捆绑，坐在地上，准备处死。张巡站起来转了一圈，他的部下看见张巡起立，有的也站立起来，有的哭泣。张巡说："你们不要怕，死，这是命运。"部众哭泣得厉害连头都抬不起来。张巡被杀时，面不改色，阳阳自得，如同平常。许远是一位待人宽厚的长者，外表也像他的心那样和善，和张巡同一年生，但月份日期比张巡晚，称呼张巡为兄，死时年龄四十九岁。于嵩贞元（公元788～804年）初，死在亳、宋地区。有传说于嵩有田产在亳宋地区，被一位军人用强力夺去占为己有，于嵩准备到州衙告状讲理，因此被杀。于嵩没有儿子。"以上都是张籍讲的。

唐耕耦　译注

读《仪礼》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仪礼》，汉高堂生所传《士礼》十七篇，很难读，但韩愈认为从中大体可以看出西周的礼仪制度，值得重视，因此掇录其中的要点和精奥之处写于各篇之上，供学生观看，并写了这篇序文。

【原文】

余尝苦《仪礼》难读①，又其行于今者盖寡，沿袭不同，复之无由。考于今，诚无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于是。孔子曰："吾从周。"谓其文章之盛也②。古书之存者希矣！百氏杂家③，尚有可取，况圣人之制度邪？于是掇其大要、奇辞奥旨著于篇，学者可观焉。惜乎！吾不及其时进退揖让于其间④。呜呼盛哉！

【注释】

①仪礼：书名。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礼制的汇编，今传有《仪礼》十七卷，郑玄注。

②文章：指礼乐法度。

③百氏：诸子百家。　杂家：汇集各家之说，融会贯通而成一家之言。

④揖(yi 衣)：古时拱手礼。　让：谦让。

【译文】

我曾经苦于《仪礼》难读，又因为其中内容在当今实行的很少，由于历史沿袭，师承不同，内容多有差异，但是想恢复它的原貌，也无从着手。从当今考虑，的确没有多少用处。但周文王、周公时代的法度，大致都包含在《仪礼》之中。孔子说："吾从周"。是说周朝的礼乐法度完备。古书保存下来的很少了！诸子百家，还有可以摄取的内容，何况是圣人文王、周公制订的制度呀？因此，掇录仪礼中要点，有奥秘意义的奇妙辞句，写在各篇上面，供学习的人看。可惜呀，我没有赶上那个时代，不能按像《仪礼》规定的那样进退揖拜谦让。唉！西周的典章制度多么完善！

唐耕耦　译注

读《荀子》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荀子》三十二篇，战国时赵人荀况所著。此文乃韩愈读荀子而作，但实际上是论孟轲、荀况、扬雄三家，借以推崇孟子，抒发作者建立儒家道统

的思想。

【原文】

始吾读孟轲书①，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②，王易王③，伯易伯也④。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⑤。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与！圣人之道，不传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说干时君⑥，纷纷籍籍⑦，相乱六经⑧，与百家之说错杂，然老师大儒犹在。火于秦⑨，黄老于汉，其存而醇者⑩，孟轲氏而止耳，扬雄氏而止耳。

及得荀氏书，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辞，时若不粹；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抑犹在轲、雄之间乎？孔子删《诗》、《书》，笔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离于道者黜去之，故《诗》、《书》、《春秋》无疵⑪。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亦孔子之志与？

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

【注释】

①孟轲书：指《孟子》一书。

②圣人：人格品德最高的人，儒家典籍中多泛指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自儒家定为一尊后，特指孔子为圣人。

③王：前一“王”指王道，先王的正道。儒家称用“仁义”治天下为王道。后一“王”指王业，帝王的基业。

④伯：通“霸”。前一“伯”为霸道，指凭靠武力、刑罚、权势等进行统治。后一“伯”，指霸业。古代称有天下者为王，诸侯之长为霸。

⑤孟氏：指孟轲。

⑥好事：喜欢多事。 干：求取。

⑦纷纷：杂乱，多。　籍籍：纵横交错。

⑧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

⑨火于秦：指秦始皇焚书坑儒。

⑩醇（chún 纯）：淳朴，精纯不杂。

⑪疵：小毛病，缺点。

【译文】

我开始阅读了孟轲的书，才知道孔子的学说尊贵，圣人的思想容易实行，推行王道可以成就帝王基业，推行霸道可以成就霸主事业。我认为孔子的门徒逝世以后，尊崇圣人的只有孟轲罢了。后来得到扬雄的书，使我更加尊崇信奉孟轲。因为扬雄的书而孟轲更加受到尊崇，可见扬雄这人也是圣人的门徒吧！圣人的学说，已经不在世上流传。周朝衰亡，喜欢多事的人，各用自己的学说来求取当时的君主的信用，纷繁杂乱、纵横交错，互相搞乱六经，使它和诸子百家的学说错乱混杂，但是当时专门研究传授六经的老师大儒还存在。经过秦始皇焚书之灾，以及黄老学说在汉代的盛行，保存儒家学说而且精纯不杂的，只有孟轲了，只有扬雄了！

等到获得荀况的书，于是又知道荀况这人。考察它的辞藻，有时好像不纯粹，但探求它的意旨，和孔子学说不同的很少。他的位子或许还在孟轲、扬雄之间？孔子删辑《诗》、《书》，削改《春秋》，凡是符合圣人道理的著录，背离圣人道理的削去，所以《诗》、《书》、《春秋》无可非议。我要删去《荀子》书中不符合孔子学说的地方，将它归并在圣人的经籍类中，这也是符合孔子志向的。

孟轲是精纯不杂的儒家吗？是精纯不杂的儒家。荀况和扬雄，从大的方面说是儒家，但小有不纯。

唐耕耦　译注

赠郑尚书序①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郑尚书，即工部尚书郑权，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四月出任岭南节度使，将要起程，同僚赠诗相送，此文即为《送郑尚书赴南海》诗所写的序。为出任要职的人送行作诗写序，不免多溢美之词，韩愈亦难例外。但此序前半部分用重笔铺写岭南节度使一职的重要以及地区广大，风俗不同，极难治理，没有文武大略，崇高的威信，不能胜任，而且会引发事端。后半部分略述郑权简历以及赠诗缘由，着墨不多。结合郑权历史上没有显著政绩，岭南节度使是结交宦官谋求而得，目的是捞取财富，可见此文实暗含对郑权的谏戒，希望他上任后好自为之。

【原文】

岭之南②，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隶岭南节度府③，其四十余分四府④，府各置帅⑤。然独岭南节度为大府⑥。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启问起居⑦；谢守地⑧，不得，即贺以为礼；岁时必遣贺问，致水土物。大府帅或道过其府，府帅必戎服，左握刀，右属弓矢，帕首袴靴⑨，迎郊。及既

至，大府帅先入据馆，帅守屏，若将趋入拜庭之为者。大府与之为让，至一再乃敢改服。以宾主见，适位执爵[10]，皆兴拜[11]，不许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国[12]，有大事，咨而后行[13]。（以上体制崇重）

隶府之州，离府远者至三千里，悬隔山海，使必数月而后能至。蛮夷悍轻[14]，易怨以变。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岛。帆风一日踔数千里[15]，漫澜不见踪迹[16]。控御失所，依险阻，结党仇，机毒矢，以待将吏。撞搪呼号，以相和应，蜂屯蚁杂[17]，不可爬梳[18]。好则人，怒则兽。故常薄其征入[19]，简节而疏目，时有所遗漏，不究切之，长养以儿子。至纷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狝之[20]，尽根株，痛断乃止。其海外杂国，若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于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人[21]，舶交海中。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贼杀。无风鱼之灾，水旱疠毒之患[22]；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故选帅常重于他镇，非有文武威风、知大体可畏信者，则不幸往往有事。（以上地广俗殊难治）

【注释】

①郑尚书：即工部尚书郑权（？～公元824年），荥阳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人，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举进士第，任泾源节度使刘昌幕僚，刘昌病重离任，指定郑权主事留后事务，泾源发生兵变，郑权平乱有功，擢授行军司马，御史中丞，入朝任仓部郎中，累迁河南尹、山南东道节度使、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德隶沧景节度使，后降为原王傅，迁右金吾卫大将军。穆宗长庆元年出使回鹘，回来后，又任河南尹，工部侍郎、尚书，因

用度侈华，俸禄不够家庭开支，就结交宦官王守澄，求得岭南节度使，到任后积聚奇珍异物送给宦官，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十月去世。

②岭：指五岭，一说为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五岭；一说有揭阳，而无都庞。

③岭南节度府：岭南节度使府。

④四府：指邕管经略使府，治所邕州(今广西南宁市)；桂管经略使府，治所桂州(今广西桂林市)；容管经略使府，治所容州(今广西北流县)；镇南经略使安南都护府，治所交州(今越南河内市)。

⑤帅：统帅，指岭南节度使、四府的经略使。

⑥大府：指节度使，统四经略使，故此处称岭南节度使府为大府。

⑦佐：僚佐、辅助官员。 启：书函，唐代以下达上的文书有六种名称，下级对上级长官用启。 起居：日常生活，问候安居的意思。

⑧谢：辞却。

⑨帕首：裹头的巾帻。 袴靴：军装。

⑩爵：礼器。

⑪兴拜：作拜。

⑫虔(qián 钱)：恭敬。

⑬咨：征询。

⑭蛮夷：泛指少数族人。 悍轻：勇猛轻佻。

⑮踔(chuō 戳)：腾越，超越。

⑯漫澜：无边无际。

⑰蜂屯蚁杂：像聚集在一起的蜂群、蚁群那样又多又乱。

⑱爬梳：抓搔梳理，引申为整顿治理。

⑲薄其征入：赋税收的很轻。唐代对边远州各族杂居地区，实行特殊政策，税收比中原地区轻，如岭南诸州上等户税米一石，中等户八斗、下等户六斗，夷獠(少数族)户减半。薄，轻微。

⑳狝(xiǎn 选)：杀戮；秋猎。

㉑蛮胡：泛指外国人和我国少数族。

㉒疠：疫病。

【译文】

岭南地区，有州七十个。其中二十二个州隶属于岭南节度使府；其他四十多州，分别隶属于邕管经略使、桂管经略使、容管经略使、安南经略使等四府。节度使府和四经略使府各设使一人。但只有岭南节度使为大府，统率四府经略使。率节度使刚上任，四经略使府必定派遣僚佐带上书函去请安问好，表示要辞去职守，没有获准，就送礼相贺；逢年遇节，四经略使必定派遣官员前去祝贺问安，呈送水陆特产。如遇节度使路过经略使府所在地，经略使必定一身军装，左手握刀，右挂弓剑，头扎巾帻，穿袴着靴，等候在郊外迎接。等到节度使抵达，节度使先进住宾馆，经略使守候在屏风旁边，好像是一个将要到庭中跪拜的人。节度使对他一再谦让，才敢改换服装。作为宾客和主人相见时，经略使都站到旁边的位置，手执礼器，行拜见礼，节度使不许再拜，才停止。恭敬的程度好像小的诸侯服事大的霸国，有重大事情征询了节度使意见，然后经略使才执行。

隶属于岭南节度使的州，距离使府所在地广州，远的达三千里，中间有高山大海阻隔，派遣使者要经过几个月才能到达。蛮夷勇猛轻佻，很容易产生怨恨引发变乱。南部各州，都在大海边上，在海中有许多岛屿。帆船乘风一天行几千里，在无边无际的大海里什么也看不见。一旦失去控制，他们就依靠险阻的地形，结合成为党羽，与政府为敌，准备了淬上毒液的弩箭，来对待将士官吏。撞钟击鼓，大呼大叫，互相应和，像聚集的蜂群蚁群，又多又乱，不可能进行整顿治理。这些蛮夷，好的时候是人，发怒的时候就好像野兽。因此朝廷一直实行轻税政策，税收很少，管理的条目简单宽松，即使有时对政府的规定不予执行，也不切实追究，像抚养自己的孩子那样进行管理。到了乱得不能治理时，用武力镇压，就像割草打猎那样，大斫大杀直到根株全部割断方才停止。它海外的各国各地区，像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等州，

林邑、扶南、真腊、干陀利之类，从东南直到天边地边，数以万计。有时乘着顺风顺潮来朝贡的蛮胡商人的船只，交错纵横，停满海港当中。如果岭南节度使人选得当，那末，这一地区全都得到治理，不会发生动乱抢杀，不会有风潮灾难以及水灾旱灾和瘟疫的祸患；外国的货物天天到达，珠宝、香料、象牙、犀牛角、玳瑁等各种珍奇物品，充满中国，使用不尽。所以岭南节度使的选拔，常常比其他节镇更为慎重，没有文武威风，认得大体，能使人畏惧又能信服的人担任此职，常常会发生意外事变。

【原文】

长庆三年四月，以工部尚书郑公为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往践其任。郑公尝以节镇襄阳①，又帅沧景德棣②，历河南尹、华州刺史③，皆有功德可称道，入朝为金吾将军、散骑常侍、工部侍郎、尚书④。家属百人，无数亩之宅，僦屋以居⑤，可谓贵而能贫⑥，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悦。将行，公卿大夫士⑦，苟能诗者，咸相率为诗，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韵必以“来”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来归疾也。

【注释】

①节镇襄阳：指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在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

②帅沧景德棣：指任沧景德棣节度使，治所德州（今山东省德州市）。沧：指沧州。 景：指景州。 德：指德州。 棣：指棣州。

③华州刺史：指任潼关防御、镇国军使、华州刺史。

④金吾将军：据本传应为金吾卫大将军，武职事官、正三品。 散骑常侍：文职事官，正三品，职掌侍奉规讽，备顾问应对。

⑤僦（jiù 旧）屋：租赁房舍。

⑥贵而能贫：见《左传·襄二十二年》。原文为：“吾闻之，生于乱世，贵

而能贫，民无求焉，可以后亡。”但郑权家多姬妾，用度侈华，俸禄不够开支，韩愈用此语既是谥美，亦包含讥讽。

⑦公卿大夫士：指大小官员。

【译文】

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四月，朝廷任命工部尚书郑权担任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去出任岭南节度使。郑权曾经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又担任沧、景、德、棣节度使，又任河南府尹、华州刺史，都有可以值得称赞的好政绩。在朝廷中又担任过金吾将军、散骑常侍、工部侍郎、工部尚书。家属有上百人，但连几亩地的宅舍都没有，只有靠租赁别人的房屋居住，可以说是地位高贵而能够过贫苦生活，施行仁义而不富有的证明，等到这次任命郑权为岭南节度使，朝廷上下没有不高兴的。将要起程时，大小官员，凡是勉强能做诗的，都一个接一个做诗，来赞美朝政，来表达慰问勉励郑权南去广州的心情。诗必定用“来”字押韵，是用来预祝郑权取得政绩快快回来。

唐耕耦　译注

送李愿归盘谷序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李愿，号盘谷子，是韩愈的朋友，因求仕不得，怀才不遇而退隐故乡。唐时风气，朋友分别，赋诗为赠，诗前附序，说明赠别之意，本文就是这样一篇赠序。文章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正是作者求官不得，心情抑郁之时。作者借李愿之口，刻画了声势显赫，得志纵欲的权贵；讽刺了小人的趋炎附势，巴结权门；赞美了清高恬淡，无毁无忧的隐居生活。表达了作者对现实不满和对退隐生活的向往，抒发了胸中的郁闷不平。文章运用衬托和对比，使三种人物形象生动逼真，立意深刻而隐含不露；寓讽刺于具体描写中，含蓄曲折，耐人寻味；全篇骈散结合，富于变化，流畅生动，韵调和韵，富有抒情色彩。

【原文】

太行之阳有盘谷②。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或曰③：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

声昭于时④，坐于庙朝⑤，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⑥，武夫前呵⑦，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畯满前⑧，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⑨，清声而便体⑩，秀外而惠中⑪；飘轻裾⑫，翳长袖⑬，粉白黛绿者⑭，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⑮，争妍而取怜⑯。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⑰，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注释】

①归：返回，指回去隐居。　盘谷：地名，在河南济源县内，因处两山之间，所以称谷。

②太行：山名，在今山西、河北两省交接之处。　阳：山的南面。

③或：代词，有的（指人或事物）。

④昭：显耀。

⑤庙朝：宗庙和朝廷。古代天子在宗庙发布政令、祭祀宴享，在朝廷接见臣下，商议国事，故二者并称。坐于庙朝，表示参与政事。

⑥弓矢：弓箭，代指持弓箭的仪仗兵士。

⑦呵：吆喝。古时大官外出，车马前有武士吆喝开道，使行人回避。

⑧畯：通“俊”。有才能的人。

⑨颊（jiá 夹）：面颊。

⑩便（pián 骈）体：体态轻盈。

⑪惠：通“慧”，聪明。

⑫裙：衣服的前后襟。

⑬翳（yì 义）：遮，掩。

⑭粉、黛：是妇女化妆用品。　黛：青黑色颜料，用以画眉。

⑮负恃：依仗自己的美貌。

⑯妍（yán 研）：美。　怜：爱。

⑰遇知：即知遇，谓被了解而得到任用。 用力：掌握权力。

【译文】

太行山的南面有个盘谷。盘谷中，泉水甜美，土地肥沃，草木茂盛，居民稀少。有人说，因为它环绕在两座山的中间，所以叫“盘”；有人说：这个山谷，地址幽静，形势险阻，是隐士盘桓的地方，[所以叫“盘”]。我的朋友李愿住在这里。李愿的话是这样说的：“人称大丈夫的人，我知道他们的形象了：恩泽施给人们，名声显耀于当世，参与朝政，升降百官，辅助天子发号施令；他在外面，树起旗帜，罗列士兵，武士在前喝道，随从塞满路途，服侍他的仆役，各自拿着应用的物品，在路的两旁骑马快跑；他高兴了有赏赐，发怒了就处罚，文才杰出之士聚满他的跟前，谈论古今，颂扬他的美德，他听多而不烦；美人成群，她们有着弯弯的眉毛，丰满的面颊，清雅的声音，轻盈的体态，秀丽的外貌，聪明的内心；飘动着轻薄的衣襟，拖曳着长长的衣袖，香粉涂面，黛青画眉，在一排排房子里闲住，她们妒嫉受宠的人，依仗自己的美貌，争妍比美，博取欢爱。这就是那些得到皇帝的重用，在当世掌权的大丈夫们所干的事情，我不是讨厌这些才逃避它，这是命运安排的，不能侥幸地求得呀。

【原文】

“穷居而闲处①，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②，采于山，美可茹③；钓于水，鲜可食④。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⑤，刀锯不加⑥，理乱不知，黜陟不闻⑦。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⑧，足将进而趑

趄[9]，口将言而嗫嚅[10]，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11]，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12]？”

【注释】

①穷居：安于穷乡僻境。　闲处：处在草野之中。

②濯（zhuó 浊）：洗涤。

③美：甘美，借代甘美的果蔬。　茹：吃。

④鲜：鱼。

⑤车服：代指官职。古代以官职的高下确定所用车马和服饰。　维：维系，束缚。

⑥刀锯：古代刑具，这里指刑罚。

⑦黜陟（chù zhì 除至）：贬斥和提升。

⑧形势：地位与权势。

⑨趑趄（zī jū 资居）：踌躇不前的样子。

⑩嗫嚅（niè rú 聂儒）：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

⑪辟：法律。

⑫不肖：不贤。

【译文】

“住在穷乡僻壤而闲居时，登上高山，眺望远方，坐在茂密的树下度过一个整天，在清泉中洗浴来保持自身的清洁。到山上去采摘，甘美果蔬很可口，到水边去下钓，鲜鱼也很好吃。起居没有定时，只要舒适就满意了。与其在当面受称赞，哪如在背后不被毁谤？与其在形体上享受欢乐，哪如在心中没有忧虑？没有官职束缚，刑罚不会加身，国家的治乱可以不管，官职的升降可以不听。这就是生不逢时的士大夫们所做的事情，我就要这样去做。那种等候在公卿大臣的门前，奔走在通往权势的路上，脚想迈进又踌躇不决，嘴想说话又不敢说出，处在污浊的地位却不知

羞耻，触犯了刑法就要被杀戮，存侥幸心理，寄希望于万分之一，直到老死为止，这样的人在为人方面，到底是贤还是不贤。”

【原文】

昌黎韩愈[1]，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曰：“盘之中，维子之宫；盘之土，可以稼[2]；盘之泉，可濯可沿[3]；盘之阻，谁争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缭而曲，如往而复。嗟盘之乐兮，乐且无央！虎豹远迹兮[4]，蛟龙遁藏；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5]。饮且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6]？膏吾车兮秣吾马[7]，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8]。”

【注释】

①昌黎：古郡名，在今河北昌黎县，因韩氏曾是昌黎郡的望族，故作者自称昌黎韩愈。

②稼：播种五谷。

③沿：顺着水向下游走去。

④远迹：踪迹离得远。

⑤呵禁：呵斥，禁止。 不祥：指鬼魅害人之物。

⑥奚：何，什么。

⑦膏：油脂，用作动词，在车轴上涂油。 秣（mò 末）：饲马之料，用作动词，喂养。

⑧徜徉（cháng yáng 常羊）：游荡，徘徊。

【译文】

昌黎韩愈听了他的话认为很豪迈，给他敬酒并作歌说：“盘谷的中间，是你的房屋；盘谷的土地，可以耕种；盘谷的泉水，可以洗浴游赏；盘谷的地形险阻，谁来争您的地方？幽静而又深

远，广阔而能包容；盘绕而又曲折，似乎往前走，却又绕了回来。啊，盘谷的乐趣啊，没有穷尽啊！虎豹远远离开啊，蛟龙逃避躲藏；神灵看守护卫啊，赶走祸殃。有吃有喝啊，长寿而健康，没有不足啊又何需期望？把我的车子涂好油啊，喂好我的马，跟你到盘谷去啊，毕生在这里游荡。”

唐耕耦　孙学雷　译注

送王秀才埙序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此文首先辨析儒学流派的正伪，醇厚和缺失，把孟子提到儒学正宗地位，认为学习儒学必须从学习孟子入手。其次讲学习第一要路子对头，二要具备必要条件，三要坚持不解的努力，就一定成功。

【原文】

吾尝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远而末益分。盖子夏之学①，其后有田子方②。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③。故周之书，喜

称子方之为人。荀卿之书④，语圣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业不传，惟太史公书弟子传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于商瞿⑤。孟轲师子思⑥。子思之学，盖出曾子⑦。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吾少而乐观焉。

【注释】

①子夏（公元前507～前400年）：卜商的字，春秋时卫人，孔子弟子。

②田子方：战国时魏人，曾为魏文侯师。

③庄周（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即庄子，战国时宋人，曾为漆园吏，著书十多万字，大多为寓言，主张清静无为，独尊老子，屏斥儒墨。

④荀卿：荀况的尊称。 书：指《荀子》。

⑤商瞿：春秋时鲁人，字子木，孔子弟子。瞿弟子有馯（hán寒）臂子弓。

⑥子思：有二说。一，子思（公元前515～？年）：原宪的字，孔子弟子。二，子思（公元前483？～前402年）：孔子孙，名伋，著《子思》二十三篇。

⑦曾子（公元前505～前435年）：春秋时鲁南武城人，名参，孔子弟子。

【译文】

我一直认为孔子的学说广大而丰富，他的入门弟子不可能全部细看而且都能懂得，所以所学到的都是与自己性情相近的部分。以后离开孔子，分散到各个诸侯国中，又将各自所擅长的学说传授给自己的弟子，因此，渊源越远，流派就分得越多。子夏的学说，以后传承的有田子方，田子方以后，分流出一个支派就是庄周所创的庄子学派。所以庄周的书喜欢称颂田子方的为人。荀况的书，讲到圣人，必定讲孔子、子弓。子弓的事业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司马迁写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有姓名馯臂，字子弓。子弓受业于商瞿，学习《易经》。孟轲的老师是子思。子思的学说，源流大概出自曾参。自从孔子去世以后，他的一群弟子都编

辑有书，独有孟轲所传得到了孔子的主旨，所以我年青的时候，喜欢看《孟子》。

【原文】

太原王埙[1]，示予所为文，好举《孟子》之所道者。与之言，信悦《孟子》，而屡赞其文辞。夫沿河而下，苟不止，虽有迟疾，必至于海；如不得其道也，虽疾不止，终莫幸而至焉。故学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2]，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3]，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埙之所由，既几于知道，如又得其船与楫[4]，知沿而不止。呜呼，其可量也哉？

【注释】

①王埙（xūn 勋）：人名，不详。

②杨：杨朱，战国时魏人，后于墨翟，早于孟轲。他的学说，重在爱己，不以物累，不拔一毛以利天下。　墨：指墨翟（约公元前478～前392年），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反对儒家繁礼厚养，提倡薄葬、非礼。

③潢：积水池。

④楫（jí 吉）：船桨。

【译文】

太原人王埙，拿出所写的文章给我看，他的文章喜欢引征《孟子》所说的话。和他交谈，他信服《孟子》，而且屡次赞颂《孟子》的文采辞藻。沿着黄河顺流东下，假使不停止，速度虽然有慢有快，但必定会到达东海。如果没有得到去东海的正确道路，虽然速度很快又不停止，最终没有一个人会侥幸到达的，所以学习的人一定要慎重选择自己的学习道路！如果学的是杨朱、墨翟、

老子、庄周、佛的学说，而要想学到孔子的学说，好比一条船航行在断绝不通的湖港和积水潭中，而希望到达东海了。所以要求考察孔子的学说，必须从学习《孟子》开始。现在从王埙有关状况看，他已经几乎懂得正确的学习道路，如果像航行那样又得到了船和船桨，知道沿流东下而不停，唉！他的前途可以限量吗？

唐耕耦　译注

《论语》辨二首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论语》这部书，是孔子和他的弟子及同时代人的问答。当时孔丘的弟子各有自己的谈话记录，孔子死后他的门人会集，经过辑录、整理和讨论，然后编纂成书，所以将这部书取名为《论语》。但至西汉时期，《论语》便有好几种本子，其中比较流行的便有《鲁论》、《齐论》两种本子。西汉末张禹（成帝之师）将《齐论》与《鲁论》"合而考之"，篇名"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复经东汉末郑玄作注、魏代何晏为集解，南朝梁、陈时立于国学，得以流行于后代。这大概是柳宗元贬居永州时所读的《论语》版本。然而柳宗元是一个读书精细，又敢于不囿旧说的学者，他在本文中对《论语》成书的时代等问题，大胆地提出怀疑，他认为《论语》这部书不是孔

子和弟子直接谈话时的记录；而应是孔子的门徒中，即曾参的弟子在曾参死后整理集辑而成的，其时间距离孔子已很久了。为此柳宗元举了较为有力的例证，他的文章逻辑性强，对后世的影响也大。虽然如此，《论语》一书至今仍然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最重要的文献。

【原文】

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①，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②，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③，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已。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也？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然则有子何以称子④"？曰："孔子之殁也，诸弟子以有若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曾子独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⑤"。或曰："仲尼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

【注释】

①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人，除短期从政做过"司寇"等官之外，他的大半生皆从事文化教育。曾周游列国，他"有教无类"，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并整理了《诗》、《书》等古文献。孔子是儒家的开山祖，被封建统治者推崇为最尊敬的"至圣"；他整理的古籍"六经"也被视为经典，在封建社会占据学术思想的统治地位。

②曾参（公元前505～约前436年）：鲁国南武城（在今山东衮州地区）人，字子舆，他的父亲曾皙又名点。曾氏父子同受业于孔子，因之，曾参是孔子的弟子中年轻的一位，以孝道闻名于世，相传他著《孝经》。享年七十岁，弟子也较多。

③《论语·泰伯》记载曾子死。

④有子：即有若，孔子的弟子之一。其面貌似孔子，故孔子死后，有若一度被弟子共立为师。

⑤乐正子春：曾子的弟子，见《礼记·檀弓上》。 子思：见本卷《送王秀才埙序》注⑥之二。

【译文】

有人问道："儒家说《论语》这部书是孔子的学生记录的，这种说法对吗？"我回答说："不对，孔子的学生中，以曾参的年龄最轻，比孔子要小四十六岁。曾参活到老年（约七十岁）才死，可是《论语》这本书中记述了曾参病重临终时说的话，那么此书的成书时间距离孔子的年代也就相隔得远了。曾参病死时，孔子的学生几乎都没有在世的。我认为《论语》这部书是曾子的学生编纂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且看这部书记载孔子学生时都一定称他们的字，唯独曾子和有子不称字。从这一点来说，这是他的学生称呼为先生（子）的"。有人又问："那么有子为什么也被称为先生呢？"我再答道："孔子既死之后，他的许多学生思慕他，因为有若的面貌和孔子相似，便推举有若为师长、如同尊敬孔子在生一般。此后，其他的学生们提出一些疑难问题，有若不能解答，他于是遭到学生们的大声叱责，便退出师长的座席而躲避起来，可是他曾经有过先生的称号。现在看到《论语》一书，记载曾子一人还称呼先生，而且一直称到他最后死为止。我是根据这些才弄清楚的。《论语》这部书，大概是由曾子的学生如乐正子春、子思等编写而成的吧！"但仍有人说："仲尼的学生曾经各记其老师说的话"。然而，最后将其整理编纂成书的人，还是曾子的门徒。

【原文】

尧曰①："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②，四海困穷，天

禄永终③”。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④，敢用玄牡⑤，敢昭告于皇天后土⑥，有罪不敢赦⑦。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无以尔万方⑧”。或问之曰：“《论语》，书记问对之辞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论语》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讽道之辞云尔⑨。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焉尧、舜之不遭，而禅不及己；下之无汤、武之势，而己不得为天吏⑩。生人无以泽其德，日视闻其劳死怨呼，而己之德涸焉无所依而施，故于常常讽道云尔而止也。此圣人之大志也，无容问对于其间。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与传之，故于其为书也，卒篇之首，严而立之”。

【注释】

①《论语·尧曰》：是全书二十篇中最后的一篇，篇内又分成三章，本文所引的原文在首章之内，文有脱落。

②这句引“天之历数在尔躬”之后，脱引“允执厥中”一句。以下柳宗元脱引句，适当在注文中补出，以观全文义。按：此所引注解及译文，参照杨伯峻《论语译注》，下同。

③“四海”二句：四海困穷，是告诫新君主要体邺天下百姓的困苦贫穷。 天禄永终：是勉励新君要仰承上天之福，并非谴责的词句。这句话曾被禅让帝位的诏书所援引。如《三国志》《魏志》卷二载山阳公禅位于魏文帝的诏文。

④余小子：是上古帝王自称之词。 履：是商汤的别名。

⑤玄牡：黑色的牡牛，用作祭祀的牺牲。

⑥这句《论语·尧曰》作“敢告于皇皇后帝”。《集解》：“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谓天帝也”。

⑦有罪不敢赦：《论语·尧曰》：在此句之后，尚有“帝臣不蔽，简在帝心”二句。

⑧无以尔万方:《墨子·兼爱下》作:“无及万方”,并认为是汤之誓词。

⑨讽:诵读的意思。

⑩天吏:天命之吏,亦即天使。

【译文】

尧让位给舜的时候说道:“啧啧!你这位舜!上天的大命已经轮到你的身上。你接位之后,假若天下的百姓都陷于困苦贫穷,上天给你的禄位也会永远地终止”。舜让位给禹的时候也说了这一番话。“我履谨用黑色的牡牛作牺牲,明明白白地告于光明而伟大的天帝:对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去赦免他”。“天下万方若有罪,都归我一个人来承担;我本人若有罪,就不要牵连天下万方了”。有人对此提问道:“《论语》所写的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问答应对的言辞。现在流行的这部《论语》,在它的终篇首,明白地有上面这一段话,体裁不同,这是为什么呢?”柳先生回答说:“《论语》一书的思想精华就在这一段,它所推崇的理想,也以这一段表达得最精采不过了!这种理想可说是孔子常常诵读和谈到的言辞。像孔子那样的人物,他有拯救天下生民的器量,但没有遇到尧、舜盛世的好时机,不能将天下禅让给自己;也没有遇上汤、武处乱世的形势,自己不能充当天使,救民于水火之中。由于他在政治上没有大的作为,天下生民未能领受到他的恩德好处,他天天看到和听到的是黎民百姓们的劳苦,以及濒临绝境的怨恨与呼喊声,因此他常常诵读和谈论尧、舜禅让时所说的话。这一段谈的是圣人的大志向,不容许在这一段中插入和弟子们问对应答的话。孔子的学生中,有的了解这一宗旨,有的人对此有怀疑、还不能完全理解它,共同传下了这段言辞,所以编纂成《论语》一书时,将它列在终篇的首章,严格地保持原貌、不作更改。

刘美崧　译注

辨《列子》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有《列子》八篇，原注说此书作者："姓列名御寇，他的时代比庄子要早，《庄子》书中便提到列子这个人"。但没有具体说明列子的时代。而西汉著名的目录学家刘向在他编的书目中，将《列子》录入书目，并说该书作者列子是郑穆公时期的人。东晋人张湛替《列子》作注解，他虽然发现《列子》书中往往提到列子以后的人物及事件，对此有过怀疑，仍然没有推算出列子的准确年代。《隋书·经籍志》道家类有《列子》八卷，也只说此书作者列御寇是郑国的隐士。唐玄宗于天宝元年下诏，称《列子》是《冲虚真经》，当作道家经典之一。然而《史记》一书没有记载列子其人，且《列子》书中一些言辞及寓言故事又和《庄子》相类似，因此，有的学者甚至怀疑列子是《庄子》寓言中的人物。总之，从汉代至唐代，《列子》及其作者的时代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柳宗元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与思想家，而且他的历史及目录学知识也都很丰富，他写的这篇《辨列子》的短文，能抓住要害，指出刘向将"鲁穆公"误写为"郑穆公"；辨明了列子应当是战国郑缁公同时代的人，真可说是一字之辩价值千金。他同时又指出《列子》书中渗入了庄子、杨子及其他后人之作，并对《列子》一书的思想、文风及其长

处和短处，都作了扼要的说明，启发读者正确地去读这本书，可算是序跋文中的楷模。

【原文】

刘向古称博极群书[1]，然其录《列子》[2]，独曰“郑穆公时人”[3]。穆公在孔子前几百岁[4]，《列子》书言郑国，皆云子产、邓析[5]，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记》郑缪公二十四年[6]，楚悼王四年围郑[7]，郑杀其相驷子阳。子阳正与列子同时，是岁周安王四年，秦惠王、韩烈侯、赵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齐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鲁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鲁穆公时，遂误为郑耶[8]？不然，何乖错至如是？其后张湛徒知怪《列子》书言穆公后事[9]，亦不能推知其时。然其事亦多增窜，非其实。要之，庄周为放依其辞[10]，其称夏棘、狙公、纪渻子、季咸等[11]，皆出《列子》，不可尽纪。虽不概于孔子道[12]，然其虚泊寥阔，居乱世，远于利，祸不得逮于身，而其心不穷，《易》之“遁世无闷”者[13]，其近是与？余故取焉。其文辞类《庄子》，而尤质厚，少伪作[14]，好文者可废邪？其《杨朱》《力命》，疑其杨子书[15]；其言魏牟、孔穿[16]，皆出列子后，不可信。然观其辞，亦足通知古之多异术也。读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注释】

①刘向（约公元前77～前6年）：字子政，本名更生，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及目录学家。详见前《战国策序》“作者”。

②列子：名御寇，郑国人，是《列子》一书的作者。详见本文论述。

③郑穆公(公元前649～前606年):名兰,在位二十二年。

④几:接近的意思。郑穆公出生时间(公元前649前)比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要早99年,接近一百岁(年)。

⑤子产(？～公元前522年):公孙氏,名侨,春秋时代杰出的政治家,曾任郑国的相。孔子周游列国经过郑国,和子产交情好,子产先死,孔子为之哭泣。据《列子》及《荀子》记载:子产执政时杀掉邓析。因而孔子和子产、邓析大体上是同时代的人。　邓析(公元前545～前510年):春秋末法家先驱、名家。郑国人。做过郑国大夫。他"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对后来辩者颇有影响。

⑥郑繻(xū需)公:战国时郑国的国君,名骀。郑繻公二十四年(公元前398年)杀掉其相(駟)子阳,过了三年即公元前395年,子阳的党羽复仇,又杀死郑繻公,另立其弟乙(阳)为郑君。

⑦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悼王四年(公元前398年),楚出师围郑,郑国杀其相子阳。

⑧此处唐代以后也有人考证:刘向是将"郑繻公"误写成"郑缪(穆)公"。古书上"缪"与"穆"相通;而缪与繻二字的字形相近,容易混淆。

⑨张湛:字处度,东晋时人。为《列子》作注,他对书中提到郑穆公以后的事有过怀疑,但未推算出列子的准确年代。

⑩庄周(约公元前369年～约前286年):宋国蒙(今河南商邱附近)人,所著《庄子》书中有一些言辞和寓言故事,与《列子》相似。

⑪夏棘:传说商汤时的贤人。　狙公:传说他爱养猿猴。　纪渻(省)子:传说他为周宣王养鸡。　季咸:传说他是郑国的一位神巫。以上传说人物皆见于《列子》、《庄子》二书中。

⑫概:意为"平",原为平斗斛木、量器,这里引伸为"平"。

⑬遁世无闷:语出《周易·乾文言传》。

⑭少伪作:别本"少为作",意即少造作,言文风自然简朴。

⑮杨朱:战国时的思想家,他没有单独的著作传于后世,仅《列子》书中有《杨朱》、《力命》这二篇,柳宗元认为是杨子写的。据《孟子》等书,杨子宣扬利己主义,与墨子的"兼爱"说正好相反。

⑯魏牟:战国时魏国的公子,名牟。　孔穿:战国时人,孔子的后代。此二人的年代皆比列子要晚。

【译文】

刘向在古代是一位读书广泛的著名学者，号称“博极群书”，但是他在校阅古籍、将《列子》一书编入目录时，偏偏说列子是“郑穆公时期的人”。郑穆公出生的时间在孔子以前，将近早一百年，而《列子》一书谈及郑国的人物，多处提到子产、邓析，以刘向的博学多识，不知他为什么会这样说？据《史记》的记载：郑繻公二十四年，即楚悼王四年（公元前398年），楚国出兵围攻郑国，郑国杀了他的相驷子阳。子阳和列子正好是同一时代的人，这一年（公元前398年）的东周诸侯年历是：周安王四年，秦惠王（公）、韩烈侯、赵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齐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鲁穆公十年。说明列子和鲁穆公也是同时代的人，不知是否因刘向将鲁穆公误写为郑穆公？如果不是这样，何以错误到这种地步？此后，东晋人张湛为《列子》一书作注，他发现书中常谈郑穆公以后的事件，感到奇怪而不好理解，张湛也不能推算出列子的正确年代。当然，《列子》一书中所述的事件也有不少是被人增添、窜改了的，已不完全是原书的真实面貌。简要地说，庄周写书时便模仿和参考过《列子》书中讲过的话，例如《庄子》一书称说的夏棘、狙公、纪渻子、季咸等人物故事，都出自《列子》，其它类似的例子，不可能都记载下来。列子的思想虽然不符合孔子的儒家道理，可是他提倡虚无淡泊，心境寥阔、达观，认为生在乱世的人，不要远出谋利，免得惹祸沾身。由于抱着与世无争的态度，所以心情便会感到舒畅。《易经》上说的，“隐居世间没有苦闷”的人，便接近这种境界吧！因此我觉得他的思想也有可取的地方。《列子》一书的文辞和《庄子》互相类似，而且《列子》写得更加简洁有劲，很少矫揉造作，文风自然简朴。喜爱文学作品的人能丢弃《列子》不读吗？《列子》书中的《杨朱》、《力命》二篇，我怀疑这是杨子写的；书中提到的魏牟、孔穿二人，他们出生的时代都在列子之后，就不可以相信。然而看了书中的文辞，也足

以通晓古时代存在许多怪事奇术。我劝读这本书的人，要持谨慎态度而吸取它有益的内容就可以了。

刘美崧　译注

辨《文子》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有《文子》九篇，注中说：文子是老子的弟子，和孔子是同时代的人。可是该书中又出现周平王问文子的话，时代错乱，似乎是别人依托之辞。《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子部道家类记载《文子》一书有十二篇。唐代崇奉道教，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玄宗下诏，称《文子》为《通玄真经》。有些历史文献上说，文子是范蠡的老师，姓辛号计然；或以为是范蠡所著书的篇名。众说分歧。柳宗元博览群书后，写了这篇《辨文子》的跋文，认为《文子》一书不出一人之手，以阐扬《老子》为主旨，又剽窃了其它的书。他于是加以整理和刊定，可惜的是柳刊本后来失传。

【原文】

《文子》书十二篇，其传曰老子弟子，其辞时若有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书，盖驳书也①。其浑而

类者少[2]，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子（管）辈数家[3]，皆见剽窃，峣然而出其类[4]，其义绪文辞，叉牙相抵而不合[5]。不知人之增益之与？或者众为聚敛以成其书与？然观其往往有可立者，意颇惜之，悯其为之也劳。今刊去谬恶乱杂者[6]，取其似是者，又颇为发其意藏于家。

【注释】

①驳：颜色不纯，夹杂着别的颜色。 驳书：即杂书。

②浑：水不清、糊涂或污浊之意。

③孟子：《唐柳先生文》宋刻百家注本作"孟管"，当是。

④峣（yáo尧）：高峻之意。

⑤叉牙：又作杈桠，树支参差上刺的样子。这里指矛盾。

⑥刊：斫，削。

【译文】

《文子》这部书有十二篇。相传文子是老子的弟子，书中的言辞时常有可取的地方，该书的宗旨是本于老子的主张。然而据我的考证，认为它原是一本杂书。该书的内容混杂，书中各篇属同一类的少，而剽窃其它的书凑合的居多；大凡孟子、管子等数家的书，都被剽窃，显得突出而不同，其意义、条例和文辞，参差不齐、互相抵触、难以吻合。这不知是由后人增添的呢？还是由好些人执笔、杂凑成书的呢？但书中往往含有一些精辟可采的言辞，弃掉它就觉得可惜。我怜悯这些作者写书的辛劳，现删除其中错谬杂乱的，选取其中似是正确的内容，又进一步阐明它意义，著为定本，藏于家中。

刘美崧　译注

辨《鬼谷子》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汉书·艺文志·从横家》书目有《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而号称苏、张二子之师的鬼谷先生却没有著作。至唐初修《隋书》，其《经籍志》子部从横家书目，苏、张二子的书皆已佚亡，却冒出《鬼谷子》三卷，除晋人皇甫谧作序传之外，另有乐一作的注，说《鬼谷子》一书实际上是苏秦写的，“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唐代还有其他的文人为《鬼谷子》作注（如《新唐书·艺文志》纵横家又有尹知章的注）或元冀作的《指要》等。柳宗元写的短文，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地指出《鬼谷子》一书是后人的假托伪作，内容既不健康，又荒唐奇不可信，这是一篇有益广大读者的好书评！

【原文】

元冀好读古书，然甚贤《鬼谷子》，为其《指要》几千言①。鬼谷子要为无取②。汉时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③，《鬼谷子》后出。而险戾峭薄④，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纵横者时葆其书⑤。尤者，晚乃益出“七术”⑥，怪谬异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

道益狭，使人狙狂失守⑦，而易于陷坠。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呜呼，其为好术也过矣！

【注释】

①《指要》：元冀所写的《鬼谷子指要》一书，《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皆未见记载，则此书从唐末以后已失传。

②鬼谷子：《史记·苏秦传》曾提到鬼谷先生是苏秦之师，集解则说他是颍川的阳成（今河南登封的东南）人，战国时的纵横家。也有人认为鬼（归）谷是子虚、乌有式的假托人物。

③这句指刘向《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这两部早期的目录书，皆未收录《鬼谷子》的书目。

④险戾：邪恶伤人。 峭（qiào 俏）薄：刻薄。

⑤葆：与“保”通；又与“宝”通。

⑥“七术”：指“盛神法五龙”。“养志法灵龟”、“实意法腾蛇”、“分威法伏熊”，“散势法鸷鸟”、“转圜法猛兽”、“损兑法灵蓍”等为后世所传《鬼谷子》本经、阴符七篇。

⑦狙（jū 拘）：狡诈。

【译文】

有个叫元冀的喜欢读古书，而最崇拜《鬼谷子》，为此写了《鬼谷子指要》这本书，洋洋数千言。其实，鬼谷子主要的没有可取之处，西汉时期刘向、班固的目录书中，并没有《鬼谷子》的书目，则世传《鬼谷子》一书是晚出的。书中讲的都是些阴险凶残、刻薄伤人的内容，担心它的胡说扰乱社会、难以相信，所以学者们应该不谈它。可是世上讲求诡计阴谋的纵横家，则时常收藏此书，把它视同珍宝一般。更有晚近出的《鬼谷子》书中增添了所谓“七术”一类的篇章，更加古怪荒唐，不值得再作考核校对。该书宣扬的奇谈怪论越厉害，越会引人离开正道，教人采取狡诈的手段，搞突然袭击，使受害者不加防备陷于圈套。幸好保存这本书

的只是少数人！但是元先生现在却写了《鬼谷子指要》这本书，为它增饰一番，唉！他这样喜欢讲求权术，未免做得太过分了吧！

刘美崧　译注

辨《晏子春秋》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晏子春秋》是记叙春秋后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晏婴（？～公元前500年）事迹及其言论的一部书。《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晏子》八篇；而《隋书·经籍志》则题为《晏子春秋》七卷，标明是齐大夫晏婴撰，列于子部儒家类。然而此书大都是短篇故事组成，系晏婴去世之后，由后人追述晏婴的遗事，其素材或出自《齐春秋》等古书中的零星记载，或来自民间传说，则非晏婴生前本人所作。

柳宗元认真地考证世传《晏子春秋》一书的成书时代、作者及其观点，认为此书不当归属儒家、而应列于墨家，提出了新颖的论点，并具有说服力。柳宗元此文一出，引起了以后学术界的重视：《晏子春秋》究竟是儒家还是墨家？颇有争论。清代修《四库全书》时，将《晏子春秋》改隶史部，传记类。

【原文】

司马迁读《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①。或曰：晏子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②，晏子以俭名于世③，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④；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⑤。其言问枣及古冶子等⑥，尤怪诞。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自刘向、歆⑦，班彪、固父子⑧，皆录之儒家中。甚矣，数子之不详也！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子也，为是书者，墨子之道也。

【注释】

①这句是指司马迁在他写的《史记·管晏列传》中说的："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可见，司马迁对晏子的评价是很高的。但司马迁虽读过传世的《晏子春秋》，并未评论这本书。 晏子：姓晏名婴、字平仲（？～公元前500年）齐国夷维（今山东高密）人，曾为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的卿相，有政绩，"以节俭力行"闻名于世。

②这句说墨家崇尚节俭，如《墨子·节用》便专讲节俭的重要性。

③这句说晏子爱好节俭闻名于当世。

④这句是柳宗元认为：《晏子春秋》一些宗旨源出于墨家，如《墨子》一书中便有《尚同》、《兼爱》、《非乐》、《节用》、《节葬》等篇。

⑤此指《墨子》书中也有《非儒》揭露孔子和儒家，《明鬼篇》谈及鬼神。

⑥问枣：指《晏子春秋·外篇第八》载齐景公向晏子问枣（蒸枣投入东海，使海水变成红色）的故事。 古冶子：指《晏子春秋·内篇第二》载晏子劝齐景公除掉古冶子等三位勇士的故事。

⑦这句的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6年）、刘歆（？～公元23年）父子，

西汉后期至王莽“新朝”的学者、大夫。刘向曾著《七略》，是记录各家书籍的目录书，未成，由其子歆完成。《七略》一书已佚，幸《汉书·艺文志》基本保存了《七略》的原貌。

⑧班彪（公元3～54年）：东汉初年人，著《史记后传》未成；主要由其子班固（公元31～92年）续完，修成《汉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将《晏子春秋》列为儒家类著作。

【译文】

司马迁读《晏子春秋》，对它评价很高，可是司马迁并不知道这部书是怎样写出来的。有的人说：它是由晏子所作，由别人续成的。也有人说：它是晏子的后代写的。这些说法都不对！我怀疑《晏子春秋》是墨子门徒中某一位齐国人写的。这是因为：墨家崇尚节俭，而晏子以节俭闻名于世，所以墨子的门徒尊重晏子并且记述他的事迹，用来抬高墨家这一派学说的人。而且《晏子春秋》书中有许多内容讲：由君主来统一全国的思想行动，提倡各种人要兼爱互利，否定礼乐的作用，主张节约开支，反对豪华的葬礼和长久的守孝，这些都出于《墨子》。书中又有反对孔子和儒家，喜欢讲鬼神的故事；这又出于《墨子》。书中所载齐景公向晏子问枣、晏子劝齐景公除掉古冶子等三勇士的故事，尤其离奇古怪、荒诞不经。又常常提到墨子听到晏子的学说便称赞不止。这些都是特别明显的。而两汉的学者刘向、刘歆，与班彪、班固等父子，都把《晏子春秋》列入儒家类的书目中。唉！这几位学者考察得太不仔细了！《晏子春秋》这部书，如果不是齐国人写的，就不可能详细记载晏子的事迹；如果不出自墨家之徒，则书中所说的就不会象现在这个样子。今后有编录诸子书的人，应当把《晏子春秋》一书编入墨家。不是说晏子是墨家，而是写这本书的人讲的是墨家的观点。

刘美崧　译注

辨《鹖冠子》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书目中有《鹖冠子》，该书仅有一篇，原注说："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作者姓名不详。《随书》、《旧唐书》二书的《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记载《鹖冠子》有三卷。唐代韩愈读的《鹖冠子》则增至十六篇，书中夹杂有黄老刑名的言辞。陆佃为该书作注时又增至十九篇，已非古本。总之，时代越晚，卷篇也随之增多。柳宗元在长沙看到晚出的《鹖冠子》，细审该书后写了此文，明确地指出这是后人假托的伪作。这一精辟见解得到后世许多学者、目录家的赞同。说："柳子厚看得文字精"，善于判别真假。

【原文】

余读贾谊《鹏赋》[1]，嘉其辞，而学者以为尽出《鹖冠子》[2]。余往来京师，求《鹖冠子》，无所见[3]。至长沙，始得其书，读之，尽鄙浅言也。唯谊所用为美，余无可者。吾意好异者伪为其书[4]，反用《鹏赋》以文饰之，非谊有所取之，决也！太史公《伯夷列传》称贾子曰[5]："贪夫殉财[6]，

烈士殉名，夸者死权[7]。”不称《鹖冠子》。迁号为博极群书[8]，假令当时有其书，迁岂不见耶？假令真有《鹖冠子》书，亦必不取《鹏赋》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类。

【注释】

①《鹏赋》：贾谊所写，一般称《鹏鸟赋》。见卷三。

②鹖（hé 河）：古书上记载的一种鸟名，雉属，性猛好斗，古之武士爱戴鹖鸟羽冠，称鹖冠。

③韩愈所读的《鹖冠子》书有十六篇，见他所写的《读鹖冠子》一文。但柳宗元初未见到。

④《文献通考》卷二一一《经籍考》所引柳宗元之原文为：“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

⑤太史公：即司马迁，在他所著的《史记·伯夷列传》引用了贾谊说的这几句话；又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收录了贾谊的《鹏鸟赋》。

⑥殉：为某种目的而死。

⑦夸（kuā 诇）：自大、喜好炫耀自己的意思。

⑧博极群书：广泛读尽所有书籍。

【译文】

我读汉代人贾谊写的《鹏赋》，赞赏他的赋辞很美；而有的学者认为这首赋全引自《鹖冠子》一书。我往来京师长安时留心寻找《鹖冠子》，没有看到。以后来到长沙，方才得到这本书，读完它后，觉得该书充满粗浅的言辞。其中只有贾谊写《鹏赋》所用的几句是佳句，剩下的内容不值得一观。我认为这是那些好奇的人假造的伪书，反而袭取《鹏赋》来装饰它，贾谊并没有引用它，这是可以肯定的！司马迁写的《史记·伯夷列传》引了贾谊在《鹏赋》中所说的这几句话：“贪夫殉财，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并没有提到《鹖冠子》。司马迁号称“博极群书”，假使在西汉时便有《鹖冠

子》这本书，难道司马迁会看不到吗？倘若当时真有《鹖冠子》一书，也就不会摘取《鹏赋》中的话来充当取代它。怎么知道这来由呢？我可以简单回答说：因为这两者内容不相类似。

刘美崧　译注

唐书·艺文志序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卷二《本论》。

【题解】

《新唐书》的编撰，前后历时十七年，最后至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在欧阳修主持下始告完成。《艺文志》的初稿是由范慎编写的，而这篇序言则显然是出自欧阳修的手笔。我国古代藏书虽多次毁于战乱。但亦不断搜集、整理和充实新作，至唐代中叶，宫廷藏书又再度丰富起来。《新唐书·艺文志》反映的就是当时藏书情况。它所著录的书籍，都采用《隋书·经籍志》开创的四部分类法，即将全部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类，但欧阳修在这篇序中却说："《六经》之道，简严易直而天人备，故其愈久而益明。其余作者众矣，质之圣人，或离或合。"这实际上是认为学问只有经学与非经学两类，从而突出了经学的正统地位。作者将自己的思想观点，极其巧妙地贯彻到图书分类法之中，让这一似乎纯技术的问题也带上了浓厚的儒家思想的色彩。

【原文】

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①，其师传之道中绝②，而简编脱乱讹缺③。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④。其后传、注、笺、解、义疏之流⑤，转相讲述，而圣道粗明。然其为说，固已不胜其繁矣。（以上经）

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世次，国家兴灭终始，僭窃伪乱，史官备矣⑥。而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以上史）

自孔子在时，方修明圣经，以绌缪异。而老子著书论道德⑦，接乎周衰。战国游谈放荡之士，田骈、慎到、列、庄之徒⑧，各极其辨。而孟轲、荀卿，始专修孔氏，以折异端。然诸子之论，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绝也。（以上子）

夫王迹息而《诗》亡，《离骚》作而文辞之士兴。历代盛衰，文章与时高下，然其变态百出，不可穷极，何其多也？（以上集）

【注释】

①六经：儒家的六部经典，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这一概念最初见于《庄子·天运》篇。不过后世学者或以为《乐经》早已毁于秦始皇焚书，或以为儒家本来就没有《乐经》，“乐”本来是包含在《诗》、《礼》当中的。

②师传：当时学者通过授徒的办法传播自己对经典的解释。对同一部经典，各家所做的解释不尽相同，因此学者各自都有师传。

③简编：当时尚无纸，书是写在竹简或木片上的，然后用绳穿联起来，此即所谓“简编”。时间久了，保存不善，绳子一断，简的次序就可能错乱，其中也可能发生丢失。于是，书籍内容的准确、完整就要因此而大受影响。

④章句之学：汉代注家以分章析句来解说古书。据《汉书·艺文志》载，关于《尚书》有欧阳章句、大小夏侯胜章句等；关于《春秋》则有《公羊章句》、《谷梁章句》等。

⑤传、注、笺、解、义疏：都是注释古书的不同方式、体例。

⑥史官：中国古代专门掌管记录、编纂历史的官吏。当时，编纂历史是官方的事情。所以“史官”也指历史著作。

⑦老子著书论道德：老子的这部书被称为《道德经》。

⑧田骈：战国时期齐国人，据《庄子·天下篇》记载，他与彭蒙、慎到同为一派。主张“贵齐”，强调事物的均齐、同一。著有《田子》二十五篇，已全部散失。 慎到（约公元前395～前315年）：战国时期赵国人，曾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负有盛名，著《慎子》，现仅存其辑录七篇。 列子：即列御寇。战国时期郑国人，又称列圄寇、列圉寇。《庄子》中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吕氏春秋·不二》说“子列子贵虚”。所谓“虚”即虚静无为，故他被道家尊为前辈。 庄子（公元前369～前286年）：战国时期宋国人，名周。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是无限的，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否认有神的主宰，著作有《庄子》。

【译文】

自从《六经》被秦始皇焚毁而至汉朝又复出，这种原本有师承的学问，传授的途径则不免有所中断，而且简编脱落并因此而造成错乱、讹误以及缺失，以致读书人无从了解这些典籍原来的真实面貌，于是就兴起了诸儒章句之学。其后传、注、笺、解、义疏之类。反覆讲述，这样，先圣的道理才得以初步被阐明，不过，经他们这一解释，先圣的学说已经是不胜其繁复了。

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的世次，国家兴灭的具体过程，还有那些僭位者、篡夺者、伪政权以及叛逆者，史官在他们的著作中都讲述得很完备了。不过还有传记、小说，此外还有方言、地理、职官、氏族方面的著作，都是属于史学这一类的。

孔子在世时，通过删修经典借以废黜各种荒唐的异端谬说。

不过当时也正值老子著书论述道德。待周王朝衰落之后，战国时期又有一批四处游说、放荡不羁之士，例如田骈、慎到、列子、庄子等人，都各自极尽其诡辩之能事，直到孟轲、荀卿才专门研修孔子的学说，并以此折服诸异端。然而诸子的论述也都自成一家之言，自前世以来都得以保存下来而不曾断绝。

周王朝的统治不存在了，《诗经》也随之而亡失；《离骚》作为一种新文体的出现，则随之而有文词之士兴起。因此历代盛衰、兴亡，都在文学、词章方面有所反映。只是这方面的情况千变万化，有各种形态出现，不可能完全反映出来，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原文】

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①，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②。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以上唐代艺文）

六经之道，简严易直而天人备③，故其愈久而益明。其余作者众矣。质之圣人，或离或合。然其精深闳博，各尽其术；而怪奇伟丽，往往震发于其间，此所以使好奇爱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灭，不可胜数，岂其华文少实、不足以行远与？而俚言俗说，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与？今著于篇，有其名而无其书者，十盖五六也，可不惜哉？

【注释】

①六艺：即六经，见前。　七略：西汉刘歆编纂的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原书已佚。刘歆继承其父刘向的遗业，将宫廷藏书分为六类，即六艺

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除此之外还有辑略，即“七略”的总目。之所以称“略”，是因为每一类书籍目录之前都有关于这一学科的概略介绍。 九种：《七略》中的六艺略包含的小类。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

②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唐初修《隋书》，其中的《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称为甲、乙、丙、丁四部，实即经、史、子、集四部。

③天人备：古代人的唯心主义观念认为人间的万事万物及其变化，都有相应的天象。所以，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他著《史记》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他要在这部著作中表明自己关于天人关系的独立观点。

【译文】

自汉代以来，史官编列这些著作家的姓氏、名字以及其作品的篇目，成为六艺、九种、七略，到唐代又分为四类，称为经、史、子、集。然而藏书最盛则莫过于开元时期，当时著录的典籍多达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朝学者自己的著述又有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啊，真可谓洋洋大观了。

《六经》所阐明的道理简单、严密、平易而直接了当，这样来说明天象与人事的关系就很完备了。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作者，如以圣人的标准衡量，则有的背离，有的符合。就其精深、宏大、广博等特点而论，这些著作可说是都各自表现出了他们全部的本事，然而怪诞、离奇以及表面的华丽，往往不时出现在这些著作当中，这也就是能使那些好奇以及兴趣广泛之人对这些著作不能忘怀的原因。不过凋零、磨灭者也不可胜数，难道不正是因为它们的文章华而不实、不足以流传久远所致吗？而那些街谈巷议以及民间俗语却也充斥于著作中得以流传，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现在著录于本篇的，徒有其名而其书实已不存者，约占有十之五六，这不是很可惜的吗？

李锡厚　译注

《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卷二《本论》。

【题解】

这是欧阳修所著《新五代史》中的一篇序。《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因其成书在薛居正的《五代史》之后，故被称为《新五代史》，而薛史则被称为《旧五代史》。欧阳修的这部史书，贯穿了作者坚持的儒家思想观点。列传分为若干类。后唐庄宗李存勖本人爱好戏剧表演，当时称演员为“伶官”。他重用伶官，甚至用此种人担任重要官职。伶官中虽也有能规谏庄宗从善者，但多数都只能助长其腐败。《新五代史·伶官传》在历代正史中首创为伶官立传之例。叙事也基本上能做到客观、公允。以此为后世统治者戒。

【原文】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①，以三矢赐庄宗②，而告之曰：“梁吾仇也③，燕王吾所立④，契丹与吾约为兄弟⑤，而皆背晋而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

父之志！”

庄宗受而藏之于庙[6]。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7]，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方其系燕父子以组[8]，函梁君臣之首[9]，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以上盛）

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10]，苍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以上衰）

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11]”。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12]，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注释】

①晋王：即李克用（公元856～908年）：唐沙陀部人，因协助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封为晋王。唐朝将亡，与朱温争夺天下。

②庄宗：即李存勖（公元885～926年），李克用之子，后唐王朝的建立者。初，嗣位为晋王。后梁龙德三年（公元923年）称帝，建都洛阳。同年灭后梁。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兵变被杀。

③梁：五代的第一个朝代。始建于公元907年，至923年为后唐所灭，共历三帝十七年，为与南朝的梁相区别，史称后梁。此处所谓“梁”，即指后梁太祖朱温。

④燕王：指刘仁恭、刘守光父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晋王李克用攻占幽州（今北京），以刘仁恭为留后，后又为节度使。天祐四年（公元907年）三月，刘守光囚禁其父刘仁恭，自称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开平三年（公元909

年)，刘守光受梁封为燕王，两年后又自称大燕皇帝，随即为晋王李存勖所灭。

⑤契丹与吾约为兄弟：天复五年(公元905年)晋王李克用与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在云中(今山西大同)会盟，结拜为兄弟，并相约共同灭梁。然而，阿保机非但不践约，反而背弃晋王，接受后梁封册。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取代遥辇氏为契丹部族联盟首领，卑辞厚礼，求得后梁封册，并因此与晋王李克用交恶。

⑥庙：指宗庙。古代帝王、诸侯、大夫、士都有自己的宗庙，以为祭祀祖先的处所。

⑦从事：官名。汉以后三公及州郡长官皆自辟僚属，多以“从事”为称。到宋代废除。 少牢：古代诸侯的卿大夫祭祀祖先用豕、羊二牲，称为少牢。天子、诸侯祭祀祖先则用三牲，即用牛、羊、豕，称大牢。

⑧系燕王父子以组：天复十年(公元910年)，刘守光被围经年后降晋，与其父刘仁恭一起被捆缚至太原，次年，刘守光被杀于太原。李存勖又在雁门杀刘仁恭，以其心祭晋王李克用墓。

⑨函梁君臣之首：同光元年(923年)冬十月，后梁末帝朱友贞不欲成为李存勖的俘虏，令其控鹤都指挥使皇甫麟将其斩首。李存勖攻占开封后，收朱友贞尸，漆其首，盛以匣子，藏于太庙。

⑩“一夫”二句：同光四年(公元926年)二月，魏博部兵皇甫晖等夜间赌博，晖赌输后作乱，效节指挥使赵在礼等从乱。三月，李嗣源叛，攻占洛阳，是为后唐明宗。

⑪“满遭损”二句：引自《伪古文尚书·大禹谟》，意思是说自满就要遭来损失，只有谦虚才能受益。

⑫数十伶人困之：据《新五代史·郭从谦传》记载，后唐庄宗李存勖是被伶官郭从谦率乱兵所杀。

【译文】

啊，兴盛和衰亡的道理，虽然说是由于天命，难道不可以说是由于人事吗？追本溯原，考察唐庄宗之所以能得天下，以及他所以失去天下的统治，就可以了解。

据世人说，晋王临终之时，将三支箭给了庄宗，并告诉他说："梁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所树立，契丹与我结为兄弟，然而他们都背弃晋而归附梁。我现将对这三者的仇恨遗留给你，并给你三支箭。望你不要忘却了父亲的遗志！"

庄宗接受之后，将其收藏在宗庙。后来每次用兵作战则派遣管事的以"少牢"之礼祭告宗庙，然后将三支箭请出，装在锦囊中，由人背负着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等到凯旋归来时，仍将这三箭藏于宗庙。当庄宗将燕王刘氏父子捆缚并将梁君臣的人头装在匣子里，一同入献太庙、奉还三箭并向先王报告大功告成时，他意气旺盛，那是何等雄壮啊！

待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重归安定，忽有一人夜间呼唤一声，作乱者即四出响应，于是庄宗仓惶向东进发，然而，未等到与乱臣贼子相遇，其所率士卒已经离散。当此之时，君臣之间面面相觑，不知逃向何处是好。庄宗甚至于截断自己的头发对天发誓，泪水都打湿了衣裳，这又是何等衰败啊！

难道这不都证明得天下甚难，而失掉却极容易吗？而且考察其成功与失败的事迹，就可以知道都在于他自己。《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忧心忡忡、辛劳不怠就可以振兴国家，而追求安逸则可能连自己的性命都丢掉，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所以，当庄宗强盛之时，全天下的豪杰都不能与之抗争；待到其衰亡之时，数十个伶人就使其陷入困境，身死国灭，终成为天下人的笑柄。祸患总是点点滴滴地积累起来的，而智慧和勇敢往往受困于自己所溺爱的人，难道仅仅是伶人吗？

李锡厚　译注

《五代史·一行传》序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卷二《本论》。

【题解】

“一行”是指有某一方面的高尚行为。作者认为，五代时期这样的一个“乱世”正是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遭到严重破坏之时，当时身居高位的“缙绅之士”都是些无耻之徒，而有某一方面的高尚行为值得称道者，虽未身居高位，但仍不失为全社会的楷模。作者在这篇《序》中，强调的就是这样的道德标准。赞扬了生当乱世而能洁身自好的封建士大夫的高尚情操。

【原文】

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①]？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②]，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岂果无其人哉，虽曰干戈兴[③]，学校废而礼义衰、风俗堕坏至于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尝无人也，吾意必有洁身自负之士[④]，嫉世远去而不可见者。（以上疑洁身之士远遁）

【注释】

①天地闭、贤人隐：出自《易·坤文言》。这本《传》，是一部解释《周易》的书。

②搢绅：原指封建时代高级官吏的装束，故用为官宦的代称。

③干戈：古代战争中常用来防御和进攻的两种武器，亦用为兵器的通称，引申指战争。干即盾；戈，是平头戟。

④洁身自负：保持自身的纯洁，不与他人同流合污，也不依赖别人。自负，即自恃，不受他人之助。

【译文】

啊，五代的混乱确实到了极点，恰似《易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的时候。在这种时候，为臣的弑君，为子的弑父，而缙绅、士大夫却能安享俸禄、照旧在朝廷上作官，象这种毫无廉耻的人，真是比比皆是。我原来以为，自古以来，忠臣义士大多出现于乱世，然而奇怪的是当时可以称道者却很少，难道真的是无可称道之人吗？虽然说到处兴起战乱，学校被废弃，礼义衰败，风俗被毁坏，到了如此地步，然而，自古以来，天下未曾有过"无人'之时，我以为一定有洁身自好的士大夫，他们忌恨这样的 乱世，而远远离开，使大家不可得见。

【原文】

自古贤材，有韫于中而不见于外。或穷居陋巷①，委身草莽②，虽颜子之行③，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变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时乎？吾又以谓必有负材能，修节义，而沉沦于下，泯没而无闻者。（以上疑节义之士泯没）

【注释】

①陋巷：狭小、简陋的街巷。初见于《论语·雍也》，是说颜回身居陋巷，生活贫困，但仍泰然处之。

②草莽：原指杂草，丛草。引申为“草野”，与朝廷、官府相对应。未作官的士大夫自称“草莽臣”。

③颜子：颜渊（公元前521～前490年），春秋鲁国人，名回，字子渊。孔子最得意的学生。

【译文】

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人，他们的才能及高贵的品质蕴藏于自身而并不外露，有时他们穷困潦倒，身居陋巷，与下等人为伍，像这种人虽然有颜渊一样的品行，如果不遇上孔夫子也不会远近闻名，何况遇上世道发生许多变故、正人君子的道德正在消失之时呢？我还说过，一定有具备才能并能在节操、义气方面认真修养，然而却沉沦于底层以至默默无闻的人。

【原文】

求之传记，而乱世崩离，文字残缺，不可复得。然仅得者，四五人而已。处乎山林而群麋鹿①，虽不足以为中道；然与其食人之禄，俯首而包羞②，孰若无愧于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郑遨、张荐明③。势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吾得一人焉，曰石昂④。苟利于君，以忠获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义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赟⑤。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于此之时，能以孝悌自修于一乡而风行于天下者，犹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无可纪次。独其名氏或因见于书者，吾亦不敢没。而其略可录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伦⑥，作《一行传》。

【注释】

①“处乎”句：出自刘孝标的《广绝交论》，原为“独立高山之 顶，欢与麋鹿为群”，形容脱离世俗，喜欢独来独往。

②包羞：意为群小用事，欺瞒于上，结果是当政者自己羞辱自己。

③郑遨（áo 熬）（公元864～939年）：字云叟，滑州白马人，唐昭宗时举进士不中，见天下已乱，遂入少室山为道士。后唐明宗及晋高祖拟授以官职，皆不就。自号“逍遥先生”。 张荐明：与郑遨同时代人，少以儒学游河朔。后为道士。通老子、庄周学说。晋高祖召见，赐号“通玄先生”。

④石昂：五代时期青州临淄人。好学问，不求仕进。晋高祖时，诏天下求孝悌之士，昂被召见，以为宗正丞。出帝时，朝政日坏，昂上书极谏，不听，称疾东归。

⑤程福赟（yūn 晕）：晋出帝时为名州团练使，因顾全大局，受诬陷而不自辨。

⑥李自伦：深州人。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以六世同居，敕准式旌表门闾。

【译文】

我在传记当中搜寻，然而这样一个分崩离折的乱世，文字记载已经残缺不全，不可能再多有所获了，发现的不过四五人而已。

在山林中与麋鹿、野兽在一起，虽然不能够奉行中庸之道，不过，这种人认为与其食朝廷奉禄，却整天低垂着头而感到羞愧，终究不如做一个问心无愧的自由自在的人。像这样的人，我找到两个，即郑遨和张荐明。权势、利益不能使其内心屈服，作官与丢官都不能令其背信弃义，这样的人，我只找到一个，即石昂。只要是有利于皇上，可以因为尽忠而获罪，并且不为自己辩白，甚至直到被处死也不为自己说上一句话，这样的人也就是古代的义士，我也找到一个，即程福赟。五代时期的混乱，造成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至于兄弟、夫妇以及一切人

伦，都遭到极大的破坏，天理几乎完全毁灭了。在这样的时候，能够以孝悌作为道德标准，在乡间一隅之地进行自我修养，并且能成为天下人的楷模，这样的人或许存在着，不过，由于其事迹不被著录，因而没有什么可以记述的，只因为其名氏在书中出现，我也不敢将其埋没。像这样的人，可以大略记录在本书当中的，我也找到一个，叫李自伦。这就是作《一行传》的原因。

李锡厚 译注

《五代史·宦者传》序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卷二《本论》。

【题解】

宦官之祸，是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这篇序文深刻分析了宦官为祸的必然性：封建统治者疏远忠臣硕士，于是只好依靠宦者，终于由依靠而逐渐为其所制。作者在《新五代史·宦者传》中只写了两个宦官，即张承业和张居翰，而且他们都忠于后唐，有善行。作者认为他们的言行并不代表宦者。这篇序中仍一再提醒统治者要警惕宦者为祸。实际上表现了作者在宦官问题上所持的偏见：他不去追究宦官的主子——统治者自己的责任，而是将一切都归罪于奴才。

【原文】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职，废于丧乱；传记小说，多失其传。故其事迹，终始不完，而杂以讹缪。至于英豪奋起，战争胜败，国家兴废之际，岂无谋臣之略、辩士之谈？而文字不足以发之，遂使泯然无传于后世。然独张承业事卓卓在人耳目①，至今故老犹能道之。其论议可谓伟然欤？殆非宦者之言也。（以上叹张承业之贤）

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②，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为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则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势孤则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于帷闼。则向之所谓可恃者，乃所以为患也。患已深而觉之，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缓之则养祸而益深，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虽有圣智，不能与谋，谋之而不可为，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则俱伤而两败。故其大者亡国，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至抉其种类③，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此前史所载宦者之祸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注释】

①张承业：字继元，原为唐僖宗、昭宗宦者。后为河东监军，受到晋王李克用的赏识。克用临终之际，以庄宗李存勖托承业，承业不负重托，佐庄宗灭梁。天祐十八年（公元921年）谏李存勖称帝，存勖不从。承业不食而卒。

他本来寄希望于晋王父子恢复唐朝帝业，李存勖欲自称帝，故使张承业大失所望。

②硕士：品德、节操高尚、学问渊博之士。

③抉（jué 决）：剔出，剜出。

【译文】

五代时期文章卑陋，史官的职能由于丧乱而遭到破坏，传记和小说也大多失传了。所以，当时人的事迹，多首尾不完整，而且参杂着谬误。至于说到英雄豪杰之所以奋起，战争之所以胜败，国家之所以兴废，其间怎能不包含谋臣的韬略以及能言善辩者的高论呢？然而，由于没有可供发掘的文字资料，于是只好听任其消声匿迹，不得留传于后世。但是，唯独张承业的事迹非常突出地存在于人们的耳目之间，至今老人们还能讲述。张承业的议论真可说是杰出的，几乎看不出是宦者的言论。

自古以来，宦者给国家制造祸乱，就有比“女祸”更深的根源。女人之为祸，仅仅是靠美色；宦者为害，则绝非是单一方面的。这是因为这种人为皇帝做事，能与之最接近、并最为皇帝所习惯，他们做事也最专心，并且也最能忍耐。他们能以细小的好处使主子满意，能以点滴的信誉使主子对他们欢心，从而使皇帝一定要对他们既信任而又亲近。待到已受信任之后，他们就借口“祸”、“福”使主子畏惧，从而对其实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忠臣及饱学之士在朝廷之上，皇帝也认为这些人与自己疏远，不如那些照顾自己起居饮食、时时围绕在自己前后左右的宦者们可亲、可依靠。因此，前后左右之人日益亲，忠臣及饱学之士日益被疏远，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所处的地位就日益孤立。皇帝被孤立，他害怕发生祸患的心情也就越来越严重，从而对他进行控制的那些人的地位也就越来越牢固。皇帝的安危都取决于他们的喜怒；皇帝的祸患则潜伏在卧室之中。于是从前以为是可以依

靠的人，则变成了制造祸患者。祸患已深方才察觉，欲与已被疏远的大臣们图谋处置左右的亲近，如果慢慢来则无异于培养祸患，使其日益加深，如果操之过急，那些宦者则可能挟持皇帝作为人质。因此，即使皇帝圣明，臣下也不能与他进行这样的图谋，进行图谋也无法实行，实行了也不可能成功，更有甚者，还可能两败俱伤。最坏的结果是亡国，其次可能是皇帝丢掉性命，在这种情况下，则会有奸雄、豪杰以此为借口，起来灭掉宦者，将他们斩尽杀绝，使天下人心大快而后已。以前史书上所记载的宦者之祸往往都是这样的，并非一代如此。

【原文】

夫为人主者，非欲养祸于内，而疏忠臣硕士于外，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则祸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为祸，虽欲悔悟，而势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1]。故曰“深于女祸”者，谓此也，可不戒哉（以上泛论宦官之祸而归结于唐昭宗）

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东宫之幽[2]。既出，而与崔胤图之[3]。胤为宰相，顾力不足为，乃召兵于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挟天子走之岐，梁兵围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诛唐宦者第五可范等七百余人。其在外者，悉诏天下捕杀之，而宦者多为诸镇所藏匿而不杀。是时方镇僭拟，悉以宦官给事，而吴、越最多。及庄宗立，诏天下访求故唐时宦者，悉送京师，得数百人，宦者遂复用事，以至于亡。此何异求已覆之车、躬驾而履其辙也？可为悲夫，（以上五代宦官）

【注释】

①唐昭宗：唐朝皇帝，公元888～904年在位。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十一月乙丑，左右神策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内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作乱，皇帝居于少阳院。季述等以皇太子为皇帝。天复元年（公元901年），被宦官废黜的唐昭宗，又依靠宦官、左神策军将孙德昭等复位。此是受制于宦官的典型。

②东宫之幽：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宦者刘季述等作乱，幽昭宗于少阳院一事。

③崔胤：唐昭宗时期的宰相。与 朱全忠相友善，光化初，欲尽去中官，未成功，反使昭宗被宦官囚禁。昭宗复位后，复与胤谋诛宦官，再次导致昭宗被宦官挟持。

【译文】

作为皇帝，并非存心要在自己的身边培养祸患，在外庭疏远忠臣及饱学之士，这是因为逐渐积累而成的趋势。女色的诱惑，如果皇帝不幸对此没有觉悟，那就要祸及其身；如果一旦觉悟了，拒绝和摒弃女色的诱惑，是完全可能的。宦者制造祸患，皇帝虽然要悔悟，其客观形势则使得他无法排除，唐昭宗的事迹就是如此。所以宦者之祸“比女祸更深”，就是这个意思。怎能不引以为戒啊！

唐昭宗信任、亲近宦者，以至于他被囚禁在东宫。后来，昭宗出来与崔胤一起图谋杀宦者，崔胤当时是宰相，觉得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办成这件事，于是就向梁借兵。当梁兵将要赶到时，宦者挟持天子逃到岐，梁兵围困了三年，昭宗虽然出来了，而唐朝也灭亡了。当初昭宗得救时，梁王将唐宦者第五可范等七百多人全部诛杀，逃亡在外者，则诏令天下所在捕获斩杀。然而，宦者有许多还是被各地的方镇藏匿起来，而没有被杀掉。当时方镇僭越自比皇帝，也都用宦官作事，其中吴越所用宦官最多。待到后唐庄宗称帝时，诏令天下访求原来唐朝时期的宦者，全部送往京师，

得到数百人。于是宦者照旧被用来为庄宗办事，直至后唐灭亡，这与寻求已经翻了的车并亲自驾驭走上故辙有何区别呢？实在可悲呀！

李锡厚　译注

《苏氏文集》序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卷二《本论》。

【题解】

《苏氏文集》的作者苏舜钦与欧阳修都同情"庆历新政'，又都是古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在政治与文学两方面都有相同的立场和观点。在这篇序文中，作者概述了苏舜钦文学上的成就及仕途上的不幸，以他在文学方面愈来愈大的影响来衬托政敌人格上的渺小。同时以历史事实证明，文风从来都反映着政治的盛衰。作者不仅对苏舜钦的不幸遭遇愤愤不平，同时也暗示了他自己对当时腐败政治的不满。

【原文】

余友苏子美之亡后四年①，始得其平生文章遗稿于太子太傅杜公之家②，而集录之以为十卷。子美，杜氏婿

也，遂以其集归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掷、埋没，粪土不能销蚀。其见遗于一时，必有收而宝之于后世者。虽其埋没而未出，其精气光怪③，已常能自发见，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摈斥摧挫、流离穷厄之时，文章已自行于天下。虽其怨家仇人及尝能出力而挤之死者，至其文章则不能少毁而掩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贵远，子美屈于今世犹若此，其伸于后世宜如何也？公其可无恨。"（以上言子美文必伸于后世）

【注释】

①苏子美（公元1008～1048年）：名舜钦，子美是其字。其上世居蜀，自曾祖始定居开封。27岁中进士，历任蒙城、长垣县令和大理评事、集贤殿校理等官职，在政治上倾向于当时范仲淹倡导的"庆历新政"。由于他曾受到范仲淹向朝廷推荐，并且是当时主张革新的宰相杜衍的女婿，因此就成了反对派集中攻击的目标，终至被借故排挤出朝廷，以至削职为民。数年后复出，任湖州长史，但不久即郁郁而终，时年41岁。他是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之一，散文和诗作都有相当的成就。

②太子太傅：宋朝为寄禄官，从一品。 杜公：即杜衍（公元978～1057年），字世昌。在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任枢密使，次年拜相。支持"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罢相。

③精气：中国哲学术语，指阴阳精灵之气，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是世界的本原。 光怪：即光怪陆离，意为色彩斑烂，形状奇特。

【译文】

我的朋友苏子美亡故之后四年了，才从太子太傅杜公家中得到他一生所遗留下来的文章遗稿，我为之编辑成十卷文集。子美是杜氏的女婿。于是，我又以编好的遗稿归还杜氏，并告诉杜公说："这些文字，都如金玉一样宝贵，即使被丢弃、遭埋没，在粪

土之中也不至于被腐蚀、被销化。这些文章虽然一时之间被遗弃，但后世必然会有人作为珍宝而收藏。虽然被埋没而未得出现于世间，但这些文章自有一种精气，光怪陆离，常常能够因此使得自己被发现，任何东西都不能将其遮掩。所以，当作者本人被摒弃，被斥责，遭受摧残、挫折以至流离失所、走投无路之时，他的文章却已经自己风行于天下。即使是他的那些冤家、仇人，以及那些曾经能够出力将其排挤至死的人，对于他的文章便不能进行那怕是一点点有效的诋毁，无法将其遮掩起来。人之常情都是忽视眼前而觉得为时已经久 远者更可宝贵，子美今生今世受屈辱，其文章尚有如此大的影响，将来当其不再被屈辱时，其影响会如何呢？杜公您可以无遗恨了。”

【原文】

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①，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②，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③。后百有余年，韩、李之徒出④，然后元和之文始复于古⑤。唐衰兵乱，又百余年而圣宋兴⑥，天下一定，晏然无事，又几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时少而乱时多，幸时治矣，文章或不能纯粹，或迟久而不相及，何其难之若是欤？岂非难得其人欤？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为之贵重而爱惜之欤？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过⑦，至废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叹息流涕，而为当世仁人君子之职位宜与国家乐育贤材者惜也。（以上言子美生于治世，又能文，竟以才见废。）

【注释】

①政理：即政治。因唐高宗名治，唐人讳治，代之以“理”，宋人仍沿袭

不变。

②三王：指夏禹、商汤及周文王。另有一说，指夏禹、商汤及周代的文、武二王。

③五代：指晋、宋、齐、梁、陈。当时流行的文章纤靡浮丽，追求形式上的美。

④韩李之徒：韩愈和李翱。 李翱（公元772～841年）：字习之，贞元进士，曾从韩愈学古文，其文学主张与韩愈相同。

⑤元和：唐宪宗年号，公元806～820年，上距唐太宗在位时为一百多年。

⑥又百余年而圣宋兴：指唐元和末年至宋朝建立（公元960年）为一百多年。

⑦酒食之过：苏舜钦任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其政敌王拱臣等指责他擅自用鬻卖故纸公钱召妓乐，会宾客，于是坐"自盗"除名。

【译文】

我曾经考察前世文章、政治兴盛和衰败的过程，感到奇怪的是唐太宗使天下大治，几乎超越三王之上，然而他的文章却不能革除五代文风的余习。后来，经过百余年，出现了韩愈、李翱等人，然后元和时代的文风始复古。自此，唐朝衰落，兵荒马乱，又经过了百余年，大宋王朝兴起，天下复归于大一统，太平无事。此后又经过了几乎百余年，而古文始有今天的盛况。自古以来就是治时少而 乱时多，幸而到了治时，而文章却又不能纯粹像古文那样朴实无华，甚至长久都做不到这一点，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文风的变革这样困难 啊？难道不正是因为人才难得吗？如果一旦有了这样的人才，而且又幸而赶上出现于治世，难道世人还不应当对这样的人倍加珍贵和爱惜吗？啊，我的好友苏子美，你竟然因为一时酒食方面的过错就被废为平民，最终竟流落异乡而死，这实在是应当为之叹息而痛哭流涕，并且因此而要为当今世上那些有职位的仁人君子感到惋惜，因为他们本应为国家乐

育贤才啊。

【原文】

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天圣之间[1]，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摘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2]，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其后天子患时文之弊，下诏书讽勉学者以近古[3]，由是其风渐息而学者稍趋于古焉。独子美为于举世不为之时，其始终自守，不牵世俗趋舍，可谓特立之士也。（以上言子美为古文于举世不为之时）

【注释】

①天圣：宋仁宗年号，公元1023～1032年。

②才翁：名舜元，才翁系其字，苏舜钦之兄。 穆参军（公元979～1032年）：名修，字伯长，大中祥符进士。曾为颍州文学参军。不满五代以来的靡丽文风，继柳开之后，力主恢复韩、柳古文传统，有《穆参军集》。

③“下诏”句：宋仁宗曾于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和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两次下诏指出进士所试诗赋多靡丽，而有司亦鼓励这种不健康的文风，这种情况不利于选拔人才。

【译文】

子美的年龄比我小，然而我学习古文反在他之后。天圣间，子美考中进士，发现当时的学者都务求词藻和声韵的美，为此不惜以文害义，他们管这样的文章叫“时文”，并竞相夸尚，而子美却唯独与其兄苏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一起创作有古代风格的歌、诗及杂文。当时颇有一些人对此不以为然，并讥笑他们，然而子美对此却全然不加理会。后来，天子担心“时文”的弊病，下诏书

告诫学者还是要学作古文，自此“时文”之风才逐渐平息，而学者们则才慢慢地趋向古文。唯独子美作古文是在举世都不作古文之时，而且坚持始终，不受世俗潮流影响，的确可称得上是一位特立独行之士。

【原文】

子美官至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而废[①]，后为湖州长史以卒[②]，享年四十有一。其状貌奇伟，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爱慕。其才虽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击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赖天子聪明仁圣，凡当世所指名排斥，二三大臣而下[③]，欲以子美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并列于荣宠。虽与子美同时饮酒，得罪之人，多一时之豪俊，亦被收采进显于朝廷，而子美独不幸死矣，岂非其命也？悲夫。（以上言同时得罪者多复进用，独子美不幸早死。）

【注释】

①大理评事：大理寺的属官。宋初承袭唐制设大理寺，负责详断各地奏报的案件。

②湖州：今属江苏。 长史：散官，无职掌，多以犯有过失的官员充任。

③二三大臣而下：指杜衍、范仲淹一派主张实行新政的官员。

【译文】

子美作官至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而被罢废，后来又曾作过湖州长史，卒于任上，享年四十一岁。他的体貌伟岸，看起来昂然高大，而与之接近则会感到他甚谦和，久而久之则愈感到其和蔼可亲。他的才能虽然很高，然而并不甚为人嫉忌。那些将其攻击下去的人，其用意并不在子美。由于天子聪明仁圣，举凡当权者指

名要排斥者，自两三位大臣以下，打算以子美为线索而予以牵连的那些人，都已获得保全，如今都身居显赫地位，受到尊宠。虽曾与子美一同饮酒并因此而获罪者，由于他们多系一个时代的豪杰，亦被吸收采用，在朝廷上获得显要的地位，唯独子美却不幸死去了，难道不是命该如此吗？可悲啊！

李锡厚　译注

《释惟俨文集》序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卷二《本论》。

【题解】

这篇序文巧妙地向读者揭示了释惟俨矛盾的人格：他有见识、有才能，但在现实世界上无从施展，于是就脱离世俗生活，出家当了僧人。但他的内心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仍然充满了极大的热情，他希望有机会为朝廷效力，有机会去万里之外建立奇功，或在朝廷上为统治者谋划。然而直至暮年都没有这样的机会。这是一个正直封建士大夫的典型，他看不起贪恋富贵而安于无所做为的人，因此不为世俗所容就毫不奇怪了。这种矛盾的人格在许多封建士大夫身上都有体现，当然作者欧阳修也不例外。这篇文章

实际上是表达了作者对当时人不能尽其才的社会现实的不满。

【原文】

惟俨姓魏氏，杭州人，少游京师三十余年。虽学于佛而通儒术，喜为辞章①，与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无所择，必皆尽其忻欢；惟俨非贤士不交，有不可其意，无贵贱，一切闭拒，绝去不少顾。曼卿之兼爱②，惟俨之介③，所趋虽异，而交合无所间。曼卿尝曰："君子泛爱而亲仁。"惟俨曰："不然。吾所以不妄交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贤不肖混，则贤者安肯顾我哉？"以此一时贤士，多从其游。居相国浮图④，不出其户十五年。士尝游其室者，礼之惟恐不至；及去，为公卿贵人，未始一往干之。（以上惟俨不妄交人）

【注释】

①辞章：亦作"词章"，诗文的总称。

②兼爱：《墨子》篇名，内容论述墨子的伦理思想。墨子反对儒家"爱有等差"说，主张爱无差别，提倡平等地、不分厚薄亲疏地相爱。

③介：耿介，独特。

④相国：即相国寺，开封市内一佛寺，始建于北齐天宝六年（公元555年），今寺为清乾隆间重建。 浮图：梵文Buddha，亦译作"浮屠"、"佛陀"，佛教名词，意即"佛"。

【译文】

惟俨姓魏，杭州人，自年轻时就来到京师，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此人虽专门学习佛学，然而也精通儒术，并且喜欢作文赋诗，与我的亡友石曼卿交谊最好。曼卿与人相交，无所选择，能使对方都非常高兴与之交往；惟俨除非贤士则不与之相交。只要是

不能令其满意，无论贵贱，一概拒之门外，与之绝交，绝无任何顾恋。曼卿的“兼爱”与惟俨的耿介，趋向虽然不同，然而他们之间的交谊却非常亲密。曼卿曾说过：“君子就应当泛爱，应当与人相亲相爱。”惟俨却说：“不然。我由于不与人随便相交往，所以才得到天下士人的信赖。如果良莠不辨，那些贤良之士怎肯光顾我这里呢？”正因为如此，一时间贤士多与之交往。他居住在大相国寺，足不出户已有十五年了，士人前往其居室拜访者，他都以礼相待，而且唯恐做得不够；但是，只要是离去者成为公卿贵人，惟俨则不曾有一次前去相扰。

【原文】

然尝窃怪平生所交，皆当世贤杰，未见卓卓著功业，如古人可记者。因谓：“世所称贤才，若不笞兵走万里立功海外①，则当佐天子号令赏罚于明堂②。苟皆不用，则绝宠辱③，遗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于富贵而无为哉？”醉则以此诮其坐人，人亦复之，以谓遗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奋身逢时，欲必就功业，此虽圣贤，难之。周、孔所以穷达异也。今子老于浮图，不见用于世，而幸不践穷亨之途，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责今人之必然邪？”

（以上惟俨与人辨诘之词）

然惟俨虽傲乎退偃于一室④，天下之务，当世之利病，与其言终日不厌。惜其将老也已。曼卿死，惟俨亦买地京城之东，以谋其终。乃敛生平所为文数百篇示余，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愿为我序其文，及我之见也。”嗟夫，惟俨既不用于世，其材莫见于时，若考其笔墨驰骋、文章赡逸之能⑤，可以见其志矣。

【注释】

①笞(chi 痴):击。 笞兵:亦即手执武器作战。

②明堂:古时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及祭祀、庆贺、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其中举行。

③绝宠辱:不受宠也不受辱。意即不再计较官场上的得失。

④偃(yǎn 演):停止。

⑤赡(dàn 担):在这里同"澹"。

【译文】

他曾暗暗感到奇怪:自己平生所交都是所谓贤杰,却未见他们有如古人那样可记载于史册的卓著的功业。于是,他得出结论说:"凡为世间所称道的贤才,如果不能手执兵器奔走万里,以至在海外建立功业,就应当在朝廷上辅佐天子恰当地实施号令赏罚。如果在这两方面皆不被任用,就应当不顾个人荣辱,丢开世俗生活,自己保持清高而不有所屈从。怎能因贪恋富贵而无所作为呢?"醉酒时就以这些话讥笑在坐的人,人家也答复说:"丢弃世俗生活而洁身自好,古人就容易作到。然而奋起去寻求时机,而且一定要成就功业,即使是圣贤,也要以此为难。这就是为什么周公和孔子虽然都是圣人,但结果却是一穷厄、一发达。如今先生你将终老于佛寺,不在世上获重用,因此有幸未踏上穷厄或亨通的道路,难道就以古人已经证明是做不到的事来要求今人一定要做到吗?"

惟俨虽傲然退居一室,但是,如有人与他谈论天下大事以及当今世上的利病,他则整天都不生厌。可惜他也临近衰老了。曼卿死后,惟俨在京城东部买了地,准备在那里渡过余生。他收集平生所作的数百篇文章给我看,并说:"曼卿死后,你已为他作了墓表,我则愿你为我的文章作一篇序,让我自己来得及一见。"唉,惟俨既然不被现世所重用,他的才能在时下得不到表现,但

考察他是如何任自己的笔墨在文章中纵横驰骋，以及其中所表现的澹漠、安逸的处世之道，则我们仍可以从中发现作者的志向。

李锡厚　译注

《释秘演诗集》序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卷二《本论》。

【题解】

本文作于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作者晚年好佛，自号“六一居士”。虽然如此，但他仍认为释秘演从佛教中所学得的一切都“无所用”。作者同情秘演超脱世俗，绝不与人同流合污，但并不赞成脱离现实。本文称道秘演的诗，正在于这些诗反映的是世俗生活，可“行于世”。全文贯穿了作者这样的矛盾心态：他一方面不满现实，同时另一方面又希望受到统治者重用。这在封建知识分子中颇具代表性，僧人秘演正是在这一点上与欧阳修、石曼卿等息息相通。

【原文】

予少以进士游京师[1]，因得尽交当世之贤豪。然犹以谓国家臣一四海，休兵革，养息天下，以无事者四十年[2]，而智谋雄伟非常之士无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贩，必有老死而世莫见者，欲从而求之不可得。其后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为人，廓然有大志。时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无所放其意[3]，则往往从布衣野老[4]，酣嬉淋漓，颠倒而不厌。予疑所谓伏而不见者，庶几狎而得之[5]。故尝喜从曼卿游，欲因以阴求天下奇士。（以上与曼卿交，因以求天下奇士。）

【注释】

①游：此处指仕宦，作官。

②无事者四十年：宋自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与契丹议和，至本文写作当时（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为三十八年，即将近四十年。

③放其意：放纵其意志。

④布衣野老：平民以及乡村的老人。

⑤狎：亲近而态度随便。

【译文】

我年轻时因考中进士来到京师作官，因此得以广泛与当今世上的贤士、豪杰交往。然而还是认为：国家虽然令四海之内都臣服并且归于一统，不动用兵革，使天下休养生息四十年，但仍然有智谋超群、非常了不起的人才无法施展其才能。他们往往潜伏着不肯出来，在山林之中作屠夫、小贩的，其中必会有直至老死之时世人都无从与之一见者，到那时我们再要寻求这样的人才也就不可得了。在那之后，我获交亡友石曼卿。曼卿为人，胸襟开阔，有大志。时人不能用他的才能，曼卿也绝不屈己以迎合他

人。由于没有使他快意之事，所以往往与平民百姓以及乡间老人酣饮嬉戏，痛痛快快，直至神魂颠例也不知满足。我怀疑那些隐伏而不出的才能之士，大概只有我们放下架子与之亲近，才能得到他们的信任。我曾经与曼卿交游，意在暗中寻求天下的奇士。

【原文】

浮图秘演者，与曼卿交最久，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相高。二人欢然无所间。曼卿隐于酒①，秘演隐于浮图，皆奇男子也，然喜为歌诗以自娱。当其极饮大醉，歌吟笑呼，以适天下之乐②，何其壮也，一时贤士，皆愿从其游，予亦时至其室。十年之间，秘演北渡河③，东之济、郓④，无所合。困而归，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夫！（以上叙己与曼卿、秘演三人踪迹）

【注释】

①隐：隐藏，在此为寻求寄托之意。

②适：达到，求得。

③河：专指黄河。

④济：济州，今山东巨野。　郓：郓州，今山东郓城。

【译文】

僧秘演与曼卿相交的时间最久。他也是一位能摆脱世俗习气，专与人比气节高下的人。他们二人相得益欢，亲密无间。曼卿在酒中寻求慰藉，而秘演则在佛教信仰中寻找寄托，他们都是有别于常人的男子，都喜欢高歌或赋诗以寻求自娱自乐。当他们纵情饮酒以至酩酊大醉时，便唱歌、吟诗，以至放声欢笑和呼喊，以此体会天下人应感受的欢乐，这是何等的豪放啊，一时的贤士，

都情愿与这二人相交，我也时常到他们的住处走访。在十多年当中，秘演曾渡河北游，又东至济、郓等地，但都没有遇到志同道合者，受困于他乡，只好又返回开封。如今曼卿已经死了，秘演也老迈多病。唉，此二人，我都曾亲见他们如何由少壮而走向衰老，这不就预示着我也即将衰老了吗？

【原文】

曼卿诗辞清绝，尤称秘演之作，以为雅健有诗人之意①。秘演状貌雄杰，其胸中浩然，既习于佛②，无所用，独其诗可行于世，而懒不自惜。已老，胠其橐③，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无所向，闻东南多山水，其巅崖崛崨④，江涛汹涌⑤，甚可壮也，遂欲往游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于其将行，为叙其诗，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

【注释】

①诗人：指《诗经》的作者们，即上古的诗人。

②习：即学习。

③胠（qū 区）：从旁边打开。 橐：（tuó 陀）：袋子。

④崨（luò 落）：山崖。

⑤江：专指长江。

【译文】

曼卿的诗辞清新，可谓是绝唱，但他仍称赞秘演的创作，认为优雅、健康，有古代诗人的韵味。秘演相貌颇类英雄豪杰，胸襟开阔。既然入了佛门，也就无从施展自己的才能了，只有他的诗作可供世人欣赏，然而他对此却表现得懒于从事而不加以珍惜。直到已至暮年，才打开装诗稿的袋子，还能寻到三四百篇，都是

令人喜读的佳作。曼卿既死，秘演感到茫然不知何处去。听说东南地区多好山好水，其间层峦叠障，悬崖峻峭，并有波涛汹涌的大江，令人感到壮怀激烈，于是打算前往一游。由这件事足以见其虽老而仍然志在四方。在他即将上路之时，我为他的诗作写了这样一篇序，借此机会称道一下他昔日的盛事，悲叹他的衰老。

李锡厚　译注

《集古录》跋尾十首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卷二《本论》。

【题解】

《集古录》收集历代石刻四百余篇，是现存研究石刻文献最早的专书。作者于每篇之后所附的跋尾，不仅重视石刻的考古学价值，更着重指出其对于了解当时历史有何意义。这里共十首跋尾，第一篇指出《汉公昉碑》因其在汉碑中系“文字仅存可读者”，实可宝贵，但同时也指出其记事，实属荒诞不经。第二篇《汉太尉刘宽碑阴题名》，作者认为这是一篇研究谱谍学的重要资料。研究谱谍学的重要意义则在于从中可以了解中古历史上一个重大变化，即唐以后世家大族的衰落。第三篇表达了作者对书法艺术的看法；

为学书而学书并不可取，因为这足以使人玩物丧志。第四篇《昭仁寺碑》跋尾，着重揭露唐朝统治者在各地广建佛寺，实有其极端自私的目的，用心极其虚伪。第五篇《放生池碑》跋尾揭露了唐朝统治者广建放生池的虚伪性，批判了佛家宣扬的“杀生有罪，放生得福”的迷信观念。但他相信天地生万物就是供人类享用的，这是认为上天有意志，仍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第六篇《司刑寺大脚迹碑铭》跋及第七篇《华阳颂》跋都是揭露佛、道的虚伪本质，批判统治者利用佛、道为害生民。第八篇《令长新戒》跋指出此碑的价值在于从一个重要侧面让人们了解唐玄宗开元盛世形成的原因：即当时抓住了整饬吏治这一封建政治的根本。第九篇《平泉草木记》跋指出君子应“慎其所好”，第十篇《华岳题名》跋则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变迁无可奈何的观点，都反映了封建士大夫失意时的消极人生观和世界观。

【原文】

右《汉公昉碑》者，乃汉中太守南阳郭芝为公昉修庙记也[1]。汉碑今在者，类多磨灭，而此记文字仅存可读。所谓公昉者，初不载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尔。又云：“耆老相传，以为王莽居摄二年[2]，君为郡吏。啖瓜[3]，旁有真人居[4]，左右莫察，君独进美瓜，又从而敬礼之。真人者，遂与期谷口山上，乃与君神药，曰：‘服药以从，当移意万里，知鸟兽言语’。是时，府君去家七百余里[5]，休谒往来，转景即至，阖郡惊焉[6]。白之府君，徙为御史[7]。鼠啮被具，君乃画地为狱，召鼠诛之，视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从学道，顷无所进。府君怒，敕尉部吏收公昉妻子[8]。公昉呼其师，告以厄，其师以药饮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恋家不忍去，于是乃以药涂屋柱，饮牛马六畜。须臾有大风云来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翛然与之

俱去⑨”。其说如此，可以为怪妄矣。（以上述碑中语）

呜呼！自圣人没⑩，而异端起⑪。战国、秦汉之际，奇辞怪说，纷然争出，不可胜数。久而佛之徒来自西夷，老子之徒起于中国⑫，而二患交攻，为吾儒者，往往牵而从之。其卓然不惑者，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说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语愚人竖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后能破其惑也；然彼汉人，乃刻之金石，以传后世，其意惟恐后世之不信。然后世之人，未必不从而惑也。（以上叹异说易以惑人）

【注释】

①汉中：今属陕西。 南阳：今属河南。 太守：原称郡守，汉景帝时改郡守为太守，为一郡之最高行政长官。

②居摄：西汉孺子婴年号，为公元6～8年，西汉末年，外戚王莽掌握了政权，于元始五年（公元5年）毒死了汉平帝，自称“假皇帝”。次年，他立年仅两岁的刘婴为太子，号“孺子”。两年后，即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公然称帝，改国号为“新”。

③啖（dàn 淡）：吃或给人吃。

④真人：这里是道家用语。道家称“修真得道”或“成仙”之人为“真人”。

⑤府君：汉代对太守的称呼。这里所说的“府君”是指太守的任所，距公昉家七百余里。

⑥阖（hé 合）：全。

⑦御史：东汉时期御史大夫的属官，有“侍御史”和“治书侍御史”，前者掌纠察，后者掌疑狱。

⑧尉：郡县皆设此官职，管军事。此“尉部吏”是指郡尉属下的官吏。

⑨翛（xiāo 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⑩圣人：指孔子。

⑪异端：儒家以外的百家学说。

⑫老子之徒：指道教信徒、道士。

【译文】

右面的《汉公昉碑》原本是汉中太守南阳人郭芝为公昉修庙所作的一篇“记”。汉碑至今犹在者，大多字迹磨灭，然而这篇记的文字却是唯一还保存着可供阅读的。所谓公昉这个人，原来就不见有关于其姓名的记载，只说是“君字公昉”。又说：“受人尊敬的老者们代相传说，大约是王莽居摄二年时，这位公昉君充当汉中郡的小吏。一天他吃瓜，发现身旁有‘真人’，左右无人发现，独有这位公昉君为真人献上美瓜，并对他表示尊敬而有礼貌。于是这位真人与之相约于某一时间去谷口山上，至时他给了公昉神药，并说：‘按照要求服药，可以因意念而移动至万里之外，并通晓鸟兽语言。’当时郡太守驻地与公昉家相距七百多里，然而他回家休息、探望，转瞬即至，对此全郡上下无不为之惊奇。有人将此事报告太守，太守即让他转任御史。老鼠咬坏了被子，公昉君就画地为牢，召来老鼠杀掉，然后检察其腹中，果然有被子残迹。太守打算跟他学道，经过一段时间，并没有什么进展。太守发怒，下令尉官的属员前去逮捕公昉的妻子。公昉呼唤来他的师傅，告以自己遭遇的灾难，他的师傅就让其妻子喝下一剂药，并说：‘可以远去了’。妻子却恋家不忍离去，于是，他的师傅又用药涂在房屋的柱子上，还给牛马六畜都喝了药。过了一会，刮起了大风，说是来迎接公昉的妻子以及屋宅六畜，于是就毫不 费力地一起远去了。”碑记中的说法就是这样，可以认为是荒诞不经的。

啊，自从圣人故去之后，异端邪说相继出现。战国秦汉之际，各种奇怪的言辞、荒诞的说法纷纷冒出来，不可胜数。又过了许久，有佛教徒来自西方的异国，又有老子的信徒在中国出现。由于这两种祸患交互攻击，作为儒家信徒的我们这些人，也往往不自觉地跟着人家走。那些能卓然自立、不为其动摇的人，也只不

过能做到自己坚守立场。他们想要排斥这些异端邪说而将其压倒，但常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例如公昉这类事，即使讲给无知无识者以及小孩子，也都知道是荒唐，并不需要有多大的能力然后才能揭穿其迷惑人的本质。然而那些汉朝人却将这些刻于金石之上，以期传之后世。他们的用意是唯恐后人不相信。不过后世之人也未必就不追随他们走，以至被迷惑。

【原文】

右《汉太尉刘宽碑阴题名》。宽碑有二，其故吏门生各立其一也①。此题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阴。其别列于后者，在宽子松之碑阴也。宽以汉中平二年卒②，至唐咸亨元年③，其裔孙胡城公爽，以碑岁久皆仆于野，为再立之，并记其世序。呜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谱牒④，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余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详也。盖自黄帝以来，子孙分国受姓⑤，历尧、舜、三代，数千岁间，诗书所纪，皆有次序。岂非谱系源流传之百世不绝欤。此古人所以为重也。不然则士生于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远近⑥，其所以异于禽兽者，仅能识其父祖尔，其可忽哉。唐世谱牒尤备，士大夫务以世家相高⑦。至其弊也，或陷轻薄，婚姻附托，邀求货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饬，喜自树立，兢兢惟恐坠其世业，亦以有谱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谱学亡矣⑧，虽名臣巨族未尝有家谱者。然而俗习苟简，废失者非一，岂止家谱而已哉！

【注释】

①故吏：过去的属员、部下。 门生：东汉时期称授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不过，当时的读书人为依附名势，虽无传授关系，亦常自称门生。

②中平：东汉灵帝年号之一，公元184～189年。

③咸亨：唐高宗年号之一，公元670～674年。

④谱牒：古代记述氏族世系的书籍。谱牒所记都是贵族，平民是没有谱牒的。

⑤分国受姓：传说华夏民族的祖先是黄帝。其子孙被分别安排在各地建立国家，并授以姓氏，此即分国受姓。如周为姬姓，秦为嬴姓等。

⑥世德：即世代所自出，世代所本。

⑦世家：世世代代有地位的家族。

⑧谱学：即谱系之学，专门考定贵族世系、门第的学问。

【译文】

右面为《汉太尉刘宽碑阴题名》。刘宽的墓碑有两个，他的故吏和门生各自都为他立了一块碑。这个“题名”刻在故吏所立碑的阴面。另有属名于后者，即刘宽之子刘松碑阴的题名。刘宽死于东汉中平二年，自唐咸亨元年，他的后裔子孙胡城公刘爽因为以上二碑年代久远，都已倒在荒野中了，故又重新为之立碑，并且记载其世系。啊，过去时代士大夫的世系及家族地位都在谱牒中有记载，所以，从中平到咸亨已经四百多年了，而刘爽对其家族的世系还能知道得如此详细！自从黄帝命其子孙到各地建立国家，并分别授给他们姓氏，经历了尧、舜和三代，这数千年之间统治者的世系在《诗》、《书》中都有记载。这不是说明谱系源流即使经过上百个世代也不应当断绝吗？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要重视世系的原因。不然的话，士人生在世上，都不知道自己是从何而来，对远近世代所本都不甚清楚，他们与禽兽的区别仅在于能认识自己的父亲及祖父罢了。因此，谱系源流怎能忽视呢？唐朝时

期，谱牒还很完备，士大夫也都以自己的家族世代的地位互相一比高下。这种情况产生的弊端，在于人们陷入轻薄，缔结婚姻之时竟然凭借家世向对方索取财物，对于此种情况，正人君子无不为之忧虑。不过读书人用功，喜欢自立，兢兢业业，生怕家族世代的地位坠落在自己这一代，这也可以说是因为有谱牒从而都知道自己家世的缘故。如今谱学衰亡了，即使名臣大族也没有家谱。不过现在的习尚就是这样的苟且而简陋，废失者多得很，何止家谱而已！

【原文】

右《王献之法帖》①。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②，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人也，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弃百事，弊精疲力，以学书为事业，用此终老而穷年者，是真可笑也！

【注释】

①王献之（公元344～386年）：东晋书法家，字子敬，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书法兼精诸体，尤以行草对后世影响最大。其正、行、草书帖扎，散见于宋人所刻丛帖中。 法帖：摹刻在石板或木板上的前人书迹及其拓本。

②暌（kuí 奎）离：阔别。

【译文】

右面是《王献之法帖》。我喜欢欣赏魏晋以来人们留下的笔

墨遗迹，从而联想前人高雅的致趣。所谓“法帖”，其内容大体上都是吊唁死者以及问侯病人、叙阔别之情、互通讯问之类，行之于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最初人们并不在这方面费思索，只要得闲，提起笔则凭兴之所至，定要把自己的真情实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字迹或美或丑，有成百种的姿态横生其间。打开卷轴或拆开信封，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千姿百态、使人一见就叫绝的文字。慢慢仔细观赏，就会感到其意态真可谓是无穷无尽。因此，后世得到这类文字的人都将其视为珍奇的玩赏之物，并且非常想一见这些珍奇的创造者。至于高规格的、重大的文件，何尝用过“法帖”这种形式呢？如今的人们则不然，甚至有将一切事情都丢开，用尽全部精力，以学书法为事业，以此奋斗终生直到老死，真是可笑。

【原文】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与薛举战处也①。唐自起义与群雄战处②，后皆建佛寺，云为阵亡士荐福。汤、武之败桀、纣，杀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国皆数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为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虽托为战亡之士，其实自赎杀人之咎尔。其拨乱开基，有足壮者，及区区于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书人名氏，字画甚工，此余所录也。

【注释】

①幽州：幽字据《欧阳文忠公集》应为“豳”字之误。豳(bin 宾)州，即邠州，唐地名，治所当今陕西彬县西南的白土。 薛举(？～公元618年)：隋金州府校尉，家赀巨万。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起兵反隋，自称西秦霸王，年号秦兴，据陇西之地，众至十余万，不久又称 帝。李渊入关，薛举与秦王世民战于扶风，败绩。秦王逐北至陇，即进入邠州境。

②群雄：指当时各地的反隋武装，重要的有李密、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等。

【译文】

右面为《昭仁寺碑》。原碑在豳州唐太宗与薛举决战之处。唐朝在自己最初举义旗以及曾经与群雄作战的地方，都建佛寺，说是要为阵亡将士祈求冥福。商汤、周武打败桀、纣，杀人固然也很多，但是商和周都存在了数百年。他们之所以受到上天的保祐，其原因就在于他们都能最大限度地出以公心，为民除害。唐朝建佛寺，对外宣称是为战亡的将士祈求冥福，其实是唐朝统治者为自己曾杀害众多无辜而感到内咎，从而为自己赎罪罢了。拨乱反正而开创新王朝，这本来是一种壮举，然而却为此而做这些区区小事，这不是显得很卑陋吗？这篇碑文是朱子奢撰写的，书写人的名氏则没有著录，由于其字画很工整，因此我要在本书中收录了。

【原文】

右《放生池碑》，不著书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处处有之。王者，仁泽及于草木昆虫，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为私惠也。惟天地生万物，所以资于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当为之节，使其足用，而取之不过，万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传》曰："庖牺氏之王也①，能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②，以佃以渔。"盖言其始教民取物资生，而为万世之利，此所以为圣人也。浮图氏之说，乃谓杀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则庖牺氏遂为人间之圣人，地下之罪人矣。

【注释】

①庖牺氏：亦即伏牺氏，古代传说中的部族首领，相传他始画八卦，教民捕鱼、畜牧。

②网罟（gǔ 古）：网是指用绳 编织而成的捕鱼、捕兽的工具。罟是网的总称。

【译文】

右面的《放生池碑》，没有著录书写及撰文人的名氏。放生池，在唐代到处都 有。行王道的统治者必使草木昆虫都能得到他的仁爱和恩泽，从而使每一种生物都能顺其自然而生存。他这样做完全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企图。天地滋生万物，就是提供给人享用的。不过，替上天统治万物的当权者，则应当加以节制：使人们的需 用得以满足，同时又不至于向自然界过度索取，这样，万物才能够顺其自然生生不息。三代的政治不过如此而已。《易·大传》说："庖牺氏之所以为王，是因为他能 通晓神明的道德，根据万物的情性，教人们结绳为网，狩猎、捕鱼。"这是说他开始教导人民获取万物维持生计，从而成为人们万世享用不尽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庖牺氏才成为圣人。而佛家的说法却以为杀害生物者都有罪，放生者却可以得福。如果真像佛家所说的那样，那么，庖牺氏作为人间的圣人就必定会成为地下的罪人了。

【原文】

右司刑寺大脚迹，并碑铭二，阎朝隐撰附。《诗》曰："匪手携之，言示之事①。"盖谕昏愚者不可以理晓，而决疑惑者难用空言，虽示之已验之事，犹 惧其不信也。此自古圣贤以为难。语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者②"，圣人非弃之也，以其语之难也。佛为中国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聪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

时[3]，毒被天下，而刑狱惨烈，不可胜言。而彼佛者，遂见光迹于其间。果何为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时盛也，视朝隐等碑铭可见矣。然祸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有若斯之甚也，碑铭文辞不足录，录之者，所以警也！俾览者知无佛之世，《诗》、《书》、《雅》、《颂》之声，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与其人之被祸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注释】

①“匪手”二句：见《诗经·大雅·抑》，这是一首相传卫武公感伤周厉王时周政大坏，纲纪荡然无存而作警戒的诗。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我不仅要用手提携你，而且还要告诉你人间事理。以展示何者为善，何者为恶。

②“中人”二句：见《论语·雍也》。古人认为人的才识、智力有高下，可分为三等或九等。“中人以下”即中等以下之人，对他们是不能讲述上智之人才可以理解的道理的。

③武氏：即武则天。

【译文】

右面是司刑寺大脚迹以及两篇由阎朝隐所撰写的碑铭。《诗经》说：“匪手携之，言示之事。”这是说昏愚之人是不可以用道理将其说服的，而用空话也难以解决人们的疑惑，即使是将既成事实摆出来，仍然恐怕人家不相信。对此，自古以来圣贤都感到为难，《论语》说：“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并非是圣人要抛弃他们，而是因为讲这样的道理太艰难了。佛是中国的大祸患，不止中等水平以下的人，就连那些聪明智慧之人一旦受其迷惑，也都不能解脱。武则天时期毒害全天下，刑狱残酷，无法用言语形容。而佛却在此时显现其灵光，留下其痕迹，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自古以来，君臣一起对佛顶礼膜拜，从来没有像武则天时期那样盛行，对此只要看看阎朝隐等人撰写的碑铭就知道了。然而，佛教祸及生民，并使王室受其流毒，也都从来没有像武则天时期那样严重。碑铭如果就其文彩、辞章而论，并不值得著录，之所以要著录于此，是为了让人们作为警惕：使得披览此碑铭者懂得当尚无佛之时，《诗》、《书》、《雅》、《颂》之声曾经使人民得到过那样的幸福，而自从有 佛教盛行之后，铭刻于金石之上的文章受其影响，以及人们受其毒害又是如此之严重，从而也可以少许为大家提供一点思考。

【原文】

右《华阳颂》，唐元宗诏附。元宗尊号曰“圣文神武皇帝[①]”，可谓盛矣。而其自称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极富贵之乐，盖穷天下之力，不足以赡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为不无，亦非其可冀，矧其实无可得哉[②]？甚矣，佛、老之为世惑也，佛之徒曰“无生”者[③]，是畏死之论也；老子之徒曰“不死”者，是贪生之说也。彼其所以贪畏之意笃，则弃万事、绝人理而为之。然而终于无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积习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临死而不惧者，妄 意乎无生之可乐，而以其所乐，胜其所可畏也。老子之徒有死者，则相与讳之曰“彼超去矣[④]”，“彼解化矣[⑤]”，厚自诬而托之不可诘[⑥]。或曰：“彼术未至，故死尔。”前者苟以遂其非，后者从而惑之，以为诚然也。佛、老二者同出于贪，而所习则异，然由必弃万事、绝人理而为之。其贪于彼者厚，则舍于此者果。若元

宗者，方溺于此，而又慕于彼，不胜其劳，是真可笑也。

【注释】

①元宗：即唐玄宗。 尊号：臣下为在位君主确定的称呼，即在“皇帝”一词之上又加上固定的溢美之词。

②矧（shěn 审）：况且。

③无生：亦称“无生法”，佛教名词。此种观点认为一切现象的生灭变化，都是世间众生虚妄分别的产物，无生无灭才是一切现象的共同的本质。

④超去：佛、道用语，他们将死亡说成是“超去”，意即从此死者的灵魂超脱了苦难。

⑤解化：道家认为死亡是从世俗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化为神仙而去。

⑥诘（jié 节）：盘问其究竟。

【译文】

右面是《华阳颂》，并附有唐玄宗的诏书。唐玄宗尊号称为“圣文神武皇帝”，真可谓够气派的了。然而他却自称“上清弟子”，又是显得何等卑陋啊，当他纵情于骄奢 淫逸，尽情享受富贵所带来的欢乐时，即使是将全天下的人力物力都供其享乐，也不足以填满他的欲求。即使神仙道家的事确实不无其事，然而也是不可希冀，何况道家所说的一切原本就是不可能兑现的。佛家、道家使人们为之迷惑实在是太厉害了。佛家所谓“无生”，不过是怕死的另一种说法；而道家所谓“不死”，其实不过是他们贪生心理的表白。他们由于过分贪生怕死，所以才丢弃万事、拒绝人间常理而遁入教门，不过仍然是一无所获，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有死有生，这是天地间永恒的真理，对此心存畏惧者并不会免于一死，贪生者也不会因此就多享天年。只是那些长久以来贪生怕死成习者才滋生这样荒诞不经的奇想。佛教徒中确有面对死亡而毫不畏惧者，这是由于他们受一种“无生之可乐”的意念支配的缘故，于是就能以其对“无生”的快乐战胜对死亡的恐惧。

老子的信徒如果死了，其余的信徒们则相互讳言死，而说此人“超去”了，此人“解化”了，极尽自欺欺人之能事而又让你无法验证其究竟。或者又说“是他的道术不到家，所以死了。”前一种关于“超去”之类的说法，是公然宣扬其谬说；而后一种说法则更能惑乱人心，以为的确如此。佛、道二家都是出于贪，修炼的途径也各不相同，然而都是要求信奉者抛弃万事、拒绝遵循人间的常理。由于这些信徒们过分地贪生，所以他们舍弃生命时才那样果决。不过像唐玄宗这样，即沉溺于现实的享乐，又羡慕于道家宣扬的“不死”，徒劳其精神，确实可笑。

【原文】

右《令长新戒》。唐开元之治盛矣！元宗尝自择县令一百六十三人，赐以丁宁之戒。其后天下为县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犹 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为贵也。元宗自除内难①，遂致太平，世徒以为英豪之主，然不知其兴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谓知为政之本矣。然鲜克有终，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内②，其二虞城③，其三不知所得之处，其四汜水④，其五穰⑤，其六舞阳⑥。

【注释】

①内难：唐玄宗即位以前，曾联合太平公主杀韦后。即位后又除掉了太平公主，从而排除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②河内：唐宋时期以怀州为河内郡，即今河南沁阳县。

③虞城：今属河南。

④汜水：今并入河南荥阳县。

⑤穰（ráng 瀼）：古县名，明初废入邓州，即今河南邓县。

⑥舞阳：今属河南。

【译文】

右面是《令长新戒》。唐朝的开元之治真可谓是盛世。唐玄宗亲自选择一百六十三个县令，并赐给每人一份戒条，加以再三告诫。其后天下凡做县令者，都将这份《新戒》刻于石上，至今仍有留存下来的，而为我所得到的就有六件。对此，世人都予以忽视，并不以为值得宝贵。唐玄宗自从平定了内难，于是才开创了唐朝的太平盛世。世人都以为他是一位英雄豪杰式的君主，而并不知道他为复兴国家，从而达到天下大治曾是如此勤勉，用心如此良苦。可说是懂得为政之本了。不过人们都很少能做到有始有终，明智之人也不免如此，实在可惜啊！《新戒》共六件，其一在河内，其二在虞城，其三不知得自何处，其四在汜水，其五在穰，其六在舞阳。

【原文】

右《平泉草木记》，李德裕撰[1]。余尝读《鬼谷子》书[2]，见其驰说诸侯之国，必视其为人材性贤愚、刚柔缓急，而因其好恶、喜惧、忧乐而捭阖之[3]。阳开阴塞，变化无穷，顾天下诸侯无不在其术中者，惟不见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说也。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盖泊然无欲，而祸福不能动、利害不得诱，以此鬼谷之术所以不能为者，圣贤之高致也。其次简其所欲，不溺于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处富贵、招权利，而好奇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于草木，斯其所以败也。其遗戒有云："坏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孙。"此又近乎愚矣。

【注释】

①李德裕（公元787～850年）：唐朝大臣，字文饶，赵郡（今河北赵县）

人，李吉甫之子。在著名的牛李党争中，他是李党的首领，因此遭李宗闵、牛僧孺一派的打击，贬到崖州。著有《次柳氏旧闻》及《会昌一品集》。

②鬼谷子：书名，旧题周楚鬼谷子撰，实系伪托，共三卷。今本系南朝梁陶弘景注。

③捭阖（bǎi hé 摆合）：犹言开合。战国时期处士游说的一种方法。《鬼谷子》一书中有《捭阖篇》。

【译文】

右面的《平泉草木记》，是李德裕撰文，我曾经读过《鬼谷子》一书，见书中所述作者奔走游说于各国诸侯之间，必先观察这些诸侯们作人的才能、性情究竟是贤是愚，是刚是柔，是缓是急，然后才针对其究竟都爱好什么、厌恶什么、喜欢什么、惧怕什么、对什么忧虑、对什么高兴，从而相机行事，表面上似乎在为他开路，而暗中却是在堵塞，变化无穷，因此天下诸侯无不为他的权术所左右。只有那些不将自己的爱好暴露出来的诸侯们，鬼谷子对他们才无从施展自己的邪说。由此可知，君子应当非常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爱好，只有表现得对一切都淡泊无欲，这样就能做到不被祸福所动摇，也不被利害所引诱。这就是说，只有保持圣贤高雅的致趣，鬼谷子才会无法施展其权术。如果达不到这样高的境界，那么再退一步则应当节制自己的欲望，不沉溺于自己的嗜好，也就可以了。像李德裕这样的人，处于既富且贵的地位上，又贪图权利，同时好奇贪得之心又永无止境，甚至把自己的精神耗费在一草一木之上，这就是他之所以致败的原因。他遗留下的戒条中有这样的话："毁坏一草一木者，就不算是我的子孙。"这又近似于愚了。

【原文】

右《华岳题名》。自唐开元二十三年，讫后唐清泰二年，实二百一年，题名者五百十一人，再题者又三十一

人，录为十卷。往往当时知名士也，或兄弟同游，或子侄并侍，或僚属将佐之咸在，或山人处士之相携①，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劳，或穷高望远，极登临之适。其富贵贫贱，欢乐忧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变多故。开元二十三年，岁在丙子，是岁天子躬耕藉田，肆大赦②，群臣方颂太平，请封禅③，盖有唐极盛之时也。清泰二年，岁在乙未，废帝篡立之明年也④。是岁，石敬瑭以太原反⑤，召契丹入自雁门，废帝自焚于洛阳，而晋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极乱之时也。始终二百年间，或治或乱，或盛或衰。而往者来者，先者后者，虽穷达寿夭，参差不齐，而斯五百人者，卒归于共尽也。其姓名岁月，风霜剥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独有千仞之山石尔，故特录其题刻，每抚卷慨然，何异临长川而叹逝者也⑥？

【注释】

①山人：指隐士。 处士：与“山人”意相近，指有德而隐居不仕之人。

②肆大赦：大赦。 肆，是大的意思。

③封禅：帝王登泰山筑坛祭天叫“封”，在山南梁父山上辟基祀地叫“禅”。

④废帝：即后来唐末帝李从珂。他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养子，公元934年发动兵变，取代闵帝李从厚，此即本文中所谓“篡立”。

⑤石敬瑭（公元892～942年）：原系后唐河东节度使。清泰三年（公元936年）起兵，以割地及称臣称儿等条件换取契丹支持，取代后唐，建立后晋。石敬瑭即成了历史上的后晋高祖。

⑥临长川而叹逝：指《论语·子罕》所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逝”即一去不复返的事物。大意是说，孔子站在河流面前，见河水不停地流逝，于是感叹说：“所有逝去的事物也都如同河水一样，昼夜

不停地流去，再也不复返了。”

【译文】

右面的《华岳题名》，自唐开元二十三年起，终止于后唐清泰二年，包括二百零一年，题名其上者有五百一十一人，此处还有三十一人是再次题名，以上一并收录为十卷。他们多是当时的知名之士，或者是兄弟同游，或者是有子侄在旁侍候，或者其同僚、下属以及部将、官佐都在此，或者还有山人、处士与之携手同游，或者其中有人是奉派而来并为此而疲于奔命，这样就难免备尝受差使的劳苦，但也有人专门为登临此绝顶放眼远望，感觉一下登临的舒畅。不过富贵贫贱、欢乐忧悲，不完全是由于与个人相关的上百种事端，同时也由于时世多有变故所致。开元二十三年，是岁为丙子年，这一年天子亲自耕种藉田，并且下诏大赦，当时群臣正颂扬天下太平，并请皇帝前往封禅，正是唐代的极盛之时。清泰二年，岁在乙未，是废帝篡立的第二年。这一年，石敬瑭在太原造反，召契丹从雁门关进入中原，废帝在洛阳自焚，而晋高祖则自太原进入洛阳，这正是五代极乱的时期。自始至终这二百年间，有时治有时乱，有时兴盛有时衰败，而在此期间来往于华山的人，不论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虽然他们在仕途上有的穷困有的发达，享年或短暂或长久，在这些方面他们是如此参差不齐，但是这五百人却都同归于尽了。他们刻在石上的姓名由于岁月流逝、风霜剥蚀毁坏，也或存或亡了。独有千仞高的山石还依然存在着。我特意录下了这一题名刻石，每当抚摸这一书卷时都无限感慨，与站在大河面前而发出感叹时光流逝者无异。

李锡厚　译注

《集古录目》序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卷二《本论》。

【题解】

这篇序着重说明《集古录》得以编成的原因及这部书的意义。文物的收集是很困难的，但“好之而有力则无不致”，历代文物由于好之者少，或虽有好之者但力不足，所以仅得其一二。在这样的背景下，欧阳修力虽不足，但好而专一，故能在十多年间收集大量文物，编成《集古录》。他是我国金石学的开创者。这篇序还指出，本书所收鼎铭、碑志、法帖等文献的意义在于可以与史传正其阙谬，从而科学地确定了金石学作为一门史料学的学术地位，与封建士大夫单纯着眼于鉴赏完全不一样。

【原文】

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好，好之而无力，虽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蛮夷山海杀人之兽，然其齿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昆仑流沙万里之外①，，经十余译乃至乎中国②；珠出南海③，常生深渊，采者腰绳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则下饱蛟鱼；金矿于山，凿深而穴远，篝火饿粮而后进，其崖崩窟塞，

则遂葬于其中者，率尝数十百人。其远且难，而又多死，祸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玑，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则无不至也。（以上言好之而有力则物皆可致）

【注释】

①昆仑：山名，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东延入青海境内。 流沙：古代指西北沙漠地区。

②十余译：即要经过十多次翻译。形容与中国相距甚远，中间有许多不同语言的民族地区。

③南海：即今南中国海。

【译文】

凡物都往往聚积在爱好者手中，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获得，则往往是由于他们强而有力。虽有能力但并不爱好，或者虽爱好但无能力，那么即使是有物在近处而且易于获得，也仍有不能获得的。象、犀、虎、豹或生于蛮荒远夷之地，或长在深山大海之中，而且都是足以致人于死的猛兽，然而这些野兽的牙齿、角以及皮革等，仍然可以被人们积聚和占有。玉产于昆仑及流沙万里之外的地方，其间与中国相隔甚远，要经十多个不同语言的民族地区才能到达；珍珠产于南海，多在水下深处，采珠者需要在腰间捆上粗绳子入水，在这样艰苦的条件 下作业，他们的脸色、形象简直不像人，往往一入水就再不能复出，因为已经在水下成了蛟龙和鱼的食物了；黄金是山间的矿藏，需要开凿很深的井，然后再挖洞穴至相当远的距离，采金人举着火把、带上干粮走进去，如果遇上崖壁崩塌，洞穴被堵塞，也就要葬身其中，在这种情况下丧生的，常常是数十以至数百人。要获得上述这些东西真是既远且难，而且又要冒九死一生的风险，祸患大体经常如此，然而金玉

珠玑这些东西，世上也常有人兼而有之。这说明不论是什么东西，只要是人们爱好而且尽力以求，就没有得不到的。

【原文】

汤盘、孔鼎、岐阳之鼓[1]，岱山、邹峄、会稽之刻石[2]，与夫汉、魏已来，圣君贤士桓碑彝器[3]，铭诗序记，下至古文籀、篆、分、隶诸家之字书[4]，皆三代以来至宝，怪奇伟丽、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远，其取之无祸，然而风霜兵火，湮沦磨灭，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未尝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以上言金石文字难聚）

【注释】

①汤盘：相传为商汤铸造的青铜盘。 孔鼎：相传为孔子先世正考父之鼎。 岐阳之鼓：唐初在陕西凤翔发现的石鼓，共十枚，其上刻有长篇文字（籀文）。历代诗人多有歌咏，为我国今存最早的石刻文字。相传是周宣王时所刻。

②岱山、邹峄、会稽之刻石：是秦代的几处著名的石刻。岱山即泰山，邹峄即山东邹县东南的邹峄山。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先后登邹峄山和岱山刻石，颂扬其废分封、立郡县的功绩；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又登会稽山刻石，颂秦德。

③桓碑：犹言丰碑。桓，即大。 彝器：古代宗庙祭祀之器，如钟、鼎、盘、盂等。

④籀：籀书，即大篆。 篆：篆书，一般指小篆。 分：八分书，隶书的变体，接近楷书。 隶：隶书。

【译文】

汤盘、孔鼎、岐阳之鼓，泰山、邹峄、会稽的刻石，以及汉魏以来圣君贤士的桓碑、彝器、铭诗、序记，直至用各种古代文字书写

的字书，都是夏商周三代以来的无价之宝，奇形怪状，雄伟壮丽，巧夺天工，令人爱不释手。这些东西与人们相距并不遥远，要取得也并无多大风险，然而，却任其在风霜兵火中湮没、磨损以至消失，它们被散弃在山崖墟莽之间，从来没有被收拾起来，其原因就在于世间有此爱好者太少。幸而有对此爱好者，然而其能力又可能不够，所以仅能获得其中一两件，并且不能使其聚积起来。

【原文】

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故得一其所好于斯。好之已笃，则力虽未足，犹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来①，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以为《集古录》。以谓转写失真，故因其石本轴而藏之②。有卷帙次第，而无时世之先后，盖其取多而未已，故随其所得而录之。又以谓聚多而终必散，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缪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以上述《集古录目》之意）

或讥余曰："物多则其势难聚，聚久而无不散，何必区区于是哉？"予对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物聚而必散）

【注释】

①周穆王：西周第五代国君。

②石本：即就原石所刻而拓下来的拓本。

【译文】

要想有足够的能力，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爱好，而爱好的最有效途径则莫过于专一。我的个性专一而且嗜好古董，凡是当今人们所贪图的一切，我都没有什么欲望，因此得以一心一意地在这方面发展自己的爱好。爱好到了极点，虽然力有不足，也仍然能够达到目的。于是上自周穆王以来，其下经历秦、汉、隋、唐、五代，向外则达到四海九洲，凡名山大泽、悬崖峭壁、深山峡谷以及荒林破冢之中一切神仙鬼怪之物，以及具有种种奇怪传说的东西，无不为我所获得，这样就编成了《集古录》。因为考虑到转写会失真，所以就以其拓本作成卷轴而收藏之。卷帙有次序，但不以时代先后为序。因为获取太多而且又并未结束，于是就随得到随著录。又考虑到积聚虽多但终有失散的一天，于是又摘录其大要，另作《录目》，而且将其可补正史传阙失、谬误者一并予以记载，以此传给后世的学者，希望能有益于增长见闻。

可能有人会讥笑我说："东西多了则势必难以积聚，积聚的时间久了则没有不散失的，何必要专注于此呢？"我的回答是："只要能满足我的爱好，玩赏到老死也就可以了。象、犀、金、玉之类珍宝的积聚难道就不会有散失的一天吗？因此，不能以物多而难以积聚且有可能散失，就不再专注于此了。"

李锡厚　译注

送徐无党南归序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卷二《本论》。

【题解】

本文强调人的自身修养和行事以及言论的重要性，认为古代圣贤能作到这三项，就能存留不朽，又对三者的重要次序作了分析，认为施之于事最要紧。而专致力于文辞为不可取，虽然把修身提得最高，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在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作到独善其身，不与鱼肉百姓的封建官僚同流合污，仍不失为高尚。

【原文】

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其为生虽异，而为死则同：一归于腐坏澌尽泯灭而已。而众人之中有圣贤者①，固亦生且死于其间；而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者，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也。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于身者，无所不获；施于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见于言者，则又有能有不能也。施于事矣，不见于言可也。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皆能言之士哉，修于

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见于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语者矣。若颜回者，在陋巷[2]，曲肱饥卧而已[3]。其群居，则默然终日如愚人。然自当时，群弟子皆推尊之，以为不敢望而及。而后世更百千岁，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于事，况于言乎！

【注释】

①圣贤：道德与才能极高的人。

②陋巷：《论语·雍也》记载孔子赞扬颜回身居陋巷，不改其乐。据刘宝楠《论语正义》引王念孙说，《论语》所说的"陋巷"是指简陋的居室，而非指街巷。

③肱（gōng 公）：胳膊上从肩到肘的部分，也泛指胳膊。

【译文】

草木鸟兽之所以成为生物，人之所以成为人。它们生活的途径虽然各不相同，然而必有一死则是一样的，最终都要腐烂败坏以至消灭殆尽。不过在众人之中有所谓圣贤，他们虽然也有生有死，但却与草木鸟兽及众人完全不相同，那就是他们虽死而不朽，时间愈久远则愈觉其仍然存在。他们之所以成为圣贤，是靠其自身的修养以及其所做所为，同时还表现在其言论上，正是靠这三者，他们才能不朽，才能永存。进行自身修养，是不会没有收获的；而实施在事情上则可能有所得，也有可能无所得；而表现于言论上，则又有能兑现和不能兑现之分。只要是做到了，不表现在言论上也可以。《诗》、《书》、《史记》所流传下来的那些人，难道都一定是些能言之士吗？只要是自身修养达到了，即使没有表现在所做的事情上，没有见之于言论中，也同样是可以的。孔子弟子中有的能从事政治，有的善于言词，而颜回身居陋巷，穷得经常饿肚子，并且只能枕着自己的胳膊睡觉。当他与许多人在

一起时，则整天沉默寡言，好象是个很愚笨的人。然而，在当时，孔子的众多弟子都尊敬颜回，认为他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典范，至后来又过了千百年，仍然没有人能达到他那样的境界。所以，不朽而永存者，并不应当都要求他们做出具体的事情来，就更不应要求他们有什么相应的言论了。

【原文】

予读班固《艺文志》、唐《四库书目》，见其所列，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之士，多者至百余篇，少者犹三四十篇，其人不可胜数，而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1]？而忽焉以死者，虽有迟有速，而卒与三者同归于泯灭。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

【注释】

①汲汲(jí级)：心情急切的样子。　营营：周旋，往来不绝的样子。

【译文】

我读班固《艺文志》、唐《四库书目》，发现其上开列的自三代、秦汉以来那些著书立说的人，其著作多者竟达百余篇，少的也有三四十篇。象这样的作者和著作多得不可胜数，然而后来流散、丢失以至毁灭，到头来可说是百不存一二。我真为这些人悲痛，他们的文章华丽，语言也相当有功夫，无异于草木枝繁叶茂、百花开放时随风飘散着香气，也无异于鸟兽好听的鸣叫声传过我们的耳边。当他们劳心劳力之时，与众人勤劳经营自己的事业有什么不同？而很快地死去，虽然有迟有速，然而到头来他们与

自己的修养、事业及言论这三者竟同归于尽了。人们不应指望依靠言论而永垂不朽，道理就是这样。如今的学者都羡慕古代圣贤之不朽，于是便一生辛苦，在文字方面尽心尽力，这种人都是可悲的。

【原文】

东阳徐生①，少从予学为文章，稍稍见称于人②。既去，而与群士试于礼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辞日进，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气而勉其思也，故于其归，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为文辞者，亦因以自警焉。

【注释】

①东阳徐生：东阳为宋代郡名。徐无党为东阳永康县（今属浙江）人，故称其为“东阳徐生”。

②稍稍：渐渐。

【译文】

东阳徐生，自幼年时期就跟我学作文章，后来渐渐受到人们的称赞。离开我这里之后，与读书人一起去礼部应试，一举得中且名列前茅，因此而成为知名之士。他的文章辞藻日见长进，行文犹如泉水从山谷中涌出。不过我还是要使他的锐气受一受挫折，而促使他更深入思考，所以，在他南归之时，以这些话相告诫。不过我同样也是一个喜好文辞的人，所以这些话也应作为对自己的警戒。

李锡厚　译注

《先大夫集》后序

曾 巩

【作者】

曾巩(公元1019～1083年)字子固,宋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进士。初为太平州司法参军,奉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后出任地方官。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再入史馆任编修,典修五朝国史,管勾编修院。曾整理《战国策》、《说苑》,并校定《南齐书》、《梁书》及《陈书》。他的诗文著述甚富。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十卷行世,后来,《续稿》及《外集》都散失了,至今尚存的只有《元丰类稿》五十卷。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散文对后世影响尤为巨大。

【题解】

这是作者为其祖父曾致尧编定文集后所附的序。文中首先略述其祖父的生平,接着即概述其言论,这两方面都突出一个"忠"字,这样就使得全文有了一个明确的中心,并使读者对此公的品格能获得一个清晰的印象。然后,又进一步论述了"忠君"与"爱民"的关系,强调爱民才是真正的"忠君",从而可见作者思想的深邃。

【原文】

公所为书，号《仙凫羽翼》者三十卷[1]，《西陲要记》者十卷，《清边前要》五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为臣要记》三卷，《四声韵》五卷，总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类次诗赋书奏一百二十三篇[2]，又自为十卷，藏于家。（以上书目）

【注释】

①《仙凫羽翼》：连同以下《西陲要纪》、《清边前要》、《广中台志》、《为臣要纪》等都是曾致尧的著作，今皆不传。

②类次：分类编次。这是当时人们编辑个人文集通行的体例。

【译文】

先祖所著书，有《仙凫羽翼》三十卷，《西陲要纪》十卷，《清边前要》五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为臣要纪》三卷，《四声韵》五卷，总共一百七十八卷，都已刊刻印刷并在世间流行。现在我将其诗赋、书信及奏疏一百二十三篇分类编次为十卷，收藏于家中。

【原文】

方五代之际，儒学既摈焉[1]，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2]，文多浅近。是时公虽少，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其为文闳深隽美[3]，而长于讽谕[4]。今类次乐府已下是也。（以上五代时著作）

【注释】

①摈（bin 殡）：弃绝。

②治术业：当时是指学习充当封建官吏所必备的专门知识。

③隽(jùn 俊)美:俊美。

④讽谕:修辞 学上辞格之一,通常是在本意不便说明或为求说得形象、明白的情况下,借用故事来寄托作者的讽刺、教导之意。古人的诗、文中常运用这种手法。

【译文】

当五代时期,醇儒硕学既遭排斥,青少年只好在乡村或街道上从师问学,写出的文章都很浅近。当时先祖虽然年龄尚小,但通过学习已经明白了何为"治",何为"乱",何为"得",何为"失",以及关乎国家兴衰的大道理。他写出的文章气势恢闳,说理深刻而且文笔很美,尤其长于讽喻。如今编辑的乐府诗就体现了这种特点。

【原文】

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①,当此之时,太祖、太宗已纲纪大法矣,公于是勇言当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当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忧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而推大臣从官执事之人观望怀奸②,不称天子属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难言,则人有所不敢言者,虽屡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以上仕宋后奏议)

【注释】

①出仕:从家中出来走上仕途,作官。

②执事:具体办事的官吏。

【译文】

宋朝平定天下之后,先祖才开始出来作官。当时太祖、太宗已确立了天下共同遵遁的纲纪以及国家的根本大法。先祖在这

种情况下勇于论说当时治理社会的得失。他在朝廷上，恨那些在位者对皇帝缺乏忠心，所以，他论及天下最重要的问题时，都要以这样的原则为根据：天子要为百姓着想、要爱护他们，而且时时要为天下万事劳心。根据这样的想法就可以发现那些大臣以及其下属官员、办事人员，往往都心怀奸诈，处处揣摩上意，从而辜负了天子对他们的使用及信任，所以长期以来天下未达到大治。至于那些难于向天子进言而一般人又不敢说出的问题，即使是一再因此而不合天子之意，也仍然要切实进言，绝不因为关系到个人利害祸福而使自己的本意有丝毫动摇。

【原文】

始公尤见奇于太宗。自光禄寺丞越州监酒税召见[1]，以为直史馆，遂为两浙转运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见知。初试以知制诰。及西兵起，又以为自陕以西经略判官。而公尝切论大臣，当时皆不说，故不果用。然真宗终感其言，故为泉州，未尽一岁，拜苏州，五日又为扬州。将复召之也，而公于是时又上书，语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龃龉终[2]。（以上太宗、真宗时再进再绌）

【注释】

①越州：今浙江绍兴。 监酒税：专理酒税征输等事务的监当官。宋代的监当官，掌茶盐酒税的场务征输及冶铸之事，诸州军视需要随事置官。

②龃龉（jǔ yǔ 举语）：上下齿不相配合，比喻意见不合，不融洽。

【译文】

最初，先祖受到太宗赏识，在他任光禄寺丞、越州监酒税时受召见，被任为直史馆，于是又作了两浙转运使。不久以后真宗即位，更加了解先祖的才能。一开始就以他为知制诰，待到西方

的战事起来之后，又以他为自陕以西经略判官。然而，由于他曾经尖锐地论证过大臣的失误，在当时普遍不受欢迎，所以实际上并未到任。不过真宗还是被先祖父的言论感动了，因此又命他知泉州，未满一年，又受命知苏州，五天以后，又移知扬州。天子本来准备要重新召他回朝，然而就在这时他又上书，对大臣提出更严历的指责，结果终于以意见与当道者不合而告结束。

【原文】

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穷久矣，海内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烦碎，治财利之臣又益急；公独以谓宜遵简易，罢管榷①，以与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②，四方争言符应③，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阴。而道家之说亦滋甚，自京师至四方，皆大治宫观④。公益诤，以谓天命不可专任，宜绌奸臣，修人事，反复至数百千言。呜呼，公之尽忠，天子之受尽言，何必古人，此非传之所谓主圣臣直者乎⑤？何其盛也！何其盛也！（以上叙奏议，在太宗时不言财利，在真宗时不言符瑞。）

【注释】

①管榷：指政府对茶、酒等实行专卖以获取税利的措施。宋代以酒为重要财政来源，在城市中置酒务，行专卖，城镇民间酿造亦征税。

②祥符：宋真宗年号，即大中祥符（公元1008～1016年）。

③符应：封建统治者硬说自然界的某些东西或现象是所谓上天降下的“符应”，说这是与人事相应。这种牵强附会的欺人之谈即以“符应”、“符瑞”相标榜。

④宫观：道教祀神的祠庙。北宋统治者自真宗以来即利用道教宣传他们得到了“天书”，受到上天的支持。

⑤主圣臣直：见《汉书》卷七十一《薛广德传》：武帝时，广德为御史大

夫。一次，武帝出城祭宗庙，要乘楼船渡河，而广德则坚持要求皇帝从桥上过，并且表示如果皇帝不从，他就要自刎而死。光禄大夫张猛亦在场，劝皇帝接受广德的意见。他说："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

【译文】

先祖父上言，事关重大者是说：自唐朝衰落起，人民陷于穷困已经很久了。如今海内既然重归一统，天子正在修明法度，而那些当政的官员却多方增加人民负担，主管财政的大臣又操之过急；只有我先祖父认为应当减少人民负担的种类，废除专卖，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从而使天下人的愿望不至于落空。祥符初年，四面八方都争相说有"符应"，天子因此就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然后又在汾阴举行祭祀。当时道家的邪说也大肆泛滥，从京师到四方，到处都大修宫观。先祖父更激烈地加以反对，他认为不应该单纯依靠"天命"，而应当罢免奸臣，把人民的事办好。他这样反复论说，竟达到数千言。啊！我先祖父是如此尽忠，天子是这样让臣下尽其所言，类似的情况何必一定要发生在古人中间呢？这不就是书传之上所说的"主圣臣直"吗？那时是何等的盛世，何等的盛世啊！

【原文】

公在两浙①，奏罢苛税二百三十余条。在京西②，又与三司争论免民租、释逋负之在民者③。盖公之所试如此。所试者大，其庶几矣。公所尝言甚众，其在上前及书亡者，盖不得而集。其或从或否，而后常可思者，与历官行事，庐陵欧阳修公已铭公之碑特详焉，此故不论，论其不尽载者。公卒以龃龉终，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记。藉令记之，当时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欤？后有君子，欲推而

考之，读公之碑与书，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见其表里，其于虚实之论可核矣。（以上言当时毁誉虚实难尽信）

公卒，乃赠谏议大夫。姓曾氏，讳某[4]，南丰人。序其书者，公之孙巩也。

【注释】

①两浙：北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所设十道之一，治杭州。辖境相当于今浙江及江苏、上海的部分地区。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后又分为东、西两路。

②京西：北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所设十道之一。治河南府（今河南洛阳）。辖境当今河南中西部及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以后又分为京西南、北两路。

③逋（bù布）负：拖欠的债务。

④讳某：古人避讳直呼长者其名。曾巩祖父名致尧。

【译文】

先祖父在两浙任上曾上奏朝廷，罢废课税二百三十余条，在京西又与三司争论应当免除民间的田租以及民间拖欠的赋税。我先祖父尝试要做的事情是这样一些。说他尝试的都是大事，大体如此。他曾经发表的言论甚多，那些只是在皇帝面前说过的以及上书论事，但文稿已经丢失的，都没法收在文集中了。他的言论有的被采纳，有的则不然，但仍可常供以后参考，除此之外，还有他做官的经历以及他所做的事情，这些在庐陵欧阳修先生为他撰写的神道碑中已有详细记载，所以在这里就不详论了，这里所要论述的只是不见于神道碑中记载的。先祖父最后是郁郁不得志而终，他的功业、言行，有些是不可能记载于国史的。即使是有记载，但由于当时对先祖父持友好立场者甚少，这样的史官所记载的国史是值得相信的吗？后世的君子，如果有人要推究、考

证先祖其人其事，读一读欧阳修公为我先祖父所撰写的碑铭，和他所著的书，以及我作为他的孙儿所写的这篇序，有心之人不仅可以了解表象，而且可以发现事情的本质，那么关于先祖的言论何者为实，何者为虚，就可以核实了。

先祖父死后，受朝廷封赠为谏议大夫。他姓曾氏，名讳某，南丰人。为他的书作序的是他的孙子曾巩。

李锡厚　译注

徐干《中论目录》序

曾　巩

【作者】

曾巩，见本卷《先大夫集》后序。

【题解】

徐干（公元171～218年）是东汉末年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伟长。北海（郡治今山东潍坊西南）人。官至五官中郎将文学。所著《中论》二十篇，其内容大都是根据儒家经典阐发义理，而最终则必归结为圣贤之道，即表明本书所阐发的都符合孔、孟之道。曾巩因对本书进行整理而对其大加推崇，他认为汉代是继承“周衰及秦灭学之余”。继之而起的曹魏则更是一个“浊世”，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孔孟之道遭到破坏，圣贤所提倡的伦理道德受到普遍漠视。然而徐干独能不为“俗儒”所影响，曾巩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故建议朝廷着力提倡。文中一再强调徐干所处的时代是

"浊世"，目的就是要力促标榜自己的统治是"盛世"的宋朝统治者更加努力弘扬儒家思想。

【原文】

臣始见馆阁及世所有徐干《中论》二十篇，以谓尽于此。及观《贞观政要》[1]，怪太宗称尝见干《中论·复三年丧》篇，而今书此篇阙。因考之《魏志》[2]，见文帝称"干著《中论》二十余篇[3]"，于是知馆阁及世所有干《中论》二十篇者，非全书也。（以上考书非完本）

干字伟长，北海人[4]，生于汉魏之间。魏文帝称干"怀文抱质[5]，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6]"，而《先贤行状》亦称干"笃行体道，不耽世荣[7]"。魏太祖特旌命之[8]，辞疾不就，后以为上艾长[9]，又以疾不行。（以上叙干志事）

【注释】

①《贞观政要》：书名。唐吴兢撰，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唐太宗与魏征、房玄龄、杜如诲等大臣的问答、大臣们的谏议、他们所上的奏疏，以及当时政治上的设施。

②《魏志》：即《三国志·魏志》。

③文帝：即曹丕，字子桓，谯（安徽亳县）人，曹操次子。操死，他袭位为魏王，随后代汉称帝。因此他成为三国时期魏国的建立者，公元220～226年在位。爱好文学，在创作及理论方面皆有所成就。

④北海：原为汉代郡国名，宋为青州北海郡，治所在今潍坊西南。

⑤怀文抱质："文"是指区分尊卑贵贱的礼乐制度，"质"即质朴。意思是说心中即有礼乐制度、贵贱尊卑的观念，同时又是质朴而不过分修饰的。

⑥箕山之志：相传尧曾经要把君位传给许由，然而许由却不肯接受，逃到箕山下农耕而食。后来尧又请他出任九州长官，他到颍水边洗耳，表示不愿听到这样的消息。所谓箕山之志亦即旧时代要成为隐士的志向。

⑦《先贤行状》：记曹魏时期人物事迹的一部书，现今只在《太平御览》中保留下一部分。

⑧魏太祖：即曹操。

⑨上艾：汉县名，故城在今山西平定县东南。

【译文】

为臣我最初见到馆阁所藏及世间所有的徐干《中论》二十篇本，就以为他的著作都在这里了。待到阅读《贞观政要》，则因为唐太宗声称曾见过徐干《中论·复三年丧》篇，而今天所见的《中论》内却缺少这一篇，因而感到奇怪。于是我又参考《三国志·魏志》，发现魏文帝是说徐干著《中论》二十余篇，于是才知道馆阁及世间所有徐干《中论》二十篇本，并非是该书的全部。

徐干字伟长，北海人，生于东汉与曹魏之间。魏文帝说徐干这个人非常懂得礼乐制度却又很质朴，清心寡欲，象许由一样与世无争。而《先贤行状》一书也说徐干行为纯正，体现了道德，不眷恋人世间的一切荣华富贵。魏太祖曹操曾经特别下令旌赏，命他做官，他则称病而不赴任。后来又命他作上艾县的长官，他再次以自己有病为借口而未前往。

【原文】

盖汉承周衰及秦灭学之馀①，百氏杂家与圣人之道并传②，学者罕能独观于道德之要而不牵于俗儒之说③。至于治心养性，去就语默之际，能不悖于理者固希矣，况至于魏之浊世哉④！干独能考六艺，推仲尼、孟轲之旨，述而论之⑤。求其辞，时若有小失者；要其归，不合于道者少矣。（以上论其书合道）

【注释】

①灭学：指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发生的事件。当时秦始皇为加强思想统治，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书，非博士官私藏《诗》、《书》者，限期缴出烧毁；敢于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其族；禁绝私学，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此即历史上所谓“焚书坑儒”。

②百氏杂家：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变革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便形成了诸子百家蜂起的局面。所谓百氏杂家即除儒家以外的诸家，有道、墨、名、法、阴阳、纵横等家，还有农家、杂家。

③俗儒：指目光短浅、志趣不高的读书人。他们只知背诵书本，能言而不能行。

④浊世：犹言乱世。

⑤述而论之：阐述前人成说并加以论证。

【译文】

汉朝是继承了周朝衰败以及秦朝焚书、毁灭学术的余绪，当时可说是成百的杂家与圣人之道并存，在这种情况下，学者很少能对道德基本内容有独立见解而不为充满了世俗气的“儒者”学说所左右的。至于说到应当怎样调适自己的心理，修养自己的性情，以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当说话，什么情况下应当沉默，在这些问题上能做到不与理相悖的，实在很少。何况是处在曹魏那样的乱世呢？然而徐干却独自能考查六艺，对孔子、孟子的基本思想推崇备至，加以叙述和论证。如果对他的著作的文辞吹毛求疵，时不时地会发现似乎有小的失误；然而如果推究其结论，则会发现不符合圣人之道的地方实在甚少。

【原文】

其所得于内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浊世，有去就显晦之大节①。臣始读其书，察其意而贤之。因其书以求其

为人，又知其行之可贤也。（以上考其行之贤）

惜其有补于世而识之者少，盖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恶观之，彼恶足以知其意哉②，顾臣之力，岂足以重其书使学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脱谬而序其大略，盖所以致臣之意焉。（以上自述表章之意）

【注释】

①大节：关于存亡安危的大事。亦谓临难不苟的节操为大节。

②恶（wū 乌）：何，怎么。

【译文】

徐干对圣贤的学说在心中确有体会，对此确信不疑并以之充实自己，因此，他虽然徘徊于乱世之中，但是对待个人的去留以及显达、隐退等问题，都以不失大节为原则。为臣我初读其书时，考察了他的思想，就认为这是一位贤者；后来又根据他的书而考察其为人，则知道他的行为更高尚。

徐干《中论》一书确实有补于世，然而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却很少，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以世俗之人的好恶来观察他的言行所涉及的一切，怎么能了解其本来的意思呢！估量我个人的力量，哪里足以使他的书受到读书人的尊重和信任，我不过是因为对其书的脱漏、谬误进行校勘，于是就其书的大致内容写了这样一篇序，目的只是要表达为臣个人的一点认识。

李锡厚　译注

《战国策目录》序

曾 巩

【作者】

曾巩，见本卷《先大夫集》后序。

【题解】

这篇序没有正面介绍《战国策》一书的内容及其流传的历史，而是着重批驳刘向所持的调和立场。刘向认为战国之谋士，是考虑了当时的统治者究竟能做些什么，然后才不得不推行其谋诈。作者认为刘向持这种观点正是表明他不能坚守正统的儒家立场。儒家的“道”是根本，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的，而法虽然可以变化，但却必须以道为依据。苏秦、商鞅之流不信守先王之道，以致信任他们的统治者都身死国灭。这篇序文认为《战国策》就是这样一部反面教材，存而不废，目的就是要使统治者明白谋诈不可用，先王之道不可违。

【原文】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1]。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叙》曰[2]：“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

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③，其旧法已亡、旧俗已息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④，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⑤，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⑥，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守此者，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以上言法以适度，不必同；道以立本，不可改。）

【注释】

①《崇文总目》：书目名，北宋仁宗景祐中王尧臣等编纂。“崇文”是指当时宫廷的藏书处崇文院。全书66卷，著录藏书30669卷。原书早已不传。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据天一阁藏一不完整的抄本及《永乐大典》引文辑为12卷，后来钱东垣等又进一步辑释，编为5卷，补遗1卷，即为现今之通行本。

②叙：同“序”，即书籍的序言，这里是指刘向所著《战国策叙》。

③“夫孔、孟之时”二句：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大约是在公元前11世纪，而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在世时上距周初则为六到八百多年。

④先王之道：指商汤王、周文王时期的统治方法。

⑤二帝三王：指尧、舜以及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

⑥道者：这里“道”是指法则、规律，它与具体事物不同，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因此，任何事物都不能不与之同一。

【译文】

刘向校定的《战国策》原本是三十三篇，而《崇文总目》说其中的十一篇已经不存在了。为臣我在士大夫家寻访，才获得了此书的全部。现在纠正其谬误，而那些已经无法考证其真象的地方则只得存疑，这样，《战国策》三十三篇就又重新完整了。

刘向在《战国策叙》中说："我刘向为此书作叙，是要说明周先王重视教化，修明法度，所以当时天下大治。后来，阴谋、欺诈盛行而行仁义之路被阻塞，于是就天下大乱了。"此说可谓完美无缺了。但是，终究认为此书所载那些战国的谋士，他们不过是揣度当时的统治者究竟能做些什么，而自己则不得不与之适应。这就是为流俗困惑而没有坚守自己的信仰了。孔、孟之时，距周初已经有数百年了，当时旧时的法度已经消亡、旧时的习俗不存在也已经很久了。在此情况下，二位夫子独能使先王之道重新昌明，并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哪里是要强制天下的统治者去做那些后世已经不再是可行的事情呢？他们实际上不过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根据他们所遇到的变化，而为当世确立法度，并使之不失先王的本意罢了，二帝、三王的统治，就其变化而论，固然是各不相同的，其所实行的法度也大不一样，然而，他们全都有为国家天下着想的心意，就这一点而论，自始至终、从头至尾都没有任何不同。两位老夫子所阐明的道理如此而已。法度正是要与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相适应的，本来就不必完全相同；而"道"则是要确立根本，所以不能不一致。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两位夫子坚持这一道理，哪里是因为他们好标新立异呢，只不过是不愿与世俗苟同而已。他们才可以称为是不为流俗所困惑并能坚守自己信仰的人。

【原文】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

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1]。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2]，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则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以上言战国游士之说为世大祸）

【注释】

①偷为一切之计：这里的“偷”为苟且之意，“一切”则当作“权宜”解。是说苟且以为权宜之计。

②苏秦：战国时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字季子，奉燕昭王命入齐，从事反间活动。齐闵王末年被任为齐相。秦昭王约齐闵王并称东西帝，他劝说齐王取消帝号，和赵李兑一起约五国合纵攻秦，迫使秦亦取消帝号。他的反间活动暴露后，被车裂而死。《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苏子》三十一篇，今佚。马王堆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保存有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十六章。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战国时政治家，卫国人，姓公孙氏，名鞅，亦称卫鞅。初为魏相公孙痤家臣，后入秦，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一说三年）任左庶长，进行变法。公元前340年，因战功封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商君，因称商鞅。秦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其著作今存者有《商君书》十四篇。 孙膑：战国时兵家，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人。孙武的后代。大致与商鞅、孟轲同时。被齐威王任为军师。他设计先后大败魏军于桂陵与马陵。著作有《孙膑兵法》。 吴起（？～公元前381年），战国时兵家。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善用兵。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楚悼王死，被旧贵族杀害。《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四十八篇，已佚。今本《吴子》六篇系后人所托。 李斯（？～公元前208年），秦代政治家。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战国末入秦，被秦王政（秦始皇）任为客卿。秦统一六国后任丞相，主张焚书坑儒。秦始皇死后，他追随赵高，合谋伪造遗诏，

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即秦二世。后为赵高所忌被杀。著有《谏逐客书》和《苍颉篇》(今佚，有辑本)。

【译文】

然而战国的游士们则不是这样，他们不懂得道是可以信赖的，而满足于创立学说易于迎合他人，苟且为权宜之计。所以他们在论说谋诈时就讳言可能遭致的失败；说到战争的好处时就将其害处隐瞒起来不说。其实，人们都相跟着去做的事，无不是因为其中有利可图，但亦有说不尽的祸害；有所得，也不可避免地要有所失。到头来，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流都因此而丧命；诸侯以及秦朝用他们的学说，最后也都导致了自己国家灭亡。他们的学说显然是世间的一大祸害，然而世俗之人还是没有觉悟到。只有先王之道，能够适应情况而加以改变，产生不同的法，经得起考验而不会出现任何毛病，可以使用而没有任何弊病。古代的圣贤没有以法来代替道的。

【原文】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1]；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2]，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以上言籍不可灭)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注释】

①放：驱逐。“放而绝之”即将其驱逐并与之彻底决裂。

②神农之言：此指《孟子·滕文公上》中引农家许行的言论而加以批驳之文。

【译文】

或者有人会说：“邪说妨害了正统思想的传播，那就应当加以禁绝。既然如此，又不使这部书失传，难道是应该吗？”回答是：“君子禁绝邪说，就是要使其说大白于天下，使这个时代的人都知道这个邪说 是不值得信从的，然后再禁绝就会全面生效；使后世之人也都知道这种邪说是不能照着去做的，然后，再告戒他们才会明白究竟是为什么。因此，要禁绝邪说又何必一定要毁灭其书籍呢？抛弃、禁绝邪说，没有比这更有效的办法了。所以，《孟子》一书，其中也载有农家的话、墨子的话，对此都是先引录而后加以批驳。至于说到《战国策》这部书，它上继春秋，下至楚汉相争爆发，总共二百四五十年的事情都记载于其中，是根本不应当废弃的。”

此书原来有高诱注本二十一篇，也有人说是三十二篇。但《崇文总目》所存者只有八篇，如今所存有高注者则有十篇。

李锡厚　译注

《新序目录》序

曾 巩

【作者】

曾巩，见本卷《先大夫集》后序。

【题解】

《新序》是刘向采集舜、禹至汉代的史实，分类编次而成的一部书，记事与《左传》、《战国策》、《史记》等颇有出入。唐时，全书30卷尚完整，至宋代已残缺不全。经曾巩整理的这一残本为10卷，并写下了这样一篇序文。在这篇序中，曾巩虽然也指出了本书的价值，但主要的则是要告诫人们读这部书所应注意的事项。这篇序中一再申明的所谓"先王之道"实际上是儒家以自己的理想解释历史。西汉以前，儒家在思想领域尚未取得后来那样的统治地位，因此，刘向《新序》一书与儒家思想观点多有不合。到后来，封建专制政治越是强化，儒家思想观点也就越来越具有了独尊的地位。思想统一是封建统治加强的结果，而并非是自古以来如此。这一点，在这篇序文中恰好弄颠倒了。

【原文】

刘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录》一篇，隋唐之世，尚为全书，今可见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为其序论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风俗。盖九州之广①，

万民之众，千岁之远，其教已明[2]，其习已成之后，所守者一道，所传者一说而已。故《诗》、《书》之文，历世数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尝不相为终始，化之如此其至也[3]！当是之时，异行者有诛，异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备也！故二帝三王之际[4]，及其中间，尝更衰乱，而余泽未熄之时，百家众说，未有能出于其间者也。（以上言古者道一说一，无众说杂出其间。）

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废，余泽既熄，世之治方术者[5]，各得其一偏。故人奋其私智、家尚其私学者[6]，蜂起于中国。皆明其所长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讳其失，天下之士，各自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复知夫学之有统、道之有归也。先王之遗文虽在，皆绌而不讲，况至于秦为世之所大禁哉！汉兴，六艺皆得于断绝残脱之余，世复无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诸儒苟见传记百家之言，皆说而向之。故先王之道，为众说之所蔽，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而怪奇可喜之论，各师异见，皆自名家者，诞漫于中国[7]。一切不异于周之末世，其蔽至于今尚在也。（以上言周末及汉，异说诞漫。）

自斯以来，天下学者知折衷于圣人而能纯于道德之美者，扬雄氏而止耳[8]。如向之徒，皆不免乎为众说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9]。"汉之士，岂特无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于是时者，豪杰之士少，故不能特起于流俗之中、绝学之后也。（以上言刘向亦为众说所蔽，不能拔俗。）

盖向之序此书，于今为最近古，虽不能无失，然远至舜、禹，而次及于周、秦以来，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见者，而校其可见者特详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岂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注释】

①九州：传说中的我国中原上古时期的行政区划，以此泛指中国。

②教：政教，亦即统治者的政令。

③化：转移风俗。

④二帝：指传说中的尧、舜。 三王：夏禹、商汤及周文王。

⑤方术：古代指有关治道的方法。

⑥私智：未经官方认可的主张。 私学：私人开办的学校。西周以前学在官府。至春秋时期，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至战国则私学大盛。汉以后，私学更成为中国封建时代学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⑦诞漫：荒诞，放纵。

⑧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王莽时，校书天禄阁，官为大夫。以文章名世，后仿《论语》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原有文集，已佚。明人辑有《扬子云集》。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其赋、箴等共四卷，最为详备。

⑨“待文王”四句：语见《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需待文王教化才能够从善者，不过是凡人。至于英雄豪杰，因其有超过千万普通人的才能，所以不待文王之教化，也能够从善而立身。

【译文】

刘向收集、编次的《新序》共三十篇，外加《目录》一篇。隋唐时期本书还是完全的，然而现在可以得见的却只剩下十篇了。臣曾巩在考察、纠正了其文字方面的错误之后，于是就做了一篇序

加以论说。

古代，天下的统治者都要统一道德，整齐风俗。这是因为在九州之内这样一个广大的范围里，人民虽然成万数，历史有上千年久远，人民既已受了文明的教化，风俗已经养成之后，所坚守的道就只有一个，所传播的学说也只有一种。所以，《诗》、《书》的文字虽是经历数十代由不同的作者所完成的，而其论述的道理却未尝不是前后一贯的，教化是如此的彻底！在那时，行为如与此相违背，则要处死；持与此不同的言论则要遭到禁止，防范又是如此严密！所以当二帝三王时朝，其间虽也曾有过衰亡和混乱，但由于上述的“道”及学说的影响还存在，所以百家众说并没有在此期间出现。

到了周朝的末期，先王的教化、法度都被废弃了，待其仅有的一点影响也消失净尽之后，那些专门研究治国方法的人们，各自只得到一方面的道理。所以各人奋发自己个人的智谋，各家推崇自己私人的学说的现象就在中国纷纷出现了。这些人全部都是只晓得自己的长处而认识不到自己的短处，对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而却讳言自己的失败。天下的读书人各有各的学问而互不相通，于是世上的人不再懂得学问是有继承关系的，道是有归依的。先王遗留下的文献虽然还在，但实际上已被废弃而没有人再讲求了，何况到了秦朝还举世加以禁绝呢！汉朝兴起之后，六艺其实都是在断绝、残缺和脱落之后而剩下的，世上已经不再有能阐明先王之道并以此来统一大家认识的人了。那些所谓的儒者，只要是见到传记所载以及百家的言论，就都高兴地追随。于是先王之道就被许许多多的学说所掩盖了，处在暗处而不得见天日，郁积着而得不到发扬。那些怪诞、离奇而颇能讨人喜欢的言论，他们各自都以不同的见解为师，并且都自称是某一家，荒诞地漫衍于全中国。一切都与周朝末期无异，这样的弊端时至今日也仍然存在。

自刘向作《新序》的时侯起，天下的读书人知道一切取正于圣人并因此使自己在道德方面纯而又纯的，就只有扬雄一个人了。类似刘向这样的人，皆不免受到众多邪说所蒙蔽，从而并不知道有什么是非标准。孟子说："须有文王而后才觉悟者，都是凡民；至于豪杰之士，则虽然没有文王，也同样能够觉悟。"汉代的读书人，难道就没有明白先王之道并以此统一思想的吗？只是由于那时出现的豪杰之士少，所以不能在流俗之中及学术断绝之后奋起。

刘向著的这部书，在今天说来是最接近古代事实的。虽然其中也不免有缺点，但是从遥远的舜、禹开始，下至周秦以来，古人美好的言行，大体上都在书中了，重要的是我们要谨慎地加以选取。因此，为臣我一方面是为本书那些已经散佚而不可得见的部分感到惋惜，同时对可以见到的部分则特别详细地加以校勘。由此足可以知道臣攻击本书的缺陷，哪里只是出于好辨论呢？臣实在出于不得已啊！

李锡厚　译注

《列女传目录》序

曾　巩

【作者】

曾巩，见本卷《先大夫集》后序。

【题解】

刘向所著《列女传》八篇，与后世的所谓《烈女传》不同，主要不是表彰妇女当中在遵守封建道德准则方面勘称典范者，而是举凡其善恶与一代兴亡有关系者，都予著录。原书早已不存，可能毁于唐末兵火。北宋时期苏颂曾据遗文重新加以编次，曾巩任职史馆期间为其作序者即是这一重编本。遗憾的是这一重编本的命运也同原书一样，今亦不传。现今所见以《列女传》为名行世者，皆非刘向原著。从这篇序文中，我们可以发现曾巩由于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与原书作者刘向的思想观点已有很大差异：主要表现在曾巩更坚持以封建礼教作为行为准则。

【原文】

刘向所叙《列女传》凡八篇，事具《汉书·刘向列传》。而《隋书》及《崇文总目》，皆称向《列女传》十五篇，曹大家注①。以《颂义》考之②，盖大家所注，离其七篇为十四，与《颂义》凡十五篇。而益以陈婴母及东汉以来凡十六事，非向书本然也。盖向旧书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贤校理苏颂始以《颂义》为篇次③，复定其书为八篇，与十五篇者并藏于馆阁。而隋以《颂义》为刘歆作④，与《向列传》不合。今验《颂义》之文，盖向之自序。又《艺文志》有向《列女传颂图》⑤，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乱，古书之在者少矣。而《唐志》录《列女传》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无录，然其书今在。则古书之或有录而亡、或无录而在者，亦众矣，非可惜哉？今校雠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缮写。（以上叙书之存亡分合）

【注释】

①曹大家：即班昭（约公元49～120年），名姬字惠班，扶风安陵（今陕

西咸阳东北)人,嫁曹世叔为妻,故称"曹大家(gū 姑)"。其父班彪及其兄班固都是著名史学家。班固临终,所撰《汉书》八表及《天文志》未及完成。她奉命与马续共同续撰。和帝时,常出入宫廷,担任皇后和妃嫔的教师。所作文章、歌赋多已不存,今存者只有《女诫》、《怨歌行》、《自悼赋》等。

②颂义:刘向《列女传》的一部分。向为汉成帝光禄大夫。当时赵后(赵飞燕)姊妹嬖宠,向上奏此书有讽谕之意,故有《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等篇。所谓《颂义》即每篇所附的四言诗,言其大义。

③集贤校理:官名。宋承唐制,设集贤院,专掌收藏、校刊典籍。集贤校理则为其属官。

④刘歆(? ～公元23年):刘向之子。继承父业,总校群书,撰成《七略》,为创建中国目录学做出了贡献。《七略》的内容今存《汉书·艺文志》中。

⑤《列女传颂图》:西汉刘向撰。据《汉书·艺文志》载,刘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即包括《列女传颂图》。该书原来在每篇"传"之外还附有"颂"及"图"。今"颂"已残缺不全,"图"则尽佚。

【译文】

刘向所编辑的《列女传》共有八篇,此事已载于《汉书·刘向传》中了。然而,《隋书·经籍志》及《崇文总目》都说刘向《列女传》十五篇,且系曹大家所注。根据《列女传·颂义》篇可以考定,曹大家的注本将刘向原书七篇分解为十四篇,再加上《颂义》一篇,总共为十五篇。除此之外增加的陈婴母及东汉以来的十六件事,则并非是刘向原书所有。刘向原书早已不存。嘉祐间,集贤校理苏颂以《颂义》所涉及的篇目为根据,重新编定此书为八篇,同时与曹大家所注的十五篇本一并藏于馆阁。然而《隋书·经籍志》以为《颂义》是刘歆所作,与《汉书·刘向传》所记者不合。现考定《颂义》文字,可知其确系刘向自撰。此外,《汉书·艺文志》还载有刘向的《列女传颂图》,足以证明《颂义》非歆所作。自唐后

期发生战乱以来，古书得以存在下来的甚少。《唐书》著录《列女传》共十六家，至于曹大家所注的十五篇本并未著录，然而其书现今却存在。由此看来，古书或是既经著录而实则已不存，或虽未经著录而实则仍在，这两种情况都很多见，这不是很可惜吗？现已将八篇本及十五篇本《列女传》分别校定，可交付缮写。

【原文】

初，汉承秦之敝，风俗已大坏矣。而成帝后宫赵、卫之属①，尤自放。向以谓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②，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③，又以谓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④。夫能正其视听言动者，此大人之事⑤，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顾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闻，盖为之师傅保姆之助⑥，诗书图史之戒，珩璜琚瑀之节⑦，威仪动作之度。其教之者虽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尝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义，归于反身⑧，二《南》之业⑨，本于文王。夫岂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兴，能得内助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盖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内则后妃有《关雎》之行⑪，外则群臣有二《南》之美，与之相成。其推而及远，则商辛之昏俗⑫，江、汉之小国⑬，兔罝之野人⑭，莫为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谓身修，故家国天下治者也。（以上言女子之贤，本于躬化。）

后世自学问之士，多徇于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见可法，故竞于邪侈。岂独无相成之道哉？士之苟

于自恕，顾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15]。”信哉。（以上言后世之士，道不行于妻子。）

如此人者，非素处显也，然去二《南》之风亦已远矣，况于南乡天下之主哉[16]。

【注释】

①成帝后宫赵、卫之属：汉成帝皇后赵氏，原系长安宫人。最初，在阳阿（汉县名）封君家学歌舞，号称“飞燕”。成帝在阳阿主处见到赵飞燕，甚是喜欢，于是召入宫中，大受爱幸。其妹亦随即被召入宫，姊妹俩一起成了“婕妤”。后来，赵氏姊妹又向成帝推荐侍者李平，亦受帝爱幸，称为卫婕妤。所谓“赵卫之属”即指此。

②太任：据《列女传·母仪》载，太任是挚任氏之女，嫁王季，生周文王。当其怀孕时，“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生敖言，能以胎教。”

③敖言：戏言。

④胎教：古人认为胎儿在母体中，能受到孕妇言行的感化，所以孕妇必须谨守礼仪，给胎儿以良好的影响，此即所谓“胎教”。

⑤大人：古人称尊长或德高者为“大人”。此处则是指男子。《论语·阳货》：“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能正妇女视听言动的“大人”，正是指男人。

⑥师傅：老师的通称。在此则是指“女师”。上古时期，贵族女子有女师，教其学习妇德、妇容、妇言、妇功。 保姆：类似乳母，负责照顾妇女的起居。

⑦珩（héng 衡）：佩玉的一种，形似磬而小。 璜（huáng 黄）：古玉器，形似璧的一半。 琚（jū 居）：赤色的佩玉， 瑀（yǔ 禹）：白色的佩玉。以上均指身上的佩玉。

⑧“故家”二句：见《周易·家人》象传：“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所谓“反身”，是说对别人尊敬者，也必受到别人的尊敬。懂得这样的道理，即是“反身”。

⑨二南：《诗经》中《周南》《召南》的合称，共二十五篇。据说其内容都是与周文王端正其家的家风有关，而后扩展及于国家，直至完成“南土”的

教化，成就王业。

⑩“世皆知”二句：据《列女传·母仪》记载，周文王的妻子太姒“仁而明道”，号称“文母”，生周武王。文王治外，文母治内。故曰文王得“内助”。

⑪关雎：《诗经·周南》篇名。为《诗经》全书首篇。《诗序》说该篇是歌咏后妃之德。其内容实际上是与上层社会男女爱情生活有关。

⑫商辛：即商纣王。

⑬江汉之小国：指长江、汉水流域的小国，据说这一地区在周文王时，始接受文王之道的教化。

⑭兔罝之野人：捕兔的下等人。罝（jū 阶，又读 jū 苴）为捕兽的网。《诗经·兔罝》一诗是说，由于后妃教化大行，贤人众多，连捕兔的下等人也能知道恭敬。

⑮“身不”二句：见《孟子·尽心下》。意思是说如果自己不能身体力行道德之事，而欲使别人行道德，即使是妻子也不肯行之。

⑯南乡：即南向。《周易·说卦》传云，统治者都是南面而听天下，面向光明而实行统治。

【译文】

当初，汉朝继承了亡秦的种种敝端，风俗是极大地败坏了。而汉成帝后宫赵飞燕、卫婕妤等，尤其恣意妄为。刘向认为王政一定要从家内做起，所以列出自古以来有关女子善恶足以导致国家兴亡的事例，以供天子为戒鉴。这就是刘向作此书大致的本意。其中说到太任孕育文王时，眼睛不看不好的颜色，耳不听淫荡的声音，口不出恶言，并且认为古人的所谓“胎教”都是这样的。要说能端正其视听及言行动作，正是大人先生们的事，而其中有道德的人对此尤为谨慎，如果使女子也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何等了不起的盛事啊！据臣所知，对于女子，都要设女师以及女傅、保姆作为她们的辅助，同时又用诗、书、图、史为其提供戒鉴，并且让她们佩带各种玉石以使其动作有适当的节奏，仪态显得有风度。然而对女子即使具备了以上这一切，古代的君子仍然要

以身作则来进行教化。因此,《易·家人象传》将长者威严归结为"反身";《二南》所述皆有关于教化,而且都是自周文王开始的,王者之兴哪里需要向外求助呢?世人都知道文王之所以兴起,是由于得内助,但却不知道正是得自于文王以身示范进行教化。对内要求后妃要坚持《关雎》所表达的那种行为准则,对外要求群臣都要具备《二南》所讴歌的那种美好品行,与之共同创业。将这种教化扩展到远方,即使曾受商纣王影响的那些商朝遗民的腐败风俗,还有江汉之间的小国,捕兔的野人,也都会变得好善,只是他们不知道究竟自己何以会如此。这就是所谓自身修养提高了,因而家庭以至于国家都会达到大治。

后世那些自以为有学问的人,只知道向外求发展,而不知道安守本分 。由于他们的家庭内部本来就没有可以遵守的家法,于是就兢相走邪路,比奢侈。难道真的没有使他们获得成功的正道吗?只是由于那些读书人得过且过,惯于宽恕自己,见到有利可图就不顾廉耻,不知道应当自责,反而使家庭受连累。所以说,自身没做到,也就不可能让妻与子也按照道德准则去做,这话的确是可信的。象这种人,并非从来就处在显要的地位上,他们与《二南》所描述的作风已经相距甚远,就更不要说与南向称孤的君王相比了。

【原文】

向之所述,劝戒之意可谓笃矣,然向号博极群书,而此传称《诗·芣苢》、《柏舟》、《大车》之类,与今序《诗》者之说尤乖异[①],盖不可考。至于《式微》之一篇[②],又以谓二人之作。岂其所取者博,故不能无失欤?其曰象计谋杀舜及舜所以自脱者[③],颇合于《孟子》。然此传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盖亦不足道也。凡后世诸儒之言经

传者，固多如此，览者采其有补而择其是非可也。故为之序论，以发其端云。

【注释】

①芣苢：《诗经·周南》篇名。 柏舟：《诗经·邶风》篇名。 大车：《诗经·王风》篇名。对以上几首诗的内容，刘向都有与《毛诗》的《诗序》不同的解释。

②式微：《诗经·邶风》篇名。据《诗序》所说，这是一篇黎国之臣对其国君进行劝戒的诗。

③象计谋杀舜：象是舜的后母弟。其父瞽叟与象计谋杀舜。舜逃脱不死，对父亲及弟弟反而更加恭敬和爱护。

【译文】

刘向在本书中所讲述的一切，都表明他是在诚心诚意地对人们进行劝诫。刘向号称博览群书，然而他在本书中言及《诗经》中《芣苢》、《柏舟》、《大车》等篇，与现今通行的“诗序”颇不相同，不知其有何根据。至于《式微》一篇，又认为是二人之作。难道是因为取材过于广博，因此不免有失误吗？其中所说象计谋杀舜及舜得以逃脱的过程，颇与《孟子》一书所记相合。不过本书中所有的内容也包括《孟子》一书不曾涉及、而且是不值得涉及的。大凡后世儒者言及经传时，往往都如此，读者自己能辨别是非并且能选择于自己有帮助的就行了，故而我为之写这篇序论，作为阅读的发端。

李锡厚　译注

【译文】

役使民众的是官吏，被官吏役使的是民众。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职位不同，但都是役使民众的官吏；而民众在军队里时就手持兵器，大兴土木建筑时就亲自挖土运土，调遣远行时就身背马笼头和马缰，以至有追捕盗贼、努力劳作的责任，其事情不同，但都是被官吏役使的。役使民众的人安逸，被官吏役使的人辛劳，其道理就是如此。然而，乡长、里正原初并非役使人，后代当权者是用暴政压迫其民众，作为乡长、里正，非常需索苛扰，又各自萌发避免的心思，就开始命名谓户役。唐代、宋代以后，下至负责户役的，财力消耗日重；上到议论户役的，徭役制度日详。于是称差役、称雇役、称义役，种类混乱重叠，法令出台而欺诈滋生，不能禁止。啊！西周的里宰、党长，都是有俸禄品级的命官；两汉时的三老、啬夫，都是有声望的名士。后代负责户役的官吏，为何要凌虐残暴到如此极端地步呢？因而撰写《职役考》第四，叙述历代役法比较详细，而以免除徭役附录其内，共有二卷。

【原文】

征榷之途有二①：一曰山泽，茶盐坑冶是也；二曰关市②，酒酤征商是也③。羞言利者则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④，而欲与民庶争货殖之利⑤，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则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强擅之；关市货物之聚，而商贾擅之。取之于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而毋专仰给于百姓之赋税⑥，是崇本抑末之意⑦，乃经国之远图也。"自是说立，而后之加详于征榷者，莫不以借口。征之不已，则并其利源夺之。官自煮盐、酤酒、采茶、铸铁，以至市易之属，利源日广，利额日重。官既不能自办，而豪

强商贾之徒，又不可复擅。（以上言征额日重，则官与商贾豪强皆无利可图。）

【注释】

①征榷：征即征税，榷即对货物专卖。此处指征商人货物的税和官府专卖货物。

②关市：货物积聚的地方。

③酒酤（gū 姑）：卖酒。

④食租衣税：指依靠缴租纳税维持生活。

⑤货殖：积聚货物，生殖盈利。

⑥仰给：依赖。

⑦崇本抑末：重农轻商。

【译文】

征收商人货物税和官府专卖货物的途径，有二：一称山林水泽，如茶、盐和开采冶铁炼矿石是这样；二称积聚货物的关市，如卖酒和征收商税是这样。以言利为羞辱的人就说："县官日常生活供给，应该依靠征收租税罢了，而要与庶民争夺积聚货物经商的盈利，就不是帝王的事业"。以言利为善美的人即说："山海天地间的物藏，却被豪强独断专行；关市货物的积聚，却被 商人独断专行。利是取自豪强、商人，用以资助国家经费，而不是专门依赖百姓缴纳赋税，这是崇农抑商的意思，是治理国家的深远图谋"。自从这个说法成立，以后增加审订征收商人货物税和官府专卖货物，没有不是利用这个借口的。征收商税没有停止的时候，就将商人盈利来源全部夺去。官府自己煮盐、卖酒、采茶、铸铁，以至市场交易之类，盈利来源日广，盈利数额日多。后来官府已经不能自办，而豪强、商人之徒，又不可再次独断专行。

【原文】

然既以立为课额[1]，则有司者不任其亏减[2]，于是又为均派之法。或计口而课盐钱，或望户而榷酒酤[3]，或于民之有田者，计其顷亩，令于赋税之时，带纳以求及额，而征榷遍于天下矣！盖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强商贾之徒，以优农民。及其久也，则农民不获豪强商贾之利，而代受豪强商贾之榷。有识者知其苛横，而国计所需，不可止也。（以上言农民代商贾受困，如盐课归地丁之类）作《征榷考》第五。首叙历代征商之法；盐铁始于齐，则次之。榷酤始于汉，榷茶始于唐，则又次之；杂征敛者[4]，若津渡间架之属[5]，以至汉之告缗[6]，唐之率贷[7]，宋之经总制钱[8]，皆衰世一切之法也，又次之。凡六卷。

【注释】

①课额：赋税数额。

②有司：泛指官吏。

③望户：望是酒旗。即酒户，或酒店。

④杂征敛：即杂税。

⑤津渡间架：据《文献通考·征榷六》云津渡即“陈州私置蔡河琐民，船胜百斛者取百钱，有所载倍其征”；间架即“屋二架为间，上间钱二千，中间一千，下间五百，吏执笔握算，入人家计其数。……敢匿一间，杖六十”。均是杂税名称。

⑥告缗（min民）：缗，即缗钱。奖赏揭发匿钱逃税的人。

⑦率货：《文献通考·征榷六》云“富商右族赀富什，收其二，谓之率贷”。

⑧经总制钱：指以总制司为名加赋的钱。

【译文】

不过已经规定赋税数额，只是有关官吏为了不使其数额亏减，于是又制定均派之法。或计算人口而征收盐钱，或酒店而改由官府专利卖酒，或对民众有田地的人，核计其顷亩，使令在缴纳赋税时候，增加缴纳别项税钱，以求达到数额，而征收商税和官府专卖货物已经遍及到天下了！大概过去官府专卖货物的收入，称谓取自豪强、商人之徒，以便优惠农民。当其时间久了，即农民获不到取自豪强、商人之利的好处，反而代替豪强、商人接受官府专卖 货物。有见识的人知道其苛刻横暴，但是国家财计所需要，不可能制止。因而撰写《征榷考》第五。首先叙述历代征收商税办法；盐铁开始于春秋齐国，乃是其次叙述的；官府卖酒开始于汉朝，官府卖茶开始于唐朝，乃是又其次叙述的；杂税，如津渡税、间架税之类，以至汉朝的告缗，唐朝的率贷，宋朝的经总制钱，都是衰落时代的一切法令，故又依次叙述。共有六卷。

【原文】

市者①，商贾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货取之任土所贡而有余，未有国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说，则昉于《周官》之泉府②，后世因之，曰均输，曰市易，曰和买③，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赋而有余，未有国家而籴粟者也④。而籴之说，则昉于齐桓公、魏文侯之平籴，后世因之，曰常平⑤，曰义仓⑥，曰和籴⑦，皆以平籴藉口者也⑧。然泉府与平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滞于民用也，则官买之、籴之；及其适于民用也，则官卖之、粜之。盖懋迁有无⑨，曲为贫民之地⑩，初未尝有一毫征利富国之意。然沿袭既久，古

焉[5]。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

【注释】

①迪(dí笛)：启发，开导。

②有冯有翼：有辅佐人才。 语出《诗经·大雅·卷阿》。 冯(píng平)：依靠。 翼：翅膀，辅佐。

③亹亹(wěi尾)：勤勉不倦的样子。 乡(xiàng向)：趋向。 六服承德：合国各地都承受天子恩德。六服，指全国各地。据《周礼》说，周天子把王畿(周天子直辖地区)以外的土地按距离王畿的远近划为九服，其中内六服在华夏，外三服在夷狄地区。对夷狄，只要求维持一般联系，对华夏诸侯，则有分封关系。《尚书》伪古文《周官》篇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伪《礼传》解释说："六服诸侯，奉承周德。"

④见而知之者：亲眼看到的。《孟子·尽心下》："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

⑤庶几：差不多。王安石此处是说他对于《周礼》所载成周制度的了解，差不多和禹、皋陶对尧舜"见而知之"一样真切了。这带有对宋神宗推崇的意味。

【译文】

然而我私下观察到皇帝创立制度成就功业，取出胸中醞酿成熟的方略，去开导启发大臣，培养出辅佐助手，勤勉地迈向"六服承德"的成周盛世了。拿我看到的国家现状，去研究所学习的古书内容，孟子所谓的见而知之的那类人，我确实不自量力，狂妄地认为我和他们也相差不多了。所以就冒昧地竭尽自己力量，而忘掉自已才力的不足了。

【原文】

谨列其书为二十有二卷，凡十余万言。上之御府[1]，副在有司[2]，以待制诏颁焉[3]。谨序。

【注释】

①上之御府：即呈献给皇帝。御府是皇帝藏书室。不直接说呈献给皇帝，是表示对皇帝的尊重，就象称皇帝为陛下一样。

②有司：官府，这里指经义局。

③制诏（zhào 赵）：皇帝的命令。

【译文】

我恭敬地把全书分为二十二卷，共十多万字。呈献给御府，副本留在有关官府，以等待皇帝下命令颁布使用。我恭敬地写出以上序言。

葛 亮 译注

《诗义》序

王安石

【作者】

王安石，见本卷《周礼义》序。

【题解】

见本卷《周礼义》序。

【原文】

《诗》三百十一篇，其义具存，其辞亡者六篇而已①。上既使臣雱训其辞②，又命臣某等训其义。书成，以赐太

学[3]，布之天下，又使臣某为之序。谨拜手稽首言曰[4]：

【注释】

①“其义”二句：《诗》各篇含义在《毛诗序》中均有说明，其中六篇诗句已失传，只存有标题。只存标题的六篇诗是《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据旧注，均为乐调。

②臣雱：即王雱（公元1044～1076年），字元泽，王安石之子。治平进士，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受诏撰《诗义》、《书义》，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书成，迁龙图阁直学士，以病辞。著作多佚，今仅存《南华真经新传》。

③太学：宋朝最高学府。

④拜手稽首：极其恭敬的样子。拜手，是跪拜礼的一种，跪后两手相拱到地，俯首至手。稽首，也是一种跪拜礼。对其具体动作有两种说法。一说动作与拜手相同，一说叩头至地。

【译文】

《诗》三百十一篇，它的含义都保存了下来，其诗句失传的，六篇而已。皇帝命令臣雱解释了字句，又命令臣安石等解说其含义。书写成，赐给太学颁布于天下，又命令臣安石为书写序言。我谨慎跪拜稽首，写道：

【原文】

《诗》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放其言之文[1]，君子以兴焉[2]。由其道之序，圣人以成焉[3]。然以孔子之门人，赐也[4]，商也[5]，有得于一言则孔子悦而进之[6]。盖其说之难明如此。则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纷纷[7]，岂不宜哉？

（以上言诗义难明）

【注释】

①放：通“仿”，仿效。

②君子：有道德的人。 兴：起兴，生出联想。

③圣人：指帝王。

④赐：指端木赐。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春秋卫国人。能言善辩，善经商、家累千金。曾任卫、鲁的相。

⑤商：指卜商，字子夏，春秋时卫国人，长于文学，相传曾讲学西河，为魏文侯师。

⑥“有得”句：《论语》记载，子贡向孔子说了对《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理解，子夏向孔子谈了对《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xuàn 炫）兮”（前两句是《卫风·硕人》诗句，后一句可能是佚诗）的联想，都受到了孔子夸奖。孔子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又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⑦泯泯（min 敏）纷纷：一片混乱。泯，混乱的样子。

【译文】

《诗经》往上贯通道德情操，往下及于礼义规则。依照《诗》的文句，君子能受到启发产生联想。按《诗》中道理的深浅次序，圣人能成就他的功业。但就连孔子的学生，端木赐呀，卜商呀，对一个诗句有了心得，都会令孔子感到高兴而加以鼓励。大致说来《诗》义的难以弄明白就到如此地步。从周朝衰落以后直到今天，对《诗》的解说一直乱乱纷纷没有定论，难道不是应有的事吗？

【原文】

伏惟皇帝陛下，内德纯茂①，则神罔时恫②。外行恂达③，则四方以无侮④。日就月将⑤，学有缉熙于光明⑥，则《颂》之所形容⑦，盖有不足道也。微言奥义，既自得之，又命承学之臣⑧，训释厥遗，乐与天下共之。顾臣等所闻，如爝火焉⑨，岂足以赓日月之余光？姑承明制⑩，代

匮而已[11]。

【注释】

①纯：美，善。 茂：盛美。

②神罔（wǎng 往）时恫（tōng 通）：神无所哀痛。时与所，古同义通用（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引王引之《经义述闻》说）。恫，意思是哀痛。语见《诗经·思齐》。

③恂（xún 寻）：恭敬，诚实。

④四方以无侮：四方因此没有欺侮之事。语见《诗经·皇矣》。

⑤就：久。 将：行。 全句是说日月久长，日积月累之意。说见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

⑥缉：通"缉"，聚集。 熙：广大。 句意是积渐扩展而进入广大光明境界。参见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

⑦《颂》：此指《诗经·周颂·敬之》篇。

⑧承学之臣：自身无创见，只能转承师学的臣子。这是王安石的自谦之辞。

⑨爝（jué 决）火：烛光。爝，燋（jiāo 焦）的借字。《说文解字》段注："燋，即烛也。"比喻火光之小。

⑩明制：指皇帝英明的命令。制，指皇帝的诏令。

⑪代匮（kuì 愧）：代替所缺的人选。匮，缺乏。

【译文】

我恭敬地考虑皇帝陛下，蕴藏在内的品德完美良善，所以神明无所伤痛遗憾；表现在外的行为诚实通达，四方外族不来侵侮。日积月累，学识积渐扩展而进入广大光明境界，与此相比，就是那《周颂》所形容的境界，也不值得称道了。对于《诗》的精微深奥含义，皇帝自己已有领悟，又命令承学之臣解说其余内容，乐于和天下共享《诗》的教益。只是我等所知道的仅如烛火，哪里能去继续日月的余光呢？暂且接受英明命令，来顶替一下所缺乏的合适人选吧。

【原文】

《传》曰[①]："美成在久"。故《棫朴》之作人[②]，以寿考为言[③]。盖将有来者焉，追琢其章[④]，缵圣志而成之也[⑤]。臣衰且老矣，尚庶几及见之！谨序。

【注释】

①《传》：此处指《庄子》。

②《棫(yù 玉)朴》：《诗经·大雅》中篇名。 作：造就。

③考：年岁大。《棫朴》说到文王造就人才，并指明当时文王年岁已大："周王寿考，遐不作人"。所以此处说"《棫朴》之作人，以寿考为言"。

④追琢其章：雕琢出文采。这里比喻造就出人的才能属性。 追："雕"的假借字，即雕刻。 琢(zhuó 浊)，雕刻玉石。 章：花纹。

⑤缵(zuǎn 纂)：继承。 圣志：皇帝的志愿。志，指推行诗教之志，即用《诗》中道理感化塑造人的品性。

【译文】

《传》说："完美的成功须有足够长久的时间。"所以《棫朴》谈造就人才，要说到周文王的高寿。我相信当有后来人，磨练发展出才华，继承并完成皇帝推行诗教的志愿。我衰弱并且年老了，但还来得及见到盛况！我恭敬地写出上述序言。

葛 亮 译注

《书义》序

王安石

【作者】

王安石，见本卷《周礼义》序。

【题解】

见本卷《周礼义》序。

【原文】

熙宁二年①，臣某以尚书入侍②，遂与政③。而子雱实嗣讲事④。有旨为之说以献。八年，下其说太学班焉⑤。

【注释】

①熙宁：宋神宗年号，共十年（公元1068～1077年）。

②入侍：任侍讲。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英宗死，神宗即位。九月，以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侍讲是宋代官名，以学士、侍从中学术修养较高者充任，职责是为皇帝进读书史，讲说经义，备顾问应对。

③遂与政：从而担任执政。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公元1069年）王安石由翰林学士工部侍郎兼侍讲改任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④嗣讲事：接着担任为皇帝讲书职务。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八月，王雱被任命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受诏撰《诗义》、《书义》。侍讲中官低资浅而能讲说的称为说书。

⑤班：颁布。

【译文】

熙宁二年，臣安石由讲《尚书》任侍讲，进而参与国家大政，而后儿子雱接着担当讲书职务，有皇帝旨意命他为《尚书》撰写解说并呈献上去。八年，把这部解说下交太学颁布使用。

【原文】

惟虞、夏、商、周之遗文①，更秦而几亡②，遭汉而仅存③。赖学士大夫诵说，以故不泯。而世主或莫知其可用④。天纵皇帝大知⑤，实始操之以验物，考之以决事。又命训其义，兼明天下后世，而臣父子以区区所闻，承乏与荣焉⑥。然言之渊懿⑦，而释以浅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轻眇⑧，兹荣也，只所以为愧也欤！谨序。

【注释】

①虞、夏、商、周之遗文：指《尚书》。相传《尚书》中文献，分别形成于虞、夏、商、周四个时期。 虞（yú 于）：传说中的一个朝代，在夏朝之前，国君是舜。 夏：朝代名，为禹所建立。 商：朝代名，汤灭夏朝后所建。 周：朝代名，武王姬发灭商朝后所建。

②秦：朝代名，秦王嬴政灭战国时并列诸侯王国后所建。秦朝曾经“焚书”，实行禁止诸子百家学说的政策，《尚书》也在禁止之列。

③汉：朝代名，刘邦推翻秦朝、消灭项羽后所建。汉朝建立后放松思想文化控制，汉惠帝时正式废除“挟书令”，允许书籍的收藏与流通。

④世主：国君。

⑤天纵：天所允许，天所赋予。

⑥承乏：顶替缺额。意思是所需人才一时缺乏，自己暂为代理。这是接受任务的谦虚说法。

⑦渊懿：精深美好。渊，精深。懿，美好。

⑧轻眇：轻微渺小。眇，微小。

【译文】

虞、夏、商、周遗留下来的文献，经过秦朝时几乎失传，遇到汉朝勉强得以保存，依靠学者们的研究解说，所以才没有绝灭，但国君们往往不知道这些文献可以用于治国。到了天生具有伟大智慧的当今皇帝，这才用来检验事物，参考这些文献以决定政事，又命令解释这些文献的意义，让天下后世也能通晓。于是臣父子凭着微少的知识，顶替空缺获得了这项荣任。但文献精深美好，却用我们浅薄粗劣语言去解释；使命这样重大，却以我们轻贱渺小的身份去承担，这份荣誉啊，也许只能引来惭愧心情吧？我恭谨地写出上述序言。

葛 亮 译注

《文献通考》序

马端临

【作者】

马端临（约公元1254～1323年），字贵与。宋末乐平（今属江西）人。宋元之际史学家。南宋度宗咸淳时漕试第一，博极群书，以荫补承事郎。父廷鸾为宰相，以忤贾似道归里，因而侍父家居。元初任慈湖、柯山两书院山长，以授徒著述为事。历二十余年，撰

成《文献通考》一书，贯串古今典制，折衷甚当，赅博过于唐代杜佑《通典》。另外，所载宋制尤详，多为《宋史》各志所不完备。后世将《文献通考》、《通典》与南宋郑樵《通志》并称《三通》，对明清继续编写典制书籍产生重要影响。

【题解】

《文献通考》全书分成二十四门，而马端临写的这篇近两万字序文，即根据全书门类，依次系统介绍内容，简明切要，重点突出。

《序》文对杜佑《通典》作了肯定，但又指出其门类不完备，所述有不审之处，从而点出了撰写《文献通考》的意图。接着强调"文献"含义，指出"文"是叙事的经史、历代会要、百家传记书籍，"献"是论事的名流学者评论，二者相互订正。这反映作者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所以"文"与"献"相互依赖，始终贯穿全书二十四门，不愧成为《文献通考》。在此之前，无人用"文献"作为书名的。

序文所介绍的二十四门内容，实际也是全书每一门小序。因而，序文侧重说明每一门范围、沿革情况、考订新意、著述成规，这对阅读全书、了解历代典章制度沿革，有着指导意义。另外，序文用笔精辟，有画龙点睛之妙，能激发读者兴趣。

【原文】

昔荀卿子曰①："欲观圣王之迹②，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③。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④，若端拜而议⑤。然则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⑥，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⑦。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⑧，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

之。(以上言《史记》于治乱兴衰、典章二者并详，他史则不能观其通。)

【注释】

①荀卿子(？～公元前238年)：名况。见卷一《荣辱篇》。下句中引文见《荀子·非相》。

②圣王：诸侯与天子。

③后王：继嗣前代帝位的君王。

④百王：历代君王。

⑤端拜：端庄的礼节。 按："君子"三句引自《荀子·不苟》。

⑥太史公：本古代官名，此指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字子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史学家。著有通史《史记》，开创了纪传体裁。

⑦八《书》：指《史记》中《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八书。此"书"即《汉书》以后的史书"志"。

⑧班孟坚：即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史学家。所撰《汉书》，是断代史体裁巨作。

【译文】

过去，荀卿子说："想要观察圣明君王的业迹，就在于他业迹鲜明，他后来嗣续的君王就是这样的"，"德才出众的人，仔细考究后代君王治国事理，如果评论到历代君王以前事时，举行端庄恭敬礼节就可评议"。然而，考察法令制度，审定典章，需要见闻广博而记忆力强，这本来是通晓古今的儒家学者事情。继《诗经》、《尚书》、《春秋》之后，只有太史公号称良史，其《史记》撰述成为《本纪》、《列传》、《书》、《表》四项。《本纪》、《列传》用在记叙治与乱、兴与衰，八《书》用在记述治理国家的典章制度。后来的史学家撰写史书，终究不能改变这种体裁。然而自班孟坚之后，以断代体裁写成的史书，没有融会贯通、前后沿袭的道理，受到了读者的指责。

【原文】

至司马温公作《通鉴》[1]，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2]，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3]。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4]，编简浩如烟埃[5]，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6]，本周制也[7]。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犹有温公之成书；而其本相因者，顾无其书，独非后学之所宜究心乎？（以上言治乱兴衰有《通鉴》可稽，而典章经制无书可以会通。）

【注释】

①司马温公：即司马光。见卷二《汉中王即皇帝位论》介绍。

②十七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

③经制：治理国家的制度。

④逮：及，到。

⑤编简：用绳子把书写过的竹简串联，亦即书籍。

⑥府卫：指府兵制。 租庸：指租庸调赋役制度。

⑦周：南北朝时北周。

【译文】

到司马温公时，他撰写的《资治通鉴》，选取一千三百余年史事，容纳十七史记述，聚集成为一部书。然后学者翻阅之余，古今历史全在书内。不过司马公的史书，详细于治与乱、兴与衰史事，粗略于治理国家的典章制度。这不是司马公才智有所不如，他所参考的书籍浩如烟海，撰写著作自然有大纲要领，其趋势不能使两者同时详细。窃尝认为治与乱、兴与衰，相互没有因袭关系，如：晋朝的建立，不同于汉朝；隋朝的灭亡，不同于唐朝。每个朝代各有史书。自然足使该一朝代历史有始有终，不用检验相互考核。然而治理国家的典章制度，实际是历代相互因袭，如：殷朝因袭夏朝，周朝因袭殷朝。继续周朝典章制度的减少、增加，百世可知，圣人已经预先说到了。于是自秦朝、汉朝，以至唐朝、宋朝，礼、乐、兵、刑制度，赋税、选举的规则。以及职官名称更易设置，地理的沿革，虽然它们终究不能完全相同，而其原先也不能突然不同。如汉朝朝廷礼仪、职官制度，本来是秦朝规则；唐朝府兵制、租庸调，本来是北周规则。其变化通畅和兴衰的原因，若不是融合了错综复杂的东西，推究其根源，本来是不容易说出来的。如果说典章制度没有相互因袭关系，就有如同司马公写成的书；而其本来是有相互因袭关系，反而却没有这样的书，这难道不是后学应当深入思考的吗？

【原文】

唐杜岐公始作《通典》①，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后宋白尝续其书②，至周显德③。近代魏了翁④，又作《国朝通典》，然宋之书成而传习者少，魏尝属稿而未成书。今行于世者，独杜公之

书耳。天宝以后，盖阙焉。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盖古者因田制赋，赋乃米粟之属，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贡[5]，贡乃包篚之属[6]，非可杂之于税 法之中也。乃若叙选举，则秀孝与铨选不分；叙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汩[7]；叙兵，则尽遗赋调 之规，而姑及成败之迹。诸如此类，宁免小疵？至于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史各有志，而《通典》无述焉。马、班二史，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范晔《东汉书》以后无之[8]。然历代封建王侯，未尝废也。王溥作唐及五代《会要》[9]，首立帝系一门，以叙各帝历年之久近，传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后之编《会要》者仿之[10]，而唐以前则无其书。凡是二者，盖历代之统纪典章系焉，而杜书亦复不及，则亦未为集著述之大成也。（以上言杜氏《通典》尚有未备未审之处）

【注释】

①杜岐公：即杜佑（公元735～812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史学家。所著《通典》，开创了我国典章制度的通史。

②宋白：字太素。北宋初年人。官至吏部尚书。

③周显德：五代十国后周世宗年号。

④魏了翁（公元1178～1237年）：字华父。南宋蒲江（今属四川省）人。好学，穷经学古，自成一家。

⑤任土作贡：分别土地情况规定国家贡赋。

⑥包篚（fěi 匪）：包指包裹；篚，指竹筐。亦即贡物代称。

⑦汩（gǔ 谷）：纷乱。

⑧范晔（公元398～445年）：宗蔚宗。顺阳（今河南省淅川东）人。南宋

史学家。所撰《后汉书》,叙东汉事详简适宜。

⑨王溥:字齐物。并州(今属山西)人。北宋初年史学家。著有《唐会要》、《五代会要》。

⑩《会要》:指南宋徐天麟撰《两汉会要》。

【译文】

唐代杜岐公开始撰写《通典》,始自远古时代,直到唐代天宝年间,一切历代典章因袭和变化的原因,都可明显考究。后来宋白曾继续撰写该书,包括后周显德年间历史 。近代学者魏了翁,又撰写《国朝通典》一书。不过宋代书籍能流传下来,熟悉的人是少的,魏了翁书稿却没有刻版发行。现在刊行于世,独有杜公《通典》一书罢了。唐天宝年间以后典章制度的沿革,大概记载都是欠缺的。好像杜书《通典》纲领宏大,考订渊博,已经没有非议。如此时代有古有今,撰述有详有略,然而类别项目之间,未能完全显露,所以舍弃或取录之际,颇欠精细周详,不是没有遗憾的。大概古代是依据田地情况而制定赋税,赋税是谷米之类,不可能离开田地面积;古代依据田地情况而制定进贡土特产,进贡是包裹、竹筐之类,不可混杂于税 法之内。至于如叙述选举制度,便使选举秀才、孝廉与量才授官没有区分;叙述礼仪制度,便使经书文义与传注相混乱;叙述兵制,便完全遗弃了按田赋调集的法规,而且涉及到成败的事迹。诸如此类,岂能避免小的缺点呢?至于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史书都各有志,而《通典》却没有叙述。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范晔《后汉书》以后就没有了。可是历代封建王侯 ,未尝 废弃。王溥撰写《唐会要》及《五代会要》,首立帝系一门类,以便叙述各帝过去年代之长短,传继授受过程,接着叙述后妃皇子公主的名氏和封给的爵位名号。后人所编撰的《会要》,就模仿这种写法,而在唐代以前却没有会要体裁的书。总之,杜氏《通典》和王氏《会要》二者,

联系着历代相继的典章制度，而杜氏的《通典》又比不上，即未能集著述之大成。

【原文】

愚自蚤岁盖尝有志于缀缉①。顾百忧熏心，三余少暇②，吹竽已涩③，汲绠不修④，岂复敢以斯文自诡？昔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征，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生乎千百载之后，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之实录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绪言未远，足资讨论，虽圣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窃伏自念，业绍箕裘⑤，家藏《坟》、《索》⑥，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⑦，其于文献，盖庶几焉⑧。尝恐一旦散轶失坠，无以属来哲。是以忘其固陋⑨，辄加考评，旁搜远绍⑩，门分汇别：曰田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则《通典》元未有论述⑪，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以上自述己之著作较《通典》有同有异）

【注释】

①蚤：同"早"。 缀缉：指连缀收集，引伸为编辑著述。

②三余：泛指空间、时间。

③竽（yú 于）：古代乐器。 吹竽：自谦意。

④汲绠（jí biàn 吉辨）：引水的绳子。

⑤业：事业，学业 绍：继续。 箕裘：指能继承父业。

⑥《坟》：即《三坟》。《索》：即《八索》，据《左传·昭公十二年》注云："皆古书名。"

⑦趋庭：借用孔子的教子故事，寓意儿子承受父亲教育。

⑧庶几(ji 鸡)：相近。

⑨固陋：寡闻少识，

⑩旁搜：广泛搜索。 远绍：远指古远，绍指继承。

⑪元：同"原"。

【译文】

无知的我早年曾经有志于编辑典章书稿，但是种种忧虑笼罩着我的心，稍微空闲时候，没有真正的才能，又不修习学问，岂能再敢以斯文为自己的责任呢？过去孔子谈到夏朝、殷朝礼时，却深深感叹文献资料不够验证，后来解释的人说："文，是典籍；献，是有德有才的人。"生于千百年以后的人，却要论述千百年以前的事，不是史书和经义解说著述符合实际的记载完全保存下来，如何能查考呢？儒家学者先前开端的言论还不远，足以提供讨论，虽然是圣人也不能为此无根据的说话。我暗暗地私念，继承父亲的学业，家中藏有古代的书籍，都集中放在书架上贮存，并向父亲提问请教，其中对于古代典籍和口头流传的资料，大概差不多掌握了。曾经担心这些书籍一旦散失或坠毁，无可用来满足后代见解高明的学者。于是忘记了自己见识浅薄，就加以考证评论，广泛搜索、继承古代的资料，按门类分别排列，如称田赋，称钱币，称户口，称职役，称征榷，称市籴，称土贡，称国用，称选举，称学校，称职官，称郊社，称宗庙，称王礼，称乐，称兵，称刑，称舆地，称四裔，完全仿效《通典》的成规。自唐代天宝年间以前，即增加《通典》所不具备的事迹，分开陈列《通典》所不详备的门类；自天宝年间以后，到南宋宁宗嘉定末年，就继续叙述而写成本书。称经籍，称帝系，称封建，称象纬，称物异，即《通典》原来没

有叙述，而是搜集采取诸书资料以写成本书。

【原文】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①]，乖异传疑者不录[②]，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③]，稗官之纪录[④]，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⑤]，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 史传 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⑥]，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为门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门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各以小序详之。（以上言采摭旧说，间附己意。）

【注释】

①信：真实。 从：依从。

②乖异：违反，抵触。 传疑：流传疑难而未定。

③燕谈：闲谈。

④稗官：指野史小说。

⑤史传：史指史书，传指解释经义的著述。

⑥研精覃思：深入研究思考。

【译文】

凡是叙述历史事实，就得根据经、史书籍，并且去参考历代会要诸书，以及有关百家诸子著述的书籍，依从真实而有证据的资料，不能收录不真实有疑问的资料，这就是所谓“文”的含义。凡是议论历史事实，就得首先采取当时臣僚的奏疏，然后采取近代诸儒家学者的评论，以至社会名流的闲谈话语，野史小说诸书

的记录，只要是一句话一个字，可以订正典故的得失、考证史书和经义解说的是非，即采集而收录，这就是所谓“献”的含义。倘若诸史书及经义解说的记载还有可疑、查考诸先辈儒家学者的论辨还有不妥当的地方，经过精细研究、深入思考，悠然地有所体会，便私自写下自己的意思，附在后面。命其书名，谓：《文献通考》，有二十四门类，三百四十八卷。而每门著述计划，考订出的新意见，都各以小序详细说明。

【原文】

昔江淹有言①：“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②，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陈寿号善叙述③，李延寿亦称究悉旧事④，然所著二史，俱有《纪》、《传》，而独不克作《志》，重其事也。况上下数千年，贯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学陋识操觚窜定其间⑤，虽复穷老尽气，刿目钵心⑥，亦何所发明？聊辑见闻以备遗忘耳。后之君子，倘能芟削繁芜⑦，增广阙略，矜其仰屋之勤⑧，而俾免于覆车之愧，庶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可考焉。（以上谦言，恐有繁芜阙略。）

【注释】

①江淹（公元444～505年）：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境）人。历仕南朝宋、齐、梁三代，为文无佳句，世称江郎才尽。

②宪章：典章制度。

③陈寿（公元233～297年）：字承祚，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西晋史学家，著有《三国志》。

④李延寿：字遐龄。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唐初史学家。著有《南史》、《北史》。

⑤觚（gū 孤）：古代用以书写的木简。

⑥刿(guì 贵):割。 鉥(shù 树):刺。

⑦芟(shān 山)削:除去。 繁芜:繁杂混乱。

⑧仰屋:形容仰面苦思。

【译文】

过去江淹有句话,说:"撰修史书的难度,没有超过《志》"。确实因为《志》书,关系到典章制度,不是熟悉典故的人,是不能撰写的。陈寿号称善于叙述,李延寿也号称熟悉过去的事,然而所著的《三国志》和《南史》、《北史》,全有《纪》、《传》,却唯独不能撰写《志》,因为修《志》是庄重的事情。何况上下几千年,贯穿了二十五代历史,而要想以肤浅的学识从中删改订正,虽然是直到垂老之年,用尽力气,割目刺心,又如何有新的阐明呢?姑且收集所见所闻,以便防备遗忘。以后有德才的人,倘若能够删除繁杂混乱的资料,增补充实缺漏,爱惜其苦心思考时的勤劳,而使其避免失败时的惭愧心情,那便对于有志于治理国家稽考古事的人,或许可供查考吧。

【原文】

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①,而王畿之内②,复有公卿大夫采地禄邑③。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孙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硗④,生齿之登耗⑤,视之如其家,不烦考核,而奸伪无所容。故其时天下之田悉属于官,民仰给于官者也,故受田于官,食其力而输其赋,仰事俯育⑥,一视同仁,而无甚贫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内自私⑦,一人独运于其上,而守宰之任⑧,骤更数易,视其地如传舍⑨,而闾里之情伪⑩,虽贤且智者,

不能周知也。守宰之迁除[11]，其岁月有限；而田土之还受，其奸敝无穷。故秦、汉以来，官不复可授田，遂为庶人之私有[12]，亦其势然也。虽其间如元魏之太和[13]，李唐之贞观，稍欲复三代之规，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14]，盖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复行故也[15]。（以上言不封建，则井田不可行。）

【注释】

①公、侯、伯、子、男：古代封建制的五等爵位。

②王畿：指古代王都周围千里地域。

③采地：亦称采邑，卿大夫封地。 禄邑：卿大夫食其封地田赋，即俸禄。

④硗（qiāo 敲）：不肥沃的多石土地。

⑤生齿：古代官府把生长乳齿婴儿登记入籍。泛指人口。 登耗：增减。

⑥仰事俯育：仰乃抬头，俯乃低头，意上事父母下育妻儿。

⑦宇内：天下。

⑧守宰：地方守官。

⑨传（zhuàn 撰）舍：过往行人住宿处所。

⑩闾（lú 驴）里：乡里。

⑪迁除：官吏升迁授职。

⑫庶人：泛指百姓。

⑬元魏：即南北朝时北魏。

⑭隳（huī 挥）：毁。

⑮封建：指西周分封建制。

【译文】

古代帝王，未尝把天下当成自己私有。所以天子有土地千里，公、侯各有土地百里，伯有土地七十里，子、男都有土地五十

里，而围绕王城附近的千里土地内，又有公、卿大夫的封地并食其田赋。各自将土地据为私有，儿子继承，并且子孙世代守业。其土壤的肥沃或贫瘠，人口数额的增长或减少，看待得好像自己的家庭，无须烦劳考核，而奸恶欺诈是不允许存在的。所以那个时候，天下的田地完全归属官府所有，老百姓依赖官府供给，因而接受官府给予田地，依靠劳动交纳田赋，养老育幼维持生活，不分亲疏同等看待，而没有很穷很富的老百姓。这是夏、商、周三代的土地制度。到秦朝时，开始把天下据为自己私有，一个人独自运动于天下之上，而地方官吏的任命，或突然或多次更换，看待其地方犹如路人途中休息的处所，而乡里民间欺诈情况，虽然有德有才的人也是难以了解的。地方官吏升迁授职，其时间有限，而百姓接受、归还土地，其弊端无穷。因而，自秦朝、汉朝以来，官府不再许可授田，于是土地变成为平民百姓私有，也是其趋势发展必然结果。虽然其间如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唐太宗贞观年间，稍稍想要恢复夏、商、周三代的土地制度，不过不久其制度终于毁坏，大概是封邦建国制度不行而井田制也不能恢复推行的原因。

【原文】

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废井田而始捐田产以予百姓矣。秦于其当与者取之，所当取者与之。然所袭既久，反古实难①。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②；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亩以召怨谤③。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④；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⑤，始于杨炎⑥。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

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作《田赋考》第一，叙历代因田制赋之规，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七卷。（以上言秦与商鞅、杨炎之事，君子羞称，而不能不遵其法。）

【注释】

①反：返。

②土宇：疆土。

③怨讟（dú 毒）：怨言。

④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战国时卫国人。入仕秦国，主张变法。

⑤中：据《文献通考》为"户"字之误。 丁户：丁指租庸调法纳税的丁男，户指以户的等级纳税。

⑥杨炎（公元727～781年）：字公南。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县）人。唐德宗时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作两税法，更变以丁户基础的租庸调税制。

【译文】

三代以前，天下不是天子所得到的私有财产，秦朝废弃封建制，开始用天下来奉献一个人；三代以前，田产不是平民所得到的私有财产，秦朝废弃井田制，开始用捐献田产来给予百姓。秦朝对于其应当给予土地的人，即所应当收取粮食、草料、禾茎的人，就给予其土地。然而秦制沿袭已久，倒退到古代实在困难。要想恢复西周分封制度，就等于自己割裂其天下土地，而导致纠纷争端；要想恢复井田制度，就等于强夺百姓田亩，而招致怨恨指责。复古是书生的言论，所以是不可实行的。随同田地的是在于老百姓缴纳田税，而不再询问其多寡，这是开始于商鞅；老百姓占有田地就随之缴纳田税，而不再看丁、户多少，这是开始于杨炎。夏、商、周三代井田制度的好办法被商鞅破坏，唐代租庸调制

度的好办法被杨炎破坏。商鞅、杨炎二人的事迹，为有德才的贤人所惭愧称道，而以后主持国家政务的人，没有不同样遵守其法。一有变化，反而烦扰无从查考，而国家和百姓全受其损害，就在于古今适合或不适合的原因。因而撰写《田赋考》第一，叙述历代依据田地制定赋税的法规，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录其内，共有七卷。

【原文】

生民所资①，曰衣与食，物之无关于衣食，而实适于用者，曰珠玉五金②。先王以为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于是以适用之物，作为货币以权之③。故上古之世，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刀布，即古钱之名。然珠玉黄金，为世难得之货。至若权轻重、通贫富而可以通行者④，惟铜而已。故九府圜法⑤，自周以来，未之有改也。（以上钱）

【注释】

①生民：平民百姓。

②五金：《汉书·食货志》注云"五色之金也，黄者曰金，白者曰银，赤者曰铜，青者曰铅，黑者曰铁。"

③权：权衡。

④前一"通"字，为古代土地区分单位。

⑤九府圜法：周代货币流通方法，即九府是九种掌管财物官吏，圜是权衡轻重而流通的意思。

【译文】

老百姓所供给的，名叫衣与食，而物品与衣食无关，实际却适于使用的，名叫珠、玉、金、银、铜、铅、铁。古代君王以为衣食器

具，不能满足四周百姓需用，于是以适用的物品，作为货币以衡量其交换价值。所以上古时代，以珠、玉为上等币，黄金为中等币，刀布为下等币。刀布，就是古钱的名称。然而，珠、玉、黄金，为世间难以得到的货物。至于如衡量轻重、地方上贫人富人可以流通的，只有铜而已。因而，古代货币流通的方法，自周代以来，没有改变。

【原文】

然古者俗朴而用简①，故钱有余；后世俗侈而用糜②，故钱不足。于是钱之直日轻③，钱之数日多。数多而直轻，则其致远也难。自唐以来，始创为飞券、钞引之属④，以通商贾之厚赍贸易者。其法盖执券、引以取钱，而非以券、引为钱也。宋庆历以来，蜀始有交子。建炎以来，东南始有会子。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于以楮为币⑤，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⑥，而足以奔走一时，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以上以楮为币）作《钱币考》第二，凡二卷。

【注释】

①用：开支。

②糜（mi 迷）：浪费。

③直：通“值”，价值。

④飞券：近处之钱，可执票券到他处兑取。 钞引：向官府交钱后，执

其凭据到他处取得货物，亦称交子、会子。

⑤楮(chǔ 楚)：木名，皮可制桑皮纸，因以为纸的代称。

⑥方尺：一尺见方。

【译文】

不过古代习俗朴实，开支简单，所以钱币有剩余；后代习俗侈奢，开支浪费，所以钱币不充足。于是钱币的价值日轻，钱币的数额日多。数额多而价值轻，于是钱币流通到远处也难。自唐代以来，开始制成飞券、钞引之类，用以流通商贾的赠送货物或买卖的需要。其方法是执飞券、钞引以兑取钱币，而不是以飞券、钞引为钱币。宋朝仁宗庆历年间以来，蜀地开始有交子。南宋高宗建炎年间以来，东南地区开始有会子。自从交子、会子已经通行，就开始一直采用楮树皮纸制成钱币。珠、玉、黄金，是可贵的物品；铜虽然不够贵重，然而是适合使用的物品。以其可贵而且适合使用的物品，制造钱币并流通推行，是古人的意思。至于用楮纸制成钱币，仅开始以无用变成有用。举起一尺见方腐烂的票券，就足够奔走一个时候，寒冷时凭借此票券可穿到衣服，饥饿时凭借此票券可吃到食物，贫穷时凭借此票券可富起来，这大概是从来没有过啊！然而铜重量重而楮纸轻，铜币鼓铸繁杂，楮币印造简易，今天舍弃重量重并且难以铸造的铜币，而使用重量轻并且容易印造的楮币，尚且下面又免除犯铜禁令，上面没有搜铜骚扰，也是一个便利吧！因而撰写《钱币考》第二，共有二卷。

【原文】

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①。钧是人也②，古之人，方其为士③，则道问学；及其为农④，则力稼穑⑤；及其为兵⑥，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

捍城其民[7]。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盖当时国之与立者，民也。光岳既分[8]，风气日漓[9]，民生其间，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介胄则惭[10]；农安于犁锄，而问之刀笔则废[11]。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12]。食土之毛者[13]，日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孱不足以满隅者[14]，总总也[15]。于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官既无藉于民之材，而徒欲多为之法以征其身[16]。户调口赋[17]，日增月益。上之人厌弃贱薄，不倚民为重，而民益穷苦憔悴，只以身为累矣[18]。作《户口考》第三，叙历代户口之数与其赋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注释】

①窳(yǔ 雨)惰：懒惰。

②钧：古代重量单位名称。这里表示衡量人才意思。

③方：当。 士：士民。

④农：农民。

⑤稼穑：指耕种和收割农作物。

⑥兵：兵卒。

⑦城：古代诸侯大夫领地。 民：指士、农、工、商四民。

⑧光岳：光即日、月、星三光，岳即五岳。

⑨漓：薄。

⑩介胄：介，通“甲”。披甲戴盔。

⑪刀笔：书写工具。古代用刀将字刻在甲骨竹木简，故后来刀笔合称。

⑫九流：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泛指多种学术流派。 百工：泛指多种工匠。 释老：佛教与道教。

⑬食土之毛：毛，即田地生长的农作物。土，即国家疆土，亦称“食毛践土”，寓意感戴君主恩赐。

⑭肩摩袂接：袂，即衣袖。肩与肩相摩，衣袖与衣袖相接，形容人多而

拥挤。 三孱(chán 禅):三,多意。孱,怯弱。 隅:边沿地方。

⑮总总:众多。

⑯征:即税。

⑰户调:按户征税。 口赋:按人口征税。

⑱累(léi 雷):通"犦",亦称累牛。

【译文】

古代户口少,而且全是有才能有知识的人;后代人口繁多,而且都是懒惰之辈。评量所有的人,古代的人,当其为士时,就道德观念上询问学业;及其为农民,就努力在田地里劳动;及其为兵士,就善于作战的阵法。所投奔的方向,没有不如意的。这是以千里之邦,万家聚居,完全能够世代守卫国家,能够保卫国土的民众。民多就国家富强,民少就国家贫弱。大概当时帮助建立国家的,是民众。日、月、星的光彩已经照不到五岳大山,先古风气日益淡薄,民众生存在其间,才能日益贫乏,知识日益低劣。读书的文人拘守文墨,如果把士兵盔甲授给他,他就惭愧;农民安心犁锄农具,如果把文人的刀笔赠送给他,他就废弃。以至各种学术流派、各种工匠、佛教道教僧侣之徒,吃国家粮食的人日益众多。道路上的人多而且拥挤不堪,软弱无用的人已经不值得充塞到边疆,因为处处是人。于是民之多少,不能够足使国家盛衰。官府既然不能借助民众才力,就要徒然希望多制定法令,向民众身上收税。于是按户收税,按人口收税,不断增加税额。上等人厌弃卑贱的,不是依赖民众为重要,而民众日益穷苦憔悴,只以自己身躯当为耕牛。因而撰写《户口考》第三,叙述历代户口数额和其赋役情况,而以奴婢、占役附录其内,共有二卷。

【原文】

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

长，里有正[1]，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军旅则执干戈，兴土木则亲畚锸[2]，调征行则负羁紲[3]，以至追胥力作之任[4]，其事不同，而皆役于官者也。役民者逸，役于官者劳，其理则然。然则乡长、里正非役也。后世乃虐用其民，为乡长、里正者，不胜诛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户役矣[5]。唐、宋而后，下之任户役者，其费日重；上之议户役者，其制日详。于是曰差、曰雇、曰义[6]，纷纭杂袭，而法出奸生，莫能禁止。噫[7]！成周之里宰、党长[8]，皆有禄秩之命官[9]；两汉之三老啬夫[10]，皆有誉望之名士。盖后世之任户役者也，曷尝凌暴之至此极乎？作《职役考》第四，叙历代役法之详，而以复除附焉，凡二卷。

【注释】

①郡、县、乡：古代行政区域名称。里，是居民所居住的地方名称。郡守、县令、乡长、里正均是相应行政官吏。

②畚锸（běn chā 本插）：运土、挖土工具。

③调征行：调遣远行。 羁紲（jī xiè 机械）：马笼头和马缰。

④追胥：追捕盗贼。 力作：努力劳作。

⑤户役：按户服徭役。

⑥差：差役。 雇：雇役。 义：义役。

⑦噫（yī 医）：感叹。

⑧成周：西周都城，即今洛阳故城。 里宰、党长：官名。

⑨禄秩：俸禄品级。

⑩三老：古代天子所敬养的地方上年高有名望的人，三老掌教导乡里。 啬夫：地方官吏。

【译文】

役使民众的是官吏，被官吏役使的是民众。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职位不同，但都是役使民众的官吏；而民众在军队里时就手持兵器，大兴土木建筑时就亲自挖土运土，调遣远行时就身背马笼头和马缰，以至有追捕盗贼、努力劳作的责任，其事情不同，但都是被官吏役使的。役使民众的人安逸，被官吏役使的人辛劳，其道理就是如此。然而，乡长、里正原初并非役使人，后代当权者是用暴政压迫其民众，作为乡长、里正，非常需索苛扰，又各自萌发避免的心思，就开始命名谓户役。唐代、宋代以后，下至负责户役的，财力消耗日重；上到议论户役的，徭役制度日详。于是称差役、称雇役、称义役，种类混乱重叠，法令出台而欺诈滋生，不能禁止。啊！西周的里宰、党长，都是有俸禄品级的命官；两汉时的三老、啬夫，都是有声望的名士。后代负责户役的官吏，为何要凌虐残暴到如此极端地步呢？因而撰写《职役考》第四，叙述历代役法比较详细，而以免除徭役附录其内，共有二卷。

【原文】

征榷之途有二①：一曰山泽，茶盐坑冶是也；二曰关市②，酒酤征商是也③。羞言利者则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④，而欲与民庶争货殖之利⑤，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则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强擅之；关市货物之聚，而商贾擅之。取之于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而毋专仰给于百姓之赋税⑥，是崇本抑末之意⑦，乃经国之远图也。"自是说立，而后之加详于征榷者，莫不以借口。征之不已，则并其利源夺之。官自煮盐、酤酒、采茶、铸铁，以至市易之属，利源日广，利额日重。官既不能自办，而豪

强商贾之徒，又不可复擅。（以上言征额日重，则官与商贾豪强皆无利可图。）

【注释】

①征榷：征即征税，榷即对货物专卖。此处指征商人货物的税和官府专卖货物。

②关市：货物积聚的地方。

③酒酤（gū 姑）：卖酒。

④食租衣税：指依靠缴租纳税维持生活。

⑤货殖：积聚货物，生殖盈利。

⑥仰给：依赖。

⑦崇本抑末：重农轻商。

【译文】

征收商人货物税和官府专卖货物的途径，有二：一称山林水泽，如茶、盐和开采冶铁炼矿石是这样；二称积聚货物的关市，如卖酒和征收商税是这样。以言利为羞辱的人就说："县官日常生活供给，应该依靠征收租税罢了，而要与庶民争夺积聚货物经商的盈利，就不是帝王的事业"。以言利为善美的人即说："山海天地间的物藏，却被豪强独断专行；关市货物的积聚，却被 商人独断专行。利是取自豪强、商人，用以资助国家经费，而不是专门依赖百姓缴纳赋税，这是崇农抑商的意思，是治理国家的深远图谋"。自从这个说法成立，以后增加审订征收商人货物税和官府专卖货物，没有不是利用这个借口的。征收商税没有停止的时候，就将商人盈利来源全部夺去。官府自己煮盐、卖酒、采茶、铸铁，以至市场交易之类，盈利来源日广，盈利数额日多。后来官府已经不能自办，而豪强、商人之徒，又不可再次独断专行。

【原文】

然既以立为课额[1]，则有司者不任其亏减[2]，于是又为均派之法。或计口而课盐钱，或望户而榷酒酤[3]，或于民之有田者，计其顷亩，令于赋税之时，带纳以求及额，而征榷遍于天下矣！盖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强商贾之徒，以优农民。及其久也，则农民不获豪强商贾之利，而代受豪强商贾之榷。有识者知其苛横，而国计所需，不可止也。（以上言农民代商贾受困，如盐课归地丁之类）作《征榷考》第五。首叙历代征商之法；盐铁始于齐，则次之。榷酤始于汉，榷茶始于唐，则又次之；杂征敛者[4]，若津渡间架之属[5]，以至汉之告缗[6]，唐之率贷[7]，宋之经总制钱[8]，皆衰世一切之法也，又次之。凡六卷。

【注释】

①课额：赋税数额。

②有司：泛指官吏。

③望户：望是酒旗。即酒户，或酒店。

④杂征敛：即杂税。

⑤津渡间架：据《文献通考·征榷六》云津渡即"陈州私置蔡河琐民，船胜百斛者取百钱，有所载倍其征"；间架即"屋二架为间，上间钱二千，中间一千，下间五百，吏执笔握算，入人家计其数。……敢匿一间，杖六十"。均是杂税名称。

⑥告缗（min民）：缗，即缗钱。奖赏揭发匿钱逃税的人。

⑦率货：《文献通考·征榷六》云"富商右族赀富什，收其二，谓之率贷"。

⑧经总制钱：指以总制司为名加赋的钱。

【译文】

不过已经规定赋税数额，只是有关官吏为了不使其数额亏减，于是又制定均派之法。或计算人口而征收盐钱，或酒店而改由官府专利卖酒，或对民众有田地的人，核计其顷亩，使令在缴纳赋税时候，增加缴纳别项税钱，以求达到数额，而征收商税和官府专卖货物已经遍及到天下了！大概过去官府专卖货物的收入，称谓取自豪强、商人之徒，以便优惠农民。当其时间久了，即农民获不到取自豪强、商人之利的好处，反而代替豪强、商人接受官府专卖 货物。有见识的人知道其苛刻横暴，但是国家财计所需要，不可能制止。因而撰写《征榷考》第五。首先叙述历代征收商税办法；盐铁开始于春秋齐国，乃是其次叙述的；官府卖酒开始于汉朝，官府卖茶开始于唐朝，乃是又其次叙述的；杂税，如津渡税、间架税之类，以至汉朝的告缗，唐朝的率贷，宋朝的经总制钱，都是衰落时代的一切法令，故又依次叙述。共有六卷。

【原文】

市者①，商贾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货取之任土所贡而有余，未有国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说，则昉于《周官》之泉府②，后世因之，曰均输，曰市易，曰和买③，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赋而有余，未有国家而籴粟者也④。而籴之说，则昉于齐桓公、魏文侯之平籴，后世因之，曰常平⑤，曰义仓⑥，曰和籴⑦，皆以平籴藉口者也⑧。然泉府与平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滞于民用也，则官买之、籴之；及其适于民用也，则官卖之、粜之。盖懋迁有无⑨，曲为贫民之地⑩，初未尝有一毫征利富国之意。然沿袭既久，古

意浸失[11]：其市物也，亦诿曰“摧蓄贾居货待贾之谋”，及其久也，则官自效商贾之为，而指为富国之术矣；其籴粟也，亦诿曰“救贫民谷贱钱荒之弊”，及其久也，则官未尝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积粟之入矣[12]。至其极弊，则名曰和买、和籴，而强配数目[13]，不给价直，鞭笞取足，视同常赋。盖古人恤民之事，后世反藉以厉民，不可不究其颠末也。作《市籴考》第六，凡二卷。

【注释】

①市：积聚货物，买卖交易。

②昉（fǎng 访）：开始。《周官》：即《周礼》。泉府：掌管收购市上滞销货物和税收的机构。

③和买：乃宋制，指官府给农民货款，待农业收成时输绢偿还。

④籴（dí 笛）：买米。

⑤常平：即常平仓，亦即官府在价低时购粮贮于仓内，价高时平价售出。

⑥义仓：地方备荒粮仓。

⑦和籴：官府出价民出粮，双方商议交易。

⑧平籴：官府以平价购粮，遇荒平价售出。

⑨懋迁：指货物交易。

⑩曲：偏僻地方。

⑪浸：渐。

⑫徒：仅仅。

⑬配：配钱，即对布帛等物给价值，折合为钱。

【译文】

积聚货物，进行交易，这是商人的事情。古代帝王，其财物取自农田生产贡献尚有多余，没有国家还进行买卖交换物品的。而进行货物交易的说法，仅开始于《周礼·地官》之泉府，后代因袭

下来，称均输，称市易，称和买，都是以泉府为借口的。买米，这是庶民的事情。古代帝王，其米粟取自什一税尚有多余，没有国家还买米的。而买米的说法，仅开始于春秋时齐桓公、魏文侯的平籴，后代因袭下来，称常平仓，称义仓，称和籴，都是以平籴为借口的。然而，泉府与平籴的设立法度，都是便利民众：正当货物、米在民间不易售出时，就由官府全买去；当货物、米适合民间需用时，就由官府全卖出。大概贸易有无相通，偏僻地方都是贫民聚居，当初未尝有一点收税的或盈利富强国家的意思。不过沿袭已久，古意渐渐遗失：其卖出的货物，也推诿说："摧毁商人囤积等待时机售出的图谋"，当其时间久了，于是官府自身效法商人的做法，并且指出是富强国家的方法；其买入的粮食，也推诿说："救治贫民粮价贱时钱币少不够流通的弊病"，当其时间久了，于是官府未尝有恩惠到贫民，并且仅是如此顺利居积粮食的买入了。其弊端达到极点，就命名谓和买、和籴，为了满足数额，就督限民户交纳配钱数目，如民户违抗不给价值，就鞭笞强制取足，视为如同常赋。大概古人抚恤民众的事情，后代反而借此虐害民众，所以不可不推究其从头到尾的过程。因而撰写《市籴考》第六，共有二卷。

【原文】

《禹贡》八州皆有贡物①，而冀州独无之；甸服有米粟之输，而余四服无之②。说者以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赋所当供者，市易所贡之物，故不输粟。然则土贡即租税也③。汉、唐以来，任土所贡，无代无之，著之令甲④，犹曰当其租入。然叔季之世⑤，务为苛横，往往租自租，而贡自贡矣。至于珍禽奇兽，邪服异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奸谄之臣希意创贡，往往有出于经常之外者。甚至

揹留官赋⑥，阴增民输，而命之曰羡余⑦，以供贡奉。上下相蒙，苟悦其名，而于百姓则重困矣。作《土贡考》第七，凡一卷。

【注释】

①八州：本为九州，乃华夏代称。此指除冀州外，豫、雍、扬、兖、徐、梁、青、荆八州。

②四服：服指服事天子。本来王畿外围有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地区，此甸服除外，故称之。

③土贡：贡献天子的土特产。

④令甲：法令。

⑤叔季之世：叔世、季世合称，俱指末世。

⑥揹(kèn肯去)：卡压，扣留。 官赋：征收属官府土地的地租。

⑦羡余：正税外的无名杂税。

【译文】

《尚书·夏书》内《禹贡》篇，记载八州都有贡物，但是冀州唯独没有贡物；甸服有粮食缴纳，而余下四服都没有缴纳。评论者认为，京都千里之外地区，八州都用田赋当成奉献天子的物品，或是用买卖交易所贡献的物品，所以不用缴纳粮食。然而，奉献给皇帝的土特产，就是田地的租税。汉、唐以来，根据土地情况贡献，每代都有，编成法令，好像说这样的田租交纳恰当。不过衰乱并临近灭亡的时代，务必变为刻薄横暴，往往田租自然是田租，而贡献自然是贡献了。至于珍禽奇兽，邪服异味，或荒淫君主降旨索取，或奸谄大臣迎合意旨创立贡目，往往超出经常贡奉之外。甚至扣留官田赋税，暗增民间缴纳的税目，并且命名谓羡余，以便供应贡奉的需 要。上下相互蒙骗，苟且喜欢自己的名声，但对百姓就加重了负担。因而撰写《土贡考》第七，有一卷。

【原文】

贾山《至言》曰[1]："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而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然则国之废兴，非财也。财少而国延，财多而国促，其效可睹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2]，又有王府内府[3]，且有惟王不会之说[4]，后之为国者因之。两汉财赋曰大农者[5]，国家之帑藏也，曰少府[6]、曰水衡者[7]，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转运度支[8]，而复有琼林、大盈[9]；宋既有户部三司[10]，而复有封椿内藏[11]。于是天下之财，其归于上者，复有公私。恭俭贤主，常捐内帑以济军国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娱，故财匮而其民怨，此又历代制国用者龟鉴也。作《国用考》第八，叙历代财计首末，而以漕运，赈恤、蠲贷附焉，凡五卷。

【注释】

①贾山：汉颍川（今属河南许昌地区）人，文帝时上书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即《至言》。

②六典：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乃古代建邦六法。 太府：掌九贡九赋货财入出的官吏。

③王府：亦玉府，掌收藏金玉、玩好、良货等物的官吏。 内府：掌皇室仓库的官吏。

④会（kuai 块）：年终总计。

⑤ 大农：即大司农，九卿之一，掌赋税粮钱盐铁事。

⑥少府：掌宫中御服、珍宝等物的官吏。

⑦水衡：掌上林苑及皇宫财物、铸钱的官吏。

⑧转运度支：掌转运粮食、财赋官吏。

⑨琼林、大盈：皇室另藏贡物的二库。

⑩户部三司：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专掌财赋事。

⑪椿：《文献通考》作“桩”，可从。 封桩：乃皇宫内库，藏国用余财。

【译文】

汉代贾山《至言》说：“过去周代有一千八百个国家，以九州的民众，供养一千八百个国君，国君有多余的财赋，民众有多余的劳力，而颂扬之声大作；秦始皇以一千八百国的民众供养自己，乃至劳力用完了不能承担其徭役，财赋用尽了不能承担其索求。一个君主之身，所供养自己，如驰马弋猎的娱乐，天下已经不能供奉了”。然而国家的兴废，不是财赋原因。财赋少而国运延长，财赋多而国运短促，其效果是可以目睹的。不过自《周礼》六典有太府，又有玉府、内府，并且还有君王不总计财用的说法，后来的为国者都因袭下来。两汉掌管财赋称大司农，是掌国家的财库；称少府，称水衡，是掌君主的私蓄。唐朝已经有转运度支官职，而后又有琼林、大盈二库；宋朝已经有户部三司，而后又有封椿内藏。于是天下的财赋，其归于上述职官掌管，又有公私区分。如以恭谨约束自己的贤君，时常捐出宫内仓库钱财以救济军国大事需用，所以民众生活宽裕，而其帝位巩固、昌盛；以淫侈放纵自己的昏君，非常浪费国库资财以满足其耳目娱乐，所以国库财钱匮乏，而其民众怨恨、愤怒，这又是历代控制国家开支的借鉴。因而撰写《国用考》第八，叙述历代财计首尾情况，而以漕运、赈恤、蠲贷附录其内，共有五卷。

【原文】

古之用人，德行为首，才能次之。虞朝载采①，亦有九

德②。周家宾兴③，考其德行，于才不屑屑也④。两汉以来，刺史守相⑤，得以专辟召之权；魏、晋而后，九品中正⑥，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闬之毁誉⑦，而试之以曹掾之职业⑧，然后俾之入备王宫，以阶清显。盖其为法，虽有愧于古人德行之举，而犹可以得才能之士也。（以上言唐、虞、三代取德，两汉、魏、晋取才。）

【注释】

①虞朝：指舜在位期间。 载采：行事。

②九德：九种品德。

③宾兴：即周代选举法，自小学举出贤能者，而以宾礼相待，升于国学。兴，举。此法后来沿袭到科举时代。

④不屑屑：屑乃碎末，屑屑乃琐碎烦细。此指不用烦细宾兴礼仪，以示轻视无德有才者。

⑤刺史：即太守，相当于后来知府。 守相：郡中的相。

⑥九品：魏、晋时选拔官吏制度，即把州郡内有才能者分为九品，选择后授予官职。 中正：官名。由州郡内有声望的人任之。

⑦里闬（hàn 旱）：乡里。闬，即里门。

⑧曹掾（yuàn 怨）：曹即官署，掾即小吏。

【译文】

古代用人，以德行为首要条件，其次就是才能。虞舜在位时，人的行事，也有九种品德。周代的宾兴礼仪，是考核人的德行，对于才能是轻视的。两汉以来，刺史、守相，得到这个独揽推荐而征召入仕的大权；魏、晋以后，九品中正的选拔官吏制度，得到这个掌握人物的大权。都是考核其在乡里受到毁谤或赞誉情况，就经过考试而用为官署属下的胥吏职务，然后使其准备进入王宫，这是个清高、显达的途径。也许这种做法，虽然有愧于古人推选德

行的传统，不过好像可以得到有才能的士。

【原文】

至于隋，而州郡僚属，皆命于铨曹[1]；搢绅发轫[2]，悉由于科目[3]。自以铨曹署官，而所按者资格而已，于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权；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试者词章而已，于是操觚末技[4]，得以阶荣进之路。夫其始进也，试之以操觚末技，而专主于词章；其既仕也，付之于勘籍小吏，而专校其资格。于是选贤与能之意，无复存者矣。然此二法者，历数百年而不可以复更，一或更之，则荡无法度。而侥滥者愈不可澄汰，亦独何哉？（以上言隋、唐以后，官人皆出于铨曹科目）又，古人之取士，盖将以官之。三代之时，法制虽简，而考核本明；毁誉既公，而贤愚自判。往往当时士之被举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后世，巧伪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为取士之途，铨选为举官之途，二者各自为防闲检柅之法。至唐，则以试士属之礼部，试吏属之吏部。于是科目之法，铨选之法，日新月异，不相为谋。盖有举于礼部而不得官者，不举于礼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进身之途辙，亦复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于是立举士、举官两门以该之。作《选举考》第九。凡十二卷（以上言举士、举官分为两门）

【注释】

①铨曹：即吏部，专司量才授官。亦称铨部。

②发轫：起程。轫乃刹车木，行车前必去轫。

③科目：分科取士的名目。

④操觚（gū 姑）：觚即古人书写用的简，意谓拿纸写文章。

【译文】

至于隋朝，如州郡官署所属官吏，都是由吏部授命；缙绅发迹，全是因为有了分科选拔的名目。自从吏部设置官职，而所依照的不过是资格罢了，于是就审核小吏，得到这个掌握官吏升沉大权；自从分科选拔官吏，而所考试的不过是词章罢了，于是就以空洞的文章，得到这个官阶荣进的路径。其开始进身，是以浅薄文章考试，而专门主张词章之学；已经作了官的，给予他审核小吏之权，而专门核实其资格。于是选拔贤德与才能的意思，没有再存在下去了。然而此吏部和分科目选拔的两个法则，历经数百年尚不可以反复变化，一旦有变更，就荡然没有法度，而侥幸滥竽的人更加不可肃清，这是何原因呢？另有，古代人取士，将要给予官职。夏、商、周三代时候，法制虽然简要，而考核原本易明；毁谤、赞誉已经公平，而贤、愚自然区别。往往当时被推举的士，没有不升入官职，当初并非有两个途径。降至后代，奸诈虚伪日甚一日，而法令也日益增多。于是用科目取士的途径，吏部选拔推举官吏的途径，二者各自成为防备杜绝奸伪的办法。到了唐代，就以考试进士归属礼部，考试官吏归属吏部。于是科目取士的办法，吏部选用官吏的办法，日新月异，不相为谋。大概有被礼部推举而没有得到官职，或没有被礼部推举而得到官职。而士人进身所经过的途径，又反复不一致，不可类比而等同，于是立举士、举官两门，以详备之。因而撰写《选举考》第九，共有十二卷。

【原文】

古之教者，家有塾①，党有庠②，術有序③，国有学。所谓学校，至不一也。然惟国学有司乐司成④，专主教事；而州闾乡党之学⑤，则未闻有司职教之任者。及考《周礼·地官》，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⑥，孟月属民而读

法[7]，祭祀则以礼属民；州长掌其州之教治政令[8]，考其德行道艺，纠其过恶而劝戒之。然后知党正即一党之师也，州长即一州之师也。以至下之为比长闾胥[9]，上之为乡遂大夫[10]，莫不皆然。盖古之为吏者，其德行道艺，俱足以为人之师表，故发政施令，无非教也。以至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盖役之则为民，教之则为士，官之则为吏，尊之则为师，钧是人也[11]。（以上言三代以前，吏与师合而为一。）

【注释】

①塾：门侧之堂。此指合二十五家而为之门塾，供教学用，即乡学，或称私塾。

②党：古代地方五百家的基层组织。 庠（xiáng 详）：与“序”同样，均为地方乡里学校。

③術（suì 岁）：通“遂”。古代农村（野鄙）中的行政区域。

④国学：国家最高学府。 司乐：古代学官，掌音乐。 司成：古代学官，总掌国学。

⑤州闾乡党：周代乡里、地方行政组织。

⑥党正：古代一党（五百家）的长官。

⑦孟月：孟，初也。即四季中头一个月。

⑧州长：古代一州（二千五百家）的长官。

⑨比长：古代五家为比，使之相保，其长称比长。 闾胥：掌管闾内赋税征收的小吏。

⑩遂大夫：掌管一術（遂）内政令的官吏。

⑪钧：通“均”。

【译文】

古代教育，二十五家一闾设有家塾，五百家一党设有庠学，一万二千五百家一術设有序学，国家设有国学。所谓学校，都大

不一样。不过只有国学，才有司乐、司成等学官，专门主持教学工作；而地方乡里学校，就没有听说有担负主管教育职务的官吏。推及考证《周礼·地官》，知道党正各掌管其五百家一党内的政令教治，每当正月、四月、七月、十月吉日，聚集所属的民众并且讲读邦法政令，祭祀时即以礼聚集所属民众并且端正齿位；州长掌管其二千五百家一州内教治政令，考核所属民众德行道艺，纠正其缺点、罪过，并且给予劝勉、警告。然后知道党长是一党的教师，州长是一州的教师。以至下自比长、闾胥，上至遂大夫，没有不是这样的。大概古代作为官吏，其德行和道德学问，都足以成为人之师表，所以发政施令，无非是教育人。以至使民众推举有德行的贤者，使其出去发挥长处；使民众推举有才力的能者，使其入官治理政务。大概役使即成为民，教育即成为士，授官即成为吏，尊敬即成为师，均是这类人。

【原文】

秦、汉以来，儒与吏始异趋，政与教始殊途。于是曰郡守，曰县令，则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①]，曰文学掾[②]，则师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为谋，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从学也。曰习读；及进而登仕版[③]，则弃其《诗》、《书》、《礼》、《乐》之旧习，而从事乎簿书期会之新规[④]。古人有言曰："吾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后之为吏者，皆以政学者也。自其以政学，则儒者之学术，皆筌蹄也[⑤]；国家之学宫，皆刍狗也。民何由而见先王之治哉？又况荣途捷径，旁午杂出[⑥]，盖未尝由学而升者滔滔也。（以上言政与学分，而学日衰）于是所谓学者，姑视为粉饰太平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为无益

于兴衰理乱之故矣。作《学校考》第十，叙历代学校之制，及祠祭褒赠先圣先师之首末，幸学养老之仪，而郡国乡党之学附见焉，凡七卷。

【注释】

①博士官：源于战国，秦汉沿袭。汉称五经博士，晋改称国子博士。

②文学掾：教官。亦称文学。

③仕版：官吏名册。

④期会：定有期限，泛指政令施行。

⑤筌蹄：为实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

⑥旁午：纵横，错综。

【译文】

自秦、汉以来，儒与吏开始有不同的趋向，政与教开始有不同的道路。于是称郡守，称县令，即吏所以治理其民众；称博士官，称文学掾，即老师所以教育其弟子。儒与吏、政与教二者相互冷漠，不相为谋，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正当随从学校就学，称习读；当进用而载入官吏名册，就放弃其《诗经》、《尚书》、《礼经》、《乐经》旧学，而从事官府文簿册籍、政令施行新规。古人有句话，说："我听说学习以后参入政事，还未听说利用政事来学习的"。后来作为官吏，都是利用政事来学习的。自从官吏利用政事来学习，即儒家学术，都是被利用的工具；国家学校，都是如草、狗一样轻贱。试问民众还有什么缘由能见到先王之治呢？又何况荣途捷径，纷繁杂出，大概未曾有由学校而升官者滔滔不绝的吧！于是所谓学校，姑且视为粉饰太平的一件事，而庸人俗吏，当认为是无益于国家兴衰理乱的原因。因而撰写《学校考》第十，叙述历代学校制度，以及祠祭褒赠先圣先师之始终，幸学养老之礼仪，而郡国乡党学校均附见其内，共有七卷。

【原文】

古者因事设官，量能授职，无清浊之殊，无内外之别，无文武之异。何也？唐虞之时，禹宅揆[1]，契掌教[2]，皋陶明刑[3]，伯夷典礼[4]，羲、和掌历[5]，夔典乐[6]，益作虞[7]，垂共工[8]。盖精而论道经邦，粗而饬财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圣贤也。后之居位临民者，则自诡以清高，而下视曲艺多能之流[9]。其执技事上者，则自安于鄙俗，而难语以辅世长民之事。于是审音、治历、医祝之流，特设其官以处之，谓之杂流，摈不得与搢绅伍，而官之清浊始分矣。（以上分清浊）

【注释】

①宅揆：宅，任职；揆，宰相。指禹被任为司空，身居相位。

②契（xiè 谢）：乃商族始祖，助禹治水，被舜任为司徒，敷五教。

③皋陶（yáo 摇）：被舜任为掌管刑狱的官吏。

④伯夷：舜大臣，掌祭天、地、宗庙之礼。

⑤羲、和：即羲氏、和氏，尧舜时掌管天地四时的官吏。

⑥夔（kuí 奎）：舜时乐官。

⑦益：即伯夷，嬴姓祖先，被舜任为虞，掌管山泽。

⑧垂：舜时工官。 共工：即工官，掌百工事。

⑨曲艺：指医卜类技术。

【译文】

古代因事设官，量才授官，没有清浊不同，没有内外区别，没有文武差异。这是为什么呢？唐尧与虞舜时代，大禹居官宰相，契掌管教化，皋陶严明刑狱，伯夷掌管礼仪，羲氏、和氏掌管历法，夔掌管音乐，伯益掌管山泽，垂掌管百工。以上大概都是精能论道经邦，粗能饬财辨器，其爵位都是公卿，其人品都是圣贤。后

代居守官位，临视民众，却以清高自负，而轻视医卜等多才多能之流。其掌握技术供奉上者，仅是自己安心于庸俗，却难说以辅世长民的事情。于是针对审音、治历、医祝之流，特设其官职以便处置，被谓为杂流，被排斥不得与缙绅为伍，而居官开始有清浊区分了。

【原文】

昔在成周，设官分职，缀衣趣马[1]，俱吁俊之流；宫伯内宰[2]，尽兴贤之侣。逮夫汉代，此意犹存。故以儒者为侍中[3]，以贤士备郎署[4]，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国之徒[5]，得以出入宫禁，陪侍宴私，陈谊格非，拾遗补过。其才能卓异者，至为公卿将相，为国家任大事，霍光、张安世是也[6]。中汉以来，此意不存，于是非阉宦嬖幸，不得以日侍宫庭，而贤能搢绅，特以之备员表著[7]。汉有宫中、府中之分[8]，唐有南司、北司之党[9]，职掌不相为谋，品流亦复殊异[10]，而官之内外始分矣。（以上分内外）古者，文以经邦，武以拨乱。其在大臣，则出可以将，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则簪笔可以待问[11]，荷戈可以前驱。后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战阵；被介胄者，不复识简编。于是官人者，制为左右两选，而官之文武始分矣。（以上分文、武）

【注释】

①缀衣：官名，掌管衣服，为天子近臣。 趣马：官名，掌王马之政。

②宫伯：官名，掌卿大夫士有名籍的子弟任用、惩奖。 内宰：官名，掌宫内政令教化。

③侍中：皇帝近臣。

④郎署：官署名。

⑤周昌（？～公元前192年）、袁盎（？～公元前148年）、汲黯（？～公元前112年）、孔安国均为西汉名臣。

⑥霍光（？～公元前68年）、张安世（？～公元前62年），均为西汉名臣。

⑦备员：有名无实的充数官员。

⑧宫中：近侍臣僚。 府中：官署之吏。

⑨南司：指宰相，即中书、门下、尚书三省。 北司：指内侍省，由太监组成。

⑩品流：官品等级。

⑪簪（zān 糌）笔：插笔冠前，以备记事。

【译文】

过去在周代，设立官职分别职守，如缀衣、趣马等官，都是贤俊之流；宫伯、内宰等官，尽是举贤兴功的同伴。继至汉代，此意犹存。所以，使用儒家学者为侍中，使用贤良之士充实官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国等辈，得以出入宫禁，陪侍帝王宴私，谏言格非，矫正帝王过失。其才能卓越优异者，升至公卿将相，为国家担任大事，如霍光、张安世这样的人。汉代中叶以来，此意不存，于是不是被太监宠爱的官吏，不得每天进宫侍奉帝王，而对贤能缙绅，只是凑数、有名无实的排列位次。汉代有宫中、府中之分，唐代有南司、北司的党羽，职掌不相为谋，官品等级又不同，而居官开始有内外的区别了。古代，文是用以治理国家，武是用以治理乱世。其在大臣者，即出征可以用为将，入朝可以用为相；其在小臣者，即把笔插在帽上可以准备询问，携带武器可以前驱杀敌。后代人才日衰，不能量才使用。掌文墨的，不能知道作战阵法；披甲戴盔的，不再知道书籍。于是百官、法制为左右两选，而居官开始有文武的区分了。

【原文】

至于有侍中、给事中之官[1]，而未尝司宫禁之事，是名内而实外也。唐以来，以侍中为三公官，以处勋臣；又以给事中为封驳之官[2]，皆以外庭之臣为之，并不预宫中之事。有太尉、司马之官[3]，而未尝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实文也。太尉，汉承秦以为三公，然犹掌武事也，唐以后亦为三公。宋时吕夷简、王旦、韩琦[4]，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大司马，《周官》掌兵，至汉元成以后为三公，亚于司徒，乃后来执政之任，亦非武臣也。太常有卿佐[5]，而未尝审音乐；将作有监贰[6]，而未尝谙营缮。不过为儒臣养望之官，是名浊而实清也。尚书令在汉为司牍小吏[7]，而后世则为大臣所不敢当之穹官；校尉在汉为兵师要职[8]，而后世则为武弁所不齿之冗秩。尚书令，汉初其秩至卑，铜章青绶，主官禁文书而已。至唐，则为三省长官，高祖入长安时，太宗以秦王为之，后郭子仪以勋位当拜[9]，以太宗曾为之辞不敢受。自后至宋，无敢拜此官者。汉八校尉，领禁卫诸军，皆尊显之官。宰相之罢政者，至为城门校尉。又司隶校尉，督察三辅，弹劾公卿，其权至雄尊。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皆领重兵，镇方面，乃大帅之职。至宋时，校尉、副尉为武职初阶，不入品从，至为冗贱。盖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悬绝如此。（以上名实不符，古今互异）参稽互考，曲畅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类推。作《职官考》第十一，首叙官制，次序官数，内官则自公师、宰相而下，外官则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禄秩品从之详，凡二十一卷。

【注释】

①侍中：官名，侍从皇帝。 给事中：官名，侍从皇帝，应对顾问，评论

政事。

②封驳：对诏敕认为不当，封还或予驳正。

③太尉：掌军事，秦汉时尊与丞相等。后为加官，无实权。 司马：即大司马，周时掌军政。汉时无印绶，与丞相等并为三公。

④吕夷简（公元979～1044年）：宋仁宗时官至同平章事。 王旦（公元957～1017年）：宋真宗时累擢知枢密院。 韩琦（公元1008～1075年）：宋仁宗时官至枢密使、宰相。

⑤太常有卿佐：太常掌礼乐郊庙社稷事，至北齐设太常寺有卿、少卿各一人。

⑥将作有监贰：将作监，隋时置大监、副监，宋时为监、少监。

⑦尚书令：初为少府属官，掌章奏文书，至唐为宰相。因唐太宗曾任之，故后人不敢居此官名。

⑧校尉：武官，掌管特种兵。

⑨郭子仪（公元607～781年）：唐代将领，德宗时官至太尉中书令。

【译文】

至于有侍中、给事中官，并未曾掌管宫内的事情，是名为内官而实为外官的。唐代以来，以侍中为三公官，已经安排为勋臣；又以给事中为封驳之官，都是以外庭臣僚担任，并不参预宫中事情。有太尉、大司马官，而未曾掌管兵戎的事情，是名为武臣而实为文臣的。太尉，汉承秦制以为三公，不过犹掌武事也。唐代以后，也为三公。宋代时候，吕夷简、王旦、韩琦，都官至太尉，但不是武臣也。大司马，《周礼》记载是掌兵，至汉元帝、成帝以后为三公，次于司徒，乃后来执政之任，也不是武臣也。太常寺卿有副职少卿佐助，而未曾审定音乐；将作监有副职少监，而未曾熟悉土木建筑技术。不过作为儒臣弘雅的官吏，是名浊而实清。尚书令在汉代是掌管文书的小吏，而后代就变成大臣所不敢担当的最大的官；校尉在汉代是军队长官要职，而后代变成武夫所不齿的闲散无用官职。尚书令，汉初其品级很低，用铜印和青色印带，主管宫禁文书罢了。到唐代，即为三省长官。唐高祖入长安时，太宗以秦王曾为尚书令。后来郭子仪以勋位当拜尚书令，但他以唐太宗曾

任此官之词而不敢受职。自此后到宋代，无人敢拜受此官。汉代八校尉，率领禁卫诸军，都是尊显官吏。宰相罢政，至为城门校尉。又司隶校尉，督察三辅，弹劾公卿，其权极为雄尊。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都是率领重兵，镇守一个方面，乃是大帅职责。到宋代，校尉、副尉为武职初阶，不入品级，变成为没有品级被视为轻贱的散官。大概官的名称相同，而古今的高低竟然相差如此的远。相互验证考核，融会贯通，而沿革的原因，可以类推。因而撰写《职官考》第十一，首先叙述官制，其次序列官员数，内官即自公师、宰相以下，外官即自州牧、郡守以下，以至散官俸禄、官品都详细叙述，共有二十一卷。

【原文】

《郊特牲》曰①："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②。"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荀卿子曰③："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父子相传以待王公④。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然则义者，祭之理也；数者，祭之仪也。古者人习于礼，故家国之祭祀，其品节仪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义，则非儒宗讲师不能明也。周衰礼废，而其仪亡矣。秦、汉以来，诸儒口耳所授，简册所载，特能言其义理而已，《戴记》是也⑤。《仪礼》所言⑥，止于卿士大夫之礼。六典所载，特以其有关于职掌者则言之。而国之大祀，盖未有能知其品节仪文者。（以上祭祀仪节久失）

【注释】

①郊：南郊祭天。 特：牛也。 特牲：祭祀时供用的牛类牲畜。《郊特牲》：《礼记》中一篇。

②祝史：向神颂祷的史官。

③以下四句各引自《荀子·荣辱》。

④待：据《文献通考》和《荀子》应是“持”字。持，侍候。

⑤《戴记》：亦称《礼记》，是西汉戴圣采先秦资料编成。

⑥《仪礼》：亦称《礼经》，是春秋战国时部分礼制汇编。

【译文】

《郊特牲》说：“礼之所以尊严，是因为尊崇其义；失去其义，陈列其数，是祝史的事情”。所以其数可以陈设，其义却难知道。荀卿子说：“不知道其义，谨守其数，慎重而不敢增减改动，父子相传，以侍侯王公”。这是因为夏、商、周三代虽然灭亡，其致治之法犹然存在，是百官拿取禄俸、品级的依据。然而义者，是祭祀的道理；数者，是祭祀的仪式。古代人学习礼，所以国家、家族的祭祀，其品级和礼仪制度，祝史职掌者都 能知道；然其义，不是儒宗讲师是不能明白的。周衰礼废，而礼的仪式也消亡了。秦、汉以来，经过诸 儒家学者口 耳所传授，以及书籍所记载，只是能说礼义的道理罢了，如《戴记》就是这样。《仪礼》所说的，仅是卿士大夫的礼仪。《唐六典》所记载的，也只是以其有关职掌部分而叙说。而国家非常隆重的祭祀，大概还没有人能知道其品级节制和礼仪制度。

【原文】

汉郑康成深于礼学①，作为传注，颇能补经之所未备；然以谶纬之言而释经②，以秦、汉之事而拟三代，此其所以舛也。盖古者郊与明堂之祀③，祭天而已。秦、汉始有五帝、泰一之祠④，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礼礼之，盖出于方士不经之说。而郑注《礼经》二祭，曰天曰帝，或以为威灵仰⑤，或以为耀灵宝⑥，袭方士纬 书之荒诞而不知其非。夫礼莫先于祭，祭莫重于天，而天之名义且乖异

如此，则其他节目注释，虽复博赡，不知其果得《礼经》之意否乎？王肃诸儒⑦，虽引正论以力排之；然魏、晋以来，祀天之礼，尝参酌王、郑二说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废也。（以上郑氏说不足据）

【注释】

①郑康成（公元127～200年）：即郑玄，东汉高密（今属山东）人，经学家。游学十余年，聚徒讲学。后因党祸，杜门研经，遍注五经，自成一家。

②谶纬：指谶文和纬书，即以经义附会吉凶，宣扬迷信思想。

③明堂：指殿堂四周无壁，以茅草盖顶，周围有水池，是黄帝祀天处所。其制周代渐备。

④泰一：天神名。

⑤威灵：神灵的威严。

⑥耀灵：太阳。

⑦王肃（公元195～256年）：字子雍，三国魏东海郯（今山东郯城西南）人。经学家。为学不好郑玄，撰《圣证论》、《孔子家语注》。

【译文】

东汉郑康成礼学造诣深，撰写解释经文的文字，颇能弥补经书记载不足；然而以谶纬之言解释经义，以秦、汉之事而比拟三代，这是郑注所以舛误的地方。古代郊与明堂的祭祀，是祭天罢了。秦、汉时开始有五帝、泰一的祠庙，而用古代郊祭祀、明堂祭祀礼节去祭祀，大概出于方士没有根据的说法。而郑注《礼经》二祭，称天称帝，或认为对“威灵仰”，或认为“耀灵宝”，沿袭方士谶文纬书的荒诞说法还不知道是错误的。礼莫有先于祭祀，祭祀莫有重于天，而天的名义又如此荒谬怪异，即其他条目注释，虽然又旁征博引，但不知道他果然得到《礼经》的意义么？王肃等诸位儒家学者，虽然引用端正言论尽力排斥，然而魏、晋以来，祭祀天的礼仪，时常参考斟酌王肃，郑康成二家说法，轮流交替采用，

竟然不能偏废。

【原文】

至于禘祫之节[1]，宗祧之数[2]，《礼经》之明文无所稽据，而注家之聚讼莫适折衷，其丛杂牴牾，与郊祀之说无以异也。近世三山信斋杨氏[3]，得考亭、勉斋之遗文奥义[4]，著为《祭礼》一书，词义正大，考订精核，足为千载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经文，不复以注疏之说搀补，故经之所不及者，则阔略不接续；杜氏《通典》之书有祭礼，则参用经、注之文，两存王、郑之说，虽通畅易晓，而不如杨氏之纯正，今并录其说。次及历代祭祀，礼仪本末，而唐开元、宋政和二礼书中所载诸祀仪注，并详著焉。(以上祭礼，并录杜、杨之说)作《郊祀考》第十二，以叙古今天神地祇之祀[5]，首郊，次明堂，次后土[6]，次雩[7]，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8]，次社稷山川[9]，次封禅[10]，次高禖[11]，次八蜡[12]，次五祀，次籍田祭先农，次亲蚕祭先蚕，次祈禳[13]，次告祭，而后以杂祠、淫祠终焉，凡二十三卷。作《宗庙考》第十三，以叙古今人鬼之祀，首国家宗庙，次时享，次祫禘，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诸侯宗庙，而以大夫士庶宗庙时享终焉，凡十五卷。

【注释】

①禘祫(dì xiá 帝侠)：禘即天子诸侯宗庙大祭，祫乃合祭意。即集太祖、高祖、祖牌位合祭。

②宗祧(tiāo 挑)：祧是远祖之庙，即宗庙。

③三山信斋杨氏：三山即福州代称；信斋杨氏即杨复，南宋福安(今属

福建)人,受业朱熹之门,号信斋。

④考亭:即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别号考亭,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理学家,教育家。著有《四书章句集注》等书。勉斋:即黄榦(公元1152～1221年),字直卿,闽县(今属福建)人。朱熹得力门徒,世称勉斋先生,著有《经解》等书。

⑤地祇(zhi 之):地神、土神。

⑥后土:同地祇。

⑦雩(yú 于):因旱祈雨的祭礼。

⑧六宗四方:据《文献通考·郊社十四》云六宗是祭祀"四时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四方是"祭四方之内百物之神"。

⑨社稷:社是五土之神,稷是五谷之神。后泛指国家。

⑩封禅:天子在泰山上祭天,称封;在泰山下梁父山祭地,称禅。是祭天地的隆重典礼。

⑪高禖(méi 煤):传说高辛氏妻简狄吞玄鸟(燕)卵怀孕而生契,高辛氏为媒官,后立祠变媒为禖神。后世祭祀,以求子嗣。

⑫八蜡:蜡即腊,即每年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祭之,一祭神农,二祭后稷,三祭始教田者,四祭始创邮亭屋宇和田间道路者,五祭猫虎,六祭畜水堤防,七祭泄水沟洫,八祭除昆虫者。

⑬祈禳(ráng 瓤):向鬼神祈祷福祥,消除灾殃。

【译文】

至于合祭远近祖先的仪节,宗庙大祭的礼仪等级,《礼经》的明文,无从考据,而注释者却争论不休,难以适当折衷,众说杂乱而互相抵触,与郊祀之说没有什么差异。近代福安人信斋杨氏,得到考亭、勉斋师生二人遗著深奥的含义,编著为《祭礼》一书,词义正大,考订精核,足以成为千年不用修改的典籍。然而是书所叙述,一概本源于经书文字,不再用诸 家注疏说法搀和补入,所以经书记载不详处,就粗略而不接续。杜氏《通典》一书有祭礼,则是参考使用经书、注释文字,而存王、郑说法,虽然通畅易懂,但不如杨氏《祭礼》一书纯正,今并录其说。次及历代祭祀,礼

义本末，而唐朝开元、宋朝政和年间据《仪礼》、《戴记》书中所载诸项祭祀礼仪制度，一并详细著录。因而撰写《郊祀考》第十二，以便叙述古今天神地祇的祭祀。首先叙述郊，次一叙述明堂，次二叙述祀后土，次三叙述雩，次四叙述祀五帝，次五叙述祭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叙述六宗四方，次七叙述社稷，次八叙述祀山川，次九叙述封禅，次十叙述高禖，次十一叙述八蜡，次十二叙述五祀，次十三叙述籍田祭先农，次十四叙述亲蚕祭先蚕，次十五叙述祈禳，次十六叙述告祭，而后以叙述杂祠、淫祠终止，共有二十三卷。又撰写《宗庙考》第十三，以便叙述古今人鬼的祭祀，首先叙述国家宗庙，次一叙述祭祀时享，次二叙述祫禘，次三叙述功臣配享，次四叙述祀先代君臣，次五叙述诸侯宗庙，而以叙述大夫士庶宗庙时享终止，共有十五卷。

【原文】

古者《经礼》、《仪礼》皆曰三百[①]，盖无有能知其节目之详者矣。然总其凡有五：曰吉、凶、军、宾、嘉；举其大有六：曰冠、昏、丧、祭、乡、相见[②]。此先王制礼之略也。秦、汉而后，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无者，如大射、聘礼、士相见、乡饮酒、投壶之类是也[③]；有古无而今有者，如圣节上寿、上尊号、拜表之类是也[④]；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后世未尝制为一定之礼者，若臣庶以下冠、昏、丧、祭是也。凡若是者，皆本无沿革，不烦纪录。（以上三宗无沿革者，不之及）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惟国家祭祀、学校选举，以至朝仪、巡狩、田猎、冠冕服章、圭璧符玺、车旗卤簿[⑤]，及凶礼之国恤耳。今除国祀、学校选举已有专门外，朝仪以下，则总谓之王礼，而备著历代之事迹焉。盖

本晦庵《仪礼经传通解》，所谓王朝之礼也。（以上略序王礼之目）其本无沿革者，若古礼，则经传所载，先儒所述，自有专书可以寻求，毋庸赘叙；若今礼，则虽不能无失，而议礼制度，又非书生所得预闻也，是以亦不复措辞焉。作《王礼考》第十四，凡二十二卷。

【注释】

①《礼仪》：据《文献通考》应是《仪礼》之误。

②昏：通“婚”。

③大射：天子举行的射礼。 聘礼：公、侯、伯、子、男互相聘问的礼节。 投壶：酒宴时宾 主以次向壶投矢，中多者为胜，负者罚酒。

④圣节上寿：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定其每年八月五日生辰时为千秋节，全国娱乐三天。以后皇帝生日皆称圣节上寿。 上尊号：三国魏时华歆等人对曹丕劝进事，时人为此书写《上尊号庙碑》。

⑤圭璧：诸侯朝会、祭祀时用作符信的玉器。 符玺：所持的符节、玺印，用以下达号令。 车旗：军旗。 卤簿：天子出驾时仪仗队。

【译文】

古代《经礼》、《仪礼》都称有三百篇，大概没有人能知道其项目的详细情况了。然而总括其内容，大概有五种，称吉、凶、军、宾、嘉；举其重要的有六类，称冠、婚、丧、祭、乡、相见。这是先王制礼的概略。自秦、汉以后，由于因袭和变化的不同，所以有古代有而今天没有的，如大射、聘礼、士相见、乡饮酒、投壶就是这样；有古代没有而今天有的，如圣节上寿、上尊号、拜表就是这样；有其事通达古今而后代未曾成为一定礼仪制度的，如群臣百姓以下的冠、婚、丧、祭就是这样。所有这些，都本来没有沿革下来，不烦记录。能够通达古今而代代因袭发展的，只有国家祭祀、学校选举，以至朝仪、巡狩、田猎、冠冕服章、圭璧符玺、车骑卤簿，以及凶礼的国恤而已。现在除国家祭祀、学校选举已有专门叙述

外，朝仪以下诸项，就总称谓王礼，并且完全著述历代事迹。根据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就是所谓王朝的礼仪。本来没有沿革的，如古代礼仪，即经传所记载，先儒所论述，自然有专门书籍可以寻求，不用赘叙；如今天的礼仪，即虽然不能没有过失，而评议礼仪制度因革，又不是书生所能预先听到的，于是这些也就不再措词了。因而撰写《王礼考》第十四，共有二十二卷。

【原文】

《记》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故审乐以知政。"盖言乐之正哇[1]，有关于时之理乱也。然自三代以后，号为历年多、施泽久而民安乐之者，汉、唐与宋。汉莫盛于文、景之时，然至孝武时[2]，河间献王始献雅乐[3]。天子下太乐官[4]，常存隶之[5]，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至哀帝时，始罢郑声[6]，用雅乐，而汉之运祚，且移于王莽矣。唐莫盛于贞观、开元之时，然所用者，多教坊俗乐[7]。太常阅工人常隶习之[8]，其不可教者，乃习雅乐。然则其所谓乐者可知矣！宋莫盛于天圣、景祐之时，然当时胡瑗、李照、阮逸、范镇之徒[9]，拳拳以律吕未谐、声音未正为忧[10]，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时，始制《大晟》乐[11]，自谓古雅。而宋之土宇，且陷入女贞矣[12]。盖古者因乐以观政，而后世则方其发政施仁之时，未暇制乐；及其承平之后，纲纪法度，皆已具举，敌国外患，皆已销亡，君相他无所施为，学士大夫他无所论说，然后始及制乐。乐既成而政已秕，国已衰矣。（以上言汉、唐、宋盛时无乐，乐成而政已衰。）

【注释】

①哇(wā 蛙):柔和美妙乐声。

②孝武时:汉武帝时代。

③河间献王:即刘德(? ～公元前130年),汉景帝子,武帝弟,喜学好古,主礼乐治道。 雅乐:古代郊庙朝会所用的庄重乐曲。

④太乐官:即太乐令,掌管郊庙朝会音乐。

⑤隶:《文献通考》自序为"隶"字,是书《乐考一》为"肄"字。二字通用,意为演习。

⑥郑声:原指春秋郑国乐声不雅,如《论语·阳货》云"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泛指俗乐。

⑦教坊俗乐:唐玄宗当初赐第隆庆坊,坊南地开池,即位时作《龙池》乐,又作《圣寿》、《小破阵》、《光圣》等俗乐。

⑧工人:指太常寺乐工。 隶:见⑤。

⑨胡瑗(公元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县)人,北宋初学者。仁宗景祐初年以白衣召对崇政殿,精音律。郑向上所撰乐论十二篇,时阮逸知杭州,与胡瑗同被召校钟管十三律。

⑩律吕:泛指乐律,乐律有阳律、阴律。阳律有六,称律;阴律有六,称吕,合称十二律。

⑪《大晟》:乐曲名。宋徽宗时置大晟府,招乐师作乐成之。

⑫女贞:《文献通考》为"女真",乃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此指金兵。

【译文】

《礼记·乐记》说:"音乐声音之道,与政事通达,所以审查音乐而知道政事"。大概说端正美妙的音乐之声,与时势治与乱有着关系。然而自夏、商、周三代以后,号称经历年代多,施予恩泽久而百姓安居乐业的,当是汉朝、唐朝和宋朝。汉朝没有比文帝、景帝更兴盛,然而到武帝时倏,河间献王才开始献出他所采集的雅乐。天子将雅乐下交给太乐官,令其收存并时常演习,一年四季都备数,但是不为天子所用。因而天子常用以及郊庙祭祀时用的音乐,都不是雅乐之声。直到哀帝时候,开始罢除俗乐,采用

雅乐，而汉代世运，又转移到王莽了。唐朝没有比太宗贞观、玄宗开元年间更兴盛，然而所采用的，多是教坊俗乐。曲谱由太常寺卿观览，然后乐工时常练习，不可教授的乐工，就改为练习雅乐。然而，其所谓音乐就可想而知了！宋朝没有比仁宗天圣、景祐年间更兴盛，但当时胡瑗、李照、阮逸、范镇等人，拳拳以乐律不谐和、声音不纯正为忧虑，而终不能改换设置。直到徽宗政和年间，开始制成《大晟》乐曲，自谓古雅。而宋代的疆土，又被女真人陷入了。古代根据乐的声音来观察政事，而后代正当开始施行仁政时，无暇创作乐曲；当太平盛世出现以后，纲纪法度都已经完全具备，敌国外患都已经消亡，君主、相臣他们无所施为，学士、大夫他们无所论说，然后开始创作乐曲。不过，乐曲创作完成而政事败坏，国家已经衰落了。

【原文】

昔隋开皇中制乐，用何妥之说①，而摈万宝常之议②。及乐成，宝常听之，泫然曰："乐声淫厉而哀，不久天下将尽！"噫！使当时一用宝常之议，能救隋之亡乎？然宝常虽不能制乐以保隋之长存，而犹能听乐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过人者！窃尝以为世之兴衰理乱，固未必由乐；然若欲议乐，必如师旷、州鸠、万宝常、王令言之徒③。其自得之妙，岂有法之可传者？而后之君子，乃欲强为议论，究律吕于黍之纵横④，求正哇于声之清浊，或证之以残缺断烂之简编、埋没销蚀之尺量，而自谓得之，何异刻舟、覆蕉、叩盘、扪烛之为⑤？愚固不知其说也！（以上言乐有神解，不在简编尺量之末）作《乐考》第十五，首叙历代乐制，次律吕制度，次八音之属，各分雅部、胡部、

俗部，以尽古今乐器之本末，次乐县⑥，次乐歌，次乐舞，次散乐鼓吹，而以彻乐终焉，凡十五卷。

【注释】

①何妥：字栖凤，隋人。文帝时官至国子祭酒，著有《周易讲疏》等。

②万宝常：北齐时坐父罪，配为乐户。隋文帝时奉诏造诸乐器，应手成曲，乐声雅淡，但不为时人接受。

③师旷：字子野，春秋晋国乐师。据《左傳·襄公十八年》载："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 州鸠：东周景王时乐师。 王令言：隋朝乐工。据《隋书》艺术列传载，炀帝幸江都，令言之子随从，并于户外弹胡琵琶，作翻调《安公子曲》。令言时卧室中，闻之大惊，说："变，变！"急令其子勿从行。结果炀帝被杀于江都。

④黍之纵横：指调音律用的尺度，即律度。其源于黄钟律管的长度，是以一定数量的黍粒横排、纵排来测定的。

⑤刻舟：拘泥成规。 覆蕉：覆，遮盖；蕉，生麻。意谓掩盖真相。 叩盘扪烛：盘是水的容器，叩盘即敲打容器；扪即持握。此借宋人苏轼《日喻说》的掌故，寓意认识片面主观。

⑥县：通"悬"。

【译文】

过去隋文帝开皇年间，创作乐曲，采用何妥的说法，而摈斥万宝常的意见。当乐曲作成时，宝常听后不禁悲叹，落泪说："乐声有如此过度严肃而又哀怨的情调，不久天下将临终尽"。噫！假使当时完全采用宝常的意见，能挽救隋朝的灭亡吗？不过宝常虽然不能创作乐曲而保障隋朝长久，但是他能听到乐曲就知道隋朝必亡，其觉悟和理解水平，也有超过人的。窃曾经认为，世代盛衰治乱，本来未必用乐验证；然而要想议论乐，必然像师旷、州鸠、万宝常、王令言等辈。其自己觉得精妙处，难道有方法可以传

授吗？而以后的君子，乃想勉强为之议论，推究乐律只停留在音律运用标准上，追求端正只停留在声音清浊上，或用残缺断烂的乐律书籍、埋没销蚀的尺度来考证，而自称为得到结果，这和刻舟、覆蕉、叩盘、扪烛的行为又有何不同呢？我笨拙地真不知道这是怎么个说的啊！因而撰写《乐考》第十五，首先叙述历代乐制；其次叙述律吕制度；再其次叙述金、石、土、革、丝、匏、竹、木之类的八音，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便详尽古今乐器发展过程；再其次叙述乐悬；再其次叙述乐歌；再其次叙述乐舞；再其次叙述散乐鼓吹，而后以彻乐终止，共有十五卷。

【原文】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为伍①，五伍为两②，四两为卒③，五卒为旅④，五旅为师⑤。五师为军⑥。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练之数也。《司马法》⑦："地方一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⑧。甸六十四井，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调发之数也。教练则不厌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为兵，人人使之知兵，故虽至小之国，胜兵万数可指顾而集也⑨；调发则不厌其简，甸六十四井，为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调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调发，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计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调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调发方及一人也。教练必多，则人皆习于兵革；调发必简，则人不疲于征战。此古者用兵制胜之道也。（以上古者教练多而调发少）后世

士自为士，农自为农，工商末技自为工商末技[10]。凡此四民者，平时不识甲兵为何物，而所谓兵者，乃出于四民之外。故为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战，则尽数驱之以当锋刃，无有休息之期，甚则以未尝训练之民而使之战，是弃民也！唐、宋以来，始专用募兵。于是兵与民判然为二途，诿曰："教养于平时，而驱用于一旦。"然其季世，则兵数愈多，而骄悍，而劣弱，为害不浅。不惟足以疲国力，而反足以促国祚矣[11]！（以上言后世兵民判然为二）作《兵考》第十六，首叙历代兵制，次禁卫及郡国之兵，次教阅之制，次车战、舟师、马政、军器，凡十三卷。

【注释】

①伍：周制五家为比，家出一人，在军为伍。

②两：即周制士兵二十五人。

③卒：即周制士兵百人。

④旅：即周制士兵五百人。

⑤师：即周制士兵二千五百人。

⑥军：即周制士兵一万二千五百人。

⑦《司马法》，亦称《司马兵法》或《军礼司马法》，是战国初期重要兵书。

⑧甸（shèng 圣）：据地方八里。周制以甸为乘，即一甸军赋出一乘兵车。

⑨胜兵：与败兵相对，指不可战胜。

⑩末技：对手工业生产者和商人的贬称。

⑪促：缩减。

【译文】

按《周礼·小司徒》记载："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上等土地一家七人，家中有三人

服力役；中等土地一家六人，二家中有五人服力役；下等土地一家五人，家中有二人服力役”。这是军事教练数目。《司马法》记载说：“地方一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有六十四井，缴纳军赋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这是调取征发军赋的数目。教练却不厌其多，所以凡吃天子土地生长粮食的人，除老弱不能力役者以外，使家家都成为士兵，人人都知道军事，因而虽是最小的国家，以万计数的胜兵可在短暂时间内集聚；调发却不厌其少，如甸有六十四井，为五百一十二家，而所征调者只有七十五人。平均是六家调取征发，共出一人当兵。每甸姑且全部以中等土地二家五人计算：五百一十二家，可以服力役的有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征调当兵的仅有七十五人。平均是十六次调发，正好轮到一人。教练必多，即人人都练习武器；调发必少，即人人不必疲劳征战。这是古代用兵制胜的方法。然而，后代士民自然是士民，农民自然是农民，工民、商民末技自然是工民、商民末技。所有此类四民，平时不知道铠甲和兵器是什么样物品，而所谓士兵，是出于四民之外的。所以，当士兵的人甚少，知道军事的人甚少。一旦有征战，即驱使全部士兵当锋刃使用，没有休息时期，甚至用未曾训练的民众前去作战，这实际是抛弃了民众。唐、宋以来，开始专用募兵。于是，士兵与民众判然分成二途，推托说：“兵是教养于平时，而驱用于一旦”。然而在其末世时候，即士兵数额愈多，就更骄悍，就更劣弱，对国家对百姓为害不浅。由此看来，兵员多不仅足以疲耗国力，而反倒足以缩减国家命运了！因而撰写《兵考》第十六，首先叙述历代兵制，其次叙述禁卫兵、郡国兵，再其次叙述教阅制度，最后叙述车战、舟师、马政、军器，共有十三卷。

【原文】

昔汉陈咸言[1]：“为人议法，当依于轻。虽有百金之

利，慎无与人重比[2]！”盖汉承秦法，过于严酷，重以武、宣之君，张、赵之臣[3]，淫刑喜杀，习以为常，咸之言盖有激也。窃尝以为劓、刵、椓、黥[4]，蚩尤之刑也[5]，而唐、虞遵之；收孥、赤族[6]，亡秦之法也，而汉、魏以来遵之。以贤圣之君，而不免袭乱虐之制，由是观之，咸言尤为可味也！（以上言议法当依于轻）汉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7]，髡法过轻而略无惩创，笞法过重而至于死亡。其后乃去笞而独用髡。减死罪一等，即止于髡钳[8]；进髡钳一等，即入于死。而深文酷吏[9]，务从重比，故死刑不胜其众。魏、晋以来病之，然不知减笞数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复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复，遂独以髡钳为生刑[10]。所欲活者傅生议[11]，于是伤人者或折腰体，而才剪其毛发；所欲陷者与死比，于是犯罪者既已刑杀，而复诛其宗亲。轻重失宜，莫此为甚！及隋、唐以来，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谓鞭朴流宅[12]。虽圣人复起，不可偏废也。（以上言汉、魏、六朝轻重失宜，唐以后五刑乃为不易之典。）若夫苟慕轻刑之名，而不恤惠奸之患，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俾无辜罹毒虐者抱沉冤而莫伸，而舞文利赇贿者无后患之可惕[13]，则亦非圣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14]。（以上言轻刑惠奸）作《刑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详谳，次赎刑、赦宥，凡十二卷。

【注释】

①陈咸：西汉浈（今安徽固镇东）人。成帝、哀帝时以律令为尚书。王莽篡位，谢病不应，常戒子孙谨慎量刑。

②比：旧例，成规。

③张：即张汤（？～公元前115年），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人。武帝时官太中大夫，治狱刻酷，母数次责怒，不能悛改。著有《越宫律》二十七篇。 赵：即赵禹（？～约公元前100年），西汉蓼（今陕西武功西南）人。武帝时官至御史大夫，与张汤论定律令。治狱严峻。著有《朝律》六篇。

④劓（yì 义）：割鼻。 刵（èr 二）：割耳。 椓（zhuó 浊）：割男性生殖器。 黥（qíng 情）：刺脸后用墨涂上。

⑤蚩尤：黄帝时诸侯，好兵喜乱，暴虐天下。后与黄帝战于涿鹿（今属河北），败后被杀。

⑥收孥（nú 奴）：收乃捕意，孥即子，指一人犯法捕其妻子受罚。 赤族：赤为血染，即诛灭全家族。

⑦髡（kūn 昆）：男子剃发的刑罚。

⑧髡钳：剃发并以铁圈束颈的刑罚。

⑨深文：指援引刑法条文，周密刻薄定罪。

⑩生刑：与死刑相对而言。

⑪傅：通“附”，增益的意思。 附生：如《荀子·礼乐》云：“刻死而附生谓之墨”。

⑫有虞：即虞舜。 鞭朴：鞭与朴是刑 具，乃刑 轻者用之。如笞（chi痴）刑，即用鞭、杖、竹板抽打。 流宅：指流放有宅居，如共工流放居住幽州。

⑬赇（qiú 球）：贿赂。

⑭明刑弼教：古代舜臣皋陶政绩，如《尚书·大禹谟》云：“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译文】

从前汉代陈咸说过：“替人评论刑罚，应当依据从轻原则。虽然有百金的利益，也应谨慎，不能给予人的刑罚重旧例”。汉朝是继承秦朝，刑法过于严酷，而刑罚重是在武帝、宣帝时代，张汤、赵禹大臣，滥用刑罚、喜好杀人，已经成为习惯，所以陈咸之言大概是对此有激切的。窃曾认为劓刑 、刵刑、椓刑、黥刑，乃是蚩尤的刑罚，却被唐尧、虞舜遵守执行；收孥、赤族，乃是促使秦朝灭

亡的刑法，却被汉、魏以来历代遵守执行。这些贤圣的君主，尚且不免沿袭变乱暴虐的刑 法，由此看来，陈咸所言更是值得回味的。汉文帝废除肉刑，是善政啊！而用髡刑、笞刑代替肉刑，但是髡刑过轻而稍无惩戒作用，笞刑过重而甚至死亡。其后除去笞刑，而独用髡刑。减死罪一等，即仅至髡钳；进髡钳一等，即至死刑。而喜好援引刑法条文苛刻定罪的酷吏，务求从重定罪的成规，所以死刑不胜其多。魏、晋以来刑法受到破坏，却不知道减少笞杖次数而使受刑者不死的道理，于是徒然希望恢复肉刑以保全受刑者生命。肉刑终不可恢复，于是独用髡钳当做生刑。对应当是活的人以益生议论，于是笞杖伤人或折断腰体，而才剪去其头发；对应当是陷罪的与死罪比，于是犯罪者全已刑杀，却又诛灭其宗族亲属。刑罚轻重不相适宜，没有更比这样过分的！当到隋、唐以来，开始制定五刑，称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此五刑，即有虞氏所谓鞭、朴、流宅。虽然圣人复起，而五刑是不可偏废的。如果苟且羡慕轻刑的名声，而不是忧虑那惠顾奸邪造成的祸害，杀人者不判处死刑，伤人者不给予刑罚，使无辜遭遇凶狠暴虐迫害的人，抱怨积久的冤案得不到伸雪；而是玩弄刑法条文、为贿赂利益作弊、没有后患可戒惧的，就不是圣人严明刑罚、辅佐教化的本意。因而撰写《刑考》第十七，首先叙述刑制，其次叙述徒流，再其次叙述详谳，最后叙述赎刑、赦宥，共有十二卷。

【原文】

昔秦燔经籍，而独存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学者抱恨终古。然以今考之，《易》与《春秋》二经，首末具存；《诗》亡其六篇[1]，或以为笙诗元无其辞[2]，是《诗》亦未尝亡也；《礼》本无成书，《戴记》杂出[3]，汉儒所编；《仪礼》十七篇及《六典》[4]，最晚出，《六典》仅亡冬官[5]，然其书

纯驳相半，其存亡未足为经之疵也。独虞、夏、商、周之书，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则秦所燔，除《书》之外俱未尝亡也。若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无一卷流传至今者。以此见圣经贤传，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⑥，虽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恶为之兴废也！（以上言秦焚书实未尝亡）

【注释】

①六篇：指《诗经·小雅》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立》、《由仪》六篇。

②笙诗：指《南陔》六篇诗亡义在，犹如有声无词的曲谱。 元：通“原”。

③《戴记》杂出：指汉代除戴圣《小戴记》外，又有戴德《大戴记》，二书同异不一。

④《六典》：指“六官”，即《周官》（《周礼》）。

⑤冬官：古代官名，掌各项手工业。

⑥小道异端：对儒学著作以外的学说、技术贬称。

【译文】

过去秦朝焚烧经典书籍，独存医药、卜筮和种树等类书籍，儒家学者为此事抱恨终古。不过以今天考证，《周易》与《春秋》二经，开首末尾完全保存下来；《诗经》遗失了六篇；或以为笙诗原本无其词，于是《诗经》也未曾遗失过六篇；《礼记》本来没有成书，大小《戴记》杂出，汉代儒家所编；《仪礼》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现，《六典》仅遗失了冬官，然而《六典》有一半内容完全混杂，其保存或遗失都不足成为经书的疵病。唯独虞舜、夏禹、商、周时的书籍，遗失了四十六篇。然则秦朝所焚烧的书籍，除《尚书》之外，都未曾丧失。如医药、卜筮、种树等书，当时虽然未曾禁

止阅读，而并没有一卷流传到今天。以此可见，圣经贤传的书籍，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的书籍，虽存必亡。这是不以当初君主的好恶为转移的。

【原文】

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岂亦秦为之厄哉？昌黎公所谓"为之也易，则其传之也不远①"，岂不信然！夫书之传者已鲜，传而能蓄者加鲜，蓄而能阅者尤加鲜焉。宋皇祐时，命名儒王尧臣等作《崇文总目》②，记馆阁所储之书③，而论列于其下方。然止及经史，而亦多阙略，子集则但有其名目而已。近世昭德晁氏公武有《读书记》④，直斋陈氏振孙有《书录解题》⑤，皆聚其家藏之书而评之。今所录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于近世而可考者，则采诸家书目所评，并旁搜史传、文集、杂说、诗话。凡议论所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则具载焉。俾览之者如入群玉之府，而阅木天之藏⑥。不特有其书者，稍加研穷，即可以洞究旨趣；虽无其书者，味兹题品，亦可粗窥端倪。盖殚见洽闻之一也⑦。作《经籍考》第十八，经之类十有三，史之类十有四，子之类二十有二，集之类六，凡七十六卷。

【注释】

①昌黎公：即韩愈。

②王尧臣，字伯庸，北宋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人。仁宗天圣年间进

士，官至翰林学士时，与欧阳修等人撰成《崇文总目》。

③馆阁：指昭文、史馆、集贤三馆和秘阁。

④晁公武：字子止，南宋巨野（今属山东）人。孝宗时官至临安少尹。南阳井宪孟将家藏书全赠公武，因而撰成《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误为《读书记》）。

⑤陈振孙：字伯玉，号直斋，浙江安吉人。南宋理宗时浙西提举，后官至侍郎。仿晁氏《读书志》，写成《直斋书录解题》。

⑥木天：此指书库。

⑦殚（dān 丹）见洽闻：即博学多闻。殚，尽。洽，遍。

【译文】

另外，汉、隋、唐、宋断代史书，全有《艺文志》。然而《汉书·艺文志》所载的书目，以《隋书·经籍志》考核，十已亡其六七；以《宋中兴·艺文志》考核，隋、唐情况也是如此，难道也是秦朝造成的厄运吗？韩昌黎所说的“有之也容易，则其流传的也不远”，难道不可信吗？书籍流传下来的已经少了，流传而能贮藏的更加少了，贮藏而能阅读的尤其更少。宋仁宗皇祐年间，命名儒王尧臣等人编纂《崇文总目》，记载三馆一阁所储存的书目，把论说列在每条书目下方。不过仅记载经史书目，而且也多有缺略，子集就只有其名目罢了。近代昭德晁氏公武撰有《读书志》，直斋陈氏振孙撰有《书录解题》，都是聚集其家藏的书而评论之。今天所辑录的，首先依照汉、隋、唐、宋四代史书《艺文志》，分列细目，倘若有近代存书可查考的，就采纳诸家书目所评说的，并旁搜史传、文集、杂说、诗话。凡是所议论到的，可以记叙其著作原委，考证其流传真伪情况，订正其文理杂乱缺点，就全部记载了下来。使读者好像进入珍藏群玉的府库，能够阅读书库里的藏书。不但有这类书的读者，稍加研求穷究，就可透彻推究书内旨趣；纵然没有这类书，只要体味所撰写的评论，也可粗略看到书内头绪。大概这是博闻多学的一个途径。因而撰写《经籍考》第十八，经类

有十三种，史类有十四种，子类有二十二种，集类有六种，共有七十六卷。

【原文】

昔太史公言："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1]，不务综其始终[2]。"盖讥世之学者以空言著书，而历代统系无所考订也，于是作为三代《世表》，自黄帝以下谱之。然五帝之事远矣，而迁必欲详其世次，按图而索，往往牴牾，故欧阳公复讥其不能缺所不知[3]，而务多闻以为胜。（以上言《史记·世表》为欧阳所讥，谱系似不可信。）

然自三代以后，至于近世，史牒所载[4]，昭然可考。始学者童而习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概。至其传世历年之延促，枝分派别之远近，猝然而问，虽华颠巨儒[5]，不能以遽对，则以无统系之书故也。（以上言无谱系，则茫然难考。）今仿王溥唐及五代《会要》之体，首叙帝王之姓氏出处及其享国之期，改元之数，以及各代之始终，次及后妃皇子公主皇族，其可考者，悉著于篇，而历代所以尊崇之礼，册命之仪，并附见焉。作《帝系考》第十九，凡十卷。

【注释】

①说（shuì 税）：劝说。

②这句话引自《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③欧阳公：即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庐陵吉水（今属江西）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著有《新五代史》，合撰有《新唐书》等。

④史牒（dié 蝶）：指历史书籍。牒，即书札。

⑤华颠：头发花白谓华。此指老年人。

【译文】

过去，太史公说："儒者断取经书义理，游说者发挥政见言词，却不致力融会贯通其始终"。他讥讽世间学者用空言编写书籍，而历代帝王相继的世系无从考订，于是编撰成三代《世表》，即自黄帝以下的谱系。但是五帝事迹距离遥远，而司马迁必要详细五帝世代相承的次序，按图而寻索，往往是抵触的，因而欧阳公又讥嘲他不能空缺所不知道的，说他务求以多闻超过他人。不过自夏、商、周三代以后，至于近代帝王，史书上所记载的，是明显可以考证的。开始学习的儿童，就能够熟悉历史，屈伸手指就能获得历代帝王大概情况。至于帝王子孙世代相继所经过年代的长短，同宗的枝分派别远近，突然提问，虽然是阅世颇深的年老巨儒，也不能匆忙回答，就是因为没有历代帝王相继世系书籍的原因。今仿效王溥《唐会要》、《五代会要》体裁，首先叙述帝王姓氏出处以及其在位年限，改元次数，以及各朝代的始终，然后依次叙述后妃、皇子、公主、皇族，其可以考证的，都写在篇内，而历代所用的尊崇礼节，册命仪式，一并附录可以见到。因而撰写《帝系考》第十九，共有十卷。

【原文】

封建莫知其所从始也①。禹涂山之会②，号称万国③；汤受命时④，凡三千国；周定五等之封⑤，凡千七百七十三国。至春秋之时，见于经传者，仅一百六十五国，而蛮夷戎狄亦在其中。盖古之国至多，后之国日寡。国多则土宜促，国少则地宜旷，而夷考其故则不然。试以殷、周土世言之：殷契至成汤八迁，史以为自商而砥石⑥，自砥石而复居商，又自商而亳⑦。周弃至文王亦屡迁⑧，史以为自邰而豳⑨，自豳而岐⑩，自岐而丰⑪。夫汤，七十里之

国也；文王，百里之国也。然以所迁之地考之，盖有出于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为吴[12]，鬻绎之为楚[13]，箕子之为朝鲜[14]，其初不过自屏于荒裔之地，而其后因以有国传世。窃意古之诸侯者，虽曰受封于天子，然亦由其行义德化足以孚信于一方，人心翕然归之[15]，故其子孙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灾否[16]，则转徙他之，而人心归之不能释去，故随其所居，皆成都邑。盖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为己私，而古之诸侯，亦未尝视封内为己物。上下之际，均一至公。非如后世分疆画土，争城争地，必若是其截然也！（以上言古者上下均一至公，封国非有截然之疆界。）

【注释】

①封建：指古代天子把爵位、土地分给诸侯，并在分封的土地建立邦国，亦称分封。

②涂山：地名。具体方位有几说。

③万国：诸侯会合，包括九州大地。亦即中国代称。

④汤：又称武汤、成汤。原商族领袖，任用伊尹掌政，征伐夏桀，建立商朝。

⑤五等之封：据《孟子·万章下》云："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即爵位的五个等级。

⑥商：今河南商丘。 砥石：地名。具体方位据考为今河北省泜水。

⑦亳：今安徽亳州市。

⑧周弃：即后稷，周族始祖，尧、舜时农官。 文王：姬姓，亦称西伯昌。商末周族领袖，势力日强。

⑨邰（tái 抬）：地名，今陕西武功县境。 豳（bīn 宾）：地名，今陕西旬邑、郴县一带。

⑩岐：地名，今陕西岐山县东北。

⑪丰：地名，今陕西户县西。

⑫泰伯：周代吴国始祖。

⑬鬻（yù 玉）、绎：熊鬻、熊绎，周代楚国始祖。

⑭箕子：殷纣王诸父，官太师，谏纣不听，被囚。周灭商后，被封到朝鲜。

⑮翕（xi 西）然：会合，来合的样子。

⑯否：坏。

【译文】

封建之制，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的。大禹在涂山会合诸侯，号称万国；成汤受天命时，共有三千个诸 侯国；周朝定五等分封制，共有一千七百七十三个诸侯国。到春秋时候，从《春秋》三传等书见到的，仅有一百六十五个诸侯国，而蛮、夷、戎、狄等国也在其内。大概古代国家很多，后来国家渐少。国家多即其疆土相应缩减，国家少即其疆土相应广阔，但是推究其原因，却不是这样。试以殷、周时代疆土的例子说，从殷商始祖契到成汤有八次迁居，史书认为自商而迁居砥石，自砥石而又迁居商，又自商而迁居亳。从周族始祖弃到文王也有多次迁居，史书认为自邰而迁居豳，自豳而迁居岐，自岐而迁居丰。成汤时，国家疆土有七十里；文王时，国家疆土有百里。然而以所迁居的地方考证，大概有超出七十里、百里范围之外。又如泰伯前往治理吴地，鬻、绎前往治理楚 地，箕子前往治理朝鲜，其初不过是自己被屏弃在边远荒凉地区，而其后却被沿袭下来，已经有国家出现在世上。窃料想古代诸侯，虽说受封于天子，然而也是由于他们施行仁义，以德教化人，足以取信于一方，人心完全归从，所以他们的子孙世代因袭，于是就主宰这个地方。或许有了灾害，就转移到另外地方，而人心归从是不能解脱的，所以人们也跟从他迁居，新居完全变成为城市。大概古代帝王，未曾把天下变成为属于自己一人，而古代诸侯，也未曾把封土内的一切看成是自己所有的。上

下之间，都是均平公正。不像后代分疆划土，争城争地，疆界必定是截然分明！

【原文】

秦既灭六国，举宇内而郡县之。尺土一民，始皆视为己有。再传而后，刘、项与群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诛项氏之后，凡当时诸侯王之自立者，与为项氏所立者，皆击灭之。然后裂土以封韩、彭、英、卢、张、吴之属，盖自是非汉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数年之后，反者九起，异姓诸侯王多已夷灭。于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亲属，如荆、吴、齐、楚、淮南之类，盖自是非汉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传而后，贾谊、晁错之徒①，拳拳有诸侯强大之虑，以为亲者无分地②，而疏者逼天子，必为子孙之忧。于是或分其国，或削其地。其负强而动如七国者③，则六师移之④。盖西汉之封建，其初则剿灭异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继而剿灭异姓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继而剿灭疏属刘氏王，而以畀其子孙。盖检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以上言汉之封建凡三变，而猜防益浓。）

昔汤、武虽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灭国者五十，其余诸侯皆袭前代所封，未闻尽以宇内易置而封其私人。周虽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与国咸休⑤。亦未闻成、康而后，复畏文、武之族逼，而必欲夷灭之以建置己之子孙也。愚尝谓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后可以行封建。自其出于公心，则选贤与能，而大小相维之势，足以绵千载；自其出于私心，则忌疏畏逼，而上下相

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后，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于是诸侯虽有君国子民之名，不过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则汉虽惩秦之弊，复行封建，然为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实无唐、虞、三代之公心。为诸侯者，既获裂土，则遽欲效春秋战国之余习，故不久而遂废。（以上言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后封建可久，因及汉末之弊。）

【注释】

①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西汉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文帝时召为博士，后迁太中大夫，主张削弱诸侯势力。 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西汉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景帝时官至御史大夫，主张逐渐削夺诸侯封地。

②亲者，疏者：指与帝、同姓王血缘关系远近。

③这里指汉景帝采纳晁错削弱诸侯建议，促使吴王刘濞勾结楚王刘延寿、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济南王刘辟光、菑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于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叛乱。

④六师：泛指王朝军队。

⑤与国：指全国。 休：欢庆。

【译文】

秦已经灭亡六国，全天下就实行了郡县制度。一寸之地和一人之众，都开始看成是君主自己所有。再传以后，刘邦、项羽与群雄共同割裂土地，分别称王。汉高祖完全消灭项氏之后，凡是当时诸侯自己树立的，以及被项氏所树立的，全都一一击灭。然后分割土地，封韩信、彭越、英布、卢绾、张耳、吴芮等辈为诸侯，自然是非汉朝功臣不得为王侯了。到数年之后，反叛者多起，异姓诸侯王多已除灭。于是全部取回其封地，给予刘姓王的子弟亲属，如荆、吴、齐、楚、淮南诸王之类，自然是非汉朝同姓不得为王

侯了。不过刘姓王侯一传 再传以后，贾谊、晁错之流，拳拳有诸侯强大的忧虑，认为皇族血缘亲近者无须分地，而血缘疏远者依靠其王侯权势逼迫天子，必然要为数年后其子孙而忧虑。于是或分开其国，或分割其地，对其凭仗势强而行动上如七国之乱，即派遣军队镇压。西汉封建之制，当初是剿灭异代所封的王侯，而将王侯封给其功臣；继而剿灭异姓诸侯，而将诸侯封给其同宗；又继而剿灭同宗支派疏远的刘氏王侯，而将王侯封给其子孙。约束日益细密，而猜疑和防备也就日益加深了。

过去商成汤和周武王，虽然以征伐战事取得天下，不过商只有十一次出征，周只消灭五十个诸侯国家，其余的诸侯都沿袭前代所封，没有听说把天下变更的设置而封给其私人。周虽然大封同姓，不过文王、武王功迹显赫之邦，全国都是欢庆的。也未听说成王、康王以后，又畏惧文王、武王宗族支系逼近，就必然希望消灭以便设置自己的子孙。愚曾说必须有公平天下之心，而后可以推行封建之制。自从出于公心推行封建制，选贤选能，及诸侯、天子小大相维系的势头，足可绵长千载；自从出于私心推行封建制，忌讳疏远者、畏惧逼近者，及天子、诸侯上下相猜疑的情形，不能在一朝同居。汉景帝、武帝以后，令诸侯不得治理民事补缺官吏，于是诸侯虽然有主宰国家爱民如子名义，不过食其封邑税租罢了，土地和军队，是不可掌握而独断专行。然而，汉虽惩戒秦的弊端，恢复推行封建制，不过为人上之君主，苟且羡慕美好名声，而实际没有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公心。作为诸侯，已经获得分割的土地，却要急速效法春秋战国残余的习惯，所以不久就终于被废弃。

【原文】

逮汉之亡，议者以为乏藩屏之助[1]，而成孤立之势。

然愚又尝夷考历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诸弟[2]，帝子受封，有同幽絷[3]，再传之后，主势稍弱[4]，司马氏父子[5]，即攘臂取之，曾无顾惮；晋武封国至多，宗藩强壮，俱自得以领兵卒，置官属，可谓惩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难[6]，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衅[7]；宋、齐皇子[8]，俱童孺当方面，名为藩镇，而实受制于典签长史之手[9]，每一易主，则前帝之子孙歼焉，而运祚卒以不永；梁武享国最久，诸子孙皆以盛年雄材，出为邦伯，专制一方，可谓惩宋、齐之弊矣，然诸王拥兵捐置君父，卒不能止侯景之难[10]，然则魏、宋、齐疏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晋、梁崇奖宗藩，亦不能救乱。于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复议，而王绾、李斯、陆士衡、柳宗元辈所论之是非[11]，亦不可得而偏废矣！（以上言疏宗蕃者有弊，奖宗藩者亦有弊。）

今所论著，三皇而后至春秋之前，国名之见于经传而事迹可考者，略著之。如共工、防风氏，以至邶、鄘、樊、桧之类是也。春秋十二列国，既有太史《世家》详其事迹，不复赘叙，姑纪其世代历年而已。若诸小国之事迹，见于《春秋》三传杂记者，则仿《世家》之例，叙其梗概，邾、莒、许、滕以下是也。汉初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泽侯，则悉本马、班二史《年表》。东汉以后，无年表可据，则采摭诸传，各订其受封传授之本末，而备著焉。列侯不世袭始于唐，亲王不世袭始于宋，则姑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而已[12]。作《封建考》第二十，凡十八卷。（以上自述凡例）

【注释】

①藩:藩国。 屏:屏障。

②指曹植,受兄魏文帝迫害。

③"帝子"二句:指魏文帝子受封为王,有名无实,又禁防壅隔,犹如身陷囹圄。

④指司马氏势力渐强,先后废曹魏三主,加速曹魏灭亡。

⑤指司马昭,当其兄司马师死后,继掌曹魏大政。后来其子司马炎废魏称帝,改号晋,即晋武帝。

⑥指司马氏八王之乱。晋武帝死后,汝南王专权被楚王杀,赵王、齐王、河间王、成都王、长沙王、东海王先后起兵,前后混战十六年。

⑦五胡:旧史对当时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统称,五族贵族在晋武帝死后相继建立十六国。

⑧指南北朝时南朝的刘氏宋、萧氏齐的政权。

⑨典签、长史:南朝宋、齐设的官吏,由君主近臣任之,掌诸王侯封地内军政大权。

⑩指南朝梁武帝末年北朝降将侯景叛乱。

⑪王绾:五代吴国庐州合淝(今安徽合肥)人。为海州副使,善用兵。李斯(? ～公元前208年):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秦朝丞相,主张废分封制,推行郡县制。 陆士衡(公元261～303年):名机,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西晋文学家。善骈文,所作《文赋》是古代重要的文学论文。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唐代文学家。德宗时进士,后官至柳州刺史。同韩愈倡导古文运动。

⑫志:识。

【译文】

到汉朝灭亡,评论者认为其原因是缺乏诸侯保卫,而形成孤立形势。然而愚又曾考查历代原因,如魏文帝忌妒其诸弟,文帝子受封王侯,如同囚禁,再传之后,曹魏君主势力稍弱,司马氏父子即捋衣出臂,夺取帝位,司马氏曾经没有任何顾虑畏忌;晋武帝封国很多,宗藩势力强壮,全在自己藩国掌握率领兵卒大权,

设置官属，可以说是惩戒曹魏的弊端。然而八王首先发难，手握兵权而安心残忍，反倒招致五胡挑衅；南朝宋、齐国的皇子，全是幼童承受一个地方，名义上是藩镇，而实际上受到典签、长史控制，每一次更易君主，即前帝之子孙就被歼灭，而藩镇命运终不能长远；梁武帝在位时间最久，诸子孙都已经盛年雄材，出任为州牧，专制一个地方，可以说惩戒宋、齐弊端，不过诸王拥兵遗弃君父，终不能制止侯景之乱。然则，魏和南朝宋、齐疏远并忌妒骨肉，固然已经灭亡；晋和南朝梁崇奖宗藩，也不能阻止战乱。于是封建制之得失，不可再议，而王绾、李斯、陆士衡、柳宗元辈所评论的是非，也不被偏废的了！

如今所论著，自三皇以后至春秋以前，凡是国名见于经传而事迹可以考证，均概略著述。如共工、防风氏，以至邶、鄘、樊、桧之类就是这样。春秋十二列国，已经有太史公《世家》详述其事迹，就不再赘叙，姑且记其世代历年罢了。至于许多小国的事迹，见于《春秋》三传杂记的，即仿效《世家》常例，叙述其梗概，邾、莒、许、滕以下诸国就是这样。汉初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泽侯，就完全本着司马迁、班固二史书《年表》叙述。东汉以后，没有年表可依据，就采取史书诸传，各订正其受封传授先后的情况，完全著录。列侯不世袭是开始于唐代，亲王不世袭是开始于宋代，就姑且记识其开始受封者的名氏罢了。因而撰写《封建考》第二十，共有十八卷。

【原文】

昔三代之时，俱有太史[1]。其所职掌者，察天文，记时政，盖合占侯、纪载之事[2]，以一人司之。汉时，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绀史记金匮石室之书[3]，犹是任也。至宣帝时，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其修撰之职，以

他官领之。于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盖必二任合而为一，则象纬有变④，纪录无遗，斯可以考一代天文运行之常变，而推其休祥。然二任之堕废离隔，不相为谋，盖已久矣。昔《春秋》日食不书日，而史氏以为官失之。可见当时掌占候与司纪载者，各为一人，故疏略如此。（以上言古者司天文与纪时政，合而为一。）

【注释】

①太史：三代时掌史、历的官吏。

②占候：观察天象变化，预兆吉凶。

③绸（chōu 抽）：连缀汇集。 全匮石室：朝廷藏书处。

④象纬：指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

【译文】

过去三代时候，都设有太史官职。太史所职掌的，是观察天文，记载时政，合占候、纪载二事，由一人掌管。汉朝时候，太史公是掌天官，不治理民事，而缀集历史资料和朝廷书库里的藏书，仍然是其责任。到宣帝时代，将太史公改为太史令，执行原太史公掌管文书职责，其修撰之职事由他官兼任。于是太史令的官职，只知占候罢了。必须使职掌天文与记载时政二者合而为一，即日月星辰有了变化，记录无遗，这样可以考察一代天文运行变化规律，而推算其吉祥预兆。然而这两个职责衰废、隔开，不相为谋，已经很久了。过去《春秋》记载日食不写日期，而史家认为是所掌职官遗缺了日期的。可见当时掌管占候与掌管记载时政，是各有一人，所以才这样粗略。

【原文】

又尝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自鲁

定公十五年，至汉高帝之三年，其间二百九十三年，而搜考史传，书日食凡七而已，然则遗缺不书者多矣。自汉而后，史录具在，天下一家之时，纪载者递相沿袭，无以知其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后，国各有史。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陈后主祯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开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间，《南史》所书日食仅三十六，而《北史》所书乃七十九。其间年岁之相合者，才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苍旻也[①]，食于北者，其数过倍于南，理之所必无者！而又日月不相吻合，岂天有二日乎？盖史氏之差谬牴牾，其失大矣！悬象著明[②]，莫大乎日月，虽庸奴举目可知，而所书薄蚀之谬且如此[③]，则星辰之迟留伏逆，陵犯往来，其所纪述，岂足凭乎！按：汉哀帝以日无精光、邪气连昏之事[④]，问待诏李寻，而寻所对，具言其故；光武以建武五年召严光入禁中共卧，而太史奏客星犯帝座[⑤]。二事见于李寻、严光传中。而以《汉志》考之，终哀帝时，不言日无精光之事；光武建武五年亦不言客星事。亦可证其疏略也。姑述故事，广异闻耳。（以上言诸史记日食之不可信）《天文志》莫详于晋、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⑥]，尤为简明。《宋两朝史志》言诸星去极之远近[⑦]，《中兴史志》采近世诸儒之论[⑧]，亦多前史所未发。故择其尤明畅有味者，具列于篇。作《象纬考》第二十一，首三垣二十八宿之星名度数，次天汉起没[⑨]，次日月五星行度，次七曜之变，次云气，凡十七卷。

【注释】

①苍：深青色。 旻(min民)：天空。

②悬象：指日、月、星悬在天空。

③薄蚀：薄，迫。指日、月相掩。

④日无精光：精光即日光，指日没有光。

⑤客星：指非本星座的星。

⑥丹元子：隋代隐者，名氏和事迹无考。所撰《步天歌》，据《文献通考·象纬一》云"句中有图，言下见象，或丰或余，无余无失"，从而打破此前天文志诸星名数灾祥丛杂的旧例。

⑦《宋两朝史志》：书名。两朝指宋南渡后高宗、孝宗两朝，亦称中兴。此指《宋两朝天文志》，为《文献通考·象纬》主要资料之一。

⑧《中兴史志》：书名。此指《宋中兴天文志》，为《文献通考·象纬》主要资料之一。

⑨天汉：即天河，今又称银河系。

【译文】

又曾考查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有三十六次。自鲁定公十五年，至汉高祖三年，其间二百九十三年，而搜索查考史书记载，写日食总共七次罢了，然而遗缺不写是很多的了。自汉朝以后，史书记录全在，而天下大一统时代，记载的内容是历代相沿袭，却不知道其记载的好坏。到南北分裂以后，各国都有史书，今考查南朝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陈后主祯明二年；北朝自魏明元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开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间，《南史》所记载日食 仅有三十六次，而《北史》所记载是七十九次。其间，年岁相符合的，才有二十七次，又有年岁符合而月分不符合。同是这一个天体，北方的日食，其数次过倍于南方，必然没有道理！而且又日月时间不相吻合，难道天有二日吗？可见史家论述差错、矛盾，其过失是很大的。天象显明，星辰莫大于日月，虽然平庸的凡人都可举目知道，而史家所记载日月相掩尚如此谬误，

如果星辰迟留伏逆，凌犯往来，其所记述，岂能足为凭据呢？按：汉哀帝曾以日没有光彩、邪气连昏之事，询问待诏李寻，而李寻应答，陈述其原因；汉光武帝以建武五年召严光入宫共卧，而太史上疏说客星凌犯御座。二事见于前后汉书李寻传、严光传，而以两史《天文志》考查，整个哀帝时代没有说日无光泽之事；建武五年也没有说客星事。可见其记载粗略。姑且叙述故事，广泛地知道不同的记载而已。历代史书《天文志》，莫有详于晋、隋史志。直到隋代隐者丹元子所著《步天歌》，其叙述更为简明。《宋两朝史志》说的是诸星运行远近规律，《中兴史志》采纳的是近代诸儒家学者说法，也多为前代史书所未能阐发的。所以笔者选择其更为明畅有意味的部分，都开列在篇内。因而撰写《象纬考》第二十一，首先叙述三垣二十八宿的星名度数，其次叙述天汉升起沉没，再其次叙述日、月、五星运行轨道，再其次叙述日、月、五星合与散的变化，最后叙述云气，共有十七卷。

【原文】

《记》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盖天地之间，有妖必有祥，因其气之所感，而证应随之。自伏胜作《五行传》[1]，班孟坚而下踵其说，附以各代证应，为《五行志》，始言妖而不言祥。然则阴阳五行之气，独能为妖孽而不能为祯祥乎？其亦不达理矣！虽然，妖祥之说，固未易言也。治世则凤凰见，故有虞之时，有来仪之祥[2]；然汉桓帝元嘉之初，灵帝光和之际，凤凰亦屡见矣，而桓、灵非治安之时也。诛杀过当，其应为恒寒[3]，故秦始皇时有四月雨雪之异；然汉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汉文帝非淫刑之主也。斩蛇夜哭[4]，在秦则为妖，在汉则为祥，而概谓之龙蛇之孽可乎？僵树虫文[5]，在汉昭帝则为妖，在宣帝则为祥，而概谓之木不

曲直可乎[6]？前史于此，不得其说，于是穿凿附会，强求证应，而采有所不通！（以上言《五行志》之说多不可通）

【注释】

①伏胜：即伏生，字子贱，秦焚书时将《尚书》藏屋壁中。汉文帝时，晁错从学，得二十九篇，即《今文尚书》。

②来仪：来朝，后用作凤凰代称。

③恒寒：大雪或不合季节的雨雪。

④指秦末刘邦为亭长时，一次在路上拔剑斩大蛇，后此处有老妪哭诉其子化蛇被斩，刘邦知道后独喜。

⑤指汉昭帝时一大树断倒地上，一天又直立并生长枝叶，有虫食其叶形成文字。

⑥曲直：弯曲。

【译文】

《礼记·中庸》说："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大概天地之间，有妖孽必有祯祥，依靠其气候所感应，而验证应和就跟随而来。自伏胜著《五行传》，班固以下的史学家都追随其说，附以各代验证应和，撰成《五行志》，开始言妖而不言祥。然而阴阳五行之气，独能成为妖孽而不能成为祯祥吗？这是不通达事理啊！虽然，妖祥的说法，已经不容易说清楚了。太平盛世即有凤凰出现，所以有虞氏时代，有来仪的祥瑞；不过东汉桓帝元嘉初年、灵帝光和年间，凤凰也屡次出现，而桓帝、灵帝不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时代。诛杀过度，其相应和的是恒寒，所以秦始皇时有四月降雨雪的怪异现象；不过汉文帝四年，也在六月降有雨雪，而汉文帝不是滥刑的君主。斩蛇夜哭，在秦就认为是妖，在汉就认为是祥，如果一概说龙蛇之孽可以吗？僵树虫文，在汉昭帝即认为是妖，在宣帝时即认为是祥，如果一概说木不曲直可以吗？过去的史书对这类现象，得不到其实在的说法，于是

穿凿附会，强求验证应和，因而深有说不通的。

【原文】

窃尝以为物之反常者，异也，其祥则为凤凰、麒麟、甘露、醴泉、庆云、芝草①，其妖则山崩、川竭、水涌、地震、豕祸、鱼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见者，均谓之异可也。故今取历代史《五行志》所书，并旁搜诸史本纪及传纪中所载，祥瑞随其朋类，附入各门。不曰妖，不曰祥，而总名之曰物异。如恒雨、恒旸、恒燠、恒寒、恒风、水潦、火灾之属②，俱妖也，不可言祥，故仍前史之旧名。至如魏、晋时，鱼集武库屋上，前史所谓鱼孽也；若周武王之白鱼入舟，则祥而非孽。然妖、祥虽殊，而其为异一耳，故均谓之鱼异。秦孝公时，马生人，前史所谓马祸也；若伏羲之龙马负图③，则祥而非祸。然妖、祥虽殊，而其为异亦一耳，故均谓之马异。其余鸟兽昆虫、草木金石，以至童谣诗谶之属，前史谓之羽虫毛虫龙蛇之孽，或曰诗妖、华孽，今所述皆并载妖祥，故不曰妖，不曰孽，而均以异名之。（以上自述命名物异之意）

其豕祸鼠妖④，则无祥可述，故亦仍前史之旧名。至于木不曲直者，木失其常性而为妖，如桑穀共生之类是也。若雨木冰，乃寒气胁木而成冰，其咎不在木也，而刘向以雨木冰为木不曲直。华孽者，花失其常性而为妖，如冬桃李华之类是也。若冰花，乃冰有异而结花，其咎不在花也，而《唐志》以冰花为华孽。二者俱失其伦类，今革而正之，俱以入恒寒门，附雨雹之后。又前志以鼠妖为青

眚[5]、青祥，物自动为木沴金[6]，物自坏为金沴木，其说俱后学所未谕。今以鼠妖、青眚各自为一门，而自动、自坏直以其事名之，庶览者易晓云。作《物异考》第二十二，凡二十卷。（以上釐正诸名目）

【注释】

①醴(lǐ理)：此处指甘泉。

②恒雨：大雨多日或连月不止。 恒旸(yáng羊)：不雨大旱。 恒燠(yù玉)：常暖，冬天无冰。 恒风：大风暴起。

③龙马负图：传说有天降龙马负图出于河，伏羲氏效法而画八卦。龙马，是龙而形象马。

④鼠妖：指春秋时有小鼠吃供祭祀用的牛角。

⑤青眚(shěng省)：青指黑色，眚指灾异。此指黑云或黑气弥漫。

⑥木沴(lì立)金：沴指反常的灾气。此指金石器物自动，古人认为是木胜金，木气胜，金失其性而变怪，即所谓金石之震是木动。

【译文】

窃曾认为物的反常现象，均属异类，其祥物即是凤凰、麒麟、甘露、醴泉、庆云、芝草，其妖物即是山崩、川竭、水涌、地震、豕祸、鱼孽。妖与祥不同，然而都是反常而罕见现象，均称作异就可以了。所以今天取历代史书《五行志》所记载的，并旁搜诸史书本纪及传记中所记载的，祥瑞就跟随其同类，附入各门。不称妖，不称祥，而总的名称是物异。如恒雨、恒旸、恒燠、恒寒、恒风、水潦、火灾之类，全是妖，不可称祥，因而因袭过去史书旧名。至于如魏、晋时候，有鱼集聚在武库屋顶上，即过去史书所称的鱼孽；而周武王时白鱼跃出入舟，就是祥兆而非鱼孽。不过妖、祥虽然不同，而其作为异是一样的，因而均称谓鱼异。秦孝公时代，马生育人，即过去史书所称的马祸；而伏羲氏的龙马负图，即是祥兆而非马祸。不过妖、祥虽然不同，而其作为异也是一样的，因而均称

谓马异。其余鸟兽昆虫、草木金石，以至童谣诗谶之类，过去史书称谓的羽虫毛虫龙蛇之孽，或称诗妖、华孽，今天所叙述都是史书并列记载为妖祥，所以不称妖，不称孽，而均以异命名。

其豕祸、鼠妖，就无祥可叙述，因而也因袭过去史书的旧名。至于木不曲直的，木失去其常性而成为妖，如桑、穀共生之类就是这样。而落雨后木结冰，是寒气胁迫木而成冰，其灾祸不在木，但是刘向把这种种现象看成木不曲直。所谓华孽，是花失去其常性而成妖，如冬天桃树、李树开花之类就是这样。而冰花，是冰有异状而结花，其灾祸不在花，但是唐史《五行志》把冰花当成华孽。二者全都失去其伦类，现改变并纠正，都已纳入恒寒门，附在雨雹的后面。又过去的史志把鼠妖当成青眚、青祥，把物自动当成木沴金，物自坏当成金沴木，这种说法全是后学所不能理解的。现在把鼠妖、青眚各自列为一门，而物自动、物自坏直接以其事命名，这样就几乎使读者容易明白了。因而撰写《物异考》第二十二，共有二十卷。

【原文】

昔尧时禹别九州，至舜分为十二州。周职方复分为九州①，而又与禹异。汉承秦分天下为郡国，而复以十三州统之。晋时分州为十九。自晋以后，为州采多，所统采狭②。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扬州言之；自汉以来，或治历阳，或治寿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业，而唐始治广陵。至南北分裂之后，务为夸大，侨置诸州，以会稽为东扬，京口为南徐，广陵为南兖，历阳为南豫，历城为南冀，襄阳为南雍。鲁郡在禹迹为徐州，而汉则属豫州所领；陈留在禹迹为豫州，而晋则属兖州所领。离析磔裂，循名失实，而禹迹之九州，采不复可考矣！（以上言九

谓马异。其余鸟兽昆虫、草木金石，以至童谣诗谶之类，过去史书称谓的羽虫毛虫龙蛇之孽，或称诗妖、华孽，今天所叙述都是史书并列记载为妖祥，所以不称妖，不称孽，而均以异命名。

其豕祸、鼠妖，就无祥可叙述，因而也因袭过去史书的旧名。至于木不曲直的，木失去其常性而成为妖，如桑、穀共生之类就是这样。而落雨后木结冰，是寒气胁迫木而成冰，其灾祸不在木，但是刘向把这种种现象看成木不曲直。所谓华孽，是花失去其常性而成妖，如冬天桃树、李树开花之类就是这样。而冰花，是冰有异状而结花，其灾祸不在花，但是唐史《五行志》把冰花当成华孽。二者全都失去其伦类，现改变并纠正，都已纳入恒寒门，附在雨雹的后面。又过去的史志把鼠妖当成青眚、青祥，把物自动当成木沴金，物自坏当成金沴木，这种说法全是后学所不能理解的。现在把鼠妖、青眚各自列为一门，而物自动、物自坏直接以其事命名，这样就几乎使读者容易明白了。因而撰写《物异考》第二十二，共有二十卷。

【原文】

昔尧时禹别九州，至舜分为十二州。周职方复分为九州[1]，而又与禹异。汉承秦分天下为郡国，而复以十三州统之。晋时分州为十九。自晋以后，为州采多，所统采狭[2]。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扬州言之；自汉以来，或治历阳，或治寿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业，而唐始治广陵。至南北分裂之后，务为夸大，侨置诸州，以会稽为东扬，京口为南徐，广陵为南兖，历阳为南豫，历城为南冀，襄阳为南雍。鲁郡在禹迹为徐州，而汉则属豫州所领；陈留在禹迹为豫州，而晋则属兖州所领。离析磔裂，循名失实，而禹迹之九州，采不复可考矣！（以上言九

⑦元：通“原”。 职方：此处当作版图解释。

【译文】

过去尧的时候，禹受命区别天下为九州，到舜即位时分开为十二州。周代职方官又分开成九州，却与禹九州不同。汉承秦制，把天下分开成郡国，但是又以十三州统制。晋代时候，分开为十九州。自晋代以后，成为州的更加增多，所管辖的地区更加狭小。并且建治所在地，也不是一个处所。姑且以扬州为例说说，自汉代以来，或治所在历阳，或治所在寿春，或治所在曲阿，或治所在合肥，或治所在建业，而唐代开始治所在广陵。到南北分裂以后，务为夸大，将治所侨置诸州，如将会稽变成为东扬州治所，京口变成为南徐州治所，广陵变成为南兖州治所，历阳变成为南豫州治所，历城变成为南冀州治所，襄阳变成为南雍州治所。鲁郡在禹九州遗迹为徐州，而汉代却属豫州统领；陈留在禹九州遗迹为豫州，而晋代却属兖州统领。古代地名离散分裂，依照其名，结果失其实，而禹时九州遗迹，终不可再考证了！

夹漈郑氏说：“州县的设置，有时而变更；山川的秀丽，千古不会变化。所以《禹贡》区分的州，必以山川确定疆界。兖州可以迁移，而济河的兖州不可迁移；梁州可以迁移，而华阳黑水的梁州不可迁移，因而《禹贡》成为万代不可改变的书。后来编写史书的人，主张用郡县写，所以州县迁移变化，其书于是就被废弃了”。这话说得太好啊！杜氏《通典》，也是以历代郡县分散到禹九州之内。今天所论著，九州即以禹所统辖的九州遗迹为标准，沿袭而下延到历代；府、州、军、监，即以宋朝所设置的为标准，推而上追到历代，所以具备了历代沿革。至于原属古冀州的幽州、朔州，古雍州的银州、夏州，古南粤的交趾郡，原来未曾进入宋代版图，就以唐代州郡为准则。追考前代，以补后代之缺。而在每州总论下面，再各制一幅历代沿革图。首先以春秋时可以查考的诸

国，分别列入九州，其次就叙述秦、汉、晋、隋、唐、宋所分设的郡县，考查其地理，完全附在禹九州下面。而汉代以来，各州刺史州牧所统领的郡，凡是不符合禹九州，就全部改而正之。因而撰写《舆地考》第二十三，共有九卷。

【原文】

昔先王疆理天下①，制立五服②，所谓蛮夷戎狄③，其在要、荒之内④，九州之中者，则被之声教，疆以戎索⑤。唐、虞、三代之际，其详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录，如蛮则荆舒之属也，夷则莱夷之属也，戎则山戎、北戎、陆浑、赤驹之属也，狄则赤狄、白狄、皋落、鲜虞之属也。载之经传，如齐桓之所攘⑥，魏绛之所和⑦，其种类虽曰戎、狄，而皆错处于华地⑧，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羁縻之。至于沙碛之滨⑨，瘴海之外⑩，固未尝穷兵黩武，绝大漠⑪，逾悬度⑫，必欲郡县其部落，衣冠其旃毳⑬，以震耀当时，而夸示后世也。（以上言三代时，四裔皆在中华之地。）

秦始皇既并六国，始北却匈奴，南取百粤⑭。至汉武帝时，东并朝鲜，西收甘凉⑮，南辟交趾、珠崖⑯，北斥朔方河南⑰。以至车师、大宛、夜郎、昆明之属⑱，俱遣信使，赍重贿，招来而羁置之，俾得通于上国⑲。窥其广大，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⑳。自是之后，世谨梯航历代载记所叙㉑，其风气之差殊，习俗之诡异，可考而索。至其世代传授之详，则固不能以备知也。作《四裔考》第二十四，凡二十五卷。

【注释】

①疆理：划分疆界。

②五服：服，服事天子。按距离远近分五种，参见《土贡考》注“四服”。

③蛮：指江南楚、越等地民众。 夷：指东方民族，如莱夷位今山东半岛东部。 戎：泛指西边少数民族。 狄：泛指北方少数民族。

④要：即要服，指离王城一千五百里至二千里地区。 荒：即荒服，指边远地区。参见前注“四服”、“五服”。

⑤疆：通“彊”，即“强”字。

⑥齐桓：即齐桓公（？～公元前643年），姜姓，名小白。在位时管仲辅政，尊周室攘夷狄，为春秋五霸之首。

⑦魏绛：春秋晋国大夫，后佐新军，力主和戎。

⑧华地：华夏土地简称。

⑨沙碛：沙漠。

⑩瘴海：瘴指我国南部和西南部山林间蒸发有毒素的气体；瘴气形成大面积雾海状。

⑪绝：越过。

⑫悬度：本是地名，其地多山用绳索相引而度。这里亦指瘴海。

⑬旃毳（zhān cuì 沾翠）：旃，通“毡”。旃裘，即毡制成的少数民族贵重服装。毳，即兽毛制成的细毛。毳衣，是礼服的一种。

⑭百粤（越）：指当时南和东南一些民族。

⑮甘：指甘州。汉初为匈奴地，武帝设置张掖郡，西魏时改称甘州，今称张掖县。 凉：指凉州。汉置，今甘肃秦安县东北。

⑯珠崖：乃海中之洲，崖岸之间出珍珠，故称之。汉武帝平南粤后置之，治所瞫都，即今海南省海口市。

⑰北斥朔方河南：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犯上谷、渔阳，汉武帝遣卫青出兵，夺回河套地区，设置朔方郡。河套秦、汉时称河南。

⑱车师：属西域。分前王、后王国。前王国亦称前部，治交河城，在今新疆境内。 大宛：属西域。北至康居，南临大月氏，以产葡萄酒、名马著称。夜郎：西南地区较大古国，东接贵州，西邻云南，北通四川。 昆明：指西南地区滇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降并请置吏入朝，后置益

州郡，又以昆明之地属之。

⑲上国：此指汉朝。

⑳弊：指消耗汉朝人力、物力。如东汉明帝死时，西域焉耆、龟兹攻杀都护，北匈奴和车师攻击戊己校尉，章帝“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旋令戊己校尉返回内地，事见《文献通考·四裔十三》。 无用：泛指夷狄。原针对汉成帝河平年间夜郎王与钩町王、漏卧侯举兵相攻，汉出征不力，大司马王凤主张诛其王侯，说：“即以为不毛之地，无用之人，圣人不以劳中国。宜罢郡，放弃其人，绝其王侯”，事见《文献通考·四裔六》。

㉑梯航：经历险远的道路。梯，登山。航，航海。

【译文】

过去先王划分、整理天下疆界，制定并设置了五服制度，所谓蛮、夷、戎、狄，当在要服、荒服边远地区之内，九州大地之中，即被天子声威和教化影响，强行用军队去搜寻。尧、舜和三代之际，边远地区详细情况是不可能知道的。根据《春秋》所记录的，如蛮就是荆国、舒国之类，夷就是莱夷国之类，戎就是山戎、北戎、陆浑、赤驹之类，狄就是赤狄、白狄、皋落、鲜虞之类。《春秋》三传记载的，如齐桓公所攘除的，魏绛所主和的，对方种类虽说是戎、狄，但是他们都居住在华夏土地上，所以不容许不采取控制手段而笼络他们。至于临近沙漠地区，靠近瘴气弥漫地区，原来并未曾穷兵黩武，要越过大沙漠，越过有瘴气的山林，必须由郡县管理其部落，用衣冠取代其毡和毳毛，以便震耀当时，并夸示给了后代的。

所以，秦始皇完全兼并六国后，开始北伐击败匈奴，南征取得百粤。到汉武帝时候，东边兼并朝鲜，西边收复甘州、凉州，南边开辟交趾、珠崖，北边逐敌到河套地区朔方。以至车师、大宛、夜郎、昆明之类，都派遣信使，赠送厚重财物，招引而羁留安置，使其能与汉朝畅通往来。看到其土域广大，就分出内地平民去充实夷狄空地，依仗疲敝内地人力、物力以便治理夷狄。自此以后，

世间谨慎对待的、历代传记所叙述的、登山渡海、长途跋涉的事迹，其风气的不同，习俗的奇异，均可以考查和寻索。至于其世代传授继承的详细情况，却已不能完全知道了。因而撰写《四裔考》第二十四，共有二十五卷。

韦祖辉　译注